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57/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華美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16開本 52.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 史部·史鈔類

###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三)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十四卷東漢精華十四卷

〔宋〕呂祖謙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張氏刻本

### 諸史提要十五卷

〔宋〕錢端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乾道紹興府學刻本

### 漢雋十卷

〔宋〕林鉞輯

上海圖書館藏宋淳熙五年滁陽郡齋刻本

### 元史節要十四卷

〔明〕張九韶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張克文刻本

###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存卷一卷五卷六)

〔明〕王渙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新集分類通鑑□卷(存卷一)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二年施槃刻本

..... 一

..... 一八六

..... 二九九

..... 五七二

..... 六四八

..... 七六〇

..... 八〇五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三)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

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七史詳

節二百七十三卷》提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一

列傳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正元中拜同平章事每奏對  
 多傳經義。憲宗時改太子少師時數赦官多沈惜又帝親郊陪祠  
 者按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質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  
 即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  
 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餘慶以宿  
 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意與制不倫謂餘慶淹滯前載迺詔為詳定  
 使俾參訂正。訂下詔餘慶引韓愈等為副凡增損儀矩悉詳詳衷。  
 判國子祭酒率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  
 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加檢校司徒卒。餘慶少砥礪  
 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賜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儉狹至官府乃  
 有唐書卷之四十一 鄭餘慶傳 乙

開禧與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後僕妾者吾鄙之復生內賜必  
 引見諱諱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子海本名涵選右補闕敢言無  
 所諱憲宗謂餘慶曰函卿今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質文憲立入翰  
 林為學士帝使梓額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滿問之隨  
 即判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  
 元制學盛游嗣完之養生徒風化盛行卒諡曰宣子從諱尤知名

鄭從謙

從謙字正求及進士第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餘次明允僖宗立  
 為河東節度使詔自擇參佐從謙即表王潮時自謂皆一時選京師  
 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平亂劇上下四顧及日旁  
 午從謙視事森無度情迺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張彥球本善意且  
 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廣無餘積故得其死力渠屯宿衛不致

發又斬得士皆寒毛惕伏。後引廷故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救道  
太原由嵐右並河而南擄充用。趙辭從議以名馬歸之後拜太子  
保卒初盜流中丞沙陀擄得而卒取其用者從議為太原重也。時鄭  
歐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衛賊尤憚號二鄭云

鄭珣瑜

鄭珣瑜字伯元鄭州人太博中以楓練主文科高第正元中為  
河南尹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臨至河南  
清靜惠下賦歛賁發以便民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帥運珣瑜  
密儲之勝釐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僥運勞也時謂治河南比發  
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進門下侍郎同平章李實為京兆尹判  
下務進奉珣瑜願詰曰留府第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  
出何色耶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遷吏  
部尚書王叔文內交各人獲擢政機奉執道為宰相君外來行均  
謂曰吾可復君此乎錫臥家不出數月奉送文獻子單

鄭珣瑜傳

軍以父蔭累擢練城大夫。魏憲立不卸國事數乘姪。吐蕃方  
強軍與崔圓等建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饒宴嬉外  
游畋今吐蕃在邊但詔中國大金饋所出國民膏血願節用之以所  
餘備邊母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悅顧宰相蕭瑄曰是  
皆何人僂曰諫官帝曰朕之關下能盡規忠也。因詔單曰閣中殊不  
效。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廷笑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文  
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單於經術深博為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  
等知政以單與李德裕等其親近遷工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雅向  
學顧思單復召為侍講帝嘗謂商仲善言經其為人鄭單比也宗閔  
振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單有之也他人不欲聞  
惟陛下宜聞之。俄宗聞得罪遷拜同平章事不喜文辭詩進士

為其言發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來勝於時也士備用才何必  
支辭又曰文人多能博學也。帝曰能博學賦性之異吳特進士  
且疑是科二百年派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一日弛惰因指  
香案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始何由復新單曰救世之弊在  
先黃實比皆不攝職事至兼王夷甫以不及為斯此本于治平人人  
無事安遂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不單曰  
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為天子道我夫風大小雅  
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來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  
主隋煬帝特賦詩之章辭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錢錢  
顧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顧宗事不詳實史臣轉念豈當時有人耶  
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愆愆。故武帝本紀多失實單曰武  
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海府庫解場還河述非過言李石曰單  
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然必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辭充有然

鄭珣瑜傳

單曰陛下樂觀者然要我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已宜褒賞以之。  
單旣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孫康比王府官  
。開成三年文宗早帝多出官人李孟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  
帝平吳多采節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  
單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社。單曰此言也。立  
下以為憂帝善其博識以病致仕。單清正退約與人未嘗非狎  
中。單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帝三為天子言故錄為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以為太過憚之。始單以經籍刑。元石博士所遺不  
能正建言願與經學鴻生共力難判準。德壽事錢石太學示萬世法  
詔可單乃表周煥。單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弟明

鄭珣瑜傳

單曰陛下樂觀者然要我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已宜褒賞以之。  
單旣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孫康比王府官  
。開成三年文宗早帝多出官人李孟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  
帝平吳多采節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  
單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社。單曰此言也。立  
下以為憂帝善其博識以病致仕。單清正退約與人未嘗非狎  
中。單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帝三為天子言故錄為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以為太過憚之。始單以經籍刑。元石博士所遺不  
能正建言願與經學鴻生共力難判準。德壽事錢石太學示萬世法  
詔可單乃表周煥。單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弟明

鄭珣瑜傳

單曰陛下樂觀者然要我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已宜褒賞以之。  
單旣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孫康比王府官  
。開成三年文宗早帝多出官人李孟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  
帝平吳多采節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  
單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社。單曰此言也。立  
下以為憂帝善其博識以病致仕。單清正退約與人未嘗非狎  
中。單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帝三為天子言故錄為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以為太過憚之。始單以經籍刑。元石博士所遺不  
能正建言願與經學鴻生共力難判準。德壽事錢石太學示萬世法  
詔可單乃表周煥。單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弟明

初年有故(開成)中權起若知(交宗)與宰相議政適見初執筆端頭下  
用如能而實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初曰臣執筆所書  
考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蒼曰史不隱善不諱  
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此之則史官無以自見且不救直率積  
遂長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新帝悅謂宰相曰初  
獲故事不昇朕見起居注可謂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  
恐平日言之不傷治體為將來蓋疾一見得以自改初遂上之。始  
初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做而有司權初第一  
既又覆實被放相者實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郵

高郵字公楚徐州人(實)初北宋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嘗幸教寺  
即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學因心與天同極蒸黍之思要無以加  
臣謂畢力進孝誠有所益妨時勸人不得無損捨人執寺何福之為

高郵傳

四

况守非宗祐所安神靈所宅釋為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  
明矣聞者若吾孔熾祥金生人百姓懷德無日不惕建將撰却亡尺  
寸功能外壞地委諸射後太宗難之與傳之陛下下一夫不獲尺土  
見侵告成之將猶恐有聞况用武以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故死者不  
收歸中補乘于今未已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  
衆資糧奔費取足於人父子兄弟延頸收斂以侵王命未幾出禁  
財賄謀害稍息勞弊以與休之奈何我虜未平侵地未復金華  
未我破人未撫太倉無然歲之儲大業有繼胎之弊忍以此時與力  
役我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者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則宗廟  
受福于孫康慶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祀宗廟敬慎德教  
以信先人定福流祚永無窮末開崇建光宮此下唯錄金玉  
之為孝者夏禹平官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深試窮土木  
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知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焉何

必勞人勳乘而遭梁武之遺風乎書奏未報。後上言王者將有為  
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而過  
不除而絕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禍不費財以求福備德以消禍不勞  
入以獲禍陛下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嘗有為  
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致禍則通乎  
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以獲禍則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勞  
人今與德愈促固違祥情巨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尚  
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記李懷光引佐御軍府懷光  
將還河中郭勳西迎乘輿懷光反方說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  
渾瑊提孤軍抗賊將未集郭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  
光子雖微郭因會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  
固有天命人力不謀焉今若恃衆而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  
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唯大懼流汗不能語懷光誅李晟

高郵傳  
五  
表其志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明比更相譽為  
以勳有司復名志實郭疾之乃謝絕請謁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既  
幽獨抑辱流就之俗為素。(正元末)中書侍郎同門下平  
章事以右僕射致仕卒。郭恭慎不與人交常守制諸家無留燕或  
勸蓋如前人傳制者答曰王言不可廢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勳嘗  
之者答曰稷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奸邪外倚姦回以獲天權然足持太子  
已長朝無嫌嗚呼若功瑜郭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  
則豈非君子若行則守若功瑜郭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  
所謂馬用彼相者矣嗚呼一念則第與郭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  
輕重云  
高定  
定辨惠七歲頃尚書五坊嘗問曰奈何以臣伐君郭曰應天順人

行云伐耶對曰用命實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到異之世重其早慈長通王氏易為圖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

鄭綱字文明徐夔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而交皆天下有名士權進士宏辭高第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毀元還置六軍統軍武備既下綱以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實文場特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巾尉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耶遂著為令也帝悟罷統軍用麻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勳人用事權中尉懼廣陵王維業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報者立綱以長跪白之帝領之乃定德宗即位拜中書

推德與

推德與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志云左補闕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與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貨數道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漕兩二特農曰不開宜擇群臣明職通方者持節勞休上下列反問人所疾苦獨其租入與運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裁於人之困也

帝乃遣吳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與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能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之不粟糧召禍隨揚其事不細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時帝親覽政重除拜凡命諸制制中下若數成德與獨直兩者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復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姦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事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凡三歲甄品詳請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與上陳關政曰陛下

推德與傳

齊心減膳閱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析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愛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備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帶遺遠貨一切蠲除之又言此經細故者自謂技藝無期故也坐為匪人以動和氣近陛下洗骨繼故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入自效帝頗採用之德宗元和初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稽若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與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巨細悉與宰相吉甫論事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辭德與容不致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東宮留守卒德與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精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嘗論辯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明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權得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宜



為指神羽儀云  
五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志

棋羣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羣薦其有公  
補之材推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  
諫一書宗憲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  
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解上言矣因讓  
見時規轉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崇佛祠群以為無名之獻不  
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特權長孺坐  
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問宰相群對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  
使諭旨若須出教即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於蔡平怨如此。帝常  
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此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諂略以自激  
前集卷之四十一 崔羣傳 九

五註有天下重望動正政言  
皇時稱龍虎騰 陸贄

贄曰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  
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贄曰賢難得  
雖無賢尚可治也按可去雖存按不遺亂也視偏弊疾忿傾弗及  
懼然自慰曰我易出矣故朕象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至  
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遺孽可與謀始持  
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而  
能所以請和位也身而公矣在贄望不殆日聖人難得日與  
如贄長望早死早死可也

賈耽

賈耽字敦詩洛州人(天寶)中舉明經遷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  
績建中時拜表成節度使備青李納雖別為侯而除舊益謀其有以  
退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林耽曰與我都道乘何疑  
之命作城中安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政獲數百騎入納界境納大  
喜於畏其德不敢謀。(正元)九年 若赤 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平  
。耽嘗觀書老益勤志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拘  
素風俗故天下地土盡盡山川夷嶺必先知之方吐蕃盛疆盛有騰  
西與特州縣遠近有司不獲傳耽乃給布麻石山南九州且戰河所  
經受為國又以流連其亦乞鎮領道里廣於山陰水原為別錄六  
篇何西戎之錄四篇上之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  
為百是弄誤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 其中國本之高百外夷本莊固  
與書古郡國題以盡今州縣以朱帝善之或怕圖問其邦人成得其  
真又書正元十道錄以正觀分天下錄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示人  
孫訪置置升降備為至陰陽雜教周不遺其恭便然蓋長者也不意  
贄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老大事亡所發明而俊身厲行自其所

賈耽傳

九



之卷屬文第進士復舉黃良方正累遷中侍御史是時  
 定計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嗣所以繁天下輕重不鮮冰凍  
 皆國東大事雖不當位而實有罪改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  
 兵祖於山東受於天下萬壹九上曰冀州奔以其分太大雖為州  
 為并以程其水上與河南等重十二故其人能驚多材力重許可  
 耐辛若自魏晉以下工織織雅意態百出俗益卑鄙人益脆弱惟山  
 東較五種本兵地不脫蕩而自若也復差獲焉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黃帝時蚩尤為兵階堯舜禹湯戰于阪泉與冀  
 至秦本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踪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  
 韓信懸齊有之故前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  
 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突雉得獨得關中  
 關中關中者非關中者也王業本根於此也蓋有河南地十分天  
 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  
 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  
 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弱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  
 得不為霸弱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阜西  
 潼關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過期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  
 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何備障成  
 塞其街暖齊魯深燕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冀拓表以表據壤混清  
 同轉頗似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入日頌委四夷日熾天子因  
 之幸陝幸漢中然無幾七十餘年嗚呼運遘孝武神衣一肉不岐不  
 樂自甲冑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復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能道惟山東不服亦番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恭  
 耶豈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今日天子雖明遠祖古奇宗宗宗宗

東宋先生唐書詳傳卷之四十一  
 自洽何者當正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後河南有齊蔡叛果徐蔡鄭皆  
 成羣兵十餘所終足自護治所實不報一人以他使遂使成力解勞  
 馳熱視不執無可奈何皆此獨亦叛兵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  
 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  
 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有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  
 豈不綽綽乎亦足以為治也法今制度品武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好  
 惡被選乎舍米自治舍井間阡陌舍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  
 是助虜為虐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而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魏魏疆大地形  
 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為混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原十六衛作戰論中論北非地也非地也非地也非地也非地也  
 六百劫取二千石軍不置射而東兵自守天驕大層正候而海路  
 元故軍而行姑息  
 平略如牧策入為司勳貞外即喻年遷中書舍人。牧剛立有奇節  
 不為歐歐小禮反政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并符善  
 其道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者年五  
 十初收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被皎白駒字俄而凝裂狀曰  
 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文章焚之牧於持情政處違人號為小  
 社以別社府云。弟顯字勝之舉進士禮部侍郎買隸語人曰得此  
 顯足敵數百人按秘書省正字善屬文與牧相上下  
 互註早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以為辨媚念益厚延齡費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素向獲乾隱二  
千萬縑請令別庫為羨餘使天子私費故上之與作廣宣索多矣延  
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廩奉所入獻遺補匠街自會就功說曰較案  
弗離其直名曰和直亦與之庸兵乃修制此代為天子取怨于下帝  
得奏不悅乃罷賢宰相斥逐賢等朝廷震怒。延齡資苛刻又劫于  
利專刑下附上肆請諸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  
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  
輔政少所防下至變焉嬖臣恃人側目及卒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  
已。宋正初頗度支建言延齡冀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  
重文之煩乃詔復以迷左藏

臣注孟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知賢以  
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本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  
還取其直統別貯羨錢因以罔上謹按賢以

崔損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人天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累勞至右議議  
大夫正元中德宗以本官同平章事始中書蓋位十日議者謂選有  
德及用損中外張失而損性嚴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  
天下事損無卓卓操于前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建中後宰相無  
久任者損以便柔隱惑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  
憐遇彌溫卒

韋渠牟

韋渠牟京兆人少警悟工為詩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博學已而復冠  
韓泐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學二日詔渠牟及佛老二師並  
對麟德殿屏間大起渠牟有口辯維於三家未究辭然答問餘生帝  
聽之意動遷銀青光祿大夫大抵延英對維大臣率滿下二三刻止渠牟  
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為人佻躁志向淳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粹

用機巧中帝意非有嘉謀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擻庶政  
不獲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程  
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共權牟人主廷議實皆廢絕無所  
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士之浮競非進者爭出其  
門赫然勢焰可炙

李實

李實字遷京兆尹恬龍而恆不循法度正元二十一年早開輔機實  
方務恭敏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曰歲雖旱不  
害有秋乃峻貞租朝人窮無告至微舍需苗輸于官

皇甫錡

皇甫錡涇州人正元初第進士又權制科遷更部員外郎典南曹  
制吏姦稍知名。領度支兼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錡  
會璆亟以辦濟師帝悅蔡平之明年遂拜同平章事獨領度支錡以

皇甫錡

吏道進既由取欽旬刻為宰相至維市道皆資之裝度乃表罷政  
極論錡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野  
輕重在輔相今若相錡則四方解矣。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錡  
官親自娛樂錡與程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故帝排衆論  
失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納其言錡乃益以巧媚固建損內外官  
梁佐國用權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錡貴  
售之以給邊兵故錡陳餘錡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裝度以其事聞  
錡銜度乃與李德裕合擢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勳勳  
正敢言後議帝號錡乃表群抑微稱帝怒逐群湖南。進錡平章事  
等與李道古共薦方士柳必浮看大通為長年藥帝感之授宗在東  
宮聞其奸妄若聽故貶錡崖州司戶死

互註

以宰相領度支刑下以媚天子實言利幸於帝陰藉左  
右求宰相實以言財賦幸得宰相實



附之若輩執誼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愈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後因王任起為翰林學士大抵更相依附叔文每言儀儀者國大本棟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頌度支盜賊使已副之實事其政不濫時處戶部侍郎及度支王為太子監國上則守有守則從從曰監國乃庇賜死

互註蒙幸太子官而扼國政

元貞

任氣好言事

見下

王任

王任杭州人始以書侍詔翰林願立遷左散騎常侍任本關茸徒而任下魏建隨社又帝蒙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任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抄林防見牛昭容等當其靈靈門皆若佛矣而任尤通天下賦謝日月不闕後殿開州司馬死其所

互註蒙幸太子官而扼國政

元貞

任氣好言事

王任

任氣好言事

見下

見下

王任

任氣好言事

見下

見下

陸贄字伯冲明春秋節事地受重傳二家弟終太子侍讀門人以質獻文聖人書通於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系出中山權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走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也田食於叔文下也田及判度支空位茶頭馮籍其勢多中傷士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敵指其名况二王劉柳也叔文也。家亦立叔文等殿禹錫殿初州司馬始坐叔文殿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柳錫後更赦入不得原然宰相表其才且因將孫權用之會程丹後起乃柳禹錫等悉補建州刺史會武元衡執政遂罷。禹錫又依鬼不反替替不自助其吐辭多風化為建作開大約請九年

舉賦數節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職其守制州有拘囚之恩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位心失怨除貴最大雖他美其蹟即欲成禍權近而俄不獲。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即而禹錫作文都觀者花君子詩語誠忿當路者不責出為揚州刺史樂度請納內遷乃易襄州禹錫常歎天下學校廢乃奏

紀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養材之道非徒三

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虛地廢師反生徒衰少非學官

不振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不獲病無資以給也元學官春秋釋其于先師斯止詳靡預官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微... 柳宗元傳 九

之獄段其內於是乃知盜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柳宗元傳 十



以實之六

程昇

程昇字師舉京兆人居卿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郡尉精史治為叔文所引叔文敗於州司馬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運廢屬已獨卿悉為華征利舊弊入為益賦轉運副使方討蔡昇使江來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贖貢故昇所至不刺下不加飲經川以饒。元和十三年憲宗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領益鐵昇以編廢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豈久不敢當印東筆明年西此軍政不治議置

適侯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幸身殘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齊曰叔文沾沾小人遂互竊天下柄與陽先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年挽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

遂私教賢者疾不肖者媚某報一憤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得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情哉

崔黃宗

崔黃宗字遠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安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黃宗將詔判其非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狽難制者黃宗皆以子儀令易置幾不敢亂。貞元末遷太常卿王叔文用事黃宗未嘗過其門婿韋執誼補改黃宗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遇開

口議蔡中事黃宗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辱即拂衣出。皇

太子總軍國事推黃宗為相俄而劉闢叛者以關時險計之或主

事唯黃宗固執不救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

宗自中樞授無不切於機宗文素悍劉闢黃宗使人謂曰公不審命者當以深代崇文懼出死力竭賊以獻勇平群臣負憲宗日黃宗曰此卿之功始德宗創文多難務姑息儲鎮每帥臣死道中人何其軍

德宗也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秋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元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宗每從容具言於陛下宜鑒正元之變

整法度廢積請侯則天下治范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由上古以來有之皆重賈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之

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及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宗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進

范祖禹曰見錯有言五帝神靈其巨矣能及故自視事蹟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死帝王之道哉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也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宗之相憲宗其所知先務

也。元和三年憲宗拜同平章事討邠國公卒黃宗進權使有王佐

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為意平後致年御史劾  
奏黃裳納節度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黃裳子數解服帝念  
舊功原載不問

裴瑒

裴瑒字弘中絳州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考功員外  
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瑒校辭判研嚴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  
初召為翰林學士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瑒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  
始相天子此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若精密  
為我言之瑒即崔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為于朝天下翕然稱得  
人坐獲視皇甫湜等對策非是罷為戶部侍郎帝器瑒方直以為  
任公卿薄其過者信彌厚吉甫罷乃拜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脩國史瑒始承旨翰林為之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天子  
南唐書卷之四十二 裴瑒傳

御史中丞皆矍矍為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問不精明人無異言士  
大夫不以瑒年少稱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廢脩舉釋朝無事人後  
為言所奏罷太子賓客卒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益朝自五品上  
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官以登朝者為備擇否者直史館  
以準六典遂著于今宗光尹裴武使王承宗遷得德棣二州已而地  
不入或言武遷先見瑒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韓愈武絳言瑒  
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瑒明  
任方為尚不允疑嫌以言蔽位之難云

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少沈靖有檢校安制調美敏于學徐州張  
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等細後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  
當即用終不諂累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教尾批卻之更嘗請職  
紙藩曰紙紙是牒豈曰教耶裴瑒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綱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李藩傳

裴瑒因拜門下侍郎即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隱必言帝以為無隱憂問前  
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故而然及所讓之數藩具對倫則足用  
教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數  
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禱而悅  
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  
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生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  
寃妄謾誕不可信後入都必等語果為累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  
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遂取筆滅宰相字署  
其曰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  
塗詔即鐸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緩後為李吉甫  
所請罷為庶事李藩材賦不及韋貫之裴瑒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  
韋貫之

之名說以字行及進士第權質方正異華補尹開南南尉或  
之京兆尹李實實券券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茶開其賢願識之  
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予今日訪實而明日實者至矣實之唯唯  
不往官亦不遷。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總自代及為右補闕總代  
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遷禮部員外郎新進人金忠義以工巧權  
少府監於子補齊即實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  
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勅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  
。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常從容奏曰  
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陳宰  
相者得無重乎帝甚其言。俄同平章事討吳元濟也實之請釋鎮  
州專力淮西俟蔡平而誅鎮帝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  
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為重嗣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實之諫諸  
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成未可歲月下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實之策。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論  
林學士實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攻辭奏委罷之後與裴度  
論兵帝前議頗駁比前更馬也。不也也。出為湖南觀察使穆宗立  
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實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  
說辭以悅人若輔相嚴身下以正議裁物。樂為子持萬鍊請撰  
先銘答曰吾寧做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子

溫字子業第進士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  
溫善欲薦用之誠澳錫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  
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準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澤入相執謂  
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碎博胎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  
以喜怒行之俾廢官各舉其職則公欲神聖上天下治矣為周權

溫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報翰林承旨與蕭其皆為從前禮遇  
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常夜被旨草詔事有不妥者即遞延  
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問曰朕於教使何如澳陳  
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  
和事可用進鑿不若沈憐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運  
緣自錄至辭猶可未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  
尹帝舅鄭元主豎吏聚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延英帝問  
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右為翰租乃免由是豪右欲  
跡後改戶部侍郎卒。澳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  
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為取一道四方志手加緘次題為  
處分詔

卒後實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權明經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  
所參連帝嘗幸其院幸妃從會後方寢學士與綢欲脫告之帝不許  
特大寒以妃獨顛袍覆而去其侍過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出入  
八年而注謹畏晚感心疾罷還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顧左右曰  
安可以不示卒後即遣使持符檢遷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  
願養耶我自今勿復耳弟總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  
子溫

溫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父愕然疑假權錫進召  
而試諸廷文就無窮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為監察御史以劾制苛  
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即既謝輒歸侍親疾調適湯劑爾二  
十年衣不脫帶既老養錢不支。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  
不測溫偕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為入陷之吾等豈避傳建使  
上蒙齊咎邪

宗廟宗正將作管治不時華文宗慈秀其稟自新中人其之溫  
 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于正法以備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  
 宗廟最重也此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陟官懲不恪擇可  
 任者繼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  
 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巨竊惜之請選將作則官備業  
 矣帝乃罷宦人。李德裕入輔權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半僧孺厚  
 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發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溫曰非則遠  
 默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邪注誅拜諫議大夫久之為給事中  
 兼莊恪太子侍讀諫曰陛下盛年宜雖鳴蚤作問安天子太子不悅  
 辭侍讀又太子得罪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  
 遷尚書右丞。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上  
 言即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禮部  
 郎中帝問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  
 前唐書卷四十二 李溫傳 七

他日孰肯當劇事者其表音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陝虢觀  
 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糶以供賦可  
 乎為緩期而賦辦卒憐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女工  
 屬文績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漢  
 君子也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替然不以塵事自  
 家第五故溫號山林交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裝洵能持法李藩純莖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  
 緯經國體撤表香王苗擢四方憲宗中與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  
 昔子貢孔堂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餽  
 見死至於忠烈竟然則不可掩已

舊史曰黃裳以道事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  
 闕之兇舉無遺策還執誼之擢豈曰不仁即天縱之性總非之年  
 代父命於賊手孝也懷光之亂王人破傷無幾父之仇能義也

流清之流考藝文之士蓋披瀝滯大振時風正也保止是之名  
 榮等之路高遊世利遐躅昔賢習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  
 皆臨大節不可奪者也裴珣精鑒識舉賢任能格決帝心弼諧  
 王道如崔群裴度韋貫之崔咸登將相皆珣所薦達立言立事知  
 無不為吉甫設治典章詳練故實仗裴珣之拙推致朝倫之式序  
 吉甫知珣之能別裴珣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頂以成不忘不  
 克叔翰脩身善行力學承家批制教有全節之風塗御書見宰執  
 之意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期俸哉自待之意也德與孝弟力學  
 為說有文疏延齡恣行巧俸論臯謨不書明制三十年羽儀朝廷  
 實父臯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經緯之臣何慙於王佐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二 李溫傳 九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若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機重寡言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或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劉闢反率相杜黃裳薦其才詔統諸屯兵討闢時顯功留將人入自謂當選及詔出當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冠至是郭滿受命取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鹿頭山南拒成都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也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懼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克輔舉鹿頭城三萬衆降餘兵皆面縛送款開走追擒之檻送京師入成都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節度使南平郡王劉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按牘詰判以為繁止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拜

承簡

承簡以父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奉署牙將裴南也。南平軍平定州刺史治郾城始開也。戰勞承簡美其立屬家財以益羣儒官備組豆歲時行禮野有夜。及劉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貴賦尤悉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卒。

王錡

王錡字昆吾太原人始為押將嗣曹王嘉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奉與錡兵三十使也薄陽而車全軍臨九江楚新州遂以契麻表

徐州刺史錡小心善利軍中情偽事無細大莫悉知之因推以腹

心奉入朝奏錡文用雖不足而化可試。德宗獲為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四城朝貢貴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粟鴻臚實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曰養子孫如歸氏至是錡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膏馬二千妻皆停給歲省五十萬緡嘉其谷。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錡租其壘權所入與常賦時以為時進哀其餘悉自入數年京師糧家無不富錡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錡檢校兵部尚書為右副使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兼進太子太傅從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耗錡絳捕完帝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盡餘會四鵬入朝錡欲示威武傾腹之乃悉軍迎逆于城反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鐵軍容回鶻恐不敢仰視錡懼然愛其權帶開蓋之即除同平章事。錡自見吾財多一旦懼榜納錢二十萬餘緡奏言錡雖有勇然貪望不獨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錡嘗太原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無所以得功功之不圖何以為勸不聽錡性纖苛每燕饗輒錄其餘賈之以收利故錡衆稱天下。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元氣從張介然討安祿山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棄趙尚多若齊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李希烈取汴以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環五萬攻之昌振整以逸地道相拒四十餘日賊敗乃解圍去。貞元初賊使巫原節度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土堡田三年而置有歲食兵

光詣昌謀者昌共次開德宗下詔哀痛分建二豕大將曰日義家士  
向懷忠義其卒醜率諸將素服臨之莫不感泣

用一帝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牌內顧者新昌孤甥張俊  
守西北未嘗內顧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  
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取財反背史臣謂不然且勸兵乘城與賊  
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而士心相離不祥莫大焉寧  
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收以為張延許遠陷陽其各  
傳昌全寧陵而事不暴于北寧故未之恩耶

李景畧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以蔭補參軍大厓未嘗河中國門讀書盡武勳  
度使杜希全表置子府果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時梅錄將  
軍入朝景畧欲折之因知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改欲弔使者乃坐  
高瓏待之梅錄忻僕前哭林是房客氣沮索不敢掠自此回紇使至  
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行街  
有大臣風河東李說病以景畧為行軍司馬會梅錄復入朝說大  
會房人爭坐說不致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堂州耶  
遂就坐將吏相顧駭愕然餘塞下傳回紇將南寇乃拜豐州刺史  
天德軍西使降城防禦使弱塞苦寒地瘠歲上未幾戶發悍景畧至  
節用約已與士同其寒鑿渠溉田數百頃備器械城畢具威令肅然  
聲雄北疆回鶻畏之卒于屯天下惜用景畧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  
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獎儒不顯乃學  
射劍從杜有功拜淮南副使時許果以兵險萬福與功志召召曰汝

此輩皆欲飲蜀何人帝笑曰始為我許果事且將大用乃拜和州  
刺史萬福至果懼徙屯萬福追殺之。李正己反屯在瑯琊泗水  
淮濱和州千餘不敵逾泗口僑寇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  
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  
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泗口駐馬于岸背發清和相  
衛進賊兵荷呼熱視不敢動。魏州僞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  
困令兒子將米百車饋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  
曰亞乃吾爾昏若何耶詔圖形安煙閣陽城等詣延英門論奏延齡  
事伏閣不去帝震怒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  
與見感事禱禱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  
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在凡九州皆有惠愛

郝玘

郝玘正元中為臨涇鎮將常說知友馬瑋曰臨涇拓洛口其川  
鏡衍利蓄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頽城之弊不聽  
及臣佐代知瑋玘又說曰今若築臨涇以所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  
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玘為刺史成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  
玘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糧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割別上下  
而歸其絕虜大畏其多以怖啼兒。遷涇原節度使與史欽奉  
皆以名雄邊策者常等玘身鑄金象今于國曰得生玘者以金玘賞  
之朝廷畏其名時徒為慶州刺史

李光進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胡姓阿跌氏正觀中太宗內屬隸朔方軍光進  
與弟光顏俱家太原以沈果補從馬燧救臨洛戰泗水有功歷御史  
大夫元和四年遷宗王承宗引師攻焉定宗光進為節將時光顏亦  
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遷振武節度賜姓以光龍之詔光進











下報重歷四朝以全德始於及後天下莫不恐其風烈。子誠于通  
理性故得九經目未始忘推孫拜大理卿襲封晉國公半封為原  
節度使職至裕孫傳。天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  
遷職與立成限備者代由是人人感悅後徒靈武等軍靈武地斥鹵  
無非識者神而鑿之果得泉。

互註為當洛所損致開慶節元為人忠勇可當一面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齊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阻  
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簡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  
非度破賊之難任慶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斯乃  
成其知言哉後敬不君儉人腐夫。乘雲鶴詠。故度遂無  
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沉浮為自  
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必謀其身度何誦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三

裴度傳

十五

列傳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初中累拜平章  
軍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在務使奸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惡成  
功密圖阻止起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  
節度使裴宗召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嘗條陳險依逢  
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進人上變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  
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勸裴薄者更相傾。度初得留時已失河  
東李紳韋處厚等誦言度為逢吉排逐。度初得留時已失河  
朔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  
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換自是  
群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典劉柄楚李虞程普範姜洽  
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京國公。裴憲新立度  
求入覲逢吉不自安遂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胡用舉召拜尚書  
左僕射卒。

左僕射卒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

左拾遺性明銳過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挽國政  
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  
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諛人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  
克然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唐叔與濟目不聞進莞耳不聞優笑居不近齋邪玩不備珍異及為  
君也血氣既定遊晉耽成雖有放心不勝奪已然之性則彼道德之  
言固吾所聞陳之者易論焉夫成王所處道德也所近至賢也快

...之也。胡亥...  
...之人傳之以殘忍賊之術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焉  
...矣高之威備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昔秦亡則有以發之也太宗  
...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  
...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遊賢  
...致也正觀太宗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  
...在尚不為司議即其驗也母后臨朝剪棄王室中薈為太子雖有骨  
...殷音音便骨體四友收君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謗言中傷  
...惟樂工割膠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耗贖  
...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  
...天下元良而天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  
...元稹傳  
仁聖以為為胥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  
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子  
伯諸王盡習講樂行敬師問道之禮報會色之煥資路晉之善豈不  
美哉。又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  
察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  
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臣不進祛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  
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前舉未見必有  
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鼓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  
欲求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諫曰彼之直得幸  
於上吾將直言以微音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上下下之志備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洽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於職其  
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  
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息行言辭

...任其終乎 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違耳吾時苟順是  
非以事之由以迷見者華而不內言事者廢而不聞若此則十度之  
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漆伏伽  
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者惟懼言不直諫不極不飲激上  
之盛意言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譏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  
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豈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  
揚之也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仰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進一計  
獻一言而安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對執諫而蒙勸者  
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置冤次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厚博深  
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永願問者一二執  
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或有司或時召見僅能承  
薄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正觀太宗何如哉正觀時有房  
杜王魏輔弼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  
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敷  
太子正知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行召宰相講  
疾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  
貢獻十省出入收遊。于時高弘本等出為刺史閔旬進還詔書積  
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  
惡之出為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  
招過賦七十餘事悉論奏會召礪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礪  
不遜中人怒擊礪敗面宰相以礪年少輕植威失憲臣體敗江陵士  
曹參軍。元初憲宗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礪尤長於詩與房易名相  
母天下傳諷說元和體性狂謔樂府後宗在東宮妃嬪近習誦之宮  
中呼元才子。後權相部郎中知制誥礪知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  
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警薄微遜論於學士承旨林甫初以礪  
又置礪士承旨云礪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舉與

三上疏勸洪備慎領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遣群  
議乃罷洪簡而出洪為工部侍郎然養備不表。未幾進同門下平  
章奉朝野雖然輕笑特王是慶方圓牛元翼於深州鎮思奇節報天  
子以厭人心所善于方等皆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及  
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資辦行鎮然之志遂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業  
度曰于方為鎮結客將刺公慶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遂與度偕  
罷宰相太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知官无無狀者  
七人然積素無檢盜輕不為公議所方俄拜武昌節度使卒所論著  
甚多行于世在越時碎寶擊華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樂望之奇  
益傳時號蘭亭絕唱鎮始於華峭七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  
信道不堅乃表所守附官責得宰相若位統三月罷晚愈彌沮喪加  
疎節不飾云

元稹傳

牛僧孺字思黯隋侯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  
依以為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  
皇甫湜俱第一指得失政其言鯁直不避宰相宗初從御史中丞  
按治不法內外澄肅李直臣坐賦財相宗當死路宣侍為助具獄  
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操取容耳天  
子創法所以束縛有才者操山朱地以才通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  
乃止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宗立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侍  
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節度使鄂城土惡巫祀宗及歲增築賦裝  
卒於民吏皆為擾僧孺陶鑄宗及以城五年再郭人無後歲費又  
發河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崇國國要稱僧孺不宜棄外復以  
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觀我帝召宰相問計僧孺  
曰是不足為朝廷憂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感前日劉繼望

本志誠歸同載義也華傳以節便并美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  
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撫之是時吐蕃請和  
其而大酋悉怛謀與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撫虜之要可  
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中國與戎守信  
為上應敵火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宗曰善之俗謂種雖曰背  
我焉耐若川若暴襲隴坂以騎緘回中不三日抵成陽橋則京師成  
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執素恣橫  
議沮解之帝亦以為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鐵人竊議朝政他日延  
矣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  
相不能廉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  
家上不墜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  
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

牛僧孺傳

刑清政平奸宄消伏矣華偃戎諾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歲豐家  
給人足此大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閣事專權者君於內弗能制也  
士卒殷逸主帥拒命自立弗能結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血微  
積於原野軒軸空竭於皇閣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謬乎當文宗  
求治之時僧孺任君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  
以盜名罪莫大焉

乃出為淮南節度副大使賜乘輿龍勺詔曰贈金古器以比君子卿  
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劉稹誅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敗  
循州長吏宣宗立還為太子少師卒諸子皆最顯君子微

牛微  
微舉進士擢吏部員外郎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負微治以  
剛明紀巧文宗反杜于請法度復振後為給事中李茂貞討復祿有功

然德優幕帝使宰相杜讓將兵討。帝復召徽曰。今伐我。其彼  
求為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者。軍國大體。  
必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若審處。實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  
大臣王。室益弱。威為刑部。待知崔胤。胤徽之王。從太子賓客。以刑部  
尚書致仕。歸美川卒。

李宗閔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  
切時政。觸帝。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後。宗閔位進中書舍人。長  
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  
林。有寵於帝。共白徽。幼干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劔州刺史。由是  
徽。怨顯赫。相。李德裕。凡四十年。措紳之禍。不餘解。

范祖禹曰。昔漢之黨。始於牛僧孺。而宗閔對策而成。太學諸生相  
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

李德裕傳

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以。公。允。群。臣。有。黨。由。主。聽。不  
明。君子。小人。難。建。於。朝。不。分。邪。正。之。辨。以。顯。陟。之。而。聽。其。自。相。傾。  
軋。以。養。成。之。也。是以。後。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治。爵。  
賞。借。濫。刑。罰。故。縱。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愛。國。家。之。  
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屬。名。第。血。濺。以。抗。  
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讓。之。黨。尚。風。節。故。攻。於。上。而。俗。清。於。下。  
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勢。利。窮。窮。利。盡。而。止。故。  
其。表。李。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勿。其。所。哉。  
石敏若曰。唐。稱。黨。曰。牛。李。且。德。裕。疾。人。為。黨。者。唯。不。能。誅。人。之。黨。  
不。徒。愈。惡。之。彼。以。欲。氣。氣。此。以。憤。子。與。之。對。壘。而。相。為。惡。隙。焉。  
是以。天下。亦。名。德。裕。曰。黨。惜。子。無。有。非。源。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  
之。黨。雖。大。抵。不。過。鄭。覃。陳。夷。行。事。李。德。裕。等。數。人。矣。而。單。舉。  
所。為。頗。有。可。紀。若。夫。牛。黨。則。皆。無。在。義。與。非。義。亦。皆。巧。中。關。

子博。漢。元。致。死。力。襄。陽。之。相。口。騰。為。識。端。漢。之。門。集。資。此。亦  
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之。功。業。執。與。德。裕。之。多。諫。諍。孰。與。德。裕。之。  
初。然。則。牛。可。名。黨。而。德。裕。輩。乃。亂。雲。神。岳。之。合。其。不。可。謂。之。黨。明。  
矣。所。可。為。德。裕。惜。者。不。明。發。其。黨。以。誅。之。耳。位。當。柄。軸。宜。沐。浴。而。  
朝。曰。此。曹。為。黨。以。傾。賢。臣。以。紊。邦。政。請。以。罪。馬。與。國。人。同。棄。之。此。  
率。相。職。事。又。何。必。然。以。它。罪。如。以。交通。劉。稹。宗。閔。以。家。行。不。謹。  
坐。李。漢。之。類。使。天子。請。德。裕。付。會。不。由。公。正。以。致。黨。名。加。以。千。載。  
不。磨。可。勝。歎。哉。

俄。後。為。中。書。舍。人。與。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粹。李。宏。等。世。謂。之。  
王。筍。正。用。大。和。文。宗。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特。德。裕。自。浙。西。召。徵。  
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  
裕。所。善。皆。逐。之。父。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  
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奔。往。  
前。德。裕。遂。去。四。十。四。李。宗。閔。傳。七。

往。臨。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揚。慶。卿。張。元。夫。  
蕭。將。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判。史。帝。然。之。宗。閔。曰。德。裕。吾。外。父。其。  
知。黨。人。不。如。臣。之。詳。矣。卿。日。見。實。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  
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出。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嫉。德。裕。共。皆。贊。也。短。之。乃。罷。德。  
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慶。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訓。注。乃。  
劾。宗。閔。異。時。除。結。宦。者。未。半。相。乃。罷。宗。閔。潮。州。司。戶。親。信。並。去。特。  
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  
連。月。穿。窬。如。反。天。氣。下。帝。乃。罷。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  
切。不。問。所。以。致。使。中。外。當。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司。馬。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米。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故。君子。得。位。則。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若。  
子。進。賢。退。不。肖。其。心。也。公。其。指。第。也。况。小。人。衆。其。所。好。毀。其。所。

心也私其指事也誠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序位量能而受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諛佞不能移夫如是朋黨何自而生哉彼皆主則不然明不能觸強不厭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說惡得志而朋黨之議與矣夫木腐而蠹生醜醜而妖致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嘗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嘗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說釋是不為乃絕群臣之難治是猶不耘而怨田之荒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石敏若曰唐之朋黨卷軋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曾不考言而行而辨賢否違吉凶裝度而憲宗出之宗閱政揚慶卿而文宗叱之裴度節度山南官無平章而敬宗怪之出之而復召叱之而復留怪之而不罪則賢否終不可辨矣裴度有平淮之大功諸侯皆矣望風畏愛安國家利社稷當時一人耳李德裕在後宗朝革詔論事過人遠甚敬宗令浙西造器服抗章不奉詔乞禁四州戒擅奏止屯州壘水上冊衣歲獻方士疏瘴瘴有大臣節文宗特諭李訓奸邪其後訓果敗讎雖明降僧掃祖之其後帝聞監軍王鍊吉之讒始營備此二臣者皆有已然之聽試望宗閱遂吉所為以較之則朋黨不必治矣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其朋黨難夫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李八關未去則河北在堂上矣

楊嗣復輔政與宗閱善欲復用而畏鄭元乃託宦人楊希用宗家對果曰朕念宗閱久斥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閱之罪不即死為幸宗閱曰朕念宗閱久斥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閱之罪不即死為幸

天下治朝廷何惜數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定不可以惜愛奪遂擢宗閱杭州刺史。會是日中劉真敗得交通狀流封州宗閱性嚴警始有當世令名既深責善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閱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獵虎行刺之而宗閱索私黨黨熾中外卒以是敗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見識於韓滉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權禮部侍郎即擢牛僧孺學士僧孺死僧孺子六十八人多顯宦父宗即位與李元平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為帝言陸滄反屏居民間而尚書論兵可勅以官廷趣和曰士多趨能強獎滄貪夫廉矣鄭軍不平曰陸下當察朋黨廷曰朋黨同少彈彈曰附離復生廷乃陳違事欲絕其語軍曰論違事安危臣不如廷嫉朋黨廷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劔彼此相笑未知軍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廷笑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中趙憬和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五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廷英政事執當記之廷監備國史對曰臣之職也軍曰陛下開成初文宗改其善三年後日不遠前嗣復曰開成初軍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廷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遠前臣之罪也謹陛下不忍知諫當自珍戒即謝趨出閣門不肯起帝乃免

楊嗣復傳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見識於韓滉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權禮部侍郎即擢牛僧孺學士僧孺死僧孺子六十八人多顯宦父宗即位與李元平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為帝言陸滄反屏居民間而尚書論兵可勅以官廷趣和曰士多趨能強獎滄貪夫廉矣鄭軍不平曰陸下當察朋黨廷曰朋黨同少彈彈曰附離復生廷乃陳違事欲絕其語軍曰論違事安危臣不如廷嫉朋黨廷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劔彼此相笑未知軍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廷笑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中趙憬和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五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廷英政事執當記之廷監備國史對曰臣之職也軍曰陛下開成初文宗改其善三年後日不遠前嗣復曰開成初軍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廷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遠前臣之罪也謹陛下不忍知諫當自珍戒即謝趨出閣門不肯起帝乃免

其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官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洋補遺補遺又批者首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抑其志之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道詔立武定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簿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後後欲誅之德裕言昔太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寬乃貶嗣復

潮州刺史宣宗立召之至岳州卒  
賈曰天口道先王語行知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肥黨排擊所憎制四是時推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獲浮踪嗣復辨給固無足言幸主弱昏弱也

實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群以處士客隱晚陵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實群傳

章夏卿薦之朝德宗擢為左拾遺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元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倖倖又又期也然此不肯附欲逐之章執誼不可乃止憲宗出為湖南觀察使將召還卒群以常年弟群擊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擊字交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囁翁口也語謂多言也

劉栖楚為鎮州小史王永宗奇之薦於李逢吉餘鄧州司倉參軍權右拾遺議立視朝常晏數游敗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即位皆親親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議請碎首以謝遂願如也

楊虞卿字師舉魏州弘農人父學有高操談辭可喜與陽城為莫逆交虞卿策進士博學宏辭擢監察御史稷宗初立逸遊荒志虞卿上疏曰鳥禽遺害仁鳥遊誅謗不誅良臣進臣政冒誅獻督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心當則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均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無所諮詢諫臣盈庭忠言不開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投而治道得矣公卿列位雖降清地曾未奉優禮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旋顧慮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越利論政若誅寃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偃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辭謝李宗閔牛僧孺稱政引為給事中虞卿按察善稱應權幸倚為奸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其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嗣張元夫而虞卿兄弟亦善附為入所奔尚故語曰欲趨舉場同謀張蘇

楊虞卿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楊虞卿傳

夫而虞卿兄弟亦善附為入所奔尚故語曰欲趨舉場同謀張蘇





為機而管... 賢之育其才... 弊因劇之... 斷與不... 戰聞知... 率三萬... 濟平... 佛者... 始有... 元魏... 受禪... 推關... 鳳... 陛下... 命以... 也夫... 言身... 行之... 耻之... 下之... 死... 願... 陳... 以... 韓愈傳 古

心... 下... 問... 泰... 善... 以... 賢... 毒... 貢... 坤... 告... 成... 海... 思... 復... 史... 以... 曰... 物... 之... 此... 有... 宗... 天... 應... 韓愈傳 五

亦長育為之低首下心... 此也... 其卒... 至七日... 是... 其言... 民... 電... 女... 餘人... 廷... 事... 材... 血... 記... 居... 旗... 念... 疾... 不... 爾... 石... 不... 也... 藏...

牛李不睦... 愈... 自... 禮... 進... 若... 卓... 軻... 者... 孟... 水... 謀... 李... 張... 中... 書... 之...

之於其後遂其所歸既其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遂况於愈者  
我抑其有宜獲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  
辭矣然猶不欲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愈  
愈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  
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誦之猶時與吾悼其聲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其善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或為狂其身之不能恤書  
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  
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而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已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  
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  
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于乎孟子自  
孟子而至于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如此其困如此而後能有所  
前書卷之四十四 張籍傳 九

皇甫漢字持正廬州新安人擢進士策策慶祥為判官慶祥福先子  
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浸怒曰近拾泚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慶祥

之說即謂牛酒飲酣撲筆立就慶贈以車馬結綵甚厚漢大慈曰自  
妻為顧况集京未嘗詩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纏有過我詩也慶笑曰  
不謂之才也從而酬之

盧仝 盧仝居東都 周之洛邑 河南也 南唐書 仝為河南令 愛其詩 學禮  
之全 自號玉川子 嘗為月飲詩 以譏切元和 愈宗 逆黨 愈稱其工 詩  
多不載 時又有賈島 劉義 皆韓門子弟

賈島字浪仙 初為浮屠 號 僧也 愈因教其為文 遂去浮屠 舉進  
士 當其苦吟 雖逢值公卿 貴人 皆不之覺也 一日見京兆尹 踰不  
避 譴 荒故反詰之 父乃得釋 會昌初 以普州 泰軍 遷司 尹 未受命 卒

劉義 劉義亦一節士 少放肆 為俠行 因酒殺人 亡命 會赦 出 更折節 讀書  
前書卷之四十四 劉義傳 九

能為歌詩 然時時所負 不能使 仰貴人 常穿履 屨也 破衣 聞愈  
接天下 士步歸之 作水 柱雪車 二詩 止 盧仝 孟郊 右 能而 道人 短長  
其服 義則 又彌 縫若 親屬 然後 以爭 語不能 下 賓客 因持 愈金 數片  
去曰 此 諛 墓中 人得 耳不 若與 劉君 為壽 愈不能 止 歸齊 魯不知 所

贊曰 唐興 承五代 剖分 王政 不綱 文弊 繁 窮 繩 胡 胡 奴 混 弄 天  
下已定 治荒 剔 窮 討 究 儒術 以興 典 憲 薰 醞 涵 浸 殆 百 餘 年 其 後  
文章 稍 稍 可 述 至 正 元 元 和 間 正 元 德 宗 年 號 愈 遂 以 六 經 之 文  
為 諸 儒 倡 障 障 末 流 反 刺 愈 以 撲 刺 愈 以 真 然 愈 之 才 自 視 司  
馬 遷 揚 雄 至 班 固 以 下 不 論 也 當 其 所 得 粹 然 一 出 於 正 列 落 陳  
言 概 驚 別 驅 汪 洋 大 肆 要 之 無 張 語 聖 人 者 其 道 蓋 自 比 孟 軻 以  
苟 况 揚 雄 為 未 薄 擊 不 信 然 至 進 諫 陳 謀 諫 諫 孤 獨 掃 掃 於 斯  
雖 示 皇 皇 於 仁 義 可 謂 篤 道 君 子 矣 自 冒 危 情 佛 老 願 行 空 道 不

皇甫漢字持正廬州新安人擢進士策策慶祥為判官慶祥福先子  
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浸怒曰近拾泚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慶祥

蘇軾曰文起八代之衰道齊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庶民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鯨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頌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張耒曰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至其勢常有所以不行蓋有益沮而人益蓋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與與世之所用者於德莫如正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是取禍則逐山陽脫揭揚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四

述國家大事獨平淮西碑文然判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涇城與時俱亡况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古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榦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巖而後怒號噴吼擊浪百里播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鳴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惟其身益剛而名益聞耶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五

劉傳

錢徽字新章中進士第遷中書舍人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舉宜預聞機密奏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國復河漕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成後有獻無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揚輝之學士李紳以周廣實並發徽求至第籍反累也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場設士蘇巢皆與徽厚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有詔王起白居易羅誠而無者過半遂敗江州刺史段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互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繼即教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江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賈貧民租入文定立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與薛正倫魏謩簡書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其子時韓公武以路結公卿賈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常路可無辭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猶有公望

崔成

崔成字重易博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遷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累遷伏觀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次事裁制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秘書監卒。成素有高世志造詣漸遠間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魏州人屬文推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雖味也人皆敬之吾年五十杖履猶白髮少年則原一

一級不見其得此將為松蕭主人不愧爾爾明云。為徐公事上  
身傳李紳等皆請去學士缺人人爭為丞相所善者表微獨為奉委  
專入服其公。進知制誥與學士議皆選學士復為路隋處學以諸  
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日暮翁右奈何答曰德德德賢初不計私  
也文宗五進戶部侍郎卒表微為故舊雖下與勢手語笑無間然  
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藥是非紛然著三傳錄例完會經趣又以學  
者傳師道不如聲譽賤工能尊其師者九經師授諸該其達

高錯

高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種知貢  
舉文宗自以題昇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此年文章卑弱今所  
上差勝於前鄭草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  
人帝曰諸儀表奏大泮華宜貴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百人因事  
為文今人以文害事德弊抑未誠如聖訓即以錯為禮部侍郎閱三  
歲頗得才實

馮宿

馮宿字拱之懷州東陽人父子學蘆親善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  
權進士第歷工部刑部二侍郎宿後救三十藩行于時。權東川  
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旅一餘萬宿水數歲民蘆舍防宿宿備利而肅  
一方便賴。疾業將斬重刑家人請宿之宿曰命備短天也脫法以  
求祐吾不敢卒益曰靈胎命導登慈以平生善德墓中

馮定

馮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入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  
開元覽裘羽衣舞參以雲韶舞于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舞若狂帝  
異之問學士李延至以定對帝書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謂定送  
客西江詩召升殿賜茶中瑞錦認悉所看以上選諫議大夫以左散  
騎常侍致仕卒。初陳憲使新羅其國人得定黑水裡靈鶴也奉休

符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其其名播戎夷如此

李真仲

李真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辭遷太常博士建言論者所以表德德惡  
春秋褒貶法也茅士爵祿修學流放前皆錄一時非以明示百代  
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謚今近或二三年後  
乃數十年然後請謚入假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誅狀  
雖在言與事降臣請凡得謚者前垂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  
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勸舉若善惡符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  
節行早與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  
時望歸重平賜吏部尚書

李翱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策元和初憲宗  
國子博士史館備撰李翱翱之專業謂定官紀事不得實乃建  
翱大格人之行非大善大惡舉於世翱翱於人不周知政行  
狀論雖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奇者翱翱於文而忘其理臣請  
指事勸功則贊不肯易見如音魏翱翱其諱諱足以為忠烈不  
者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  
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辟賊亂五聖憤耻自古  
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備青生口夏侯隆等四  
十七人為賊逼脅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博之赦不錄招因  
洪正隨村投職欲歸者翱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數莫不懷盛  
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夕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體賊性  
下故不掩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委不必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  
錫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通吹吹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  
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令韓洪獻女樂陛下不交邊  
以歸之三也又出李赤與妻女亦獲走以囚宅賜沈慶師聖明見德

李翱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策元和初憲宗  
國子博士史館備撰李翱翱之專業謂定官紀事不得實乃建  
翱大格人之行非大善大惡舉於世翱翱於人不周知政行  
狀論雖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奇者翱翱於文而忘其理臣請  
指事勸功則贊不肯易見如音魏翱翱其諱諱足以為忠烈不  
者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  
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辟賊亂五聖憤耻自古  
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備青生口夏侯隆等四  
十七人為賊逼脅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博之赦不錄招因  
洪正隨村投職欲歸者翱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數莫不懷盛  
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夕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體賊性  
下故不掩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委不必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  
錫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通吹吹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  
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令韓洪獻女樂陛下不交邊  
以歸之三也又出李赤與妻女亦獲走以囚宅賜沈慶師聖明見德

億兆感戴臣愚不能盡述也詔令一皆類此武德正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變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中正而不疑弄邪佞而不通改稅法不省錢而納布帛絕遠亂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塞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隆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在職如食肉臣說文骨鯁正直也與之備後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矣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至若竊情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遜未為也。遷禮部郎中性峭鯁論諍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投期惟即移病。期始從韓愈為文章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為左補闕發示視朝不持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北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老之徵拜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進御史中丞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徽擢裴崔知侍御史魏中胤高供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既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撤元裕請監院御史練本臺得專察詔可進吏部侍郎卒。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為吏嚴嚴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雅其代元裕表者凡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封敕

封敕字頌夫冀州人元和中著進士舉雅為宰相李德裕所器召為翰林學士教屬辭贈敕不為奇詭語切而理顯武宗使作詔書德裕將傷矣者曰傷若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憲賜以官錦。劉蕡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特敕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德裕喜能明其事任已以成功謂敕曰陸生恨文不遺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辭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卒

鄭薰

鄭薰字子溥第進士懿宗立累遷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地於足宦人用前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知禮部舉劉英俊士類多之既老號野居為處嚴靜於于庭號七松庵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性方毅有守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禮部侍郎母死治家嚴身訓勸諸子始貧之時治者得積錢置婢本告母曰士不勤而祿者其死無妄而得我何則亟使閉坎。景讓出為浙西觀察使嘗悉牙將拔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讓召景讓廷貴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察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街蓋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衛治閨門謹讓。文宗中進御史大夫有視事勃免侍御史孫五汝監察御史盧栢於六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將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宜宗稱宰相查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樞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口有他官相者謂之辱景讓愧絕不說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四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謀公廢業亡素儲不為諸子謀耶景讓笑曰兒曹詎欲死乎還求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性獎士類拔拔不如此李蔚揚知進皆所推引始為左丞將仲坐宴所酌酒語答曰

劉黃字去華，涿州昌平人。客梁，亦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初，憲宗權綱施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沈元和宿耻，將芟落支黨。方宦人極兵橫至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明，廷臣外有群臣內擊肘。天子黃背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朕極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庭，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默無為，端拱司契，陶心以君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陰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疵，羈盛德之所臻。若乎其不可及三代，令王質文選，致百氏激，織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願惟味道。

劉黃

前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六  
祇荷玉璽，奉若謨訓，不致怠荒。任賢，優腐，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履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廢。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埋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更道多端，微三載之積。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蒙猶。踰彼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頌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揆度，而進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牟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救災，以繆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彦，存咨宿耆，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蓋懷必當歲治之關，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素稽富庶之所，息何施。華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士。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充充推之本原。若於條對至若，更吾輕重之權，孰補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

劉黃傳 七  
夫身平何務，惟此龜鱉。擇乎中，庸斯在。治聞朕將親覽，黃對曰：臣誠不使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啟諫之心，無路而不將。望懷懷，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朕人議于道，尚貴乎市得通。上聽一悟，王心雖被，試言之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答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臣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玉璽而不致荒，寧舉若謨訓而莫敢怠。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腐，宵衣旰食，宜默左右之織，故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監前王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由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

前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七  
故人之化在備已，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道之政灾早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煩。更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蒙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日授任非人，百工進巧，由制度弗立，伏以重策有擇，官濟治之心。卑財發號之數，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石博延群彦，願陛下必約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歲闕求賢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蠹蒙之志，則弊革于前，守念陛下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兼允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存免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震聲之舞干。且非大德之中，齋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繁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

史 131-36



肝膽而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請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  
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  
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有時  
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  
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而循之勤而行之則執  
與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  
環之弊百為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請任  
賢揚厲勸也宵衣旰食宜然左右之繼使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  
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  
陛下不以國家安危社稷存亡之策而降於清閒臣未知陛下以布  
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為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  
不憂也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  
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  
而成之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  
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賢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有  
賢士近正人而欲與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  
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言之畧  
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替即位所以正其始也  
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獲必正  
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開試吳子餘祭二十九年夏閏  
守門者下非上故不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  
言。附者皆與甲志反不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  
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  
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君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  
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幾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  
政外事陛下之任內屬陛下之權威攝朝是勢傾四海群臣莫敢言

新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八

其秋天子不得制其心獨於蕭牆生惟惟臣恐曹節侯覽生於  
今日此官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春秋以  
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志賢無  
朕心之寄關乎事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  
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備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  
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  
子王子札也宣經文則札子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  
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  
者是不君也使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  
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故晉趙鞅  
入于晉陽也故曰歸于晉注書鞅可如歸其歸者能還君制之義  
鞅請而後之故曰歸言鞅之歸也趙鞅之歸也鞅也鞅有不違人臣  
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成柄凌夷蕭牆臣恐有不違人臣  
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名  
則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樂會排闥而  
雪涕衣衾當車而拒詞京考發憤而殞身實武不顯而畢命此皆陛  
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文公六年冬晉狐射  
姑殺陽處父處父陽之故曰假官書襄公親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  
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禍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  
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具失身  
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  
不用必世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緝直臣之口而  
重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  
憂裝回鑿以須陛下有感悟然後盡其言陛下何不聽朝之徒  
待後便親召當世賢相若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亂之術塞  
陰邪之路屏廢佞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  
宜戒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

新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九

可以夏奉典謀克承玉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請  
道隆三五紹復漢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巨關焉  
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  
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氣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  
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成欲指國  
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不覩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  
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諂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  
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孰不欲致身為至臣  
雖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  
如四凶詎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  
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忠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  
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疆臣  
前漢書卷四十五 劉黃傳 十  
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震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矣臣前所  
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墜  
而不得下決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之也注以自亡為文非取公  
以惡罪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惡昏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  
冠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  
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  
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  
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  
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  
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  
強勢大者處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政

之害君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  
惡之如難敵今海內困窮流離流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  
寒者不得衣者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  
飲以回寵姦吏因緣而弄法究痛之弊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  
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  
里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  
以病焉陛下必凶荒陳陳吳廣不獨起秦亦眉黃巾不獨生於漢  
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  
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陛下  
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  
十餘事其心甚誠其補甚表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  
日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庶幾  
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  
前漢書卷四十五 劉黃傳 十一  
陛下慎始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哉獨獨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  
于將去貪臣姦吏之政除姦臣因緣之密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  
內寵使僻無所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  
教之以恭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安康兆  
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在脩己以  
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己之也則人不動而自正導之也則  
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  
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  
立教之有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  
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  
固則人無法不守則政散而後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  
厭斥姦邪而不然其在左右舉實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必朝廷矣

入而教本分職而奉法備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此  
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遠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  
也夫欲人之仁善也在立制度備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  
則賦稅輕賦稅輕則人富矣教化備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  
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  
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眚不作休祥臻四方底寧萬物咸  
遂矣臣前所謂收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  
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  
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舊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憫而變  
則成災陛下有恤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臣前所謂廣播種在乎視  
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繁罕  
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  
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種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庫平蓄  
前漢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十三

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因農廢以備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  
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又邦家武選亂  
太宗置府兵蓋省軍衛文武參掌開闢則農弓力捕有事則釋耒銜  
戈所以備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更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  
才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爵數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對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雖足一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  
以剪除姦宄而祿足以加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  
害閭里羈縻諸臣平陵卑輔稟裂王妾泊亂朝張武夫之威上以  
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養姦觀變之心無仗節死難之  
誠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賈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  
賞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備省署之官近崇正朔之風遠  
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強  
無輪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重業由學校之官廢蓋國家實其祿  
前漢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十三

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慘蓋痛社稷之危矣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或肯能逢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救德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因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之哉至如人主之開政教之視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修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聖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守百姓以教人慈勿謂元氣以煦育肩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備關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至擇廢官而任之使顯職禁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

前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十四

願以經書于史策下。光明使萬有一贊不事死天下。臣下陰殺黨直結離海內忠義之士皆得誅夷人心一摧然以自謂。臣所對不及黃遠其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賞。直臣逃苟且之愆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豈不美哉帝不納。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鄭元山南東西道皆表贊幕府授秘書卿以知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露臣下畏禍不敢言故黃對極陳曹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關隄吳子陰黃帝以帝後與宋中錫謀誅守隘不克李訓位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羅衮上言贊當大和時官官始熾因直言兼請奪爵士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逮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狂兇憤賢天動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

前書卷之四十五

劉黃傳

十五

黃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獎饒而不切也贊與諸儒皆進獨熾切實官然亦大疏直矣戒帝滿言而身誦語于死何耶其後宋中錫以謀泄敗李訓以計不滅死宦者遂彊可不戒乎黃贊之贊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度其舒卷耶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重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李揆族孫質狀魁悟敏于辨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父連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假託朝臣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注喜介之謂王守澄守澄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奔薦於帝帝言持說辯激印可應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權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守澄橫帝愈憤耻而憲祖之獄罪人未得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協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懷魏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高元裕等共劫仲言檢人上士云爾檢人於尚書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中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從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進知制誥居中尚重實行宰相事官八陳洪志等皆賜死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震卿指為黨人奪所惡者悉鴟黨中遷敗無關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訓起流又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擢夷於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賞資勞午從一備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情憚迎拜反體也天下險怪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質才俸望以悅士人心人皆感之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顯顯頗寵爭功不兩立然分事未集乃出注使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互註八關十六子李

鄭注絳州人以其技游江湖間元和末憲宗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為愬煮黃金解之使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也反從愬人變隱報中所欲為愬策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被奇士也將軍試與話既坐機辯橫生鈎得其意守澄恨相見脫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路遺初士織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中錫播紳側目文宗暴取守澄復薦注注進御史大夫注資貪奢既藉權寵專當官射利實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飛燕樓壁聚方集將吏以煽聲焰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阻剪中官自謂功在舉刻帝威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李訓傳

之妻是進士大夫挽執朝法... 獲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承對其法欲置丞官藉民圖而... 其直工自額舉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權承使又言蔡雍災當... 與役賦之帝嘗誅杜前曲江辭有官殿千門語發天寶時環江有觀... 樹宮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承寶亭詔公卿... 得列舍限上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使舊制節度使受命戎... 服前共節請注請復之先是守陞死葬離水注奏言願身護喪因群... 官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誤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 五百騎至聞訓敗乃還監軍張仲清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梟... 注首夷其家洋敗前苗生所服帶上櫛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

王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博學工屬文推進士又舉宏辭憲宗召知制誥... 再為翰林學士涯文有佳思永正元和間... 宗訓誥溫麗多所采定

王涯傳

父宗嗣位同平章事合度支益鐵為一使兼領之乃乘罷京議權傾... 錢以悅衆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因而弊注亦議權茶天... 子令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 枕味皆拜詰管抵以瓦礫。涯動舉詳筆惟舊檢若常書史自治而... 家書多與秘府伴文宗惡俗後廢詔涯感筆注條上其制凡衣服坐... 宇使暑如古貴戚皆不便傍臥置然議逐格然涯年七十嗜權固位... 偷合朝等不佞索去就以至覆宗涯文為實訓妻以病病免家人給... 告涯當敗忽夢涯自投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文懸號... 墮地乃以實告

巨註置權茶使使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

賈鍊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聲譽籍甚又策賢良方正歷禮部

得即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相宰相。太和中文與拜同... 平章事時劉黃以賈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龍根本而鍊與馮宿... 等為考官畏避不敢開覽履其禍鍊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 及鍊與王涯實不知謀入寃之

舒元興

舒元興婺州人始舉即警悟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 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鳴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無... 下因尚書言苦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 卿殊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者羅羅疎載疑... 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 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備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 承以能苟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 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

舒元興傳

歲有才德幾數人而曰必取二十錄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 俄推尚第調鄂尉尉有能名張度表掌與元書記文檢舉一特... 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管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自齊... 才有過人者就進取太和中賊宗獻文閣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 張嘉正代人作表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子朝自陳文章九五... 賄躬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正而無因入又不露所蘊定終無... 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召而臣所上八... 萬言其文鍛煉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剗剖抉有可以輔教化... 者未始遺按犀之角擢象之齒宜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突... 惜文宗得書尚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燥誕肆不可用。... 時李訓元興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李固言表知難... 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因元興奏辨明審察刑部侍郎... 事附鄭法住所聚舉絕逐之月中拜同平章事能謀察日與訓比

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外約人譽先時張度令孤楚劉  
既皆為當路所執致開國至是悉還高秋元與為牡丹賦一篇  
時稱其工

齊曰李訓浮議茶謀鄭注斬小人王涯皆皆停元與險而輕激  
幸大功學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  
德以進此府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葉風而返以葉府  
抱開游傲抗中人以博積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  
鄭軍備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弗及也  
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緣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

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文大夏之顛天下為寒心  
豎老又宗僣然倚之成功卒為問錫所乘天果承唐德哉  
范祖禹曰文宗慎官官之祇逆欲除其僞當擇賢相而任之朝是  
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行之有司正典刑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可語者論以孝慈人倫思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  
顯真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蜀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  
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厚敵反問天子下詔褒揚。德宗立後用無  
度詔浙西上脂蓋莊具谷以德裕奏此年旱災物力未完今所須雖  
力營索尚恐不速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肯不之軍與不獲  
入不飲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特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  
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綾千匹復奏言  
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獵大虎獻之大虎諫止賜詔嘉歎元宗  
時使者抵江南捕鵝鵝擊鳥鵝子盈反外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  
藥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鑲牙箭於益州蘇頌不來  
詔帝不加罪夫鵝鵝鑲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  
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敵而不聞非陛下非不納也且立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年華有大節不喜與  
諸生戲有司以陰捕校書郎職宗即在權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贊奏優華。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  
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肅肅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付有司皆  
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辭兩河叛將李德裕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張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依進衛吉甫而怨更  
積德裕不得進至是開帝指肅林度使與元獲相怨奪其宰相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  
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永王國清亂實直傾府庫養軍費用  
空彈而下在購德裕自檢約以州財贖兵餉餉而約故士無怨焉

感其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賦孔子巨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類  
止保和之術則九廟慈悅矣。太和三年文舉召拜兵部侍郎兼  
度為材堪宰相而李崇因以中人功先東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  
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慈相濟元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半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  
寇氏無聊生德裕至以非補矯革不釐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  
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  
披寨鎮遠通驛折成具乃召晉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  
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莽舊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擇差什三  
四皆壯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  
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  
之雄遠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併惠兩河寨義左右連弩騎士曰  
飛星萬弩奇鋒流電霆擊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側大慶青  
唐書李德裕傳

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田  
成功。微而宗開龍代為中書侍郎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  
王守隆以樂進帝少聞又為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讓官德裕曰昔詩  
篇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  
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容惡暴天下不宜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  
察其改且達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  
改帝詰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即復召  
崇閣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武宗立召為同平章事既入謝  
即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  
入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喻松栢  
之為木狐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葛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  
人一心半若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  
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張恒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乘  
唐書李德裕傳





其子滿曰執政皆其職可乎既父又愛國權曰衛公精盡可畏不  
 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獲選於俗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妻為文章  
 雖至太位猶不夫書其謀議後古為廣家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  
 武宗知而能任之者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  
 蔡州及良敗於滑首蓋軍官人制其權將不特專進退諸道銳兵皆  
 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  
 死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建請詔書付宰相司乃下  
 監軍不得于自是現令明置將乃有功德裕在位雖遷書警奏皆從  
 察我失節然若無事時其處報威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  
 帝曰學士不盡吾意伐劉旗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  
 存輜車之勢輜車也左傳曰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  
 州降賊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容其切於事而能伐  
 謀也三鎮每乘事德裕引使者戒教為忠義指意丁擊使歸名謂其  
 有德裕德裕曰李德裕傳 上  
 師進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太子武不  
 可致則奏言委由委古魯射者柳無難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  
 若弓發矢鈎箭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女為戒乃可保  
 成功帝嘉納其言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苑起草亭曰精思每討大事  
 則處其中生平所論者多行于世德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  
 國公孫其民十年  
 互征頡頏進士科柳作重定元和實錄周書 卓然以所長為一  
 世冠文藝  
 頡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  
 裕獲休向言指贊邪正再被逐然嬰大禍嗟呼朋黨之興也死哉  
 根夫主威奪者下履懸弗明者賢不肖兩道建必務勝而後人人  
 引所執舉毀不斷之隙是引禁妬孔顏相闕于前謂言及後  
 引一謂言及後 而以獲選為勝負失欲國不仁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

柳所傳頡頏以仇前謂言及後 此周勢成根株牽連實智捕奔而王  
 室亦衰罕明有未哲歎不然功烈高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六  
 唐書詳節卷四十六  
 李德裕傳  
 上

列傳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居頹川由進士第擢累工部侍郎開成二年文宗進同平章事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寶洵直常衙論奏鄭覃詞復繼少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職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也即從璋尤州長史以百練賜洵直。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程曰姚亡而宋廢孤因推言元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華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任魏謩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罷為吏部尚書。武宗立復拜相進尚書左僕射夷行乃奏僕射始既事受

李紳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初擢進士第。紳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特號三俊。武宗立李德裕惡之遷除青二州刺史。紳多疑。德裕茶肴病之治機弄。紳又後民味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不為其。初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尹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武宗嘗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嘗使

四品官拜無著令比由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後紳以無二上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春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數所司約三公上儀者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罷為河東節度使卒。

他與曹行即同平章事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仕朝請辭位以右僕射從。紳發淮南卒。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惡仇所排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治暴烈云。

曹確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擢進士第拜兵部侍郎。武宗時以本官同平章事確嚴備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特帝薄於德肥龍優人李可及者新聲自度曲辭調樓折京師始薄少年爭慕之號為拍彈棍為成武將軍確曰太宗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人謂房元齡曰朕設此特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有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帥實易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確居位六年出為節度使徙河中卒始舉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曹云。

李蔚

李蔚字茂休舉進士第擢累尚書右丞。武宗時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蔚嘗言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蔚嘗乾符初擢為東都留守後拜河東節度卒。始結宗成安國祠珍麗精絕咸逾十四年詔迎佛骨風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俊吳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位下七月帝崩。

石敏若

石敏若曰異端之說聖賢致力以道非關如故水火味者編矣謂聖賢私憂過計也會不知人心無常異端入之則習與性成難萬世不可制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南遂至侵窳天下嚮奉日久始如三綱五常不可頃更離也。唐安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也。獨武宗奮然不顧不恤怨誅其像宅其靈盡焚天下髮童千歲之弊於崇朝可謂不世之英主矣。雖平藩鎮破朋黨其功未足比於未幾而愈感者抑其入于人心者甚固人見佛

之如焚書坑儒然恨不足其思復之則武宗又安能入心於長久耶夫武宗以利勢主權行事止於如此况韓愈輩以匹夫空言而欲變之手佛困天下不戒夷狄有國者為社稷折洋生靈穢咎皆唯佛之聽也士大夫游談談發明周孔之遺言皆唯佛之宗也農者耒耜以飯此徒兵胃矢石以衛匹夫女農樵悴此獨膏腴饒賜號縉紫紛如執事者奈何不圖哉

貧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顯露足以乞食自資靡辱其身其屏營山樊行一際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荒淫漫靡夷幻變現蓋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皆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歎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惡報譯差殊

存善節卷四十七

李蔚傳

三

可研結華人之禍誕者又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聚騰立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譽而偶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綠葉事佐代宗於是始作肉道場晝夜梵唄其禳冠戎大作五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害父王縉曰王縉與元載同謀害代宗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實食

李固言

李固言字仲樞擢進士甲科進給事中俄遷吏部侍郎知制誥自擬先收寒素視吏姦後受宗召為平章事群臣請上徽號帝曰治道猶繫群臣之請謂河北州縣多不治信乎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開德宗時多關官宰之材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親稱與否而非熱之無乏材矣帝曰宰相用人母計親疏實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宜引去為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武宗立授左僕射固言初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固言吃語難按實客頗寒酸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存善節卷四十七

李珣傳

四

李珣字特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擢右拾遺後定即位荒酒色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珣與宇文勗同進曰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忠勞之臣方盛秋地邊如令訪謀敵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耶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珣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來自正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稅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飲與監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掃其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為殿中侍御史宰相李德裕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珣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珣曰臣知之姦而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注由是怨珣開成中文宗揚嗣後得君引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若中東權及與鄭軍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者知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知治安

...則天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至哉。杜崇領度支有勞  
帝欲拜內都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爭奪願陛下自斷  
曰祖宗尚宰相天下事皆共平章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  
更廢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陛下嘗謂臣曰實易直勸我元  
宰相欲廢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  
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臣曰初政事誠善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  
鎮以進奉市息更得賦外求索此其故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  
可乎臣曰正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因此耳帝頗向納武宗新  
議政玉數稱無逸篇以勸時詔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鹿  
劉請節之以示四方。後遷河陽節度使罷捕賦宿道百餘萬以吏  
部尚書召廷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宣宗立俄為淮南節度使特江  
淮早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卒淮南之人叩闕下願  
立碑刻其遺愛云

李程傳

李程傳

五

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肯當別白分明乃可  
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必不疑宰相是時善惡混故故黨  
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劇向所云持不節  
之慮者開群枉之門殆文宗謂耶

崔珙

崔珙父頊生八子嘗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為人有威重精  
更治以拔舉異等擢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  
精亮有理趣帝容差迂久宣宗立即度鳳翔卒弟珙河中節度使珙

子瞻

崔瞻

瞻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  
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而瞻與焉。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  
世果其為目曰打塵集其坐所珍也(文宗)中(明宗)同平章事諸進自

...後歷開潘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會祖母長  
孫春秋尚無齒母唐節姑李每且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  
報姑願後子孫皆若爾李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鄭肅

鄭肅字義敬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擢太常  
少卿博士有疑議在谷必兼經條答。開成二年文宗拜吏部侍郎  
兼太子賓客既而太子為說兩乘廢任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木  
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愛死肅知  
太子無罪特因於曉而朝廷肅肅臨幾不可奪使徒有大臣節節  
也五年拜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至宣宗時卒。子洎仕至州  
刺史洎子仁表家乘有文累擢起君即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  
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盧鈞

盧鈞傳

六

盧鈞字子和舉進士第遷給事中有大節令必反覆者審駁奏無私  
。拜華州刺史開舖驛為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  
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有爭先往賤售其珍鈞  
一不取特稱潔廉專以清律治南方服其德不繼而化又除采金稅  
華營數十走闕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帝  
元下大饗舍光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肯吐瀉賜果朝客數露宗時  
致仕卒。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  
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周準

周準字德升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入為奉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  
高古(文宗)雅重之帝御紫宸殿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  
宜準最為天子欽屬(文宗)又俄知制誥。(武宗)即位出為義成節度  
使俄召拜門下平章事建言故宰相德裕望定元和實錄實所此事

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會世蕃殺約以  
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邊事雖對不合肯限為劾南東川節  
度鄭勳言于帝曰世謂導以直吉相亦以直言危帝倍加拜尚書右  
僕射卒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襟宇嚴正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凡有  
饋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樂權進士第  
為監察御史太和六年文宗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  
政上前知印者以為傳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缺史  
氏莫詳詳請宰相人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太和後文宗歲漕江  
注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撤備收。文宗也。吏兼為  
漢不端劉晏之法蓋發休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董能者  
請息者由江抵渭舊歲率在緝二十八萬休息歸諸吏救院不存  
有書詳節卷四十七

裴休傳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襟宇嚴正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凡有  
饋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樂權進士第  
為監察御史太和六年文宗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  
政上前知印者以為傳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缺史  
氏莫詳詳請宰相人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太和後文宗歲漕江  
注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撤備收。文宗也。吏兼為  
漢不端劉晏之法蓋發休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董能者  
請息者由江抵渭舊歲率在緝二十八萬休息歸諸吏救院不存  
有書詳節卷四十七

劉彥字子全宰相仁就五世孫第進士履翰林學士宣宗初始復關  
隴我處繁繁誓詔英數十條振筆遂成辭旨允切。遷刑部侍郎乃  
夏東教令可用者由武德院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  
五事類而析之參封輕重院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未幾  
名判度支。始彥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後  
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開帝親祭上層謂彥為狀驛一今日學院曰彥

劉彥

劉彥字子全宰相仁就五世孫第進士履翰林學士宣宗初始復關  
隴我處繁繁誓詔英數十條振筆遂成辭旨允切。遷刑部侍郎乃  
夏東教令可用者由武德院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  
五事類而析之參封輕重院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未幾  
名判度支。始彥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後  
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開帝親祭上層謂彥為狀驛一今日學院曰彥

自負情矣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平章事。與與崔慎內藏帝前  
慎由請甄別流品孫登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平致倫  
爽今日不備名實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居  
恆牛歲卒。彥以名節自許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  
言色借貴近

趙隱

趙隱字大鳳京兆人會昌中擢進士第咸通末。宗進同平章事性  
仁憐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資。與凡臨同耕以養雖烟  
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後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既輔政他  
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宴慈恩寺應侍母以安與  
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播紳以為榮

畢誠

畢誠字存之早孤夜然新讀書母其疾奪火使寢不肯息遂通經  
有書詳節卷四十七

畢誠傳

畢誠字存之早孤夜然新讀書母其疾奪火使寢不肯息遂通經  
有書詳節卷四十七

陸康

陸康字祥文號族孫雅進士第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康工為辭敏  
健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嗣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  
學士皆和獨康最先就。始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  
盛暑七學士戲曰是勝天也康表進非其時。進同平章事故事自  
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為要實學士陸未始有至後送光院續五  
十萬以樂近司。進中書侍郎天機初。帝嘗語陸曰

衣裝質執忠於我俚曰衣裝質相安有他賜朱全忠謀去朝廷衣  
冠貶衣漢州司戶級之白馬驥

鄭茶

鄭茶字履武及進士舉補廬州刺史竟業游淮南茶後徵請無犯州  
境巢穴為歛兵州獨完僑嘉之賜銀魚歲滿去職錢千緡藏州廩  
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大順後王政徵茶每以詩誑託詞  
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錄署  
其側曰可同平章事茶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  
歇後體至是省吏定其家上謁茶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  
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裁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  
宗戚請慶撰首曰反則此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因遜不聽立  
朝似然平反無後故能自以不為人所瞻望致仕卒

朱朴

朱朴傳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初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乘隨時制事關內隋家所都我實因  
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後皆極焉巨視兩河壯麗處多故都  
已盛而衰難可與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曷浮不可以都江北土厚  
水深人心穩復後矣不可以都惟襄陽實惟中原人心資食去秦肥  
尺而上有洛為之限永無災伏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朴為人木強無他德所善方士許叢士言朴有經濟材帝遂擢平章  
事以素無聞入人大驚後貶卒。與朴皆相者孫僊守龍光第進士  
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  
客致重相稱與介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於心即自提矣始家第堂莊  
生槐技井而茂既而僊乘政

薛僊字致元京兆人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僊與僊亂定後

奉述廟宗友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僊曰天子威柄今  
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播擯權綱猶莫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  
假以恩俾使剪其黨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獨不  
減二萬難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盡肅固其逆心耳帝前曰此一事  
終始屬卿僊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勳正雅重可以準絕中外帝知僊  
崇門生也歎其能讓僊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奉與金帛官爵母使讓  
政事今宰相不得議決事。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平章事時謂  
三使相。宰相韋昭範母喪詔遷位僊當草制上言疾變緩而召可  
也李士使馬從皓過僊求草僊曰脫可斷麻不可草茂真入見帝曰  
命宰相而李士不草麻未及邪帝畏僊貞卒詔貶範遷相姚洎代草  
麻自是宦黨怒。帝友正勸精政事僊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用  
者三四讓不致當。初僊侍宴與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僊  
不動曰侍宴無報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僊薄已請僊喜優

韓僊傳

韓僊字仲平河東人僊與僊俱漢州司馬帝弟曰我左右無人矣僊挈其  
族南依王審知而平  
石敬瑭曰朋黨之勳唐也甚矣朝廷之材朝以朋黨敗暮以朋黨  
誅其始也李嗣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朱全忠以朋黨戮所  
不附者而白馬之禍尤慘焉然亦士大夫有以取之也方昭宗之  
出唐所恃以圖存者幾希矣譬如同舟而濟風波怒作宜一心叶  
力以求登岸豈復論胡越之異哉數子於此時猶不峻朋黨之  
私力務以恩仇相軋略數乃韋保衡之黨也孔緯乃張洎之黨也  
韓僊乃崔胤之黨也劉崇智乃崔昭緯之黨也彼朱全忠者初皆  
不與焉非太原之投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也且以取也  
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也且以取也全忠結  
天下之變而為已利合天下之爭而為已資數子者不之覺也對  
且嘗亡國爵祿之盛未立同異分彼此豈不為大交哉

韓僊傳

韓僊字仲平河東人僊與僊俱漢州司馬帝弟曰我左右無人矣僊挈其  
族南依王審知而平  
石敬瑭曰朋黨之勳唐也甚矣朝廷之材朝以朋黨敗暮以朋黨  
誅其始也李嗣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朱全忠以朋黨戮所  
不附者而白馬之禍尤慘焉然亦士大夫有以取之也方昭宗之  
出唐所恃以圖存者幾希矣譬如同舟而濟風波怒作宜一心叶  
力以求登岸豈復論胡越之異哉數子於此時猶不峻朋黨之  
私力務以恩仇相軋略數乃韋保衡之黨也孔緯乃張洎之黨也  
韓僊乃崔胤之黨也劉崇智乃崔昭緯之黨也彼朱全忠者初皆  
不與焉非太原之投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也且以取也  
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也且以取也全忠結  
天下之變而為已利合天下之爭而為已資數子者不之覺也對  
且嘗亡國爵祿之盛未立同異分彼此豈不為大交哉

賈曰：繁傳以來王道日失，厥序高尹，塞朝賢人，道逃四方，英豪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佞靡奴乃，欲郭橫流，支已，靡寧不殆哉！觀繁朴章不次，而用押，厥勝拒，羶牙，未及，趣亡而已。韓偓不能容况賢者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七  
唐書詳節卷四十七

韓偓傳

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八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成初，文宗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遺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避，朝長馬絨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絨辱收，請斥之，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

楊收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墜敗其藩，收明之，曰：爾非龍角者，奚用獨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博學強記，至它藝無不洞解，泮陽耕得古鐘，高尺餘，音收和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前古，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則側出諸調，禮羅為附，羅木然，時有安流者，初反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絃為文王操乎，流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王安得武聲乎，流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大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示，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用黃鍾，而以大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鐘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記不用商，及二少商，擊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讓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咸國鐘函鍾之

楊收傳

乙

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讓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咸國鐘函鍾之



校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雖唯用黃純一均帝時太常丞陶崇始  
旋十二宮夫旋官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  
始以其律為宮其律為商其律為角其律為徵其律為羽其律少宮  
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夫  
取律次之以示途流時七十餘以為未始開而收未冠也。擢進士  
於時表署淮南推官補監察御史未幾兄假擢監察御史兄弟同臺  
世禁其友。宗時同平章事既責猶自盛滿知政凡五年罷為宣  
歙觀察使又流驪州賜死

路巖

路巖字魯瞻魏州人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宗咸通初以兵部  
侍郎同平章事於是王收批碎反。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閑  
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者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  
下時自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也保  
衡還相惡俄巖為劾南西川節度使張勳處後巖力拊循置定邊  
軍於邛州扼大度也。洽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也籍由是  
西山八國來朝

盧攜

盧攜字子升擢進士第進同平章事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朱威為  
招討使及威不能制乃以王鐸鎮荆南攜不悅時黃巢已破廣州勢  
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令立功乃固不  
可巢請又欲徵巢使戰而敗鐸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  
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詔下賊已破潼關。是夜御藥死巢入  
京師斷柝於長安市  
賈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城歸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  
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鳴泉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疎其枯骨也

鄭畋

鄭畋字台文舉進上時年甚少為宣武推官宣宗時劉勣為宰相薦  
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勗詔書紛委畋畋思不淹鬱成  
文辭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備宗立拜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  
對廷奏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今乾符六年黃  
巢之勢浸盛購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成請假即以紆難而  
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  
師方至最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錢  
其聚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上忘戰既在閉壘不  
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席豐其下思歸一淮即巢机上肉耳今不  
戢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文也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  
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明年為鳳翔龐勗  
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報得會巢陷東都。

盧攜

盧攜字子升擢進士第進同平章事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朱威為  
招討使及威不能制乃以王鐸鎮荆南攜不悅時黃巢已破廣州勢  
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令立功乃固不  
可巢請又欲徵巢使戰而敗鐸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  
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詔下賊已破潼關。是夜御藥死巢入  
京師斷柝於長安市  
賈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城歸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  
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鳴泉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疎其枯骨也

天子坐驚惟懼終能復國云

王鐸

王鐸字昭範會昌初武宗擢進士第遷禮部侍郎十二年進同平章事俄出為宣武節度使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有慮周帝時論推允。中和二年鐸宗拜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後鐸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繼至號令嚴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感官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功出于已乃搆鐸于帝賊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也鐸功危就而讒見奮然卒因其勢因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中諸鎮第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宣宗時拜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進考功負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最嚴歲又汙漫更輒寬為姦徽始用墨墨絕妄欺。唐明元年備宗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備宗西行宵夜出徽追帝不及為賊所執將汙以管不答以刃環脅年不動守者懈乃奔河中。昭宗立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連序吏肆為姦捕調重復不可檢徽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卒。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說大中時宣宗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張濬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學從橫術以捭闔于時。昭宗即位多言濬有方畧善處大計乃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疆兵兵疆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群臣議皆言王室未寧難得大原猶非所有濬固爭請討之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詔濬濬將復用克用上言

鐸初以濬為相濬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昭宗全忠脅帝東遷濬聞

曰大將去矣全忠遺牙將殺之屠其家  
昭宗曰唐之李嗣君暗庸天機其德久矣鐵人柄朝弊謀不乖如敗鐸皆柱樑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為孽孽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俾鐸厥心悲夫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衛乘輿中和二年授京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丁華晚諭迎勸辛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勸王與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進平章事。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士協稜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卒諡忠肅

王處存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屢疑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溫所剪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以父任為列校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河中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表重榮為節度使使徒將朱溫攻重榮重榮感勵士眾大戰敗之溫舉同州降揚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崇夜二州怒自將兵壁梁田重榮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慮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為事茂不齊乃遣使約連和克用帥師從之遂平巢後京師以功同平章事。孟方立為昭義節度使分昭義為兩節度

此俗

論曰許邵知曹操王衍知石勒潘安知王敦張九齡知安祿山於天下無事時已料數人必亂蓋逆氣反相不逃智者之目重榮釋溫弗斬其意材無識固不足得溫於冥冥然是時溫漸潰矣而權紳間亦茂有一指溫而議者唐之無人可見矣

贊曰以亂救亂賊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位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朱致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著責云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與群兒戲嘗為旗幟戰陳事年二十

唐書卷四十八

六

古入盜中刺史鄭祭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爾宗時為宜欽池觀察使孫儒圍行密宜州凡五月不解行密軍不困辛破儒即表曰願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入將蓋行密勞德休息建吏級勸所部其下遂安。乾寧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朱瑾等來歸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強天下。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始孫儒亂府庫禪空能約己省費不二年而軍富雄。帝因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抗全忠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耻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弒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卒

贊曰行密與微賤及得志仁慈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一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反知此行密無賴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熱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潰死階下

可為長太息云

高仁厚

高仁厚初舉劔南西川知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部將率兵戍興平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輒戒曰無與鴉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一千使仁厚將而東會韓秀昇亂岷中韓求反蜀川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使督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嘗公敵破賊嘗以東川恃公仁厚折之詔奔行軍司馬力以銳兵瀕江伐木頹水破舟遺黃岸而陣使游軍過賊又不戰夜以千卒持短刀強登直薄營火而燬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沉鑿舟皆沒賊懼多潰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檣車逆行在新于市

趙華

唐書卷四十八

七

趙華陳州人世為忠武軍牙將華資警健兒弄時好為管陣行刻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二人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善書學擊劍善射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詣節度府請華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華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濬買倉庫峙粟薪為守前巢敗果東有巢悉兵糧救水州人大恐華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聚眾不敵男子當絕地求生後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於賊乎吾家食陳祿破賊以保陳其議者斬矣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余宗羅始賊畧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賴華得全卒贈太尉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為業後為嶺南節度使文宗為江陵使傳州縣不知負惟傳處為士行鄉飲酒無不醉

殺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過虎與鬪虎傳其有而傳亦持  
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梅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  
效吾暴虎也乃畫傳虎狀以示子孫天祐三年卒

王潮

王潮字信臣光州人僑居入蜀盜與江淮王緒劉行全合群盜取光  
州署潮為軍正緒取汀州自稱刺史初以糧少約軍中曰以老孺從  
者新潮與爭審知奉母以行緒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  
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  
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時望氣者言軍中有暴典  
者行全縛緒以徇眾推行全為將軍辭曰請潮為主潮讓不克乃除  
地剽劫則史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劔躍於地眾以  
為神皆拜之審知遜潮自為副乃克漳泉下福州而建汀舉籍聽命  
遂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  
唐書節卷四十九 王潮傳

漢派先生唐書詳節

忠義傳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  
名不可死志也夫九指生以極義者寧豫期重名不朽而為之雖一  
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顛萬世不吾壓也夷  
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與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  
慈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  
之大剛也蓋欲逆為擄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  
臣賊子絕然疑阻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後者而為我也義在與  
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養之所以砥礪生民而室不軌也雖然  
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

夏侯端

夏侯端壽州人高祖徵時與相交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王莽推帝  
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帝入京師擢端  
為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海海南接淮二十餘州建使順附  
次魏州會亳汴二川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端謂眾曰  
我奉王命義無屈遂東走持節卧起數日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會  
李公逸勤兵地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  
遣人以吏部印綬召端端曰吾天子使寧汗城官邪即焚書及衣解  
節毛懷之間道走體羸羸無人不堪視端入謁帝閱之拜秘書監卒

劉威

劉威岐州人武德初以縣尉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圍威感令約  
城降威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兼秦王數十萬且至勉  
之仁果怒威感埋半土中馳射之至死晉益其賊平高祖購得其尸  
祭以少牢

常建

常建陝州人從高祖征伐薛舉方纔遠敗其子仁果舉進件士政給  
降而連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聚歸賊舉指其妻謂連  
曰賊皇若手答曰彼嬰老嫗賊也何所道仁果平帝見連勞曰君必  
節正可求之古人以達事授史臣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

敬君弘齊州人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辭散其車騎  
將軍馮立有武材歎曰生類其龍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率  
兵攻玄武門殊死戰關將士皆戰沒立頽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  
兵走明日自歸伏地悲不自勝帝勞遣之立歸語人曰上欺吾罪吾  
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渭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甚  
後廣州都督前日牧守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  
羸裳見食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改蕭易吾性哉遂極飲去  
存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李玄通

李玄通田人歷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囚  
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飲飲謂守者曰  
吾欲劫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於仰天太息曰大丈夫無方面不能  
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

高敬

高敬京兆人奉明經登第初為右監入殿殿力不厭制即自經不  
得死為虜執見殺。子仲舒通故訓學推明經為相主府文學王所  
欽器關元初宋瑛蘇頌常國多咨訪焉時令人崔琳陳建政宜瑛等  
理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右庶子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蒙宗為皇嗣少府監蒙聖為左丞焉

初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符得進俄有譚皇嗣異謀者武后  
來使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取而仆右問大驚與政禁中命高醫內  
腸後乘社鼓之社鼓古及社鼓也關文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  
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蒙南闕口  
管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印燥印五泉忽傷流窟之則李冬有華大鹿  
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關于閭元宗屬其事於史官將代  
國公詔錄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為榮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人陳駙馬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婿  
看乾等誅二張連同皎與李多祿即東官迎太子中宗請至元武門  
指授諸將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  
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捨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

李隆基

李隆基相州人少秀敏舉明經高第安祿山反完建封常清張兵東  
京隆與盧奕奔絳城勸士卒將還賊西鋒祿山度河魏令嚴密候詔  
不能知不數日濟城下常清共皆自從戰賊北隆收殘士數眾斷賊  
折矢堅守人不堪聞隆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即校  
皆夜健去隆隆坐閣守府奔守絳城為祿山鼓而入執隆非官之  
詔送忠德子流

李源

李源京兆人歷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囚  
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飲飲謂守者曰  
吾欲劫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於仰天太息曰大丈夫無方面不能  
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

李傑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膏長慶初李德裕奏  
薦源曰賈誼稱守國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卒伏節遊  
婦與季符相棄城郭者不為恥而隆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  
臣節之光由燈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處  
理安深要一辭開折百慮然抱此精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  
之教宗以源守諫議大夫

盧弈

盧弈黃門監懷慎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秋斤斤自脩與兄與名  
相上下而剛毅過之矣初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喪及弈三居其官  
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周之也即河南也清節曾  
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  
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願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  
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  
唐書卷四十九 盧弈傳 四

顏杲卿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  
為濠州刺史杲卿以陰調濠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齊筆為  
刺史詰讓正色剝白不為屈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祿山反  
令與假子李欽奏以兵屯土門杲卿陽不事事乃潛召處士權真郭  
仲邑突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殺死士為拒守計進勇  
逆反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為共犄角也  
可提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換計事斬之傳首京師元宗乃推杲卿  
術附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人入土門遣郭仲邑領百騎為先  
鋒馳而前以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大振  
秋山大懼悉攻城杲卿盡衣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  
不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獲汝太守何所為而反杲卿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正知也  
我世唐兵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  
天津橋節將以肉啖之豈不絕賊鈞斷其舌曰汝賊豈不果樹金  
胡而絕節曰忠節

張巡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正知也  
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國阨端者傾貨獲護無吝  
秋滿還鄉於是時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久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  
是方為國怪祥朝官不可為也。更謂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  
金植威恣肆邑中語曰兩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  
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賊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  
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起兵討賊從者千餘是時雍丘令令狐  
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孥城上懸巡以報四萬薄城人尤恐巡  
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  
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而驅直薄潮軍軍却  
巡伺機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盡潮遂走道之幾  
關天下事去矣天下以羸兵守危城上無巡以報四萬薄城人尤恐巡  
當貴矣巡曰古者父死於君我亦不報子乃衛妻孥恨假力于賊以相  
圖吾見君項子遺衛為百世共奈何潮報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  
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傷許諸明日堂  
上殺天子豈德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誅斬之士  
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糧米數百緡且至巡夜登城南潮悉軍來犯  
巡遣勇士取糧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賊為人千餘  
黑衣夜襲賊城下潮兵爭射之矢乃盡人還得捕數十萬其後夜襲賊

張巡傳

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孥城上懸巡以報四萬薄城人尤恐巡  
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  
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而驅直薄潮軍軍却  
巡伺機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盡潮遂走道之幾  
關天下事去矣天下以羸兵守危城上無巡以報四萬薄城人尤恐巡  
當貴矣巡曰古者父死於君我亦不報子乃衛妻孥恨假力于賊以相  
圖吾見君項子遺衛為百世共奈何潮報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  
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傷許諸明日堂  
上殺天子豈德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誅斬之士  
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糧米數百緡且至巡夜登城南潮悉軍來犯  
巡遣勇士取糧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賊為人千餘  
黑衣夜襲賊城下潮兵爭射之矢乃盡人還得捕數十萬其後夜襲賊

大賊不設備乃以死生五百所戰皆軍大賊賊益兵圍之圍凡  
四月賊常數萬賊賊千餘每戰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  
屯彭越賊先鋒賊將楊朝宗賊將李德德賊將趙德胤賊將  
張保寧賊將三五百兵三千至雅陽與太守許遠賊將等合乃遣將  
雷萬春南齊等領兵戰擊賊比斬賊將二十殺傷餘人汴水圍不  
流朝宗夜去有詔拜賊將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 肅宗 祿山 死慶緒  
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突助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雅陽賊  
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喪賊自以材不及賊請募軍士而君其  
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因出傳戰子琦敗獲軍馬牛羊悉分  
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賊將御史中丞巡 欲乘勝擊使留子琦聞後  
圍城巡語其下曰吾家上恩賊若侯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  
不立勳以此痛恨聞者感祭乃推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  
遂親鼓之賊潰然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為矢中者善謂巡矢盡  
唐書節卷四十九 張巡傳 六

壯士欲留之為大饗作樂雲雲曰即出雅陽時將士不粒食已  
五月矣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擊樂義不忍獨享雖食非下咽今主將  
之命不達舞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  
大驚為出漢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淨庵矢著髀曰吾破賊還必  
滅爾爾此矢所以志也賊圍益急泉泉議東奔遂遠議以雅陽江能保  
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必灌必危且師機聚行必不遠十月  
十五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勇能全臣生不報  
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眾見之起且哭曰安之勿  
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君督戰大呼賊皆裂血面  
齒齒皆碎何至是否曰吾欲氣吞逆賊願力屈耳子琦怒以力快其  
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爾附賊乃大恥也安得父子時  
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  
刃脅降巡不屈又碎舞雲未展巡呼曰南八別兒死爾不可為不義  
強舞雲笑曰欲將者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  
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  
史臣曰 勇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無鄰  
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非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無大  
夫為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兼不下之氣舉事爾遂使雅陽危迫  
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心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  
進明好進之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允許叔冀  
爭權必不出女故接則雅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於賀蘭之過也  
答曰進明先授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擠交搆愈深此固  
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或慮其難制分將以分其權則  
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圖事奈何用叔冀一技險人為都將後重  
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

不然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歛意當當縹緲求救忠義憤  
發言詞哀足以感激於人精異木石者必動心也進明亦非公然  
必恨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權而然邪

巡長七尺鬚鬢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後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榮  
守惟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騎犬小四百  
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戰戰各出其意  
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  
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為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  
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為戰耳其城甲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每戰  
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大將士感其  
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矜賞刑信與衆共其苦寒暑雖斷髮必整衣  
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  
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更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  
而已始蕭德詔張錫代進明率四節度將原救惟陽巡亡三日而救

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命舍人蕭昕誅其行特議者或謂巡始  
守惟陽衆六萬既糧盡不待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  
入於是張濬李翰等咸謂巡敵遼江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  
等省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  
都督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皆立廟惟陽敵時致祭德宗  
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泉卿張復謙盧奕及巡遠等  
雲為上大中時宣宗圖巡遠雲雲像于凌煙閣惟陽至今祠享號雙  
廟云

互註自逆胡構亂忠誼奮發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  
出奇無窮江淮以先巡之力也城陷見執卒無撓詞稍貫白日  
雖古忠烈無以加焉後者罪巡以食人惡巡以守死夫巡蓋知  
而死非虧救也折骸以贖非本情也奮身死節以勸義旅不

忠乎以數千卒橫控賊鋒若無巡則無惟陽無惟陽則無江淮  
此天使巡全江淮以待陛下不謂功乎巡身首分裂宜於惟陽  
招魂而聖旌善之義也韓愈

許遠  
許遠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會祿山反或為遠於元宗召  
拜惟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曆中代宗巡子去  
疾上書曰擊胡南侵父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  
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  
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否曰恨  
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  
人皆知之使國威衰弱功業廢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  
以刷冤恥恨遠誤國家事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岷及百官議皆  
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惟陽凡屠城以生  
唐書許遠傳

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感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  
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  
二人者事較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嚴然議者紛紜不齊元  
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  
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  
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死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獲不至  
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  
自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  
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獲賊尤慎  
故著之

互註專治軍糧戰具  
南霽雲  
南霽雲魏州人少微賊為人操舟祿山反尚衡擊賊以為先達遣至



張巡許遠許遠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其吾所事也遂留巡因  
巡厚加禮始被圍築壘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懈城有哨鳴而來  
者乃發蛋也遂對泣下露誓誓射死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慮後  
子承嗣歷滑州刺史

雷萬春

雷萬春率巡為楊將令孤湖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  
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刺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元  
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萬春將兵方累不及解雲而獲殺用命每戰必  
任之與靈靈鈞

論曰

張巡許遠以死守睢陽先江惟財賦以濟中與其功大矣張  
介然岸無諉死於其地李愬盧莽死於其職曾不取賊一飯因無  
存唐之實迹然論其極蓋未減巡遠也何以言其然邪方天寶平  
治之天下天下莫不齊命於勢利勢利重則名節輕是以豫山有難

雷萬春傳

望塵為降者類出於公卿陳希烈以宰相歸賊矣張洵以國戚  
歸賊矣而間開避寇及帝至蜀道者已在可泣之數當時折身不  
顧舍矣赴萬錢引頸就刃者雖曰徒死而鼓麾下之氣使知忠義  
天下既知彼為逆此為順勤王之師雲合不旋踵而殄寇則數子  
存唐之功豈小哉

贊曰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牆抗方張不制  
之虜屢其喉牙使不得得食東南率擊首尾極潰梁宋間賊中大  
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與引利償害  
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後死不為巡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  
宋三葉重靈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乘回谷巡等雄徒盡節具代  
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爽齊餞陪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

忠義傳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  
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持勇率百騎  
欲直搗希德幾得而散至乃逃會了表馬頰為賊執仰首致諸賊使  
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仲不可失賊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  
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為嚴莊所害

龐參

龐參京兆人祖五仕隋為監門直閤秦王東徇洛五率萬騎降  
以隋舊臣禮之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魯吳表堅為長史以  
薛恩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賊悉銳攻之城中士單兼糧少恩堅意  
夜戰諸郡安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殺參恩魯重飛梯薄城矢  
盡雨士皆雷聲夜半墮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有說祿山曰  
義士也故之不祥乃縛于樹比旦死見者哭之

張興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勇而辯三立為虜陽神  
將祿山反攻虜陽興與開張福管曉敵入而嬰城彌年賊心遂回滄  
趙已簡史思明引兵傳賊與張甲持陌刀重十二斤一舉斬數人死  
賊皆氣懾城破史思明謂之為前謂曰將軍壯士能及節當受高爵  
對曰昔嚴顏一已却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  
幸得死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對曰天子過祿山如父子今乃  
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運耶  
吾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備師叩函谷守將而縛君亡  
國矣興曰禁封秦隋窮人力舉四海為怒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  
有神恭皇帝無違祿山非賊帝賢是荷廷敵月終即就擒耳思明

蔡廷五

蔡廷五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開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蔡  
署蕃府廷五性沈畧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嘗被遣至京師  
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五聞  
語此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獨及子孫者公南嚙趙魏北突虜兵多  
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涕洟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  
難可勒勳賜葬泚善之廷五欲耗其力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  
賈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條道儲廢為碑因勸泚入朝泚料聽諸校  
怒縛廷五辱之廷五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問曰能省過否不爾  
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持如初後貶柳州  
司戶至藍田驛曰吾不可以辱國自投于河

劉通

劉通傳

劉通字承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開通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  
推自天懷中推進士第宋昱知銓事通方調因進書曰今吏部始檢  
材然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授皋陶之璽猶曰載來有九  
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  
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  
為得鑄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貴之曾不  
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判取之曾不若蕭夫故于賢蔽日巨木也求  
尺寸之材必後於採伐我與能吟虎嘯希聲也尚頌古之感必  
下於蛙龜豈不惑乎執事誠欲先政事以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  
臨節則屬鴻漸沈之士亦可關其門闕矣若之補刻尉。德宗初  
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通  
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推兵部侍郎帝持朱天通即疾教  
第朱泚遣人召之同輜駕關車駕如梁州自後於牀持臂呼天不食

張保

張保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固守累月士死盡蓋救不至任  
為召部特立軍門命女出偏拜因曰諸君戰苦吾無資為賞願以  
異文實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燒自河東將兵擊  
悅敗之任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權金吾衛將軍  
未拜卒

賈直言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冲以襲侍設代宗時坐事賜賜有禁反廟  
大如勳素饒也。有考以射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  
息輒取鳴代欲迷而路明日毒潰足而出父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  
流嶺南直言後署師道府焉及師道不執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  
不見城之破師道怒囚之劉惔既入釋其禁保每有過必爭故保能  
以臣節光明於朝。德宗召為諫議大夫群情隳然補允而保固留  
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悟死不發喪表求襲位直言入責曰父死不  
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保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欲反耶從諫拜曰惟大夫救之直言  
乃自捕留後使從諫居喪軍中遂安。

辛謙

辛謙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敏學初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暉  
主錢穀性廉勁過事不廢文法皆與之合慨然常有濟時意勉劾反  
攻杜悰於泗州。德宗聞之罕亦過泗口實賦柵以入悰喜曰聞急  
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謙入人心遂固悰表  
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謙之少耕于野有牛聞衆畏奔踐謙直前  
爾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

黃碼



魏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  
節與交善洞定常評臯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為分天下者惡一人  
而已卒洞等制服行哭子德與至宰相別傳

魏濟

魏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  
仁環山不敢吹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不至堅卧不起  
天寶十載元宗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濟不  
得已為起祿山下拜鈞禮君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  
可諫陽不支昇錦囊謂以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  
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至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  
待之希德歎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  
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羅拜以視其心。  
子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歲餘即用以給親里大穰則  
振其餘於鄉黨貧欲者朋友有饑餒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達常以  
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憲宗哀滋表濟節行與權  
宰相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  
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友有各號又過致之執不起幸不  
汗其名夫辨所從於君易之時堅直深於利仁之世而猶選端者之  
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  
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其心自刃難矣哉若魏生亦冕不加  
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同  
能以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入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  
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入逢與其父俱常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  
棄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  
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博相資  
既娶則問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  
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于道閭里有爭  
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耻退自懲絕糧  
運取米飯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  
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  
千里負其柩歸壟歲歲譏弄迹不過鄰里胥檢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城號觀察使李泌  
諫諸朝詔以著作郎召城封還詔書及宰相又言之憲宗於是召拜  
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揖  
紳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

唐書評卷之五十一

陽城傳

七

命心諫官論事奇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復聞得失且熱猶未肯言韓  
愈作平臣論議切之城不省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  
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語無得聞言常以木梳布金貨錢入重其  
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臨幾錢先  
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君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除及裴延齡誣逐陸  
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今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  
拾遺王仲舒守廷奏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  
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  
聞故得免枚宰相論建然帝意不已欲逐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  
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  
司業引前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  
者乎明日陽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亦之簡孝秀德行  
非堂上沈醜不事教者皆嚴躬講經請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唐約者

征而直言事得罪吏捕述得之城家帝惡城黨有謀遂為道州刺史  
大學諸生何蕃等頗有願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詩書曰語出  
陽公道州僕聞他然幸生不詳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  
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懇乞留輒用撫手甚昔李膺  
廉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訊僕謂乞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  
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激清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學恢大之德并  
容善儒術者不拒有狂感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為陽公  
過於納汗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  
禍負為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後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  
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帶不拒曲士且陽公在  
朝四方聞風貪冒奇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  
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其  
宜蕃等守闕不數日為吏寇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  
唐書卷之五十一 以城傳

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  
已官收其餘日飲米二斛魚一大觔上大小下置既約道上人共食  
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  
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于賦稅不時  
觀察使數請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必勞建科政拙考下  
下觀察府道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  
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錫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  
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互註請延英門論樂事伏闕不去

何蕃和州人其母年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問二歲乃歸復不  
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問蕃空舍中裝共  
狀蕃行白城請會城願亦上初失脫交諸生將從蕃正心也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召為侍御史不忍去  
凝府虛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園節屬於觀察使盧涇曰司空御史高  
士也涇即表為僚佐。圖本居中絲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作事觀素室悉圖唐與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  
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毫而曠五性三宜休又  
少也曠長也率老也近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  
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克當時禍災云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墳中  
賦詩酌酒樂回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  
哉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哀帝弒圖聞不  
食而卒年七十三

賈曰節義為天下大關士不可不勉事濟不汗賊據忘自金而  
亂巨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軛後支不有君子果能圖  
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也 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其  
丈夫哉

孝友傳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佛名通朝廷者多問巷刺字之民皆得  
善子史官王世貴王興等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宋興黃王不華等  
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帛帛州縣有問復賦稅有授以官  
者唐時陳彥器者本京拾遺請人肉治癩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  
到股肉而進產到古又有張何九趙言劉士約等或給帛或旌表門閭  
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苦藥餌中以是為孝未  
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象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  
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  
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  
馬廣明後備方鎮委法於地十里事不上聞李佛篤行之士推命

李知本

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  
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徽父病藥須鯉魚冬  
月冰合有鯉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難士徽吮血或父  
亡蘆葦有充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雪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  
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盡守日一食扶掖起繼母沒亦如  
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隨而終及殯進昭裁左側于墓或張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慈撫表其門高  
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青忍字以對天子為泮場錄帛而夫  
四人名頗著詳見于傳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為至與弟知德非順子孫百餘亡費用  
僅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闕不入拒戒曰無犯我門往依者五百  
餘室皆以克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人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  
寬輒病是以知之今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人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安  
勸其共居因易置庭樹烏鷄令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  
不相容也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家門餘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  
破吾家召兄弟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製藥為縣因號義成縣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毋以  
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禁反父骨  
也或少玄纔膚或反閱旬而獲遂以葬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親天至七歲問父笑曰若何可  
以報母笑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故南任家權見其文驚曰  
孔子稱頑回之賢以為希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後舉  
孝廉授著作為正字遷秘書知休休闔門誦書憂世南恭其入歲終  
書上考因辭召為私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程表師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輒帶或反禁不進母終因負土築  
墳覆土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與群鳥鳴翔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適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公大旱井池涸母歲疾  
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愛母且痛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之汲縣  
人異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感

亦階

亦階

劉武王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藏疾累三月不饋而崩以面主疾  
瘠刺血為書請諸神巧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飛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梁敬養

梁敬養蘇州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君母喪哭喪明有  
白為奠家懋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敬養七歲能  
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其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為下所訟敬養  
年十四詣憲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  
養子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報然今  
心憐而痛事測不可及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

梁文貞

梁文貞魏州人少從軍守邊選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墳為門  
晨夕汛掃廬墓左臂熟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  
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坐木白老馴擾然令刊  
石紀之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法季詮曰  
吾法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凌江遇暴風舟溺  
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  
葬之

徐元慶

徐元慶下邳人父爽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  
家保久之師韜以御史合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務款死陳  
于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施于讎敵人子乘也誅罪  
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以制人亂綱不可以明法聖人脩禮治  
內防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不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亂

與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求身歸罪雖古烈士  
何以加然殺人者死蓋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  
不同天物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直救巨憫刑所以生過亂也仁  
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讎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  
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  
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殺刑也師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  
其志生而趨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  
身以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實之以刑然後旌閭墓  
可也時疑其言後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  
凡為子者殺無故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  
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旌謂盜賊  
刑其矣旌其可誅故謂旌與誅甚矣若師韜獨以私怨奮吏氣屠非  
辜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胃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牛禮

梁悅

梁悅字平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請嚴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  
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  
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  
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  
則人將何法專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  
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字其義於經而深浸其文於律者將  
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殺  
者令勿讎讎之則死讎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徐元慶

徐元慶字元慶下邳人父爽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  
家保久之師韜以御史合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務款死陳  
于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施于讎敵人子乘也誅罪  
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以制人亂綱不可以明法聖人脩禮治  
內防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不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亂

不肖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九誅者，若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與各異，或百姓相讎，知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推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兇，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侯知道

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靈武人。居親喪，穿纊作冢，皆身執其勞。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始塵積，首率夜半傳項，跪而哭，烏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

李興

侯知道傳

五

侯知道，程俱羅，靈武人。居親喪，穿纊作冢，皆身執其勞。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始塵積，首率夜半傳項，跪而哭，烏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

與有五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與承粹和，篤守天經，泣涕肅然，禱應冥引，刃自御殘，肌敗形瘡，本進憂勞，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制巨痛，仍號于穹，受捧土濡，涕頭首成，貴紳齊腐，肌寒暑在，蘆革木梓，死為歌，啣殊類異，族亦相其，家肇有二，位孝道愛，與克脩厥，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丞，丞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曾魯侯，見命矣，宮亦有考，叔籍，籍莊，莊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泰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存加亦，未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覽德齡，揚芬。

林積 朋友

萬敬儒，靈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履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萬敬儒

表其家

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舉而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隱逸傳

高敬儒傳

六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禁上焉者，身戴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為性從之，雖萬乘之責猶專執而委聘也。其次擊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沈然處德，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招然而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搗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立園而不反，使人常高其風而不加，如馬唐與賢人在位，衆多其適，載不出首下，樂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然于語足，差整而志城關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有相牽於道，至既終，南萬少為仕，途捷徑，尚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其者類于篇。

王績

王績字無功，蘇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明末大儒也。獲徒河汾，間做古採六經，又為中說，以發論，語不為詩，詩不為文，文不為韻，惟中。





華宋之間為方外友

盧鴻

盧鴻字顯然博學善書繼高山開元初備禮召不至五年詔曰  
朕蓋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養幽人之介而先考父誨禁之誼豈  
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性而不能及乎禮有大倫君臣  
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空虛不足為勞有司其積束帛之具重宣朕  
旨想有以謙然易節副朕望焉鴻到東都謁見不拜曰禮者忠信所  
薄臣敢以忠信見帝拜諫議大夫固辭後下制許還山朝廷得失其  
以狀聞鴻到山中廣學盧聚徒至五百人及辛帝賜萬錢鴻所居室  
自號空極云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詁性高鯁不耐沉浮於時去居嵩山玄宗  
遣使召見與語甚悅敕符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  
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衺紙札耳使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  
野人車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  
諷天子天子重之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大曆中卒

游師正

游師正貝州人居道建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  
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  
帝更名析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涿州人事游師正傳辟殺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  
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速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盛天台在  
嶺不出康寧召至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  
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餘已况攻異端而博營慮哉帝曰治身則  
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道則國亦安矣

賀知章則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中元再被召養蒙諫帝命  
以三禮焉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爽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  
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開元擢進士超拔群類秋崇遷太常  
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京兆  
驢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即執為美說曰侍  
卿衣冠之選然要為具貧更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  
此其為間也知章晚節尤誕放越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  
監每醉輒曠辭筆不停書成元可觀未始刊飭善草諫好事者具華  
研從之意有所懷不復拒然紙繞十數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夢游  
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長詔賜  
鏡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秦系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章系結廬  
其上尤石為研泚老子彌年不出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香檳德興  
曰長卿自以為五言吹城未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  
六罹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符詔翰林因賜名以親阮養不  
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草詩者為樵內  
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遺世不選  
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約帶棲倚每至釣  
不設解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  
坊以門墜為買地大其閭號回軒甚先是門阻流水無從少游為構  
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樵隱士

羽堂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  
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水謫真卿以舟散瀟  
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若嘗聞天不名在吳興與辨捷類  
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或擊琴或天不名在吳興與辨捷類  
圖其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  
故尤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  
自益得楚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  
上元初肅宗更隱苕溪自稱陸羽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  
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楚莊貞元末卒。羽  
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蓋知飲茶矣時需茶  
者至陶羽形置湯突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  
功李李卿宣慰江南次臨澧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茶前李卿  
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擊具而入李卿不為  
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居松  
江南里多所論撰借人書常快壞舛必為輯說刊正樂聞人學請論  
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若下雨澆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存  
鐘採刺無休時補中書或織其勞茶曰堯舜微瑋補中書尚許  
賦彼聖人也吾一獨衣敢不動乎嗜茶置園顧山山下歲取粗茶自  
判品第。又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蒲藉  
東書茶籠筆林釣具然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  
比范蠡漁父補中書江上丈人後少高士召不至李蔚素與義又嘗國  
召拜拾遺郎方下龜蒙卒。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墳

美為翰林太守龍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入柳其巖

林石世保其居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一

陸龜蒙傳

三

循吏傳

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  
 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  
 也任周武王時曰穡稼無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  
 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  
 唐興承隋亂離刻剝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  
 事丙夜不安枕未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即與對  
 之得才否狀取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  
 令考於吏官待其人民夫歎愁說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  
 使者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册受後不復册  
 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木物乃遣安宗開元時已罷仍請側門候進  
 唐書詳節卷五十二

李素立

李素立魏州人武德初權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  
 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輒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  
 奈何章數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獨異以親夜解官起授  
 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用反帝曰要而不清後授秘書郎帝曰  
 清而不要乃授符御史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  
 府詔素立領之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突厥其惠率馬牛以  
 獻素立止受酒一缸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屬益畏威卒益曰平  
 薛大陽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資  
 倉粟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素立大脩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先行今騎駒奕哉薛公  
 德滂被又疏長蘆澤衛三渠泄汗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不在流  
 洲買教順為冀州皆有治各效河北稱給脚刺史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符牛依  
 婦家者久之奪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  
 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為之斷之民訟其柳允濟因令左右  
 縛民愛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蓋出民家牛管所來婦家不知  
 還曰此婦家牛我無讓知遺左右散象曰可以此牛還婦家服罪  
 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盜遺可還取  
 之既而得袍在衣衣尤異還高陽郡丞郡欲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  
 正觀初權幽州刺史卒

李素立

李素立魏州人武德初權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  
 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輒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  
 奈何章數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獨異以親夜解官起授  
 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用反帝曰要而不清後授秘書郎帝曰  
 清而不要乃授符御史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  
 府詔素立領之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突厥其惠率馬牛以  
 獻素立止受酒一缸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屬益畏威卒益曰平  
 薛大陽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資  
 倉粟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素立大脩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先行今騎駒奕哉薛公  
 德滂被又疏長蘆澤衛三渠泄汗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不在流  
 洲買教順為冀州皆有治各效河北稱給脚刺史

李素立傳

薛大陽

薛大陽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資  
 倉粟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素立大脩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先行今騎駒奕哉薛公  
 德滂被又疏長蘆澤衛三渠泄汗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不在流  
 洲買教順為冀州皆有治各效河北稱給脚刺史

賈敦順

賈敦順為冀州皆有治各效河北稱給脚刺史

賈敦明常州人貞觀時敦明州刺史賈蕪入朝常蓋空行車一乘  
其親為德焉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從瀛州刺史瀕澤池二  
水不流敦明為之開導其室處廢如數百里敦明為立堰  
甬水不流敦明為之開導其室處廢如數百里敦明為立堰  
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從以示寵  
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制敦明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  
豪橫伏下無能敢平于官敦明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  
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殺人以立威敦明止曰政在養  
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表誠始洛人為敦明刻碑大市  
旁及敦明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琬棠操碑永淳初  
敦明致仕卒年九十餘德幹歷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  
炭不逢楊德幹

田仁會

田仁會長安人羅制舉為平州刺史歲旱自秦以訖而兩大至秋遂

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四使君徒猶賊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  
雲余慶實兮禮義中君常在兮不患貧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仁  
會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逆轉右衛將軍卒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歷肥鄉令方河北饑身延間里勸人通有無敦厚燕  
指縣民獨免流散及夫人左右著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  
景駿曰今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亦教之不孚令之罪也  
因為唱流涕村校孝經使曾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折為孝子  
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奉酒食迎獨有小兒亦在中景  
駿曰方允曾未生而吾去邑亦有舊恩何故未對曰昔君為我言  
鹽館舍橋碑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留終日也  
方州刺史州府陰有變夷風無事校好記法鬼景駿為時生貢狀履

甄黑者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

韋舟

韋舟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擢明經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與  
學校也田二十四所仁化大行從江南西道觀察使舟計口受俸  
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免登草茨竹椽久燥  
則憂而焚舟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無為  
屋者受材无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  
舟以財身牲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發倉為新廩馬息不死  
柴堤杆江長十二里實以疏限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  
千頃有吏主舍十年舟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  
更所奪召諸吏曰若特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  
及期無敢違卒年五十八宣宗讀元和實錄見舟政事卓然它日  
與宰相語元和特治民執第一周擇對曰臣常守江西舟有大功

韋元賞

德被八州殺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德使紀于長  
反於舟上冊功狀命功于碑子宙為永州刺史俗不知法  
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推為生之宜戶給之禁常平倉收穀餘  
以持之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歸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象十相  
保常先期湖源生零陵者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  
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  
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咸通中卒

薛元賞  
薛元賞仁宗所末為寧武節度使罷河口狼狽人以為便拜京兆  
尹都市多使少年以然墨鏡覆眼矜誇力割致坊閭爭元賞到  
府三日以惡少杖死三十餘人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  
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也軍估勢後有縣元賞數與爭不少  
讓由是軍暴折戰百姓頓安宣宗立拜昭慶節度使卒

何易子

何易子為益昌令刺史崔仲常乘春與賓屬沈舟出益昌安素民挽... 易子丁寧曉指在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 追下戶或以俸代輸績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 老遠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尊待不過三人廉約盡資性云

儒學傳

左

儒學傳卷三十二

何易子傳

五

高祖始受命錫類夷荒... 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士國學始置生七十員取三品以上子... 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 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 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 太宗身處機上... 風壤露沐... 三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 洪文館悉引內學士皆宿更休聽朝之間... 所以成教或曰及夜文... 未嘗少息... 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蓋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數... 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 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蓋生員并置書第一學皆有博士大抵諸... 生員至三千二百員元武也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

何易子

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詩禮堂者凡八... 千餘人軒後秩曳方發闕閭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希又... 五經學缺頌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為義疏... 詔前代通儒梁皇侃... 弘正張機隋何妥劉焯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 夏公羊高叔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 馮翊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滂二十一人用其書行... 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 正觀寧不其然高宗尚書... 初孔穎達等始置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釋瑞葉三牒... 即罷元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 天子尊禮不致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學鴻儒至六... 儒學傳卷三十二

儒學傳

左

儒學傳卷三十二

儒學傳

六

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為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焚殆官勝私... 褚爽脫幾盡章甫之徒初為縵胡... 亂未之得安暇語正觀開元事哉自楊師鄭餘慶鄭元等以大儒輔... 政議優學科先經義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 石張參等是正批文參寥一二可紀由是朝之始未嘗不處於艱難... 而後敗於易也... 已定必以文治之不者是病損而進... 治之不免霸且監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 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守... 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得無它大事業者則以為儒學傳

徐曠傳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博覽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 人文遠從之賢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

...被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天復研辨其說  
...方正舉動絕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  
...文遠及包禮補徵德明魯達為學官禮部侍郎世充左氏  
...有文遠禮有補徵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尚祖幸國學  
...觀釋英文遠發春秋題論難辨生隨方占對莫能服帝異之卒年七  
...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

陸元明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  
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  
數經倚貴縱辭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世充平  
秦王辟為太學博士尚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淳房慧兼道士劉  
進善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備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  
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遷國子博士卒論撰其多傳于世後太宗閱  
唐書節卷五十二

陸德明傳

七

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賜之

互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國像亮為題名字書里疏十八學  
士時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

曹憲

曹憲仕隨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  
家尤邃自漢柱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謀  
校宛珠叢視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識于秘書。正觀中以  
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祭之太宗嘗讀書有奇  
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註獲驗詳復帝咨尚之。憲始以梁  
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  
是其學大興云

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琊人少博覽精敏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

...未用牛力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開。尚祖入開講見長春宮  
...授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  
...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嘗嘆五經去  
...聖遠傳習復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詔諸儒議於  
...是日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傳文隨方曉吞韻據該明  
...倍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  
...師古籍在柳素流先貴勢雖尚富室子亦窳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  
...為彬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責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  
...無聞焉後宜自戒復留為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  
...接及是頗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後沮乃閭門謝賓客巾褐褻帳云云  
...義反故情蕭散為林壑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  
...唐書節卷五十二

顏師古傳

七

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延  
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知博士雜  
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論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  
特諸儒謂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  
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

五註

五註正觀中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藏于內庫太宗自武德以  
來詔誥大事多所草定太宗文練時事長於文誥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十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  
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  
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匪揚  
元感家得免。太宗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琊人少博覽精敏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

然不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試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  
矣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家必  
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深尊極之位術聰耀明待才以肆則上下不  
通君臣道乖自古成亡莫不由此帝稱養。除國子司業致諸儒議  
層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養勞加散爵常侍爵為子臺太子令領  
達講經單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稱不法領達爭不已乳夫人  
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刻切愈至後  
致仕卒。領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漢義贊詔改為正  
義六雖包贊異義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允博士馬嘉逸駁正其  
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權為司業三世司業府人美

五註以本官為學士立本國錄亮為養題名爵里號十八學士  
書書卷五十三 孔穎達傳 九

特在選中者天下謂之登瀛州 附志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貌極醜也希及敏悟絕人每讀輒數行同盡  
博貫經史高祖推為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  
其體又廣所傳人以為法高麗使求之帝數曰彼觀其書固謂  
形貌魁希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及及疲乃布坐至  
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  
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草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  
號慟年幾未克娶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糲絮潛置席下通  
覺即徹去登孤母檢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  
意臨做以求養教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禮緒緣良亦  
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事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後一字直五萬  
君豈得此曰既與詢曰吾聞詢不釋然養皆得如志君豈得此

如何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曉自於  
以程毛為筆履以兔毫管皆非是未嘗貴

朱子齊

朱子齊蘇州吳人正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  
急帝顧子齊散騎常侍時節翰有平三國之威子齊有散騎夷人華  
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齊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為講  
大雅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齊唯唯 至其國為  
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遣有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遷  
洪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錄藏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  
齊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  
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齊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  
讀錄飭每侍安帝命論辭群臣息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

張士衡字季直南郡南鄉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學劉執思見之奇其  
操請父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大業好起  
諸儒發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  
宮帝權為崇賢館學上太子常問事佛管攝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  
清淨仁恕爾如貪林鑿窟林鑿窟雖煩財事之無損於爾且善惡必報  
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禍祿未及而  
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子大隱  
儀鳳中為大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  
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特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  
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大隱沈正不說後有大臣體

張嗣宗

張嗣宗蘇州崑山人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受秦王及太宗即位  
進燕王諮議帝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應天下



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者為可定然後長離關右帝業可成至  
是自陳所書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  
門人三千建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天下封臣之功過於  
先聖帝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詔於君今尚記  
之帝問欲何官因謝不敢帝曰朕從知授經卿後朕求官何所疑嗣  
宗頌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永徽中致仕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元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集諸生講  
論劉焯焯劉執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  
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  
峻嶽力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水生於水而寒於  
水其謂此耶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  
學以教王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帝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

蓋文達傳

齊徵遠近宗仰終國子祭酒

谷那律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緒遠良掌簿  
為九經庫選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為而  
無漏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蕭德言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正觀時歷著作即弘文館學  
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親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東次經史百氏  
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  
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荅曰對先聖  
之言何復懈勞

許叔牙

許叔牙字延基向舉人正觀時拜洪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造微詩

蓋文達太子寓村司經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子  
儒字文舉高宗時為奉常博士初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  
天說李淳風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  
主象故名曰帝周官書五帝四郊又有祀大帝者不言天知太微之  
神非天也經釋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立為一玄折而二之曰圓立  
曰郊非置人意經覆父與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  
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配  
六天說止祀昊天方立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  
詔曰可祀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郝俊  
等奏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博士等請猶武德詔書明  
年詔圓方二立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  
五天帝於明堂

敬祐

敬祐河東人貞觀初遷進士第遷太子司議即時初置是官尤清遠

敬祐傳

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貨品安高不得歷此職及與令孤德榮等撰晉  
書一私九例皆指敬祐也宋徽中歷給事中始猶與許敬宗高祖  
實錄房元齡嘗稱敬祐之流乎元齡慮類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敬  
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草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  
劉納言皆名家伯莊著漢書百餘卷秦景通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  
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

即餘令

即餘今定州人博學驥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  
為王交元軌每曰知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於相為林

徐齊肅

徐齊肅字時道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為

既得進四舍人成初紹興厥簡長子弟得事東宮齊帥諫以為  
德表頌肩之齊解辨刑任使在左右非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左  
右惟其人之義。子堅字元固幼有敏性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  
第為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此  
犯大逆詔使者勸當得實報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所訴無由以  
就亦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今  
覆奏則死者無恨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恩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  
慶善禮學筆就實疑胸堅為申釋常得所未開屬文典厚再恩每目  
為鳳閣舍人樣。(元)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  
知院事帝大誦集賢樓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後其寵堅見遠  
命徽之則曰君子為取多尚人堅於典故多所詣識諸高會凡士  
常譏次高選卒年七十餘齊膳姑為太宗克察姊為高宗婕妤皆明  
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子矯字巨山遷中書舍人父子  
相次為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徐齊聘傳

主

路敬序具州人少志學及不覆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後擢進  
士遷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虞邱儀典武冠之尤明姓系自魏  
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累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存初姓諸  
學唯敬序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頴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  
氏

東和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二

東和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沈伯儀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初韋萬石議明堂大饗  
奉上帝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  
祀吳天上帝乾封詔普祀五行帝兼祀吳天上帝普從貞觀禮儀  
鳳初顯慶禮上元廟詔祀事一月周制今應何樂(高)宗題集諸儒  
議未定於是太黎參用貞觀顯慶二禮重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立  
義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配天孝之大尊之極  
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吳天之祭宜  
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  
儀曰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  
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三

沈伯儀傳

乙

高宗配五天帝元萬頃等議令禮吳天上帝等五祀感帝高祖太宗  
兼配以申孝也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兼祀五帝  
當如舊請奉高宗配焉自是郊立三帝並配云伯儀歷祭酒修文  
館學士卒

路敬序

路敬序具州人少志學及不覆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後擢進  
士遷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虞邱儀典武冠之尤明姓系自魏  
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累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存初姓諸  
學唯敬序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頴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  
氏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人雅明經高第所撰書糾錄春秋振滯禮絕等凡數  
千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諸傳也而徐堅等皆其異聞

王昭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執耒耨學工草隸為書取庸足  
論遂發  
然悲慕未盡而踊辭之情差未祥而郭然哀傷已餘而孤藐之懷更  
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  
為節之以禮厄如之何又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婚服孔鯉不能過  
恭哭毋彼詎不懷畏名教之教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感

王昭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執耒耨學工草隸為書取庸足  
論遂發  
然悲慕未盡而踊辭之情差未祥而郭然哀傷已餘而孤藐之懷更  
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  
為節之以禮厄如之何又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婚服孔鯉不能過  
恭哭毋彼詎不懷畏名教之教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感

王昭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執耒耨學工草隸為書取庸足  
論遂發  
然悲慕未盡而踊辭之情差未祥而郭然哀傷已餘而孤藐之懷更  
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  
為節之以禮厄如之何又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婚服孔鯉不能過  
恭哭毋彼詎不懷畏名教之教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感

尹知章  
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本官所  
張齊賢

王昭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執耒耨學工草隸為書取庸足  
論遂發  
然悲慕未盡而踊辭之情差未祥而郭然哀傷已餘而孤藐之懷更  
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  
為節之以禮厄如之何又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婚服孔鯉不能過  
恭哭毋彼詎不懷畏名教之教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感

王昭宗承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貧執耒耨學工草隸為書取庸足  
論遂發  
然悲慕未盡而踊辭之情差未祥而郭然哀傷已餘而孤藐之懷更  
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  
為節之以禮厄如之何又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婚服孔鯉不能過  
恭哭毋彼詎不懷畏名教之教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說聖人而元感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敗走素據  
 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勸以誠信英豪  
 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你不俟終日君素不從楚賢自歸授侍  
 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都督刺史皆有名。冲  
 好學多所研總(景龍)中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  
 其後門貴與替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及冲共取總勿  
 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繼物故先天時(睿宗)復詔冲討  
 綴書適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  
 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  
 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朕之上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陶禹姓  
 曰姁氏曰有夏伯足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  
 唐書柳冲傳

柳冲傳

柳冲蒲州虞鄉人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敗走素據  
 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勸以誠信英豪  
 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你不俟終日君素不從楚賢自歸授侍  
 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都督刺史皆有名。冲  
 好學多所研總(景龍)中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  
 其後門貴與替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等及冲共取總勿  
 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會元忠等繼物故先天時(睿宗)復詔冲討  
 綴書適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  
 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  
 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朕之上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陶禹姓  
 曰姁氏曰有夏伯足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  
 唐書柳冲傳

柳冲傳

之行辭則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亂見之諸崇  
兄之諸崇則教化之風美迥可與古參矣昔賈弼漢姓氏簿狀甄新  
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  
為選賢讓百家譜以助餘序文傷寡者王儉又廣之王氏之學本於  
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冲章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  
時謂肉譜至魏太和特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學選格  
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  
史撰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累遷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  
西十道一河內二河南三河東四河北五山處六平七楚八揚九越十  
實才權貴請不能阿撓權中書舍人關元初進兼昭文館學士篤  
學于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為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每  
實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  
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經錄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  
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譜別會卒益曰文

張踐猷

張踐猷字伯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負知章陸象先章述最  
善知章嘗號為龜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章文儒異等同校  
秘書省學士以叔父夜哀勸歐血卒

孔若思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祖紹安安知名陳仁家居郭勵志于學外凡虞  
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運或有第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為壽竹  
以文辭稱時謂孫孔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行遺以遺  
遂良書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得爾此為多  
矣更還其半羅明經歷庫部郎中章曰代位至即山尺突能古置止

水一石明自足意申初相參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  
軍必咨贊後行三出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選見刺史不  
肯致恭若思劾奏別為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選見刺史致恭自若  
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從父積登監御史門無笏謁時  
識其介子李綱字季和永昌初稱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  
隋讀史可比謝琬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章述蕭  
顯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則去之劉訂  
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章而妄紛紛耶初書成  
以示章述述謂可傳又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大丈夫奮筆成  
一家書奈何因人搖動有死不可改遂題時述又顯士冲皆撰類例  
而至書播工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讀史家價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  
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權明經第累遷脩文館學士中宗  
將南巡詔定儀典時祝欽明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章紹等固爭  
以為如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兵不以地配  
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地配故后不得與有時章巨源佐欽明故無量  
議後元宗為太子拜侍讀撰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  
立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母夜廬墓左鹿犯所植松  
柏無量說許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塗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  
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幸東都上言昔虞舜之等  
秋山川禱祥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  
陵君若過趙封崇報後孝章祠相譚家額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陔  
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禮樂絕  
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敬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  
到東都收序唐初建會功臣世絕者錄在文獻或得承統帝的其言

褚無量

褚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權明經第累遷脩文館學士中宗  
將南巡詔定儀典時祝欽明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章紹等固爭  
以為如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兵不以地配  
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地配故后不得與有時章巨源佐欽明故無量  
議後元宗為太子拜侍讀撰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  
立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母夜廬墓左鹿犯所植松  
柏無量說許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塗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  
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幸東都上言昔虞舜之等  
秋山川禱祥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  
陵君若過趙封崇報後孝章祠相譚家額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陔  
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禮樂絕  
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敬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  
到東都收序唐初建會功臣世絕者錄在文獻或得承統帝的其言

元唐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允通政訓及進士第某選頭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肺膈膝腋皆天賦之資也若以之供滋膳參木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音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力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投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括拔括拔乃元龜之生也古折恨史無編余題漢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天而生故地而長恨史無編余題漢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

元唐

尚之。有人破古史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洪文儒學士元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通引國子博士范行恭等采獲列經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也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出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題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行冲意請備問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原成之注魏氏通有列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得鈎黨歎起康成於寬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在探密密謀察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訖而鄭學有跡矣雖扶鄭義條例支分歲石間起增章百篇總內兩詳古之元龜未終然之精簡則正史諸帝皆以周公

元唐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允通政訓及進士第某選頭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肺膈膝腋皆天賦之資也若以之供滋膳參木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音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力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投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括拔括拔乃元龜之生也古折恨史無編余題漢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天而生故地而長恨史無編余題漢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

句之士堅持苦言猶厭不中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易相違旁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尚書決元城與書曰浮學守株教非非正自古而然恐以道未信而獨智為護一也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誠曰今明廷專章句內學君獨備古義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不肯置博士忿恨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幼肅短詔遣張融按經問語融推疑是非則肅對對於歲時四也王祭曰世無伊維以東准漢以比康成一人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祭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三篇王劭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登載三百七大夫耻為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許不依博定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

元唐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允通政訓及進士第某選頭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狄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肺膈膝腋皆天賦之資也若以之供滋膳參木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音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力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投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括拔括拔乃元龜之生也古折恨史無編余題漢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天而生故地而長恨史無編余題漢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

王仲丘許州瑗邪人開元中為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祀昊天上帝於圓立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逸王王者必感以與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禮備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服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祭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兩郊願交禮祀昊天上帝于圓立臣竊尋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帝帝用盛樂鄭元說上帝也祀天別號祀于圓立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今合而貞觀禮祀五帝矣請二禮



漢書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康損益... 補貨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 衣囊章形章首... 士甸子陵最卓異士甸撰春秋傳未... 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 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勞求...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 與刻秋書令則儒者肆... 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亦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 各有四科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 聖人不敢輒改也... 聖人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 紛紛助所階已

章形 章形京兆人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 朝界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形與裝堪議曰傳曰於非外至生子心者... 也是故聖人等姓字布簾巨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成在所以饗宗... 朝交神明全孝敬也... 謂之藥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 二物不可亂也... 積古弗敢以孝恩之極而益禮弗敢以百品之多而濫水... 願罷天寶所增奉園殿以奉宗廟以禮兩得其宜帝曰是禮先帝

唐書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康損益... 補貨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 衣囊章形章首... 士甸子陵最卓異士甸撰春秋傳未... 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 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勞求...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 與刻秋書令則儒者肆... 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亦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 各有四科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 聖人不敢輒改也... 聖人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 紛紛助所階已

唐書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康損益... 補貨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 衣囊章形章首... 士甸子陵最卓異士甸撰春秋傳未... 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 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勞求...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 與刻秋書令則儒者肆... 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亦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 各有四科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 聖人不敢輒改也... 聖人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 紛紛助所階已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帝嘗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墜萬歲天下...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節發居天下所以安此卓卓... 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 張薦等共劾京輔政要位大臣時因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奪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遂廢。帝怒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帝諭遣京... 阻駁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中... 開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節卷五三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帝嘗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墜萬歲天下...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節發居天下所以安此卓卓... 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 張薦等共劾京輔政要位大臣時因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奪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遂廢。帝怒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帝諭遣京... 阻駁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中... 開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節卷五三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帝嘗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墜萬歲天下...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節發居天下所以安此卓卓... 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 張薦等共劾京輔政要位大臣時因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奪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遂廢。帝怒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帝諭遣京... 阻駁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中... 開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節卷五三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帝嘗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墜萬歲天下...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節發居天下所以安此卓卓... 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 張薦等共劾京輔政要位大臣時因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奪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遂廢。帝怒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帝諭遣京... 阻駁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中... 開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節卷五三

陳京字慶復善文辭帝嘗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德宗在奉天關... 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墜萬歲天下... 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節發居天下所以安此卓卓... 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 張薦等共劾京輔政要位大臣時因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 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奪與帝不聽京正色極道不可以死請北... 遂廢。帝怒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後對廷英帝諭遣京... 阻駁走出罷為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趙資請... 上民至架二千中... 開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誰實召亂對曰德宗始即位... 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殺宰相非其人姦佞... 唐書節卷五三



許康佐

許康佐，字宏，解連中家，貧苦，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康佐已為九秩，余皆不答，人過知其為親，後為翰林，傳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龍禮帝，請春秋至，問殺吳子餘，問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彊，不致對，帝笑，後觀書，遂聚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關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適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康佐知帝指因辭，疾卒，諡曰

許康佐

許康佐，字宏，解連中家，貧苦，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康佐已為九秩，余皆不答，人過知其為親，後為翰林，傳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龍禮帝，請春秋至，問殺吳子餘，問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彊，不致對，帝笑，後觀書，遂聚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關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適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康佐知帝指因辭，疾卒，諡曰

許康佐

南

文藝傳

唐天下三百有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變於江左，徐風，綿句，韓章，魏合，低昂，故王揚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離騷，又索理，致崇雅，熙得，氣益，離騷，則燕許，擅其宗，吳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數大附正元，開元，大曆，元和中，美才輩出，嚙嚙，道真，西，冰，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前，洪，李，翔，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亦，厥，抵，韓，晉，魏，反，談，也，上，乳，漢，周，也，也，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其，極，也，若，侍，從，騎，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張，揚，炎，陸，質，維，德，興，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謂，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就一藝，自中智，以逸，將以取，成，者，有之，朋，黨，飾，偽，者，有之，怨，望，幽，囚，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同，且，聞，譚，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排，而，不，忘，納，若，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楊，若，若，文，應，物，沈，亞，之，關，防，祖，詠，薛，陽，鄭，公，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文藝傳

文藝傳，唐天下三百有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變於江左，徐風，綿句，韓章，魏合，低昂，故王揚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離騷，又索理，致崇雅，熙得，氣益，離騷，則燕許，擅其宗，吳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數大附正元，開元，大曆，元和中，美才輩出，嚙嚙，道真，西，冰，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前，洪，李，翔，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亦，厥，抵，韓，晉，魏，反，談，也，上，乳，漢，周，也，也，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其，極，也，若，侍，從，騎，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張，揚，炎，陸，質，維，德，興，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謂，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就一藝，自中智，以逸，將以取，成，者，有之，朋，黨，飾，偽，者，有之，怨，望，幽，囚，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同，且，聞，譚，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排，而，不，忘，納，若，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楊，若，若，文，應，物，沈，亞，之，關，防，祖，詠，薛，陽，鄭，公，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文藝傳

文



蓋於坐李重將死曰嘗言有孝子吾不知若納誤我嘗言免官張東都後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吾不嘗言拜謝后令賦歡喜詩歡盡其文檢著作佐即入為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初嘗言病甚宋之問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尚何言然吾在火壓公等少與李嬌推蘇味道為文章四交世號推李蘇杜嘗言生子開明生甫

互註方外十友 陸爽餘傳

杜甫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策困長安天寶十三年元宗朝獻太清宮觀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明皇幸蜀甫上曰此者邊區之論朕所不取實者李邕嘗言四杜甫傳甫之與弟穎之官宜與各曰其書此書處皆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一人押院中使一人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怒預以來承係守官十一世迨嘗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親先臣故事按泥塗之久奪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梓州瀟服發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瑄為布衣交瑄時敗陳濤科又以客董延蘭深罕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錡曰甫若抵罪絕言者後帝過解州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立為卿儀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臣歎其功未就志氣挫切願陛下察細錄大何以冒死稱述涉近軒激遠年臣陛下下被臣百死再賜骸

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自是不其省錄時所在冠奪甫家寓於... 然生驚懼弱至微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以為華司戶參軍開輔餉餉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粟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馬武甫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持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適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作中街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梓州避嚴武中出置廢下江陵沔沔相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適得還令嘗鎮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業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挽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甫傳

論曰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夫藉不偶與運耳使揮酒盃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堅子蓋非張者嚴武嗜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視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高力士貴煥燄於手李太白使脫靴帝前黨二子胷中亡有其能然和房瑄為將相無成子美排撥忌統疏中救郭子寄化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房於說誘之餘識郭於縲繼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罕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獎譽為伍曾不知沈宋前賦溫李雅體果若是班乎

贊曰唐興詩人承漢風流浮藻相於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骨浮切不差而晚律詩競相仿襲迷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持筆者質反好麗者壯達人得一弊皆自名所長至前漢馮衍

高狀兼古今而有之宅人不足而廼餘殘存廢後  
亦以清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米未有如手美者前又善  
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稟世說詩史皆稟稹愈於文章慎  
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古長誠可信云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  
作指瑕以摘其失繇德初高祖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  
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  
脩撰是時諸王閹雖勃戲為文綴英王羅高宗怒曰是且交構之漸  
也斥出府勃既廢客鄒南嘗登葛洪山對古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  
功賦詩見情聞魏州多舉草求補參軍衛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  
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縣程  
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  
唐書卷十四 王勃傳 六  
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  
序以夸客因出紙筆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  
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題巖然上覆勃曰天才也請遂成  
文極歡罷勃獨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  
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  
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獲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  
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  
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將盡得其要勃死勸勵  
兄弟助皆第進士  
劉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群臣  
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劉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然皆卑卑人  
差服兼天官侍即始裝行儼與選見勸與蘇味道曰二子皆銓衡才  
至是語驗初勸勃者才名故易簡簡三珠樹福壽少子勃亦有

文稱爾輩純韓思考思考戲曰武子有馬辯君有舉兒辯王家辯何  
多邪使助出其文思考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如俱在虜  
感質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曰吾現在虜前  
耻居王後議者謂然炯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奇至官果以  
箴酷稱吏稍忤意擢殺之不為人所多平官下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賦賓王不  
答歷武功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  
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憤但  
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嬰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  
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  
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  
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蓋而不裁  
唐書卷十四 駱賓王傳 七  
王耻君後信然媿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  
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夫問  
朝隱如飛服視燕歌飛舞觀者忘疲若頽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  
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崇先如豐  
肌膩理雖樸華可愛而之風骨張九齡如輕練素練實濟府用而容  
邊幅王翰如瓊杯玉宇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為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  
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戰懼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謀所得  
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  
言狀迺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機其不知守鳴鏑之險其離  
交報曰謹聞命使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殺萬頃機外會殺



謝安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忠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  
陛下寬之使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與月附禽息此  
郭之陳大願畢矣疏奏甚得減死。邕早有名重義愛士父外不  
與士大夫接見既入朝人間傳其肩目乘異至汗涸聚觀後生望風  
內謁門巷填隘以號稱不得出為北海太守李林甫素忌邕因傳  
以罪詔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  
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  
北海盛哉用掌謂邕如干將鏃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  
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  
賄謝吹遊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賦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世號連綿書強志  
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博通古今元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歲遣  
使未擇天下姝好及內之後宮號苑苑為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  
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獵進左補闕。從東  
巡帝引頓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鳴弋不鳴  
未為瑞鳥射狼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引  
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仰惟太過或刑柯訖  
動何羅竊殺過嚴厥罪清聖職單于汚宮廡何以塞責帝順納  
蕃夷出仗收工部侍郎卒以李善釋文選為繁縷反老與呂延濟劉  
良張統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  
十歲通詩書蘇頌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叟父韓舉裝敗  
吳叔明陶沔居祖萊山日飲飲竹溪六絕。天寶初至長安性

見其如草如草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  
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欲飲醉  
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帝召入而白已醉左右  
以水漿面頰中稍稍解獲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窮思帝愛其才數宴  
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鞋力士素貴耻之獨其詩以邀  
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亦容益驕放不自  
與賀正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  
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  
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  
十餘白時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終焉父卒塋東  
麓元和末觀察使心傳正祭其冢訪後裔惟二孫文燾為民妻仍有  
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塋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塋立二碑  
馬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裝吳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張旭

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斗狂走庭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  
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  
求月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效欲以家藏耳旭  
因問所藏蓋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  
見公主權夫乎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顛顏真  
卿云

裴旻

裴旻與孫佺北伐為吳所圍旻首登吳奇引本東明湖為句如所  
謂始去受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吳驚引去後守北平  
北平多風旻善射一日得兔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兔也上  
見兔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旻不信怒馬馳之言悉出裴旻

小布後地大吼吳西祥易弓矢皆隨自是不復射門張而易其

王維

王維字季詒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奉交關元初縉進士累遷尚書右丞弟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類縉五長臣在省第縉遠衣頌歸仍任官放田賦使縉歸之京師縉者不之罪久延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縉卒疾其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書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家貧賣人廬左以迎寧薛諸王符若師交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幾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藝能食不營其衣不交絲別置在朝川地奇饒有華子周歆胡竹里館柳浪菜更許水畫反辛夷地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鄭愛

鄭愛鄭州人天寶初明為協律郎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愛為博士愛聞命不知廣文館司何在執事相率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君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愛乃就職。初愛追納故事可誦者得四十餘篇蘇源明名共書為會粹又夏香園山水好書常若無紙於是慈恩院貯柿葉數至數往日取葉書歲久殆無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人署其尾曰鄭愛三絕題辭作即後數年卒。愛厚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象案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食的甚濬如也杜有樂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德云。鄭相如者師事愛謂愛曰開元蓋三十年當改元蓋十五年天下就賊臣位公當行為官願守節可以免故愛益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關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正字子時裴耀卿弟縉皆先進各其才與約縉由是名播天下。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縉陽於是尹徵王恒盧吳等皆執弟子禮以校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已謂廣使參軍縉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權無庸之瑣貨家本枝以自庇雖先獲而或驚非和羹之正味以繼林甫云君子恨其補掌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序事依違失褒貶不足以訓迺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授揚州功曹後客死汝南迨旅門人共益曰文元先生。穎士學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等數十人由獎目皆鳴名上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與兄事元德秀而交商賈頗真卿柳芳陸探李華邵勣趙璘時人

蕭穎士傳

穎士商頌柳陸李肅邵趙以缺全其交也所與游者獨與華齊名世號蕭李嘗與李華陸探游洛龍門墳路傍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題賦畫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故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其夫否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互註以中古易今世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少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若百鍊之剛不可在使當慶與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操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制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方傳元德聞蕭氏風者五尺之童羞稱曹陸健爽尚時時中

李華

李華字叔微越州人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高然許每慕汲黯為  
人累中進士安辭科第以等第未滿而文三篇試之其辭天寶  
中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交結所在橫行華出使勃按不撓州縣  
蕭然安祿山反(元宗)以蜀華母在蜀欲開行華母以此為益所待為  
署鳳閣舍人華自傷不能完節奔居江南上元中(宗)以左補闕召之  
華喟然曰烏有廉節老親欲荷天子龍乎籍族不拜大曆初卒初  
華作舍元殿賦成以元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  
總麗少安傑氣諷士德奏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  
思研推已成牙為故書雜置荒書之夜(宗)反它日與穎士讀之稱  
上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宗)子

李華傳

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攝進士第十(所)善張巡死節雖陽人媚其功  
及以為(肅)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  
之事養死辜之孤厚死以慰生撫存以存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  
其君也自逆胡痛亂張巡忠誼奮發舉為合守雖立潰賊心腹及哥  
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西過岐雍群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  
城不為却城敵繞出巡後以獲江准巡退軍唯陽死東南咽喉自春  
迄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賊斃屍凡十餘萬  
賊不敢越唯陽取江淮江准以全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指  
香羸起病摧鋒陷壁三軍敢勇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辭  
慢心兇徒精貢白曰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  
守死臣切痛之夫忘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挫節而死非虧教也  
新感以憂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為  
國者錄用棄取今者乃欲戮巡之罪是殺教也節不以功掩過不

刑惡情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有從賊  
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旋奮身死節以勸義旅不  
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唯陽無唯陽則無江淮今  
既歸一戰大羊駝比王師棄其西巡托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  
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終固守以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人則巡  
之情可求矣巡身首分裂將士散骸不掩宜於唯陽相擇高原起大  
冢招魂而塋旌善之義也若不時紀錄日月沒悠或掩而不傳或傳  
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倘得刊于史官死骨不  
朽帝慈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遷翰林學士卒

李華傳

觀字元賓舉宏辭連中授校書郎卒觀為文不旁公前人時謂與韓  
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  
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華愈窮老  
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速愈之質云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入巷難隱鹿門山年四  
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於  
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  
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稱拜自謂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  
帝曰然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卿奈何誣我因放還開示末病至  
王維過郢州蓋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字成通中守鄭誠謂賢  
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平

于公異

于公異蘇州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宗)  
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宸靈固維慶不矜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  
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後以不(宗)而卒



虞論

虞論字允言河中人崇朝京師時律學年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  
中帝有所作假使廣和論與古中學韓翃等錢起司空曙苗發崔  
綢張翥等亦夏依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類知制誥  
將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執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起吳  
興入天寶中舉進士與知士元齊名特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即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為本州州佐縣令開越地肥街有  
山泉禽魚雜然通文管吏事不肯北官及常察為觀察使始擇縣知  
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釣禮觀游舉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  
相勸仕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  
下選特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  
文章深初回復明辨與詹交善卒詹為詹友解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其信過其  
家使賦詩操筆揮翰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  
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  
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恒出心乃已。初  
賀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  
所得皆驚絕去翰墨哇涎當時無能効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  
皆合之被管為協律即辛年二十七

吳武陵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繼擢進士第淮西吳元齊叛武陵遺書曰今  
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足下莫若籍士馬士彌歸之有司元齊得  
書不悟入為太學博士元和初敕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  
咸祖道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神

李頌字德新陸州壽昌人少秀悟其屬辭於詩尤所長擢進士第遷  
武功令畿民多精神策軍吏以其積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頌至有神  
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頌即械送獄蓋條宿惡請於尹嚴之妻  
婦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獲者發五百五十年方歲饑頌  
發官倉賑民浚渠按故道新水溉田數以大益懿宗嘉之遷侍御史  
守法不阿拘累遷都督負外郎表巧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

李頌

李頌字德新陸州壽昌人少秀悟其屬辭於詩尤所長擢進士第遷  
武功令畿民多精神策軍吏以其積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頌至有神  
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頌即械送獄蓋條宿惡請於尹嚴之妻  
婦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獲者發五百五十年方歲饑頌  
發官倉賑民浚渠按故道新水溉田數以大益懿宗嘉之遷侍御史  
守法不阿拘累遷都督負外郎表巧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

李頌傳

李頌字德新陸州壽昌人少秀悟其屬辭於詩尤所長擢進士第遷  
武功令畿民多精神策軍吏以其積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頌至有神  
策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送頌即械送獄蓋條宿惡請於尹嚴之妻  
婦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獲者發五百五十年方歲饑頌  
發官倉賑民浚渠按故道新水溉田數以大益懿宗嘉之遷侍御史  
守法不阿拘累遷都督負外郎表巧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

方技傳

凡推步卜相筮乃皆夜也餘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殆非積習  
致然然士君子餘之則不近不流不為不為八人餘之則近而八

劉敬儒而弗通大方矜以存報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亦之  
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進諫許嗣宗不著方劑書嚴諫諫不令乾陵  
乃卓然有益于時法可珍也

李淳風

李淳風咸州人幼爽秀通群書明步天曆算以將仕知直太史局制  
彈天儀鼓棟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改太史令天官得秘藏  
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官中又四十  
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  
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  
四十年而老若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社者多  
後而逞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承其言止淳風於占侯吉凶若節執  
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撰麟德曆代  
代實曆候者推最密為太史公卒

許嗣宗

許嗣宗仕陳為新蔡王兵參軍凡察視疾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  
世者答曰豈特意耳忍瘵情則得之脈之脈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  
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瘵值惟用一物攻之  
氣純而愈遠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瘵病多其物以幸有功瘵不  
知元廣諸原野其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亦能專  
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蓋著方劑終無益於世也吾所  
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

袁天綱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  
臺學堂全且博符以文章顯綽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  
謂拙而如死當以武據官然三君久皆得健吾且見之武德中結俱  
以事流萬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見寶九曰君伏願買玉枕補角

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達時臣固昧之  
○風俗之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龍鳳頭  
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初九成官令視其文木曰學堂蓋表  
有過自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  
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君若伏碑貴騰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  
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悅  
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

明崇儼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蓋得其術以奇技  
自名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靈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  
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族氏氏老人圍  
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儼風中為盜所刺  
桑道茂者齊人善太一道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  
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朱泚反帝蒙難奉天願以濟是時  
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剪滅矣至憲宗乃驗

列女傳

女子之行於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詩書所載  
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則不及於家唐與風化  
漸泯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婦宛敏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  
辱

序

唐書卷五十五 李淳風傳 五

其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譽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  
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秀元齡妻

秀元齡妻元齡微時病且死諒曰吾病華君年少不可棄君善事  
後人處位入誰中則一目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念禮之終身

鄭義宗妻

鄭義宗妻盧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兼順夜盜劫其家盧胃刀  
立姑側為賊梓挫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以異為獸者  
以其有仁義也今鄭里患難尚相赴况姑可棄棄耶若百有一危我  
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李會母

李會母者有淵識會為監舉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廉問于吏更  
曰御史米不稟也又問車齋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致歸餘米償

李會母傳

其庸諸御史聞之有怒色

堅正節婦

堅正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逾年廉死夜忽夢一男子求  
為妾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陋召也即截髮麻衣  
不蓋飾垢面蓬覆自是不復更刺史白大威欽其疎疏堅正節婦表  
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高敬妻

高敬妻秦敬為趙州刺史為默愛所攻州陷敬仰藥不死至默愛所  
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敬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  
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愛知不可屈乃殺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悅妻也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悅為項城令以備

小城賊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况曰兵少則之若何婦曰然  
守則地賊地也舍廉府庫皆兵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  
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况乃召吏民入庭中曰宜相與死守我位許  
諾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費以軍旅侃中流矢還家婦貴曰  
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于米也侃遂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  
引去賊卒先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鄭保英為刺史城且陷  
妻與率家僮女丁棄城不下賊詔封賊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  
玄應妻高熊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  
清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封賊滑濮節度使許叔  
箕表其忠皆捕果敢雖敗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慷慨知君臣

外戚傳

外戚傳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宋宗  
發責梓族實賜正親府內里無敗家高宗二宗柄後乾私蓋亂朝廷  
武韋諸族老嬰頭血一日同汗鉄乃二張無反並所月張等  
少帝再敗後諸族無少長皆誅或謂高宗初年法行  
近親表表稱救天寶帝明季政犯宗階召反勇深獲天下楊氏之  
類類不遺山國中子及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休甲  
第厚貨無救同火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關尹參駁後宮雜多無  
赫赫顯門亦無刀鐮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賄取名少者取責雖  
所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來平天下定國以高宗武平一之織  
王不與子孫時吳淑之志此言不虛半教宗事見此  
飛線內者自見別傳云

武士

武士  
武士樓字梅區高祖領也分晉休其家因故領樓從平京師為漢

公自言... 武帝... 昭示冊為帝子元慶

武三思

武三思元慶子也... 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

互註三思當國苛取民資產... 庫百餘舍聚兩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

楊國忠

楊國忠大真地之從祖兄... 國忠獲視其家因與妹適所謂國夫人者

天萬討之戰... 南院為選式... 忠劍押劍無賢...

其貪集百官... 自議殺第署一字... 可否又便... 帝愛之國忠擇善...

楊國忠傳

禮部侍郎... 復召諸將... 各

宦者傳

序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謂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嬙最二曰宮闈主門關三曰美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官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宋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唯門閤守禦是內掃除粟食而已至中唐時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元憲承平財用富足志大車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十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利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特飾命光輝勳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備功德布倉為一為之使猶

宦者傳

且數千餘監軍持權如奕運出其下於是甲令名園上殿之田為中人所自者半京畿矣肅代肅弱倚為行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機五香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常主兵也德宗懲文此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參軍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改在宦人舉手神縮便有輕重至探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護衛則舉出我門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感習則不疑元憲以遷廟憲教以試頌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猶始開元極於天祐也漢余會黨類穢穢王室從而演喪譬如灼火攻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司馬光曰東漢之衰宦官矯橫濁亂天下未有欲制天子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也漢不極兵唐極兵故也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下於昭宗為國家可不慎其始哉

高力士

高力士為宦者也宦者初奉千上二聞見曰金剛力士武臣以其強悟教給事左右坐累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其姓謹

要善傳詔令先天中元宗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者後進

亦事即專決機密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我乃安爾

在東宮見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義威里諸家等曰義威里

始季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乃賦果助漕及用和羅法數年

國用稍完帝肅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止納導引以天

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人有常則人不告

勞和權不止則私藏嗚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執

敢議者帝不悅帝幸蜀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政元至

德不忘孝乎尚何愛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

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後為季輔國所誣流巫州被

逐見帝遠詔北向天歎血卒天寶中遷將軍立功帝嘗曰朕春秋

高朝廷細務付宰相審度不贊付諸將軍不服邪對曰臣聞至閭門

見奏事者言雲雨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

不可禁其情蓋謂禪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

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庸可復安明年

禪山反力士善揣時勢故生平無大過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立代志遷驃騎大將軍孟

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軍中呼十如所既裴尼殺來瑛燦燭李光

弼更相爭權臣方帥是構解廣德初吐蕃克項內侵詔集天下

兵無一士奔命者大索博士柳伉上疏曰大戎以數萬衆犯關不血

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者武士不力一戰提本叫呼初官閣於陵

慶貞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陛下以今日勢為安

無危邪若以為危當得而危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察疾當病飲藥

無危邪若以為危當得而危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察疾當病飲藥

無危邪若以為危當得而危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察疾當病飲藥

不常滿猶無益也陛下親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快陛下速負良任宜堅離間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孫首駝告天下然後下詔引咎率德勵行拜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亦臣族以謝疏聞以下詔盡削元孫官爵後流漆州死

魚朝恩

魚朝恩盧州人(至德)初知內侍省事入度園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朝恩資小人恃功非忽無所憚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賊為詆譖蕭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樞元振一口加錢帝未及捨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朝恩每引輕浮後生殿門下蕭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無文武永兼中詔判國子監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皆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

魚朝恩傳

上雖元載辨獲亦扶然唯相里連率行酬結往返未始降服朝恩不擇然行以動造又將謀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而告宰相者知元氣轉群生今水旱不時造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康宰相何以輔之不選避賢路然然尚何預乎宰相愧責主皆失色廷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吾我會釋乘執易升坐百官咸在吾身有覆餘象以役宰相王綰怨元載怡然朝恩曰恐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戰術之朝廷裁次朝恩或不預朝恩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方寒食宴禁中既罷有詔留議事帝責其異圖周皓禽臨之

賈文場

賈文場霍山陽者給隸東宮自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葉術蓋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經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

文場仙馬分總左右神策覆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幕

士英承璣

士英承璣閩人(憲宗)推為行營都討使諫官白居易等詣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兵帝更為招討宣慰使承璣御衆無它遠略論年無功罷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後宗衡前議殺之

馬存亮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初時為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科東元精伍無麗士部無冗食(徽宗)初染暑土強詔與卜者蘇元明約為變帝驚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詔及元明皆死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卒存亮逮(徽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營衛衆皆位唐世中以忠謹稱

嚴遵美

嚴遵美父季實初為獲廷局侍士大中時有宦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面副使(憲宗)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知官職未嘗不備(憲宗)嘗問季實曰前年相若前同供奉官以勝彩給事(憲宗)今執笏過矣(憲宗)使無事惟三禮合職書而已今堂狀帖黃火事此揚復恭奉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憲宗)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

仇士良字巨美涇州人(太和)間(文宗)任內外五坊使季石輔政後接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服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憲宗)嘗問從諫士良得志乃上書奏指士良弄權(憲宗)甲兵著以死清(憲宗)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

魏徵左右曰所直學士謂曰周輝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况朕何  
多幸拜拜曰臣不足知然天下皆陛下亮舜主也帝曰所以問  
謂典周報漢獻執念輝謹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  
二主哉對曰報漢受制強臣今朕受制朕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畢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士良之老中人棄選策謝曰  
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表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間假假  
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皆深慮遠戒玩好省游幸吾獨且薄而  
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趨獵聲色盡其心極侈  
雍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開外蕩萬機在我思擇權力欲焉往哉  
衆拜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食酷二十餘年死有發其家藏兵  
數千詔削官爵籍其家姑士良憤文憲與李訓謀殺廢帝崔慎由  
為翰林學士直夜大半召入至秘殿士良等謂曰上不豫已久更立  
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雖死不承士良默然久乃塔後戶引至

李輔國

李輔國以關奴為開院小兒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苑中簿後主  
楊復光聞人也遷左神策軍中尉請去宰相楊叔權寵愛時與王  
榮奔力定關中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賜號資忠耀武正臣  
平難功臣卒河中

楊復光

黃曰楚劾行分公辛不敢離君而忘父克昭忠之世兩軍寵遇有  
厚薄而辛用存克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不用蓋多  
矣有克道通此書道理之人耶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  
長權處外又念資忠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李輔國

李輔國以關奴為開院小兒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苑中簿後主

楊復光聞人也遷左神策軍中尉請去宰相楊叔權寵愛時與王

初即位係天下心納稍任以庶務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貨一委之  
等至不致斥官呼五郎李榮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輔國乘貴  
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或父老過之皆  
拜舞乃去輔國因妄言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將不利陛下願徙  
太上皇入禁中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  
慶成輔國即馳奏曰陛下以典慶宮做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  
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太上皇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  
才數十自是快快不豫至無天下(代宗)立欲肅除而憚其控兵因專  
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俄賜  
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自輔國徙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  
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夜刺殺之抵其首洞中

王守澄

王守澄者(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柳必自言有不死  
藥符詔翰林天子感其說必以金石進帝餌之蹠甚左右謹得罪帝  
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執  
帝於中和殿緣所解以暴崩告天下乃定冊立穆宗俄知拒逆事文  
宗嗣位守澄有助力拜大將軍帝疾元和和池罪久不討謀逆事文  
宗不克更因其黨李訓齊守澄以軍容使統第賜死

劉克明

劉克明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所親近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  
是怨望帝獵夜還與克明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八人群飲既醉帝  
更衣獨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宰相裴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  
死

楊復恭

楊復恭監諸鎮兵定冊立(憲宗)復恭常為謀逆太監殺孔緯曰復恭

楊復恭監諸鎮兵定冊立(憲宗)復恭常為謀逆太監殺孔緯曰復恭

陛下蒙叔而有與至前殿非及與帝... 原為韓建選士所會即斬之... 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

劉季述

劉季述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為左右中尉... 常季述疑帝有謀乃外約朱全忠... 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林將走季述... 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

韓全誨

韓全誨張彥弘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 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全誨彥弘合勢恣暴... 不平全誨每懼彥弘已謀亂時帝懸幽辱...

酷吏列傳

贊曰衣細誅常侍以逞而曹操後漢崔丞相血... 溫策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操人則大臣... 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發...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

高為微服止禁至晚節天下刑幾指是時州縣... 飛騰大獄時四方上禁章者皆治公乘所在... 高者嚴封爵下者被奏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徐敬業兵與武后... 者即權元禮為推使就洛州牧院為制獄作... 天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或...

索元禮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徐敬業兵與武后... 者即權元禮為推使就洛州牧院為制獄作... 天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或...

宋俊臣京兆萬年人天資殘忍天德中... 宋俊臣京兆萬年人天資殘忍天德中... 宋俊臣京兆萬年人天資殘忍天德中...



左除其俗制群臣前後與十餘族生平有識者皆入于死  
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遷至以回籍使臣乃引侯思止等陰謀不逞  
百輩使飛緝誣城公柳上憲每過一事千里同時發兵不盡  
時既為屬後詔於魏景門別置獄使臣等專按軍百不一貸王  
獄發獄謂魏景門為制竟爾入者制皆盡也後臣柳囚不問輕重皆  
注墮于鼻極地為牢或寢以臣柳或絕其糧大抵非死然不得出使  
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吳圖常自北石勒諸武共誣其罪有詔斬  
西市人皆相賀爭扶自適肝腦其肉以馬其骨無可餘

周興

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舉火制獄文原增  
妄殺數千人武后奔政左史江徽有美名與指詘與徐敬業同謀斬  
于市臨刑請召見與不許徽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  
行刑者就之三仆三作天授中則天攻告與謀反詔來後臣柳狀初  
興未知被告對使臣食使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  
竟燒炭周之何事不承使臣曰吾命取竟且燒火徐謂興曰有詔按  
君請嘗之與鼓汗叩頭服罪詔有與積表道為人可殺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人為高元禮奴後因告野王元名謀反拜游擊將軍元  
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辭身不學  
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用識字無何右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思  
止本人欺言語但下雲按魏元忠責曰五乘白司馬不爾受五青倍  
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五青林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歸  
之無物我承反故位御史常曉禮義而曰白司馬五青是何物語思  
止驚謝曰幸蒙教乃引登牀元忠就坐色不變欲搥使使請李自  
抱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此奴復爾邪語殺之

王弘義

王弘義冀州人以飛鷹捕雀將軍再遷左臺御史與來俊臣同  
慘刻每移獄州縣所至震懼詔弘義與純曰我文教如來毒野  
葛矣始贈特求傍舍瓜不食乃為文吉國有白兔縣為集果捕逐  
無道內史李昭曰昔聞蒼鷹獄史人見白兔曰史使流瑣州自錫錫  
還事覺得御史胡元禮殺殺之

郭弘霸

郭弘霸舒州人天授中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等拘其筋骨  
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罷四其御史嘗按李  
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妻見思微為厲弘霸懼後刀自刺腹死是時大  
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成后問群臣外有佳事耶張元一曰北有  
三度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王旭

王旭侍中孫也去歲初遷左臺侍御史其人詩意少鐵貸人某  
教典許每治獄囚皆逆版製獄械率有名曰雙狗仗極橫于獄等以  
怖下時賊案御史李萬李全交皆殺歸京師死三約里閭至相詛曰  
若建發值三約

吉溫

吉溫天寶初朝萬年尉林甫適金史偽遷六十餘人帝命御史雜治  
累日情不得溫佐訊日中飲具林甫以為能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  
額死不足縛林甫又當國陰搆大欲除不附已者引溫君門下與羅  
希真准銀部欲相勉以雀籠羅緝及希真公知見者莫敢語後  
度端洪尉使使報溫

東坡先生唐書詳記卷之五十六

唐書

安史亂天下至亂德大難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  
 將帥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界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  
 廷劫我國賦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者百姓加錮其頸利休逆汗遂  
 使其人自視由是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當其盛時察附齊連內乘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  
 王不祥不王霸不將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如何  
 哉干戈朽鐵鉞銚舍引混貸照育遊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  
 歷養周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  
 呼其不知乎其俟髮頭顛顛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自何以北略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顛下暴爾及天時不利  
 則野與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擄取乃偷  
 蕩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背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僞強之徒吾以  
 良將勁兵為備策高柱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秦虎  
 狼而不掃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正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突我  
 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正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  
 廷貸以法故於是開視大言自樹一乘破制削法角為專奢天子不  
 問有司不可王侯通將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選息虜嗣豈  
 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備益多侈心益曷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  
 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溢名越號走在四界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月  
 而起探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能傾軒輅欲劫教者往而足運  
 孝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大者誅錮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  
 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  
 於天下裁其法而塞其幸也大曆正元之閱反與張區區之有而塞

魏博傳五世至元和正入朝十年  
 所以為經特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巴馬呼大曆正元守邦之  
 策我之我雖然其由未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賊否歟今取  
 魏博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洪正張孝忠等暴忠幼誠以屏玉室  
 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孫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掌大璽  
 山拔行諸地至其營若無人已而張甲利辛閻所藉不欲一人孫山  
 其其能使守額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降俄而復叛史思明亂又為  
 賊軍諸使回德恩謝懷恩承嗣平則任不重因走白承嗣等分帥河  
 北賜城券三遷至貝博滄等州節度使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飲  
 屬兵繕甲使老弱壯者在軍不數年有數十萬又擇趨秀猛力蓋  
 人既牙兵自署置官吏國版稅入皆教有之又求兼舉相代宗以危  
 亂用平多所含有寵其軍曰天推子華尚承樂公主葉結其心而性  
 者凶絕愈不遜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繼七州而未嘗北而天子  
 凡再與師會國威中奪弱而後縱故承嗣得肆恣無怖忌十四年卒

田悅

田悅刺滑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將死乃命悅知南夏事帝因詔悅為  
 節度使德憲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皆悅恩會熙使洪經綸至河北  
 關悅養士七萬斬下符罷其四萬歸曰悅因激之曰而等籍軍中  
 父仰德養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待而生聚大哭悅乃悉出家資給  
 之各令還部自此親人德悅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力反士  
 皆之且飲兵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美不欣然悅與巢父飛啟門  
 肯肯傲漸至夜分從弟諸論授手刺悅死



宗師心腹也且師出半年費錢五百萬城廩有饋之樂及吳元  
濟反承宗與李師道書請將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而群臣議  
請辭其罪伐之明年元濟年承宗大恐奉二子因曰弘正求入侍及  
李師道平奉法益謹十五年死

王廷湊

元德 紹興 景崇 歸德府

王廷湊武俊養為子王承宗時為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支  
錢百萬勞罕不時致廷湊暴其藉以觀眾心眾果怨由是害弘正  
自稱留後魏宗憲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明年文憲  
誠叛田布舉潰乃赦廷湊廷湊既原則與克胤憲誠深相結為輔軍  
援鎮冀自惟獄以來非天子命然重鄰好長法稍屈則祈自新王廷  
湊資凶悍肆毒并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宗子元  
達襲節度識禮法歲時貢獻如儀大中八年死宗子紹勳襲會病死  
子納未能事宣宗以元達次子紹勳襲之。紹勳嗣為節度使咸通

王廷湊

元德 紹興 景崇 歸德府

七年死。紹勳子景崇嗣進節度使凡十四年中和三年死。紹勳  
子懿年十歲軍中推為留後居廷湊府懿時有道士為卜得乾之  
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書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  
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崇懿皆王廷  
湊使至河陽醉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  
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五百  
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與矣又嘗弘正而樹適尤覆自廷湊乾懿凡  
百年

王廷湊

元德 紹興 景崇 歸德府

贊曰宋滿王武俊南面稱王地無交訖及此情天子滿將應之當  
待允矣買林以一語解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此失其朋不  
出狐城終底覆矣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李承仙 更三城南五世對舉八朝宗

李懷仙柳城胡也僕固懷恩奏為幽州盧節使使懷恩及朝廷  
方勤而師故懷仙得招散亡治城邑私貢賦天子不臣制大曆三年  
代宗 憲下朱希彩朱泚泚果酒共斬懷仙

朱希彩

朱希彩 朱前

希彩自稱留後即領節度驚恚不親李璣因裴德殺之共推朱泚為  
留後。朱泚性變詐多端悅此領節度首致款帝召見泚問曰卿材  
孰與泚多泚曰統御士眾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  
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  
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泚信之因入朝以泚權知留後錄  
領節度。時馬燧田悅說窮閭陷與王武俊同叛劉辟諫曰以忠  
順自將則無不濟滔不從連兵敵悅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於是滔  
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請如七國並建號滔等從之  
滔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約號齊建中三年 憲宗為

朱希彩

朱希彩 朱前

劉辟和裕得衷心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入嘉祥忠於所奉及滔死  
軍中推辟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使居鎮凡三月死。子濟嗣  
節度王承宗叛譚忠激濟代承宗濟然之以安七萬先諸軍會赦承  
宗濟子總毒濟死。子總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毒故詔嗣  
節度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  
自安又救見父兄為崇晝夜祈禱晚年益恣濟請必髮木浮屠服飲  
拔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  
十年數窮必合今兵變屢北來總人已厭德被十二城劫魏破齊唯  
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總因上疏願奉朝請會總宗中逸宰相  
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故令付總地總衣海系張行及定宗也

朱希彩

朱希彩 朱前

劉辟和裕得衷心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入嘉祥忠於所奉及滔死  
軍中推辟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使居鎮凡三月死。子濟嗣  
節度王承宗叛譚忠激濟代承宗濟然之以安七萬先諸軍會赦承  
宗濟子總毒濟死。子總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毒故詔嗣  
節度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  
自安又救見父兄為崇晝夜祈禱晚年益恣濟請必髮木浮屠服飲  
拔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  
十年數窮必合今兵變屢北來總人已厭德被十二城劫魏破齊唯  
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總因上疏願奉朝請會總宗中逸宰相  
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故令付總地總衣海系張行及定宗也

宋克融

宋克融，字德總，入朝後有變，其軍材勇與點暴不制。者悉為之朝。自與爵位使北方，散監無牛亂心。克融在道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靖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會張弘靖赴鎮，因奏遣使幽州，胤因弘靖，疾推克融領軍務，朝廷度幽州未可復取，乃拜克融。

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

元年也。初克融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額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裝度，謀以好言答之。是年軍亂，殺克融，次子延嗣立，李載義殺而代之，族其家。

張仲武

張仲武為雄武軍使，遣兵仲舒入朝，德裕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欵朝廷，乃擢領節度副大使，大中初卒。子直方

唐書卷五十七

張仲武傳

七

張公素為留後，即為節度使，進同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朕復州司戶參軍。

李全忠

李全忠有盧生其室一，又三節，張道曰：盧生類生於澤公家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可舉死，張推為留後，光元年，前未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恃燕勤助兵，盛軒然有雄天下意，後劫王錄為鎮

入所斬

賈曰：朱滔骨其兄，此入朝及弘兵東，稱稱帝，以自尊名，惟助此志。可知已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此均而族矣，有先

後為問也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正己

李正己，本名張玉，賜今名，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齊高季齊，臣梁宗，義精牙相，倚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其地正已獲取，曹懷餘，充郭九十有五州，號最疆大威，震鄰境，建中初，靈耀約田悅，梁崇義，李惟操，偕叛，天子據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靈耀會孫道死，子納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興元初，靈耀命復，命復平靈，如節死。子師古為節度使，元和初卒。師道師古，其母弟也，知留後，為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實引正己，以殺法，持下，故能，清汴士，叛，傳三世云。帝討蔡，欲換蔡，乃遣劉悟，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引兵反，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橫海傳

唐書卷五十七

李正己傳

程日華

程日華為教，李牙將，治成德節州，孝忠，假以刺史，李字謀曰：今州十縣，朔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朕絕為定，歸天子，可元益，獲傑，日華乃遣字西帝，善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獲置橫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自宗詔，滄州，獲義武，錢十二萬，緡，程數萬，解貞元二年卒。子傑，直禮，知留事，帝擢為節度使，懷直，荒田，獵，懷下，程懷信，乘眾，怒，閉門，不納，於是，懷直入朝，而懷信為節度使，懷信死。子權，懷領軍，務元和元年拜節度使，及淮西平，懷不安，可入朝，許軍政，以檢校司空卒。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李全忠，字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嗣以全忠故，鎮州將召問使，教全忠多陳利害，全忠意且請，全忠力以報效，以全忠為橫海軍節度使，治德棣州，魏樂使，未幾，貢錢十萬，使子同，獲入朝，未幾，死。

同獲領留後... 受乃下... 宣武傳... 劉玄佐

劉玄佐大曆中... 希烈進取汴州... 節度其下... 出奔至京師... 彭義傳... 吳少誠

吳少誠自李希烈... 則壯者習見... 皆盡當公星... 許州德宗... 而潰帝遂... 吳少陽子元濟附

吳少陽與少誠... 軍軍憲宗... 有董重質者... 騎三千由壽... 傳一天可定... 則天下騷動... 得命乃悉兵... 十年兵騷無... 帝命裴度為... 市斬之帝... 吳少誠

十年傳三姓... 三十里用夜... 人多歸度... 中許愈文... 澤傳... 劉悟

劉悟以罪奔... 買人錢為... 其副張暹... 西門健明... 徽宗。表其... 從諫還治... 年還滿見... 劉悟傳... 十

劉廷循貳... 以為嗣詔... 獻京師有... 開自悟至... 賈曰傳... 不旋後... 植等謂... 在... 等... 吳少誠

賈曰傳... 不旋後... 植等謂... 在... 等... 吳少誠

突厥列傳

唐陳後主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  
 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謂對脫以為最尤辯而未  
 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  
 秦服之外擊敵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臣如  
 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特也惠以中國以假四方周  
 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備障塞所  
 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蓋理城蓋  
 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護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復  
 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又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  
 祖亦嘗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送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  
 執其親而葉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  
 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絲絳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安胡寇盜希疏  
 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察耗華夏連兵積年故敢先以為下策然而  
 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使精明匈奴奴奴逐逐從備襲秦秦之遺孽傾  
 府藏給西北城二億七十萬里室飯文煩於官廩疲在良人降於沙  
 漠夫貢子女方物巨妾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饗莫敢不來王荒服  
 稱其來不言牲也公及吳盟譚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為兄弟帝女之親與胡媵並御燕母報子從其行俗中國吳魯吳者  
 有父子男女之別也魏伯之容級節異類殆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  
 耻也魏晉羌戎居塞垣資乘賄百人之首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  
 食王侯之俸收馬之使乘羊之練奔馳馳遊利者魏晉相錯  
 於路未轉之利絲案所生魏晉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感德華夏  
 日德病則邊養疆用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假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  
 後其財以賞成卒則民富後其財以解守臣則利歸於我危

突厥列傳

乙

突厥列傳

乙

亡後於彼無納女之尊無傳述之勞秦此而不為故曰漢無策嚴志  
 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秦無策謂獲狄而亡國也秦亡非獲  
 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復入而奉之無策必故  
 曰嚴先辨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秦義則接以禮遜何者禮遜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誠難外敵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  
 則便盜之本也聖人使食馨樂不與之共未明坐於門外古人委體  
 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熱趙之邑其大  
 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統供之則增求絕之則增怨是弱射狼以良肉  
 而縱其狼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  
 競逐未則挫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  
 非求勝也警諸羣身應場何禮遜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  
 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  
 大我邊陲陷敵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絕矣豈倒置異術古今殊時  
 李周制步百為敵敵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以二百  
 四十步為敵百敵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集晉地狹而人踴勝三  
 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兼與戰不得  
 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一屯五十人為一屯戰其後任官  
 徒多未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為一屯十人為一屯戰其後任官  
 既田四萬頃白渠既田四千五百頃家數中兩渠邊地少四五  
 不過萬頃大晉初代宗滅至六千畝敵一斛反強也歲少四五  
 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強當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何  
 敵之地復掠未嘗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况錯備障塞  
 故北邊安矣反安也今連關之西隴山之東郡坊之南反安也於南之  
 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財食鮮糴不及中國遠  
 甚誠能復兩渠之缺防邊夫之趣耕擇險要築城邑也田蓄力河隴  
 可復置雖自守而已至拓孫敵亦曰天下無事大巨處險處戰土難





幸說故我獨出而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出其始謀使  
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失矣  
日額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利白馬與額利盟便橋上突厥引寇蕭瑒  
曰額利之來請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曰  
突厥眾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前帥皆米瑪我我醉  
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李靖等情師出州以須若大軍誦其後伏  
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輯一與虜抄殺  
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備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改曰將欲取之  
必用與之請拜曰非愚臣所慮也。明年突厥自陳為額利所攻  
帝曰突厥盛夏而捕五日並出將亡矣又明年詔李靖帥六總管兵  
討之突利來奔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  
詭而臣之朕痛心病首忍利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擊克朕其  
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破襲擊之盡獲其衆額利得千里馬奔沙鉢  
羅張寶相舍之其國遂亡斥境至大漠矣額利至京師告停太廟帝  
御順天樓更執可汗至帝曰而乘有五級爾非無名不爾責也因其  
地為西伊州。于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  
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內帝聞歎曰天示仁羊詎限羅  
夷哉厚賜之遂給母內。額利之亡其下求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  
宜咸有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夜之非慕義自歸請悉降降內衣襪  
開盛使習耕織是中國有加元而漢北道空也溫彥博請如建武時  
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率其俗因而撫之實空  
虛之地且示其所請若內充練則非本性非幽育之道魏隱建者突  
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遷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  
族類弱則伏疆則取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  
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  
令數年草息略倍而近在俄甸心腹疾也豈得曰不然天子於口矣

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歸命不加策憐而棄之非天地  
覆載之義臣謂盡以河南蓋厄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須  
之為魏隱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是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  
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殺無類彼劍殘之餘以窮歸我我獲護之  
汝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桑又遷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此帝王  
善博語率度朔方地自為州屬靈州建祐順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制  
額利故地在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

突利  
突利自結於太憲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者勞己以愛人則  
系祿長後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叛亂突利雖至觀不自保而來突  
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無懼突利至禮見良厚拜右衛  
將軍

思摩  
思摩突利族人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善為城封和順郡王及諸  
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額利俱食太憲以為忠授化州都督額利故  
部畏其延陀不敢出塞帝詔額利本持節賜延陀書者中國禮義示  
始威人國今後以思摩為可汗遷其故疆各守其境無相鈔犯思摩  
行帝引前曰持一草一木時見其見其故疆為喜思摩見其養爾所入  
息爾羊馬不戒者乎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酋長實望世世為國  
一大守吹天子北門有知延陀慢惡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  
得其數因入朝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額厚頰此

左賢王  
左賢王始歸國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摩中國北使者必流涕求  
入許許之帝伐遼或古突厥處河南通京師請帝無京師曰湯武化  
兼討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天下皆叛非止夷狄突厥之亡彼不  
近走延陀而遷康我朕第五十年中國無突厥矣

車鼻可汗

車鼻可汗突厥部人延陀表車鼻勢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慨然無入朝意帝怒遣將擊之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默棘連開元中欲盜塞賊欲谷曰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我兵新集不可動也且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遁伏者兵雖多無所用也其後固乞請和許之時天子東巡泰山張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為之用暇欲谷沈惟愈老而智李靖世勅施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迺遣表振往諭帝意默棘連遣大臣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飛起帝馬前帝一發然之頡利發來免頡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孤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厚安賜遣之

西突厥

西突厥有烏孫故地曷薩那歸長安高祖降胡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此無用也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迺共立射匿可汗。射匿死其弟統葉立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取勝控弦數十萬遠霸西域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綏慮不可仗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速交而近攻請驍騎以怖北狄俾我既定而後圖之帝聽許昏。賀魯者望默勞可汗五世孫顯慶初詔蘇定方討之會大雪軍中請須臾定方曰今寒風冽勇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宿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軍飽氣張抵金山取之俘獻昭陵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皆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率野骨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吐蕃君長名亦名貞觀中遣使聘求婚許之十五年以宗文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沮歸國遠遣諸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備者典書疏帝伐遼遣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尚懼特遠弗率於禮天子自料度遼東地陷陣指日凱還雖馮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鷓鴣也臣謹治黃金為鳩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永徽初死無子立其孫勿不事祿東贊相其國東贊死東贊不知書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強國始入朝占對合旨伏乞拜右衛大將軍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子曰勃論並當國咸亨中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頌知書帝召見問曰昔贊靴與共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違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明年吐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帝命李敬元伐之敬元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帝既憐仁無遠寄見諸將數敗而悔谷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劉稹之時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或言賊險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皆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率野骨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吐蕃君長名亦名貞觀中遣使聘求婚許之十五年以宗文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沮歸國遠遣諸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備者典書疏帝伐遼遣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尚懼特遠弗率於禮天子自料度遼東地陷陣指日凱還雖馮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鷓鴣也臣謹治黃金為鳩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永徽初死無子立其孫勿不事祿東贊相其國東贊死東贊不知書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強國始入朝占對合旨伏乞拜右衛大將軍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子曰勃論並當國咸亨中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頌知書帝召見問曰昔贊靴與共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違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明年吐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帝命李敬元伐之敬元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帝既憐仁無遠寄見諸將數敗而悔谷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劉稹之時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或言賊險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

元超謂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顏平伯曰自勅亡遂無善特  
弱皆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議風四年帝贊普死  
子泰魯悉弄兵欽陵復擾破諸蠻盡臣幅圓徐萬里漢魏諸戎所無  
也。武后永昌二年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  
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發四鎮舊戍曰孝傑一舉而取四  
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  
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傳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矣證聖初遣  
使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郭元振往道與欽陵遇元  
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為列國主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為唐編  
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割諸部而為唐邊患邪欽陵才略沈雄衆  
憚之器焉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題殺之贊普死國人立棄孫  
論贊為贊普中宗以金城公主妻之自是虜益張求與天子敵國開  
元初宗請盟不犯邊十六年帝聽皇甫惟明言與約和以赤嶺為界  
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天寶二年邊候空虛復乘隙暴掠。代宗寶應  
元年陷臨洮明年入大震關隴右地盡亡逃圍涇州入奉天郭子儀  
禦之代宗幸峽子儀退趨商州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虜驚夜引  
去。貞元三年結贊請盟以渾城為會盟使定盟平涼忽發盟城虜  
歸虜騎四掠人及牛羊率萬計運隴邠之民傷斃盡矣諸將不得一  
俾但賀賊出塞而已十二年結贊死自後三十年不能抗中國邊候  
晏然以弟建磨嗣凶獲少恩政益亂。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  
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元宗收黃河磧石苑秀等軍  
中國無不候警者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劔南山西三州七關軍缺  
鹽牧三百所皆失之德宗嘗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界之  
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  
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  
就而祖孫相承今當述祖宗之烈其時上憲宗二廟於乾元

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為回鶻所并  
回鶻與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感其牙契其庭而後已唯  
吐蕃回鶻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蓋盜河湟王畿為東  
境北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鳩紳此火交天常光諸國之聖人  
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擊惟  
聖人不讓元宗有遠德而拓地太大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番中  
原劉裂訖二百餘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  
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不  
回鶻其先匈奴也凡十五種至隋曰韋紇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  
雄北荒大業中自稱回紇子曰善薩突厥亡惟回紇最強善薩死其  
酋與諸部攻碎延陀殘之并有其地 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  
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請置唐官有詔引見渠長以唐官官  
唐書卷五十八  
回鶻傳  
之凡數十人蓋燕然都護有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天寶三年死  
子裝羅立會突厥亂襲破之自稱可汗居突厥故地明年攻殺突厥  
斥地愈廣蓋得古匈奴地裝羅死子磨延曷立號葛勒可汗善用兵  
。肅宗即位請助討祿山可汗自將與郭子儀會進取長安遂大掠  
東都府庫窮殫皆老以饋錦萬匹略回紇止不剽乾元元年帝以  
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曷為可汗可汗死使骨曷等助討賊明  
年骨曷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次子孫  
地建立統年羽可汗代宗即位為史朝義呀鉢詳前以唐國無主  
請入收府庫兵十萬回塞朝廷震驚帝令懷恩與回紇會使上書助  
討賊於是懷恩與勇進收東都河北平。德宗立請易回紇曰回鶻  
言捷驚猶鶻然。元和初初再請皆未報李絳奏回鶻強盛北邊空  
虛有五可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有三利也帝不聽。穆宗立國求  
婚許之以憲宗文太公主下嫁夷度代回鶻使以兵佐天子

漢向北議者懲艾前惠不聽。○武宗即位回鶻奉主至漠南八雲朔  
前部皆送款帝詔李德裕乘漢以來與殊俗志效卓異者三十人  
為異域歸忠傳龍賜之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貞觀中突男  
立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夷男擊之帝詔李勣等追敗之延陀遣使謝  
罪因請婚帝與大臣計曰朕策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  
計也絕婚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玄齡曰不知和親帝許以新  
與公主下嫁既又絕之夷男死子拔灼立諸部潰李勣滅其國剖其  
地為州縣北流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  
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樂樂之如驢  
尾受蒼繩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

贊曰夷狄資得貪人外而歎內惟割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海  
唐書薛延陀傳五十八

薛延陀傳

土

其功蓋疏而不感也太宗初與鞏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  
之殺得爾宗用回紇突刺略華人辱太子答殺近臣求索無從  
宗又用吐番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而平內亂  
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粗而押之  
為勝其弊或彼親之則賈償也多釁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  
頑示以法則怨無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察饒以野葛何時可  
我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歲月蝮也居金安山之陽有大積沙陀故號沙  
陀太和中子赤心嗣龍勳亂赤心與官軍敗之勳平陽氏李名國昌  
子克用黃巢寇中原克用與賊戰敗之遂收京師功第一昭宗即位  
遣太師封晉王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告  
休同行在克用頓首請附許不可與共功惟與丹可保然尚可用

過聖許召之期冬大宴會昭宗賦而止唐亡王建請克用自王一方  
頓賊平武唐宗室立之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足哉克用有疾城  
門自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榮為血助征討軍為邊兵  
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悍勇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  
管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轉復失故熟視帝劫遷  
縮頸蓋汗偷景待懼不亦鄙乎額其子傑銳抑而後振是時兵  
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仁宋氏為唐賊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  
今欲如齊桓晉文唐遜亡乎哉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五十八

唐書薛延陀傳五十八

沙陀傳

土



新羅王。貞觀五年。大徵文樂。二大宋曰。北邑歌。鸚鵡言思。卿  
可選。况於人乎。州使。若婦之。是歲。真平死。立女善德為王。二十一年  
死。終真善德王。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子法敏入朝。真德  
繼。為須以獻。曰。巨唐開。洪業。繼。皇。歌。昌。止。文。成。大。定。典。文。繼。百  
王。統。天。崇。雲。施。治。物。體。含。華。深。仁。諧。日。月。撫。運。鴻。禧。康。情。旗。旂。赫。赫  
紅。披。何。鐘。鐘。外。夷。遠。命。者。顯。覆。被。災。秋。序。風。候。幽。顯。選。通。號。呈。祥。四  
時。周。玉。燭。九。輝。巡。萬。方。維。岳。降。帝。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  
唐。家。唐。帝。其。意。報。法。敏。太。府。卿。開。羅。元。年。高。宗。子。政。明。襲。王。遣。使。者  
朝。弓。唐。禮。及。他。文。贖。武。后。賜。吉。凶。禮。奔。文。辭。五。十。篇。開。元。中。與。光  
襲。王。道。子。第。八。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帝。命。邢。璣。弔。祭。子。承。慶。襲  
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博。儒。故。特。節。節。往。宜。漢。經。禮。使  
知。大。國。之。盛。開。成。五。年。文。德。羅。守。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  
十。人。皆。選。之。有。張。保。舉。年。者。皆。善。開。戰。工。用。槍。箭。年。能。沒。海。復。其  
地。五。十。里。不。虛。一。步。角。其。勇。健。保。舉。不。及。也。常。不。相。下。自。其。國。皆。未  
為。武。卒。小。將。後。保。舉。歸。新。羅。稱。其。王。曰。碩。得。鎮。清。海。清。海。海。路。之。要  
也。王。與。保。舉。萬。人。守。之。保。舉。既。貴。年。饑。寒。請。成。主。馮。元。規。曰。我。欲。東  
歸。乞。食。於。張。保。舉。元。規。曰。若。與。保。舉。所。負。何。如。索。何。取。死。其。手。年。曰  
饑。寒。死。不。如。兵。死。伏。死。死。故。即。年。遂。去。至。馮。保。舉。飲。之。極。歡。飲。未  
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舉。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位。曰。米。子  
不。能。平。獨。難。年。至。其。國。味。及。者。立。王。以。報。五。遂。召。保。舉。為。相。以。年。代  
守。清。海。會。昌。使。朝。貢。不。復。至  
寶。曰。社。無。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暹。淮。俱。為。牙。門。都  
將。二。人。不。相。能。歸。同。溫。飲。食。常。辱。相。視。不。交。一。言。汾。陽。代。思。順。臨  
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積  
曰。一。死。回。半。之。先。要。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惡。非。公

不。法。東。伐。宜。慎。被。恐。時。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蓋  
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  
此。保。舉。與。汾。陽。之。賢。等。年。年。投。保。舉。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  
宜。以。舊。怨。殺。我。保。舉。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  
之。常。情。也。保。舉。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  
生。允。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舉。汾。陽。為。優。此。乃。聖。賢。厚。疑  
成。敗。之。際。也。世。稱。周。召。為。百。世。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  
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  
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實。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嗟  
乎。不。以。怨。毒。相。甚。而。先。國。家。之。憂。晉。有。折。吳。唐。有。汾。陽。保。舉  
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傳  
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都。交。河。城。漢。軍。師。前。王。延。也。其。王。趙。伯。雅。武  
德。初。伯。雅。死。子。文。泰。文。泰。繼。四年。文。泰。來。朝。久之。與。西。突。厥。通。凡。西  
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塵。掠。帝。乃。拜。侯。若。集。率。兵。討。之。君。集。分。兵。略。定  
凡。三。州。五。縣。十二。城。先。是。其。國。人。推。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  
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珍。滅。魏。書。聞。天。子。大。悅。班。賜。策。功。赦。高。昌。所  
都。拔。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諫。曰。高。昌。過。貢。獻。故。王。誅。加。焉  
文。泰。死。罪。止。矣。今。利。其。土。也。守。常。千。人。辨。裝。資。離。觀。成。不。十。年。隴。右  
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璽。歟。昂。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更  
置。安。西。都。護。府。威。鎮。千。兵。調。粟。入。以。成。衛。遂。長。陳。曰。自。王。師。始。征。河  
西。供。復。飛。米。轉。輸。十。室。九。覆。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也。成。何。必。耗。中  
華。事。無。用。今。宜。擢。高。昌。可。立。者。立。之。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書。聞。不。省  
魏。氏。傳。四。九。世。百。三。十四。年。而。止

一日兵敗東距京師七千里姓白氏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  
曹無怒加等後臣西突厥自是不朝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帝怒其  
佐馬者議討之是夜月食昂詔日月陰精用刑北也星明分數且終  
乃以阿史那社尒討之元破五大城降小城七百餘書開帝喜見群  
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綺婦  
人樂也貨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  
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備福之。西域平帝遣使者  
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長壽元年尺王  
孝傑破吐蕃後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  
磧荒絕民供費糧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伏  
者田場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

疏勒王姓裴氏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  
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  
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  
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北廣則費倍此盛主之鑒也

南詔

南詔本為蠻別種矣語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聚舍詔在諸部南故稱  
南詔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貞元中冊為南詔王大  
中時南詔詔安南都護府詔白衣改命軍高駢為安南都護戰數  
勝斬張給李廷龍舉眾萬人降安南平。宣宗收三州七關平江嶺  
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禪貴積如山戶部延資克滿故宰相敏中領  
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  
天下騷動帝乃以宗室女許婚遣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  
公主高駢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賜之蠻可圖也帝從之  
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後中國亂不復通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其棠貢方物太宗謂方元齡曰最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素星漢武耳朕持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體弼無違諫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為疏勒王

舞樂字歌間上可乘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九樂三十二百  
九十六人分四節一龜舞節二大鼓節三胡部四軍樂節又舞人服  
南朝衣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襜畫鳥獸草木文飾人未及以  
八絃雜華以象廢物感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履正方布位以象  
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乘羽翟以象文德  
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米詩之義用龜鼓等樂以象遠悅服  
鉦鼓則古者振旅嚴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為土明土德常盛黃  
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官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  
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  
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為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大簇三  
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  
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始洗以角音終之也洗濯也以  
象南詔背吐蕃歸華洗過日新革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  
應舞節卷五十九  
七

西原蠻有黃氏長慶初德嚴公素請討黃氏韓愈言黃賊皆同僚無

然即依山險今嚴公素非無制之才請以經略使選邕州容置刺史  
守則有成攻則有利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太和  
經舉使重昌齡遣子蘭討平峒尤夷其種黨  
國曰唐北禽頡利西威高昌焉者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  
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  
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  
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夷狄先諸夏也  
本意臣傳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太宗  
聞其名著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  
官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駐蹕山破賊命章詔馬前帝愛其應  
由是專掌詔令。高宗即位遷洪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敬宗陰  
搆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勝我十斛麥。尚欲更故掃天子宮有  
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敬宗於立后有功乃陰運后  
謀逐韓瑗宋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  
龍威灼當時莫與比。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儀仗次濮陽帝問儀仗  
玄此謂帝立何也德玄不對敬宗曰昔帝顛項始居此地以王天下  
故曰帝立帝曰善敬宗退於曰大臣不可無學德玄聞之曰人各有  
能不強所不知吾所能也。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所撰謹而詳及  
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歷世其與善心同遭賊者封  
德慶常曰昔吾見世基元世南爾爾謂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  
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奏傳盛詆以惡敬宗子要尉廷敬德女太  
宗賜長孫無忌威鳳。敬宗猥稱賜敬德成事初卒敬宗曰子昂弟  
子彦伯有文敬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對卷曰渠父不及昂父

西原蠻有黃氏長慶初德嚴公素請討黃氏韓愈言黃賊皆同僚無  
西原蠻



州人與宋齊俱以文翰顯時稱李獻丞華茂未云後  
不類邪巧多方其詞不絕其善必彰其府方過其太子而文致若直  
者。高宗立義府與王德食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  
珠一斗武后已立與敬宗等推廢其後錄其骨骸大臣故后得歸  
老讓取威柄天子飲壯矣。義府貌柔泰與人善情怡傲笑而陰險  
備忘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痛。遷右相主選無品監  
才而除整之欲惟膺是利不復論判人入谷則又母妻諸子負官市  
獄門如沸湯帝由是不悅詔除名流寓州北死內外乃安

傅游藝

傅游藝衛州人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號符瑞勅后當華姓以明  
受命后悅釋給事中閏三月進同平章事乃燕唐稱周廢唐宗廟  
自稱皇帝後有告其謀天下欲自殺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入  
號四時任官

李林甫

李林甫初為千牛五開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察為林甫求司門  
郎中乾曜曰即官應得才望哥奴小字豈即中才耶。時武三思玄  
彈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請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未敢  
發帝用韓休方具詔武適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乃盡  
有宰相才即拜黃門侍郎同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被請帝欲廢  
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欲事外人何與耶始  
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以優倖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  
之帝欲進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  
者帝聞善林甫不專薄九齡俄與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  
客失。初三宰相就位二人器折越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殊其德  
雖出酒守間觀者稱善一鳴折兩免少選昭書出羅知九齡以左右  
丞相罷林甫是林甫建中書今帝卒用其言叙三子天下究之。

功大臣對林甫言國公仙客為國公  
冠租高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獲諸得志天  
理咸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帝許立太子林甫無帝意數譖道素王語秘不傳而帝自屬志王  
林甫恨謀不行乃陽善道堅太子妃九也使任要職得獲其家以  
挫東宮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欲絕檢重接對人臣及得林甫任之  
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湮在帝主德衰矣林甫有  
聖如偃月號月堂每欲謀大臣即君之恩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  
其家釋矣。帝詔天下士有一憂者得指關就選林甫恐士或片已  
即更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  
無留才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愛刺空竊獲出入廣騎金吾為清道  
誘居重閣後壁一文冊從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更嘗悉先  
其門望省為空林甫無學術發有陋鄙聞者竊笑揚國忠為御史大  
夫林甫薄國忠林甫無所畏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國忠兼劍南節  
度使兩使入寇林甫遣之鎮欲離間之是時已屬疾俄國忠至自  
蜀謁林甫林甫下垂涕既後事因不食卒林甫相位九十九年即罷  
市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言若杜璣又青  
上書言政事片為下郎令治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  
願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依三品湯豆  
一鳴則熱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  
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疆富而夷  
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失石不身先不如用番將彼生而雄姿  
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陰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  
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羅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  
大將林甫利其富也無入相之流故德山得專三道助兵數十萬

李林甫

李林甫初為千牛五開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察為林甫求司門  
郎中乾曜曰即官應得才望哥奴小字豈即中才耶。時武三思玄  
彈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請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未敢  
發帝用韓休方具詔武適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乃盡  
有宰相才即拜黃門侍郎同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被請帝欲廢  
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欲事外人何與耶始  
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以優倖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  
之帝欲進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  
者帝聞善林甫不專薄九齡俄與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  
客失。初三宰相就位二人器折越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殊其德  
雖出酒守間觀者稱善一鳴折兩免少選昭書出羅知九齡以左右  
丞相罷林甫是林甫建中書今帝卒用其言叙三子天下究之。

不從天子安林府策不談也幸蕩覆天下三空遂殺國忠素街沐府  
及宋楚楓檝山果其短奈奉官爵斷指別取合珠金紫以小桂莖之  
籍其家。帝之幸蜀也。裝士淹以辨得幸。肅宗在靈武每命宰相  
啓聞及者皆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魏元崇在賊不足賊至宋  
豫曰彼實直以取名耳因登評十餘人皆命至林府曰是子如賢  
能舉無此者士淹因曰陛下城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

盧杞

盧杞字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  
情德宗時拜同平章事既得志陰賊浸露窮者媚其能者忘小奸  
已不傳死地不止李希烈及把素惡頗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室慰其  
單卒為賊害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天下無  
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時兵屯河南北財用日急杞乃以戶  
部侍郎趙贊刺度支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及淫師亂呼

盧杞

土

於市曰不奪而商人慨矣矣不稅而間謀除陌矣其偶和造作以召  
怨說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德事指杞犯即誣  
寧反李懷光數破賊杞懼誦帝詔懷光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  
有大功為姦沮間不一見天子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詳沸  
皆指目杞帝始信服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必崔祐甫為相專以  
道德導主意建中初綱紀張諷赫然有正觀風及杞相乃輒帝以刑  
名繩天下亂放踵及後雖斥帝念之不棄正元初紹拜虢州刺史表  
高當行紹書不肯草於是謀臣趙需等極言杞罪帝乃詔為涇州別  
駕後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賀曰此日外謂陛下漢  
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善杞遂死涇州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遣  
省不拜惟侍及祀至則拜之禮凡而持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陋內  
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禮吾疾無須矣

崔胤

盧杞字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  
情德宗時拜同平章事既得志陰賊浸露窮者媚其能者忘小奸  
已不傳死地不止李希烈及把素惡頗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室慰其  
單卒為賊害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天下無  
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時兵屯河南北財用日急杞乃以戶  
部侍郎趙贊刺度支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及淫師亂呼

柳察

柳察公諱族孫也崔胤死昭宗密許察宰相明日帝遂以讓議大夫  
同平章事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察一厚結之與蔣元暉張  
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

蔣玄暉

蔣玄暉

土

蔣玄暉字全忠為慶心相憲東遷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帝  
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誅玄暉玄暉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  
急奏請見帝宮門閉衛士以守至掖蘭院中夫人裝貞一欲開後  
之乃趁殺下玄暉曰上安在極處李振曰院使母傷官家舉殺我  
上持劍入帝閣還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斷髮以身蔽帝亦死後說后  
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帝也乃釋后全忠遷九錫玄暉自持詔  
越汴言之全忠矯詔赦付有司車裂之焚尸都門外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備凶兆奉衣三  
朝新殺宗李振府將誅也故宗補高宗立武后朝初州關土表  
林甫將善實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  
成德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  
戒哉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李全忠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叛臣傳

懷國懷恩

懷國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曉誠戎情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  
 雲中(肅宗)即位與子儀討靈武(至德)二載宗從子儀下馮翊河東統  
 向旋兵從廣平王復兩京有殊功封豐國公從郭子儀討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慙恩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進封太  
 宰郡王。懷恩為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麾下恃功多  
 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光弼持法  
 嚴初會軍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露下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  
 弼與史思明戰印山(中)不用令以覆王師。(代宗)寶應元年討史  
 朝義敗之進收東都河北平以功兼中書令初帶有詔但取朝義其  
 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  
 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  
 鎮以授之皆結其心以為功高每卒據以為志。未幾加太子少師  
 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開關不納軍懷恩大怒表  
 上其狀願軍汾州會監軍格率先自雲京所歸過懷恩升堂拜母厚  
 納以警懷恩未及酬率先亟辭去懷恩遣左右匿其馬率先疑圖已  
 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率先還具奏懷恩反伏懷恩亦請誅雲  
 京率先詔兩解之懷恩快不快不為為誤毀屋無以自解乃上  
 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杖  
 天威神克賊疆朝思明繼道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陛下即位拔  
 臣於沂瀛(魏)反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然臣之罪無所逃  
 死詞言慢恨帝一不為嫌詔宰相榮導慶臨諭懷恩許入朝誌志誠  
 止之欲使二子入宿衛志誠固止賴真卿曰懷恩必不來矣帝曰然  
 則奈何曰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由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帝以過

願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備將燕軍斬其子瑒首獻關下  
 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爾來剛汝不淺投刀逐之曰吾為  
 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命  
 懷恩不加罪詔拜懷恩太保燕中書令太宰郡王罷餘官懷恩因惡  
 不能改請出番二十萬人寇京師振駭下詔征懷恩病死靈武。  
 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八及拒命士不絕甲凡三年及  
 死帝則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曾)本姓茹父以功賜姓懷光勇鸚鵡敢誅殺從  
 朔方節度使率兵敗朱泚以功加副元帥懷光為人疏而慢謔言率  
 相謀議和刺度支賦飲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  
 上且誅誅之或以告王(承)詔將送告虛化即說帝帝不得其情乃詔  
 懷光也便稱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姦臣限臨不得朝憲懷去也  
 李懷光傳

李懷光

咸陽不與賊戰數奉祀等罪帝為貶祀以赦之懷光益自疑堅壁八  
 旬不出戰要詔使進軍以伺變為解陸運朱泚。初懷德使吐蕃  
 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令制書不署懷光未  
 敢前帝命陸贊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卒不肯署又撥罵贊曰  
 爾何能與元元年(德)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怒曰凡疑人臣反  
 則賜券因撤于也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又遣  
 趙升德為使而灌城發其姦請帝幸果州懷光使孟延實等進帝又  
 至河中接兵觀望京師平帝乃遣潭城討之遂圍河中朔方部將斬  
 懷光傳首以獻  
 賈曰懷恩與賊自戰圍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用掃蕩無餘矣  
 功高威重不能防意由德根子心弗得其所報發果於北上惜哉  
 其母按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持高表振天子於難一為護人所  
 阻容矣不有隨身首領分給德人亦可懷夫所謂交亂四國待也

李鈞

李鈞字子同五世孫遷諸道監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  
為宗祀之鈞因恃恩驚濶天下推酒博運鈞得專之故國計耗湖  
西布衣崔善員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戒以賜鈞鈞豫次大次至則奔  
檄發坎中聞者切為鈞得志無所憚國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  
為一也號稅硬隨身以胡奚雜類料項者為一射號番洛徒兒皆鈞  
腹心稟給十倍使稅鈞為假父故舉為其用。帝於是復募海軍以  
鈞為節度使能鎮監鐵轉運鈞善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路日甚慮宗  
即位不假信方鎮故極強者稍稱朝鈞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  
書左僕射以柳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鈞遂延不即行囚中使謀據江  
左憲宗以王錡為招討使發兵進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下宜  
欽池錡踴躍行立錡預謀而欲效順相與約還兵執錡錡聞之舉  
錡哭子良以監軍命錡錡東身錡朝左右以暴徒而使之錡以僕射

李鈞傳

召數日而及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帝御與安門門  
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  
良然後入朝邪鈞不能對響斬于城西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賊之也憲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  
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天下無  
不有惟惟進奉之名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奉天下無  
事賦取猶不息鈞南江西有日月之進鈞南江西有日月之進  
杜亞劉贊王緯及鈞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賊外羨餘又依託  
中旨以盜庫物然獻饒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困人  
人憊然忘生正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持標中官  
詔命取進奉惡帝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  
去不以此列置開者惟粗雜苦賦而已又有權驅入禁中盤閉  
車墜賈者不平因共歐管之蒼頭女奴名馮工率端常與共

而德宗嚴於左右前後其知也故崔善正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  
錡其國錢之利以養兵國發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李忠臣

李忠臣本董素也為濮州刺史以力服降史思明已而冒國歸召至  
京師賜名名為六州節度使吐蕃犯京師天子遣兵使者即整師引  
道諸將曰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  
忠臣者內宗嘉之封西平郡王忠臣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此  
對曰臣聞驪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朱泚反攻奉天以忠臣居  
守泚敗見斬

高駘

高駘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飾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理理言  
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鵬並飛駘曰我且  
貴當中之一發買二鵬焉衆大驚說落鵬侍御成通中立帝將復安  
南投駘節度招討使安南至廣州江清便險多巨石駘募工剡治  
斷也每濟安行備餉畢給又鑿道五所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不  
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德宗立南詔掠  
成都詔駘劾南西川節度使聞駘至玉解去。歷荆南鎮海節度使  
淮南傳駘召天下兵討黃巢賊一將天子倚以為重巢懼命駘  
信之巢知兵駘即請戰駘下令射出師變時呂用之諫曰公勳業極  
失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挾覆主之威安所稅焉不如從  
求福為不朽資也駘入共計賊兵保境俄兩京陷帝知無出兵意乃  
以王鐸代之時王鏐駘都統三年無尺寸功除國制據實後故權  
會平賊駘無聊乃為志求仙後為衆者所斬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雜胡也本姓康母為胡突厥中將於軻山勇所

山盜平而獲守廷將殺之呼曰公不飲城兩藩郡守球壯其語釋之  
我為偏將因養為子張利貞林訪河北豫山百計毀頡利真入朝盛  
言祿山欲使者往來陰以路中其嘗一口更舉天寶三年代裴寬為  
范陽節度使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乃請頡利香特故帝寵祿山益  
半群議不能乾卒亂天下林甫塔之也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她  
養兒其拜必先妃後帝曰藩人先母後父帝命與楊鈺及三夫人約  
為兄弟由是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魯谷居京師伺察林甫貴盛群  
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入謁倍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制其端祿山大駭  
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祿山德林甫呼為十即晚益肥腹緩及  
膝香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流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祿山曰  
胡殿中何有而太以其肥抄若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  
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報小帝為起第京師大抵服御雜乘與不  
能過

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塔我欲以亂唐邪何其惑之甚也

帝勤政接坐左置侍孺詔祿山坐太子讓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  
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要監錮固李林甫揚國  
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  
南北睥睨久乃去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楊國忠  
疑祿山深祿山揣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  
位曰國忠必欲殺我帝意解詔還鎮帝以御賜之祿山大驚不自  
安疾驅去明年十一月反范陽帝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明年  
正月隋稱帝武皇帝國號燕元聖武帳下李猪兒劫事祿山雖華  
清賜浴亦許自隨既叛不飲燕燕禮至是日復有俄又得燕燕冠辨

史思明突厥種也與祿山安御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祿山反  
留思明守范陽及安慶緒敗李光弼使人招之思明奉十三郡共八  
萬籍歸于朝然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權為承恩為節度  
副使使圖思明思明疑未有驗會承恩奉軍還思明館之伏二人馬  
承恩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囊  
得書皆當謀將士姓名又聞陳希烈等死懼曰希烈等大臣返殺之  
況我本從祿山反乎乾元二年正月僭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國號  
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朝義敗思  
明大怒召朝義奔駭悅將誅而釋之悅等被讓即說朝義曰何兵敗  
奕王死無日不如同計大事是夜悅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諭出將  
乘馬走悅怒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左右反獲縛之悅益殺思明。朝  
義即位建元顯聖後為李懷仙斬其首傳長安父子借位凡四年城  
賈曰祿山思明與契丹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  
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惡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  
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五賊張謂諷劉裕近者曹馬遠孫桓文  
禍徒及於兩朝禍未至於三載八葉傳其世祿六君不以壽終天  
之報施其明驗乎社牧謂相工播隋文帝當為帝者後家編天得  
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使相疑久矣一旦以男子為帝說不

史思明  
營州牧羊羯奴





梁本紀

太祖

末帝

唐本紀

莊宗

明宗

晉本紀

高祖

烈帝

漢本紀

高祖

隱帝

周本紀

太祖

世宗

恭帝

卷之二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陵

元貞皇后張氏

博王支文

新王支敏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皇后劉氏

克寧

李穀

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魏景

秦王從榮

唐廢帝家人傳

李美

晉家人傳

唐高祖家人傳

漢家人傳

湘陰公賢

湖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周世宗家人傳

皇后符氏

卷之三

梁臣傳

敬翔

龐師古

寇彦卿

牛存節

賀瓌

朱珍

葛從周

劉鄩

楊師厚

唐臣傳

郭崇韜

周德威

史建瑄

元行欽

安重誨

符存審

王建及

烏震

卷之四

唐臣傳

孔謙

李巖

劉延朗

豆盧革

趙鳳

張憲

劉黃

張延朗

朱弘昭

康義誠

任圜

李襲吉

蕭希用





○卷之九	馬重鎮	王仁裕	張允	史圭	呂琦	李祥	馬錫	馬胤孫	劉昫	李德	馮道	雜傳	○卷之八	葛洪	李守貞	楊光遠	安重榮	王環	王進	馮暉	高行周	劉審交	皇甫遇	劉處讓	張筠	華溫琪	麻績
	趙延義	王延	裴諱	李松	何澤	和凝	崔沆	劉昫	盧文紀	李琪	李琪			張彥澤	杜重威	安從進	苑延光	劉詞	皇甫暉	安源千	王周	王弘贄	張希崇	李周	葛從周	郭延賢	

○卷之十	錢佐	錢錫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錢元瓘
	王延義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王審如



○九月朔文昭入閣  
○六月交珪反帝湖在六十

○嗚呼天下惡漢又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乎論次五  
代獨不偽梁而議者識之夫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  
而反進之是特舉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曹相公試讀  
公而自立者宜公試子亦而自立者鄭簡公逐世子忽而自立  
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子所  
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  
切為言信然後善然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  
實者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也書其罪各傳其實而使後世  
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  
庶乎其息矣春秋於大惡不誅絕之者不害其獲善惡惡之旨  
地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  
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庶乎

末帝太祖第三子文貞也為人美容貌沈厚言雅好儒士  
即即位封王太祖遇文珪自立以王為東京留守趙巖主  
東都王私與謀遣朱象先等以禁兵討賊文珪死象先遣  
巖請王入洛陽王報曰美朝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  
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其月即位於  
東都

三月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賊績晉人取衛州  
三月十二月晉人取揚州  
三月十二月晉人取揚州

○四月朱文謙攻附子晉

○正月賊恩遠攻州取成安  
○五月王彥章取德勝  
○四月唐人取鄭州  
○五月王彥章取德勝  
○冬十月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  
死之唐人取曹州  
○冬十月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  
死之唐人取曹州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蓋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  
而以朱邪為姓唐僖宗時有朱邪蓋忠居北庭之金滿州其子  
勳宜歸唐其部眾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勳自子曰赤心討  
勳以功拜振武節度使勳姓名曰李國昌國昌

能仰中樞獨因國昌命據雲州後土入建州  
號李嗣兒其一目眇及黃龍眼龍威名蓋代北在遼東  
雲州城或射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城中群豪以為神  
異信克師三年以步騎萬七千來赴賊將橫尸三十里  
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四年黃巢敗走克用追  
至克用不及而放過汴宋全忠鑾之子上源驥及以伏兵攻之  
會大雨城火克用隨亂軍中訟其事于京師驥和辭之

元年朱玖討河中王重榮克用以兵助重榮敗于沙  
苑遂犯京師信示居子與元  
元年朱全忠略宰相張  
浚請伐克用戰于陰地濟軍三戰三敗克用兵大掠晉絳至河  
中赤地千里○二年攻王鎔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漳泚與鎔  
大兩平地水深數尺鎔人襲之克用匿林中鎔其馬曰吾出有  
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  
元年全忠略攻下晉絳河中







天性在其父而善之也以數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高祖姓劉氏初名遠其先少也部人後居太原嚴家言西  
漢色目多白睛與高祖相似事應帝為將將王反國出奔  
高祖自鎮州刺帝師遠帝于衡州諸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  
遠推高祖入室蓋殺帝左右高祖將兵知遠與秦繼嗣帝  
高祖謀書成之國即位拜河東節度使比京留守知遠  
從高祖起太原有性命功自出帝立與高祖用兵北方常  
疑知遠勳位已高幸帝多故而有異志每欲殺之

四年庚申北平師北王遣王峻率兵攻丹耶律德  
光呼魯賜以木柁法夏之如中國凡校者皆為王言契丹  
以不能得中國乃欲建國二月張敬甫等請進即位德

天福十一年二月庚申契丹國主耶律德光五月高祖歸于  
丹以李穀益知南院軍國事六月高祖及其母于  
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以漢高祖光武為  
世祖皆不誤

正月高祖年五十四

高祖高祖第二子承祐也元年一月即帝位

十一月高祖及宋廷派使附于成郭允明及帝崩建古  
自發上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今不以為重也孔子未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惟暴君昏主庸庸之以其記事先後遠近  
文字以歲月一二數之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  
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去後以改元  
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始雜稱後多不勝

太祖姓郭氏諱威郭州堯山人也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李  
繼勳幕第設士為軍卒威年十八應募負氣好使酒以通書弄  
補軍吏好請閹人春秋暑知兵法漢高祖起兵太原即位拜威  
樞密副使高祖疾以隱帝詔威拜樞密使時李守貞趙思恭王  
景崇相次反威遣白文珂常思等討之无功乃使西營諸軍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優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去衣  
同將士皆履屨威至河中乃攻具破羅城守貞死思恭降  
隱帝勞威以玉帶威辭以破賊自將相之賢帝悉召楊師立臥  
擊威建吉等皆賜之威又推功入臣請加爵賞威不至方鎮曰  
是謂負天下不三年高祖崩威以樞密使之鎮蘇逢吉  
謂樞密使不可以樞密使行隱帝不委業等  
使郭思恭威使至威召魏仁浦謀於內仁浦勸威反倒用  
留守印為詔高祖威誅諸將校以威怒之將校憤然效用上  
月威率兵渡河隱帝乃殊威家屬于京師郭允明於隱帝于趙  
州威入京師火入高平百官朝太后請立威為嗣高祖崩十  
二月威伐契丹至瀘州旋王峻遣郭崇勳殺于朱州太后制

周本紀

太祖

太祖姓郭氏諱威郭州堯山人也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李  
繼勳幕第設士為軍卒威年十八應募負氣好使酒以通書弄  
補軍吏好請閹人春秋暑知兵法漢高祖起兵太原即位拜威  
樞密副使高祖疾以隱帝詔威拜樞密使時李守貞趙思恭王  
景崇相次反威遣白文珂常思等討之无功乃使西營諸軍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優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去衣  
同將士皆履屨威至河中乃攻具破羅城守貞死思恭降  
隱帝勞威以玉帶威辭以破賊自將相之賢帝悉召楊師立臥  
擊威建吉等皆賜之威又推功入臣請加爵賞威不至方鎮曰  
是謂負天下不三年高祖崩威以樞密使之鎮蘇逢吉  
謂樞密使不可以樞密使行隱帝不委業等  
使郭思恭威使至威召魏仁浦謀於內仁浦勸威反倒用  
留守印為詔高祖威誅諸將校以威怒之將校憤然效用上  
月威率兵渡河隱帝乃殊威家屬于京師郭允明於隱帝于趙  
州威入京師火入高平百官朝太后請立威為嗣高祖崩十  
二月威伐契丹至瀘州旋王峻遣郭崇勳殺于朱州太后制











嗚呼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  
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之道垂而宗廟朝廷人鬼皆未嘗  
寧傳一姓而三姓周二姓而一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  
帝為一家發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  
同其統者何哉等從其說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統與之也  
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魏可同家不可不別其家  
友文之不別何哉者根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  
戒也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顯皇帝為皇太后后馮后用事太后  
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邪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厚澤  
先犯京師太后與帝欲自焚嬖臣薛超止之范質為帝草降表  
又為太后表陳謝德光入京師封帝為晉王于黃龍府幸哉  
從帝而北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其骨當歸汝汝無使  
為虜地鬼也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顯皇帝封吳國夫人重崩至高祖崩出  
帝納為后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曰納叔母於中信亂人倫之  
大典后隨帝北廷帝之原數求毒藥以死而藥不可得  
嗚呼古之不孝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者  
禮經而不諱也後世開闢都隍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  
傷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穢穢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  
子曰不知此則不能得其志盡發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  
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敬其九族而亂其人  
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  
而真絕其天性賊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傷  
夫為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難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

公行也而必諱故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  
後者必有所以生之父母所後之父母其簡易明白不尚不竊不欺  
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之後者  
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  
也然而思有係於義故降其服以著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  
之名不可改故者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  
有天下則家皆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  
義而用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以而絕之蓋亦習見  
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  
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入聖書哉

漢家人傳

周太祖敗漢兵而隱帝過試太祖入京師曰太后稱立漢  
道陽道迎太祖太祖不在晉謂曰以此舉由漢  
太祖指天為誓曰行請人曰吾平生不為漢語人今  
自徐入也以晉廷美楊溫等徐州及開寶不得立乃開城  
元年王匡趙克徐州廷美等見殺  
嗚呼一既悲兩陳公贊之事人相繼又嘉廷美楊  
溫之所為贊於漢世非嫡長特以周氏接國畏天下而難之當  
是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廷美溫區區為守孤城以  
死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高王  
趙之攻徐州周實遣人招廷美等予得其詔書皆言廷美等  
於周後拒罪而後發然疑狀亦不見皆不可知也予嘉王  
之忠而悲其志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齊稱皇后柴氏邢州人與太祖同里遂以



梁臣傳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子謂五代無全節無義非無一人僅有之  
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其仕不及子二代者以國祚之作梁唐  
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祚者作雜傳夫入于雜  
誠君子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

敬翔

字子振客大梁為人作檄制傳之軍中所作皆便俗語太祖  
嘗之問曰子讀春秋所記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太祖曰其  
法可用乎翔曰兵者應實世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太祖與蔡人戰汴州為太祖謀事多中太祖喜以得翔之助  
為集試翔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官者乃改  
為樞密院以翔為樞密使兼大學生○翔源沉有大略從太  
祖用兵三十餘年大之務必親之翔亦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得休○太祖立以翔為樞密使已乃以李振代  
翔為樞密使○太祖即位用事者多失河北與晉相拒翔  
對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太帝之威德光之臣猶不得志於  
晉今晉日益強深日益削陛下與計事者莽其近晉即親戚之  
族而晉攻揚劉李亞子有漸凌水為士先陛下委蛇守文以  
備惟自書遺策為將足當彼餘孽乎王有章敗段凝擢請  
兵願望不來翔曰臣今為相實笑人老奴亦事陛下如郎君今  
疑不來敵勢已迫臣請先死不見見宗廟之亡及莊宗入汴李  
振邀翔入見翔曰李振請為丈夫矣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  
自經卒

朱珍

字為公祖册江軍制選將法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井充鄭常勇山諸將後因

井充鄭常勇山諸將後因

井充鄭常勇山諸將後因

井充鄭常勇山諸將後因

井充鄭常勇山諸將後因

防已畢...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梁唐晉漢周臣傳夫入于雜







○鳴呼官失其職久矣予嘗憂宣見效翔李振為禁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折後請者則其記事而入疏請辭今士  
賦調以文相繼以因宗政使聞得旨則便宣而出之象  
之禁政院乃唐極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百官為之至  
梁魏其楊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唐宗乾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鳴呼官失其職久矣予嘗憂宣見效翔李振為禁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折後請者則其記事而入疏請辭今士  
賦調以文相繼以因宗政使聞得旨則便宣而出之象  
之禁政院乃唐極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百官為之至  
梁魏其楊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唐宗乾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鳴呼官失其職久矣予嘗憂宣見效翔李振為禁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折後請者則其記事而入疏請辭今士  
賦調以文相繼以因宗政使聞得旨則便宣而出之象  
之禁政院乃唐極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百官為之至  
梁魏其楊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唐宗乾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鳴呼官失其職久矣予嘗憂宣見效翔李振為禁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折後請者則其記事而入疏請辭今士  
賦調以文相繼以因宗政使聞得旨則便宣而出之象  
之禁政院乃唐極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百官為之至  
梁魏其楊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唐宗乾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鳴呼官失其職久矣予嘗憂宣見效翔李振為禁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折後請者則其記事而入疏請辭今士  
賦調以文相繼以因宗政使聞得旨則便宣而出之象  
之禁政院乃唐極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百官為之至  
梁魏其楊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唐宗乾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鳴呼官失其職久矣予嘗憂宣見效翔李振為禁政院使  
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  
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折後請者則其記事而入疏請辭今士  
賦調以文相繼以因宗政使聞得旨則便宣而出之象  
之禁政院乃唐極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百官為之至  
梁魏其楊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  
行事於外也至唐宗乾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伴於  
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  
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不可不察也...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不可不察也...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不可不察也...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不可不察也...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不可不察也...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不可不察也...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將軍以西路降於河朔...



此世皆得之情况以爲也... 張

張

憲字允中晉陽人爲人沈... 官官伶人沮之乃爲大... 有懷一心以幸...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外帝用與兩首班先入... 是夜死疾

秦主敗即曰衣...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嗚呼子以死耶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













為其有三志不其得也亦其謂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

考史周伯也拜威德事而後周其圍謀太原契丹救護

齊齊才知在之以者與先神戰所口旁却身相俱發左右

城之投諸將諫不一技又无成功聞者趨先遠而師出宗情

越而傾无成功事之不食者數日

最長於詩以各道士要泰山前故官書詩人黃帝漢子至

特號內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

昇二十餘年長至可也食不飲九家使精教各執一務

特號內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

昇二十餘年長至可也食不飲九家使精教各執一務

特號內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

昇二十餘年長至可也食不飲九家使精教各執一務

特號內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

昇二十餘年長至可也食不飲九家使精教各執一務

特號內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

昇二十餘年長至可也食不飲九家使精教各執一務

而後其心故身而自者得一人焉曰鄭也張清明劉不

其心去就不得其義者得一人焉曰石昂也利於君以

而何必自明者至死而不言者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曰

而風行天下者吾得一人曰李鳳翔

去之意欲其其子恨其子恨其子恨其子恨其子恨其子

重我以書勸還家報殺之火燒其家報其家報其家報其家

脂論入地千歲化為無能去三國因批若無塵求之古道士

道教羅羅之支存世以為三物去其物去其物去其物去其物

魚所鈞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者蓋曰曰在後者蓋曰曰在後者

夫一乃事之本也龍守一乃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

夫一乃事之本也龍守一乃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

夫一乃事之本也龍守一乃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

夫一乃事之本也龍守一乃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

夫一乃事之本也龍守一乃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

自命六世同居者以所居...

其說白馬之楊恭夫可為...

推以唐常以清此為之廷...

梁王旨因救極幸於白馬...

推等不死的惜... 唐然必不亡...

張文舒... 以文行...

光隆在唐以文行知名時...

趙光隆... 光隆在唐以文行知名...

趙光隆... 光隆在唐以文行知名...

趙光隆... 光隆在唐以文行知名...

趙光隆... 光隆在唐以文行知名...

趙光隆... 光隆在唐以文行知名...

夫此則謂其於人主之愛而蔽其耳目者及雖朋黨之  
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誣也至於誣  
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亦故其親戚故舊  
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也官李相同謂之朋黨  
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教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夫善  
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故聞善者必相稱善者則謂之朋黨  
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  
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  
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信然誰與之圖治安之  
計哉君子存存小人日進則為人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  
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僕觀唐宗之際是  
也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義兒傳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于戈起於骨肉異類合者  
父子關平鞠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正妻  
夫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爵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害而相  
實耶唐自魏少元起代比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威武之士壯  
往養以為兒豈義兒軍至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可紀者九人其一長為明宗

李嗣昭

嗣昭本姓薛名暹人自鎮定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  
內亡諸州仍城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  
三年與周德威及梁州後攻張文禮於鎮州為賊射中  
胸卒子繼昭立乃降梁及周德威隨母朝京師莊宗斬之

李存孝

存孝本姓改名敬思後晉善射身披重鎧善下坐騎平善  
入陣中以兩臂自負其力勇騎上下如飛初在李存勗

存孝之功不食者數  
刑罰留後乃附梁通趙趙助晉擊之請至太原軍劉景琦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  
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  
約以誦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尔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而  
存矣而賊之手爾其後用兵則謹從事以少卒告廟請其  
矢益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歸之方其擊燕父子以鉏耜  
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晉皇更出未  
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晉天降災  
沾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而皆自於人歟  
可以興國沈謀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方其盛也李天下之  
能更與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夫禍患常  
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作伶官傳

李天下自為王至天子併優雜職于廷伶人由此用事劉后與  
諸胡爭寵其世家而諱其事莊宗為其父劉更本服自負其  
美盡發使子繼及提破帽而隨之造其罪內曰劉山人來首女  
劉氏大怒皆繼及而逐之官中以為笑樂其戰於胡柳葉冷周  
而為梁所得其後梁入汴周臣請於馬前莊宗喜而曰身陷  
仇人而得不死者陳俊德源之力願乞二州報此兩人郭崇  
勳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梁漢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  
而先以伶人為刺史忠失天下心因格爾其命諭在卒以俊為  
梁州刺史德源為益州刺史莊宗置于中牟賤民田畝令幼穉  
悉將殺之伶人散新舊權全貴之曰汝為縣令奈何  
遂將以供稅賦何不汝汝民而至此地以備天子之











孟方立

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遷為隊將後為昭義節度使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見其先青州人幼與薛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平博州府通判楊所公後世之議楊楊者皆以其言為

馮行襲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使贈贈贈少恩而所至

李振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振字與緒唐拜台州刺史益起不果行以策于梁太祖奏事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極重振語京師見其謀出昭宗昭宗















...以救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  
嗚呼人性之謹於智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  
不怠繼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  
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自唐之  
于戈飢饉久不得育其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  
保蓋出於不幸因之流離習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  
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殘害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而  
不存然考詢者射其毒高從從而之非徒考詢不自知也  
太惡而高祖不為怪也考詢之建其父宜其幸世不知也  
非也

重榮州人善射...起太原使張續陰招重榮其母兄  
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射之曰石公為未  
子則中一發續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即復使則中一發又  
中數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時吏  
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投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後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其妻為其母之婢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人曰天子豈有德邪兵為其者為之時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子重榮以謂中國以重榮秋田已敗之民而充無厭之欲

...安重榮...  
...重榮州人善射...起太原使張續陰招重榮其母兄  
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射之曰石公為未  
子則中一發續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即復使則中一發又  
中數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時吏  
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投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後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其妻為其母之婢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人曰天子豈有德邪兵為其者為之時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子重榮以謂中國以重榮秋田已敗之民而充無厭之欲

...安重榮...  
...重榮州人善射...起太原使張續陰招重榮其母兄  
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射之曰石公為未  
子則中一發續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即復使則中一發又  
中數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時吏  
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投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後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其妻為其母之婢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人曰天子豈有德邪兵為其者為之時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子重榮以謂中國以重榮秋田已敗之民而充無厭之欲

...安重榮...  
...重榮州人善射...起太原使張續陰招重榮其母兄  
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射之曰石公為未  
子則中一發續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即復使則中一發又  
中數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時吏  
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投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後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其妻為其母之婢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人曰天子豈有德邪兵為其者為之時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子重榮以謂中國以重榮秋田已敗之民而充無厭之欲

...安重榮...  
...重榮州人善射...起太原使張續陰招重榮其母兄  
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前百步射之曰石公為未  
子則中一發續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即復使則中一發又  
中數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時吏  
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投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後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  
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其妻為其母之婢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人曰天子豈有德邪兵為其者為之時向相與爭丹約為父  
子重榮以謂中國以重榮秋田已敗之民而充無厭之欲

河朔唐突州帝乃遣李守貞率用過以兵攻河下...  
守貞固守自夏至冬其子承勳勸守貞曰我在此...  
守貞曰天池投之難役人言以當作天子承勳勸之遣人...  
守貞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氣而重足人為語曰自...  
古未有突羅天子敗足皇后邪然名突為天下首禍卒滅...  
氏唐虞中國者三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社稷

重威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女弟命與重威交重威...  
重威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  
其兩軍戰重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威大敗契丹入寇重...  
為北國行營都統契丹人請契丹諸將更其詩以中國...  
之為帝重威出降表使持節重威乃令軍士陳于城外軍士...  
重威以為快戰及告以出降重威一辭甲火與重威原野契丹...  
京師重威以晉兵屯城橋士卒陳於而人語之重威曰定...  
拜重威大尉不食命高祖文之食及出降契丹乃其...  
子於市

李守貞

守貞河朔人...  
守貞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氣而重足人為語曰自...  
古未有突羅天子敗足皇后邪然名突為天下首禍卒滅...  
氏唐虞中國者三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而守貞固守自夏至冬其子承勳勸守貞曰我在此...  
守貞曰天池投之難役人言以當作天子承勳勸之遣人...  
守貞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氣而重足人為語曰自...  
古未有突羅天子敗足皇后邪然名突為天下首禍卒滅...  
氏唐虞中國者三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張彥澤

守貞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氣而重足人為語曰自...  
古未有突羅天子敗足皇后邪然名突為天下首禍卒滅...  
氏唐虞中國者三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慕容垂

守貞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氣而重足人為語曰自...  
古未有突羅天子敗足皇后邪然名突為天下首禍卒滅...  
氏唐虞中國者三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考之計也乃大言曰此兵何難為然陳前鳴使歸者以  
謂其周也五乃謀及刑官周康曰當其國也自有  
以米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與  
代之豪傑也若量力而動可保萬全矣河中央棄陽社令公  
歲之龜鑑也若趨然未有以善之乃公身監指關弘普家賢  
軍度曰公命之死生繫於之多少願無慮也及爾無所得  
起下弘普度感新之身起野乘故在鎮置座成誠有奸民為  
報質者主吏竟之已而得質為報者真之深室用鐵為質而  
以銀鑄鐵胎銀其殼圓也此誠平者曰吾有鐵數千錢當悉  
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亦何用然爾等天阻親在若起失  
投井死

五代史記卷之八

五代史記卷之八

言此禮義而人之大法康曰人之大節莫不廉則無所不取  
不取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福取之亦無所不至况大  
節無所不取不為則天小具有不亂國者其有不亡者乎  
此則可知也叙其自述以爲其所謂無廉則天  
五而於之彼服儒者以李古自名而事人之操任人之國  
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其儒者果元其  
豈非高節之士與時之亂澤其世而不肖出於若天下者  
足顯其真能致之我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也  
高子其後五代時小說一編載工變事其後以一人猶  
知此則知世固有人而不辨其真偽者其間名義州  
石梁更以疾平于自酒家走負一子而初李氏其子有  
其以歸更過謝止旅會主人竟其子一子而後之  
許其有李氏類天已事不肖去主人妻妾而此李氏仰天  
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李為人執節不可以一  
汗吾身即自其其質人見者環聚而吟之或為彈指或  
為之泣下閉封其門一白其子別有賜藥對者李氏  
而皆其士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以身殉者則  
之風何少知愧哉





















者得士有禮吾欲死於楚章曰公自圖之章古可斷語不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相存為右相慶光圖等十八人為李士誥滅深般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相存為右相慶光圖等十八人為李士誥滅深般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相存為右相慶光圖等十八人為李士誥滅深般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相存為右相慶光圖等十八人為李士誥滅深般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相存為右相慶光圖等十八人為李士誥滅深般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相存為右相慶光圖等十八人為李士誥滅深般也師周以兵奔楚章曰吾方圖報表而得此人足矣故請也唐太宗故第開天稱將軍官屬因拜放天冊上將軍般以

之開運四年春

希範希範同母弟也然希範希範以任事上克希範希範不

希範希範同母弟也然希範希範以任事上克希範希範不

希範希範同母弟也然希範希範以任事上克希範希範不

希範希範同母弟也然希範希範以任事上克希範希範不

希範希範同母弟也然希範希範以任事上克希範希範不

希範希範同母弟也然希範希範以任事上克希範希範不









年

立為侯國... 以詔書... 而後元氣...

以詔書...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年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而後元氣...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編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蓋其讀史時刪節備檢之本而建陽書坊爲刻而傳之者凡史記二十卷西漢書三十卷東漢書三十卷三國志二十卷晉書三十卷南史二十五卷北史二十八卷隋書二十卷唐書六十卷五代史十卷前冠以疆理世系紀年之圖所錄大抵隨時節抄不必盡出精要如東漢晉二史內四言贊語於本書已屬贅拇駢枝乃一槩摘存殊爲冗雜又如北史紀傳爲隋代而作者業已併入隋書乃獨四夷一傳仍及隋事而隋書內遂刪去之爲例亦間有不純然南宋諸儒大抵研究性命而輕視史學故朱子作貢舉私議欲分年試士以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蓋虛談無實之弊朱子亦深慮之矣祖謙雖亦從事講學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喪志之說以文飾空疎故朱子稱其史學分外子細附存其目俾儒者知前人讀書必貴徹首尾卽一刪節之本而用功深至已如此足以爲宋儒不廢史學之明證也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十四卷  
東漢精華十四卷

〔宋〕呂祖謙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張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漢精華  
十四卷》提要

學於古而必求是非之正務合  
聖人之道不為異說所惑則見  
諸設施失必鮮矣東萊之在當  
則諸儒稱其深於史學於此足  
以見之然使不本諸經而惟史  
是學則議論之正曷能如是也  
哉此又讀是書者之所當知也

東萊為書而張君傳之其心則  
同其嘉惠所及不亦遠且衆乎  
君以視予曰必子宜序辭不獲  
輒為記新刊之歲月俾後之人  
知是書之所以傳也

正德元年歲次丙寅春二月望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南京大

常少卿前翰林

國史修撰太子左諭德杭郡東

厓李旻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總目

一看本紀

先要知人君地位聖賢中主昏亂庸劣之類

次要看資質短長如茶葉不長不香

次要看時代興衰仁之盛衰人臣亦論所與

次要看事業難易創業守成中興之類

次要看規模大小漢一王莽亦論所據

次要看治道粹駁之類人臣亦論所學

次要看措置得失五精要繁要略

次要看任用賢否先論大臣將相

次要看事意本末成敗看成就却看緣由

次要看情理血脉而相如事是不相干而相干

次要看情事同異相如事是不相干而相干

次要看古人深意古人用意難不盡在

次要看史法褒貶詳略之類

次要看議論當否然後可決議

一看列傳前外

才能偏全有全者不可以一

心術邪正學術淵源

第一卷始

論高祖地位資質	寬仁	九原
知人善任使	好謀能聽	狎侮
不學	好酒貪財及色	論高祖治效
論高祖難易	論高祖規模	
論高祖治道粹駁		用人
論高祖措置	全得	全失
論高祖任用	張良專救高祖失	
陳平專救高祖詐		高祖資偉人
事意本末	性理血脉	事情異同
陳涉立六國	高祖立六國	
韓信背水趙不能勝	漢兵走險楚不能制	
蔡生說項羽都咸陽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封呂氏	待韓信懸布	
古人深意	蕭何營未央宮	田肯言齊
婁敬言都	曹參在蕭何術中	
張良窺見高祖疑心		分杯羹
史法褒貶	議論當否	
第二卷		
列傳		
陳吳	項籍	陳餘張耳

魏豹田儂韓王信	韓信	彭越
陳布	盧縮	吳芮
樂布	田叔孟舒	蕭何
張良	陳平	王陵
亞夫	樊噲灌嬰	周昌
婁敬	朱建	孫叔通
		蒯通
第三卷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景寬仁恭儉	景帝資質刻薄
論文景治效	文帝海內富庶	景帝風移俗易
論文帝難易	文帝承秦弊至弊	
景帝承文帝甚易		
論文景規模	文帝有王者規模	
景帝緣是錯心術別全是霸		
論文景粹駁	論文景措置	論文景任用
事意本末	論除肉刑	論除誹謗
論吳楚事	論匈奴和親	論大景當庶
論文帝取符	論文帝不制禮樂	
情理血脉	景連太子	賈誼治婁策
情理異同	古人深意	史法褒貶
第四卷		



列傳	張春申屠嘉	淮南厲王	賈誼
袁盎	晁錯	張釋之	馮唐
賈山	鄒陽枚乘	衛綰	直不狹
周仁	石奢	周亞夫	繡衣
蒯徹	佞幸		
第五卷			
論武帝地位資質	雄材大畧		
改文帝之養儉	學大經		
論武帝治效	開拓土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論武帝難易	文帝承秦弊難	武帝承文景遺業易	
論武帝規模	嘉唐虞樂商周		
論武帝粹駁	表章六經	用人之濫	
論武帝措置	征伐	封建	禮樂
刑法	食貨	歷數	
論武帝任用	不任宰相	用九卿	
用人難	高祖路遠	文帝好安樂	
武帝多欲	宣帝嚴核	景帝刻薄	
昭帝最聰明		元成惡賭	
哀帝暗悞	惠帝資柔弱		

事意本末	征伐	魏宗室
情理血脉	情實異同	景帝繼高祖法
漢武帝害民處似秦皇		
方人深意	史法疑	
第六卷		
列傳		
霍去病	田蚡	灌夫
河間獻王	李廣	董仲舒
倪寬	卜式	張湯杜周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三
徐樂	嚴安	將軍
公孫賀等	石慶	霍光
汲黯	鄒陽	傅介子
酷吏	郭解	韓周申公
第七卷		
論宣帝地位資質	在民間知官吏欺弊	
知民間愁嘆		
論宣帝治效	論宣帝難易	
論宣帝規模	自處以雜伯	
起刑地效全似管仲	正言全與三進	

論宣帝粹駁 論宣帝擢置

推亡固存 不臣匈奴 置常平倉

論五經 置屬國處勝羌

論宣帝任用 能任魏相 任老國過於詩難

事意本末 德霍光弊 論常平倉

石渠論經 祥瑞紀年

情理血脉 事情異同

文帝請以証 宣帝迂闊王吉

古人深意 史氏褒貶

第八卷

列傳

魏相丙吉 趙充國 常意 鄭吉

于定國 王吉 韋賢 疏廣

陳萬年 鄭弘 鄭昌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孟寬統

馮奉世 楊惲 張安世 杜延年

夏侯勝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名信臣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路溫舒

第九卷

論元成哀平 元帝恭儉 元帝加之荒瀆

哀帝昏悞 平帝幼弱

論元成哀任用 元帝知蕭望之不能用

成帝因王章言疑王氏為張禹所誤

哀帝誅大臣

事意本末 德霍光狀成相 德刑名用儒生

德蕭望之死信張禹 德王氏誅大臣

論新印文

情事異同 文帝恭儉 元帝恭儉

武帝好儒 元帝好儒

史氏褒貶

列傳 劉向 劉歆 息夫躬 賈捐之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辛慶忌 甘延壽 陳涉

段會宗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黃霸 龔遂 龔舍 鮑宣

嚴君平 鄭子真 薛方 郭欽

蔣詡 紀春 韋元成 京房

翼奉 李尋 王尋 王章

第十卷	諸葛豐	劉輔	鄭宗	孫賓
	母將隆	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康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杜欽	谷永
	杜鄴	何武	王嘉	師丹
	楊雄			
第十卷	秦楚之際月表	諸侯王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王子侯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律歷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古井田法	後世井田廢	勸農	地方
	常平	農本	賦稅	漕運
	蓄積	錢譜	武帝橫賞	
	武帝橫欽權法	武帝聚斂之臣		
	漢臣議食貨有三等	王莽變法亂制		
	漢君有三等			
第十一卷				

第十三卷	郊祀志	合祭起王莽
	古與後世祭祀之異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河圖
	五策是非	水利
		河議
		漕運
第十二卷	藝文志	六藝
	兵書	術數
	易學圖	書學圖
		方技
		儒林
		諸子
		詩賦
第十四卷	詩學圖	禮學圖
	春秋圖	穀梁圖
		諸經旁通
	循吏	宣帝循吏亦多有褒貶
	武帝時只一董仲舒	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	景帝亦有酷吏
	宣帝時多循吏亦有酷吏	貨殖
	游侠	佞幸
	匈奴	西南夷
	西域	兩粵朝鮮
	外戚	元后
		王莽
		叔傳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總目錄		

論高祖地位資質

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貪財好色不學而性明達

好謀能聽 一曰帝克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 三曰神武有微應

四曰寬明而仁慈 五曰知人善任使

以上數端說盡高祖地位資質

寬仁 懷王諸老將言沛公素寬大長者 不殺子嬰

約法三章 此事全好無失

此三項最係得天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此 項羽一

大度

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郡食共知高祖大度

陳平黃金四萬斤 能赦田叔孟舒等

知吳王濞有反相不改易 此事亦全好無失

嫚罵

不愛爵皆是大度只得無恥之士駕馭其家中得有得失

知人 王陵論楚漢得失高祖自謂能用三傑

善任使

料魏豹三將不能當韓信等

呂后問何人可相等後皆如所料

趙克以巧計取御史大夫

識陳平不破屢用其計致叛者九起雖云智有餘亦謂

不遠 此二事不與學性明達相關故有得失

好謀能聽

誤聽守關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

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敗事

誤聽使者十輩言圍平城遂用姜敬和親約

誤欲止宮休舍賴張良諫止

誤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

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

誤不知尊大公賴家令言即聽

誤欲易太子 因好 賴張良招四倍定

誤因蕭何賴王衛尉諫改 誤處皆緣不學改度皆

緣性明達若使 社學亦無此誤

狎侮

滿冠 騎項 嫚罵 皆不克好事

侮慢張敖致貢高之禍後知田叔孟舒方悔下求賢

招平無所得張良因見機招四倍定 明君

不學

以狎侮不得四時 以欲易為不得魯兩生

緣陳平聞楚自疑有伺

緣偽遊雲夢叛者九起 竟緣討燕

欲以周昌制呂后竟無益 得曰叔孟舒不能大用

好酒貪財反色

入彭城取美人置酒大為羽所破

愛戚姬

論高祖治效

天下既定本是飢渴易為飲食之時只因偽遊一事叛

者九起

高祖終身干戈不克治定只是紀元班固所說規模

論高祖難多 難多

秦有上傾之勢高祖如推枘枘易於三代之與不階尺

上一人之柄與光武同然光武因人思漢易於高祖

因秦之亂與唐太宗素隋亂同然太宗乘時少精兵易

於高祖

以敵較之尋邑之才不能當李密之屬隋末群盜亦不

過如光武之初皆無秦項之敵

漢承秦滅學高祖不學履三代難

光武中興漢僅在太宗經營之

論高祖規模

入關珍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 創業

吾亦欲東甬安能久藝藝於此牛 未定

敗於彭城後謂隋何吾取天下必矣

語與功臣剖符

作善

正緣高祖不學性明達

蕭何不通故國書

曹參不通律法今

故漢之規模止於韓彭

過沛歌大風思得猛士守四方亦不到王者規模地位

論高祖治道詳駁

王道本仁義 仁義

高祖寬仁天資 所以

楚懷王將伐秦

董公說 為秦 高祖所謂義者皆假之

不知尊太公

溺愛戚姬

欲易太子 五心誠意

用人

蕭曹股肱 良平股心 信布爪牙

所以不純乎王者皆是韓彭穎得寬仁過於霸者所

以有漢四百年基業 無漢之大長又

無之法多因秦舊不能復先王不得不取

張能神除項時與民

論高祖措置

全得

不聽趙高連和 約法三章 不受牛酒

封宮室府庫 遷定三秦為義帝發喪

不殺子嬰 赦事皆係與亡

用齊信取趙代趙燕齊 用彭越燒楚積聚

說下九江王布 取救倉粟 深溝高壘

出軍宛葉 死者給棺衣 入武關

封趙子弟 用田肯封齊 都關中

封雍齒 赦事皆係成敗

有得失

會鴻門 勢不得已 間亞夫 出於事急錄此

捐地與三將 一時不得已 錄此

大封同姓 本以制吳楚之禍

結和親 世以爲故事 奪韓信軍 欲得安而不

殺丁公 世以大義與敵 制在儀代之禮遂廢

全失

守關軍項羽 偽遊雲夢執韓信

封項伯用周昌相趙 聽呂后臨彭越

論高祖任用

用王係 輔以

用子房為腹心 不以陳平

用陳平 周勃

非二陳則呂氏直不分非陳平

非呂氏則高祖失 陳平與高祖詐

高祖質倭人 趙李左車楚薛公之屬卒不為用田叔孟舒之屬不

過為郡守

趙李左車楚薛公之屬卒不為用田叔孟舒之屬不

過為郡守

趙李左車楚薛公之屬卒不為用田叔孟舒之屬不

過為郡守

看韓信登壇合知項羽為韓信所取 京索

看高祖屬呂后合知諸呂終為平勃所制

看楚懷王諸老将言便合知楚漢得失 趙入關時

看入關約法三章便合知漢以寬仁得民

看入關不受牛酒以倉粟多不欲煩民便合知

看給軍一則秦多苦積

看給軍一則秦多苦積

看給軍一則秦多苦積

看給軍一則秦多苦積

看給軍一則秦多苦積

看馳入信壁奪其軍便合知自立不令再奪軍

看鄺食其下救倉便合知漢終以食勝項羽

看項羽殺宋義便合知必殺義帝

看項羽為宰不平便合知楚漢曲直諸侯終不附楚

看田肯說親王子第王齊便合推秦齊後於漢有何功

曾參傳見效

看三老董公遮說為義帝發便合推到教羽十罪

看置三老便須知董公有益於漢

看未央宮便合知武帝奢侈所因

看叔孫制禮便合知漢一代之禮終不能立實誼董仲

舒王吉劉向皆空言

看蕭何擔揀秦失終漢尚存路溫舒其一尚存

情理血脉

陳平但知間楚不知自間蕭何

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為救偽遊雲夢

高祖寬仁止在秦民六國各以為其主為義帝發喪所

以動諸侯

人但知齊得十二不知意在制淮南梁代與呂氏求賢

詔因孟舒田叔下子房因求賢詔窺高祖懼心逆招

四皓

廣武間丁壯若軍旅老弱疲轉餉為軍士死者衣棺

轉致其家所以慰人心

高祖兩奪韓信軍為有敢耳曾參

事情同異

陳涉立六國天下素昧既起未敢立六國是信英雄法

高祖立六國天下素昧既起未敢立六國是信英雄法

韓信背水趙不能勝信兵法

漢兵走險楚不能制漢兵法

秦生說項羽都咸陽見勢不見理也秦民已失望咸陽

不能崇韓信為人心念

妻敬說高祖都關中見理托於勢之高祖乘得秦民之

封呂氏王陵廷爭所以全功臣為後圖

此典伍尚伍員程嬰公孫杵臼意類

以上皆是故皆濟事

待韓信懸布韓信布其於韓信所供與漢王等同

古人深意存心臣為有功臣

知惠帝素儒之故以信

蕭何嘗未失官不為重威使世無以加

曰肯言齊慮在外

妻敬言都不為形勢

曾參在蕭何街中不知蕭何意曾參以漢相為齊相不

為相不能理何意呂氏之難

張良自陳平用事後非失不謀

窺見高祖之疑心

招四皓又窺見高祖之懼心

分杯羹是不學之語亦項羽不如此公所以得

史法褒貶

班固以漢人作漢史大抵凡稱漢之清既所

議論當否

班固論高祖孝惠皆是

惠帝仁柔之君但非克家之子

論諸功臣亦皆有深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一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列傳

陳兵兵在在富貴志滿即歸

之徒起兵屠殺之亂者

項籍學萬人敵志亦不過如此天資則悍勇

救趙入關楚漢雄雌已決

救趙用力坑秦卒三十萬

入關用德之法

范增變詐之人不知天命亦不識理

范增有一范增不能開三項增有三

殺宋義增為末將改封守侯王意欲用刺虎計

不知人得不通是為漢

范增卑欲殺高祖不知高祖不可殺又不知

羽失不在捨秦都楚所過無不殘滅人心

使項羽如高祖楚人豈不為項燕韓信陳平宜亡楚歸

漢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韓信

人君大節一愛人一知人

陳餘張耳班固云勢利之交斷盡二人只是我國之士事

以燕人悟趙王拜將陳五而立或曰武臣死

魏豹曰倍韓王信六國後大聚皆非英雄之才

一為六國無道

二為人才非英雄



田橫之客 大如如口公子餘風

韓信

善料敵 登壇言楚漢得

專用智 疑兵破能背水拔漢破趙豪砂

蕭何能薦 大將 高祖能用 大將

景係高祖與亡處 京索城下

善用兵法 之類 志止於王 度家可

無反心 志願已足

用兵未嘗敗 後世名將莫及

假王取禍 得古人兵法

彭越 二人為高祖太子同首於取

專在燒楚積聚一事 項羽以金盡敗

韓信相遠

黥布 身是勇將知不足道

薛公三策 最知形勢 正得曹參在齊秦印名將非布敵

虛飾 以善思對以化

此亦高祖不學措置不當一事

吳芮 起於得人心享同景

季布 報典丁公事同丁公之死高祖托公長

布能能於會不勝其心大花

韓信

樂布 義士與季布不同 恩報德不足於仁

田叔孟舒 仁者必有勇舒守雲中叔樂相

漢廷臣無出其右 為其名第二人 才幹不同大相相

大段相遠班固將同傳未然

蕭何 位命功臣漢相 正與高祖相合不學而性明達

本出刀筆吏 漢相 以二事皆緣不學

曹參 亦位命功臣漢相 正與高祖相合不學而性明達

物之

參亦本不學只得蓋公說堅守之 以此治齊亦以此治

漢 自知明知君亦明謂已不如蕭何 皇帝不如高

帝是也 但只非大臣之義 此却曹參不得刀筆吏能

如此已好 蕭曹好處出刀筆吏無深刻之意

張良 本是戰國之策士 實憤慨

綠北上老人 願聞道 餘可以為賢 學禮故欲報秦

願聞道 故能用高祖 中求便非高祖明達不能用

非張良則高祖器遠中有所失

高祖論三傑 首稱子房

係與亡

諫止宮

定太子

諫立六國

會鴻門

破燒關

立韓信

追項羽

封雍齒

都關中

捐關東於信布越

無一事不係與亡當時想亦有他謀策然史法紀其大

子房亦不自輕用其謀焉

明哲保身是良餘事

高祖五后皆在良術中迫而思故不見其

陳平詐謀之士全無戰國策士高祖以仁代智劉明為謀破敵為國不免君臣度賊之禍曾因平

高祖雖一時用平計得免然計後患亦不為小其為高

祖心腹與張良同

魏無知為平以賢不以能封諸呂雖是權宜端居深念

之時亦自無策而非陸賈陳平之智窮

問楚有蕭何縲絏之禍

問單于關氏荅成姬之禍

偽逆有叛者九起之禍

平實不能宰相之職自知功不如勃以詐勝之亦是術

數也

王陵守正過於執一陵守

不封諸呂事守正過於執一陵守

高祖曰少懲蓋之

周勃於金之少

入北軍林諸呂之少

不能對問之少

亞夫正然亦不能自全

細析年故亦緣無學不能自全於景帝之世文

帝能全周勃景帝不能全亞夫寬仁術之異

樊噲灌嬰二人皆壯

酈商夏侯嬰

嬰傳有騎將士所以同傳錄四人偶皆有社稷之功史

樊噲合漢其人自

樊噲合漢其人自

夏侯嬰灌嬰

傅寬新欽

周昌天資剛直不孝無

高祖以昌諫易太子故令相趙昌先學死

呂后難以力爭昌不繼以死亦死

王陵稱疾可也趙王死在昌當死趙竟因機取昌任

把說對付楚學

秦澤之源也

酈食其陸賈皆說士

酈食其陸賈皆說士

陸賈見理皆說士

賈曾迎太公羽飛聽侯生說解辭皆不見於史當是時  
漢振楚若一請未聽再請而聽事勢常如此不在說者

工拙故史不著其辭

要敬人情亦敬於

沈都關中為秦氏愛漢如月頃失兵以情辭

朱建之和不時為臣人辨者以

叔孫通統德者身於求合以說自見於秦事

尤不足通但以賜金為喜

漢初元儒當時有制君臣之儀未為滿不合神作大事

可貴

齊魯二生格神謂之大人雖未可便於然要

通惟有諫易太子一事正

崩通雖換家有反覆者小人喜亂不歡天下平定與

小蔡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二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

論文景地位資質

文帝寬仁恭儉皆近王道得老子

大賢君心制中賢專務以德化民實宜之只史記推

寬仁實賢亦自英武只專主於仁

示教朴為天下先

前席上策之教也

屈尊信亞夫之軍亦是

文帝大度比高祖又過之以匈奴觀之

景帝資質刻薄寬仁恭儉皆不違文帝之貨只是

減宮定讞只是寬仁一事非出天資

殺吳太子是錯周亞夫皆是其資質中發

博奕殺吳太子

不容周亞夫皆不得為恭只是不改

文帝寬仁恭儉事晁錯對策

景帝讓廟樂言之詳矣贊允其大節

賈山路溫舒賈捐之東方朔韋元成貢禹翼奉王嘉

楊雄等傳各有事跡叙傳亦見

論文景伯效法後之人百年

文景皆守成實主成不謂大業可止成業



人多據此事作文帝其武當時不合用  
漢廷臣不當用人不知表度入蔡

文帝守高祖法封建 景帝變高祖約

論文景任用

文帝能全賈誼

文帝竟全周勃

文帝朝 百職中有人才

景帝時 人才少

人君刻深則賢者隱藏直言不至

文帝聽納 約守成時

景帝全無聽納事 五大陳封外成

章意本末

論除肉刑 謂之風在前 除肉刑後民却易犯 漢法從法

減省定案方得全

然文帝心為養民不知古只是當時  
人臣請最末不一時之重為世之輕

論除誹謗 謂之無口在前 文帝 謂之無口在前

秦漢景諱言 大不嚴

論吳楚事 謂之難相同姓

文帝不得不在法制大封禁為後世慮

景帝有吳怨不削亦反只緣削有辭

又漢如吳楚後不當遠取同姓主父權亦  
未嘗至漢後外或中者志不忘不待王代

論文景富庶 謂之起於其後 景帝 謂之起於其後

論文帝取將 謂之起於其後 信亞夫之軍 謂之起於其後

論文帝不制禮樂 謂之起於其後 禮樂 謂之起於其後

情理血脉

安建太子 謂之起於其後 太子 謂之起於其後

薄朱虛功 謂之起於其後 除盜鑄金 謂之起於其後

周勃下獄 謂之起於其後 周勃 謂之起於其後

新垣平詐 謂之起於其後 新垣平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治安策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見識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 謂之起於其後

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謂之起於其後 晁錯 謂之起於其後

情實異同

除肉刑 謂之起於其後 除肉刑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傳染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自咎而死 謂之起於其後 賈誼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疑周勃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資仁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親勸鞍馬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理直 謂之起於其後 文帝 謂之起於其後

景帝疑亞夫 謂之起於其後 景帝 謂之起於其後

景帝資薄 謂之起於其後 景帝 謂之起於其後

晁錯勸景帝自將未嘗景帝心有嫌以異

古人深意

文帝除肉刑是呂

文帝除鑄錢令

為法不行外諸侯王不加除之典其死罪積下寧其無罪積下實誣賈山未知文帝深意

賈誼治安策不問前帝

文帝不用賈誼為國是錯長技策不飲矣伏後連

北閉關謝賢只是隱顯不同

文帝除關無用傅為傳不足防大去不如

文帝信亞夫之軍夫不如此

景帝不信然非景帝本心

史法褒貶議論當否

班固贊文帝一仁或字景當管仲尚得為仁不得以小节害文帝之心

贊孝景遺業得春秋後燒法

班固論袁盎仁心為質全不識

謂晁錯為國遠慮

亦不識錯處遠人不輕發則亦反不則亦及不遠慮遠慮須如賈誼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三終

西漢精華卷之四

列傳

張蒼中屠嘉

張蒼無功區

申屠嘉實實剛

文帝郭通不依申屠嘉大面少帝是欲先斬

淮南厲王文帝不無失教之責

賈誼學術未純賈誼好莊固亦識賈誼未盡賈誼未純王

亦可謂之儒大信初謂天下知治欲興禮樂是見

緣責去長沙思慮深遠方知天下

鬼神之對感動文帝文帝方知後世之慮不及賈誼

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

請侯王向文帝世世

經制定取舍設太子禮大臣

皆是為後慮餘說皆是措置大對親子弟亦是

劉向謂伊管未過伊管仲以其有伯慮不及後

誣皆維持計肯出

文帝封梁能止七日之而

賈誼自許知治體自知明如文帝可

文帝寬仁結民心刑之功不及獲世不知矣

刑制教太子用是錯大

賈誼所言皆繁漢治亂安危成敗

袁盎 戰國策士之辭大 卻座言絳侯非柱稷臣

下趙談 誅是錯 解文帝念淮南王 皆有見

晁錯 商之深

群臣不能望清光 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使之錯

見事情欲以智力取勝故首未與商者同用其說一時

可見近效 只是未識 今降胡自用長技

入粟拜爵贖罪皆此類徒民守邊亦然 只是刑誘勞賜

謂于賞賜利之兵如何得有

削七國 削亦反不削亦反不在文帝時就是錯見

謂錯愚即見賈誼智

張釋之 身是守官 長者 文帝不是刻薄之資 故釋之每

虎園 夫 南山石轉 文帝可 犯蹕

盜玉環 文帝不是刻薄之資

教太子 文帝不是刻薄之資

馮唐 神遊境安無事

看馮唐拜閭與袁盎同術 只是操心處

魏尚 古名將之風 馮唐不獨一時大段教了後世事

賈山 涉獵之學 繁漢事亦重

班固謂不為醇儒 漢人有此語史載之

賈山書意 事發文帝禮士與之論事此意不好

鄒陽 策士只枚 漢有諸侯王人才有在諸侯者

衛綰 自先 五不疑 周仁 石奮 大抵長者

此數人皆正是漢文帝時人物但猶在風俗之中非能

為風俗者其人又有數端

衛綰忠實 直不疑長者 周仁重家 石奮孝謹

此皆在文帝躬行中能有助者各得其一班固載之

周亞夫 名將 所長在持重

細柳 堅壁 堅臥不動 不知此不能

得在重厚夫在少文典周勃一般然亞夫力量大於勃

循吏 書吳公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 不立傳者為

立文翁傳為景帝時學校未興

陸史 鄧都 陸史則漢教化缺又知而而不風

較武宣之吏則為能較文景之吏則為能

任幸 鄧通 文帝與於道之以德

不私以爵見文帝恭儉處不能容其苛 見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四終

論武帝地位資質

英主 不免血氣之剛晚年血氣既衰故悔

雄才大畧 所以有文事武功贊中

景見材畧處 私創青田縣新制

改文景之恭儉 宜室宜家

學六經 比之文景正 罷百家 無所不 表章六經 之實

祥瑞 封禪 巡狩 祭祀 征伐

皆從經學中出

但學得經之文其資質雄偉故趨向偏見道

因公平後九世之聲伐匈奴

初以尚書朴學不好 後見說

封禪巡狩却自書中來 所以封禪說

公孫弘春秋 主病不廢大臣病不辭儉此說開武帝

中公力行是經學最要處却不合

董仲舒 亦緣有受命

論武帝治效 開拓土宇 是文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是文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又為民作君

論武帝難易

文帝承恭獎樂 景帝承文帝易

武帝承文景富廣易若增脩德政則致三代不弊

建法度立學校興禮樂是合在此時

武帝用心難較多事又難做尤當得州然以

論武帝規模 上嘉唐虞不樂商周

但只嘉樂他廣大處不知帝王治道根本好大好高

之心一勝却有秦皇規模

汲黯一語盡武帝規模之病 內多餘外

論武帝粹駁 實駁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 本意

用人之際皆是百家法 張湯趙禹 法家

主父偃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 皆法家者漢其

桑弘羊孔僅 法家 趙過任光 法家

外又有方士如文成五利之屬

儒者不用中公董仲舒 不識真

論武帝措置

征伐 秦朔方是時大王於繼統不遇於方

封建 用主父偃分王子弟便是實

餘事多有得失相半

禮樂 非皆是好事 郊祀 非皆

明堂 非皆

封禪 非皆 汾陰 非皆



協律李延

刑法用張湯趙主不是食貨用東身凡

益鐵舟車均輸算繕皮幣等無一事是

歷數太初

論武帝任用

不任宰相曰曰時故人謂武帝能擇相此只勝似文帝

若不當廷不任宰相見公孫

用九卿見廉頗蔣九卿等相者不任宰相任

用公孫弘不用董仲舒仲舒志不同

不冠不見汲黯託霍光大事

不用汲黯用上官桀桑弘羊同秉政用而使人入參之

漢本以南北軍相制白陳諸呂

此事又係借置得失霍光以大將軍制政事

用人難高祖路遠

文帝好安靜亦亦難合守成

武帝多欲最好士漢

然以多欲九有才智者皆進而通德之士見道

宣帝總核功源所以不合王吉說

景帝刻薄昭帝最聰明

元成惡暗哀帝暗慢

惠帝皆齊恭恭善善

率意本末

征伐不得所獲

弱宗室後却有所成之禍

天下大害在兵且兵則聚怨於此

班固食貨志取得最有次第

漢經學之盛自孝武專門相攻亦自此始

又以經取士士趨利祿

漢禮樂在孝武景成三代禮樂流於方

不任宰相實要權大起

宣帝信威北夷自武帝崇

情理血脉

班固論庚太子與兵終始極知血脉是乃天道好還

公孫弘尚竊運之此合武帝以進身武帝

卜式輸財此起武欲烹弘羊地輸是

巫蠱之禍自求長生求長生求長生

文帝知鬼神之理凡杖賜

武帝好長生故生

武帝用霍光托孤却從不見汲黯來故有社稷

本與匈奴為敵大一度防乘乘者

巡幸亦錄征伐來內虛四方

清何立未夫無以管成德武帝之心

情實異同

文帝振貸武帝亦振貸文帝如周武

文帝武帝亦備郊祀

文帝武帝亦備郊祀

武帝為身教方士尚諱言寧受百囚莫得一真

文帝好黃老刑名文帝得身清長

武帝表章六經武帝得身清長

景帝變高祖法武帝得身清長

武帝變高祖法武帝得身清長

高祖托後武帝得身清長

武帝以霍光輔政武帝得身清長

宣帝以蕭望之傳武帝得身清長

漢武帝害民及似素直

漢不止武帝得身清長

漢不止武帝得身清長

漢不止武帝得身清長

又有二說

又有二說武帝得身清長

積善有慶積不善有殃

古人深意

武帝誅郭解武帝得身清長

用人如積薪武帝得身清長

賈誼泉建諸侯少其力武帝得身清長

公孫弘球朔方武帝得身清長

武帝輪臺詔封富民侯武帝得身清長

昭帝和親罷權酷皆自武帝本意

為武帝為之尚倅後人決不可為

史法褒貶

武帝不務養民武帝得身清長

昭帝明於成王武帝得身清長

武帝武帝得身清長

昭帝明於成王武帝得身清長

武帝武帝得身清長

武帝武帝得身清長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五

列傳

宣嬰

田蚡

灌夫

高德參合

理國一

其質長者

是文帝時所以終國

論和親征伐

安國言最當以帝最長者

河間獻王

宋賢

河間獻王 淮南王安

皆好士

李廣

河間好儒術及有異道 淮南好辯術卒以亂誅

父子皆以勇過取敗

文帝知廣不能全度

程不識李廣

為不以出以伴助之才

衛青霍去病 二人在武帝時號名將

二人所將兵力強

未見智勇

為人城府

有心不致為士一事見得去病學提句如未

論難易

青所當平子

司馬相如

論蜀公門館非徒

封禪

人主修心

竊卓文君

有是才而深惜之也

開西南夷

賦大臣

勸封禪

武帝好而不用

使縣令負弩誇耀鄉里

不能勝私欲終入封禪之說

公孫弘

倪寬

倪寬

私罪重

倪寬

倪寬

其不可為大臣則同

二人為吏皆可觀

小善不可

二人皆為漢大臣當論大節

私人主病不廣大

尚竊遲之

樂之餘烈

皆是迎合

寬議封禪

明堂上壽

皆是阿意

卜式

阿意取寵與私寬同

又不

以輸財替人主

其弊告錄

私早

張湯杜周

酷吏

周厚不立一於酷吏亦縱使之法

張安世

其父

其父

杜延年

其父

其父

班固

班固謂推賢揚善宜有後此是漢人見識

張騫

李廣利

張騫所見其小人也

張騫論奉使之節似蘇武只是心術不同

蘇武行法以使命

審以奉使開武帝侈心意在封侯皆只編一封侯之心生靈無狀

武帝以內寵用廣利意在封侯張國立傳

蘇建 蘇武

用兵功績不著勳大特

志節中古一人 在無人之境不變其節

漢不厚賞蘇武初非軍功不侯之法

司馬遷 後世良史之冠責以古史

學從橫老表多波列十 九班國論遷史之失皆出於此

史多與經不合歸不克古史

變編年為紀傳高世不可改

嚴助 朱買臣 吾土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皆縱橫之流四人用事皆以殺身

論其言惟主父偃以匈奴好推恩之令亦長才

徐樂言說士傾勢是但說嚴李四子

嚴安 終軍

嚴安一言甚中武帝病有深意此一時策好

終軍小有才未聞

素儒銳進 請纓以銳進殺身

對白麒麟洽可善俱亦也 論徐偃論正心邪亦也

東方朔

滑稽朝隗之士 正與素益相反

素益持正論行其私心 害肆侯下趙談疑是錯皆足

方朔滑稽 實持正論 諫起上林 却量偃之類皆是

下趙談 却量偃事同情異別也

公孫賀等 石慶

不止具臣 皆庸人 田千秋一言悟主取軀矣狄益鐵之議括囊不言本非忠

誠因機取貴然其言近厚以保榮祿

霍光 金日碑

重厚忠義之臣皆建社稷之臣 武帝以重厚知二人

日碑識高於光暗合古道

殺弄光全其宗不以胡人先中國不為群臣所忌

霍光擁昭立宣功社稷之臣

見識既不如日碑又不學 隱小妻殺后之謀以覆其

宗利田千秋恭義易制而忌親相蕭望之失賢士不

學無術 班固贊霍光復疑甚當

汲黯 近世社稷之臣

武帝深知級誼知而不用志不合

矯制餐舍 拜大將軍 罵飛揚

諫昆邪王事皆是大節

未有全美處亦緣學淺未盡傳伯為人

其心術與素益大異蓋只慕其直諫一事

淮南王憚汲黯 事與王壻存熱血脈相通且汲黯存之人心所法

鄭當時 好名趨利之士

班固以當時與黯同傳以其推賢相俚而事實不同

置驛請謝賓客 我因四

所為如東郭威陽孔僅皆聚歎之臣

議魏其武安 皆屬多端

傅介子 行險僥倖之士

此時漢威已振介子倚漢威以行詐使失信夷狄 漢威

此時不須如此又無甚利害與兵誤 曾苗事体大異

雋不疑 寬而能斷之士

諫暴勝之 此亦多所平反

辨方遂之詐 此時事勢只當如此此之經術

辭霍光婚只是見識高 此亦足勇

孝者必仁仁者必勇 改其勇不特

賈吏

武帝無循吏 趙禹華皆酷吏武帝本非循吏之資實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

班固正其名別其疑義 只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郭解

亂世之俠士治世之罪人

武帝誅郭解 此人主之權實者成之俗此是神才大器也

棘園中公 守道之儒

棘園不改黃老 中公勸武帝力行

未表章六經尚可好儒而徒取其文章則儒亡矣此與

魯兩生不從叔孫通禮儀一同未復古禮尚可制禮

而姑徇時宜則禮已矣

儒林 武帝興太學是好

一者專以取士 士趨利 發策決科

二者未達於郡國

班固傳以此微意

班固傳以此微意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六終

論宣帝地位資質

宣帝資質 頗類景帝 亦類武帝

但緣長於民間遠情偽故知民疾苦故慢於景帝

此無逸知稼穡知艱難之說也

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知民間愁嘆緣吏不良故選良二十石

吏稱民安緣此二事 寬仁恭儉皆不及文帝

族霍光 殺趙蓋韓楊

修武帝故事車服感於昭帝時

論宣帝優劣三不欺之說最好

任德人不能欺 任德人不能欺 任德人不能欺

任刑人不敢欺 宣帝兼有

類景帝持刑太深 類武帝好學大祥瑞之類

論宣帝治效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信威此夷單于慕義

上是宣帝治術所致 下是遭時亦緣應之得策

作德商宗周宣

班固以德言未然校功比述頗類亦有難易

黃龍之詔更多疑

斷獄歲以萬數要致文景統致刑措不能得

承武帝虛耗之後歷年較石五錢富庶之效速

論宣帝難易

自古中興之君惟夏少康漢光武景難皆在滅亡之後

商高宗 周宣 唐憲宗其次難皆在衰微之後

唐明皇承則天中宗之亂又其次難

宣帝最易

武帝末年只是凋耗天下一統百官率職又更昭帝

附循 宣帝最易

論宣帝規模

自處以謙弱其實全是霸道 齊威晉文豈全無仁義

禮智信只是不至誠宣帝正如此

魏相權救全似管仲道與宣帝合

丙吉雖寬大不能正救宣帝

王吉全諫王道見謂迂闊 吏稱其職只是漢史

傳書獄訟而已

王者規模愈久愈隆霸者不終而衰

齊威東魯 晉文程泉 宣帝貴龍詔皆是智力為意

論宣帝粹駁

既是霸者規模自然駁而不粹

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

循吏只此數人皆錄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夫

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

大抵宣帝正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如魏相舉行故事之類亦只是政

魏相稱上意 王吉謂迂闊便見粹駁

論宣帝措置

推亡國存措置是錄得魏相諫伐匈奴力

此却是魏相經術處以漢之力乘匈奴亂滅之後亦

可然矣狀必有一種為中國志

不臣匈奴此是儒者議論不同 然蕭望之議是

古雖先夏後夷然望之言時遠變不生後志

置常平倉當時之利法弊則否

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

置屬國處降羌一時無侵邊之擾後世有積夏之患

在後漢

論宣帝任用

能任魏相道合 不能知王吉此是規模小將王吉作

俗儒看了一任克國過於吉粹

雖是樞機周密勝似輕信欲比知人善任使不得亦

緣意向用兵求速効故克國難合若過文帝不用許

多力

以蕭望之傳太子 以恭顯任中書

景是宣帝任用之失

宰相以道事君只奉職奉事自此大臣

天子有許臣七人不容蓋竟就自此言

內外久任故得用人之道錄知縣粹

事意本末

懲霍光弊丞相以下皆奉職奉事

前與武帝抑田蚡後與光武吏事責三公皆是懲外

威

論常平倉當知元帝罷

後漢朱暉議各有是否此是故粹

石渠論經自武帝 宣帝用經術比武帝差勝

月令陰陽 蕭望之議匈奴魏相五兵之類皆是

祥瑞紀年自武帝

劉生更鑄黃金 王褒祠金馬碧鷄從武帝

只得餘核名實力此武帝

宣帝意與武帝同 不與文帝信鬼神同

屬國處降冕

當時之利後世之害 夷狄不可納之中國如此

自顯宗時有是意於漢迄晉

總核名實 自知民疾苦來

緣武帝好事功不甚核名實故吏多虛偽民受其害

自擇良二千石亦因此

信賞必罰 却是核名實來

綜核是任察不能免人欺 王成是

故信賞必罰然貴能之詔亦不必欺慢

王成是綜核名實窮處 貴龍詔是信賞必罰窮處

不用儒者 亦是綜核名實來

綜核貴近效 儒術道長功逸

人謂宣帝寬於民嚴於吏 跡似如此其實不然

吏推君之治致於民者也 只看人君意向但看君賞

所說只看當時風俗

情理血脉

宣帝用人不免私意

魏相因許史攻霍氏 丙吉許史以舊恩

蕭望之始以攻霍氏進終以輕丙吉也

出擊屯田兩從其說

但知綜核名實不得委任責成之道

因屯田功成置屬國降冕却似議論 皆緣急近效故

尤親政後來誅霍氏前所行事大抵為霍氏

奏封事 假公田 罷屯兵 皆是魏相謀勸霍氏事

徐生不實宣帝自在民間不善霍氏 魏相又有陳意

在養成其惡徐生發其機故始不合終不賞

事情異同

文帝請賈誼 文帝惜人才

宣帝迂闊王吉 宣帝能生

事同情異

高祖語故孫通今易行 文帝令張釋之無甚好高

事同情異

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

高文量力 亦少自強

文帝控周勃 宣帝怒霍氏 事情亦異

文帝錄宋昌疑周勃因索益說薄周勃功本心不如此

故終全周勃

宣帝素怒霍氏又挾許后事故魏相蕭望之之計行

成霍氏



古人深意

宣帝君臣用意不如文帝君臣深遠

去副封 罷屯田 假公田半皆為霍氏

班固於霍光傳中說嗜慾深者天機淺

魏相奉行故事 今株史拘邦國災變盜賊知宣帝摸

權在察故因其機進言所以稱上意

史氏褒貶

班固論孝宣皆足伴德高宗周宣過許

論丙魏傳循史略史皆有深意

論王貢同說又謂材優其能不然

西漢書卷之八

昭帝不親政只論地位資質 在漢系為聰明主

辯燕王上書詐與平獻公不辨驪姬真事正相反

謂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比文帝傳身水

先後覺不同

前登議昭帝不討霍光之罪是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七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八

列傳

魏相 丙吉 漢名相

魏相心實利於國 誅霍氏不遺種復怨太過

嚴毅稱上意非和羹意

諫伐匈奴最好 秦行便宜

秦言水旱盜賊

行明堂月令三事皆好

只因許史進終致元帝信任許史不正之過

丙吉雖以善思自知宰相體能以寬

牛喘事前輩有是非之論亦然

以馭吏言見獎不薦馭吏為自欺亦欺其上

趙充國 漢賢將

以全取勝是其所長此兵法者第一議

守屯田議與亞夫堅壁事伴同充國尤難

七國時事急

充國自薦 亞夫文帝所為

能盡兵吏 害不盡國利害得之於屯田夫

常惠 鄭吉 皆緣奉使侯 常惠有不降之節

于定國 法理精能之士

未可比張釋之諫不用 諫石椁等皆有遠見

宣帝持刑深定國不能正

王吉 純儒

班固謂之逸民極然出處最得理

輔昌邑以道

上書不阿宣帝時好

謂公卿務在簿書獄訟未有違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切中時病貢為大節不立不可與王吉同列

韋賢 漢儒生

為宰相在霍光東政時只是備位在所不論

疏廣 見機之士

亦甚正

南卷人之二

人議論二疏只以為知止知足不見古人深意廣以正論內忤許伯外拂丞相意上以此疑重尤是二人所忌不去必有奇禍兼在位五歲見元帝資賢非能保全師傳故斷然去之此皆見機

不去君不為許史所害終亦必如蕭望之見殺不殖產

亦是避禍

正論既能盡職見機又能保身全足

陳萬年 佞人 以佞得丙吉屬 亦以佞見容宣帝

鄭弘 鄭昌 能吏

比之趙張之徒為論良 不入循吏者無卓異之迹

異律令其言近厚見刑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皆能吏

班固循良傳序論之當矣

尹翁歸持身與韓延壽相反

張敞有識慮

諫方士一書最好在郊祀志

廣漢只是挾術任威

所以四人有殺身保身之異

蓋寬饒 直臣

死最無辜

刑餘周召

法律詩實

鄭昌救寬饒書最好帝殺之自去社稷之衛

馮奉世 能將

行險僥倖之士

奉世矯制雖立功不可格于後

楊惲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罪不至死正法

殺安世 漢賢相

忠謹最可取 薦賢不許來謝

矯霍氏知宣帝覽維竟

社延年·能吏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正謂延年輩

夏侯勝 漢儒賢者

言災異漢儒皆有此志 勝言守所學不苟合為可重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王成雖偽增戶口自是循吏此史氏瑕瑜不掩之法

黃霸從夏侯勝受經 龔遂諫昌邑薦王生

三士皆過人不止循吏事

王人在宣帝時能以德化宜在循吏之科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三人雖是失資好殺亦錄上好下甚

班固傳延年及賞亦見宣帝刑深之弊亦見異政殊俗

之意

賈溫舒 長者之能言者

劫中宣帝時病班固贊得是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八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

論元成哀平

元帝昏懦 雖節儉儒雅小美不足揜大失

成帝加之荒淫成帝

哀帝昏悞不聽諫 雖有小美亦不足以揜大失

平帝幼弱擁虛器

元成蒙宣帝遺業天下又安四矣

亂在朝廷所以內移而民有誣吟之思

論元成哀任用

元帝知蕭望之不能用又不能保全

知弘恭石顯姦不能去弘恭

成帝因王章言疑王氏為張禹所誤

只知任師傅亦誤

大抵昏主無知人之明信近習亦亂信師傅亦亂

哀帝累誅大臣欲強主威

却任丁傅董賢所謂尤而效之 王莽所以得詐取

事意本末

愆霍光收威柄却用 愆刑名用儒生却得負時卓卓

愆蕭望之死信張禹却誅王章

愆王氏誅大臣却誅王鳳 臨亂之君各資其臣

論新邱支當如是也

事情異同

文帝恭儉為大德 元帝恭儉是小善

武帝好儒得公孫弘倪寬等俗儒

元帝好儒得貢薛韋廣等庶儒

元帝恭儉 成帝求遺書

哀帝罷樂府故鄭聲

若在賢者皆至好事只緣不得人君大節皆不足道

史氏褒貶

班固贊元成甚當

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福由來者漸矣

論袁平未然

若哀帝衛國永 丁傳董賢之禍不滅王氏

列傳

劉向 學博而未純 鴛寶 災異五行

其忠無比 始因於恭顯 終橫王氏

九所著書所上書所論事皆忠直學雖未純心則俱正

直諫多聞古之益友劉向景有

劉歆

學過向 與向志邪相反 其罪不勝誅

息夫躬 班固論之甚當 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捐之 能言之士

數短石頭作剛只緣欲進却用楊典計反為顯誅所損

板也慈馬得剛

諫伐珠崖一事與嚴助甚別自取其死與嚴助同此不

可以人廢言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歆

五人皆著節班固謂之狂狷極當但人品有高下

楊王孫以身矯世無他事以平生厚自奉養知其不能

為朱雲梅福

胡建亦有剛節然事所係不比朱雲梅福係國家輕重

朱雲梅福欲斬張禹 諫殺王章事體皆同

但朱雲遇剛出處之際梅福又好

云歆能忘死救吳章却事莽朝

能於師不能於君非所謂大德不論闊小德出入可也

平慶忌 名將

功名不比趙充國威重相倍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邊將習知吳狄情偽者

奉使矯制非常法 其功雖多不可厚賞亦不當沮挫

康衡沮之有私意耶支事又不比沙平

論人計甘陳奇不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元成哀時大臣不能正權俾運成柄

廣德諫諍 平當辭封 彭宣乞骸

班固謂吳平苟患失之者甚許之亦不足深許

當恭顯王氏董賢用事時為宰相與比有並之不能大

正欲以小庶取名何足道哉

賈島

人謂之王賈不然言有大臣之風

為乃持祿保位之人鄙夫患失者

凡所言於无帝者皆所謂放飯流歌而罔無當於

一指而失其有背與恭顯為用

龔勝 龔舍 鮑宣

雖人才不同皆守死善道有伯

揚雄謂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甚當

嚴君平 鄭子真 薛方 郭欽 蔣翔 皆逸民

嚴君平係於易道者最高

鄭子真避世之士

郭欽蔣翔仕則立節隱則保身出處皆得

薛方幾於避尾然智足自保

於不仕莽皆全節之士

紀唐 仕莽大節已虧要比柳下惠不待

柳下惠降志辱身只在父母之邦亦不從故父與君者

章元成

議郊廟事謂備各有得失

要知在元成時議及禮文者皆賈島之類

京房

攻石顯是以正攻邪 但快吳異

考探法之煩碎不必論要之按官用人不如

兼此乃君相事若知宜帝魏相不必別立法

翼奉 李尋 吳吳天道

言天道者鮮不殺身天道無常豈能皆中

子產說景好

翼奉正不交區 人能保身

李尋習良一守不免 於邪故後居

王尋 王京

以類言之皆能三輔尋與

印味叱欺王陽為君子 王尋為忠臣

但人物別陽賢尊能 此不同道而各合於理者

以人物論王京與忠臣無不忠誠而

諸葛望 報也慈馬得剛

附石顯告周堪起於患失元帝臨窆見之持為小人

劉輔 鄭宗

皆以忠正獲罪亂世但此世自多難亦不可全責許守官是執事

無可管議諫立趙后陶后

孫寶 母持隆

二人大節本好長淳子長

中獄不捨刺吏去亦頗解意

不畏袒釋季未為不是釋季亦未足為對報但君不行

此事當去

何並 能吏

有趙張尹翁歸之風

班固謂節亞尹翁歸近之此亦以述論人物

蕭望之

比汲黯有學但賢直有不及黯者

輕丙吉

綠霍光不禮傾霍氏引鄭朋是其三失

九議事皆有經術可觀

班固謂近古社稷巨望之剛正有此質只力量亦未

為末世

莎車功少於鄧支備制同

西域功雖料敵知已奪臣兵多取勝

謂次克園未克園以全取勝

野王能臣 未賢遭禍 外戚相忌 外戚相親

元帝不用後官親周恭

哀帝屢誅大臣任丁傳

成帝誅恭顯任丁傳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非好亂惡治

虞術 張為 孔光 為官

皆是鄙夫事君者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雖有儒學皆不足道不傳事才足當王公深有所重

王商 受丹 傳喜

皆守正義有大臣一節

商止詭言仲王鳳惟欲納女一節未能忘死生

史丹諫為太子 傳喜不阿定陶

薛宣 朱博

薛宣能吏 為宰相非其才

朱博刀筆吏 資小人

翟方進

儒學文法相兼本朝大臣之才大區當知道小有才

杜欽 谷永

專指後宮阿黨外戚 張為羅冠

二人皆王氏羽翼托儒為姦 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杜郵

雖傳會三氏不比欽永迷國

諺一信正矣表亦時大亦不比欽永

何武 王君 師丹 三人所執皆正

何武王君被禍 師丹免身 有幸有不幸

班固論何武比梅宣材不及未然既經術正直過之則

何材不及固所執乃更難耳

漢人喜刀筆吏班固來時人語如此

何沮王莽 嘉陳景賢 師丹止空陶事神

皆有大臣節論人物何武為優

楊雄

揚子學之正者

不遠去義為王莽所辱避尾屬自悔故敢勇莊

自比孟子不及明甚淵長端亦難言不同作木玄學

易未能則易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九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

秦漢之際月表

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孤秦之弊是一說

此亦是封建郡縣利害

又是道德之成狂妄之成成乎安強滅亡之說

諸侯王表

班固意主封建 周秦利害明

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 後弱宗室利小害大

當初只合小其力不當奪其權

二子侯表

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體

武帝托度親分諸侯 元帝時宗室表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分此作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

侯者此序大意揚漢於功臣恩薄

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固密使靡有子遺緣固密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

又有深意吳越明越用兵雖應本約不比創業非得已

師問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表內稱功起官情賢位事伊能遠事與同別



大抵起於吐絲匹夫

外戚恩澤侯表

只論立名便見侯倖

論高祖繼絕皆為民心無

恩澤後世以寵宰相外戚為侯倖

詔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貪惟賜無

常予以取其幸

百官公卿表

漢因秦官名從簡易則可亦縱有更改多不合古

所以表三公九卿列將三輔者謂漢不尊任宰相多以

大司馬將軍輔政九卿更用事

宣帝時尤委三輔

古今人表

無有是處人不可以等分人不可以九等分盡

古人有一人而數名號者亦多

古人有名存而不見行事者亦以時

有是古官名如五馬五鳩之屬指為人者

若是升降去取未合理不可具道

景不合者既是作漢史却欲備古今是不量力只有此

本意班固漢人不欲品第漢人托意於古

然當時若擇事迹顯著者畧存升降以誅亂臣賊子亦

可何必求奇務博自成紛錯不得春秋闕疑常事不

書之法

律歷志

律度量衡互相為用以存古法一存可以制律上下生

漢初律因秦

劉氏但紀經錯不能言其義

武帝置治律官乃用李延年律終不正

班固律志乃取劉歆典領鍾律緣漢律不正

班固取王莽事為漢志亦未敘

古歷法自春秋夫孔子存歷法於春秋

漢張倉用顛帝歷大抵因

歷不可不詳緣天數有餘分積久必差張倉失於不能詳

歷不可輕率率而當其條乃亡本

落下闳曆都之徒術教精密

司馬遷蓋遂之徒皆一時博物洽聞之士

張魯王橫議必快課清堂候是非堅定

大初是以律起歷自太初起立用王莽律風甲子元

劉歆三統歷其大初起立用王莽律風甲子元

班固不載太初歷却載三統歷法最未是



禮樂志

漢禮樂所以不如古者高祖無復古之志叔孫通無復

古之學

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所說一曰時異

文武宣皆是可與之時三子不用可惜

成帝不是可與之時劉向豈不知王氏擅權正是晏子

對齊景公禮可已曰氏之意

劉歆教王莽興禮樂全不知乃父之意志謂向歆於成

漢初樂劉氏但起樂舞不知其義樂

武帝協律不允樂舞 所作

稱頌已德不得周頌音成功之義

哀帝罷樂府表世美事 但樂今已亡

刑法志

漢兵志治秦 班固述司馬法傷古制不復

古制變有漸

一變為威文節制 再變為戰國 武卒 銳士

漢兵制 內有南北軍 外有材官騎士 皆是秦制

兵農尚未全分但講武全無古法

大抵古之為兵止欲捍天下之患自武大雖時合古法

下功判 自此興

漢刑雖比秦法極寬視古尤重

古刑至穆王用輕典

約法三章權宜收人心

但蕭何只是擴撫秦法故終重於古

文帝除肉刑意極善一時皆法古今及重終無三

景帝減笞定笞却是

宣帝置廷平刑自及之意與宣帝異

成帝定笞令漢不三律令為刑本不正

律令只是刑之法不是刑本

刑本六府三事元治是刑本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是刑

本若刑本不立雖日更法歲定令刑亦終繁

以逆觀之文宣皆恤刑

文帝刑省 宣帝刑繁 德化不足

漢代惟文帝刑省只緣躬化養民刑本近古

食貨志

食貨分為二 本神農取益取嗟嗟 為難食慈迂

洪範一食二貨 周九職三農商賈之意

古井田法

養生送死

積善實數皆在其中

富國強兵乃是自然之效先王本心不在此

後世并田廢 務農者或務蓄積或務力耕

其大意主在富強然皆得一偏無後先 王遺意

後儒惟量仲舒知本限曰 師并限曰法固有未善

袁世不能行良法總善亦不能行

王莽以亂臣妄意古法不足論

勸農 文帝如農焉 天下大本

賈誼是錯皆言蓄積誼言開藉田 錯言拜野積聚

勸之以身富教兩得 勸之以利害國富俗壞

武帝富民搜索 取壽昌帝平金

勸之以農雖晚較之始豈不悟則賢

勸之以術農少利則不勸

地力 李悝 趙過 任光 皆在農官得人

常平 先王時有積 穀不伴利

李悝平糶有古意已有富強之心

耿壽昌帝平意在省漕 故班固書曰增海租見壽

昌心術不專為民諸儒所以欲罷

農本 文帝耕籍恭儉 自然民趨本

不待設法是錯權宜之術

自景帝後 官室列館車馬一增修武帝奢侈室帝修

武帝故事 元帝不能檢制豪戚俗奢侈

賦稅漢三十而稅一但輕於古然不如此民不富

初稅十五之一 後稅三十之一

雖武帝不取雙三十之一

漕運 則粟 極盛用度

初漕數十萬石 後漕數百萬石

昔積文帝以儉化民 民俗厚故有蓄積

雖承高惠之後却富庶 武帝奢侈雖承文景海內

虛耗自後雖務農俗奢修蓄積終不如文

文帝無得故富庶 莫靈於修武帝無失故虛

文帝無得故富庶

元成無兵以修故盡元雖儉法不行於貴近

錢幣 貨以通食 錢以便貨

權萬物低昂通市貴細微非此不可

九府圖法錢幣法俱 景帝大錢始壞法

文帝放錢有深意

為吳王有銅山勢不可禁不如放錢

吳鄒錢布天下實為漢鑄爾

賈誼賈山皆正論

武帝數更幣有害無益皮幣 三銖 五銖白金亦反

大抵錢幣皆以位用通貨非以為富國之資

入主懲忿官 德用度一省無假多為錢幣之法若逞忿  
縱慾雖錢幣日改適足以擾民甚刑初無利也

錢物輕重錢輕則盜賊 錢重則物輕

漢榆莢三銖太輕

惟半兩五銖得輕重之中

亦不一當五亦非良法

武帝橫賞

其重於兵 兩越因江淮

西南夷因巴蜀

朝鮮因燕齊 匈奴因天下

漕渠者係鄭當時

養馬為成胡養馬

宮室苑囿

相果 諸苑

巡行之幸四方

封拜

振派民民授而散又從而振給之使費無益所謂剝肉

醫瘡

武帝橫飲權法

武帝橫飲甚多然類是權法不敢增正賦此亦有材器

能速處

責賈賈罪

武功爵

皮幣

白金

酎金

盜賊

二十萬年

告緡

均輸

林逋入兵捕郎

武帝橫飲之臣

張湯皮幣白金

東郭孔僅盜鐵

桑弘羊均輸三人皆鄭當時薦

卜式輸財

所志林逋富人

卜式欲烹桑弘羊尤乃以輸財至三公富人莫應可

告緡其罪弘羊尤重東郭成陽孔僅桑弘羊

時屬當時為罪魁

多事必橫飲橫飲必嚴刑 一以窒異議

一以作非法 誅顏異 舉燕并之類

故張湯杜周異縱之徒皆緣此起

多事起於人主多欲好用與事之臣

嚴朱事兩越 唐蒙司馬關西南夷 彭越案

張騫使西域 魏霍擊匈奴降昆邪

番係鄭當時穿漕渠

倪寬議

兵費條目

轉漕 築城 軍賞 納降 車馬 器械

盜鐵孔僅始變法幹盜鐵

昭帝議盜鐵

元帝罷盜鐵未幾復

此雖非良法要之增常賦則又不同亦權宜足用之

平準法起管仲通重輕之權成於桑洪羊要是與民

利又不比益鐵

禮記古禁群飲周但有戒酒謹酒豈有酒禁王莽義和樂

說昭帝罷權詔甚當後世養氏事體又與漢不同

漢臣議食貨有三等

知本之臣賈誼董仲舒師丹是也 近王道

理財之臣是錯耿壽昌是也

霸道最欲之臣東郭威陽孔僅桑弘羊是也

戰國所謂良臣孟子所謂民賊

王莽變法亂制事皆不同行學考亦不可不知

漢君有三等

高祖惠帝昭帝

撫摩秀殘得衣不擾 中

文帝 養民供餼 上

景帝 不待文帝尚能專業 次上

宣帝 選擇良吏 次上

元帝 節儉不能免俗奢侈 中下

成帝蒙遺業 成荒淫 下

哀帝用任董賢丁傳 下

武帝遺志群欲本與秦同科觀其不增正賦末年追悔

不致於亂亦中之次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終

郊祀志

郊祀志

古祀有正禮

秦祀借於始絕滅禮樂於終

漢固秦

高祖僅能興五時所謂不學性明達

文帝聽新垣平

漢郊祀皆出方士

汾陰巫錦

封禪公孫卿之說

上帝不飭不祭受禮當以人言

張敖諫方術遠勝劉向後郊祀

合祭起王莽 後世用之緣其廢省禮簡於事為便

六宗五部說皆不經

古祭祀為民祈禱 從世祭祀移心即是敬福

齊威封禪之類

秦皇求仙之類

近古惟文帝 增增場圭幣 敬鬼神 除祕祀 為民

人主意靈善舉

文帝欲神本為民

新垣平即以玉杯感之

文帝不復議方士 <small>參其說</small>	漢郊五稜 <small>尚其其說</small>	高北時	文渭陽 <small>武太時</small>	成南北郊	平南郊合祭	漢祭祀不正叔孫通之罪	高祖知立北時通不能建明郊祀郊因飭非立	原廟亦緣不用真儒	叔孫倪寬輩俗儒	神不可慢亦不可瀆	漢祀大抵過於積神	无成則其慢者	有淫祀	陳寶	神者	相暴之類	有禮之不正者	秦時	陰之屬	漢君好	微福 <small>人臣不以禮正言却福</small>	天文志	古之天文有二事	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妖祥	然則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皆為民而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占天之象章合取應出於經 <small>以聖人不取也</small>	廣教須別用圖語括載乃能過曉記臆	五行志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為圖書相經緯故卦章相表裏	河圖數四十五 <small>左三右七</small>	二四為有	六八為三	九時數亦四十五	洛書數五十五兼五行生成之數	易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	九宮即八卦	九時極居其五 <small>數用道</small>	八卦并五位為四十五	九時之九總之四十五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九時之日總五十五	文王演周易八卦重為六十一	孔子作春秋	不專說災異為弄倫彼彼而作道與洪範同豈專為	廣微	漢儒五行傳其原自伏羲大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仲舒向部春秋三家不同其失則一

大抵五行在人為五事在時為庶幾萬物之數亦與五行之氣以類推之固有符合之理

據各事以推其意則其說尚詳

九志中所說事應其夫難以縷舉舉其大者二事皇極統九疇者不可與五行並列為六况厥外厥前常陰皆

廢證所無此失亦大

急恒寒苦春秋偶無所書遂謂無急政春秋失

亦不日有食之本不可屬五行錄漢儒春秋說五災異

遂附五行志

漢儒言日食神驗則國尤為未然然日乃天子之象豈

所占况列國百餘將何以國為驗此亦不通

地理志

地理志郡縣下注字九在人姓者上者皆是避國註其

說尚實職方山川甚詳亦有漢朝國章不可忽而不

觀

班固註地理志郡國境土戶口整田自高祖迄孝平見

祖宗開闢積累之弊且富強不足恃失之易如此

班固記風俗變更大抵有深意

古者道德一風俗同九聖賢遺俗收守風化皆不見於

世周衰變化變雅作方有此二者漢興二百年於化不  
及古風俗雜而不醇故詳載其所以變更之由音漢不  
能復周之醇也

又見古人用夏變長漢風有夏夷者

班固載十二分野周禮講國之詳矣

濟治志

志中三事河議最大 河議 水利 漕運道

河議

漢河決九七孝文帝時決酸棗

武帝元光中決酸棗 又決館陶

元帝永光決清河後三歲決館陶 後二歲決平原

鴻嘉中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

治河九五策 不與水利爭 穿渠分水勢

後九河 隄防 決河注胡中

漢用二策

郭昌事成後亦廢 番係事不成 一穿渠分水

二隄防塞故子功用塞館陶功用

田蚡為封邑公永壽尋推災異皆不塞當時以為病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禹以四海為壑白圭以

為壑此二事便是

河議本根田分爲封邑不塞宜防

平平原塞河溢之害數倍於前九此類中弊

高功爲世水賴功固只言功施三代者戰國諸侯塞

河自廣爲功遠壞萬世故爲功不得及後世爲

漢言也

五策是非

隄防不可無專用人力隄防則與錄堙洧水無異賈

誼論之是

穿渠可用於泉川惟河不可河移徙不常渠有與廢

香係不成 郭昂智利後廢

最害事是張氏所論有理

後九河古今不同辨此與王橫議論可見

決河注河中不達天地之理河流上應雲漢下會地絡

爲不能用私智執之豈可以人力更况百川入河最

難無河何以使之別穿一河以受衆水是兩河也

不與河爭利此策東上漢世不能行者蓋有說

先之世天下被洪水之害錄治九載無成功當時民

無所定竟非在河下流作十有五載乃同又於一州

之內限爲九河占地甚廣沙日甚大固不憚廢民不

吾等大害去不事小利也自戰國郡國爲壑漢世治

決河大抵隄防之而已蓋緣人情重遷憚於小害不

能施行上策以順水之性觀盤庚三遷則知漢治六

河之難矣

水利

周溝洫法條即是漕吹滄單川法

職方所謂浸者即是灌溉之利

漕史渠

倪寬六輔渠

香係引汾河

凡此皆渠之不利者

漕運

鄭當時漕運

褒邪漕

費力則漕多故鑿渠通道之說興

通道不知省漕者漕不如舟用

漕史渠

倪寬六輔渠

香係引汾河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一

藝文志

秦焚書後漢改其政自除挾書律後至劉歆七畧漢藝文志乃備故班固本散七畧為志

秘書有事 求道書 藏書府 寫書官 校書

漢周人大抵核實因任成帝校書表世事備如此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任宏校兵事

尹咸校術數

李柱國校方技

班固所取即是輯畧典六畧之要

六藝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論語 孝經 小學 九九經

易有古經費氏同 書有今文 古文

詩無異經 禮經最難 春秋經分五傳

樂無古今 大抵漢儒之書到向以六藝總史傳故不列此 文錄皆為春秋小字專正書字以六經為

主故在 六藝畧

諸子 儒 道 陰陽 法 名 墨

縱橫 雜 農 小說 九十家小說不與九流

班固列於九家錄不知儒者

漢儒祖叔孫通故漢程儒

魯兩生

四皓

韓園中公漢之守為

後遂以公孫弘視寬為儒

董仲舒王吉漢純儒

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不是八家皆儒道之一偏一曲耳

詩賦

序詩賦為五種

序賦為四種

不知向歆班固之法不可強說

漢武帝好文詩賦特盛然五種凡九百餘篇十三百一

十八篇而已非後世遺棄不可廢也

兵書 權謀 形勢 陰陽 攻守 九四種

古卷上之二

司馬法在六藝兵法始孫吳皆後世史記之兵非古之

兵書也雖陰有神農皇帝之說皆托也

韓信軍法為呂氏盜取不能止左祖之兵

孟子之說於此驗 得道者多助 兵要在附以

術數 天文 曆譜 五行 著龜 雜占 法

術數本聖人之法在周皆為春官太史太卜其長也

春秋之際群祿任卜史之中術數皆精其言屢中秦

楚書坑儒而書術數為術數者非儒而小人為之故

書地學所傳蓋鄙淺不經班固之論當矣然亦及古

史官之屬皆賢者為之之意



方叔	賢經	經方	房中	神仙	九四種
醫係人死	生先王	設官甚	後世法	家自為	學而雜
術又亂之	古書之	學益昧			
儒林	儒林以	別九流			
班固論	夫子六	經謂孔	子既而	勢易是	五十五
學易					
不如孔	安國亦	書			
孔子傳	易述	伏義			
春秋	起東	述			
漢高帝	春木	封儒	國	叔孫通	有傳
終漢世	人主不	好儒者	多好者	又特其	文皆是
始					
漢多俗	儒緣	叔孫通	故公孫	合仲舒	不合
終漢世	只將儒	雅作	錄鋪	諸儒又	只為傳
以經設	科雖	典古	宵雅之	意同	然古學
之行	否漢	學士為	利仕計	身之	窮達
易學	商瞿	何虎	野青	周既	漢漢
易自商	瞿	傳	易	由何	漢書
易孔子	於論	雖	方	曰何	所傳
楊何					
施讎					

即墨成	魯伯	梁丘賀	遺于臨	將
孟祖	毛萇	如	張禹	等從
周霸	王同	衛胡	白光	少子沛
周王孫	主父偃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孟喜	趙賓	初六	受孟喜
喜不肯	伏生	程牧	子兄	有程孟
臨嘗從	施讎	問	先事	京房
梁丘賀	子臨	士孫	張	
更事	曰王孫	孟康	充宗	彭彭
身	衡	成		
京房	孫平	易有	京房	之學
今所	傳	京房	氏學	費直
費高	不主	學	費直	大抵
高相	易有	高氏	學	母將
韓嬰	韓生	易有	韓生	受
孟寬	徒	易	孟寬	徒
書學	南音	有	孟寬	徒
夏侯	都尉	族子	孟勝	徒
京林	又事	歐陽	高	徒





春秋

胡常書徐敷授古文尚書 從尹始傳左氏

禮春秋

孟卿 嘉父 古著禮 禮廣春秋

詩春秋

申公 江公 申公以詩春秋授 江公以禮春秋授之

易詩

韓嬰推詩志作外傳亦以易授人

三傳

尹更始授蔡千秋較果授張禹左氏

漢儒大抵專門旁通者少

漢世經先出者不知後世出盛傳於世

賈氏易 古文尚書 毛詩

小戴禮 左氏春秋

大抵秦火後諸儒是於收攬初以經名家者後多

不傳夫子所謂欲速不達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三終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四

循吏

循吏變風之義 酷吏變小雅之刺

德化在上風俗醇一則循吏無稱

文帝時是也故吳公不立傳如正雅無風

教化闕則國興政然後循吏有稱

文翁興學是也如列國有風

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

宣帝知擇在二千石及吏為然宣帝雜霸利名一時吏亦能多承宣帝意擢位王

成黃霸與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

美歸於下則上有勲

武帝時只一董仲舒

然事不止於循良吏 弘寬俗儒

又與仲舒不同

循吏各有所長

朱邑廉平 王成勞來

黃霸德化 龔遂化盜

文翁興學 召信臣勸農

黃霸功成威於治郡

雖美人才有窮亦緣政術不同

觀張敞勅罰可見在太守則變之

在丞相勅之

與遂長者之言

若在文帝時亦不足道

宣帝尚功人臣多矜功故言遂長者

酷吏

導政齊刑威文是也非酷吏之謂然上有政刑之意

則下有酷吏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然班固序意當

矣

文帝寬仁

無酷吏者文帝之治也文帝之治也

酷吏之有然野都乃在錯後

文帝不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文帝以興學有循吏

景帝學見錯寬仁少於文帝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無循吏酷吏

大抵武帝時事多則民擾民擾則吏不勝吏雖酷尤

不能勝

繡衣使

詔命發尚不能禁盜賊

所謂暴察之威成乎微弱

宣帝時多循吏亦有酷吏

以選擇故有循

以持刑深故有酷

以尹賞言觀之宣帝吏治大抵多酷與黃龍詔意合

酷吏

或廉

或不廉

或不避權貴

或趨權貴

或治

或不治

此皆小節不能大相過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酷吏殺人動以千百

有心節亦不足稱所謂放飯流歎不問齒決

貨殖

班固序論四民是矣

古以九職任民豈有貨殖之家

貨殖大抵多因山澤畜牧之類若九職在皆不得專

其利

游俠

班固序論之當矣

害因陵遲而致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四豪之風流至匹夫而極

亞夫喜得刺孟

武帝誅邪僻

事異意同

皆得制小人之術銷息於未形

史記貨殖游俠本出有激史遷坐列有亂者不授有財者不賸故有崇勢利進奸雄意班固知遷之激其論皆

正

倭幸

董賢原於鄧通

所謂作法於貪

此傳專為董賢

自高祖果雖皆有倭幸未顯然害治衰帝抑王氏却

寵董賢致元后因衣怒復處倭幸如文帝於鄧通

東

不如無高廢後焉

用王莽以覆漢室所係大傳不可不作

有文武便有移王

有德通便有重賢

匈奴

夷狄匈奴最強

待夷狄有正法

今邊俗守不敢發兵深入典先生意同

漢和親綠平城之圍

中國之威既損不屈已無以安民行於鳥孫之屬

得已不已

武帝伐匈奴過於窮近遠討

宣帝服匈奴適直其時推亡固存亦緣措置是

元成因遺業

侯應

楊雄

嚴尤伐之未有上策

班固論仲舒

未則懲而樂之去則倍而守之暴義而求權以禮

是好讓論

西南夷兩粵朝鮮

皆緣武帝好大喜功故人臣微功立事

大抵立功四夷皆行險僥倖之人所謂在師中者小

人勿用者也

然武帝伐匈奴又平四夷却是雄材大畧

因勝匈奴之威則兵勢壯

藉乎四夷之習則兵技練

西域

惟大宛以女寵名焉故秦關其民與梁惠王不異

論西域漸匈奴右臂

此是欲開邊之說班固論之是矣

然止足救窮勢而折其氣

鳥孫一事似有助於漢

然此時漢感匈奴表不為此亦可  
事與唐太宗時四鵝放薛延陀類

外戚

不曰后妃而曰外戚漢以任外戚故

屢危故以外戚名傳

呂后幾危漢

霍上官亦幾亂

丁傳亂朝卒亡於王氏

薄昭不免於殺

竇后幾欲立累王誅大臣

大抵外戚持權必為國危禍漢亡雖以王后亦緣成

帝無嫡

二趙亦漢之裔故谷永得藉此庇王以

丁傳以亂易亂故王氏復用漢亡

元后

漢以王氏亡皆緣元后專故表而出之

用其家秉政而愛璽綬其婦人之仁

王莽

王莽以詐得幸以詐亡

人謂莽不自亂漢不復興不然小人負其志不亡之

理

叙傳

上卷自叙家世

班氏出於外戚故大抵多微婉之辭

叙家世法當稱美不稱惡

然班氏本王氏所引亦不可掩類得不美祥瑞免

於王氏禍

班彪王命論甚正欲論狂放故須說符命見有天下

非人力法當如此

班固出通未足達性命則不作

班氏出於外戚班固竟死於實憲是習氣

下卷論作漢書本書志

叙傳語意精切議論大率皆當

只於節義森邪有少分別處

如王貢蓋寬饒諸葛豐之類汲黯亦是

所以雖死節骨正直不叙殺身成仁之美不免毫碎

議論亦緣出於外戚故

馬遷世為史官其法直 緣無事而激辭

班固世為外戚其法婉

然學博文高頗得微顯之美

遷記異代體可直漢書即有

固記當代體可婉

皆良史但遷作固述有難易

後人以詳畧論遷不得而詳

古人闕畧遷不得而畧

漢事具存固不得而畧

史記有世家

漢書無

史記以著封建之變

以表備世家之闕

漢書以無封建之實

夾狄不為世家有兩說

春秋夾狄不書爵

漸進而後書此是史法

夾狄傳聞不審難以比中國

史記有龜茨日者滑稽三傳

漢書無者謂遷史所記之外他無述

太史公以記三代之遺法戰國策士之餘風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卷之十四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總目

第一卷

統論

東漢之興

光武大度同高祖

光武暨新室攬權不任功臣宗室

光武以新室抑外戚

東漢到黃巾起民心已盡去

東漢之興以民心士心皆歸

東漢人物大抵清峻

東漢度量少故黃憲似道

東漢夷狄初弱末強

東漢羌戎之禍

東漢風俗不及文帝時

東漢人才最盛於安順時

東漢事力不及西漢制度大省

光武明帝為威較諸武帝多方士之說

光武明帝亦嚴終無刑措之風

明帝之後有章帝

光武之後有明帝謹守規模未知通變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

光武沉毅志於攬權

東漢省郡縣約官制光武量力變時





東漢有三公之名	東漢自章帝後無明君
東漢律正歷不正	光武功德優於宣帝
明帝德福治效及文帝	
東漢亂久牧守將帥多平盜功	
東漢交友多相死	光武用燕兵與王郎爭
光武勤如節度	
第二卷	
光武	
論地位資質	沈氏先物
深厚	深暮律文
明明廟議	糾糾權斷
	快廉大度
論治效	
治效過於高祖者在往矣	
論難易	
因民心較創業之君易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比商周孝宣中興難	
論規模	
慶恭顯殿官	慶新室稱事歸堂閣
慶不用儒術	
論治道詳略	

王道在精已任賢	王道在仁義
論措置	
全得	
不得決水灌赤眉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建三雍	詳論經理
退功臣	
有得失	
觀納風謠	
全失	
吏教易	易后廢儲
起鄧禹典亦有取	
論任用	
鄧禹腹心	寇恂守溫
耿弇平齊	素馮衍
舉卓茂為太傅	召隱逸
事意本末	
看是陽天人贊勳	看渡河牛酒
看封車茂	看按行銅馬
看謀解款	看伯昇好結俠客
情理血脉	

嚴光不屈光武其志見於谷侯霸書

光武昆陽人服其武 光武常以大军随諸將後

光武深於防惠故議論簡言多探人情

事情同異

光武按行銅馬營 嚴光策侯霸

漁陽上谷俱助光武 實融隗囂俱附光武

光武渡河除苛法牛酒迎勞

光武拒臧宮請伐匈奴

古人深意

按圖之間非怯 西歸之謀非保

宋弘不易妻顯意深

伏湛鄉飲 侯霸奏下寬大書

史氏褒貶

光武及功臣傳

議論當否

紀末并贊論

第三卷

明帝

章帝

論地位實質

明帝資質本聰明

論治效

光武明章相繼禮樂教化成於西漢

論難易

明帝魏棧建武之統比文帝呂氏之後為易

論規模

明帝規模只在繼光武不能增光武之美

章帝規模只在補明帝之闕

論治道粹取

三道又用三德

經學

論措置

不許館陶公主而賜錢

詔郡國理寬而楚獄枉濫

論任用

明帝詰辱三公提拔郎吏

章帝雖禮鄭均召高鳳然不還宰相之權

章意本末

三雍

章帝稱制臨決

明帝正坐自講

情理血脉

光武世與漢興衰於漢游

明帝但知遵光武	光武明章為檢制外戚	事情同異	光武明章皆講經	明章同學尚書於桓榮父子	古人深意	第五倫論實憲通賓客	和帝	論地	本有	論治	內有	論親	災異	論治	只是	論任用	用韓	大率	

事意本末	用鄭眾誅竇憲	光武閉玉關故知和帝時有都讓西指之功	論措置得失	用宦官誅竇憲	振貸事皆是但不係久遠措置	勸民蓄蔬食	情理血脉	素安為三公自天子皆倚賴之	帝懼災緣慮竇憲之故	事權異同	昭帝知霍光	絳灌沮貫	古人深意	竇憲伐匈奴	史以褒貶	范曄論贊和帝皆當	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固無此理	服叛去來自有數雖有之然不可專以數計	力養得或慮值時運

第四卷

帝紀

瑒帝

夫折無可言

安帝

勿立太后臨朝親政

順帝

以廢放為孫程等所立

冲帝

夫喪

質帝

以應察見賊

桓帝

大資昏庸

靈帝

尤昏庸

獻帝

當漢終運人心天命事權皆去

皇后

郭皇后

光武以愛憎廢立賴得陰皇后賢

范曄后妃立紀並為臨朝六后

本朝臨朝者五后

明德馬皇后

儉德衣大練

戒幸園苑

言楚獄多濕

章帝竇皇后

事因後宮

和帝不以母儲疑尊上

和熹鄧皇后

論其婦德不夫為賢后妃

安思閻皇后

與外家廢嫡

顯烈梁皇后

若不臨朝為梁冀宦官弄權

桓思竇皇后

以竇武誅宦官

孝仁董皇后

兄子重典何進弄權

靈思何皇后

以兄進誅宦官不遂遭董氏之禍

王	齊武王伯升	資與光武別	有大畧	北海靖王興	睦尤賢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劉崇助祭之謀見國家不可弱宗室	泗水王欽	安成孝侯賜	威武孝順侯	順陽懷侯嘉	光武十五	東海恭王程	謙遜保身賢於人遠矣	上錢謙助國費	沛獻王靖	好經書在國謹節稱王
		信李軼		子敬王睦		起兵時大怒		皆預起兵		宗室之忠賢者	有太守事	有光武招降事						

好黃老	通方士獲罪	濟南安王康	淫侈無節	東平憲王蒼	在東漢最為賢王	好經書	言為善最樂	阜陵質王延	告逆謀	廣陵思王荆	以飛書與東海王孫	臨淮懷公衡	早死無可紀	中山簡王	有諸王兵構事	琅邪孝王京	性恭孝好經學資質本賢	明帝八王		陳敬王羨	博涉經書與諸儒論白虎	彭城靖王恭	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章帝七王		清河孝王慶	和帝與慶頗類	第五卷	列傳	劉聖公	劉盆子	王邳	劉永	盧芳	張步	李憲	彭寵	隗囂	公孫述	李通	王常	鄧景	朱歙	鄧禹	于訓	孫陽	寇恂	曹孫崇	馮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卷

岑彭	子燕	賈獲	子育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耿弇	子園
耿秉	耿夔	耿恭	姚期	王霸
祭遵	祭彤	任光	子隗	李忠
萬脩	邵彤	劉植	耿純	朱祐
景升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竇融	弟子固
曹孫憲				

第七卷

馬援	子廖	九子嚴	族子稜	卓茂
伏湛	孫無忌	子隆	侯霸	宋弘
子由	孫洪	曾孫則	蔡茂	郭賀
馮勤	趙熹	宣秉	張湛	王丹

第八卷

杜林	郭丹	桓曄	馮衍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鄧曄	子壽	蘇意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樊宏
子儵	陰識	族曾孫準		陰興

第九卷

朱浮 梁統 松 松弟疎 疎孫商

梁冀 張純 子奮 鄭興 范升 子郁

陳元 子衆 子安世 桓榮 子郁 馬弟于鸞 鸞子曄 馬兄子彬

張宗 班彪 子固 牟融 韋彪 族子順 豹義 吳子著

吳良 朱宮 鄭均 應范 馮魴 虞延 鄭洪 曹爽 賈逵 劉平

趙苻 淳于恭 江革 劉歆 子愷 毛義 薛包 第五倫 子頤 賈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朱暉 孫穆 郭躬 子鎮 陳寵 子忠

班超 楊終 王充 崔駰 子瓊 子寔 寔弟烈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陸弟玄 樂恢 何敞 鄧彪

袁安 子京 京子彭 彭弟湯 湯子逢

第十三卷

連弟隗 安子敞 敞子肝 彭孫閱 周弟忠

洪 忠子秘 張誦 韓稜 周榮

子興 吳子景 魯恭 恭弟丕

第十四卷

魏相 蘇章 曹不章 周章

周磐 蔡順 張禹 徐防 張敏

梁愷 何熙 李法 趙典 兄子謙

溫 楊厚 祖春卿 父統 鄧顛

父宗 襄楷 王堂 牟續 陸康

賈琮 鄭康成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總目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一

統論

東漢之興以民心以士大夫之謀

高祖文帝寬仁得民心无成無管政民心固

高祖所用皆功名之士節義之士少故西漢之末正

不勝邪忠不勝佞

士大夫視民心為去就國家以士大夫為存亡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名曰宗室無不響應

王郎假號 隗囂公孫述其初皆託漢名均是宗

室光武獨成功帝王自有真

光武天度同高祖

更革刻深民心不如西都之故國

安順以降權歸戚官流毒及民

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崇儒隆禮皆矯高帝之失故東

漢自和帝以降主威不伸日亂一日尚賴節義扶持

光武登新室攬權不任功臣宗室

抑外戚不得與政 亦不與宦官權

繼世皆如明帝僅能守 自章帝已不能制外戚

和帝以降權移戚宦

大抵天下權柄必有歸歸人主職職必有歸歸天

官各委  
其分

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威不是大臣

平勃霍光皆是大臣不是戚宦

光武以新室抑外戚則可以此奪大臣之權則不可

全不任大臣

又不倚宗室

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閹拾宦官外戚致得親近

古人論西漢士有立節能立功名名東漢士有學術能立節義此亦未然

西漢之士大有不如東漢之人何不論事權輕重

西漢權在大臣故有功東漢大臣權輕故有禍

東漢人物如索安楊震李固黃瓊之屬皆困於無權

一三五

郭泰徐穉知其不可為

東漢到黃巾起民心已盡去

黨錮之禍士心已去八九故曹操孫權得以收之民

心思漢王却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

足 孔明之捷豪傑之士尚有存漢之心

東漢之興以民心士心皆歸

亂而持久以民心去而士心存

亡而不得以民心士心皆去

西漢人物大抵寬厚高文之化過於容森

西漢廉恥少故蜀莊可珍雖而人實廉恥者

東漢人物大抵清峻光武明節之始過於嚴肅已甚

東漢度量少故貴憲似道魏鍾離意宋均救度量者

西漢初夷狄強

東漢初夷狄弱

西漢末夷狄弱

東漢末夷狄強

夷狄強弱自有時只在中國內治如何

中國治夷狄雖強無深害

夷狄弱則有威功

高惠文景無深害

武宣有威功

實憲尚能空朔康

中國不治夷狄雖弱不為福

夷狄強則為深害

元成朝匈奴不救漢弱

一三五

東漢是成是寇

光武謝質規模與文帝同

復世不治無以夷狄

西漢富庶出於寬仁恭儉

光武明帝恭儉幾文景寬仁未至故富庶亦不久

西漢風俗出於文帝德化未到處緣經制不定

東漢風俗不及文帝時為德化淺士風盛故學校聘召

黨錮雖過尚勝鄉原亦緣士不得權所激

西漢吏治文帝時大抵循吏東漢無比

建武永平吏治大抵與宣帝相似而久任不及

西漢人材最盛於武宣時權在人主人才成功



東漢人才最盛於安順時權在戚宦人才立名

若以人材較之東漢賢以功名較之不及遠甚

遭時不同袁李固尚無所成仲舒王吉未為不遇

西漢制度承秦雖儉以奢 兩都賦可見

東漢事力不及西漢制度大省

西漢禮樂終不及古

東漢光武明帝為威較諸武帝多方士之說星為近古游於士門

諱亦與方士門

西漢刑法聚秦大抵過嚴

崔寔欲明著法律可謂不知本之論

一之曰

東漢光武明帝亦嚴終無刑措之風

章帝以後寬於權使淫刑濫殺出於權威所謂亂世

君明則寬嚴皆治君昏則寬嚴皆亂

文帝寬宣帝光武明帝嚴

元成哀帝安順桓靈同歸于亂

寬是柔克

嚴是剛克

中道是正直

一偏固不如能全然三德皆足以致治以明用之無所不可

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少暴

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暴

以通論之章帝優於景帝以理論之章帝知嚴苛刻

而不知任大臣漢權自此有下移之漸則二君視前人均為不及

高帝之後有文帝

示儉之德增光前人

循高祖之法

光武之後有明帝

謹守規模未知通變

遵秦建武制度

循法雖同優劣相遠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

本有此心偏於矯枉

文帝以嚴致平

偶有是事當原本心

高祖裕遠疎於防患然終於無患其大體得也

平人有

光武沈毅急於攬權然終於失權其大體失也

文帝容人欺欺者稱得張武

宣帝核名實不用王吉武帝攬權三世而失

明帝察慈外戚以橫陰就不與東平三壁

西漢官制聚秦

武帝奢廣皆未善

東漢省郡縣約官制光武量力變時視西漢為得論其

大者漢丞相太尉分掌南北軍

武帝以後宰相失權

霍光以後大司馬權重

漢終以北軍權重亡

東漢有三公之名名權歸於軍事權歸於三公其後盡歸成官

東漢自章帝而後無明君

西漢文宣最明

國家不能常無恙

權在大臣不肯立昏文宣是

權在威官不肯立明表平順桓光

梁吳鵠質立桓正與擁昭立宣相及

西漢歷正律不正

太初厯正

李延年協律皆鄭聲

東漢律正歷不正

太雅樂

四分憲藏

漢儒例言災異

以災異殺身兩漢皆有之緣不明天人分際

漢儒大抵專門惟鄭康成通集諸家所長然識緯亂經

甚於西漢專門之害

西漢文章近古

東漢不友

惟班固可及先漢文

崔蔡而下表矣

宣帝有中興之治

班固稱後  
近於過許

不獨特異天資學術皆偏

光武功德優於宣帝

治效不相遠無遠三宗之論

明章德備治效幾及文帝

為先武明章相繼美成在久

高祖惠帝皆日淺

呂氏幾亂

西漢自武帝後好開邊將帥奏使多邊功

東漢亂久牧守將帥多平盜功

西漢交友多相負

劉項張陳之餘風

東漢交友多相死

光武嚴光之遺俗

高祖用秦兵與項爭故根本關中秦陽成最苦戰故

宜都雍

光武用燕兵與王郎爭故根本河內關隴已蜀景後服

故宜都雒二祖知天下形勢故享國久長

高祖多用秦傑

天下已定有功臣之禍 難與同安樂

光武勤如節度

君臣已定有群盜之擾 小人不得逞則為亂

非功臣不侯終西漢世開國承家多小人

退功臣進文吏終東漢世天下不恭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第一終

論光武地位資質

謹厚

以柔

沉幾先物

深畧緯文

明明廟謨

糾糾雄斷

恢廓大度

好吏事

動如節度

以上數句說得光武地位資質出

創業中興事體不同高光資質各得故皆成功業高祖

若不諳達無不可無以收靈傑凡一階尺土一人

之柄者當如高祖

將野食其事可見不事家人生產業

光武若不謹厚動如節度無以復舊業凡復祖宗之業

當如光武

雖不階尺土一人實有民心可因將復見漢官威儀

事可見

好稼穡此是不同處到大度處却皆不可無是人主

第一事馬援說不如以感隗囂隗囂謂過之威光武

謹厚

審黃百存包桑

量時度力

務用安靜

皆謹厚故

以柔

上三項亦謹厚故

高祖平城之圍太宗遼水之悔柔者不為

乾見群龍無首吉君體剛而用柔

先武資柔本心柔却用剛濟之

未得君德之正故却有過處

高祖太宗剛健過光武濟之者未至故未得君德之全

沉幾先物

伯升死言笑自若

指授方畧

後宮不得封侯與政

賤宦官 全功臣

側席幽人 愛好經術

深畧緯文

勅馮異入關

早辭厚幣禮匈奴之使開玉關謝西域之質

以文為經以武為緯世謂光武深畧緯之以文者倒

置本意

先武本是儒道遺此時故深畧緯之本意在大故嚴武

事可見本

主在武而緯之以文者高祖太宗是也

先武本好文故拒城官請伐匈奴與公卿謀經理夜八

乃寤

太宗本好文故與衛善將房杜濟以文不能免高祖

伐

明明廟謨

指檢書畧皆是

谷實陸書

知馬援說客

納馮異說撫河北 不決水灌赤眉

糾糾雄斷 見大敵勇

昆陽為諸將決策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抑城宮之說 此景是斷處開關謝實亦是

大抵狐疑兩節即不為斷

恢廓大度 行銅馬營 平辭匈奴

見馬援 蒼實融書 置二子度外

高祖天資故謂之豁達

光武力學故謂之恢廓 若以性學論之則

見小敵怯大敵勇 謂將疑之非也 惟厚故怯小大度

快乃大勇也 惟

大度者一於勇高祖鴻門躡足皆待人諫賴得明達

太宗自遠東還謂魏澄在吾無此行

劉備數欺遣魏報兵亦少諷厚

光武失景在不任大臣 此況與光物之過史謂明建正

事不知過 正在他處

高祖知人明 故料事不如光武

光武料事審 故知人不如高祖

欲景蔽明 高祖不學景易太子 不

光武學亦慶東海王 欲敗

明帝金東海則有天幸因楚獄事見

識緯之偽易知只緣光武以待命起故信亦是欲蔽

明也

論光武治效

光武治效過於高祖者在位久故亦緣光武息兵早

止戈之 式極當

高祖只知以馬上得天下 治效未究

光武厭兵 故未年治 效愈速

唐太宗近於好兵 石克於 故未年漸

武帝好兵 在紀錄中成典 文帝務息兵

宣帝明帝僅四夷弱

元宗憲宗末年皆以兵取禍

以此知兵係治亂景志

論光武難易

因民心較創業之君易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此高周孝宣中興難

光武事與少康同光武速而少康緩者封建難拔那難

易傾以此較之少康景難

論光武規模

仕宦當作執金吾人謂光武志小不然姑以奢要妾意

河用知非涉非故乃志

光武中興專思先漢所以失故事事並舉規模大率如此

鑒叛者九起不大封功臣亦緣無韓彭燕布之功

鑒恭顯賤宦官 鑒七國誅諸王賓客

鑒呂霍上官王氏外戚不封侯預政

鑒新室禍事歸臺閣 鑒嫚罵側席幽人

鑒虛耗謝西域質 鑒平城禮匈奴使

鑒不用儒愛儒術 鑒官室後儉約

鑒奢廣約官職併州縣 鑒優將吏事刻深

光武規模大率如此其同事歸臺閣誅諸王賓客故

大臣宗室不得權如元警時吏事刻深元氣不及高

文後人盡能遵守如明帝則可亦藉以遵變故所以

孝和以降權歸戚官不復治安亡而不獲

伏湛侯霸即是後漢宰相規模

論光武治道粹嚴

光武學備身勝

光武雖學未得先王之學故處夫婦父子之際尚溺私

愛與高相

王道在德已仁賢

王道在仁義光武仁見

不誅彭寵亦官

論光武措置

全得

不聽決水灌赤眉 勅馮異 撫河北

行銅馬營 待王郎劉盆子以不死

用冠帽守河內 都洛陽 聽邳彤

用吳漢登州舟

教事皆係典亡

禮匈奴謝西域 好儒術招隱逸

建三雍 抑祥瑞 外戚不與政

講論經理 賤宦官

此數事皆前漢高文武宣所不能無

以漢官儀得三輔心 以除苛法得河北心

以行營里得盜賊心 以拜卓茂得吏心

以禮廉光得士心 退功臣光武功臣如冠第

嚴待藩國後世失助

有得失

召彭寵不察來津

召彭寵大功臣公

觀納風謠下情歸上

封禪典稱神靈

全失

史事責三公

事歸臺閣

史救易

封彭寵奴不羸侯既曰不

之有

易后廢儲

趣鄧禹與赤眉戰信

以誅賓客宗室不得盡心

以史事責三公大臣不得盡心

以謠言轉易守令不得盡心

論光武任用

二之七

用人太率做高祖而鑒其弊

高祖豁達悔嫚得豪傑不得節義之士

光武恢廓謹厚兼得豪傑節義之士

但不任大臣故嚴光不屈

鄧禹腹心比嚴光大率比寇恂守隘比蕭何

馮異河北之謀耿弇平齊比韓信

光武棄馮衍不如高祖

大抵光武功臣知廉恥比高祖功臣不同

高蓋功臣之才不全其身

光全功臣之身不盡其才

以光武得三傑未必能盡其用

以二十八將轉高祖泰項未易取

創業乃逐鹿之時功臣多在跡地之士駕馭難

中興乃恢復之舉功名多在忠義之士駕馭易

舉卓茂為太傅一則示德化

甚好卓茂正以久任見效難以

召隱逸二百年節義所出只不得嚴光

事意本末

看昆陽天人贊助合知光武受命官儀水合事

看渡河牛酒合知河北為光武根本

看事歸臺閣合知東漢大臣必因於權倖

看封卓茂合知東漢縣令必著名

看召嚴光合知東漢朋友之義必重

看隗囂從更始合知必不能從光武元不

看側席幽人合知東漢必多名節

看謠言易守長合知循吏不及西漢

看按行銅馬營合知光武意不在多殺

不曉水灌赤眉勸馮異

看光武曾受經合知必崇儒學請發諸道

建三教推論經理

看光武陰謀華語合知都后必廢如好色

看誅韓歆合知東漢直臣不容

練立更如 力爭劉授 又不去 皆忠慮淺

看以識定郊祀合知東漢必不能制禮

情理無殊

嚴光不屈光武其心畧見於答侯霸書

即以規光武光武亦欲其 意然規模如此不能周

光武但知總規權綱不知大臣無權官官必竊其權

光武但知功臣當保全不知中興功臣與創業異可

惜用不盡才

光武昆陽人服其武入關人服其度渡河人服其德

竟以河北為根本漢河德勝人心不知有受 始不備故人者能一之

更始赤眉盜賊規棋劉永之屬劉縯規棋惟光武與

後規棋故卒一天下

蕭曹丙吉皆大吏魏相韓學亦以吏書合宣帝中興

台相多儒者惜其無權德美大盛因重廢合光 武不任大臣頗疑此

光武常以大军隨諸將後一為人才有限 二為規棋難

光武有疑大臣心專欲求忠謹故失之 廢弱

光武深於防惡故議論簡書多探人情語實難

光武都洛以西方後平 三輔亦降

漢有西羌都緣都洛陽應接遠

東漢羌患自趙充國始至馬援入納塞內 光武休 患獨不及此為前漢未有降虜之患

事情異同

光武按行銅馬營欲銅馬用故以城 又以少降眾皆是故

使赤眉歸營勒兵欲赤眉平故服以威 又以眾降皆服

范升毀周黨意防山 林之備 各有

嚴光候霸意城吏 事之備 添意

漁陽上谷俱助光武漢陽出吳漢上谷諸出耿弇 彭寵於彭寵種功 自見典

異人之

齊融隗囂俱附光武隗囂於變 齊融於心

漢伐隗囂謀出馬援隗囂不識真 出馬援

韓信取奔平齊光武謂奔難一時發明功業 之辭把臣二十萬眾豈非敵

田氏於齊非張步比

高祖已新項羽方即位

光武方平王郎已即位創業中興之異

以謀殺義帝為名自立則事逆 劉氏未有真主夫換則人散

隗囂違方望歸更始皆非主 不識真 皆敗

使王元張光武 不識真 皆敗

高祖根本關中高祖與項羽敵 地勢

光武根本河內光武與史共吳

高祖入關約三章秦民大喜人心

先武渡河除苛法牛酒迎勞同

高祖賞例優收秦降先武賞例薄漢降

韓信與典噲等伍故反事吳

彭寵望王不得故反情同

文帝拒陳武請伐南越秦民

先武拒臧官請伐匈奴秦力

及其和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劉素已盡善中興止於後古少康復古

劉素未盡善中興可以增光先武聖前夫

高祖待恩布始厚終薄故怨

先武待彭寵

始厚終薄故怨

古人深意

披圖之問非情欲發邪為言以曉未悟

西歸之謀非悟欲發邪為言以一衆論

非不知水可灌赤眉本心不嗜殺人

用寇恂守河內意在防洛陽此陳

嚴光足加帝腹知先武欲示尊禮名節之故授禮

侯霸知先武任大臣故

宋私不易妻調意保

伏港鄉飲

侯霸奏下寬大書

漢如光武意

谷實融上書為他人設

史法優賤

先武紀及功臣傳范因班舊故所載亦有微婉體書

法亦祖班書道未能方古亦止之

議論當否

魏東昇贊論先武皆美惟說舉母過事未然

二之十二卷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二終



帝紀

明帝地位資質

明帝資質本聰明策妖賊 言更人欲以懸田相方

緣聰明過齊而不委任必竟有察禁苛切之病

肅宗天資寬厚光武明帝皆以嚴政治家法如此

知嚴苛切亦是明但過於寬外戚漸橫

人君在昏明明昏而苛切不止如明帝之察禁如德宗而寬厚不止如章帝之長若如元帝

論明帝治效

先武明帝相繼繼繼相繼化或於西漢當

三之一

若使先武明帝崇尚寬大其效不上如東漢

以明帝較文景寬厚恭儉之化不及文物過之明帝時

只此得孝宣 肅宗時民稍厚而國勢寢弱

論明帝難易

明帝親接建武之統此文帝呂氏

章帝時與景帝時同

大抵因前人之法易明帝建武同

救前人之弊難章帝履明帝苛切國勢漸弱

論明帝規模

明帝規模只在繼先武不能繼先武之美故止於

章帝規模只在補明帝之闕無及前代帝王之志於此

事

明帝謂建武已盡善不知未盡建武未及行明帝行

耳之

章帝謂明帝失在苛切不知不任大臣夫景甚鍾離意

屢譏苛切謂昇平難以急化

第五倫再言馬寶二人皆切中時病二君

論明帝難易

王道又用德公有剛柔

明柔之過害正直

剛柔之中歸正直

三之二

明帝施剛於樊友之世昇平之世

章帝弛柔於弟友之人皆害正直未純王道

經學

明帝不可謂不學但未免於章句俗儒之學

明帝學書若知卓陶之歌必能任大臣不親細務

章帝學書若知箕子之時必不使外戚竊弄威福

正坐自講稱制臨決只是經生博士章帝王何必稱

論明帝措置

明帝為海王時開國挺妖賊明帝足切事情

不許館陶公主而賜錢皆置於世

刑獄苛刻而敷救

好祥瑞而懼災

詔郡國理冤而楚獄枉濫謂罪刑之確不如實於所  
應於瑞  
獄之初或遇災之後不如

肅宗感陳寵之義除慘殺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

令其寬厚足以本人情

順時令

除禁銅

糾擅殺

振貧弱

皆是善政但不

二君皆不知光武之失在不任大臣一寬猛治教不

同其指置皆

論明章任用

三七

明帝詰辱三公提掖郎美賢者自不肯為用

章帝雖禮鄭均召高鳳然不還宰相之權外戚漸已用

事

寧意本末

三雍述光武事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違建武制度

肅宗厭苛切可也不當併與外戚容其橫

光武講論經理

明帝正坐自講

章帝稱制臨決是二律

侯霸明時令

明帝章帝皆務順時令

除慘獄祿養親從光武

錄諸王

好祥瑞自武帝來亦好

明帝以宣帝不至如光武光

論實憲擅權當如自肅宗寬又須知緣光武不任大臣

勿冲權必有所歸勢必歸戚宦

明帝法令分明以至苛切自善無理未  
揚子李律令說其病深

情理血脉

光武但知漢業衰於優游不知漢不

但知漢為王莽所篡不知王莽

明帝但知違光武

肅宗但知明帝苛切之病不知明光

三七

明帝為四姓小侯立學雖為外戚計不知意偏宗

漢文武巡幸最少德化之君不尚者察後

君巡幸不知文帝除誹謗言路有通

武帝欲鎮壓四方

宣帝欲察名實

光武明帝欲納風謠省風俗

光武明章名為檢制外戚未嘗不橫除馬實相

大抵宗室恃親外戚恃恩雖檢制尚不能禁

惟大臣無所恃 人主尊任則安不尊任則危

情事異同

光武明章皆講經光武示意講明

景帝用堯錯改高文法令

章帝取明帝苛切事從寬厚

景帝過薄章帝過積七思之變 害事則同

明章同學尚書於桓憐父子天資異

明帝性明

論章帝第五倫并切同

蓋於明帝為正教

倫於章帝為將順

古人深意

僕人多論時令不為順陰陽自中興以後時刻則從多

論

上之五

意在後死不服恤留獄

論五倫論章帝通賓客下為任全外戚

中人者實則難制以賓客助之則權重

西漢者實不加貧東漢儉約不加富

東漢大臣無權利不出一已從第五倫論馬氏

章帝舉孝廉寬博者詔策劉方皆愆史事刻深

史氏褒貶

范曄論明章取明白

意明優於章明仁思少而章實事推勢輕

和帝地位資質

本有謀斷之資

以幼冲之主審謀謀實憲朝廷不知非謀斷其孰能

之惜先武以練不任大臣使帝不免與官官謀害漢

業

自此表乃詭謀不善非資質之過然亦非一智之

治教

內則齊民歲增糊塗日積外則託空朝廷西通重評

此乃先武明筆積累之業亦備藩守之故不可專

以積累論

規模

上之六

災異延問得失 符瑞神而不宜 罷貴遠國珍羞

今和帝紀並不載獨載災變賑恤之事論此規模尤

有無逸之風

和帝不可謂不學惜其短祚若享國久長漢祚必不

速衰

習治而不玩物 有武功而無異心

上知畏天下知民恤

以此論之有文帝之風武宣明章皆有漸矣但後

漢寬仁之治不及西都如措置若刑獄比文帝感

賈誼言異矣

粹駁

只是先武明章遺規其粹駁不必論

任用

用韓稜魯恭之徒為三公亦是當世名德如丁鴻等

尤賢大率東漢三公無權故相業止此

惜乎竇憲之誅在袁安後若袁安在預誅竇憲

則事體正可以救還三公之權

事意本末

和帝用鄭衆誅竇憲事非得已然官官自此權重

肅宗命曹褒制禮至和帝時沮於酺教亦緣誅竇憲

三十一

使時所未暇

光武閉玉關故知和帝時有都護西指之功

光武平薛由叔故至和帝時有空朔庭之功

大抵欲速則不達美成在久也

置得失

和帝用宦官誅竇憲是不得已不於此時還三公之

權乃措置之失所以託孤無人後時外戚

九和帝賑貸事皆是但不係久遠措置亦一時忠政

以苑囿假貧民

遣使關倉賑賑

勸民蓄蔬食

官陝池得米取

范曄論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

推其三詔見其意在不擾

詔嚴實平民反吏召聚令失農作犯者二千石先

坐

詔限防溝渠隨宜賑導勿因妄發以為煩擾

詔吏民踰借在位犯者先舉小民且申明憲綱措

置大抵得於一時失於保後則得者近而失者

情理血脉

竇憲來自奴之袁勳功無然本欲藉以謀篡賴和帝

早悟

三十一

袁安為三公自天子皆倚賴之竇憲雖誅和帝不任

大臣共功非大臣故安在必賴誅憲

和帝懼災緣慮竇憲之政惡未誅前疑有食地衆之變

緣懼災故不喜符瑞

情事具同

昭帝知霍光

和帝誅竇憲

各年十四二君天資畧相似昭帝明和帝斷

許淮沮賈誼

酺教沮曹褒

酺教漢儒專門聚訟之習

古人深意

齊心伐匈奴

和帝誅梁冀

史氏褒姒

范曄論贊和帝皆當

惟論偏師出塞漠北地空都護西指通譯四方尚

有疑辭兩說皆未然

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固無此理

服叛去來自有數雖有之然不可專以數言只是先

武量時度力養得成遭植時運故用力寡而成功

多

三之九終

文景非不養力武帝征伐未值其時東晉劉石符姚

宋之末非不值時而棄不曾養力易曰不養則不

可動養而值時則可動矣

宋蔡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三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四

帝紀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自和帝之後漢統數絕皆是諸侯王入繼又不得明君

所以愈亂然所以不得明君者正緣權不在大臣威

官利於立昏

殤帝 夭折無可言

安帝 幼立太后臨朝親政以遠君子近小人昏庸貴

無可述

四之一

順帝 以廢放故為孫程等所立年方幼冲質非賢智

但知有嬖習而已遂致委政戚宦漢祚以傾

雖當時人才最盛無救衰弊

冲帝 夭喪

質帝 以聰察見弑皆無可言

桓帝 天資昏闇政移五侯淫刑三獄漢室之亡於此

遂決雖忠賢自爭適足成黨錮之禍

靈帝

尤昏庸 至謂宦官為父母其昏庸可知咸帝之

獻帝

當漢終運人心天命事權皆去徒據虛位賢否

不必論

皇后本紀

郭皇后

陰皇后

光武以愛憎廢立賴得陰后賢顯宗亦賢東海王又賢

苟有一不賢此禍不細

范曄后妃立紀蓋為臨朝太后故要之非史法紀序論委

政豕牢說極當然在後世亦難盡如古惟使權歸大

臣不使外戚主兵輔政雖母后臨朝不為國害

本朝臨朝者五后雖皆有聖德亦緣權在大臣無外

戚諸將握兵輔政之故

明德馬皇后

後漢妃后中最賢

儉德衣大練

外親不執法度者絕屬藉

廣平鉅鹿樂成車騎朴素即賜錢

戒幸苑囿

言楚獄多濫

政事多所訛補未嘗以家私干欲

撰起居別見防參醫學事 不許封爵諸舅

教事皆正亦見識遠

顯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后不敢以馬氏比陰氏

亦是刑于寡妻一事

章帝竇皇后

專固後宮誣殺宋梁二貴人

原缺第三葉

此外后妃皆無可紀述

此以下自明章終和帝 子孫附傳者各附見

齊武王伯升

伯升資與光武別

亦未識真欲待亦眉立君

信李軾 諫更始殺劉稷盜賊必不能立明

佞人不反覆

昏君不可與忠言

三事皆見識不明

伯升信李軾

光武謂龐參可托孤

失同禍兵特幸不幸耳

伯升有大志

正緣不知光武沉幾深暴

北海靖王興 子敬王睦

臨邑侯復

睦尤賢能

緣學故

觀睦告中大夫言知漢不得賢宗室之助

復 綯 皆有文學

東漢此一宗室類對

向高得直志於成帝

趙孝王良

起兵時大怒

光武序封非伐木之

城陽恭王祉

劉崇助祭之謀見國家不可弱宗室若宗室在外必不能事

泗水王敷 中山王茂 茂弟康 皆預起兵

安成李侯賜

宗室之志賢者奉光武 此更始 與于

戚武孝順侯

順陽懷侯嘉

光武十車

東海王種 謙遜保身賢於人遠矣

孫項王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上錢繡助國費

曾孫孝王珠及弟燕鄉侯倫並篤行

沛獻王輔

諸王賓客多生 總之通賓客使如淮南 不可只當擇賢士輔導

建武永平禁防大密輔導不至雖無進御之憂亦關維

城之助

好經書在國謹節稱賢王

楚王英

好黃老顯宗不擇人補導方詔首稱揚遂以交還方士

獲罪楚獄連遺無辜在春秋法難免伯失教之機

濟南安王康

淫侈無節幸在肅宗世得免其身

孫孝王質篤行好經書

東平憲王蒼

在東漢最為賢王緣天資高又有學問

好經書 與定禮樂 諫校獵 地震上便宜

諫起陵邑 言為善景樂

論東海沛東平三王皆賢答以顯宗母弟得顯其賢

東海沛以郭后故在嫌疑地能以謙遜謹節保全

此亦難也

阜陵質王延

告逆謀幸在肅宗時得保全亦見章 帝長者

廣陵思王荆

以飛書與東海王種此事類派言 其殊非道

觀顯王於楚王廣陵見其私情論罪廣陵重於楚

臨淮懷公衡

蚤死無可紀

中山簡王烏

無可稱述

有諸王

兵俗事

琅邪孝王京

性恭孝好經學資質本賢

晚節奢侈因顯宗賜以陰后金寶財物所謂祿不期侈

富而多財益其累

以諸王傳觀之見顯宗少恩肅宗長者閨門以恩掩義

待宗室恩義當如肅宗不當如顯宗

孝明帝八王二人為宗室

陳敬王吳博涉經書與諸儒論白虎

彭城靖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范曄論明帝裁諸國稅入謂東京諸侯鮮以敗禍肅宗

增諸國稅已五八十年曄論未為得

肅宗愛諸弟增租入不遺就國

不獲無城之功

孝章皇帝七王

清河孝王慶非元武比

和帝與慶類

隸本賢宗室以李固欲亡遭梁冀之禍

外戚之害如此

范曄論章帝長者子孫有漢祚未然

章帝之後國祚幾絕若正統不絕孰非章帝之使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四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五

劉聖公

皆昏庸之資盜賊所立

盜賊不立明而立昏有二說

不欲立明捨伯升立文始

不能立明益子以探符立

同為立昏不欲不能之異更始死而盆子全

高祖與項氏共事楚漢百戰乃定

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伯升死於更始

光武與平林新市合

三君非不知利害崛起勢不得已也

太宗借援突厥渭橋之盟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三君皆用大師

李淑上書更始不可謂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放縱

派敵而問無齒決 詔獄自取

然可見漢德厚更始猶有忠言事君量而後入不入

而後量

光武降赤眉最好

既降先折以威又揚其善亦得駕馭之道所以十萬

人皆服無後患



許益子止於不死 稱其不易要立宗室

立君全以付朕 皆深有教化

光武善赤眉立宗室全以付朕是也

封彭寵奴自相戾易得善赤眉非本心藉以慮後如高

祖戮丁公封項伯一同

王郎 劉永 盧芳

漢民思漢不問真偽皆歸附范曄之論詳矣

光武折王郎使言最公 天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

待王郎收以全身亦是不使傳不致降者求為中道

光武失之鹿萌所以不加高祖者

高祖以重厚知周勃 光武以遜順受鹿萌

高祖以大度明 光武以防患過

但欲求遜順者委任不知士不私教不可以付托

張步 李憲

一時姦雄並起不可當真主之鋒

彭寵

寵恃功過望

光武先厚後薄 君臣皆失不義封侯進退無據

料鄧隆朱浮軍事與吳漢劉尚言同

雖皆以違命度殿吳漢善敗不亡能否異

隗囂 公孫述

割據同 小人行儉以僥倖同

公孫述專用詐 隗囂假義無如大

隗囂不聽方望歸更始幾不免

不聽馬援背光武而取亡解不失真不能決擇

王捷為隗囂死以寬得衆

范曄論隗囂景無識又不識

就更始公孫述不識

王元說隗囂之欺

荆邯說公孫述亦欺

一不識天命 其實元帥

二不識逆順 一般見識

三不識真主 四不識事勢

吳漢幾為光武失蜀九三事

涓水軍虛費

典劉尚別營平復

前二失小後一失大 兵可獲勝人心不可獲得

光武責吳漢控志義用才幹景得安蜀之道

得易無細難 吳漢已失光武善使然

公孫述不降只是逆役不得為密廢與之命

若世守不能如太王却當如此處

李通 決定復漢策

任命功臣之首但真人才不及蕭

為漢氏復漢誓不得謂之無妄之福一切之功范曄

論之未嘗

王常 以下江兵破車陽

在盜賊中能知義識真車陽一戰係光武成敗後亦別

鄧景

以常山為光武北道主人景係光武利

采歎

使隱蓋不辱命

聚名陽堅守

係光武取勝則當盡力

被刺書表薦賢字死甚道亦是勇

鄧展來歙亦於中興有功皆不圖雲臺與馬援連同皆

以親故

未歷爭太子事係社稷惟願爭非

鄧禹 從光武河北

光武腹心謀謀惟

不從更始杖策北渡見地取

觀此知其終能明哲保身

披國對在德厚見識最高如

光武以為知人識能擇主能

知諸將才否其諒事

寇恂

賈復

吳漢

大度 淵謀與光武同德

入關雖功不究然能為漢得民心

赤眉事君臣俱失鄧禹善光武欲速而其以

以高比張良智勇不及故有約已宜陽之大體畧相似

以光武任用比高祖

高祖但以子房為腹

光武任禹過於指授使禹不盡其才

張良從赤松遊

禹遠權勢

高祖才未盡

子訓

罷石曰可沒

撫禹九解早

平諸寇事雖不一

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禹之行水不過如此訓知

曰不可理則待夷狄亦必循理華夷本是一性若循理

治之無不服者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正如

孫陽

以鄧禹及訓家法禹兄弟忠孝不免於禍

雖是外戚不可持權

亦是才力不任易折足之義范論得其偏

寇恂 以上谷兵從河北

守溫事類蕭何止是孫

蕭何佐命收關中韓信畫一法等事  
係漢興亡不是守關中將領治軍一事

又有難於蕭何者蕭何守河內人心固  
恂守河內人心固

屈賈後類蕭相如范曄以謀文為有明  
屈賈為有折木然

誅皇甫文只是識兵機取上谷印  
頭相如春山

不從王郎從先武此所以與  
先武見理 著強弱之實

先武見理

殺皇甫文亦兵法之剽勝滌府

文武備足有收人御衆之才取印就 守溫

敗蘇茂 治汝南 誅皇甫文

降高峻 屈賈復

有宰相器有大臣器

度大漢遠心公臨事能斷守大臣  
又經明行備文武備足有大臣才德

先武不任功臣不盡才兼是冠紳

曾孫崇

無事而死見桓帝之昏官

德美 從先武河北

有方面功 敗赤眉定關中功最大 學飛光八

純則終純 駁則終駁

吳地事好只初聞去純不如寇紳  
吳學自多氏孫子出故雖謙遜亦持權術

薦姚期期不  
期不反寇恂賈復

劉先武結曹允父子

說李軾 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不附

說李軾

三事皆有推辭  
用兵智計亦高

涇池亦眉 徇邑王魁

說先武施行恩德白飯仁中米  
實蒙先武根本

鄭向君臣之界深無相疑

寇恂守溫策書勞問 馮異入關言人專制

皆不免嫌疑二入  
韓賢亦以加免

說先武施行恩德先武勅異平安集

君臣於合殺用心同

東萊呂氏東漢精學卷之五

岑彭 從光武河北

子熙有太守節

有方面功 秋奉堂

入蜀

吳漢平蜀因彭功降朱鮪鮪

守死亦是死却未知

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光武善

吳漢亦是名將只所習用不同

吳漢謂三郡梓李費種光武不聽而勝

帝欲罷諸郡甲卒吳漢不違而勝漢得

二事迹同情異有朋不解

禁虜掠鮮牛酒事最好此為大將軍

吳漢以虜掠失御奉

秦豐拒彭數月不進帝以責彭事與趙雲

賈復 從光武河北

諸將中最勇光武不能

副甲救儒後則勇如

先武不任功臣亦用賢

子育

有違守之事得使過之道

吳漢 以漁陽幽州兵從光武河北

贊房見情信智又過

用兵多涉

勇警有智謀此能立大事

說彭寵有智

斬苗曾能斷

願無故亦是斷

將軍五處亦有見謀

與劉尚分營皆緣勇過不留意氣自若是勇

連指授取敗不違

軍功最多緣兵精州安

蓋延 從光武河北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勇而兵精

勇而寡謀兩以

陳俊 從光武河北

臧官 以下江兵從光武

俊佐耿弇平齊

官佐吳漢岑彭平蜀

官請擊匈奴不但常

官所以功我多非大敵

顯宗策妖巫亦

耿弇 以上谷兵從光武河北 子國

光武諸將中最善用兵用兵當先定規

以志用精兵故功多平郡四十六

諫光武不罷兵此德

平齊功最多一事可比韓信

華祝阿境

備政具到

技臨舊走西去

激怒張步戰臨舊

皆用智計算無遺策料敵制勝二十八將中最優

耿國

定立尚平于議事當論是否不當專論一時利害一時

在西晉之世君子以作事操始

耿秉

耿夔

皆名將有邊功

顧宗然耿秉言伐匈奴不知

後漢匈奴之害輕於先漢可以不用與文帝尚是尋常當以益費與征伐

耿恭

守疏勒志義可比蘇武

姚期 促先武河北

雖戰功善策不及諸公却有信義

信義有本根服後三年漢自文

推類及人不殺李熊 不勞掠

犯顏諫諍以事君

王霸

亦是信義之士疾風如草 敗蘇茂皆堅壁待其弊

守邊典匈奴為五大數百戰

天下惟義信之士可與持久以霸從先武不去之節

先武本以霸有信令是河水霸能權以安眾非言必

天人因成霸說言以安眾河水適合

坎習數事欲處險須是習

臧官不見大厥精五

王霸典匈奴為五大數百戰上言宜與匈奴和親

祭遵 從弟彤從征河北

孝義恭儉潔廉儒雅 諸將中最賢

平蠻 平張滿 張豐

亦以孝為根本並有戰陣勇力自孝推之廉

祭彤

亦以孝為根本非能處盜賊秋思信能

守邊能以夷狄攻夷狄恩信為東漢邊吏之最

任光 李忠 萬備 以信都從河北

三人皆以王郎時獨為漢守信都光武藉以起兵成功

高與亡

李忠丹陽太守武成 先定計發兵

忠不顧母妻故馬龍弟 二事皆緣先武成敗

光于阗

賢宰相 人必寡欲然後能守正

隋清靜寡欲能與袁安同心持重處正

邳彤 以和城從河北

王郎時以和城郡為漢守迎光武亦保漢

決策不西還長安此亦保光武

形不顧家屬事與李忠同

劉植 以昌城從河北

據昌城從河北說降劉揚甘於平王

耿純 從河北

見官屬兵將法度遂自結納與其舉族

誅劉揚甘於平王

治郡見恩蓋賊清寧

朱祐 從河北

儒學質直與光武

將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主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

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恩之能

士多歸焉大尉將軍

馮異有權恩朱祐質直不虜掠百姓

奏改王為公三公去大名皆合光

景丹 將上谷突騎從河北

兵以馬為勝敗 高祖得此銘燕人象騎勝項羽

光武得二郡突騎平群盜湖郡形勢

光武以鐵用三公夫最大者三公尚不見

孫成 王莽皆以鐵拜

王梁 與吳漢蓋延同從光武

耿種 守河內

光武欲斬王梁無敢便言者必不見光武

杜茂 歸光武河北

與郭涼有平北方功

馬成 追從光武河北

平李憲 伐杜茂也北邊

劉隆 追光武自北

助馮異拒朱鮪李軼

副馬援平交趾

討李憲 檢覈墾田事類宗知

傅俊 從河北

助岑彭平秦豐

堅鐔 從河北

破朱鮪

距董訢鄧奉最有功

馬武 從昆陽

降射犬 光武與武登黃臺間時射鹿心射有武則未易破

勇將戰為鋒

敗為殿

先武與將語有深意

虛功自應亦薄欲其知已過分亦是深意之一

郭內知先武意故言攝馬氏不啻故言

先武容功臣小過厚賜予不任以事最得保功臣之道

高祖不必論唐太宗不保君保軍皆為

馬武征羌尚有勝負可謂明見

先武雖起昆陽後再起河北方成大業

故二十八將皆從河北功臣當時將兵復有大功者故李通王常鄭業來款之屬皆不與

高祖功臣才位高皆所他士即保全又功高

高祖嫂而侮人故

六之上

先武功臣

才能學不及三傑大抵皆信義儒學之士中與與則業不同又先武本儒生以類合

一則功臣易保全 一則功臣難保全

論二十八將人才次第

鄧寇賈復才德兼優景高

次馮異岑彭吳漢耿弇嚴高

次姚期王霸祭遵朱祐之屬賢

餘皆志義勇敢智略之士

全無姦雄只馬武人抄前不及亦無過

賈融田海章

謀出河西決冀東向大抵智計過人

亦緣先武駕取得策

實氏本出外戚豪俠故習氣縱自融在己幾不免

弟子固

曉習造事無他事這

魯孫憲

外戚擅權以作威福取夷滅亦是孫異一輩人但和帝孫早不至然

章帝不治憲奪田但能切責非所謂強弗友剛克所以

惡

小人不可立大功憲空湖走假充異配以亂邪亦以覆決

范曄論衛霍實憲伐匈奴事未熟

六之下

衛霍繁全盛之匈奴

憲以南軍子繁北軍子較陳湯新鄧文雖弱不用漢

兵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六外

列傳

馬援 · 子廖 防

兄子嚴

族孫穉

大抵智謀雄傑之士

可惜不學

范滂伯越之後去為門來公

馬援先以材雄散財產後佐光武

只是此謀畧用之有先後

論公孫述光武見其智謀過人識去就

馬援有大畧故能知公孫述光武成敗

隗囂無大畧故不能別馬援王元是非

上之一

論光武高祖極然不如之說雖微詭其光武不及

高祖實在好更事勤如節度

平主多武功各出智謀其末節乃智而不能愚勇而不

能怯之之過

說降隗囂將

聚米為山谷

守隴西

破先零羌

置金城邊邑

又破參狼羌

破李廣

平交趾謀之力

馬革裹屍

上馬雙鑠

性處好不學

五銖錢

銅馬式等事

皆智謀之餘 平交趾所通治城郭

論兵與光武合

不獨智謀雄傑

為邊守最得大體開寬信思以待下

大姓便小民隗囂

邊守最欲得人情更事是末節

本好議論人材或子弟言勿效杜季良

或果如實固 處王莽如見自不免於境

馬援不禮謀松以取譖不如郭子儀屏姬侍見盧杞

智勇不

光武疑范滂不得為

貪觀其所予援能散資財於未達時達必不貪

顯宗不置馬援雲臺一為 御晨來飲同列

二為光武於援不終 史凡知則述不

三援非南陽 河此相臣

廖

能上書勸馬后節儉不能下飭子孫人有憂乃

防

有破羌成功 迎氣樂樂事

有冠禮事章帝臨冠小侯施

防以驕侈敗明皇后之慮深矣

嚴

以學問在外戚中有行義



弘於光武所謂正救其惡者

三人同得事君之義以事君之符

論三人若素豈在蕭曹丙魏之後功業名譽不在四人

之列者光武之任宰相非西漢之任宰相

保安平原不獨知強陽兵精未易涉

此亦補光武之闕

無有蕭曹丙魏之長居守似蕭何鎮撫

安平原降富平額曹參清淨丙吉寬大

諫征彭寵似魏相識兵畧

至其造次不忘禮樂經明行脩又四子所無坐免止以

七之三

不舉河南尹司隸校尉爭論可見達武苛切

無忌

有博物事 校書事 史事

陸

奉使死節謂有蘇武之節非過

侯霸

大抵人物似伏湛亦受鍾但湛家學源

全臨淮類湛安平原 奏行故事亦濟光武所短

盡霸才豈不及蕭曹丙魏

所奏行不過漢家故事如其不

後

封事論寬猛為嚴深時言典第五倫宋均之徒也

有太守事 有盜賊事 子績有文武才

貴戚有行義者嚴謂貴氏不宜近京師後以

典校所以異 有太守事廉賈 水利

卓茂

為令專務德化光武以茂為三公正欲求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此二論語董法律之說

封卓茂光武喜舉偏光武

二十八將固多君子然皆以功舉故封茂為褒德侯意

七之四

可見與高祖下求賢招老相合

雲臺功臣之次

二十八將起河北 李通王常佐南陽

實融以河西附 卓茂獨以德選

明帝圖畫皆緣光武本意

伏湛與侯霸宋弘為中興名相

論三人事不同皆為名相 湛連次鄉射之禮

霸奏行寬大之令 宋弘止繁禁戒淫色

光武本好儒湛能將順其美

光武更事刻深霸此奏補交職之闕

霸終於位豈用之不盡有其世無其才

明察守正奉公不回有不傳已處 李見嚴光傳

光武誅大臣最為大失

剛直如韓歆尚假借納用大臣罪不至連國害

自此後大臣人才無及伏湛侯霸宋弘者

宋弘

薦桓譚責其鄭聲 戒好色對貴易交富易妻大抵正

論亦切中光武病亦可謂先易後言弘少溫順而能

先武於嚴光不易交而以陰后易妻正綠好色

弘有大臣二節止繁聲 戒淫色 風易妻

薦桓譚而責其忠正尤好

吏事責三公

伏湛知有禮樂止敢奏行鄉飲

侯霸惟奏下寬大詔書奉時令皆是大司徒職事

觀宋弘剛正不見所避明正綠三公不遇奉職無古

論道之意弘坐考止黨太守無檢免弘守正 漢惡所

和者進賢退不肖宜必有

子由

以附實憲免可謂參股又

孫漢

有違將事

曾孫則 有知人事

蒼頭誤殺子蔡而怒之此亦嚴明明故勝私

蔡茂 清儉匪懈有大臣之一節

觀茂糾按陰氏中董宣亦有不避疆禦之意

用於誅殺大臣之後僅能以小節自全

自茂動眾雖皆賢能之士相業不可望伏侯宋

郭賀 有人臣奉行故事事 有監司事

馮勳 吏事精勤正合先武意是以能保全

吏事初非大臣事業 解使霸一事却好

趙熹 孝是百行之本充類無所不可

趙熹為兄報仇是孝之充 全韓仲伯妻

將獲更始親屬 切責鄧奉 欲殺李于春

昆陽有戰勞 降簡陽賊 破平原賊 寬餘黨

曾子論事君不忠戰陣無勇漢官不敬朋友不信皆

宣秉 以下四人皆行實士建武多賢

卸行之士不任五此是其

張湛

好禮不欺之士

過妻子若承君

下公門查禮父母之國

諫光武情容

為太子太傅郭后廢解疾

四事皆好禮不欺之故

王丹

勸農一事好議論

晉臣夫尚使農夫兼功  
自厲况天子為籍百畝

專是善處朋友

懷無事而與  
不交噴連善輝交

此事太過於疾忘未許侯霸交以挾責不許子尋

德同門生未必心交故

不絕薦士陷罪者知得罪者無辜

王良

王良

亦節行之士

為諫大夫

數有忠言以禮進止

為大司徒

在任恭儉

大臣之道非一節所能及人責良是知退亦是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七終

不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八

列傳

杜林有書學事

節行經術之士

不屈隱置  
堅守古學

義感刺客  
三事見節行取光郭

謙不增科禁事  
見經術之用

忠義

越盾以從亦威祖竟  
禮義人心同然所以可感

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議禮通特變

善用經術

駁增科禁

此議論法最明

郭丹

永平五公

約開事與終軍同人物異

終軍請纓  
於行險使傳

升進三第召正  
是居易使命

禮義進退之士

過三第召為更始發喪  
求子為功曹屬長者自代而去

為舉事

功曹推賢任詩高城之費堂以為後法  
人巨有能屬舉者人主固當推別之也

廉且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五人皆賢論大臣器業則侯霸為首

自伏德以下皆賢德智能之士大抵皆有大臣之節人

才非不盛而中興之業未盡用人不盡其才高祖收

斫地之士以開漢基能盡才也光武之時賢人衆多

而治效止此不盡才也故曰用人盡其才為難

桓桓 中所謂者有哉論

師人老模範 桓桓教者到執權

博學多通 能文章 尤好古學 簡易不脩威儀

辯與小人交與之忠謀任王莽時自守默然無言

論時政大抵皆當非識緯景當以此得罪景光武之失

論輔佐不明 更張 不使利害多 禁警殺 抑末利

校定律令 屏識緯 重酬賞

論降下無重賞天下不特定與光武各一見 降下賞重 侯仲心生

光武軍成功不求 進揮官本為獨是

非識得罪

八之三

馮衍

不用馮衍人以光武為失 馮亦未為識真之士 曰也從光武正如徐廣從王莽

忠孝不兩立在權輕重 主論入事任存其日不見其

詳衍為人不遇游說之士 於承說康丹不為過

說此未可知指其暴亂也 不知其心止不可謂智

與陰與交結以取廢黜亦是不智

文過其實 衍有此病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賢人之事也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聖人之事也以逸民而欲為孔子無可無不

可之事則其磷緇必矣桓桓馮衍道德非聖人而不擇

所從諱好為小人忠謀行羅逆後之凶其智皆不足稱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二子之失多矣史氏世俗之所

謂皆以二子不用為屈不悟二子之非楊雄賢於二子

尚羅避尾之厲君子可不擇所從乎然諱非衍比者非

識不失為是光武怒之非也叩頭以求免邑邑以喪生

諱則小失捐身以明道其可也

申屠剛 真所謂剛者

對策直刺王莽

諫光武出遊諫自選舉法理嚴密

言皇太子宜簡任賢保

事理 直如汲黯而文學過之真社稷臣

鮑永 以孝事君則忠

永孝於母 敬忠於更始 始如更

衍知諸將之暴橫而不能知更始之亡 永受任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 永上諫家不忠舊

漢司隸無辜官監司事

手格彭 劾趙王良皆不畏強禦 拜更始基

上荀諫家 爭韓歆死皆合議

永不欲以衆受賞即是無欲所以能剛

子星

有平盜賊事

有縣令事

仁者必有勇

守節事

為司隸事

為此陽長

有司隸事

以武意在機神如此

有水利事

應天以實

以早前言楚敵之

進言

謂宗未長者至言楚敵可謂持其美

郭倂

所謂剛者未可謂中行近孔子所謂狂者

中庸則對事 謂上言同為利王莽則近中行也

惟仁者有勇

謂勇於其仁 作策則王莽

出處

亦須敢成言以全其終

諫光武說太子引退可謂善處父子之際

曲以全道

有舉行孝事 長少古初

光武賜郭倂賤東門候

子不月人

子壽

有監司三輔事

案案能檢身 以廉能解

議刺實憲以殺事

不失為正亦

就此三傳論中看人物最高傑次之承又次之

蘇意

圖緯術教之學 君子之難居易以僕命小人之類行險

有違守事

以徒仲知之河而用之其

郭倂

杜詩

孔奮

張堪

四人建武循吏

志或立軍功未得專心德化故不與郭

郭倂

有監司事

并州

有太守事

有違將事

以向奴未安欲使任久

有平盜賊事

潁川招權

有違守事

光武或郭倂則謂假年命

杜詩

有為舉事

諫諍事

兵幾事 諸後虎符

有奉使事

案案能檢身 以廉能解

有太守事

兩陽召父杜丹召信區在安平時富而能敵

有水利事

亦已勤農事

孔奮

有左氏學事

弟奇作左氏列

所長在清忠

杜疾車車就路式都不以妻子饒賊

有太守事 既善疾非稱為清平 以身故者臣書所 謂有諸已然後求諸人 無諸已然後求諸人

有神童事 有料敵事 策公孫述以敗

有邊守事 流陽破的 如開和回

邊守最急精戰 並精消斯不疎孔索林 縣布業事正典妙戒同

吳漢大掠尚稱有漢平國不可獨任武將

傳俊得鄂憚而揚州服

張湛佐吳漢而蜀人悅 行夫本仁義

郭伋家無餘遺 杜詩貧困無田宅

奮港臨財不苟其節尤著 四人甘康史

郭伋教忠諫言 神機官簡 天下賢俊

杜詩身雖在外隨事救納 雅好推賢 救進知名士

二人皆有大臣之器只用之牧守用不盡材

用人在至 公郭伋言不當 專用而陽人

陰識 杜詩欲以大節 先武救功臣可以救民 皆欲先武公用人之道

樊宏

二族東都外戚之貴 高祖劉宗即有呂氏之嫌不得光 武武防閑 光武中興樊除二族皆光

世有名德 黃方二族 樊仁陰孝

作若種神漆 此神油主事相國法大極 長如此正典定之方中意同

國家育民而得失力 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育才而得失用背義施德以快天命此說

上言削草 在外戚長計當法 陰與入柱 本帝與賓客及國事意同大臣進言 如帝王之臣尚欲盡世何則之有

謙柔畏謹不求苟進 此二外戚能如此使伴寵 榮之陰此以到後竟棄其家

宏子倫 不交賓客 能先見

不通賓客而能以大儒為師友乃可為賢

有經識事 有議論事 以定細不備當助之失師 乘成固以說三禮為世沿襲

有孝廉事 為奉之推作下大知以此孝廉德選不可 容私因請刑五子子第之說極有誠味

儉識最高 除與論球七使五取博視公立亦與此意合

有公羊春秋學 有罷貢獻獨遺負事

族曾孫準

一書論人君經學最功 有太守事 經制法律事 謀議事 學官事

上書論救災 無辨 遣使移民得人則利不得人則害 連使移民得人則利不得人則害

振救無深民安集流民 使事

太守事 有郡邑勸農事 勸民於以竟 之使果難

陰識 避封雖是極謂將帥有功者多掖庭加爵邑不可 示天下 世公言陰與避封意亦此同

陰興 樊倫不交賓客而師友大儒

陰興好施接賓客而門無俠客皆賢 誠在外成典 尚果馮封

不肯代吳漢為大司馬 外戚之法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八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九

列傳

朱浮

浮能言而不能踐者按文詔彭寵陳同列與論信

激成彭寵之亂使光武於廢不得保全又使

奉詞賜死乃陰謀

論長史易教信刺舉鼎輔皆切當光武時病

廣博士亦有

梁統與賓融同事以河西歸光武者

人不可不謹所學經宜重則弱

又覆論前漢法律輕重最詳備

王嘉減從輕 人不大 統又復故盡復不可

寧過於厚前漢王嘉孔光拜升府及刑法

子松

有議禮事

松第疎

有離駭事凡不得志者皆托於此

序比春秋要之

疎有封侯廟食之志以州郡為徒勞而納二女後宮

大志者國如是乎

疎孫商

商以外戚求政不能為政而蔽私求欲正是婦人之仁

范滂之贊切當

冀

不得志王莽

張純前漢倪寬之孫

建武大臣儒學博通者建武禮制多出純然有得失

議宗廟昭穆最得禮之變合本意 禘祫 明堂

辟雍皆國家大典所當為 勸封禪非

光武却祥瑞行封禪一得一失不離漢儒之病

相繼未定此見純孫學不通漢儒之幸

純子香

為三公無異續大區國不求異

請定禮樂禮樂國定不計之

祈禱天不加以實

鄭興 范升 陳元

皆中興儒學之士 鄭興通達守正

勸更始入關就是其所為言非

勸隗囂不稱王不置官屬皆正

日食論不用功臣有是非

卷光武郭祀以識斷最是不為以危付一於

有春秋學事子孫傳家 有同官學事

有管數事典論曰食時為元急正從也辨合時

子象 大抵似與歷運通之

經學通左氏易傳

內不屈於外戚外不屈於匈奴只一道理不應儲君落

不辨匈奴不與凡

奉使全節比蘇武不為過論

論比匈奴議皆不避擊劫守是仁者有勇

有違守事成 太守事成

子安世

亦有聚剛正典未歷其味

范升 陳元 升非議周黨不知元諫司察三公

元大抵忠厚 議在氏大抵專門之說公教得主

左氏亦當立二人國是

費氏易 今獨費氏易傳

桓禁

楊雄所謂為利之學只是漢儒見議

顯宗師傅之臣陳事與中說以為慈古力其為利可

見一國 先或時志之非不

人君經學人君學與國生具先武以恒

范曄為人之論甚然

顯宗待禁不失為善師傅 張佚謂陰與不可傳

太子論甚在光武用之亦當

范曄論佚受爵不避事未然

子郁

尚書學自禁傳水曾歐

授肅宗和帝經解時助忠

郁子馬

授安帝順帝經三公為三公無特與乘聖律定言

馬孫典

四人志操堅正大抵相似

典為侍御史有與馬御史名與何進同謀誅閣官焉

止陳五事悟內官 曄不合宿揚氏

曄父曄侍講以直道悟左右 曄不與曹節婿馮方

共酒食會 五人所為皆正但亦有太過既不過時

其人才能否不可輕論

張宗

鄧禹表為偏將軍

大抵專以勇聞為主為鄧禹侯在末層 典為吳安



班彪

子固 父子皆良史

人物不同

彪性沉實好古能守道法因仕宦和家象然生實氏死

彪守道事著五命論德風置為

請為東宮諸王置保傅亦是正論彪時論彪甚當

論遷史得失最詳所論大抵皆當

固史能繼父業大抵有錄於文

後漢史光武紀功臣列傳紀事皆本於固

故今在范史

論前漢書已見前漢叙傳史議此碑不尋檢說

西都賦典引文章皆高崔蔡等不及

西都雖大參莫然兩漢都邑事蹟具見

典引封禪書講德論之類稱訟之文

牟融

經明才高之士牟融自有傳史但此方重稱

為豐縣令無獄訟為司隸多所舉正

為大司農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

為司空但稱舉劾方正善得大臣節

東漢不查大臣

韋彪

孝行洽聞之傳 議論多簡寬厚 不見有宰相才處

有孝行事 侍洽事 恬退事 錄功臣事

論選舉在選二十石漢制郡國貢賢碑名故其原二十石大抵只在擇選舉之官

論史苛刺前宋事從寬厚史猶苛刺蓋也

論置官選職

尚書宜選歷州宰素有名者此論亦以當時擇官刻

州宰皆可

欲停者今史 諫議御史精選

三說皆正當

行司徒事但以清儉稱

彪族子順 豹 巖 三人皆有高名

順豹不見施設數辭辭去似輕爵祿事實則未可知

義為三縣有績上書宜考功據此說

亦忠義才能之士

義子者

屢召不就曾節運為東海相失名為其人所害隱者耶

之或名雖居 輒爵祿未此非勤名

之法名高而實不副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九



列傳

吳良

忠正之士 用之不盡

有宰相為賢事

為君更斥王恩納以言受進 兼處得是

平檢正自第 有大臣節

蘇崇相外戚不能正陰就罪雖赦徐正轉吳良烏

存其為抑外戚

承信

亦忠正之士 用之不盡

宮以忠節名檢為相吳于遣使求見顯宗使魏應

代之此典句如見王商宰相表哀宗以威示與

之使使者如非不官則中國適以不傳

齊均

行義忠正之士 用之不盡

均以理感兄受禮遠異乎陳仲子出而哇之昔能養

寡嫂孤兒恩禮教至是一道理校均與陳仲子易地

而處均必不避兄離母仲子必不能養嫂字孤

均教納忠言 肅宗能養均而不能用謂之不好賢則

不可謂之三公之尊賢亦不可

康范

孝養之士 守禮法皆是能事

人生在三事如一 代使事收恤郡持

三事只是一心

有違守事 有郡守事 有風俗事 有群

下馬濟展陵 與慶為交比管鮑 任

任恤皆孝之擴充 雖依附實憲未為深玷

馮鈞

仁勇之士 用之不盡

保全中屠李與郡賊廷策力戰策降一切救之

勇於嚴公正石位教違忠言 雖有大臣之節而無大

虞延

思信剛明之士

盲從女弟 歲時伏臘遣囚徒見其諫富宗奢靡

諫陸氏客馬成 知鄉行無實行剛明

明帝號為抑外戚 皇隆大以馬成故中傳虞延見外

鄭浩

思義通明之士

思義通明之士

松焦親罪 為令有仁惠 為第五倫曲

奏張林楊光皆是恩義事

奏尚書即補子石令吏補長 所陳為故事

奏開塢道通有內外之任事 有縣令事

有漕運事 有救災事 有貢獻徭役事

鄭洪以奏張林楊光反為實奏漏泄可見外戚之橫 侍中力能去大臣

嘗褒

專是東漢禮樂廢與事 范曄論之當矣但有少未盡

一代合有一代之禮樂與其闕而不制軍若制而未

盡善堪酬教議皆非是訟若褒禮未善亦不可因

十一 年

廢食

但夜自父充皆專學識肆一傳皆識肆之言此為未善

然堪酬教言不為此只為習於專門不容一家制作

仁是禮樂之本發事皆從厚 可與議札恭不承都首後五盜

英射聲為無後者 為匠處行病徒 為郡獨致而

有盜賊事 有寬猛事 有郡守事

賈逵

在漢為通儒不專一門 左氏自劉歆陳元爭論

未得立賈逵論之乃得立漢君好識遠以識論乃得

經學與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則漢儒經

學可知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歆 子禮

皆孝弟節行之士 西漢尚功名 東漢重節行

故史所載人物亦多塗

毛義 薛包

范曄專以孝養錄之 以無他事故不別傳

凡人能孝弟則積而充之無不善者

劉平

棄子活第女事勢窮困勢不用金故 出於推非父子之正道

食母感賊伏郡守身賊飲兵人惟若恩賜不 可以忘孝感

為全椒長恩感人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鍾離意屬劉平等劉平為承官等所謂惟善能舉其

正望便宜出布粟救飢民顯宗章示百官詳議其罪以此

見東漢寬大望事與汲黯同顯宗尚煩鍾離意之議

正扶

始終節行之士

趙孝

代第感賊 王琳 魏譚 兒朗 專成事皆同

足見人性善飢餓之賊可以誠意感

淳于恭

大抵厚德代見此中自善成孤幼

養桑不以亂報曲居舉動由禮

事雖不同只是一誠

為侍中為各賢 陳政本道德亦自誠孝推之

江革 孝行備盡

為楚尤僕自劾去不受贈送得事親守身之義

劉般 宗室之有節行學識者

學行不以身寄絕域作報可見致誠風雨之君子論常

平舍不便常平本良法法久則弊生

禁民業更至使有田者不得漁捕

以牛疫勸區種增耕更度田欲令多前

大抵法非不善更行之常弊以二事推之則般言常

平之弊亦然 大抵行法在得人

般孫愷

十乘之國亦難逃矣孟子謂好名之人能逃十乘之

國謂其猶可能

避國是美事但不得為中庸

范曄於丁鴻傳論之是丁鴻見責而後為傳

議二十石終喪 不錮臧史子孫皆當

孝持心近厚名舉先富穴亦是舉類然舉士不可有方

此與神禹傳山澤不必有異士表裏

孝者百行之本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堯舜受之天下

以其德謂頑厲蓋誠著於事親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

矣明帝章帝旌禮劉平趙孝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傳

較諸反席幽人尤為知本所以風厲四方終東漢之世

士以節行相尚亦可謂美矣然數人者德威頑厲誠著

隱顯名列諸公輔使共天位治大職豈特撫養存問為

守成美觀哉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其明章之謂歟

第五倫

公直剛明之士 最有大臣節用之不盡

此方實為特人能以清白一節倫公直剛明

皆非為此以文舉應稱或以識亦貴倫之至

能自知其私故能無私自知不能無私故能勝私

論貴戚為實於章帝時可謂正教

疾俗吏者御褒稱長者威長可謂將順

兩者甚得大臣之義

未過知道不同之說最為君臣的論

有度量權衡事中操能使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况以三

在家能拜冠盜保鄉里居官皆稱其職所謂居官理治

自為魯夫平徭賦理完結

為市橋市無阿枉

為太守民安職理

為三公奉公盡節

知人 采是倫明廉

倫以無欲故能剛剛故能明

見詔書知光武

令岩渠被無賢

守蜀郡舉吏多至守吏二千石

人神一理 漸滋祠惟不畏強禦者能之

西門豹 第五倫 朱均 狄仁傑 是一理

有良吏事會稽蜀郡 太守能變風俗最難

變風俗當持之堅 倫初志快後乃漸能

踐譽 第五倫相輝翁 非光武無以辨之 光武之門不

財用出一已者富多門者貧

西漢用度極廣而不見其貧

西漢宰相權重事歸一

東漢用度節約而不見其富

東漢戚宦盡耗 以倫論馬氏用度觀之可見偏積

自光武時郭況已號金允有寬猛奈倫 下

嚴不解務存節 皆在敬詳下不除故也

倫而者侈不止 此論亦通文選及亦

關言路

上言言事不合可但報歸回里不更過如真起史人妻配及亦使封上之官補家不若以天下之言

有賦役事 倫為一夫夫能平諸事得

劉平傳增贊賦賦

有詔書事

第五倫請詔書知光武聖主親謂詔令不足或人言不可辨人不可欺如此

宰相無私

惟能通言路方是宰相無私處但能盡言未見無私宰相有一毫之私惟恐人言之達

唐惟陸贄專欲開言路以其無一毫私

范曄論倫在會稽自斬舅妻執愛為矯激

此固未得中道然倫立朝所以能無私如此正錄無

欲

子頤

與來歷事廢太子有倫風

曾孫種

剛直似倫違時不同 倫以寵任

有監司事

有盜賊事

有流民事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

列傳

鍾離意

忠厚廉節公正之士所養者仁者之勇皆以至誠為主

為督郵不索外縣奉長受酒禮相與以愛利而化隱恤

疾疫送徒為作衣解担捨與剋期俱至

予擅建長林 聽防廢殍毋 皆是忠厚見於躬行

不受贓物賜是廉節又有深意不於四人獲罪而利

解衣受格免罪軍 諫諍切敷還詔書

以早諫起北宮 疏論苛刻

官是忠厚則於立朝端始始於無私  
忠厚論其資質人倫在第五倫之右

第五倫以宦帝人物鍾離意有德化之風可輔文帝

願宗祭息是非觀意傳

應天以寶即時而見天人感應均然不違

感人以誠即時而見天人感應均然不違

意忠厚於王誠人皆不負意以此知  
人感誠使信得如期來無不感又見矣  
所送使宜守君子不奪而歸  
罪者皆不負意見人性本善

惟善能來類意仁於心 覆寬大

第五倫願後元質賢以濟濟稱倫公且

先武知鍾離意仁於用心不大用及今弗先

願宗知意正誠然不待久留

此謂如而不加則亦  
一不意而加則亦

先武願宗可謂元者素雅而朕朕不至於墮萬事不至

於策何故 君德以明為主

明而素雅則如二君朕朕雖不違大賢亦不屑就

萬事雖不違僅濟今日前無以維持後世若昏而又

業雖無不巨情而事墮矣

鍾離意為督郵不索奉長謂宜先清府內遂關卷縣

張綱為八使埋輪不行謂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二說相似最為知本

諫遊改宮室在平平時乘宜戒  
是吉無違之意

德陽殿成明帝謂公卿鍾離尚書任此殿不立

用人之言不當以美人在否為  
其故未免有人則作無人則無

太宗伐遼還謂魏徵在吾無此行二君皆明  
知而故為

太宗於於悔擴廣我明帝以無意而成殿尤在可責

先王皆無此非所不  
尚可知而為之尤不可

論升平之世難以危化最為名言與孟子飢渴易

食相表裏

宋均

忠厚公明之士亦身以至誠為主

任子前漢有以默後漢有宋均

任子皆如二公何為於任子

均能學尤為景優

班師振旅

非是而祭學然後知為福 權宜降喪夷

立學禁淫祀 不禁人喪葬 婚娶皆不取巫家

允此皆錄有學之故

至誠格物 去極穿虎境江 雖不入境

誠之格物不是偶然人自不信耳

有良吏事 九江虎去境不入 境禁者名二山

東海吏民思德化 河內政化盛行

為尚書令不長威正 仁者必有勇以嚴切 不乘陳未及健勝意

史之寬猛 史之寬猛 考察之人 身或嚴法而毒加百姓

此論正典前漢酷吏尹實相反錄其用心不用

均心在百姓故 結托李通其正 實意在一身故惟欲投合時好

族子意

人物有均之風 齊是仁 若之勇

肅宗性寬仁親親之恩篤

肅宗以為人非有節不致驗投恩恩得 敬皆之義在明中時古此則為投合

書云博叙九族肅宗知博而未得於謂叙意言能濟之

議南單于請兵北伐

最得待夷狄之意中國不當為夷狄與兵

舉奏不避實氏 見其 有勇

寒朗

仁者之勇守死善道之士

為謁者以死爭楚獄感悟顯宗 顯出千餘人所謂仁 者之言其利博哉

推此心可以託孤寄命惜漢用之不盡

朱碑

剛直節槩之士 剛毅本 劫近仁

遇郡賊拔白刃 閉門不交陰就

十一之中

不從太守市坪况卒厚賜其家 李陰就主簿

守臨淮拔屬行士報怨以義為求其理不義之因即

時僇什

以知已之言恤張堪妻子 辭子辟召而為友散家

賞分宗里 爭張林封鐵需益均輸義

大抵皆剛毅本節述仁事

威惠 史長其威 威其惠

此頗得強弗友剛克獎友柔克之義

太守 史長其威 威其惠

象缺之臣專為國害雖仁厚之君猶感之肅宗或

賴朱暉力爭小人之黨必言利君子於利

張林寬憲之黨事見鄭洪

交友於阮况張堪皆中節

朱穆

剛毅果敢之士

崇厚絕交皆矯時之作

崇厚疑與絕交皆駭皆是東漢之弊

東漢清議近薄篤於交友或相傾軋但穆絕交矯制

從梁冀辟諫梁冀 疾宦官顯論欲除去

此二事皆先通幸免付

十一之五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必孔子而後可

危行言避危邦不入賢者當如此

總交廣交齊楚得失之論 二子終身見於二論

務以過剛傷生

廉邑以附董卓殺身

范曄論交大抵當矣而未究邑之失

郭躬

躬寵廷尉比前漢于張

然二人無于張称老後漢刑煩躬號長者

守法平恕之士

洪為決曹擢用法平比于公章和

法家能慶淵子孫果弊

議法明帝時能從平恕最難

議秦彭專擅不合罪議中常侍孫章傳詔誤罰金

論孫章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最為萬世通

論唐太宗若知此

用法平恕刑多過於此

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

論章和元年赦文不及亡命 奏讞法科多生全

子鎮

誅閻景功比劉章

十一之六

有社稷之功他所未見所施法未可謂之社稷臣

傳後載吳雄趙典不拘禁忌而貴顯陳伯敬拘敬忌而

窮誅意欲不必拘禁忌未為至端故犯禁忌亦是

陳寵

仁厚明正之士有宰相冠

陳威性仁慈能全節王莽之世所謂仁者之勇

或謂議法最善不能

漢辭公比即今之所謂例法不能及天下之情故有例

當以例執法亦當以例

寵決章帝第游煩苛可謂仁人之言亦持權其美



論三微月不斷刑 條法溢於刑者請除之

二者兼通乃全

法律經術 經術先王之典法律當世之務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其尔典常作之師 法律也

寵通法律禁經術 故不授舜典立政吕刑者請

為廣漢顯用良吏欽蓋枯骨

為廷尉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為司空奏議溫粹

此皆法律經術之事

宣宗者難於立 得本陶洪所撰而乘宗而立恐而恭

溫張林 不敵遺實意

禮刑 古先禮後刑然刑止三千漢禮止未節

寵欲除律令溢於刑亦可謂仁然尚是論其末

學問本末 偏者本起術無通世務重仲舒

法亦通律無經術以議刑

寵亦漢之賢相用之不盡

通法律無經書 性周密論絕和友

三者真漢相之才

然宗為漢漢能顯用良吏若得論之推當有可觀

子忠

議法論事皆似寵公正不及

奏決事比以請赦之故 上除委室刑

解賦史三世禁錮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

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以上議法似寵

薦隨逸直道之士 上甄寬容切直

憂盜賊議入臣行三年後 論中使伯榮驕蹇

諫災異策免三公 建奏九卿有疾使者臨賜

高司隸糾王成仲大抵似寵

以寵與郭氏陳陶郭臨

不敢諫江 王聖權位作論以諷 劾奏米歷祝諷

此三事皆是守正不及寵寵所不屑為

有律令事 法例事 隱逸事 諫諍事

災異事 禮大臣事 司隸事

論盜賊所以發顯通人情欲糾增舊科有得失

中欲事重令尉謫罰未得治道本源要須擇良吏使

並不作作而治之亦晚

此詳論忠議法亦當

法不可闕弊端 容人幸免

公案吕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一終

列傳

班超

智勇功名之士智勇有勇勇有性

始於只開西域一事

開西域號斷匈奴後裔

後漢由奴勢弱始不開西域無害

起開西域年同智計則開西域不

功成只在久任不終則累年之功一旦皆廢

起吾任尚景得邊將要領之附兵

滿仗簡易寬小通來大綱此所以得邊民死力

起以寬簡得尚以嚴急敗

子勇

議西域廢置論難歌詳明事亦效驗

勇復西域功速而用力多以後期下獄先功所以不遂

二者皆與起異

楊終

通傳之儒

春秋學者外傳

論廣陵楚淮陽濟南欽使者為數亦是仁人之言此說

中有固學識論最好正是熙寧元祐議論

受招則太史公言全篇未易別

講白虎觀議論終有是亦石渠論後專門益熾

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為得

論馬廖不制子傳友直之義

有歌頌功德事此則此北北上贊功事與

退之表東述憲宗功德仍有諷諫之意

王充

博洽之士

論衡只是初家之學不為後儒大抵學博而識淺

可其說

崔駰

崔篆事正與陳仲子相反

仲子以避仇辭廣於於彼為賢子

建大尹之命應存其中矣

駰博洽文學之士文學與班固齊名正直過之

同為實憲客駰以正諫見疎固以阿黨取禍

然未免客於實憲亦不得為高見遠識之士

子孺字子玉

文學論皆似駰蓋有政迹

欲哉開顯與顯謀實憲相類

接察之難林青洲八使之錄

子定

政論景著名議論多未當

漢政寬於權威急於忠賢實欲加嚴而不明白亦未

當無道之世當勸之明別忠邪不當教之嚴刑峻法

刑禁雖救弊之言當不失其正 漢書文以嚴刑峻法

謂為國之法似理身是也專以刑罰為藥石未然而

受病

寬而民慢刑固為藥石猛烈民殘寬仁即為藥石

約法三章豈不是藥石

老聃謂堯錯不能過堯甚比方定正錯之流

有違守事

勸學事

實從元烈

以贊得公子約言其期矣

父問而對可謂博子不比證單

張霸

經行之士世世如舟楫

經行皆山天贊又皆

有神童事張霸子七

有其實者不自驚

神童多止說開顯異者不

過文學惟稱經行有學問之實

為郡守能用人物學 招懷越賊

三年上病鄧陽欲交不答死即葬河南不歸蜀道

五事皆是經術設施

有經學受公羊春秋

剛嚴吳春秋學得

有太守事為會稽用人勸

兼此三者優於天下而况會稽乎

不答鄧陽欲交不答以取謂又不拒

治監賊不煩士卒緣二事用人則小人自服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勸學固非為利然以學用人則人自興於學

有業行者推用 雖不廣技庫序而習經者自來

實雅肆三官其始也古亦以官勸學

作極即用錫之福

遺物諸子敬畏於人若不善於已直為受之

爾知漢道已衰小人得志

霸子增

經行之士不能無失

服黃門責成起居無捷避之是知惡名

作五里尋迹秋安載以較身君子之學不可不正記

惜子陵

剛毅之士然只是

初果莫薄初人省類是其第不疑李廣而

後弟玄

才畧之士未可謂明智不可與言而

說張溫於坐誅有罪剪除中官

東漢人大抵就於疾惡拙於慮患吞九口有命無咎

嗚呼社若無君命而擅行誅殺雖快一時若非撥國

則君子之禍必深也此言未可以為權權以用中非

以反中權以輔正非以害正若人臣而專誅不可謂

正道云與慶有命而欲以人力勝之其禍必有不可

勝言者况可與立未可與權故相官之營有伊尹之

志則可管蔡之誅有周公之德則一張溫尚不能以

軍法誅董卓况能遏大難以誅中官乎玄於是為失

言孔子指討陳常言出於正以為萬世之法固知表

公三子之不能行而不敢不告也事違若相類而理

不同者皆當以正不正論之

丁鴻

父以事功而見

丁鴻劉愷事當以本心論是非

范曄論三人劉愷尚有好名之心

丁鴻本心為愛弟不是好名故鮑駿一言而復

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之義之實從兄是也此即

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是因而失其親者也鮑

駿以此感丁鴻故鴻翻然改知之實知斯二者不去

是也故鮑駿以鴻避對為不智愛弟而避聞義而改

所謂言不必信也始避而終就以不絕父之封所謂

大德不踰閭小德出入可也

論日食及實忠大臣之節持危扶顛之義

然亦非和事先有所見所謂有命無

議孝廉一舉

若論立賢無方豈有一舉之理然先王立法亦必有規矩

常舉當有宗制異才不害時招此亦並行而不相悖

樂恢

有神童事十一歲以孝見父

恢雖死亦有功於漢當時能力爭守則不

范曄稱其賢直介立亦得其大際

忠孝最其大節年十一歲泣見父孝也孝太守與

庶事無私不涉於法且持

諫伐匈奴云既快事其子母康 勅實憲案刺舉無所回避

介不友險就及賈珠

此等事介乃五臣進山人宜不惡而嚴守司空  
以事五伯固非不肯留此之謂介介近於不誦

恢復身雖非中行要忠於漢

莫言空身避害固不然恨不忍素餐去之可也

力諫而雖以死可以為忠未合中道均之是死又不

如死於職在職寔未必能害何故韓稜是也

何故

兼有經術故議論政事可觀 故有大臣起用不及其才

公正忠厚之士

故事與樂恢類而免於禍者以備而知其義故實氏

十一之七

之怨敵不至如怨恢此忠厚之故

祖比干以仁怒其後昌威

張湯亦有後此天道

君子道其常效比干而得根則是君子行法以俟命

效張湯謂未必禍則是小人行險以微幸

公正 治殺郡侯侯暢事 諫實寔擊匈奴事

上封事數言實氏罪過景帝起卸第

忠厚 為宋由來安言祥瑞

奏記宋由由實寔堂故亦為忠言見其忠厚

論實氏乞聽實寔退身抑權之請亦見忠厚處

實寔使傳濟南故乃見敬憚亦緣公正忠厚二者兼有

為汝南亦專以忠厚為政

經術見於議論

以非汝州丁請實氏皆註附發於議論  
以春秋義新故皆註附見於政事

實寔出何故傳事與公孫弘徒董仲舒同

一則天相善人二則  
二人之學足以自保

故以道義法度駭王敬憚事與仲舒同

三則洪憲有心二王無心四則駭王可以道  
見性無不善道能輔駭王則此汝南百姓見餘事

有吏寬猛事

一則有德能以寬服民  
二則漢民既易為飲食

有水利墾田事

故身以完利居禮為以備術經  
義為政而能留寔漢方是經術

鄭彪 孟子所謂鄉原之類

意在好名遜國於弟意在全身不能正實氏為其免周

奸人有私心則  
幸而不當

為大臣不能正論所謂為用彼相

東漢宰相雖無排立不能  
如宋矣丁鴻何至阿附

彪號為備孝行然孝貴立身揚名

事君不忠非孝也遜國非孝則外戚  
七非善皆錄好名全身之私心蔽之

大臣有大體清白是一事

有事君之道清白為全德  
無事君之道清白存一節

以清白為德而無所諫正所謂養其一指夫其有背

水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二終

列傳

素安

和帝朝宰相景賢者在東漢亦未易比

不侮鯨鯢不畏強禦有仲山甫之風

為楚郡太守理出楚獄四百餘人

為縣功曹不為從事持書

為河南尹政號嚴明京師肅然不以職罪按人

為九卿議事不阿三公諫實憲為三公

勅實憲擅發邊兵爭實憲立北單于

自為縣吏至宰相始終始一節不變

素安任隗舉奏實憲黨二千石貶免四十人

實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無以害之

大臣必先正身此所謂無瑕者可以責人

以素安之公忠不能制實氏嗚咽流涕而已

先此不信大臣之辨一至於此

三府舉素安理制秦楚微意以嚴重有威侍安

安能感悟明帝出四百餘人所謂不同流俗

素安不素誠吏是否安有深意不可以為帝

有素安之德則可東漢之士過於厲名節之事過於

行而不相悖

素安素知待夷狄大體立口以安之

實憲故立北單于諫失信高單于實空天下

此三說皆合先王傳身之

事不可不議議事易生異同右傳時尚有古風論事不

素安議還北虜生口雖賢如鄭洪第五倫韋彪猶不免

志爭其易生異同如此亦錄東漢士風峭直有餘寬厚

不足大抵同議國事有可否乃為公朝僕懷私心便成

朋黨之禍然在人主優容但有可從否不宜輕行黜陟

激感黨典之事肅宗處此甚當黜陟正當以賢否不當

以所見異同

安子京經學百音

京子彭清潔此實為第五倫

彭弟湯諸儒稱其節無可述

湯子達實厚篤信著稱公亦無可述有安一節

達弟隗實者以墜家聲以結術背董卓取禍

安子敞為三公庶勸不阿權貴失鄧氏旨以殺身

敞子肝不附阿莽真一節

彭孫闕平素安子孫



代太宰二華德者不能指其過正身可知憲亦以此

不能害

有為舉事事同好等有太宰事有為舉

有治表進事有為舉

周禁

公忠之士

與素安奏論實氏不惟刺客之有或或不能及

禁子與

文學之士為可見尚書郎掌詔令見陳志

東漢法皆詔令至相求請錄事以史事擇人故

典子案

公忠有餘風其用空乘在兩將軍

點官官僕覽等見其公忠

薦舉亦便侍韓演舉吏一辭而已

景過厚述市恩 演過薄述市名

二人皆未適中然有優劣與其如演寧若如景惠所

為非賢若果賢者是為國得人加之恩禮亦是為國

不必市恩為嫌古之貢士或歌鹿鳴或與計借惟恐

恩禮之不厚舉者如景是亦休國韓演之謂不近人

情觀演以附景冀抵罪景能與楊秉奏委情職官官

別知厚者能剛薄必內在不止不如景有大馬

魯恭此下自子孫附傳者各附見

孝友忠誠之士 無通經術學行兩全

孝友父事母至孝忠誠為令身以德化不他刑罰

忠誠中年三五異官至城坊成

諫實憲伐匈奴 相降樂安盜賊

肥親善觀人信於此而取信於君子有仁心三若參人

別天人相親

其作觀人及此可謂善矣以觀善觀人見索

今善為政錄事

諫伐匈奴不一人魯恭言最忠厚

經學皆善議白虎疏皆其註附疏

德化刑罰至為嚴峻謂人主以德化明威獨于幽及境

觀恭或故可知其非樂安盜賊亦然

天人以中年之事觀之天人之應如響

出不犯境 嘉禾生庭中

治盜賊能以恩信平盜賊

以恭之德行經學述於三者之位為司徒無可書

只有論三微斷刑事 以此知任而元權與不任同



選舉秦在公位選紳不及者有大姓若

用刑秦法工說刑則紳計以時令為主意在深此

若論法無留獄先王新刑不拘於時漢法苛刻留獄

之志猶愈多致殺死或有所全亦秦忠厚之意

恭第丕

有賢良方正事

大抵與秦相類而不足未解免於刑戮雖漢

孝友經學治績大抵似秦

孝友七歲知經學通五治績皆其經術設施

不聽趙王避疾學官最能守儒

治績治新野州青州史務在表賢明謹刑罰

相趙嘉瑞累降守東郡百姓豐富

說經不得相送此說與孟子

丕出於孟韓出於丕

予豈好辯哉孟子

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韓子

丕非好勝之士

然漢儒專門多成學統如丕忠厚言此無嫌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三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四

列傳

魏相

簡朴寬恕此四字

東漢高清議忠厚之士各為罕見之寶此等人物有

益風俗魏相之長不及人之短言者惟魏

蘇章

種立果敢之士為漢州刺史得失為

祖父純性強切而持毀譽人謂見之憲其教貴人不見

又思之見之憲其責不見又思之此見義理人心所自

天理易復又見純種而義若不義必不見思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

警眾故章之故恐不知此故若謂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

會孫不韋

不韋服執於任員功齊而力倍不免段紀明之禍好名

之過東漢人才銳於立節疎於慮患何林郭林宗之

類乃所以建不為之禍

不韋既報仇當隱避不屈既自標置所以取禍

漢中興後任制舉之吏人司其法不事者多亦有罪不

周章

孫直輕采之士上本有漢

孫直孫直故漢

孫之九四章其有焉

可與此時如章可成而所謀更甚章宜此

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解不及矣范曄論之當而

未盡章為大臣欲盡持危扶顛之堂於立一時

議之如不合而死不夫為忠正李固杜喬是也六章

十一之二十

成則兆陳敗則為賊終不免縱使其心為漢亦不

足為忠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

周磐

孝行禮法之士

感泣就標 思母喪官 母喪終不仕

以論之若未及錫類之孝然以母之明見之

蔡順附傳

純孝之士雖不知若之

沒高 徐防 張敏

三人為大臣大體禮厚周章奉法而已

不見有大臣之節乃為大節雖東漢

為有監司事行部曲深必到可謂盡職在漢可知此時吳

事殊令若做此適以為擾

有與水利商打下中 修德勝政

諫巡幸絕遠 諫太后宿新野君第

二事亦大臣所當言言之亦當但未足為大節

上言苑花園亦是也 大抵為所長為厚節儉

防以周密畏謹稱曉吏事

請明經以章句策試法無所據不若有所守章句不足

十一之二十五

梅謫輕法極當

輕法法今大辟情理可憫之端 法固當從生然後

不有夜誅是謂故誅故言極當 罪刑固無小國三

太息者矣

梁儷

有將帥之畧見安當以此後

赦任尚破西域 運破冕冠

擊匈奴為極反虜 迎三郡徒三輔

何熙 典儷同擊匈奴為者



謂使別處中然雖無益於治亂徒足為害耳先武

好識其事可見

人主以讒害政 學者以讒害身 盜賊以讒害身

隋文帝創業大類始皇然始皇焚書隋皇焚讒利害

相反

統以消伏致雨即什射擊閉之射而可以消伏致雨

古者術數之書尤精於後世

子虛不與得寬用筆噴者知其不可以消伏也

厚大抵傳父之學

古聖賢必身律法推道移王正惡事

識記之學以術數推天人以為天災人事皆有定數如

此則急於備省急於消伏與天地相期於時論其賢下

天道難知若以天變言之君子鮮可假此以去小人小

人亦將假此以害君子

論官人幽隔故皇屬多天共論甚美廣欲宜簡出宮女

最當古者墳御有數而子孫蕃後世勤以千萬而繼以

不立

五如無逸則考考既樂則短祿

論王者之法猶江河決之與

大抵法者欲難犯易避

論四事優於七事此四事皆

一論太極不 二論太極不 三論金木合為

四論陰陽 為貴李固最為當 九變論大

得失皆致時受回之官情其事以陰陽災

哀惜 陰陽災異之學

楷與郎頭同而異多本姓共

所論切直於顯成瑨劉瓛李雲杜集之充

大抵以正治邪猶慮不勝况以邪治邪乎措以天文

星象言宮女之禍雖感帝能寬其死至上卿邪十言

神書其不以在道林者乎也

范曄論二人有補於時其弊好巫頗當

王堂 賢能公正之吏

守已郡清羸寇 相魯教言弊訟可以為能

守汝南搜賢種士不苟自顯可以為賢賢也

為右扶風不用王聖江京請托

守汝南梁商求陽求為不行可以為公正

有郡守用人事與陳龍

太守能用人郡猶稱治况人主而能用人手

羊續 賢能廉正之士

坐堂禁錮 平盜不治脇從 廉而不戾

不以格取三公與中正

民兵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攻

治盜賊治一郡當如

治一路當如

三人共是一理知吏不良為盜賊之源

治盜賊厥渠魁從國治

或有其渠魁如張綱於張嬰或先剪其支黨如李嗣

於朝歌賊此二者治盜之權不拘是法

用兵象寡用兵視敵堅脆不可專言以少擊衆

庶有得失受無益之不傷物為得不納妄子官舍中

破黃巾勇有枝黨仁 抹風諡智

三者皆具可以為賢矣

陸康此康有明文

三者皆是造俗康罷遣而言姓知其擾民故也民悅

則有成城之固不可以此藉口而輕微造俗

有康之思信則可無康之思信則敗矣

康守廬江休侯者皆選守其思信可知

守廬拒孫策得守死善道之義

王堂羊續陸康三人大抵人物相類

賈琚監司之能振職者

治交趾盜賊得其要 議論已見羊續下

入境塞惟所過望風解印綬部刺史要當知此

此事固見琮之感望亦見當時城吏之多

鄭康成後漢儒林之優

不在儒林傳者學不專門故後漢諸儒漸者有不專

門者如許升重馬融之為至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諸

儒最為通博

康成貫通六經惟三禮詩說獨傳何故

書本伏生不如安國三禮但與何休辨無正說

易學未離漢家術數故為王弼義理所掩

三經所以不成行

康成於經功罪等 功復漢 於經有大罪

許術術 術術 術術

康成獨通九章算術諸儒所以莫及

三傳異同何休作公羊墨守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四終

東漢精華十四卷 衍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乃其兩漢精華之一卽范氏之  
書摘其要語而論之或比類以明之於光武明章  
和四帝紀尤爲詳悉所略者惟表志耳然不具事  
之始末所論每條僅一二語略抒大意亦不申其  
所以然蓋閱史之時摘錄於冊以備文章議論之  
用後人重祖謙之名因而刊之與洪邁經史法語  
均非有意著書者也

# 諸史提要十五卷

〔宋〕錢端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乾道紹興府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史提要

十五卷》提要

諸史提要十五卷參政錢公新乎  
也自司馬氏迄于歐文忠公諸家之  
史紀傳志表序贊論評與夫世家載  
詔附錄所載名理警拔之談刻瑯藻  
績之句卓犖幼眇新奇可喜可愕之  
事凡有以腴雋人心以昌其詩以粉  
澤其文者莫不表而出之夫觀史之  
富如入於海百貨充切隨取隨得得  
之精否則繫於人是書之搜剔刪錄  
殆無遺恨矣嘗侍公坐見其論歷代  
君臣善惡是非情僞之迹家國興壞  
理亂得失之故出入貫穿數千百年  
之間若辨白黑數一二迺知公於書無  
所不讀讀皆為有用其大者固已在  
天子左右供獻納酬顧問決大論議  
矣而其少日取以自娛文句又思與  
鈔槩之徒共之久未出也門下士合  
辭以請而顧孝建曰編類之書行於世

者多矣後生學爲文詞惟是之求怠於探討不知本末未有不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貽誚於人子其識之於是敢附見諸末門生劉孝題序

諸史提要序

諸史提要目錄

第一卷

史記

司馬遷撰 本紀十二 表十 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五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在位百年 顓頊黃帝孫在位七十八年 帝堯名放助帝舜之子在位九十八年 帝舜名重華齊叟之子在位三十九年

夏

自禹至桀十七王 四百三十二年

商

自湯至紂三十五王 六百二十九年

周

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王 八百六十七年

秦

昭襄王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 二世 子嬰 共四十九年

漢

自高祖至獻止 八十五年

以上共計二千四百四十七年

第二卷

前漢書上

班固撰 帝紀十二 表八 志十 列傳七十

高祖

邦父太公 母姬 即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葬長陵 后呂氏

惠帝

盈 高祖太子 母呂后 即位七年 壽二十四 葬安陵 后張氏

高后

稱制八年

文帝

恒 高祖中子 母薄姬 即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 葬霸陵 后竇氏

十六年 後七年



<b>孺子</b> <small>嬰 宣帝玄孫 居攝二</small>	<b>平帝</b> <small>元始五 葬康陵 后王氏 元帝庶孫 中山孝王子 即位五年 母衛姬 葬十四</small>	<b>哀帝</b> <small>元壽二 葬義陵 后傅氏 元帝庶孫 定陶恭王子 即位六年 葬二十六 建平四</small>	<b>成帝</b> <small>建始四 永始四 元延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成和四 葬延陵 后許氏 元帝太子 母王后 壽四十六</small>	<b>元帝</b> <small>初元五 建昭五 永光五 竟寧一 后王氏 元帝太子 母許后 壽四十三</small>	<b>宣帝</b> <small>本始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神爵四 詢 武帝曾孫 母王夫人 壽四十三 葬杜陵 元康四 神爵四</small>	<b>昭帝</b> <small>元平一 始元六 元鳳六 母趙婕妤 壽二十一 葬平陵 后上官氏 武帝少子 即位十三年</small>	<b>武帝</b> <small>後三年 七年 七年 葬茂陵 后陳氏 衛氏 景帝中子 母王美人 壽七十一 葬茂陵 元封六 元封六 太始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天漢四 太始四</small>	<b>景帝</b> <small>七年 七年 葬陽陵 后薄氏 王氏 文帝太子 即位十六年 壽四十八 中六年</small>
--	---	--	---	---	--	---	---	--

<b>第三卷</b> 以上共計二百一十四年		<b>前漢書下</b> <small>起列傳三十五</small>	<b>新室</b> <small>王莽 始建國五 天鳳六 地皇四</small>	<b>第四卷</b> <b>後漢書上</b> <small>范曄撰 帝紀十二 列傳八十八 劉昭補志三十卷 秀 長沙定王後 父欽 后郭氏 陰氏 葬茂陵 廟號世祖 建武三十 中元二 明帝 莊 光武第四子 母陰后 廟號顯宗 永平十八 章帝 炆 明帝第五子 母貴人 廟號肅宗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small>	<b>和帝</b> <small>永初七 建光一 延光四 永寧一 肇 章帝第四子 母果貴人 廟號穆宗 永初七 葬陰陵 永寧一 葬陰陵 永寧一 陰 和帝少子 二歲崩 延平一 父清河孝王 母左姬 廟號恭宗 永寧一</small>	<b>安帝</b> <small>永初七 建光一 延光四 永寧一 保 安帝子 母李后 廟號敬宗 永建六 葬憲陵 永建六 陽嘉四 漢安二 建康一 永建六</small>	<b>順帝</b> <small>永建六 永建六 炳 順帝子 母虞貴人 三歲崩 葬懷陵 永嘉一</small>	<b>沖帝</b> <small>永嘉一 永嘉一 質帝 續 肅宗四世孫 父渤海孝王 母陳夫人 九歲崩 本初一</small>
--------------------------	--	--------------------------------------	---	---	---	--	--	---

相帝 志 肅宗曾孫 父 靈帝 母 閔氏 廟號 獻宗 永興二

靈帝 宏 肅宗曾孫 父 解濟 母 董夫人 建寧四

洪農王 辨 靈帝子 母 何后 昭寧

獻帝 操 靈帝中子 母 王美人 后 伏氏 曹氏 初平四

以上共計一百九十五年

第五卷

後漢書下 起列傳五十一

第六卷

三國志 陳壽撰 魏志三十 蜀志十五 吳志十五

魏五主 文帝丕 明帝叡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黃初七

太和六 正始九 甘露四 咸熙二 景元五 景初三 正元二

蜀二主 先主備 後主禪 景耀六 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共四十七年

共四十二年

吳四主 大帝權 嗣主亮 瑯邪王休 烏程侯皓 黃武七 黃龍三

第七卷

晉書上 唐御製 列傳七十 帝紀三十 志二十

宣帝 懿 父 防 廟號 高祖 追尊 曰 宣帝

景帝 師 宣帝長子 母 張后 廟號 世宗 追尊 曰 景帝

文帝 昭 景帝弟 母 張后 廟號 本祖 追尊 曰 文帝

武帝 炎 文帝長子 母 王后 廟號 世祖 始受禪

惠帝 衷 武帝第三子 母 楊后 廟號 廢帝 永熙 永安 大安

懷帝 熾 武帝第二十五子 母 王太后 廟號 廢帝 永嘉 永寧 太安

愍帝 勗 武帝孫 父 吳王 廟號 廢帝 建興 永嘉 永寧 太安

元帝 春 宣帝曾孫 父 琅邪恭王 母 夏侯太妃 廟號 中宗 建武 太興

明帝 詔 元帝長子 母 荀豫章君 后 廢氏 廟號 肅祖 太寧 咸康

成帝 衍 明帝長子 母 庾后 后 杜氏 廟號 廢帝 咸康 咸和 咸寧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大元一 神鳳二 五鳳二 太平二 永安六 元興一 甘露一 寶鼎三 建衡三 鳳皇三 天冊一 天璽一 天紀四 天璽一 共五十九年

<p><b>康帝</b> 岳成帝弟 母庾后 建元二 后褚氏</p>	<p><b>穆帝</b> 康帝子 母褚后 永和十二 后何氏</p>	<p><b>哀帝</b> 成帝長子 母周太妃 隆和一 后王氏</p>	<p><b>廢帝</b> 哀帝弟 母周太妃 隆和一 后庾氏</p>	<p><b>簡文帝</b> 元帝少子 母鄭太后 咸安二 后王氏</p>	<p><b>孝武帝</b> 簡文帝第三子 母李太后 居王氏</p>	<p><b>安帝</b> 德宗 孝武帝長子 母陳太后 隆安五</p>	<p><b>恭帝</b> 德文 安帝弟 母陳太后 后褚氏</p>	<p>以上共計一百五十七年</p>		<p><b>第八卷</b> 起列傳十九</p>	<p><b>晉書中</b> 起列傳十九</p>	<p><b>第九卷</b> 起列傳四十九</p>	<p><b>第十卷</b></p>	<p><b>南史</b> 李延壽撰 列傳七十 本紀十</p>	<p><b>宋武帝</b> 劉裕 永初三</p>
---	---	--	---	---	---	--	--	-------------------	--	-----------------------------	-----------------------------	------------------------------	-------------------	--	----------------------------------

<p><b>少帝</b> 景平一 武帝長子</p>	<p><b>文帝</b> 義隆 武帝第三子 元嘉三十</p>	<p><b>孝武帝</b> 駿 文帝第三子 孝建三 大明八</p>	<p><b>前廢帝</b> 景和一 孝武長子</p>	<p><b>明帝</b> 或文帝第十一子 泰始七 泰豫一</p>	<p><b>後廢帝</b> 昱 明帝長子 元徽五</p>	<p><b>順帝</b> 昇明三 明帝第三子</p>	<p><b>齊高帝</b> 蕭道成 建元四</p>	<p><b>武帝</b> 曠 高帝長子 永明十一</p>	<p><b>鬱林王</b> 昭業 文惠太子子 隆昌一</p>	<p><b>海陵王</b> 昭文 文惠太子第二子 延興一</p>	<p><b>明帝</b> 鸞 始安貞王子 建武四 永泰一</p>	<p><b>東昏侯</b> 寶卷 明帝第二子 永元三</p>	<p><b>和帝</b> 寶融 明帝第八子 中興一</p>	<p><b>梁武帝</b> 蕭衍 大通二 天監十八 中大通六 普通七 大同十一</p>	<p><b>簡文帝</b> 綱 武帝第三子 大寶二</p>	<p><b>孝元帝</b> 繹 武帝第七子 承聖三</p>
-----------------------------------	--	---	------------------------------------	--	--	------------------------------------	-----------------------------------	--	--	--	--	--	---	---	---	---

敬帝

方智 元帝第九子  
紹泰一 太平一

陳武帝

陳霸先  
永定三

文帝

蕭 昭烈王長子  
天嘉六 天康一

廢帝

伯宗 文帝長子  
光大二

宣帝

項 昭烈王第二子  
大建十四

後主

叔寶 宣帝長子  
至德四 禎明三

以上共計一百七十三年

第十一卷

北史

李延壽撰  
列傳八十八

本紀十二

魏武帝

諱分 托跋氏  
改姓元氏

元帝

力微

思帝

弗改

文帝

鬱律

成帝

什翼 建國三十九

道武帝

珽 成帝孫  
天興六 登國十  
天賜六 皇始二  
神號太祖

明元帝

嗣 道武帝子  
神瑞二 永興五  
泰常八

太武帝

燾 明元子  
太延五 始光四  
太平真君十一 神龜四  
正平二 延和三

景穆帝

見 太武帝  
未即位

文成帝

清景穆子 興安二  
太安五 和平六

獻文帝

弘 文成子 天安一  
皇興五

孝文帝

宏 獻文帝子 延興五  
承明一 太和二十三

宣武帝

恪 孝文帝子 景明四  
永平四 延昌四

孝明帝

詡 宣武帝子 熙平二  
正光五 孝昌三

孝莊帝

子攸 彭城王子  
永安三 長廣王

節閔帝

普泰 廣陵王子

廢帝

明 章武王子  
中興二

孝武帝

勰 廣平王子  
永熙三

文皇帝

寶炬 孝文孫  
大統十七

廢帝

欽 文皇帝子  
三年

恭帝

廓 文皇帝子  
三年 禪于周

東魏孝靜帝

善見 清河王子 為高歡所立 孝靜  
善見 清河王子 為高歡所立 孝靜  
天平四 元象一 興和四 武定八

齊神武

高歡字賀六渾  
廟號太祖

文宣帝

澄 歡之子  
廟號世宗

廢帝

洋 歡次子 天保十  
廟號顯祖

廢帝

文宣子

孝昭帝

演 神武帝子  
皇建二

武成帝	漢神武帝 清河四 太寧一
後主	緯 天統五
周文帝	宇文泰 宇文泰
閔帝	覺 文帝子 不敗元二
明帝	毓 文帝子 保定五 天和六
武帝	邕 文帝子 宣政一
宣帝	贊 武帝子 大成二
靜帝	行 改名 宣帝子 大定一 開皇二十
隋文帝	楊堅 仁壽四
煬帝	廣 文帝第二子 大業十三
恭帝	侑 元德太子子 義寧二
以上共計二百六十一年	
第十二卷	
唐書上	歐陽脩等撰 表十五 本紀十 列傳一百五十 志五十
高祖	淵 父 武德九 后賈氏
太宗	世民 高祖次子 貞觀二十三 后長孫氏
高宗	治 太宗第九子 永徽六 顯慶五 乾封二 上元二

則天	儀鳳三 開耀一 聖高宗后武氏 光宅一 長壽二 萬歲通天 神功一 長安四 永隆一 弘道一 垂拱四 永昌一
睿宗	旦 高宗第八子 景雲二 先天二 後天二 景龍三
中宗	顯 高宗第七子 神龍二 景龍三
玄宗	隆基 睿宗第三子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乾元二
肅宗	亨 玄宗第三子 至德二 乾元二
代宗	豫 肅宗長子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德宗	適 代宗長子 建中四 貞元二十
順宗	誦 德宗長子 永貞一 后郭氏
憲宗	純 順宗長子 元和十五 后郭氏
穆宗	恆 憲宗第三子 長慶四 后郭氏
敬宗	湛 穆宗長子 寶曆二 葬章陵
文宗	昂 穆宗第二子 開成五 會昌六 葬章陵
武宗	炎 穆宗第五子 會昌六 葬章陵
宣宗	忱 憲宗第十三子 葬章陵 大中十三 后王氏
懿宗	漼 宣宗長子 咸通十四 后王氏

<p><b>僖宗</b> 保懿宗第五子 母王后 光啓三 葬靖陵 乾符六</p>	<p><b>昭宗</b> 曄懿宗第七子 母王后 光化三 葬和陵 乾符二 龍紀一 大順二 光化三 乾寧四 天祐一 天復三 天祐四</p>	<p><b>哀帝</b> 叔昭宗第九子 母何后 天祐四 葬溫陵</p>	<p>以上共計二百九十一年</p>	<p><b>第十三卷</b></p>	<p><b>唐書中</b> 起列傳五十一</p>	<p><b>第十四卷</b></p>	<p><b>唐書下</b> 起列傳九十九</p>	<p><b>第十五卷</b></p>	<p><b>五代史</b> 歐陽脩撰 帝紀十二 考三 列傳四十五 年譜一 世家十 四夷附 壽三</p>	<p><b>梁太祖</b> 朱全忠 乾化二 開平四</p>	<p><b>庶人</b> 友珪 太祖第二子 鳳曆一</p>	<p><b>末帝</b> 友貞 太祖第三子 貞明六 龍德三</p>	<p><b>唐莊宗</b> 李存勗 同光四 太祖養子</p>	<p><b>明宗</b> 嗣源 太祖養子 天成四 長興四</p>	<p><b>愍帝</b> 從厚 明宗第五子 應順</p>	<p><b>廢帝</b> 王從珂 明宗養子 清泰三</p>
---	---	-------------------------------------	-------------------	--------------------	--------------------------	--------------------	--------------------------	--------------------	---	-------------------------------	-------------------------------	-----------------------------------	--------------------------------	----------------------------------	------------------------------	-------------------------------

<p><b>晉高祖</b> 石敬瑭 天福士</p>	<p><b>出帝</b> 重貴 高祖兒子 開運三</p>	<p><b>漢高祖</b> 劉知遠 乾祐一</p>	<p><b>隱帝</b> 承祐 高祖第二子 不攸元二</p>	<p><b>周太祖</b> 郭威 廣順三</p>	<p><b>世宗</b> 柴榮 太后兒子 顯德六 宗訓 世宗第四子 不改元一</p>	<p><b>恭帝</b> 宗訓 世宗第四子 不改元一</p>	<p>以上共計五十四年</p>	<p><b>十國</b></p>	<p><b>吳</b> 楊行密 隆濟 共四十六年</p>	<p><b>南唐</b> 李昇 景 共三十九年</p>	<p><b>前蜀</b> 王建 衍 共三十五年</p>	<p><b>後蜀</b> 孟知祥 昶 共四十二年</p>	<p><b>南漢</b> 劉隱 玢 共六十五年</p>	<p><b>楚</b> 馬殷 希範 共五十七年</p>	<p><b>吳越</b> 錢鏐 元瑄 共八十四年</p>	<p><b>閩</b> 王審知 延政 共五十五年</p>	<p><b>南平</b> 高季興 從誨 保融 共五十七年</p>
---------------------------	------------------------------	---------------------------	--------------------------------	--------------------------	--	--------------------------------	-----------------	------------------	------------------------------	-----------------------------	-----------------------------	------------------------------	-----------------------------	-----------------------------	------------------------------	------------------------------	----------------------------------

東漢 劉曼 承鈞 續恩 共二十八年

諸史提要目錄終

諸史提要目錄

諸史提要卷第一

史記 司馬遷撰 帝紀十二 表十 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共一百三十卷

五帝 黃帝名軒 軒姓公孫 在位八十年 顓頊黃帝孫在位七十八年

夏 帝堯名重華 堯史之子 在位三十九年 帝舜名重華 堯史之子 在位三十九年

商 自湯至紂三十五 六百二十九年

周 自武王至赧滅三十七 共四十年 秦 始皇二世

漢 自高祖至獻 止八十五年

史記一

紀實錄

則史記言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述漢士而進秦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著實此

其所蔽也然其善於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 一 徇齊 黃帝生而

能言初而一長而後敏 蚩尤 蚩尤家在東平開高七 成而聰明向疾地亦速也 蚩尤 蚩尤常在東平開高七

出如匹絳帛 披山通道 黃帝 黃帝 雲師 官名皆以雲 民名為 一 披山通道 未嘗罕居 雲師 官名皆以雲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雲夏官 為雷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迎日推策

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 靜淵 以有謀 而 其色郁郁其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絮誠以祭祀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其色郁郁其

德嶷嶷 帝堯高辛 其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黃收純衣 純衣士祭服一

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歷山之人

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歷山之人

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歷山之人

皆謂時時... 族姓氏

乘四載... 夏小正

玄鳥卵... 會稽

視水見形... 阿衡負鼎

以滋味說湯... 曰武王

桑穀共生... 雉登鼎耳

而响射天... 里之舞靡靡

之樂... 弃白魚赤烏

去柳葉百步而射... 其辭云注鳥有孝

女脩吞卵... 先顛頭苗裔曰

早游... 妻之玉女

温驪... 色如華而赤今名

驕驪... 馬驪赤者為驪

五殺大... 夫百里奚亡於楚秦繆公以

君子不以畜產害人... 五殺羊皮贖之號曰

經公亡善馬... 馬內不飲傷人乃皆賜之酒後秦擊晉三百人者皆推鋒爭死以報其

食馬... 德上

御幸... 斗食

大醜... 陛下

皇帝... 制詔

朕... 六郡

-5 78 35 445" data-label="Text">

黔首... 馳道

三神山... 胡

微行... 城旦

贄壻... 射

亡秦者... 射

僕...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射

-5 485 35 850" data-label="Text">

射... 射



也 以吏為師 欲學法 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多宮廷小作前殿一東西五百步南此五十 衡石量書 事皆

龍死 使者過華陰有人持雙魚使者曰為吾遺滿池君因言今年 天子稱 天子稱

朕 趙高說二世曰一固不 謂鹿為馬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

人魚 似鮎四脚始皇墓以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天子稱

削桐葉為珪 成王與弟叔虞戲一曰以

小子 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者休

拘小禮而 拘小禮而

介山 介山

為蛇為足 楚柱國昭陽將伐齊齊陳於說之曰君今已

射鳥六雙 楚人好以弱弓繳射鳥

嘗膽 嘗膽

長頸鳥喙 長頸鳥喙

大名之下難 大名之下難

行今臣行意 行今臣行意

千金居官則致 千金居官則致

三錢之府 三錢之府

不如一狐之腋 不如一狐之腋

摩笄山 摩笄山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釣天廣樂

不可復整 不可復整

世家 世家

文身斷髮 文身斷髮

非龍 非龍

非虎非龍 非虎非龍

子生 子生

反間 反間

先自隗 先自隗

象 象

箸玉柘 箸玉柘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箕子操

九奏萬舞類三代樂其聲動人心愚者闇成事智

者觀未萌以古制令者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父武靈王立其子怨府禍梯母為一母變而度

母異而慮王父易肥義曰變負畏難而忘吾籍變就

笑民謠言曰抱薪救火魏蘇代謂魏王曰夫以地

博之貴梟夫一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

汗者衆魏太子貧賤者驕人魏武侯問田子方富貴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魏武侯問相李劼曰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侯

時絀舉羸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人固有利不利封即

墨烹阿大夫齊威王召即墨大夫即墨大夫曰

鄒忌聽琴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淳于髡與鄒忌子微言曰

得全全目失全全上忌曰請謹毋離前見曰徐青於軸所以為滑也然不

能運方穿忌曰請謹事左右脫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不能得合雖

轉忌曰請自附於萬民見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曰請謹擇君

子毋離小人其間又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

音曰請謹修法今而督姦吏四賢照千里齊魏會于郊梁王

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上異吾臣有徑寸之

檀子盼子黔夫種首將以照千里宜特十二乘武梁王慙而去唇亡

則齒寒趙之於齊楚揮蔽也奉漏甕沃焦釜齊趙

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齊王是時燕趙

孔子首上圩頂齊王是時燕趙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

者送人以言老子送季孟之間待之齊景公

土之怪墳羊季栢子空弁得土缶中若羊

防風氏骨吳伐越得骨節焦僥氏三又經有

文事必有武備夾谷樂以其貴下人仲尼

喪家之狗孔子通

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李簡子受女樂孔子歌曰彼婦肅慎矢有年

眼如望羊師襄子鼓琴文王操孔子

君子諱傷其類趙殺實鳴犢齊華孔子臨

不容然後見君子顏回曰夫子道大故不

命矣夫

丘之不濟此

如王四國非文

王其誰能為此

命矣夫

不容然後見君子

命矣夫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韋編三絕**孔子讀易**夢奠**孔子葬

門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因涕下謂子貢曰夏人殯于東階周人西階般人兩柱間昨暮一兩柱間子般人也後七日卒年七十三

**列傳**蓬累**蓬累**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一而行老子傳**良賈深藏**

**若虛**威德容**老子猶龍**孔子**附青雲之士**閻

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惡能施於後世哉伯夷**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子仲下令如流水之原**今順民心論**知與之**

不及之即一國有道**為取**實也**危言危行順命衡命**晏平仲在朝君

即一無道即**君子諄於不知己而信於**

**知己**越石父**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韓非**事以密成語以**

**泄敗**間己**鬻權借資嘗己**並說難與之論大人則以為

己與之論知人則以為需權論其所愛則為借資論其所憎則為嘗己**逆鱗**龍之為虫可擾而觸然

**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司馬**立表下漏**以

莊賈曰中不至則什表火漏**忘家忘親忘身**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之急則忘身**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司馬**與彼上**

今為**馳逐重射**田忌與諸公子**以君下****馬與彼上**馬

孫臏謂田忌曰一取君上駒與彼中駒取君中駒與彼下駒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使軍入魏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減竈**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

東曰吾固知齊軍怯也**遂成豎子之名**此樹下治白劉曰

**不為卿相不復入衛**吳起與母**吮疽**卒有病疽

之卒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死今又吮其子不知死所矣**在德不在險**魏武侯浮西

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君不

**行之者未必能言言之者未必能**

行**忍詢**伍員為人**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破人**伍子胥鞭楚平王尸申包胥**日暮塗遠吾故倒**

**行而逆施之**子胥曰**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申包胥求救於秦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太子使西**屬鏐劍**吳王賜子胥

**鴟夷革**子胥取吳王**事成為卿不成而亨**

石乞曰**隱忍就功名**太史公曰子胥於江上道乞食

**受業身通**孔子弟子**孔子之所嚴**

於周則老子於**伉直**仲由志**冠雄雞佩假豚**子

好勇故**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

**衆**子路為蒲大夫孔子曰蒲多壯士**食其食者不避**

其難**結纆而死**子路曰君子死**鑽燧**

**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柞之火秋取柞樗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千鈞之重**

**加銖兩而移**子貢**勇者不避難仁者不**

**加銖兩而移**子貢**勇者不避難仁者不**

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能世以立其義無報人之志

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先發而先聞危也越說焦

脣乾舌云勾踐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越賂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子貢一出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廢舉子貢好一與時轉貨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有若弟子問曰昔夫子嘗行使持兩具已而果雨何以知之曰詩不云乎一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流不雨當

有五丈夫子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請之孔子曰無憂懼年四十後一已而果然

不自知膝之前於席商鞅見秦孝公說此有若然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孝公用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效於民為聖人

不易民而教甘龍曰一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杜擊曰一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立三丈之木韓平定變法之令既具恐民不信乃一於國都市南門外民能徙置其門者予十金民不敢

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勇於公戰怯於私闢

今行十年秦民大悅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

退避良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干

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貌言華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云舉之

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五穀大夫荆之駢而也聞秦繆公之賢而

願見行而無資自幣於秦被揭食牛期年繆公知之秦國莫不王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五穀之相童子不歌譏春者不相杵其死

教之化民深於命民之效上捷於令

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裸

關戰者旁車而趨一物不具固為法之敵一

至此哉秦商君之妻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取曰相

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新序過

六尺者有罰弃反於道者被刑論四七百

餘人渭水盡掃摩蘇秦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事樂雖

亦並商君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秦年以

引錐刺股讀書後毛羽未成不可以

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秦不用安

民之本在於擇交秦說堯無三夫之分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宣可同恐悞衛人日夜以秦權一

子韓有時力距來皆考名一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

括蔽洞宵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止陸斷牛馬水近者鑄弁心

截鵠鴈韓之劍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韓

之勇一人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

平鞫鞫魏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綿綿不絕蔓

蔓柰何蔓豪彘不肖、將用芥柯周書云躡鞫

揮汗兵執也恫疑虛喝而不敢進心搖搖然如縣旌

而無所終薄何前倨而後恭也蘇秦蒲服以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云飢人不食鳥喙

也而賈十倍知者視吾舌在不其安得此厚乎

壁楚相亡璧意視吾舌在不其安得此厚乎

曰妻曰此在吾術中而不悟蘇秦激怒機使

莫能得秦柄又使舍人資奉之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欲王者務博其德欲富國者

積羽沈舟、群輕折軸積毀銷骨跣跣

備舉一足、跳躍曰科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

計秦馬之良或兵之衆、探前跋後、踰關三尋、垂千鈞於鳥

卯之上秦卒之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天愁居懾處

督過之、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良僕

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賤莊為

越吟莊為越人仕楚為執楚而病曰凡人卞莊子刺虎

咸當有天子之官、夾我墓曰後投杆甘茂

在東未夾在西力則任鄙、智則樗里云投杆甘茂

茂曰魯人有與魯商而姓名者、殺人人皆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

告之其母、尚自織頃之、又一人告之其母、下機踰牆而走、以曾事之

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為今臣之賈不若曾矣、

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將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杆也、

佐醫文侯示之樂羊曰此非區區之功、主君之力也禽困覆車

禽獸困急、猶能貴其所以貴者、貴向壽願以餘

光振之光羊有餘子可分無罪更舉一秦之監門也、以苟獲不廉

取十官而無罪問於甘茂、事之願焉、故惠王之

明武王之祭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

向壽之於秦王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甘羅云今

名家之子孫甘茂之孫甘羅幸之不可數也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命不于常此言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也上同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齊以天下其

意快快不服有餘言起白張虛捲猶可畏

也向使衆知降頭顱似山骸積成丘白起善

戰而拙勝向投石超距王翳將軍中戲乎曰方

必敗以其所殺其後受其不祥上同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偷合取容王赤縣神州名中國側

行撒席擁替先驅所至持方枘欲內圓

鑿子牛鼎之意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道百承意觀

色淳子開弟康莊之衢齊王高門大屋車馬之

談天衍雕龍夷炙穀過髡堅白同異之

辯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

雲梯之械公輸若為解帶為城以牒

為械墨子五月子長與戶齊將不利

其父母田嬰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

耳支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厚積餘藏欲以

遺所不知何人文問其父曰子之孫何曰為孫孫之孫

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誰能至者

文曰而忘公家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上傾天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蔽光比飯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木偶人

與土偶人語水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

狗盜秦四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細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

小丈夫耳孟嘗君過趙趙人皆笑曰始以薛公彈劍歸

來乎馮驩聞孟嘗君好客彈劍見之君置傳舍十日問舍長曰客何

刺緜上善性切事之類可為觀言其切把無物可裝憑弒結

鞞富貴多士貧賤寡友物之必至事

之固然朝趨市者明且側肩而入日

莫之後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莫三去相三

復位平原君錐之處囊其末立見平原君謂毛

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毛遂招十

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謂炊骨易

子而食邯鄲愛色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東

香樓上民

香樓上民

有賢者美人笑之明日賢者請斬美人平原笑之居歲餘門下舍人稱稱引去平原惟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一於是乃斬笑者其後乃復稱稱來

五勝三至天下之辯躡躡檐簷一見賜黃

金百鎰白璧一雙孝成王一再見為從母言

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

妬妻公甫文伯仕魯病死女子自殺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不隨今死而婦人自殺必於長者薄而於婦

故一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平原君贊利令智昏

上舉烽魏公子無忌與魏王博北境傳一言赴冠至公子曰趙王得趙事者以此知之是後執轡愈恭公子為侯嗟嗟

王良公子不致任以國政上音鳥百反選兵負輶矢長夜飲

再以致廢乃為夷門兩虎相與鬪而驚犬愛

其斃春申君說物至則反致至則危是也

是也秦伐楚輔國持權有事下士以相傾奪躡珠履

趙平原使人於春申君所教者躡珠履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者三千人上音青世有母望之

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

事母望之王安可以無母望之人朱笑謂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贊折脅捐齒唯穰侯智

士也其見事遲上同有砥礪宋有結綠梁

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實者良工之所失而為天下名器馳韓盧

搏蹇兔以秦卒之勇以借賊兵而齎盜糧相

錯如繡秦韓之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

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木實繁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並范曉說不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須賈謂繆袍應

戀有故人之意置莖豆其前令兩

黥徒夾而馬食之一飯之德必償睡

眦之怨必報范曉說而為友者為賤也富

而為交者為貧也平原君人固事身知知

人亦未易侯蓋言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

則士勇而則思慮遠曷臯巨肩醜類蹇膝秦

聖人不相唐舉相持梁齧肥驛馬疾驅黃金之印

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雄俊弘辯智士也燕客秦澤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

不足以致辱死也而所以博者或欲大投或欲分

功博難於投不必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

人者知吉與凶 欲而不知止失其

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長

袖善舞多錢善賈太史公云亞卿擊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上君子

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寧許以負秦曲

俱碎於柱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衣褐懷璧

度秦秦負約乃五步之內臣以頸血濺大王

為勞廉頗曰相如徒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頸交廉頗卒兩鼠鬪於穴中趙奢對趙王秦伐韓道

屋瓦盡振秦軍武安鼓譟馬服君趙奢膠柱鼓

瑟相如曰王以名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信平

君廉頗天下以市道交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

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王使使名頗

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一君有一飯斛米肉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三遺矢廉頗之仇非關

保匈奴即入盜急入武安君李牧知死非難處死

者難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與死者難方

師田單宣言神來下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單

君田單始如處女適音人開戶後如脫兔

適不及距其田單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

貌新垣衍謂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仲連所貴

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辭令俗原人

窮則反李牧販賤賣貴奇貨可居

而弃利死而或名販賤賣貴奇貨可居

深語乃引生鈞奇獻大期時十一月也仲父

呂氏春秋今有者所聞號士為知

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漆身為厲吞

炭為啞伯報仇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范中行氏皆以眾人過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

者荆批其逆鱗批音白皮面決眼同旁若無人

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資怨助禍同鴻毛

燎於爐炭必無事矣騏驥盛壯之時一日馳

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日夜切齒腐心變於期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髮盡上指冠士皆瞋目

之賢不肖譬如鼠在所自處耳李斯為郡小吏見鼠

而能強行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比籠上騷除夫以秦之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以吏為師

霜降者草花落水動搖者騁六驥過決隙

季不輕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其上

王道約而易操蔽抵即角臣疑其

君無不危國危疑其夫無不危家並李斯傳將門之下必有

將類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如木

偶人衣之綺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又

乘富貴禍積為崇並諸禁方補鶴過長乘君得

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太倉安毅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侯幸談

言微中亦可解紛滑稽一飛冲天一鳴

驚人海子兒說齊威王曰有鳥止王庭三年不飛又不冠纓索

絕兒知天大穰田臣從東方來見一者操

汗邪滿車五穀蕃孰汗邪下田持狹欲者見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何曰臣春耕

鞠臆春收衣袖耕臂捍抵掌談語孟汝雖長幸

雨立我雖短幸休居優游謂難為蔭室世

避世朝廷間如朝等所金馬門有銅馬故云安於

覆孟連四海之外騶牙建章宮後閣中所有物出狀如鹿

東郭先生在東郭不先行雪中

有上無下 青綱一音瓜又音螺相馬失之瘦相士

失之貧一音瓜又音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

以財生先河伯娶婦西門三不欺子產治鄭民不

之興各據禎祥龜策傳安勢高益危司馬三代

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共一百蓮下有伏

靈上有兔絲上有持著八龜一宿一五里一八

而長頭衣玄繡衣而乘輜車宋元王延頸

取革被鄭之桐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擊

左畫方右畫圓能雄渠蓬壺門射而不

如一媚辱於鵠鵠能制虎世為屋不成三瓦

而陳之以上並四者民所衣食之原實傳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則三寶絕處不出則財隨少

研桑心計計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

下壤壤皆為利往 末病則財不出

農病則草不辟 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歲在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貴上極則

積居與時逐宋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自谷量馬牛比封君鳥氏築女懷清臺清臺

利不皆用財自 三河在天下之中唐都河東

所更 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百里不

販樵千里不百歲來之以德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素封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與千戶侯等馬三百蹄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儼之千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比千乘之家

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蓋一州掘家姦事而田收以起博

厚變而雍伯千金賣藥小業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而鄧氏鼎

食肯脯爾微而馮氏連騎馬醫浚方而張里擊鐘並貨食御 端窾

其寶中其聲者謂之端 甲子朔旦冬至太初春秋禮

義之大宗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禮而不見後有賦而不

年表 帝有福萬世王有福千世三代

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

北六國旗亭市樓也立耳食學者牽於所聞此人臣功

**有五品** 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 **河如帶泰山**

**如厲** 封爵之誓曰使一欲使功臣薄祿

**八書** 禮之所起 禮由人起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給

**厚者禮之積** 禮者禮之積也禮者禮之積也

**由人心生** 其哀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厲以厲其

**渥注神馬** 武帝時造刑也田儼

**太一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雲霧汗兮

**天馬歌** 承靈感兮降外國沙方四夷服 **歌如貫**

**珠** 歌者上如抗下如摩曲如折止如

**南風朝歌北鄙** 靡靡之樂 封濮上之

**玄鶴** 師曠鼓琴一奏之有

**白雲** 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奏之有

**南極老人星** 赤地三年聽者或言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王杯** 新垣平持一上書言闕下有寶玉氣

**小君** 不見兵起

**秦大如瓜** 安期生食

**太**

**太**

**鄭國渠** 鄭國說秦今鑿源水自中山西

**瓠子歌** 瓠子決天子流白馬玉璧于河

**官** 榮官其上 以指市物 物踊騰糶

**半兩** 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乘字北者償而

**不得聚會** 皆乘父馬有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武帝

**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同 躡財復貧 於是

**廢居居邑** 有所廢有所居 廢居居邑

**三品** 造銀錫為白金一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二百

**言利事析秋毫** 成陽孔僅 牢盆 牢盆

**右史記畢**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諸史提要卷第一**



**子洗** 飲食其見沛公沛公方長揖 誅無道秦不宜踏見長者

**徇** 示戒 絕 直度 遲明 遲音丈二 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 東井春分 野五星成陽其下當有聖人 約法三章 沛公成陽召諸將曰

**關中與父老** 殺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按堵 按堵

**不運動也** 秋豪 秋乃成端極纖 軍中無以為樂 項莊

**請以譙譎** 以辭相責 督過之 也 撞玉斗 沛公脫身

**足而若** 及之 復 也 音方目反 順德者昌逆德者

**亡** 可 順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軍之東** 為之 素服以告之 諸侯為此東伐 四 睢水為之不流

**楚漢大戰** 項羽東 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 至三

**楚軍大亂** 項羽去 發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所者

**也言著名** 京索 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 緩頰 徐言引口

**尚乳臭** 漢王問魏大將誰也曰項直 輟飯吐哺 飲食其

**難漢王** 賢儒幾敗乃公事 同上 趨銷印

**速也** 黃屋左纛 天子車以黃纛為蓋纛纛毛羽 反國之

**王難與守城** 周苛從公相謂曰 走 謂趨也 獨出也音

**挑戰** 古謂之致師 責其罪音 養虎自遺患 楚漢紛

**與苦甚** 兵不得休八 殊死 殊絕也言 帝者賢者

**有也** 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 名數 戶籍 甚亡謂也

**通侯** 舊曰衛侯避武帝諱曰 侯 後又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

**戲下** 許宜反 人 傑 上曰運籌帷幄

**乘傳** 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 馳傳四馬下足為一馬二

**形勝之國** 田背質上曰甚善下得 信又治秦中秦一也

**秦得百二** 言河山 秦得百二 秦得百二

**高屋之上** 建瓴水也 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一瓴水

**復道** 音樓上下有 雍齒且侯吾屬亡患

**擁篲** 上朝太公太公家今說太公曰天云二日土云二王皇帝

**太上皇** 天子尊太公曰 太上皇 太上皇

**秘計** 平城圍七日用 耐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

**一姓語有緩急** 陳平一得出 耐 其耐故曰耐字三如

**漢曰耐** 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說當音而依如氏解則音乃代

**反義亦通** 而功臣侯表宜由侯通而為應氏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縣隔千里** 帶河阻山 言河山 秦得百二

**秦得百二** 言河山 秦得百二 秦得百二

**秦得百二** 言河山 秦得百二 秦得百二

**未央宮**

蕭何治——止東關北關前殿武庫太倉官殿  
南嚮而上書奏章謁見皆指北關以北關為正門

**壯麗無以重威**

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何勞勞費數成  
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  
為家——且亡今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亡賴**

江准之間謂小兒  
多狡滑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建捕**

謂事相連及皆捕之一曰在道羽檄  
守禁相屬不絕若今傳送四耳

**拍人者迫於人也**

上通  
趙中田叔孟舒等上  
召見與語——

**執法也**

勸駕有警者守身自往  
禁城市如——**材官** 有材力者  
**酒酣** 酒酣也音  
**歌** 上聲或曰  
曰大風起兮

**故鄉**

謂津父兄  
**湯沐邑** 謂以其賦稅  
供湯沐之具**張飲** 張  
飲也音

**狀有反相**

上謂吳王濞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天子不自主婚使同姓諸侯主之故  
曰——諸王自主婚故其女為翁主

**益**

上學英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  
呂后迎置入上殿罵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遂不使治

**氏者必勃也**

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者上曰  
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  
可令為太尉又問上曰此後非乃所知

**鞅鞅**

不滿也**可躡足待** 躡音躡  
足小高

**好謀能聽**

帝不修文學而性明  
天下既定命

**高皇帝**

群臣曰帝  
起細微撥

**編戶**

列次名籍  
也音編

**心常**

也音心

**安劉**

也音安

**公主**

也音公

**游子悲**

也音游

**張飲**

張飲也音

**游子悲**

也音游

蕭何次律今輪信申軍法張蒼定  
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剖符作誓** 又與功臣——使  
河如帶太山若屬

**丹書鐵券金匱石室** 以金為匱  
以石為室**規摹弘遠**

雖日不暇給**惠** 益法柔  
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錢也食貨志黃  
一矣右高紀**金** 金一斤直萬錢諸賜言黃金者皆與金不  
言黃者一金**耳孫** 女孫之子言去曾  
與萬錢也**耳孫** 高遠但耳聞之也**鬼薪白粲** 取薪給宗  
坐擇米使正白為**城旦** 旦起行  
一皆三歲刑**春** 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  
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臨朝稱制** 制非皇后所得稱令呂太后  
百二十為一算右惠紀**差次** 以功之高下**餐餼奉**

**邑** 執食曰餐酒者曰餼粟米四車  
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永巷** 永巷也宮中  
雜曰如響音几善登木性多疑居邯鄲中聞有聲恐人來書之每上  
猶父之無入然後下酒史又上如也**猶豫** 猶豫也音  
俗謂天子為猶天隨人行每事**為將而奔軍呂氏今無處矣**

在前行人不得又來迎候故**左袒** 袒左臂也音  
呂頰謂呂**左袒** 袒左臂也音

**回往來** 不進之意**誦言** 呂后紀也右  
貴於乘國之安所以**屬意** 屬意也音  
婦人美號官稱也**喋血** 殺人流血湧流為一喋音  
牙相制 地形如大牙交相入**盤石之宗** 所謂大橫

文帝為代王漢大巨迎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  
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乃天子也乃諸長

**駱乘** 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  
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曰——**駱乘** 三也三人耳願

**請間** 商容也借今言中問也請容暇之  
所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輪也**所言公公言之**

宋昌曰——**西鄉讓者三南**

信私王者無私邸 率名一至也音丁禮反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西鄉讓者三南**

**鄉謬者再** 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 **清宮** 天子行幸所

以備音補王者布德於天 **收帑** 音如秦法一人有罪 **愿志** 非常下而合聚飲食為

快也 **是重吾不德** 直用反 **立嗣必子** 來速矣

**沾於死亡** 沾音玷又音擗 **孤疑** 疑音疑 **都吏** 音都

是耐其罪 **大水潰出** 音潰 **三光** 日月星 **惘然** 音惘

者多稱 **適見于天** 音適 **稔盛** 音稔

在器 **銅虎符竹使符** 符音符 **註誤** 音註

符皆以竹簡五枚刻篆書與中 **幸** 天子所至臣民以 **註誤** 音註

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與之 **幸** 天子所至臣民以 **註誤** 音註

**顧成廟** 文帝自為廟制 **栗** 音栗

也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李音李 **李慧長** 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李星光芒短長光四出

**起墳** 治墓也 **專務以德化民** 是以海

與於禮義 **景** 音景 **祖有功而宗有德** 始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也始受命也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以發德舞

**便殿** 凡言便殿便室便坐皆非正大處就便安也。**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楛著其衣犯

刑者以墨蒙其額象而畫之犯官者屏大辟者亦衣無領墨謂以墨蒙其

面刺截其鼻削去其膝蓋骨割其陰也

**屏草履也**則牛翼反髓類忍反罪扶味反

**與計偕** 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注計者上計

**九錫** 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

簿使也今所銜之人與上計者俱來

**絕幕** 衛青將六將軍一獲白鹿時一驪

上位而不能

**休於邪說** 休誘也

**南越獻馴象** 國有

**能言鳥** 馴也

**宿麥** 乃熟故云

**昆明池** 昆

**箕緡錢** 緡然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

**魚弁** 謂大家兼役小民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遠近如一

**角抵戲** 兩兩相當角力

**光集靈壇一夜三**

**泛駕之馬** 蹄弛之士

**舟楫** 音調中

**正歷** 太初元年五月一以正

**汗血馬** 大宛舊

**天馬歌** 作西極

**直指使者** 遣

**發天下七科** 適

**麟趾裏蹠** 蹠黃金如

**交門之歌** 卿坐而拜者作

**有三代之風** 漢承百王

**起征和元** 有五柞樹

**得幸** 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及召見手相奉

**弄田** 天子所戲弄

**黃鵠** 下建章宮

**弄田** 天子所戲弄

**弄田** 天子所戲弄

**弄田** 天子所戲弄



**中監** 音移移國 **閔勞以官職之事** 賜國所選

**元服** 元首也冠者首之 **更** 一音工

**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 各因其時以尊

**號曰昭不亦宜乎** 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餘歲

**宜** 聖書曰 **襁緜** 上音居文及小兒編也下音保小兒被也 **女徒復作** 音復

**暴室** 搜廩主織作祭練 **蓮勺** 音聲 **亦以是自**

**鄉風歎塞來享** 歎叩也叩塞 **樞機周密品式**

**備具** 上下相安莫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不能化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占謂自隱度其戶口而

**著名籍殿最** 謂一殿後也 **析律貳端** 詔曰獄者萬民之

**厨傳稱過使客** 厨謂飲食傳傳舍使人及賓客 **踐薄**

**冰以待白日** 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威鳳** 鳳之有 **弛刑**

**飲飛** 古勇力人取其便利輕 **羽林孤兒**

**樂游苑** 起一名王

**常平倉** 取詩昌黎

**谷蠶** 句奴單于遣第一王

**別小玉也**

**有大有**

**屬玉** 名類雉者之欲反 **綜核名實**

**柔仁好儒** 元帝壯大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皆借儒從

**亂我家者太**

**子也** 宣帝適數曰 **嚴籛** 射 **臨遣** 自臨面約 **黃門** 近

**民有菜色** 五穀不收人但食 **國之將興尊**

**師而重傳** 人人自以得上意 **齊三服官**

**日殺** 今太官毋 **齊三服官**

**通籍** 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

**第郎從官** 科 **秋罷** 秋者謂秋時所收穀也 **晷昧**

**隕霜傷稼** 秋者謂秋時所收穀也 **晷昧**

**湛掩** 正氣 **白蛾** 有 **擣**

**戊己校尉** 鎮安西域無常治所亦循甲乙

**保塞** 匈奴復修朝賀 **闕氏** 賜單于王 **度曲**

**原廟** 原者再作廟 **洞簫** 蕭之無 **度曲**

**分判節度**

**度曲**

**度曲**

也謂能分切角也  
幼眇 讀曰要妙  
優游不斷 元帝幸朝

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  
恭儉號今溫雅有古風烈 元紀  
成 政曰 甲觀畫堂 元

在太子宮成帝生於  
龍樓門 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  
甲者甲乙丙丁之次 不敢絕馳道 青蠅

無萬數 有言極多難以  
共張 亮反供具張說 闌入

無符籍妾入  
掖門 在兩旁如  
中秘書 劉向校 櫛積小

也音 勸農 勤勉  
出入阡陌 其今二千石 致勞來之微

行 上始為一出入市里  
陵夷 也時為如丘陵之遠連 客土

不復警蹕若微殿所為  
校獵 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關 於邑

可為一短 穆天子之容 成帝善修容儀 哀

赤精子 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  
陳聖劉 號 平皇帝

鋪首 門之一所  
卞射武戲 力為武戲 痿痺

兩足不相過曰痿痺音  
平 布網治一切 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

什器儲備 通謂生之具為什器儲備也 特具也

顧山錢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一月三百女子犯罪作  
如徒六月顧山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使之但

今一月出錢 狀如水牛頭似猪四足類象黑 假鉦鼓

乃有鉦鼓官輕兵少放假之鉦者 立軺併馬 詔定禮禮親迎

一 封軺傳 以一馬駕軺 葬亦不能文也

志 一律五 備數 和聲 審度 數 千 聲 官商角 度

右帝紀

年表 蠶食 謂漸吞滅 如委食葉 墮城銷刃 箝語燒書

易為力 古世相輩皆承聖王之烈 院 陘 陘陘也音於解反 有

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 周赧王負責逃於此臺鉄 鉄王者之威私竊藏之

共主 微弱猶共以為主 姍 咲 秦 古 周過其歷

武王克商十世三十七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過其歷三

也秦自稱始皇其子曰二世以一述萬至子而亡所謂不及期也

垂 周 小者 淫荒越法大者 睽孤橫逆

諸侯原本以大末 左官 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 派濫以致盜 一 厥角 階

首 厥頰也角頰也階首 帶 厲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丹書

白馬 重以一一之信 內 怨之 君樂繼絕世隆名

之主安立亡國爵以功為先後官用

能為次序非劉氏不王若亡功非上

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三輔 京兆左馮 駙 馬 關 內 侯 有侯號居京 徹侯

言其爵上 蓋 綬 綬草名似艾可 染綠因以綬名

右表

志 一律五 備數 和聲 審度 數 千 聲 官商角 度



**酪** 王莽教 金刀泉布帛 質於金利於刀流於 緇錢 緇兩反 豪

**奪** 大買富家不得 肉好 肉饒形 七福 賈誼上疏以不 廢

**居** 有所廢置 白鹿皮幣 王侯宗室朝聘車必以薦璧直四十

**萬** 白金三品 天用莫如龍龍文直三千地用莫如馬 三人言

**利事析秋豪** 咸陽齊之大鬻盜孔僅南陽大 摩錢取

**銚** 銚音浴銅屑也摩錢 牢盆 價直也今顧手牢 微反脣 類異

**徒** 諸犯今相引數千人名曰 平準 則實之賤則買之如此

**腹非** 赤仄 錢為郭也 世家 世世有 株送

**如刀直五百錯刀** 酒者天之美祿 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

**一盧** 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 五均六幹 王莽置

**食肴之將** 百藥之長 酒農之本 鐵豬突

**稀勇** 匈奴寇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 現巫 男曰 蘭

**栗** 性一言角之小 苴蘭 苴白芷 管蕭 焜 延四方膺腸

**美門** 名子高 八神 天地兵陰陽 神明之舍 西北

**善先後** 先音蘇典反後音胡 胡反古謂之 主方 巧發

**奇中** 李少君以卻老方見上 齊桓公器 上有故銅器問少

**公十年** 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 丹砂可化為黃金 少

**一官** 畫賦以少君數百歲人

言上祠龍皆可致物而 黃金成以為飲食器 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通可以見之不死也 棗大如瓜

**解祠** 謂祠祭以 解罪求福 梟破鏡 梟

**識其手** 言識所 書手迹 文成 翁五利 大食馬

**肝死** 文成誅死上 搃擊 藥大佩六印貴震天下而燕齊之明

**庭** 黃帝接萬靈 鼎湖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

**好樓居** 延作通 乾封 黃帝時登封則 千門萬戶 章

**泰液** 其北治天池漸臺高 寓馬 以木 迎年 黃帝

**合散** 犯守陵歷闔食 星

**薄食** 日月 氣往迫 暈適背穴抱珥重蜺

**三能** 三台也 歲星 熒惑 辰

**星** 填星 太白 牝牡 太白在南歲在北名 景星

**慶雲**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鬱紛紛 金穰水

**木介** 木冰為 木不曲

**火不炎上** 非法律逐功臣 殺太子以夷為

**不從革** 好戰

**直**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土不稼穡** 治宮室飾臺榭內滂亂

**夷則** 化觀感德父兄則

百姓飾城郭使  
水不潤下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  
告祥  
內曰

妖孽禍病  
謂之禍及人謂之病  
祭  
恭

敬外曰  
以船為家以魚為食  
吳地  
周襄亡

寒歲秦滅亡  
周失之舒秦失之  
風俗  
凡民函

龍首渠  
最難穿渠自冷水至商顏十餘里井  
宣防官  
子榮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白公奏穿渠民歌之  
鍾  
六斛

桃花水  
仲春之月  
治土而防其川猶止見

啼而塞其口  
豈不遠止然其死  
可立待  
溝洫志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劉歆  
七略

聞鼓琴瑟鐘磬之音  
古文尚書出孔子壁  
中武帝末魯共王壞

病不治常得中  
經方者本草石之溫寒量疾病之淺  
深假藥味之滋因感之宜辨五苦

右志  
藝文志

列傳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少時嘗與

卜之鬼乎

入備耕織耕之蠶上悵然甚久曰荷富貴無極志備者

使而應曰若為備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

勝與吳廣謀伐秦通行卜者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勝廣喜曰此教我先成秦耳  
陳勝王  
遇升書曰

成有功德  
勝廣喜曰此教我先成秦耳  
陳勝王  
遇升書曰

挺拔  
藉弟  
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不

張楚  
勝乃立為王號曰楚  
視日  
謂視日時之吉凶

生一秦  
勝欲誅或臣等家室柱國曰秦未亡而  
消人  
也

蒼頭軍  
若赤眉號  
自辯數乃置  
自分別

學萬人敵  
項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  
去學劍又不成去學父業

彼可取而代之也  
秦始皇

力扛鼎  
籍長八尺二寸  
先發制

人後發制於人  
守通曰  
龍言伏  
音章涉反

蒼頭特起  
音與東  
暴得大名不祥  
嬰母謂嬰曰

司馬門  
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官之外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言但令有三戶足以亡秦

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  
項羽  
蓋起  
古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蝱言本

字與國也

搏牛之蝱

不可以破

蝱言本

秦不可救也。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

者皆斬。宋義謂羽曰：夫擊無道，我不如公坐運。義公不如我國下。今軍中曰：『半菽。』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說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人謂楚人沐猴而冠。韓生曰：『果然。』項王為

天下宰不平。陳餘、張敖、趙主謀反，天下皆叛。陳餘曰：『天下宰不平，吾欲反。』

五寧闔智不能闔力。趙王曰：『五寧闔智不能闔力。』

力拔山兮氣蓋世。項羽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戲下。項羽曰：『戲下。』

非用兵罪天亡我也。項羽曰：『非用兵罪天亡我也。』

拔靡。拔靡，拔也。靡，靡也。拔靡，拔也。靡，靡也。

四隕山。四隕山，山名。隕，隕也。四隕山，山名。隕，隕也。

追亡逐北，振長策而馭宇內。追亡逐北，振長策而馭宇內。

木為兵，揭竿為旗，陳涉鉏耰棘矜，不敵於

鉤戟長鎗。鉤戟長鎗，兵器名。鉤，鉤也。戟，戟也。長鎗，長鎗也。

大東也。重童子。大東也。重童子，童子名。重，重也。童子，童子也。

亡命。亡命，亡命也。亡，亡也。命，命也。

庸奴其夫。庸奴其夫，庸奴名。庸，庸也。奴，奴也。其夫，其夫也。

頭會箕歛。頭會箕歛，頭會名。頭，頭也。會，會也。箕歛，箕歛也。

五領。五領，五領也。五，五也。領，領也。

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望也。臣，臣也。深，深也。

箕踞。箕踞，箕踞也。箕，箕也。踞，踞也。

其賓客廝役皆。其賓客廝役皆，其賓客名。其，其也。賓客，賓客也。廝役，廝役也。

天下俊傑。天下俊傑，天下名。天下，天下也。俊傑，俊傑也。

人羞之。人羞之，人羞也。人，人也。羞，羞也。

家昏亂，忠臣乃見。家昏亂，忠臣名。家，家也。昏亂，昏亂也。忠臣，忠臣也。乃見，乃見也。

蝮蠱手則斬手。蝮蠱手則斬手，蝮蠱名。蝮，蝮也。蠱，蠱也。手則斬手，手則斬手也。

足則斬足。足則斬足，足則斬足也。足，足也。則斬足，則斬足也。

疎而望歸。疎而望歸，疎而望歸也。疎，疎也。而望歸，而望歸也。

死不勇，專生不任。死不勇，專生不任，死不勇也。專生不任，專生不任也。

胡者全兵。胡者全兵，胡者名。胡，胡也。全兵，全兵也。

思歸。思歸，思歸也。思，思也。歸，歸也。

不得推擇為吏。不得推擇為吏，不得推擇名。不得推擇，不得推擇也。為吏，為吏也。

晨炊蓐食。晨炊蓐食，晨炊名。晨，晨也。炊蓐食，炊蓐食也。

哀王孫而進食。哀王孫而進食，哀王孫名。哀，哀也。王孫，王孫也。而進食，而進食也。

俛出跨下。俛出跨下，俛出名。俛，俛也。出跨下，出跨下也。

不欲就天下乎而斬。不欲就天下乎而斬，不欲就天下名。不欲就天下，不欲就天下也。乎而斬，乎而斬也。

國士無雙。國士無雙，國士名。國，國也。士無雙，士無雙也。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安能鬱鬱名。安，安也。能鬱鬱，能鬱鬱也。久居此乎，久居此乎也。

驚漢王得日齋戒設壇場請將皆喜人人匹夫之勇婦人

之仁項王意烏粹嗟千人皆廢刻

印刻忍不能子授也則五九反傳檄而定

自以為為得信晚漢王大以木罌缶度軍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李左車六探蕭蕭草什

則圍之倍則戰上同草山而望傳餐

噤然諸將皆背水陳殊死戰

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大驚以為漢已陷之

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謂投同信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靡衣媮食靡麗之衣情見力

屈尺書尺讀是也兵故有先聲

而後實者左車韓信為人易與耳

沙囊壅水信夜令人為萬餘囊壅沙以壅

金石交信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信曰漢為德不竟

狡兔死良狗亨高祖轉信果居常

鞅鞅志不羞與絳灌等列生乃與噲等伍

多多益辨上問信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

兩龍方鬪且待之彭越陳勝

當刑而王然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

曹耦曹耦數以少敗眾

陰拱而觀其大喜過望

腐儒上對眾折隨何曰

持羊酒賀兩家盧縮與高祖同

待客如布衣

異姓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

游乏資以

弗與矣言不復與推轂

推轂助推其轂

為秋

察見淵中魚不祥上貴

以銅鹽郎山鑄錢黃海

卒踐更卒踐更予平賈

庶孽分天下半高帝初定天下大封同姓孽子悼惠王

削亦反不削亦反王吳五十

豕肩有系足豕肩有系足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

相趨同利相死史使應高愁勞聖人所以

起此高世不自意全條侯乘傳至洛陽為善天報

以福為非天報母為權首將受其咎國遠慮

禍反及營或丘嫂禮謂大婦為冢轅金音勞以杓

厚羹頡頏高祖微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媿陽為羹設醴楚

王彭禮申公等穆生不者酒王為一及子戊牙靡之而服役之

雅春於市所謂願長耳目言常何聽以書自

娛對千里駒神靈子德有智略平反尹革多所

富民之怨產過百萬則以振更生德子向本枕

中鴻寶苑秘書淮南有石渠殿止以藏秘書上變

方不論冬平春行踰冬減死寬大而減死

事非常之事移病言病置對立其忠臣雖在剛

畝猶不忘君更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和氣致祥乘氣章交公車人滿北

軍上章於公車有不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謂者鱗

集輻湊言相次如魚鱗猶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連衰周之軌迹猶詩之所執狐疑之心者來議

持不歸之意者肺附蓋說謂肝肺相附著一說斷斷上曰朝臣

傾巧士揚典疾讒要救危世頌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列女傳新序說

苑並向宗室遺老身為乘朱輪華轂者二

十三人今王氏一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

公五侯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廉靖樂道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數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真觀

固距復以不禮失求之野古文不備黨同門妒

道真已上並款宗室不宜典三河郡飲出捕河

劉秀發兵捕不道河圖赤伏符云四夷雲

博物洽聞通達古今自孔子後唯孟

置廣柳車中項

忌壯士以資

敵國朱家說勝公曰夫以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不共走推剛

面謾算子為書謾曰太后樊噲曰願得十萬家

為柔當時皆多

面謾橫行匈奴中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

為柔當時皆多



三十餘萬困於平城今奈何以十萬橫  
行匈奴中一謂欺詐也設其連反

以一人譽召臣  
一人毀去臣  
布中河東文帝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布進

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日至無所  
事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一臣恐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招權顧金錢  
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  
得黃  
招求貴人感

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曹丘拊布曰楚人諺曰一足  
下何以得此聲譽楚間哉且便

其名  
少年多時時  
以行季心以勇布以諾  
當是時

兩賢豈相厄哉  
布弟丁公為項羽將逐高  
祖漢王急顧曰丁公引運斬丁

公  
及項王滅丁公路見高祖以丁公徇  
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遂斬之  
樂布窮困貴庸

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  
意非賢也  
有怨必以汝滅之布孝文時為燕相樂公社

廉之  
田叔為人廉直任  
公長者宜知之  
燕齊之間皆為  
立社號

上無以梁事為問  
梁孝王使  
人殺爰盎  
景帝召叔案梁事還報曰一也爰盎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

言主  
叔為魯相民以王取財物自言叔取其渠率皆之曰王非汝主  
耶一曾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

義不傷先人名  
叔卒魯以百金祠履軍  
而相為善也

其畫無俚之至耳  
賢者

奪旗  
謂戰勝臨之  
而後取旗也奪音奪

其畫無俚之至耳  
賢者

其畫無俚之至耳  
賢者

其畫無俚之至耳  
賢者

其死夫卿妻賊人感樂自  
教非勇也一但聊也  
外婦  
齊悼惠王肥其母  
能齊言

皆與齊  
煇酒  
煇為身黑目赤食地野  
臣將種也請以

軍法行酒  
宋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管侍燕高后今章為酒吏  
章曰一后曰可頃之諸呂有一人亡酒章斬之太

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  
去之  
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火乎  
魏劭本教齊王反既罷兵灌嬰責之劭曰一因逃立  
掃齊  
服戰而果灌將軍戰風笑口人謂魏劭勇安庸人耳

相舍人門外  
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家貧無以自通  
獨早一舍人性之以為物司之得勃勃曰願

文母害  
蕭何以一為  
何獨以五  
高祖以吏賜成

事第一  
何給泗水卒史  
得秦圖  
戶以送時獨贏錢二也  
謀最上也

其稱甚美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怒欲攻羽何諫曰語曰一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巴蜀還定三

便宜  
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即  
數勞苦君有疑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君心  
君計其若遣子孫前軍所王大統  
功狗功人  
上以何

走得獸耳功也蕭何發樂 蕭何當第一 上已獲功百多計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

之然心欲何第一鄂秋遠曰楚漢相守軍如見種蕭何轉漕關中給 東

陵瓜 長安城東瓜蒌故世謂一從平始也 多買田賤

賞資以自汗 客說何一 孳孳得民和 上同母

收棗為獸食 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 有善歸

主有惡自予 上大怒下何廷尉曰李斯相秦一今相國請 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豪吏

中消 在中山知索清酒 執帛 尉執珪名古爵 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 參相齊召長老問所以安集百姓 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公為言一參於是正堂會董 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蕭何是來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既去屬後相曰以齊安市為寄 壹

遵何之約束 參代何相舉事 飲以醇酒 日夜飲酒

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輒一 大歌呼與相和 相後園近吏

呼從吏惠之通請參遊園幸石 豈少朕歟 惠帝惟相國不 陛

下垂拱參等守職 帝使參子密閉參怒答之曰天下 參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今明具一不 刀筆

講若畫一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一 曹參代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今明具一不 刀筆

吏 蕭曹皆起一注刀所以 錄錄未有奇節 錄錄備度

依日月之末光 漢興 為一代之宗臣

狙擊 張良字子房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求刺秦報仇得力 苗裔贊

讀是則為王者師 步游

沛公殆天授 良數以太公兵

編素為資 沛公入秦宮室飲居之樊噲

忠言逆耳利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上 鯀生 鯀小人也燒

畫策臣 良多病未嘗持 借箸

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臣願封留足矣 戶封良良曰始

我屬無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劉抄說上都關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關中所謂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關中所謂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關中所謂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關中所謂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關中所謂

道引不食穀 良從入關性多疾 關中所謂

不能致者四人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却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見之則一助也四人

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 因請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四人

至從太子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

罵臣等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願為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有餘 羽翼已成難動矣

趙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 呂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涕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難動矣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 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子遊 良曰今以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 何自苦如此 後

德良死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 駒之過隙 母愛者子抱 四結說食

糠覈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與兄伯居平為人長大變色人或謂平何食而肥若是其奴疾平之不觀家生蔬曰亦

有叔如此不如無 以先後後罷為助 邑中有大喪平有伯間之逐其婦

獨視偉平 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無死莫敢取平欲得之負 門外多長者

車轍 負隨平至其家通負窮巷以席為門然 固有美如陳平而

長貧者乎 張負子仲曰平貧不事一縣盡笑其所為奈何子之負曰 卒與女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

如冠王耳 緣灌等機平曰平雖貧大夫之為幸乎 固多心乎 漢王問平曰吾聞先生

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盜糧受金安足疑乎 固多心乎 漢王問平曰吾聞先生

又從吾游信 者固多心乎 盡護諸將 乃拜平以為護軍中尉 士之頑頓者

利無耻者亦多歸漢 漢王曰天下紛紛何而定乎平曰項王秦劫殺人之虐而好

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 以此不附大王而少士之廉節者不來然能饒人以爵邑 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而定矣

反間 漢王出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 惡草具 項王

之使使至漢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 反接

使乃項王使也持去 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反接 兩手

也 畏讒之就 得宿衛中 母以老妾故持二

心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 面折

廷爭臣不如君 呂后欲王諸呂陵爭之平勃曰無所不可陵以博覽

亦不如臣 呂后欲王諸呂陵爭之平勃曰無所不可陵以博覽

婦人口不可用 呂后欲王諸呂陵爭之平勃曰無所不可陵以博覽

如何爾無畏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內史 文帝問右丞相勃決獄錢穀一歲幾何勃謝不知問左丞相平

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逮萬物之宜外 主臣

慎言死罪 我多陰謀道家所禁 平曰 善世即慶

也 以織薄曲為生 材官引強 能引強

也強音 木強敦厚 其椎少文如此 好文

也強音 木強敦厚 其椎少文如此 好文

坐責之趣為我語 推儲 今俗謂拙 書牘背示之

勃以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以冒絮提文帝

勃以千金與獄吏過 曰以公主為證 以冒絮提文帝 安知獄吏

之貴也 勃既出曰吾嘗 從理入口此餓死法

勃子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稱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補後九年  
餓死指視其口曰——居三歲兄勝之有罪文帝封亞夫條侯後下廷尉  
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

匈奴入邊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至霸上棘門軍皆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有項  
傳言開壁門士請曰軍中不得馳驅天子酒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曰此真將軍矣衛者蕭  
上棘門如

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兵事上神密趙涉說人  
生各以時行耳實太后曰言獨置大哉此

非不足君所乎快快非少主臣也景帝  
中召亞夫賜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向席取箸上視而笑曰——亞夫出上目送曰此——取庸苦  
之不與錢庸賃也苦簿責書之於簿一即欲反地

下耳廷尉青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張良若婦人  
女子賁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難也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難取人失之子羽

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為巨及周勃為漢  
伊周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屠狗樊噲以重封

直撞入撞音九死且不辭豈特危酒項  
會沛公飲下會——立帳下羽目之曰壯士賜也危酒

排闥闥音九獨枕一官者卧會曰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

友商令寄給綈出游而勃乃得入據此軍謀諸呂周勃使人劫面  
雍樹馳夏侯嬰漢王彭城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環玉急馬

面背已而抱之北第第一賜嬰近北關嬰為勝公今故號  
以馳雍讀曰辨

利終亡離上心周繆士不繫於世類仲尼  
牛之子驛且角雖欲勿其鼓刀僕御服繒之勅功帝籍慶流子孫侯漢方

肥白如瓠蒼嘗新解衣伏質身長大主計相專主  
功臣而又執切維推呂祿以安社稷主柱下方書漢書秦時為御史

卑下之昌為人強力敢騎昌項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  
問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上笑然揮之期期高帝欲廢太子止如意昌廷爭之強

知其不可臣不奉詔吃也音訖東箱言似箱篋之形也貴彊相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後不全趙堯曰陛下左遷

上召昌謂曰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陛下弄印高祖持節使大夫印  
弄臣於諸侯上曰極知然非公不可

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正漢律  
易堯遂拜之視堯曰無以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正漢律

口無齒食乳蒼免相妻妾以百數蒼母  
漢——其後黃龍見文帝長八尺餘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

年百餘歲蒼卒村官蹶張申屠嘉以村官  
幸

之以手擊 門不受私謂 朝廷之禮不

可不肅 是時鄧通方受幸文帝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

弄臣 罷朝嘉召通詣丞相府貴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召

漢名相 張蒼文好律曆 而木強 周昌 以舊德

用 剛毅守節 申屠嘉 然無術學 落魄 好讀書

莫為我先 復聞沛公略地陳留郊謂其騎士曰吾聞沛

自謂我非狂 若見沛公謂曰臣死且不避 生年六

冠溺其中 腐士曰沛公不喜儒請客儒冠來者 傳舍

合 萬人欲以徑入 秦此所謂擽虎口者也 知天之王者

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王者 王者以民為天 食以

天自奪便 不圖進取是為 兩雄不俱立 楚漢又相持

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方舩而下 蜀漢之粟 馮軾

食其十餘城 名有口辯 賈結箕踞 賈使南越王

賈馳音推 區區 小屈強 不柔 殊失禮義 尉佗雖然

區區 小屈強 不柔 殊失禮義 尉佗雖然

區區 小屈強 不柔 殊失禮義 尉佗雖然

區區 小屈強 不柔 殊失禮義 尉佗雖然

區區 小屈強 不柔 殊失禮義 尉佗雖然

何遠不若漢 王此使居中國 日聞所不

聞 大說用越中無足 囊橐 有底曰 馬上得之學

可以馬上治乎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

新語 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

鮮母久潤汝為也 賈有五男乃出千金分其子今為生

意 天下安 相將相和則士豫附 士豫附則

吾言 終使與我 交驩厚具深相結 結 名聲

籍甚 賈以此游漢廷公卿 黃屋 天子之儀 皆如意指

辯有口 建刻廉剛直 行不苟合 稅 贈終者之

反賄 布帛 肉袒 謂脫其衣袖而 脫 輓輅 要

衣帛 衣帛見 目臣 衣帛衣 見不致易水 杖馬 箠

府 桑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

溢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亢喉 奉春君 上曰

都秦地者 劉說 見短 所長今臣往使見蕭蕭老弱此地

利不可爭也 齊虜以口舌得官 上怒罵曰 鼠

利不可爭也 齊虜以口舌得官 上怒罵曰 鼠

利不可爭也 齊虜以口舌得官 上怒罵曰 鼠

利不可爭也 齊虜以口舌得官 上怒罵曰 鼠

竊狗盜

叔孫通言

幾不免虎口

二世拜通博士生曰生何言之也

日一楚製

通見漢王博儒服

斬將奪旗之士

通第

餘人無所進

言故神盜壯士謂諸生曰漢王方蒙矢石

稷嗣君

漢王拜通博

共起朝儀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欲爭功

魯諸生與

度吾所能行為之

帝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

也且願頭采古禮與秦

魯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

絲葛

通與所衛三十人及上左右

觀使行禮曰吾

臚句傳

告上曰句今之鴻臚也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於是高帝曰叔孫生

聖人知當世務

帝悉以通弟子為

攻苦食啖

易太子通諫曰陛下與呂后

太子天下本

帝曰吾

通曰一搖天下

原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殿壞民作復道

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

菓獻

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賈賈

材非一木

從容平勃之間

其家優平

長一蒙霜露沫風雨

力扛鼎

淮南

公勇者

誰謂乃

淮南王被廢謂侍者曰吾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春

民歌曰一斗粟尚可春

內書外書中

篇

淮南王安招致方術之士作

視草

離騷

安入朝獻所作上愛秘之

慧有口

以為子兄數

王有孽子蒙長王不

如發蒙耳

下之如

求盜衣

衣一求盜衣之

王謀反事

朝車鍛矢

作一車通傳以物

走丸

相君之面

不過封侯

通說韓信曰

雲合霧集

野禽彈

敵國破謀臣亡

身危

聽者事之候也

計者存亡

石之祿者

關卿相之位

隨所養之役者矣

之猶與不如

蠶之致

孟賈之狐疑不

貴能

時乎時不再來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

非其主

秦失其鹿

天下共

逐之

束緼乞火

臣之

與里之諸母相善

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

婦過所善母語之母

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

雋永

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

非遷婦之道物有相感事有通可

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淮南王

秀之歌箕子將朝周過所故都見交及不悉心悲乃作歌曰大

臺宮江充召見一上林紗縠禪衣充衣一輕者為紗縠者為縠

曲裾後垂交輸曲裾如婦人衣交輸制正幅使冠禪

纏步搖冠飛翻之纓冠禪音單纏山而及故行步則搖

燕趙固多奇士充點岸容克甚壯帝直指繡衣

使者拜充所言中意法不阿一巫蠱治一視

鬼捕盡及夜祠有石自立開道無孽危山一上

變行於柝刺荆軻之變必起於柝仄目見之歷詆夫

邀九短兒使步押至押音押相固至也憤耗憤心亂也

仰藥仰首而上兵伐謀其次持應天

以實環以文行不以言議政者苦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無以

先入之語為主並事器用監惡不堅牢也詐

諛之策詔曰躬虛造丘亭躬未有第宅寄絕命辭

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決鬱盛兌崔蘭蘭于也結懣心

傷肝亂秋風為我唼浮雲為我陰皆鬼夫

最年一說而喪三雉贊淵通一耳厥忠不終而

死

詐讎伍被受書謁石中消官名主居戚里上

有姻戚者皆一恭謹舉無與比普無文萬石君子建

次甲次乙次皆以馴行孝謹官至過宮門闕必下車

趨見路馬必軾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以孝謹

聞乎郡國自以為不及也中帛廁踰建老白首萬

而五建為郎中今奏事下讀之驚曰以策數馬

戲車術縮以不孰何縮不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景帝賜縮劍縮曰先帝賜巨劍六不敢奉

相少主上以為償金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金敦厚可

長者其所稱官唯恐人知其為陰重不泄周仁性容

故為不潔清常衣焚捕衣面封之張歐字叔以長者

可卻卻之不可不得已睢陽曲後下和之者稱今踴以為

故今樂家平臺警趨出稱一入言一警戒肅也

是遺音牛足出背上孝王王尊王

牛足出背上王尊王

是遺音牛足出背上王尊

是遺音牛足出背上王尊

是遺音牛足出背上王尊

是遺音牛足出背上王尊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志在與在生亡與  
亡丞相有驕色臣弗取也後朝上蓋莊丞相益畏

**共六尺輿皆**  
文帝使趙駿乘盜伏車前曰天子所——

**天下豪英**  
漢雖乏人奈何刀錐之餘共載於是下趙談

**金之子不垂堂**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盡垂堂上曰

**引卻夫人坐**  
上幸上林皇后稱夫人從盜——

**日飲無**  
盜曰妾主豈可以同坐哉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

**閭里浮湛**  
相隨行鬪雞走狗——

**心劇孟**  
盜曰劇孟雖博徒母死客送喪車于乘此亦有過人者且

**智囊**  
以其辯得幸木——

**戰勝之威**  
子號曰——

**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

**合刃之急者三**  
一曰——

**予敵**  
器械不利以其卒——

**長技**  
中國之——

**一堂二內**  
家有——

**夜戰聲畫戰**  
石也——

**渠荅**  
城上雷——

**虎落**  
以竹箴相連——

**目**  
相見足以相識——

**三道**  
策問國體人——

**賢主求賢以**  
事直言也——

**三王臣**  
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

**死傳會**  
附著會合之——

**資適逢世**  
同上——

**十年不得**  
張釋之以皆為騎郎事——

**調**  
文帝——

**父官減仲之產不遂**  
仲同居釋之曰——

**卑之母甚高論**  
文帝曰——

**嗾利口捷給**  
詔拜番夫上林令釋之曰周勃相如稱

**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不可——

**廷尉天下之平**  
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涓橋有一人從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  
罪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而廷尉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為

**以加其法乎**  
人有盜高廟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案

**使結轆**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曰法如是足

**以重之**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

**頗李牧不能用也**  
馮唐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

**不從中覆**  
賜決於外——

**尺籍伍符**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士五五相保符信也

**尺籍伍符**  
我獨亡間與乎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

文帝世為卿大夫漢昭字長孺以嚴見憚孝恭時

便宜發粟武帝即位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賑往

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之請歸節伏矯制奉上賢而釋之責大指不細

苛點為東海太守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性倨少禮引大禮

法不能容人過甚矣汲黯之戆上昭文學儒者曰吾欲云

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變色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上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居官亡以喻人然不冠不見

大將軍青侍中上臨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何

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黃曰公為正卿上不能棄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公以此無種矣刀筆吏不可為

公卿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矣大將軍有揖容

大將軍青既益尊與元禮或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反不重耶陛下用群臣

如積薪耳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專用徒

得君重拜淮陽太守黯不受詔強子曰君薄淮陽耶今四至

九卿黯姊子司馬安文任俠自喜鄭當時字莊以置

驛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年少門亡留者下客

至亡貴賤以其貴下人具器食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推轂士其

及官屬丞史其有味其言也任人賓客當時為大司農推轂士其

大署其門崔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致灌羅後復為

貴一賤交涉獵賈山一書記不能為醇儒涉若至言言治亂

之道借秦為戴目傾耳天下之人而視蓬顆曾不得

家而託葬言土頭上地之美者善養禾善養士扶

杖聽詔文帝即位山東吏布詔今民雖羸老瘵疾扶錢者亡

用器而可以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解

上書飾固陋鷙鳥索百白頭如新傾蓋如無

之心則何則入宮見妬入朝見嫉士無

賢不肖眾口鑠金積毀禁之犬可使吠堯

客可使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關投人林道東莫下

也蟠木根抵輪困雖奇而為萬乘器獨化於陶鈞

之上聖王制世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杖乘抱薪救火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泰山

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腐肉齒利劍與吳兵以嘗漢猶蠅蚋謀祝枚舉高謀求

文俳倡俳辭戲也媒黷也就鞠鞠以草為之詆媒取

也丁禮反媒散散得其意上音委下音被編蒲寫書舒牧

羊取澤中蒲裁以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上書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畫地刻木

上質質山自明揚主之過實嬰爭廢棄太子弟沾沾自喜耳多易

難免相實太后數言嬰景帝曰魏其一跪起如子姓田蚡

侍酒嬰貌侵生貴甚小生貴謂自尊高肺附為相

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坐其兄此擯自坐立曲

旃前堂羅鐘墨墨不得意實嬰疏不用諸公稍自引而息

通夫萬金良藥灌夫字仲孺擊吳身中大輕重不得

必陵之士在己左禮游與鈞稠穎水清灌氏寧穎

水濁灌引繩排根夫家居賓客益衰及實嬰失職亦欲衛夫

氏族相得驩甚夫與嬰相為引重其游如父治具徒

也坐語侵之半膝席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不能滿觴

夫行酒至蚡蚡將軍貴人也畢之夫怒因噉笑曰

毀程不識不直一錢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

長者為壽乃效女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蚡謂夫曰程

曾兒占頭耳語

衛尉今來奉程將軍夫罵坐不敬蚡乃廢騎驎夫曰有詔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

醉飽事不足誅上書言灌夫

支大於幹脛大於股必折局趣效轄下

駒上怒內史鄭當時曰公平生數言首鼠兩端蚡召韓安國曰

體也今人毀君亦毀之譬如賈賢女子蚡疾一身盡

痛若有學者諱服謝罪上使視鬼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入魯縞衡風之表不能通方之士不可以文

亂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國器天子以凶德參會

待時而發費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實事求是河間

浮辯是時淮南王亦祖者迷行之祭

口語籍籍王非漫漫

荃葛細布也珠璣璣謂珠之無訾省蘇林曰

吹毛求疵中山靖悲者

不可為索欵思者不可為歎息則悲甚

權會若今和而市推音吹毛求疵王勝

不視財角會音工外反

不可為索欵思者不可為歎息



諸史提要卷第三

前漢下三 起列傳二十五

人奴之生得無咎罵足矣衛青相

至封侯青笑曰霍去病為一校尉音票姚霍去病為一校尉音塵霍去病為一校尉音

舍服知成而止功成則止留落不去病為一校尉音

略何如耳上欲徵兵法去病曰匈奴不滅無以家

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青曰一人臣三年

不窺園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又次相天瑞應誠

而至對策泥之在鈞金之在鎔上之化下下之化

抵冒殊扞人民頑衰然良玉不琢太

學賢士之關教化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而宜化師帥不實主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

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聖人法天而立道

長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

亦不日削月朘腹有王佐材犬子司馬相

名慕蘭相如為人父官游不遂而困

一坐盡傾臨印富人卓王孫召相如謝病臨印

行相如辭謝為鼓新寡卓王孫有以琴心挑之琴心

徒四壁立文君奔相如馳當盧文君一滌器相如

狗監蜀人揚得意為子虛虛言烏有先生鳥有

是公亡是雲夢楚有七澤昆吾山名出武夫武夫

豫章大木生七魚須魚之須出東海煩弱夏后

遺風千里阿錫阿錫細布霧縠言其輕襲積即今

翡翠鳥赤羽者曰翡翠鮫鱗音蛟鱗玄鶴鶴壽滿二

文鷄水鳥也畫其榜人音榜胥割輪焯胥與

君自損專古巨麗大美亭臯為亭侯於案馳音

柴池柴音差倨佺仙人也食松鼉采美玉

六玉駕六馬以玉飾其蜺折羽毛為

名慕蘭相如為人父官游不遂而困

一坐盡傾臨印富人卓王孫召相如謝病臨印

行相如辭謝為鼓新寡卓王孫有以琴心挑之琴心

徒四壁立文君奔相如馳當盧文君一滌器相如

狗監蜀人揚得意為子虛虛言烏有先生鳥有

是公亡是雲夢楚有七澤昆吾山名出武夫武夫

豫章大木生七魚須魚之須出東海煩弱夏后

遺風千里阿錫阿錫細布霧縠言其輕襲積即今

翡翠鳥赤羽者曰翡翠鮫鱗音蛟鱗玄鶴鶴壽滿二

文鷄水鳥也畫其榜人音榜胥割輪焯胥與

君自損專古巨麗大美亭臯為亭侯於案馳音

柴池柴音差倨佺仙人也食松鼉采美玉

六玉駕六馬以玉飾其蜺折羽毛為

名慕蘭相如為人父官游不遂而困



無害言大府以湯為一大府中此古謂地為阮

舞知以御人湯過而舞乾沒湯始為小吏

平亭疑法奏讞疑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

推謝自推折薦吏其欲一湯人予監吏治

之尤厚湯至於大吏內行備交舞文巧詆治即調護

不避寒暑是以韓文深意不丞相取充

詐忠湯曰此愚儒無

遣山乘障上作色曰與錢通湯為小吏短長此為長

懷詐面欺上以湯無他湯

非此母不生此子諸子欲母

亡書三篋張安世字子孺

老臣耳妄聞上欲以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安世以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安世

匿名迹遠權執明主在上賢不肖

無名錢謂都內別成張累積纖微內治桑霍為

我戒豈不厚哉安世孫臨每登天子取婦皇

后嫁女臨子放以張氏興矣初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

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有餘周少子延年字幼公坐卧皆易其處史大夫居

冠杜子夏杜欽字子夏目偏盲

職閒無事欲為

橫厲縱橫熏轅欲以結舌杜口近巨皆股

提衡相與因勢而抵腕因事形勢

飲器張嘗桺榼成獸子乘器

要領言不能得叩竹杖叩竹杖神馬

匈奴右臂厚賂烏孫斃空斃空

瓜牙杜周內深次骨內深次

坐卧皆易其處史大夫居

官屬稱其有恩延年子綬每冬月封其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

職閒無事欲為

橫厲縱橫熏轅欲以結舌杜口近巨皆股

提衡相與因勢而抵腕因事形勢

飲器張嘗桺榼成獸子乘器

要領言不能得叩竹杖叩竹杖神馬

匈奴右臂厚賂烏孫斃空斃空

瓜牙杜周內深次骨內深次

坐卧皆易其處史大夫居

官屬稱其有恩延年子綬每冬月封其

當從西北來初天子發書易曰得鳥孫馬名天馬列

亭障至玉門於是矣大鳥郊黎軒眩人大宛

以來獻鳥卵如傾駭之出奇戲府進孰漢使往既多其

天子少從少年從行者漢謂隨使出外國貳師李廣利往城取

者為少從一者但空進成孰之言也貳師馬故號將軍

執驅馬校尉拜習馬者二人昆侖禹本紀言河出

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留滯周南是歲天子

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烏睹一者乎留滯周南是歲天子

始建漢家之封端款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紬史記石室

而太史公一端款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紬史記石室

金鎖之書司馬遷為太史春秋者禮義之大

宗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為人卒

卒無須吏之間指意士有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脩身習之府愛施仁之端取予義之符耻辱刀

鋸之餘腐刑陪外廷未議僕嘗願下大叩首

信眉是非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郵戴盆何以

望銜孟酒接躬勤之驩僕與李陵素非相善也媒

孽舉事壹不當全軀保妻子之臣隨張空考空弓也考音

丘權聽朝不怡陵敗書聞主上絕甘分少自絕旨甘

之共同其墮其家聲陵既生茸以蠶室推也蠶室

少多也墮其家聲陵既生茸以蠶室推也蠶室

腐刑所居九牛亡一毛假令僕受誅若九死有重於

太山人固有死太上不辱先其次下辱身其次不辱搗

尾而求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撈箕上音彭下

頭槍地心惕息見獄吏則一視徒賜一日而

九迴是以曼辭自解曼美抵牾抵觸也牾支柱是

非頗繆於聖人贊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

而著曉會此實錄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博通有良史之才服

其所蔽也實錄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博望苑取太子據就官上為立思子宮

故謂之博望苑取太子據就官上為立思子宮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貂羽附蟬天子侍中以結見為冠

為歸來望恩之臺於湖蓬葆頭久不理如草長鳴鷄積竹

郎都大也謂蓬葆頭久不理如草長鳴鷄積竹

杖昌邑王賀前酒灑前幹也子頤反詭禍為福昌邑王

持轡昌邑王賀羅紉昌邑王妻嚴延清狂不惠昌邑王賀

白癡數詆嚴助上令助與大臣游論中外俳優畜之朔故

也數詆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俳優畜之朔故

單不報持論篁竹之中竹田曰篁輿輪喻領竹與車

也篁竹之中竹田曰篁輿輪喻領竹與車

也行前行故曰頰風指風讀藐然甚慙遠薄遽

迫速厭承明之廬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擔束薪

行且讀書未買臣字翁子家貧我年五十當貴

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買臣愈益疾歌者為之求去買臣笑曰



衣繡夜行上拜買臣會稽太守曰懷印綬步歸邸

群飲不視買臣少見其綬引視會稽太守章也坐中驚駭拜謂相推

排陳列中庭拜謂有頃長格五吾立壽王字子輒年少善一待

得行安瓶吏來迎遂乘傳去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賜詔壽王曰子在朕

鈕筭挺相撻擊禁民挾弓弩十賊曠弓百吏

不敢前滿口強汾陰得寶貝鼎曰逆漢寶非周寶也

排償主父偃諸儒生相所言九事八事為律令

上書朝奏暮召所言何相見之晚也是時徐樂嚴安亦上書

在一大橫或說偃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

亨曰丈日暮故倒行逆施吾昆弟不

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偃為齊相偃居第廣第

諸君迎我吾土崩瓦解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也孫陵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圖王不成其賊足

偽采淫秦非所以範民養失而秦樂失而禮禮失而

周失之弱秦失之彊嚴安澤南洽而威

北暢終軍千名采譽千求棄繻生終軍初從濟南

開吏子實繻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

願受遺軍使南越說王今

長纓羈南越王致闕下入朝軍自請終

童軍死時年二十餘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字子淵

聖主得賢臣頌上乃御褒荷旃被毳者

之撲清水焯其鋒越砥欲其葦汜畫塗如以帶泥灑之

易傷吻敵策庸人之御驚馬亦傷齧鄰乘旦良馬

口至都故曰一駕蹶如歷塊過都越國嘔喻賢人君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與漂去卑辱一而升本朝離疏釋

是以前受之知也與漂與幽也漂汗也不章頌離疏釋

躡而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雲蟬蟬其得意

如此異乎如鴻毛之遇順風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

君房誼之曾孫也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揚典曰君房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我得代充宗為尚書今君蘭為京兆鼎貴鼎言方三冬

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揚典曰君房鼎貴且也三冬

文史足用東方朔字曼倩年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臣朔讀四十四方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勇若

譽文辭不遜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朱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臣朔言可用者與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今但索長安米索

米索盡射覆上使諸數家守宮置一寄生芝菌



**欽** 在頭音鈴 一郡百太守 為南陽太守操持操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欽不稱

**失氣** 長成皆 **羸葬** 揚王 **尉薦** 建

**賈區** 區小室之名 **堂皇** 室無四壁曰皇 **借客報仇**

**個儻大節** 同 **治道在於得賢**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 臣則國家善動 **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五鹿充宗貴幸為累丘多不帝好之今與諸易家論充宗樂請首動左右連柱五鹿故語曰願賜上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 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

**攀殿檻檻折** 御史將雲下堂一左將軍下

**小生迺欲相**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後當治

**吏耶** 薛宜為丞相雲往見之宜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 **士者國**

**之重器** 梅福字子真上書一 **醇駁** 一色成體謂之醇 **欲**

**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 是猶以醇飲酒也 **獻**

**鶴遭害則仁鳥增逝** 音錄 **讀書養性為**

**事** 福居家常 **吳市門卒** 福前妻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市門人盡更名他師** 仙後人見福於會稽更名姓吳

**不早自知大人遺體** 霍光字子

**出入禁闈** 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通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是時上年老約之道

**群兒自相貴耳** 武帝崩遺詔封金日磾侯

**止進有常處** 光為人沈

**天下想聞風采** 初輔

**臣頭可得重不可得** 中書有惟一衣群臣相

**朕知是書詐也** 詐今人為

**大將軍忠臣**

**漢之傳謚常為孝**

**珠襦** 賈珠 **旁午** 文橫 **便房黃腸題**

**果下馬**

**章絮薦輪** 以章緣輪 **令人不省死**

**自使書對事** 諸生

**其言絕痛** 有上書言大將軍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初

**震主者不畜** 宣帝始立高廟光祿乘上內嚴

**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贊霍光以結陵內侍

贊霍光以結陵內侍

贊霍光以結陵內侍

然一死財三  
年宗族詩美  
主忠信自  
著一

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金日碑夷狄亡國  
虜漢庭而以篤敬  
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也

六郡良家子  
趙元國字翁孫以補羽林六郡

解仇交質  
先零與諸  
亡踰老臣者  
羌叛時元國年七十餘上老之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  
上開  
將軍

自營  
諸君但欲一非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是以前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以計為本  
故多算  
屯田便

漸墨木樵枝聯不絕  
言管墨相火也  
戰

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  
兵執國之大

事當為後法  
充國還所善浩星賜曰將軍即見宜歸功二將  
軍充國曰吾年老爵位已極宜嫌伐一時事以

持素簪筆  
近臣負囊筆以備  
見謂忠

為國虎臣  
辛慶  
山東出相山西出

都護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  
投

超踰亭樓  
延壽善  
投

獻食承  
陳湯得  
太

稟街  
斬郵支首縣頭  
街名掩

客倍而主人半  
兵法

駱埋此肉  
枯骨曰駱工客反  
有肉曰骨才賜反

兩臂不誦申  
湯擊郅支時中寒  
病一有詔毋拜當有吉語聞

自詭  
自以為為  
難脂火夜作

玄門開  
東萊郡黑龍冬見人以問湯曰是所謂  
難古

人之功以懼敵  
非人之身以使  
制於脣舌  
好大節

矜功名  
段會宗字  
朋友以言贈行  
復遠出予書我

毋求奇功  
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  
終更

儻葛  
陳湯一不自收欲幸用困窮  
者閱之無行檢也葛音葛

復騎  
亦足以一  
儻葛

具劍  
佩環珠衣博帶至門上謁古劍首以王作鹿盧形音焉

者武備衛身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君  
容貌尊

嚴  
不疑  
躡履  
勝之起迎履不  
平反  
每行縣每四條

何患於衛太子  
有一男子詣其關自謂衛太子  
識莫敢言不效後到叱曰太子得

當用經術明於大義  
大臣

幾得以富貴  
廷尉論治何人竟得姦詐性成

好禮恭謹  
受一敬

視  
本名方遂人曰子甚似衛太子

父子並為師  
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

俱移病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此不吝權有賢哉二大夫

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千斤公卿大夫

以供具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人共具飲酒食請族父故 願立產

業基址 其兄弟老人日于 富者眾之怨 廣日嘗老許

老臣 又此金者聖主所以 故樂與鄉黨 于公所決皆

不恨 于定國字曼倩其父于公為 于公祠 郡中立生 東海

孝婦 抱具獄哭於府許棄去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

民自以不寬 定國決疑于法務哀憐實加審飾 墓天立大雨

飲酒益精明 定國食酒至數而不 亂冬月治請識 大錄

高大門閭 始定國父 于公其門

溫雅有醞藉 廣德為人 醞藉

人不當如是耶 上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

傳經術言得失 平當字子思每有災異輒 縣車 廣德免歸縣其

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當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病不應 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

三公鼎足承君 彭宣字子 為大司

印為子孫耶當曰居大位已負 三公鼎足承君

素餐素餐矣印死有餘罪

空上書言一足 為任職臣 子定國父 鄭子真名嚴

不任則覆烈夫實 為任職臣 子定國父 鄭子真名嚴

君平 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 彼人可見

而不可訕 李彊為益州牧曰吾真得嚴君平矣揚雄曰

馮式擗銜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王好游獵吉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去婦復還 吉少時居長安東家

有三王 吉子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趙廣漢張敖王

不以名譽加於實效 德非曾參子

非華元亦何敢娶 參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曰

世名清廉 自吉至宗 然材器名稱稍不 自奉養

極為鮮明 其 而亡金銀錦繡之物不 王陽能作

黃金 俗傳 以其無所 冠豈免安可復冠 為河

守經據古 不阿 梓中把土 才元反把于梓之也

何以孝弟為 俗皆曰 財多而先祭何以禮義

反從木 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節為勇猛而

音蕭巴

反從木

何以孝弟為

音蕭巴



天下勝曰陛下所言善經術苟明其取書紫如

俛拾地芥耳勝曰士病不左右采獲勝從父子建

陽高章句小儒勝非之曰建所謂得我道以立

身者京生也京房治易事焦延壽延壽曰考功課吏

法房對元帝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臨亂之君

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上曰信道大忠姚平謂房曰可謂知道未可謂人

誠鄉正雖愚為用其奉字少君上封事曰士者

國家之大寶李尋字子長說王根一門九侯王根

二十屋大柱小可為士不素養不可以重

國馬不伏歷下君之明者善養士士之養者善養

赤精子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以言

陳聖劉太平皇帝京帝夕寢疾遂從其議以

厲使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

鈺笏又欽吏為一鈺音項笏音同得按

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降者皆言

以和顏接士廣漢為二千石鈞距尤善為一以得

為我多問趙君上亭長曰

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老傳以亂吾治

者常二輔也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速善過

見事風生無所文武兼備尹翁歸字子況田延年行

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翁歸為東海太守過師廷

怨咎之路韓延壽字長公為潁川太守前守憲其俗朋黨故

市道下里地下萬里偽物也豈其負之何以至

輶輦即輿也抱弩負簡簡盛弩以赭汗

其衣裾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長安市偷充多賊求者數人

穰京兆尹京師長安中無威儀然走馬章臺

街時罷朝會過便面自以為婦畫眉

我何以不為致問李長叩頭謝有之發茲擿伏其自

李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寄發謝

秋冬課吏大會中出行縣其有所

欲屬託色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

諱語終日不敢見其色子既去定國曰

取也一吏民恐懼改行自新為陳和睦親愛銷除

此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成收員之

一縣莫知所為訟者宗族相責然不敢爭





外何世字子康為長陵令謂王吉徵何世代徵謂為穎川太守謂

美俗使者謂至罪名

次黃霸何並一節擗上他歷反露索挾持

錄錄反抱關為仲翁謂望之曰東海蕭蕭生

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感者雅

意在本朝為平原太守望之阜衣張敞備一

道之官左遷太子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

諸夏向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若管

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鄭朋

問邪恭顯奏望之等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初即位不省蕭肅太

傅素剛安肯就吏弘恭石顯知望之素高節不拙厚建

久留我死望之謂門下生名父子蕭育字次君至鳳君

課第六裁自脫育為茂陵令課第六裁令殿育為之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育與陳咸朱博為交著聞當世堂

堂折而不撓望之象龍馮奉世字

奉使有指上被封奉世謂望之獨以奉世

天誅亟決善用兵者師不發

器不犀利犀堅百下百全將

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馮

大馮君小馮君野王與弟立相

物禁太甚馮參節威

結以朱顏淮陽憲王欽左顧顧也負責債

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

當世少雙衡者薦有狐白之裘

而反衣之也揚興說史高曰夫富貴在治天下者

審所上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奔得貴信而上多從死陳夫人好

提封舉其封解何猶今言是兒多知可令學

隨牒匡衡謂隨選補之便

親愛戴崇敬彭宣而疏之

坐張禹謂非正寢而

高弟子彭宣戴宗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

堂每候高將入後堂飯食婦女極樂而罷宜之來見於便坐論經義

食不遇一肉危酒相對  
兩人間知各自得也  
愛女甚於男  
高滿上臨門高壽  
年

老子孫弱  
見一恐為所怨則曰  
文異宜修政事以善處之  
始魯扶柳等皆說論  
上由此不疑王氏  
欲為論念張文  
高先事王陽後從屠生  
采獲所安最出而  
壽貴諸儒語曰  
以心所安而對  
歸休兄弟妻子無終不  
事上有新問據經法  
不希指荷合  
温室省中樹  
及朝省事或問  
何木

光不慮若以他  
語其不泄如此  
猗違  
依違  
踔絕  
竹角反  
靈壽杖  
木似

孔太師  
齒載  
畫同  
詭經辟說  
希指雷同  
醞藉  
實博重

蹂躪  
躪音商  
多質有威重  
王商字子威  
身能馮大  
具漢

相矣  
却退天子聞而歎曰  
取必於上  
商作權作威  
從外制中

一噴銅丸以擿鼓  
元帝好音樂置擊鼓殿下自擊  
軒檻上  
聲中嚴鼓之節  
器人

於絲竹鼓擊之間  
定陶王亦能之  
元帝數稱其妙  
文升  
也若地  
則陳惠李徽  
高於臣術可相國也  
上笑  
青蒲  
伏  
史升字君仲

之衛  
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也傳喜字惟游  
忠臣社稷

不如一賢  
故秦行千金以開廉頗  
重侯累將  
史三

王丁傳之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

史  
薛宣字贛君補不其丞太守趙貢行縣見  
宣甚說曰  
後宜為丞相除兩子為史  
苛政不親煩

苦傷恩  
耶語曰  
貪猾不遜  
楊湛謝  
不忍相暴

章  
宜詳書  
可復伸眉於後  
君自國進退  
言不廢其後為官  
鑄令

故使操平  
一平操名  
換縣  
類陽今縣恭職不辦  
果今尹賞用  
君子之

道焉可憮也  
故或以德顯或以  
功舉  
一撫音亞  
蒙成  
蜀縣各有賢君

書極  
池陽令廉康吏王立未及召問  
立妻受錢實不  
知慙自殺  
宣聞之以府次曹操  
以顯其現  
禮貴和

人道尚通  
日至休吏賊曹操張扶獨不肯休  
宣出教曰  
一一日  
至吏以今休所縣來久曹雖有公職  
事家亦望私恩

意係  
宣對妻子酒肴  
笑相樂  
扶慙官屬善之  
下至財用筆研皆設方略

宜性  
悉靜有思省吏職末  
便安  
一利用而省費  
身兼數器  
宜經術文雅足以堪  
官

屬譏其煩碎  
宜為相府辭  
例不滿萬錢不為  
移曹然  
一無大體不稱賢也  
疥疔  
以

手毆擊人刺其皮膚  
青黑而無痕者  
皆修飾  
吏道以法令為師  
宣子真為  
戒或問之  
宣曰  
一可問  
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材  
仇俠好交  
元  
一舒緩養

名  
齊人之俗性運緩  
齊見欲以此為俗邪  
齊太守

新視事操史皆稱病  
財博書  
齊抵几曰  
龍  
一皆斥罷  
衷衣大招  
不中節度自今孫宋

皆今去地三  
寸招音紹  
黃綬  
丞尉職卑  
謀曹  
所至輒罷  
曹曰  
邪折逆

人  
文學史稱說云  
博曰太守奉三尺律  
今從事亡  
索生所言  
聖人道何也  
且持此道歸  
免舜君出為陳說之  
其  
一如此  
豪

強熱服  
涉反  
游徼  
主捕  
伐閱  
功勞經  
操持  
其  
一

丈夫固時有是  
言情欲之事  
人所不免  
枚拭  
用之  
欺謾

半言斷頭矣  
取一錢以上無  
解有所歷  
一不敢蹉跌  
功曹常戰

耳剽  
頻妙反  
三尺律令  
人事出  
奇譎  
每運徒身

出  
一示  
朝夕烏  
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  
一有音如

鍾聲神為丞相拜於前為世吏師贊薛宣所在遲頓而治

不及事子威大都授謂總集諸生殺豬世承也

通明相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宰士丞相內謁今

之通名也傲儻倣土鯁鯁古陂謠汝南有陂陳郡以為陂

里追怨童語曰壞陂誰罪子威飯我豆食谷永字子

云未殺安異一未殺掃滅一一未殺察父慈兄永謝王鳳書曰

閱免也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杜郵字子夏其

亦有雅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字君公宣

帝召見武於宣室殿中和露章武為揚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長

而巳不服後進生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

極法委之優容之及武行部有所舉以屬聖曰

何知乃欲亂人治武造門謝恩武每奏事京師有宰相

器何壽知武有槃辟雅拜聖未嘗不有宰相

厚以同姓故厚之槃辟雅拜聖未嘗不有宰相

見思其所居亦無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

風指風采敢告王嘉字公仲故事尚書下章為潁川人

也持籌相驚百姓說言千人所指無

病而死里諺曰計功除過聖王有括髮關械

裸躬就笞大臣非所以將相對不理陳寃

相踵以一黃障江河黃依世則廢道道修則食

采揚雄字子雲初於晉有田一壩有宅一區食

山之陽五世傳一子自季至佚蕩人為簡口吃

不能深湛之思湛音沈非聖哲書不好自有大度

富貴畔牢愁畔離愁而三聊也與君蟬媽鼻祖鼻始

湘累不以罪澆穢濁貞上吐典蠶蒼蒼蒼鸚鵡大

系反下音桂一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承明殿在末

與天地玉成玉為蒙茸陸梁飛一走

新雉辛夷林薄草叢生金鋪門首璇題題頭也

飾蝸蚶蝸一充反下充反為清盧玉女吹

目重法從甘泉從豹尾在屬車間結罔以為臨川

發祥噴祉勅崇先景六一之乘言馬奮電鞭

駱雷韜淮南子云電為發軔軔止車之木平盈既發軔

地無高馭姿殿名馭漸臺在泰流子墨客卿長揚賦

主人窳窳泰封承其士其民淮南子云先時封封

爆蠶乾也玄尚白玄黑色言雜作之不成其色白也

析圭僭爵析人之圭紆青紆紫朱丹拓落言不

乘鴈危飛不為少乘也馳騫騫高枕世亂則憂而

而捐客俛眉縣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炎炎者滅

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焉高明之家鬼賦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游神大潭思渾天

曼德泰一而不可知曼音滿獲人匠石斲斤

投閣劉蕡從德華作奇字見載酒

覆醬劉歆見雄作本堂曰堂論

不詭於聖人相譚謂揚子之書文章爾雅儒林傳

易以東矣丁寬字子襄學易於田何學成劍挺

慎陽宣帝祠字昭廟先賦曉頤首垂泥中刃向乘輿

注意高仰之王式以博士勢既重會中會

陽醉邊墜王式為博士諸博士學之江公心嫉或謂歌吹

欲來式請諸生口驪駒逸詩云在路僕夫

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食肉毋食馬

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母入圈擊彘使固無曲學以

阿世周謂公孫弘曰曲臺記后倉說禮數萬大戴小

戴戴德號一响於口江公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石乎循吏傳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增秩

賜金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買

刀布文翁為蜀郡守好教化選小吏問敏者請京比齊魯

語次尋繹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米鹽靡密初

烏攫肉吏出食道旁民道見之謂府言事霸與

區處大木可為棺某子孫子可以祭昔如言治

道去其泰甚者許丞督郵欲逐之霸曰庶吏雖老頗重

外寬內明霸以治為天下第

功名損於治郡時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

神雀時京兆尹張敞舍鴉雀飛殿古者屋之高嚴通呼此

婦人當富貴霸少時與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

未嘗笞辱人朱邑字仲卿康約結亡奇句鹿

葬桐鄉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善

媿人王過王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形貌短小遂年七

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為渤

治亂民猶治亂繩

賣劍買牛石信臣字翁卿為

提關南陽太守關通濟

賣刀買犢民有帶刀劍者使

鉏鈎移書請持田器者

臣聞不可忍也

鉏鈎皆為良民吏母得問

臣聞不可忍也

鉏鈎皆為良民吏母得問

臣聞不可忍也

鉏鈎皆為良民吏母得問

濟起水門一召父吏民親愛 蕪蘊火大官園種冬生慈蕪菜  
 氣乃生信臣以為不特之物有傷於人 破觚為圓斷珣為璞  
 不宜以奉供養然字盛於大反 偶人向奴為一象都 東溼審成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苗馮  
 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無害然文深趙禹一無害無人 廉裾裾無 乳虎  
 擊毛摯義縱以 推埋王溫舒少時 無火吹  
 之盜郡中 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會春溫舒頗足歡曰嗟乎 心開溫舒為人少居地極 投  
 其好殺行威不受入如此 鉅鉅音項 落長已落 虎而冠其爪牙 木強少文  
 尹懷銀黃垂三組楊僕一數廢數起 成宣  
 中丞二十 沈命法是時盜賊激起於是作 方上道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者不敢發恐不得坐課累府 道  
 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道  
 地為之開通道路使 短小精悍捷於事雖子貢無有過於  
 政事不 奄忽如神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獻文善史書  
 能絕也 新將郡將也謂郡中為 股弁股戰若弁 脅息脅戰若息

也屏氣 屠伯冬月傳屠四舍論府上流 上觀下獲張敞  
 而息 偷延年曰韓盧之取 莠盛苗穢何可不組 此蝗豈鳳  
 兔也 不甚多殺 皇食邪時黃霸在潁川以寬為治鳳皇下延年 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延年母謂延年曰 萬石嚴嫗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 探丸為彈尹賞字子心長安中盜猾  
 至大官東海號曰 虎穴今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曰 令辟也 桓表  
 相與 得赤丸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  
 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骸不絕賞為令數月盜賊散走不敢關長安  
 虎穴今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曰 令辟也 桓表  
 昔李傳於四角面禁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名曰 軟弱貧病戎其  
 陳宋俗言扭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也 阿邑張湯一人主  
 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效則復進用一坐 不勝任免終身廢棄其若辱甚於貪賊  
 合從諛杜周 山不荏蕪澤不伐天蟻  
 反 魚膺卯咸有常禁貨殖傳 圍奪成蒙者  
 禁守其 計然濮上人博學善計第一 鴟夷子皮范蠡  
 人為 言若成酒之鴟 積居治產 發貯子貢 言  
 夷多所容受鴟夷皮為之 治生者祖白圭白圭樂觀時變人弃我 治生猶  
 伊呂孫吳善治生猶伊呂尚之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比封君秦始皇今 千指童手指千指 軺車輕小  
 諺曰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商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千指千則人百 軺車車音  
 遷虜卓 跋鴟嶧山之下沃壘下有 持錢羅敷

氏游間公子宛孔氏有 熾齋其贏得適當於一類

有拾印有取兩氏一 寧爵無刀刀間用豪奴終得

錢家行者須齋糧而出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

里泰揚以農田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偷

馮質氏以酒劑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之貪賈未當賈買而賈買故得利少而十 拏擊拏音尼 駒牛

若一敵國劇孟以使顯係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莫楚奉

靜悍性沈靜而 感緊感意氣而 適有天幸

居中間為道庸用 布衣權至使將軍後漢

西萬子夏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 門車常

接轂章與石顯相善亦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母死

舌按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 五侯治喪樓君卿母死

公子貴如何王商子邑貴重護自安知舊節

負進陳遵字孟公祖送宣帝徵時與博奕數

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帝即位遂為

在旁知狀妻君寧 極與馬衣服之好

滿百乃相聞營事數發西曹以故事

大度士大司徒馬官優士重進謂西 取客車轄

投井中遊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長頭大鼻連天

與人尺牘性善書一主 書數百封親

疏各有意遊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書謝京師故 藩車

左阿君過寡婦一置酒兩 井眉

為黨所輻竟井以

人各有

五陵長陵安陵陽 不能

原氏阡涉父死買地開道立表署曰 何壹魚

關說侯幸一謂由之而 冠駿

濯船黃頭郎鄧通以

當貧音波俄 餓死上使善相者相通曰 上曰能當

鄧氏錢天下 蠟癰文帝病

持詭辯以

通

通

**中傷人** 石重足一迹 公卿以下 **印何纍纍**  
**若若耶** 顯與字梁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者皆 **取一信**  
**以為驗** 顯自知權權恐左右有 **伊徙鴈鹿徙菟去**  
**牢與陳實無賈** 顯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伊嘉為屬  
**質讀** 曰價美麗自喜 **斷衰** 上欲起不欲動賢  
**椒風** 召賢女弟為昭儀名其 **噬膚之恩** 朕惟  
**與人主侔** 賢由是 **豈家人子所能堪** 王閔曰  
**與公為大司馬** 馬文允 **上有酒所** 言酒在 **柔曼傾意**  
**非獨女德蓋** 敦其先夏后氏 **闕氏** 連及氏青文  
**亦有男色焉** 敦其先夏后氏 **脫** 土室候望之刻上 **地者國之本** 奈何與人 **擗犁**  
**為** 匈奴謂天 **孤塗** 謂子為 **單于** 廣天大見言象 **屠者** 謂自包  
**敵** 善為誘兵 **孤債之君** 冒頓 **平城歌** 匈奴國高平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 **重酪** 乳汁也重 **穹廬** 旃帳也其 **喋喋**  
**日不食不能數考** **薄物細故** 詔單于 **受降城** 漢築 **物故**  
**祭天金人** 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 **徑路刀**  
**胡者天之驕子** 單于遺書曰 **徑路刀**  
**匈奴** **留犁** 飯匕 **未亂未戰** 揚雄上書六經之治貴於 **石**  
**畫** 堅固 **不壹勞者不久佚** 不暫費者 **居次** 公注

**中國不得有二名** 王莽奏令 **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 必征者也後世征之未有得  
**護于** 更左賢王曰 **恭奴善于** 恭諭改匈奴曰  
**和親征伐** 介胄之士則言 **拘醬** 拘音 **怵好語**  
**林誘也** **玉門陽關** 二關在 **葱嶺** 其山高天 **都護**  
**先章反** **胡桐淚** 樹而沫出下流可污金銀 **楮衣** 以楮葉 **桂**  
**始** 益食桂故味辛以密 **接手飲** 烏托國民自山 **五分夜**  
**蠹** 消之曰 **大頭痛小頭痛** 山身熱阪  
**夜有五更** **大鳥卵如甕** 條文國有 **善眩** 眩與  
**故分持之** **馬爵** 似棠色者頭高 **一封橐駝** 大月氏國出 **故為**  
**身熱頭痛** **無所省** 言不 **馬者目宿** 大死 **天馬子** 大宛多  
**吐噎** **先** **昆莫** 烏孫 **失一狼走千羊** 匈奴常言 **驢**  
**非驢馬非馬** 龜茲王樂漢制度治官室周衛如漢家 **牙**  
**端生火** 車師後王姑向家 **文甲** 璆瑀 **蒲梢龍**  
**文魚目汗血** 皆馬 **願為黃鵠** 歸故鄉  
**高孫公主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昭儀** 外戚傳  
**為牆以肉為食** 芳齡為髮居常主恩芳心內傷 **充依** 充後庭而  
**健好** 接幸 **姪娥** 美俗華 **充依** 充後庭而 **娛靈**  
**子七子** 綠秩 **長使少使** 主供 **無消** 無所 **娛靈**





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關不如

巧為奏劉崇反族父劉嘉詣關自歸奉款之張棟因為嘉睦隆

獨無天帝除書乎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

口蹙頰露眼赤睛大聲而嘶莽為人——長

鷓鴣目虎吻豺狼之聲有方技待詔者曰莽

鬚雲母屏面屏面即便面橫披莽每出輒先

憤耗不潔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奉行威斗

突豨勇募天下丁男又死巨毋

琅當以鐵瑣赤眉以朱泣軍

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

師尚可更始殺我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

師勿過圍城為之天風蜚瓦昆陽之戰紫色

班氏先與楚同姓楚令尹子文初

班壹以財雄年百餘歲

綺繡紈綺之間非其好也伯班引滿舉白

大白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

談笑大噓噓謂噓口之數目禮之目視而讒言

羈絆韁鎖貫仁義之么膺音膺微

幽通賦班固作治裏而外凋脩禿而內逼

賓戲固作薄櫨上枅宴昵魏戚宴飲殿會同之殿應

七始八音右西漢畢

諸史提要卷第三

諸史提要三

四十七

諸史提要卷第四

後漢書 范曄撰 帝紀十二卷 列傳八十二卷

光武 建武三十一年 長沙定王後 父欽 葬原陵

明帝 永平十八年 廟號顯宗 葬顯節陵

章帝 永平十五年 廟號顯宗 葬敬陵 建初八年

和帝 永元十六年 廟號顯宗 葬順陵

殤帝 延平二年 葬原陵

安帝 永初七年 廟號恭宗 永初七年 元初六年 永寧元年

順帝 永建六年 廟號恭宗 永建六年 永和六年

冲帝 永嘉元年 廟號恭宗 永嘉元年

質帝 本初元年 廟號恭宗 本初元年

桓帝 永興二年 廟號恭宗 永興二年 永康三年 延熹九年 永康元年

靈帝 熹平四年 廟號恭宗 熹平四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洪農王 光武元年 廟號恭宗 光武元年

獻帝 初平四年 廟號恭宗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二十四年 永漢一年

東漢上四

謹厚者亦復為之 光武兄伯升起兵莫肯及見光武 拜衣大冠皆驚曰乃精自安

是美須眉者邪 宛城中出降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 會兵計策嚴光笑曰何乃如是

巨無霸 時有長人 長一丈大十圍 衝軻 王莽王邑固昆陽為地道 檀城中負戶而汲 見

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諸部謂光武將軍平 甚可推也 屋瓦皆

飛 昆陽戰大雷風 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 兩下如注 豪傑 白虎通曰賢萬人曰 諸于鏞

不圖今日 三輔吏士迎更始見諸將皆冠憤而服婦人衣 莫不笑之諸于大掖衣也 鏞如今之半臂

天下詎可 復見漢官威儀 光武為司隸三輔見之 皆喜或垂涕曰 光武過鏡陽傳中人送語 門者閉之門長曰

知而閉長者乎 今反側 光武過鏡陽傳中人送語 門者閉之門長曰

子自安 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友人與郎交關 誘殺者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 賊號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高湖重連鐵胆大槍尤來上江青 憤五校擣鄆五樓富平覆索

銅馬帝 光武破降銅馬諸賊乃自乘輕騎按行部 安得不投死乎 諸將議上車 號為武建曰

反水不收後悔無及 東漢數十萬故關 西號光武為 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 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

留時逆眾 立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 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 關中奉 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

赤伏符 四七之際 野穀旅生野蠶成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 火為主 野穀一斤易粟斛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至是 一人收其 利焉建武二年也 嘉禾一

嘉禾一 與人不秋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備大 嘉禾一

嘉禾一 與人不秋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備大 嘉禾一

望九穗 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有赤光照室縣界生一因名光武曰秀白水真人

氣佳哉鬱鬱葱葱 望氣者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一

沈幾先物 光武一生而

豐下 明帝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

隨風微子所歎 食故四姓小侯 為一立學

左隄疆則右隄傷 汴渠決詔曰左 杆水脯

精 帝作隄制令萬年之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

里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建武永平之政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佞曲之私在上

觀雲臨雍拜老 續增光文考 水紋方空觀

吹綸絮 幸帝詔齊相省一 數素也米言色鮮潔如米觀紗也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為一立學

白虎議奏 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

岐山銅器 形似酒罍 設儲時 時具也 安靜

之吏悃悃無華 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接之人

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以昔為察以

冒彰 形多須兒音而或曰 跋涉 草行曰一懸

三微 王者重三正 三微三正謂天地人

鬼區 仁風翔于海表 威靈行乎一 長者 魏文帝稱明帝 憲平人雷

扶拔 似麟無角 按音步末 須景風紹封 和帝詔求蕭曾近親宜

以衣履金幣為貴 貧民以 而桐枲

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南海寧龍眼 芳林 兩旁樹

鈞黨 靈帝建寧二年詔州郡大舉一於是天 鴻都門

學生 始置一畢圭靈昆苑 三年作 夕郎 黃門侍

斷彫為朴 光武中 金穴 光武弟弟弟弟弟

不見隆薄進退之隙 郭后以美薄見疑 郭后

仕官當作執金吾妻當得陰 儀狀髮膚

麗華 光烈陰后諱麗華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 儀狀髮膚

上中以上 明德馬后援女援卒從兄嚴上書曰叔父有

起大髻 馬后美髻為一但以 眉粟 眉不施黛獨在眉

大練裙 不加綠 此繒特宜染色 魏主望見后

是家志不好樂 帝每幸先園未嘗不 樂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帝案廷園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未后詔

再實之木其根

問起居者 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額視 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 常觀富貴之家標 **吾素剛急** 有胃中氣不 **含飴** 可順也

**弄孫** 但當一不能復 **憊息** 懼也憊 **難傷老人意** 和

亦五年歲大傳夫人愛之自為剪髮 **諸生** 志在典藉下問居家之事

非之曰寧當舉博士耶乃畫 **夢捫天** 后管一落湯正音若鍾乳狀仰歌飲之

皆聖王之占 **活千人者子孫有封** 叔父陸言一

千人必家福萬數曰吾將百萬之 **勞心曲體** 赤知后一

衆未嘗安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 **輶張** 強梁也 **鳧莖**

是 **乘堅驅良** 太后詔末世貴戚食祿 **安集掾** 平林人

劉聖公傳南方航人入野澤掘一而食之生 **安集掾** 于餘以慮之

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窳下養中郎將**

爲一欲 **倪首刮席** 更始着 **窳下養中郎將**

官野督長安語曰 **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羊胃野都尉謝羊頭關內使 **益虎** 呂母結客以報仇其

上書 **赤眉** 樊崇等皆朱其眉 **益虎** 勇主號猛虎 **墨赤屏**

泥 **劉盆子乘鮮車大馬** **格殺** 相拒而殺 **兒太黠宗**

謂以緹油昇泥於鞍前 **積兵甲與熊耳山齊** 盆子

**室無蚩者** 光武謂 **積兵甲與熊耳山齊**

**鐵中錚錚鏞中佼佼** 光武謂 **能飲飯** 彭寵父宏

口歸慈母無所恨 **負負無可言者** 張步 **白馬陳從**

帝曰卿所謂 **能飲飯** 彭寵父宏

**意望甚高** 寵自負其 **接之不能滿** 光武 **北**

**道主人** 倚以爲 **夜半客甄長伯** 王莽爲

人語曰一及莽某位 **枉狀** 枉辭已 **交質連衡** 交相爲

**氏有龍池之山** 方望諫隱而不辭而去曰 **其蠅**

**飛託驥** 蒼蠅之飛不過數步 **請以一丸泥東封**

**函谷關** 王元說 **厭浮語虛辭** 光武賜

年垂四十在兵 **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手執書公言

**起我意** 公孫述 **帛蘭船** 以帛飾其 **八公子系十二**

**爲期** 述夢人語之曰 **成家** 以起

**男兒當死中求生** 延奉曰 **坐飾邊幅**

**半函刀** 光武見李通讓 **良苦**

**心開目明** 王常曰 **絕席** 謂專 **何用知非**

**僕耶** 蔡少公學 **北道主**

**人** 以晨爲 **高弟** 第一 **虎豫**

**班坐絕席** 來飲字君叔賜飲 **專使獨以**

**信稱** 論曰 **得效尺寸垂功**

**杖策北渡** 蘇禹字仲 **得效尺寸垂功**

**名於竹帛耳** 光武見 **沈深有**

**古之興者在德薄厚** 禹曰 **沈深有**

**度** 光武以 **謀護帷幄決勝千里** 拜

**度** 授之以 **謀護帷幄決勝千里**

**度** 授之以 **謀護帷幄決勝千里**

**度** 授之以 **謀護帷幄決勝千里**

**度** 授之以 **謀護帷幄決勝千里**

年二十四 停車住節 馬所止 輟以勞來之 名震關西 於是

折筮筮之 上徵禹還曰赤眉無賴自 榮悴交而下 當來東吾 非諸將憂

無二色進退用上無猜情 論變通之 焉

世君臣相擇 羊腸倉 鄧訓傳 在晉陽西北石 羊腸阪 是也 首施兩端 鼠也 稽故事 留縫革為船置

儀同三司 自鄧 始開關 嶺也 從九 復出 第上以 渡河

憂國可知 寇恂自執金吾 出守潁川 借寇君一年 從駕南征 過潁川百

有宰相器 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曰 復 乃留恂長社 吾因士大夫致此其可獨享之

批抵 寇榮書 飛章 同質 確 質正也 確實 者以為 抵倒擊也 也 確 確 確 確

滯怒淹恚 不為吞夏息 誅文 屈賈有剛有 不為順時急

折 寇恂誅皇甫 豆粥麥飯 光武至無葷辛時天寒烈寒皆飲 文屈於賈復 疾馮異上 飢寒俱解又至南

久不報 進 止皆有表識 馮異字公孫 大樹將 軍中號曰 夢乘赤龍上天 光武曰我 覺悟

軍 異常獨異樹下 垂翅回谿奮翼 龍池 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 重濟之性也遂定議上尊號 赤眉雖降眾寇

書勞異曰始雖 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赤眉雖降眾寇 終能 帝見馮異謂 懼盛關中賊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帝曰 怵快 憤 習也怵尼丑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帝曰 每一 反快音逝 非岑彭

發兵頭鬚為白 光武勅 彭彭彭 彭至武陽所營地名 暮蜀客夜 輿人歌 岑熙為魏郡太守 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

刺殺彭 將相之器 賈復字君文李生曰買君 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 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容貞志氣如此而勤於學

言大非吾任 復說劉嘉嘉 折衝千里之威 光武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 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

邪我女嫁之 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 不令其憂妻 閨門養威重 復知帝欲復于戈修文德不欲功 子復尋愈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文 教儒學 以吏事責三公 功臣並不用唯秦讓國家大事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吳漢字子顏為人 質厚少文 上智不處 危以僥倖 吳漢說陳康曰 中智能因 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 不戰而下 城 吳公差彊人意 漢性疆力每征伐諸將見不利多 楊士吏帝遣人 皇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 初無辦嚴之日 智者以有餘見疑朴者以不 足取信 論曰夫仁義不足 以氣聞 蓋延字巨卿漁陽人 俗尚勇力而延 久留天誅 延上 呼聲動山谷水為之濁 流 賊官字君翁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 官歷成 破延岑 宜小挺緩 飲酒漢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 然窮寇難量選 營願從他道官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宜小挺緩 欲亟聚眾原武帝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曰妖巫相 動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 今得逃亡則一

亭長足以禽  
矣帝然之  
功帝笑曰  
吾方自思之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後匈奴相爭官曰  
願得五千騎以立

剛弱能制疆  
也弱者仁之助疆者怨之歸  
柔能制  
剛

忠臣勞政多亂人  
會近謀遠者勞而無功  
遠謀近者遠而有功  
務廣

地者荒務廣德者疆  
安貧人有者殘  
摧枯折

腐  
以辨鳥合之衆如  
小兒曹乃有大意  
光武笑曰

一蓐食  
未起而床  
落落難合  
有志者事

竟成  
光武謂余曰將軍南在陽建此  
大策常以爲善善難合也  
兄弟六人皆垂

青紫省侍醫藥  
奔父况病乘輿臨幸  
奔一當代以爲榮  
策河河北

定計南陽  
倬體  
腰帶八圍  
多簡帝心  
上

拜井泉出  
恭歡曰開昔武師將軍拔犀角刺山龍泉湧出今泉  
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拜焉  
史主揚水以示勇  
衣履穿决  
形容枯槁  
至

耿恭節過蘇武  
夢想賢士  
伯圖光武

大失舉  
慚懷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光武今觀帝

至庫沱河王郎兵在後侯吏還曰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六人  
今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說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遂前  
比至河河水亦合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斷髮請戰  
安香東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一斷髮請戰

高舉蘇茂軍  
中壯士  
識文誤我  
自云當王既執款曰  
刀將之  
肘

石有玉璽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璽爲表石  
璽豐尉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歸其璽璽石

辭說解故  
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  
身衣韋綺

布被  
遺家無私財  
雅歌投壺  
傳爲將軍取士官  
貫

三百斤弓  
力能  
衣無兼副  
形在遠東幾  
臥鼓

邊亭滅烽幽障  
論卿既治武復欲修文  
從豐重

邪  
一郡帝笑曰  
拜東郡太守願復得耿君  
從豐重

講手  
朱祐字允先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  
苦而先拜講會後車駕幸其第曰  
有幹事稱

臥以鎮之足矣  
陝賊蘇况攻破弘農  
以善將欲強起  
郡

河南帝城多近  
巨南陽帝

鄉多近親  
是時天下墜田多不以實諸郡各遣使  
可開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帷後言曰吏受  
郡粉欲以壘田相方耳  
田宅贖制不可爲幸吏乃首服劉傳

何爲不掾功曹  
帝與功巨繼語言曰諸卿不遺際會自定  
傳何所至平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事文學

敢言  
馬武字子張爲  
威會風雲奮其智勇  
中典

八將前此以爲上應二十八宿  
威能一亦各志能之士也  
二十八將  
顯宗追感前廿功臣

官雲臺  
鄒禹  
馬成  
吳漢  
王梁  
賈復  
陳俊  
耿弇  
杜茂

傳俊  
岑彭  
堅鐔  
馮異  
王霸  
朱祐  
任光  
杜茂

景升 萬倫 蓋延 郭彤 魏期 劉植 耿純 臧宮 馮武 明  
李忠 又有四人係之 王常 李通 竇融 卓茂

見萬里之外 光武賜寶融書河 西感驚曰 智者不危

眾而舉事 仁者不違義 以遂功實難 排逆 強進酒食

友卒帝駭 監護其家 融卒帝以其子不能 蟬蛻主侯

之尊終膺卿相之位 融傳 孤雛腐鼠

果急實性 仲山甫鼎 南單于於漢北遺書言鼎

奴客緹騎 實音緹 騎音緹 侵陵小人 章末覺以

降其實也 論曰實德一舉而空朝 士有懷琬琰以

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上同 老氏滅室道家

蓬萊山 觀者稱東 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馬

服君 馬援字文淵其先趙奢號 良工不示人以

朴 援年十二而孤受詩不能守章句乃辭兄 窮當益堅老

當益壯 援謂賓客曰丈 守錢虜 因與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修飾邊幅 援曰公孫不吐哺走地國士 井底蛙耳

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見世祖帝迎笑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 魏原問世祖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

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

軒 與人怨不能為人患 援與隗囂將書去孟嘗折檻子陽而

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 今者歸老更欲低頭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上萎腰咋舌

聚米為山谷 帝征囂援於帝前 虜在吾目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援為隗囂西太守

明須髮眉目如畫 援為人

屬耳志倦 世行事聞者 伏波將軍

正印章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快字大外稱將軍今即取為白下

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 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 飛

馬踏踏墮水中 當吾在浪泊西里間房未滅之時下潦上

馬相法 儀氏騎中常氏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裹屍還葬耳 援曰 何能臥床

使可賤 援謂梁松賓固曰 獨拜床

下 援嘗有疾梁松來候 嬰鏢哉是翁也

援年六十自請征蠻帝試之援  
據鞍顧顧以示可用帝笑曰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復所願甘心  
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  
介介備是兩類西域賈

胡到一處輒止  
刻鵠不成尚類

鷺畫虎不成反類狗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也  
伯高不得德為謹勸之士所謂  
子所謂一莛苴  
軍遺載之二車時人以爲南土  
珍依權貴皆望之

辭言嫺雅  
朱鏡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  
見之自失况曰朱勃小器遠成  
智盡此耳卒

高髻四方高一尺  
長安語曰城中好髻眉四方且  
半頰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馬  
傳曰

年已流壯情方勇  
贊認馬卓茂字子康嘗出行有  
人其心知其解

飛遠走不在人間邪  
茂問曰長從汝求乎汝有事  
之君人下畏吏今我畏吏是以  
遺之茂曰汝爲人矣九人所以  
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教  
事也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  
耳九人群居有經紀禮義以相  
交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  
措其手足乎一門之

禮順人情  
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今我以禮教

內小者可論  
大者可殺  
智囊  
魯恭字仲康恭祖  
臣有權數號  
專以德化爲理

三異  
郡國頌傷採大牙緣界不入  
中牟河南尹使仁惠採  
令

禾生  
恭便  
蹲夷踞肆  
恭上疏夫戎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

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  
人者亡  
五經復興魯叔陵  
不字叔陵好學杜絕賓客  
乘通五經關東號之曰  
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

認牛  
劉寬字文舉  
嘗行有人失  
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  
下寬多騎有頃認者得牛送  
還叩頭謝寬曰物有相類事  
客處難辨勢見歸何爲謝之  
蒲鞭示

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帝好學引寬講經嘗坐被  
謂曰史問罵人高產辱執  
甚焉  
嘗坐案上高產謂寬曰天  
下無道不學之馬曰高產寬  
入視  
奴疑我自視願在者如此  
人必罵言高產辱我甚焉  
故吾恨其死

款款情慤德滿  
費國之光輝朝之淵藪  
伏不聞  
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  
竟堂堂  
智略謀慮

矜嚴有威容  
侯霸字君房  
願乞侯君復留菴  
年  
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  
名更始得霸  
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  
臥曰  
指天畫地言甚剛

切威容德器群臣莫及  
宋弘字仲子  
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姊湖陽公主  
新寡欲嫁



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臣聞之——帝願主曰事不諧矣  
 茂跳取之得其中德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獄官府有形象極而  
 有未入臣之上祿中德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秩曰失之乃所以得秩秩  
 也旬月茂厥德仁明郭喬卿 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  
 為司徒 有殊政百姓歌曰——志  
 正朝廷 厥宗巡行待見嗟歎賜以三公之  
 上下平 勅行部去檣帷 厥嗣顯見——使百姓見之以  
 章有 娶長妻 馮勳字偉伯馮氏兄弟皆偉壯唯勳祖父僅長不滿  
 德 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仇——仇  
 生動長八 佳乎吏也 勳每引進帝輒 崇山幽都何  
 尺三寸 顧左右曰——使勳屬揚帝疑有基天  
 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 使勳屬揚帝疑有基天  
 東勳運陳霸本 使勳貴寵者此母也 勳年八十  
 意帝意解 趙其字伯陽年未二十見更始更 名家  
 主曰—— 蘭栗犢 趙其字伯陽年未二十見更始更 名家  
 又擊潁川遷更始大 才堪宰相甚得大臣節  
 車 馮子子優帝以——拜 韋卿子 韋彪字孟達  
 大司空舉勳方重—— 著書號——三獨坐 宜  
 字巨公為御史中丞光武時詔御史中丞同錄 蔬食瓦器 義性  
 校尉尚書今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 府會見  
 常服布 被——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帝幸其  
 而歎曰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 張湛字子孝於嚴好禮  
 三輔以為偽義人或謂  
 湛偽詐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 湛為左馮翊管管還  
 史曰——何謂輕哉 白馬生 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清容湛  
 帝曰——何謂輕哉 白馬生 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清容湛  
 矣 中東門君 居東門候舍 如丹此縑出自  
 機杼 王丹字仲回資性方素疾惡榮耀時陳遵大俠也友人妻機  
 杼助其豐丹乃縑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縑有也

贈子以不拜 遂欲結交丹推及違出使過辭於丹丹曰今日  
 量丹之薄也 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  
 謂曰——不 妻布裙曳柴 王良字仲子為大司徒司直妻子不  
 見食罰之 從田中歸史欲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復得過其  
 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 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忍殺義士  
 身推鹿車載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人情挫辱則義節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因亡去 之風損 法防多則荷  
 無妨於義以 任職 相 林代朱浮為司空博 買符 郭丹字少卿  
 為大戮同上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丹慨然歎曰——去家  
 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承官字少子嘗出行得鹿  
 日——白衣尚書 鄭均字仲虞帝賜尚 大丈夫當雄  
 飛安能雌伏 趙溫字子柔初為 非毀俗儒多見  
 排抵 相澤字君山 猶卜數隻耦 譚論說聖賢有時合嘗  
 安平則尊道術之士 有難則貴介 飢者毛食  
 寒者蹠跣 馮衍字 兵久則力屈 人怨則 日月  
 經天河海帶地 以不足 在人欲其報我在  
 我欲其罵人 帝怨衍等不時至衍曰人有排鄰人之妻者挑  
 者或曰非罵爾 其長者晉之挑其少者報之後夫死而取其長  
 者邪曰—— 水不激不能破舟 矢不激不 傲儻

之策顯志賦伐冰之家不利鷄豚之息積

市井之利顯志賦兒女常自採井曰積

道德彬彬馮仲文行子約字仲文好佛學

朝乘輿申屠剛字巨卿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鹿頭

截馬當匈鮑永字君長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荆棘自除木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千餘人不肯下囑之孔子

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鮑永然司隸時鮑叔牙為從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永行縣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又推牛上荀諫至會堂下

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子心言

手而不憂友會韓文病瘳往依之曰吾知子不忠

善恕己量主郭后奏彈言於帝曰臣聞夫

長沙孝子仲為長沙太守有孝子古

摩研編削之才劉勰著

大網跡小網劉勰著

浮屠不三宿桑下公矩上

革囊盛血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太平遂不窮之

數郎顯字雅光上疏

恩愛精之至也疏

清領書順帝時官崇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河潤九里

冀京師并蒙福郭叔字細侯拜顯川太守帝勞之曰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至行部到西河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杜詩字公君

水排詩造以鑄農器排音浦拜及治聖童

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湛字君游年十六受業

抱持棺柩遂俱沈溺康范字叔慶為父喪哀若石

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張君為政不可支

平生無襦今五袴范為蜀郡太守民

前范為蜀郡太守民

勞於求賢逸於任使王堂字敬伯為南太守被

見蘇相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蘇章字叔純字相公性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蘇章字叔純字相公性

有幹國才論者舉

勿廢論者舉

乃採問風謡羊續字與祖為南陽

懸生魚府丞

也太守魏靈縣邑

疎受而勤於厥水後又進  
 乃出前所懸以杜其意  
 祗稠短衣也上下賈父來晚  
 字孟堅文址反有司舉疎為文址對都戲開湯  
 定巷路敬曰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史不致飯垂赤帷裳  
 疎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一及琇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服日  
 廣樂則茶美麗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乃命妻之百城履疎  
**祀竈薦黃羊**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願日晨焚香神  
 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比於邪君子方  
 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誠三世遂繁昌故常以一竈神神字子  
 郭衣黃衣夜被髮與竈中山知其  
 名呼之除安市籍所送遺令壽考  
**矜急自多**同遼東豕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  
 還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陵  
 同列並來駁犀具劍以犀角為劍有物若一疋  
**練**虞夏字子大初生其上一通上天占以玉况父依  
 為吉及長長八人六寸要每十國力能王况父依  
**城社不畏薰燒**陰氏家鄭公風鄭公名行  
 鶴為仙人取箭弘字采薪得一遺箭項有人夏問何所飲曰曰常  
 恩若耶溪載薪為難顧且南風暴以風使果然至今呼為一行  
 太守當以春行所主縣  
 春勸農桑故謂之白鹿俠報早置軍政南白鹿方道  
 快報而行主簿黃國曰三公  
 車輪畫鹿明府必為宰相  
 雲母屏風以為太尉時東府第  
 正朔期見弘曲躬自卑帝知  
 其故逆置一分隔其間  
**絕鞅**周章字次叔仕郡功曹太守  
**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梁珠字叔七序梁  
 名一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配生當封侯死當  
 賦子濯梁珠作一而痛位素餐者戲  
**廟食**珠自貢其才體不衍意當州郡之職徒勞又  
 登高遠望數曰大丈夫

耳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為肩豺目梁冀字伯卓洞精  
 志詩書足以自娛  
**曠**目精直口吟舌言謂能吃了不挽滿引也彈基  
 兩人相對局白黑  
 格五塞也有四采塞白采五是也六博白黑  
 六博有五采投六著  
 行六著故云一蹴踘黃帝所作意錢一曰徒意一曰射  
**跋扈將軍**質帝知其驕橫嘗朝愁眉唬粧墮馬  
**髻折腰步**龔齒笑龔妻孫壽善作狀態一細而面折  
 一若齒痛不忻忻平上駢車輦憤挾冠折上  
 巾擁身扇狐尾單衣真自作紺忌音陰陽  
**奧室連房洞戶綺疎青瑣**其毒對青起宅至相  
 為詩文青瑣與三公絕席其是朝減天下稅租  
 刺憲為瑣文  
**之半**收貨財貨縣官斤賣金三十太子昔无古說說幹曰有帝  
 宗下詔改太餘萬萬以克王府用太子漢出德治作樂名子願  
 樂官曰一當其念至忘所之曾獲為漢禮儀說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諺曰一會一變  
**足矣**竟作大為儒者宗襄博物識吾道東矣何休  
 字康成學于馬融辭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何休  
 羊學送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發疾立乃一屣履造門孔  
 林見而數曰康成入吾室操吾子以伐我乎  
**鄭公鄉**孔融為女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  
 今鄭君鄉皆其賢之意也公者仁德之正說不必三事大夫  
 宜曰一通德門又曰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修其門閭則

**比牒併名** 早為宰相注比牒連牒也併者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 **秀眉**

**明目容儀温偉** 時乘紹大會賓客立殿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一經客多委後集

**不嗟** **回賜之徒不稱官闕** 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在已** 玄夢孔子告之曰一既悟以謙合之知命當終 **朝云不**

**見公云不聞** 范升奏記王邑曰今眾人咸稱朝聖 **斷截**

**小文蝶驥微** 升奏在氏春秋不可立太史公連度四十

**問事不休賈長頭** 賈逵字景伯諸葛

**祝少賓** 司馬均字少賓信誠行州里鄉人有所計爭今一不直者終無敢言祝說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

**張曾子** 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 **我饒為之**

**棄我戰捐我牙盜賊** 春秋復飲進餘經安母曰汝小未能也曰

**盡吏皆休** 蘇為會稽太守群賊 **公超市**

**五里霧** 能作 **今申公憲以報私**

**恩** 張陵字處沖為尚書勳奏梁冀第不疑曾東陵孝康疾陵得生之妻冀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得生

**幾晚** 相榮字春卿世祖每朝會今 **蘊藉**

**之以拜** 詔賜哥果受者皆懷之榮備舉 **今日所蒙藉**

**古之力也** 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 **重愛玉**

**體** 太子報 **學之為利乃如是哉**

榮書

**是** 顯宗即位尊以師禮天子 **皆拜床下** 榮每疾病帝幸其家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疾者不敢乘車

**溫袍糟食不求盈餘** 字公雅為侍御史常乘駝

**貞忤** 相暉字文林 **以繩繫橋** 寓揚州從事居蓬室中庭植樹

**相彬有過人者四** 從者皆肅其行

**殿中無雙丁孝公** 荷祿絕高也辭

**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 數曰

**以橫行** 張宗字諸君魯為偏將軍榮懼為後拒乃言請

**小雪投湯** 馬曰以張將軍之來當 **中牙貫脾**

**以法為氏** 法維字文禮齊襄王法章之後 **神明**

**往日之喜乃為親屈** 明於說論非更人謂之

**義養** 夫思水菽之薄子孫必求者是以耻親也存誠以盡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分財異居

**抱仲女而弃其子** 母喪弟子求一包不能止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女若不能使也田廬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打敗者曰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仲為賊所殺平一曰力不能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

能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

尋隱澤中平朝出求食逢賊賊將身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願得先  
歸食其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平既食其母訖曰為與賊期義不可  
欺遂復詣賊賊大驚曰子去矣於是得全  
弟瘦不如孝肥 趙孝字長平天下  
所得孝自縛詣賊曰江巨孝 江華字次翁道亂負母  
賊大驚遂並放之 逃難鄉里稱之曰常平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 劉般字伯  
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 方回 列仙傳曰亮時隱人也亮  
般以豪右因緣為盜乃止 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  
山至夏祭 夢講於陰堂之奧 周盤字堅伯年七十三令  
末化去 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

師東里先生與我豈吾 噬指心動 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  
齒之盡平其月望日無病終 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  
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 抱伏棺柩 母年九十以  
動并薪歸母曰吾噬指以信汝耳 壽終未葬里  
中火將燒舍順一號 畏雷 母平生一亡後每有雷  
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 覆順順家泣曰順在此 趙君名

重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 趙咨字文舉有孝行  
今曹高迎謁不及謂主簿曰 不以才能高人 字孟  
印緩追至東海為時人所貴若此 兩都 廣路通  
堅性寬和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兩都 廣路通  
容眾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兩都 廣路通

門 披三條之 紅塵四合 相連五陵 長陵安陵陽陵  
立十二之 七相五公 七相車千秋黃霸王  
冠蓋如雲 英俊之 七相車千秋黃霸王  
公田蚡張安世未 五都 洛陽邯鄲臨  
博平晏幸賢也 滎宛成都也 三選七遷 選三等之  
二千石高貴富人家及豪華兼井之家於諸陵 功有橫而當天  
以彌幹弱枝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也

計有逆而順人 大漢之開 建武之理永平  
原也 建武之理永平  
之事監乎太清 太清無為 壑無宇樞郭罔

遺室 王莽作逆漢室中缺 原野獸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史猶不克半 握乾符闡坤  
聖皇乃披 散皇明以燭幽 考舉教之  
皇圖稽帝文 二子  
有良史之才 遷文直而事嚴 以次第為氏 倫字  
伯魚其先齊諸田諸 鮮于 箕子封於朝鮮  
田徙開陵者多 鮮于 其子孫因氏焉 恨相知晚 鄒子  
乘見倫異 道士 倫自以官不建將家客河東變姓名為王伯齊  
之 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棄除而去陌上號為

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 倫領長安市每讀經書常歎息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曰 為吏莠婦公不過從兄飯  
未遇知已道不同故爾 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  
光武戲謂倫曰聞卿 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  
要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笑 受俸裁留一  
月糧 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新勞養馬  
哀執炊爨 餘皆賂貧與民之貧者 以牛祭神

會稽俗 倫 鮮車怒馬 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據史會  
案論之遂斷絕 以財自達倫悉簡其豐饒者遺之孤  
貧者處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明帝嘗請外戚曰  
世任 綱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貴戚可封  
不當任以 埴直 倫雖一然常疾俗吏  
職事 刻及為三公屢有善政 解醒當以酒  
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綱 以貞白 稱 性質慈少文采  
當復以貴戚流濯之猶 也 時人方之前朝貢焉

豈可謂無私乎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 以弦韋為佩 西門豹  
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性慈佩 以自緩  
率以自緩董安子 清高直士 倫為上序 以種為首 身  
性緩佩 以自急 無道之君以刃殘

自隱親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 無道之君以刃殘

史 131-377

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

罪自歸我義不累下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發吾笥鍾離意

無被枕杜

為山娶姬

才任宰相

仰屋

竊歎

沙門

夢見金人

助伊蒲塞桑門之饌

金龜玉鶴

文繁者質

為善最樂

其言甚大副是

腹心開目明

宛馬露赤汗

寒心累息功易於太山破鷄子

秋霜無為楹羊

稱妮

奪壁

彊直自遂南陽

朱季

鄉黨譏其介

不知數馬足

僕非仲尼督郵可

謂顏回

倚太山坐平原

之法服孟之戒

器物銘

亦無一可耶

張理天網補綴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壯士志哉 左右皆笑之 燕領虎頸飛而食肉

萬里侯相也 超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 寧覺禮意

薄乎 超未使西域至鄯善王廣濟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言 吉

凶決於今日 眾欲與從事議之超曰 不入虎穴安

得虎子 超曰 雄張 猶熾也 龜茲 前音音丘慈今龜音丘勿

鈔刀一割 超上疏言大漢之用乎 橫吹 胡樂 幢麾 胡吹

皆大將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但願生入

王門關 不致望列酒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任與超交代

海之難曰 軍務供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曰 五行

並下 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 無所遺脫

史行四十二縣 胡奴飲漿何不在疏

見車匠識而呼之 於內開門扇半而視來後數十年

掩口盧胡而笑 鄭人以乾鼠為糞宋人 神光照

社 應姬生四子而寡見 試探之乃 七世通顯 應順生

生奉奉生功弟珣珣 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

生場並為實仕 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

入腸胃已絕咽 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

節况此方寸印乎 徐環為東術所劫術元環得其蓋圖

存此邪學 一見輒能誦憶 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常游洛

家戶牖墻壁各置刀筆 王充開門著論著論 談

助 蔡邕始得論衡常 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其後王

精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 蔡邕得異書

志意蘊憤 自和安之後世游官當塗者更相厲引而 潛夫

論 乃隱居善書以識當時 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起

常病傷於飽 貴盛則致禍疾受子而賦之賦臣而賦之者非

一卒所以得者餌也 鳥以山為埠而增巢其上魚 國以

賢興 以忠安以修危 攻王以石洗金以鹽 以魚

反支 明帝時公車以一日不受重者陰陽

養莨莠者傷禾稼 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應

人或謂之狂生 仲長統字

有雄志而無雄才 井州刺史高

有雄志而無雄才 井州刺史高

有雄志而無雄才 井州刺史高

有雄志而無雄才 井州刺史高

有雄志而無雄才 井州刺史高



好士而不  
能擇人  
**昌言**  
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  
**匈詈腹詛**  
非我

成人求丁壯士貴者老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  
**拱**

**柳天人**  
綱羅遺  
**以席上為腐議以柱下為**

**誕辭**  
貴清解者  
**三微三小**  
陳王寵善射十發十中

**拾橡實以自給**  
李柏字叔美著

**大本**  
魏來為漢陽太守郡人任繁有奇節參佐使之蒙不言但

**過相沃醅**  
初曹操飲時人莫敢者操士見而異為後立元操

**達旨**  
崔駰字季伯或達其太

**衡陽之林岱陰之**

**皇質唐文**

**跌而失吾之度**

**麥菴**  
山北宛音  
**夸毗**  
君子善不欲任也

**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愚惑謗**  
交淺而言深者惑也在賤而望驕傲生而

**掾屬皆故刺史二千石**

**見妾屏語**  
崔璩字子玉璩立頓帝門生欲言

**政論**  
崔寔字季真作

**實客**  
爰一餐脩者饌單極滋

**補被決壞枝柱邪傾**

**筆奮辭**  
並政  
**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

**柑勒韃鞬**  
方料以救之豈暇鳴和鑿請即秦哉

**紅練緼之具**  
崔寔為太原太守五原俗不知織績民

**得是反不知**

**妹耶**  
徒及拜日帝謂親侍時母不無可

**論者嫌其銅臭**

**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

**豈必口腹**

**累安邑耶**  
今安邑老病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

**不來不敢不至**

**欽頌折頰**

**不讀非聖之書**

**何為守東岡之陂乎**

**壞車殺馬裂冠裳**

**復從牛**

**牛醫**  
黃憲字叔度世

**醫兒來邪**  
是時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

**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陳仲舉周舉常叔度汪汪若千頃陂郭林宗先過未

不敢先佩印綬陳仲舉為三公陳徵君曰天下特

設一榻去則懸之徐稚字孺子陳仲舉不

誰為先後相帝問陳仲舉曰東閣生出公族關道滿朝

於穉者愛自江南耳薄之綿絮清酒鷄以致莫不

非一繩所維東侯宗宗之釋謂容曰為我謝置生易

一束於盧前而去郭林宗有母喪葬後弟之

常共臥起美臆字自津與二弟仲海季江

爭死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精廬精舍每忌日輒

三日不食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

環楊震字伯起父實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

冠雀銜三鱣魚有鱣魚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法三也先生自此升矣冠也

震為荆州刺史故所學茂才王恭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震震自啟人

知君君不知故入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何謂無知

知君君不知故入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何謂無知

清白吏子孫或欲令開產業不肯曰使後便時事

也故曰一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大鳥高丈餘震先葬

有集喪前悲卿強項真揚震子孫震長子牧牧

鳴渡下葬畢而去卿強項真揚震子孫

賜字叔節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四世清德孔融謂揚

賜老牛舐犢之愛楊脩為曹操所殺修父彪復甚憐問之

字德祖鷄肋曹公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驍軍不知

曰夫一食之則無所得奔之則如逆為答記備又嘗出善

可謂公歸計決矣備之幾失多此類逆為答記備又嘗出善

魚遊釜中張翊字文紀詔遣八使徇行風俗唯綱年少官次最數

倒屣迎之王粲字仲宣秦邑人而奇之時甚貴重朝廷實登

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分虎符受任一邦

自隨扶輿而起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常吾不生還

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陳登字元龍卒後

矣許元與劉備並

矣許元與劉備並

矣許元與劉備並

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犯曰——備曰君言其然也。有小事即曰君言其然也。下  
邛見元龍無容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  
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  
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會與君語如我自取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下何但上下  
**奇童** 杜撰字伯堅父安年  
十三入太學號——**壁藏書** 其書或遺之

力詐死三日——**分風** 廬山有神於帳中與人語言欲酒投至能於  
寬為宜城酒家保  
不復**巽酒滅火** 康巴字叔元為尚書正朝大會已飲西南巽之  
作聲巽酒滅火 有司奏已不報曰日本縣成都市失火故因酒  
為而以滅之詔即以巽書則成都言正且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此來火息而皆酒臭 **邑然不樂思我**

**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劉陶字子奇為  
而歌曰 **帝欲不諦** 李雲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政  
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傳省是——乎指帝

震怒曰是何等語 **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存**  
遂下獄死獄中  
**所字** 度謂字升卿若妨反亂殘破并赤野鷹欲弄 **疽食浸**  
淫 謂濁以為非曰若弄境域必生異志謀者當以補衣  
稱有所字謂恐——而無限極弄之非計遂從謂議 **不遇樂**

**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朝歌賊數千屯聚乃以  
志不求易事 **采緹縫裾為幟** 謂齊能縫者備作賊衣以  
不避其 **增** 寇武都遷謂為太守差眾慮謂即停軍宣言轉  
賊由是 **增** 須到乃行差聞分鈔傍縣謂因其後進道兼行令吏士  
作兩道日增倍之差不敢逼或問孫臏減寬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  
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眾吾少徐行則易及速進則不測虜見吾  
日增必謂吾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懼也 **俄** **五致一** 運道艱險者  
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義** 是時長史二千石聽百姓請謂者輸賸  
負載——謂用五 **義** 號為——而守今因以聚眾謂止之 **九**

石而致其一石 **義** 號為——而守今因以聚眾謂止之 **九**

見 **譴考三遭刑罰** 謂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遠  
其中何能不有冤者 謂臨終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  
殺賊數百人——自此二十餘年 **方格** 傳奕字南容朝  
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合符** 初  
將范津名知人舉奏孝廉及津為漢陽 **謀事殺良非忠也**  
太守與交代——而去鄉邦榮之

**乘人之危非仁也** 蓋勳字元固與武成從事蘇正和有  
勳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乃諫而免之正和善諸勳  
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蝮食鷹**  
**為欲其鷲** 將何用說諫辭 **童子郎** 咸洪字子源年十  
海內奇士 略智敏不比超矣 **天下義士** 子源

**義豈有常** 袁紹將殺洪邑人陳容救之紹曰汝非滅洪嚙空復  
爾為容曰——蹈之則君子者之謂小人豈與洪同  
死不與 **二京賦** 張衡字平子擬班  
君同生 **參輪** 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  
職五載復還乃 **龜鳴而鼈應** 易林曰——以去  
飛 亦謂其機而歸諸 **龜鳴而鼈應** 野——於泉也 **去**

**肅附鷓鴣** 並應 **渾天儀** 候風地動儀 **鼈**  
令 蜀王名——今音重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  
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望帝也禪國于鼈令鼈開明帝 **根生**  
字生也一名鼈 **芋渠** 芋魁 **達生任性** 馬融字季長  
木一名死童

**坐高堂施絳紗帳** 以前校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有周之 **胄** 蔡邕字伯喈相 **垂翼華** 長 邕父復處俗  
爵不升 **菟馴擾室傍木生連理** 于基側——遠近

有周之 **胄** 蔡邕字伯喈相 **垂翼華** 長 邕父復處俗  
爵不升 **菟馴擾室傍木生連理** 于基側——遠近

釋誨 世間居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堪解嘲 華離

蕤而萎 條去幹而枯女治容 日南至則黃鍾應

融風動而魚上水 疑賓統則 鍾山之玉泗濱之石

壁不為之盈探 浮歎不為之索 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 非一勇所

抗 謂婚姻之家及兩州 皂囊 九章表皆答封其

意 猶十 柯亭竹椽可以為笛 會稽高遷亭見屋椽

竹東問第十六 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焦尾琴 吳人燒桐為

烈之聲知其良木 因請而裁為琴果有 琴名 齊桓有為琴曰號鐘楚

如琴時其尾猶焦 故時人名曰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 初也

尾皆名琴也 留以酒食召邑者比佳而客有彈琴者邑潛聽之曰倍

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不就卓史

偃蹇 董卓則

壯異恒人 邑謂從弟谷曰董卓剛而連

曠世逸才 王允欲殺馬日 善人

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 王允曰昔武帝不殺

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 神器不固不可令倭臣執筆在劫主左右既無

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誅議 日碑通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

精辭綺 贊邑實恭

諸史提要卷第四

諸史提要卷第五

後漢下五 起列傳五十一

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左雄字伯豪虞翻以

之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 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 容容和同也 五經從橫周宣

光 周舉字宣光博學洽聞 龍忌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為高者宗故語曰 龍忌之禁一月寒食老小不堪舉置書

第子推前使埋食龍星木位 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故春禁火 齋露之歌 蔡邕上已大會洛水

坐皆施湯舉數日所謂寒樂失時非其所也 一 巷生荆棘

繞者易缺皦皦者易污 黃帝世英李 處士

純盜虛聲 俗論皆言 願先生 弘此遠謨一雪此言 天者務剛其氣

君者務彊其政 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 唐堯

以德化為冠冕 涉危蹈難則以賢者為力 朱紫共色

粉墨雜蹂 所謂抵金玉於沙 日食之餘如月之

初 黃琬字子琰早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而京

師不見瓊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况瓊年七歲曰何不

大驚 瓊夷猾夏責在司空 玳瑁 玳瑁司空盛允會江夏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 欲得不能光 祿茂才 舊制光

玳瑁對曰 允甚奇之 祿茂才 舊制光

事得舉而窮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 曰 能乃來反 拂巾

衽褐 志士鄙生忘其拘儒 神君 荀淑字季和為朗陵相

**龍** 淑育子八人儉純詩燕汪  
爽肅專並有名時謂一  
**高陽里** 初荀氏舊里名西秦地廉  
以為昔高陽氏才子八人

今荀氏亦八  
**玄行先生** 荀靖字叔慈至  
行不仕號一  
**外朗內潤** 或問  
子改曰一

孰賢許章曰皆玉也  
**無雙** 穎川語曰荀氏八龍  
慈明一叔慈一  
截趾適屨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後世之人  
好福不務

其本惡禍不易  
**申鑒**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時政移曹氏天子拱已  
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一五篇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君子不犯辱小人不忌刑  
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漢紀** 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文繁難省乃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令悅以左氏傳體為一三十篇荀

**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鍾皓字季明與  
荀淑並為士大

夫所歸李膺  
**似我家性** 皓兄子瑾母李膺姑也膺祖  
數曰一  
修常言一復以膺林妻之  
諸儒

**頌之** 皓卒一曰林慮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  
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遼巡王命卒歲必與  
**寧為**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陳寔字仲弓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卑訟

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  
**梁上君子** 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  
止於梁上寔見乃命其子曰

無怨者至數曰一  
夫人不可不勉習以性成遂至於此一  
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  
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網二疋自是一縣無盜閉

**門懸車棧遲養老** 之三公每缺議者歸  
之累微不起一  
**文範先**

**生** 寔年八十四卒赴者三  
萬餘人共立碑謚一  
**公慙卿卿慙長** 寔為太丘長  
寔子紀為大

鴻臚紀子羣為提司  
**三君** 紀字元方弟湛字季方齊德同  
空天下以為一  
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一  
**羔鴈**

**成羣** 每宰府辟召常同時  
聲教廢於上風俗清

於下  
論漢自中世以下闡豎擯志故俗以通身輪潔放言  
鼎角

**匡犀足履龜文** 李固字子堅  
狀有奇表一  
**是復為李公**

矣 固司徒節之子也少好學結交英  
賢四方之士多慕其風曰一  
**叩樹本百枝皆**

**動**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者流必潔猶一也  
**氣清者為神人清者**

**為賢** 養身者以練神為寶  
安固者以積賢為道  
**臨窗試馬** 共作飛章誣固罪言  
莫求好馬臨窗呈試

**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大行在殯路人掩  
涕而固獨一  
**父不肯**

**立帝子不肯立王** 梁冀欲立桓帝李固爭之不獲安平  
王續為賊所略國家贖得欲復國固

之子為安平相以為  
不可京師語曰一  
**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冀生得罪  
梁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

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李整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答蓋亂下  
大署帛於  
**專為義則傷生** 論一專為生則害義專為物  
則吉志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

於生舍生可也生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吳祐字季英  
父恢為南海

太守欲殺青簡以寫書祐年十二諫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  
以蒼於典誇王陽以衣囊傲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曰一  
**殺**

**青** 以火災簡今汗取其青  
**汗簡** 亦謂之  
**祖道** 一  
道路所也  
**定**

**交杵白之間**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雙服客傭  
為吳祐資春祐與語大驚遂一  
**孝子**

**忿必慮難動不累親** 吳祐云  
**邊延二君** 延風

為京兆尹有能名郡人語曰  
前有趙張三王後有一  
**飲酒一石** 盧植字子  
幹能一  
**回穴臺**

**卿** 趙岐字邠卿初名嘉生  
於御史臺因字一  
**漢有逸人** 岐有疾遺令立墓石刻曰一姓

舉拜太常  
**孟子章句三輔決錄** 皆岐  
作  
**君者舟也**

皇南規字成明對策曰一人者水也羣臣  
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梁載者也將軍謂梁真  
**鑿窟益高** 夫德不稱祿

史 131-385

以入懷 張奐字然明為蜀國都尉感奐恩上馬三十匹奐乘又遺金銀八奐受之而召主簿於巷前酌酒曰

之寬則呼天窮則叩心 與段頰 十要銀艾 遺命曰吾前後張有道表碑有道不至號 衣帛必

書而後練 張芝草書學在臨池學書池水盡

黑上匆匆不暇草書 下筆則為楷 草聖 書為世所

割肉食雪 段頰字紀明與義戰刀折矢 稽固 謂之

張牙拔脅白刃加頸 類上言

種枳棘於長田養地施於室 謂之

內 論是不當招 涼州三明 類字紀明是曹魏明

西多猛 三明 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陳仲舉年十五閉起一室庭宇無雜文友薛勳來從謂之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曰

留 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仲舉為樂安太守 特置一榻去則 皆自引去仲舉為樂安太守

懸之 周瑒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 方峻 性 不有 至唯仲舉能致焉字而不名

高盜不過五女門 上疏諍曰 三空 今後官之女豈不貧乎

臭穢則蒼蠅不飛 天下之論皆謂微由怨

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 方今

車如鷄栖 復能損我曹負我曹

死老魅 仲舉下獄黃門從官頭曰

車如鷄栖 復能損我曹負我曹

車如鷄栖 復能損我曹負我曹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朱震字伯厚三府諺曰

遁世為非義 心為已任雖道遠而彌厲 一日千里 先性

王佐才也 主先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 剛稜疾惡 強

梁褻氣廝臺解情 仁効已發義濟功舉中於 飾巧

馳辯 士之 霧會 武帝崇尚儒學便 石渠分

爭之論 至有 題拂 品異之說 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初相 甘陵南北

部 由是 畫諾坐嘯 後漢

禮不畏強禦陳仲舉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

八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八及 李膺荀爽杜密王暢 顧 郭林宗 三君 陳仲舉

李國杜喬故 家人不見懂容 魏即字少英性矜嚴 登車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字孟博為清詔 成

其去就之名自取不優之議 滂為光祿勳主

嘉穀必茂 忠臣除暴王 利刃齒腐朽 宗資欲用李

功曹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滂為光祿勳主 循善

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 元宗族多

為惡 行路聞之莫不 以地執尚人

容 張倫坐黨事亡命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

江河 論張倫 激素行以耻威權 立廉尚以 子孫

同衣而出 懷數家無 口訥心 辭辯儒 賈父

復乎 郭太守林宗家貧每欲使 李郭同舟 林宗與李膺同

親貞不絕俗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 危坐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茅容字季偉耕于野避雨樹下眾皆夷然 銘郭有道無媿

色 為碑銘多矣皆有 殺雞供母而以草

蔬飯客 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既

已破矣視之何益 孟敏字叔達荷甕墮地不顧而去

以下坐為貴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

牆高基下雖得必失 而告人曰 後果以議

幅巾奮衷談辭如雲 符融字偉明師事李膺

許郭 許劭字子將言拔士者 多長者之遊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通 唯不使陳美又陳仲舉喪妻不往 清平之姦

賊亂世之英雄 曹操徵時求為己目劭謂其人不可 月

旦評 物每月轉更品題故汝南俗有 平輿淵有

二龍 名汝南稱焉 乘輿所幸即為京師 胡廣言

柰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 何進欲盡

掩目捕雀 尚有 夫微物

龍驤虎步鼓洪爐燎毛髮覆水

不可收 何進辭 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

罪也 何進曰 或有無須而誤死者 裴詔

捕宦

官無少長皆表之——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自彼擊才得先——以逆攻順者亡——鄭本字公書

孔子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融字文舉年十歲

隨父請京師時李膺以簡重自居物外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請問之融曰——則融實累世通家東

皆歡息小而聰了大未必奇陳輝曰夫——融應聲

平廣大笑曰高融與諸兄食舉融引小

明必為偉器小兒法當取小

門爭死張倫以黨事捕倫與融兄聚有舊亡抵裏不過融年十六

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融即——而去

任長妾當其事——融即——而去

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融為北海相黃巾使奉乃

劉備嘗曰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談笑自若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度之想當然耳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問出何經典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詐偏宕融負其高氣志在靖

宋人有沽酒者斗然甚平過家甚謹為酒甚美而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

所知問長者曰汝狗猛耶曰猛今孺子懷錢單壹狗迎之所以不售

巨鉢堅而無竅齊居士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

如石而無竅國宋人屈假往見之曰假有樹鉢之法

願獻先生融性寬

好士喜誘益後逮及退閑職有客融性寬

卒後有——每酒酣引與同融性寬

蕩放言又與補——負園委屈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

玉秋霜比質可也論——明有意數前或字

子房也曹操——王佐才何顯名知人見

食發視乃——黃巾張角等為亂皆

皇甫芳復安居皇甫高字義真平黃巾賊奏請冀州一年

為墟母不保子董卓今拜以原高既而抵

對規被錄占對手曰義真——補首服也

黑山賊張燕等為亂——雙帶兩鞭董卓字仲穎

射為者則已有者則士車被廢老馬九千

公在外始於張温張温破邊章遣使持節

腸狗態言心腸惡情態如——楊湯止沸莫若去薪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卓上疏請——搜牢卓成與兵

中謂之一言字固者卓傳擬車服卓肯蓋八蓋而輪時

萬歲鳩卓築鳩於鄒高厚七丈——積穀為三十

毀銅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

布乎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負

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祀祀妻懼與婢安私恩有以

為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祀祀妻懼與婢安私恩有以

更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祀祀妻懼與婢安私恩有以

更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祀祀妻懼與婢安私恩有以

更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祀祀妻懼與婢安私恩有以

更一栖不兩雄李傕設酒數請郭祀祀妻懼與婢安私恩有以



外來儒或有故遂據示之曰——我國疑將軍之信李公一人劫也他日惟請泥大醉疑信棄之飲黃才乃解於是遂相猜疑

天子一人質公卿李惟初天子刻印不給李惟初天子

乃以錐畫之獻帝幸李樂營群以揚名毀張揚以

為已功故用張純自彌天將軍張純自白馬長史公孫瓚與

人皆樂白馬為左右張純自燕南垂趙北際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避世環自以為地當之遂從鎮焉瓚破劉虞蓋有幽州以鐵為門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瓚破劉虞蓋有幽州梯衝舞

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瓚破劉虞蓋有幽州鳥既

歸人滴水陵高瓚破劉虞蓋有幽州君子陷人於危必

同其難瓚破劉虞蓋有幽州陶家兒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脂腴瓚破劉虞蓋有幽州陶家兒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轉轉則勝人瓚破劉虞蓋有幽州事不

諧問文開瓚破劉虞蓋有幽州輜輶柴穀填接

街陌瓚破劉虞蓋有幽州坐作聲價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八校尉瓚破劉虞蓋有幽州安問表

董瓚破劉虞蓋有幽州牙門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牙門瓚破劉虞蓋有幽州脫兜整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上瓚破劉虞蓋有幽州

已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逐兔世稱萬人

抽戈承明竦劍異室紹上表臨

船歎紹征曹操沮授霹靂車操發石車擊

頭顧方行萬里何席之為表尚被擒謂公

姿貌温偉劉表字景升後定劉表博

升樓去梯表子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魚儷漢舳雲

屯冀馬賈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米賊張良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卒理頭晉米賊三官書病人姓名一上之天著山上

仲家書病人姓名一上之天著山上赤菟書病人姓名一上之天著山上

鼓筆於帳中布製表紹國已乃使射中戟

支儀傍曲支小狼子野心布養虎當飽其

肉不飽則將噬人布養鷹飢即為用飽

則颺去布因陳登求徐牧於曹操不得登還布怒曰為卿所賣登

連鷄不俱棲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誤事

豈可數乎布性沈易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下縹虎不

得不急布降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大耳兒布目備曰

上布目備曰

願自見 一札十行 光武以手通賜方國者皆 廣求民瘼

穎川四長 荀淑為常山長傳 為太丘長鍾離為林慮長皆穎川人

河 奕充字子河初舉之康之京師同侶馬死充 到前亭縣令車馬還相迎鄉里號曰 一馬兩車茨子

迎官驚其壯 廷拜會稽太守 龍丘萇 吳有 者隱居

任 駱越之民無不敬服法不讓父子之性廷乃使男女 以年齒相配咸曰 我子者任君也 領南華

風始於二守 廷為交趾太守 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 廷拜武成太守帝疾之日 廷到日巨聞廷臣不私

萬石秦氏 秦彭字伯平六世祖 上曰卿言是也 萬石秦氏 真群從同歸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

神算 王漢字稚子為洛陽令能以 去珠復還 字伯周為合濟太守郡海出珠守多貪漢求

人受一大錢 劉龍字祖榮為會稽太守 船遊 不知紀極珠漸從交趾掌到官前弊 攀車 不得送夜

果菜為限 鷄豕有數 伏覽字季智一名 老為人選 果菜為限 鷄豕有數 伏覽字季智一名

孤犢觸乳 驕子罵母 覺好行教化有母告子不 生業 孤犢觸乳 驕子罵母 覺好行教化有母告子不

枳棘非鸞 鳳所棲 考成令王 政 枳棘非鸞 鳳所棲 考成令王 政

父母何在 父母何在 父母何在 父母何在

在我庭 覺在蕭縣 化我鳴 虎 今民有為虎所害乃

曹節之墓 曹節字季 陽球 王甫之屍 張儉 割

少年 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一筍餌得都尉 樊曄字仲華先武 帝曰 涼州為之歌曰

豈能知賣菜 傭乎 為洛陽令 下先問大姓主名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眉承睫 蟬蛻滓濁 陽球字方正 奏罷鴻都文學 松江

我曹自可相食 球 簡落狐狸 球 簡落狐狸

留尺一 帝乃徒球為衛 留尺一 帝乃徒球為衛

若馬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若馬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豈能知賣菜 傭乎 為洛陽令 下先問大姓主名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眉承睫 蟬蛻滓濁 陽球字方正 奏罷鴻都文學 松江

我曹自可相食 球 簡落狐狸 球 簡落狐狸

留尺一 帝乃徒球為衛 留尺一 帝乃徒球為衛

若馬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若馬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豈能知賣菜 傭乎 為洛陽令 下先問大姓主名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真初為會稽

眉承睫 蟬蛻滓濁 陽球字方正 奏罷鴻都文學 松江

我曹自可相食 球 簡落狐狸 球 簡落狐狸

一月必令侍僕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腐身

熏子 街達 中官用權 樹膚麻頭敝布

魚網 自古書製多編以竹簡其用繩索者謂之為羅 蔡侯紙

上外舍 皇后 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

墮 左瑋具瑋徐瑋唐天下為之 伍伯 伍當也伯道也使之事引

行枝人 導行費 吾望汝曹為我一

拜 張謐監教交通貨賂風人主控實獲與朋結叔成德之問何

中使 凡詔所務未嘗不

作家居 帝不能 張常侍是我父

趙常侍是我母 天子不當登高

天祿蝦蟆 鑄一史木車翻

車渴烏 引水上之流於橋南北郊路 四出文錢

雅琴 以素木執

葉為俎豆 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 居今行古任定

祖 任安字定祖兼通經 說經鏗鏗楊子行

解經不窮戴侍中 重坐五

虎負子渡河帝問 何以難之昆封曰偶

燕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長者之言也

日 解經不窮戴侍中 重坐五

十餘席 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更相難詰義 執經壘畔

神父 宋益字叔陽為汝 君無口為漢

徒真世之有道者也 瘖聾之

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 孔子建與翟某

畫龍不成反為狗 孔信字仲

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德行恂恂召伯春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德行恂恂召伯春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周澤字太常

瘦羊博士 博士字長文

羊墨守左氏之膏肓穀梁廢疾 何休字季平

五經無雙許叔重 許叔重字叔重

知而復知 是為重知 燒壩

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

章 龍首山名餘官名 淳潛 小泉上音天崩

燔康居灰珍

杜寬字季雅以關中舊京

不宜改營洛邑乃奏 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

薄地也上苦交 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

反下苦角反 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

章 龍首山名餘官名 淳潛 小泉上音天崩

奇推鳴鏑釘鹿蠡積分單于秦製百鏑燒劉曉曉關氏馳院岸獲其鏑虜傲候驅驅

取宛馬猶擊寥狼擾也蹂躪下音水劍謂下水推蚌蛤誅南越

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甲謂取其甲也觜觿大龜也觜音子期反觿音以規

反畝價一金原土之田田相如鑄鏹株林

地皆相類也鑄而表反鏹也鏹去林木之株藥也

三軍沮敗並論都賦外內五世至篤衰矣杜篤高祖延年外高祖李武賢以武略稱

業二志靡成事不專一七激連珠皆激憲府

文章之盛黃憲謂般為記重翟為主簿班固為中書郎一冠於當世天下無雙

江夏黃童黃香字文舉京師號曰讀所未嘗見書

詣東觀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香上疏有相如

楊雄之風李尤字伯仁少靈光賦王奕書字文腹便

便五經笥邊韶字季先五日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對曰邊為孝為字一但欲眠

子同意師而可謝出何典記體貌魁梧解擯宜

才倜儻為游黨伊優北堂上抗驕倚門邊文籍

所撰作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屈曲傲類故雖滿

親而升堂抗驕高亢特直故弃而倚門意見司徒遂長揖遂

漢王今揖三公何怪哉遂置上羊陸造宜柴車草屏蘇伯其傍延坐車

坐顧謂坐中曰請為諸君下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說

關節疾痛膝炙塊潰人有四關節楚陽

阿揚之清官展新解而長歌十二節蕪柴以讀書侯選

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六奇五間

陳平出六奇策用間有五將天目文昌等矯時慢物矯衡字正平少有才

字漫滅而無所之適至於馬能從屠沽兒

耶或謂益從陳長文司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

可使監厨請客又問前文若趙雅大兒孔文舉

小兒揚德祖唯善孔融揚備常稱曰岑牟單絞岑牟

辱孤曾操召衡為鼓史今脫故衣更著衡乃解相衣屍冢之

問能不悲乎衆相戒曰備衡無禮今因其後到成當以不起

重踈密各得體宜衡為黃祖作書記一祖曰正蒙

衝船秋而長死公去等道相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避顯

父稽郎官其變孫不有納縱使者車

為繡衣使者未及終獨行傳射市薄命者先死李素

游太守強召之乃戴病詣門太守怒曰賢者不避言酒士以業為世適平目即

清任承馮信守託青首以避世難及父客思鄉里溫序死

其子

其子

為辨平侯相考序告之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

信之審耶 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

死友 元伯臨歿歎曰恨不見番死友

乳為生潼 李善本同縣李元善頭元死惟孤兒

勝凶邪德除不祥 王忱字少林至菜馬李長曰幸有鬼

越布單衣 陸矯字智初美姿貌喜者一光

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 緣相開縲唯對食甚泣或

同食遞衣 李充字大遼家貧

無所 兄弟六人

說士猶甘於肉 光見陳

貴行其意 能遠為子孫計哉

膠漆 後背理得之金主已死以付膠漆

非陳 陳重字景公與富義

關之所 范舟與王奕善奕遷漢陽太守舟齋酒於道側以待之

鹿車招拾 丹遺黨錮逐

既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卓詭不倫 向相字胤真

喜長嘯 不好語言

脫素 道又以狂生

從儉 符拜趙相人謂其必一而

乞不使王彥方知 王烈字彥方以義稱鄉里有盜

神經怪牒王策金繩 方術傳序一關角於明

遁甲 推六甲之陰

須臾 陰陽吉凶

風角 候四方四隅之法

望氣 望氣起中孚六

武擔石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

任文公智無雙 武擔石折文公曰

拔佩 郭憲字子橫從南郊忽而

關東航航郭子 郭憲字子橫從南郊忽而

冠鐵冠 雙

冠鐵冠 雙

鼓不擊自鳴 每當朝業黜門

王子喬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遊魂假 謝夷吾字克卿善占候太守使察鳥程長到縣無所驗但

分帷 望閣伏哭而還白太守曰

隔中央 夷吾遷州刺史屬幸魯陽有詔刺史錄因徒上

乘 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



**裘鈞澤中**  
先武即位乃變姓名隱  
**君房素癡寧**

**小差否**  
侯霸未書於先光曰使君曰位已鼎足不廢也光曰卿言不廢是非廢語也我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

**菜乎求益也**  
先口授使者使者曰懷仁輔義天下

**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投札與使人口授曰君房

**奴故態也**  
霸得書妻之

**為理耶**  
車駕幸其館先卧不起帝即其卧所無光腹曰先又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我

**客星犯御坐甚急**  
帝從容問

**嚴陵瀨**  
勤於富陽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井丹字大春京

**刺候人**  
升松清  
**麥飯葱菜之食**  
陸氏初習升丹不

**築駕人車**  
就起左右進擊丹

**真梁鴻妻也**  
梁鴻字伯鸞家貧向節介鄉里多敬

**五噫**  
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督者布衣操作而前鴻曰

**舉案齊眉**  
鴻為人貧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

**德曜孟光**  
鴻妻字

**委體淵沙鳴絃**  
非凡人也

**揆日**  
論謂原從康

**潦水流麥**  
高鳳字文通少為書生專精讀書

**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  
拊字謙時天暴雨不

**苦耶**  
幸得保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

**休那**  
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

**奪牛翁**  
相帝徵康康乃先發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

**能騎龍弄鳳**  
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公女弄玉妻之

**陶安公**  
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

**關東大豪戴子高**  
戴良曾祖連字

**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  
良字叔覽少誕節母

**出西卷**  
或問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此良

**疎裳布被竹**  
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

**笥木屐**  
許姓以遺者有隱者

**避名而名我追**  
法真字高卿友人稱之曰可

**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  
漢陰老父

**班草**  
陳留老父道逢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老父言

**夫妻相敬如賓**  
齊公未嘗入

**趣舍**  
是客也德操小十歲

**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公曰夫保全一身

於高林之士春而得所栖龍窟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入一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世人皆遺以** 表開先生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危今獨遺之以安** 孫子離公口一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

**蓬髮歷齒** 列女傳王霸與今於子伯為楚相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從家如也霸子方耕婦沮

**雙鯉魚** 姜詩母嗜魚鱸夫婦力作供饋常呼鄰母共之

**孝必觸鬼神** 赤眉賊經姜詩里

**家** 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班一名嫺博學

**恐其厄** 女誠一也

**斷織** 樂羊子遠行學師一年來歸妻

**共挽鹿車** 鮑宣妻桓氏少志

**黃綃幼婦外孫蓬** 度尚弟子

**君子國** 東夷傳衣冠帶劍使二文

**九夷** 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徐偃王

**酸棗** 夫餘國

**東盟** 十月祭天

**押頭令扁** 以石

**蘇塗** 也

**持襄** 度海令一人不搦沐不食肉不近婦人

**朱分身** 大倭

**狐**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幕天下能得其將吳將軍頭者黃金千鎰要以少女所帝有狗名一斷吳首至帝女以不可違信請行乃配之

自女入南山解去衣裳經三年生十二子六男六女自相

**嗽人國** 而食之謂之宜弟

**陰陽石** 巴夷有一

**君** 巴蠻一乘土船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一曰願留共居廣君不許

**虎** 虎一

**俊錢** 俊錢

**秦與蠻盟** 昭襄王與板橋

**夜** 夜

**郎神** 今夜郎

**樣柯** 樣柯

**湏池** 湏池

**哀牢** 哀牢

**夷** 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岸山捕魚水中觸沈木有感因懷子月產

**虎魄** 虎魄

**猩猩** 猩猩

**陷河** 陷河

**碧鷄金馬** 碧鷄金馬

**郎君儀貌** 郎君儀貌



**我府君** 張翁為越萬太守有遺愛後拜其子端  
為太守夷人懼喜奉迎道路曰——**山圖** 西人好

乘馬馬蹄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玄參活服一年不嗜食病愈  
身輕道士問之自去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便不死山圖連隨  
人不復見六十餘年歸 **仇池** 在今成州上祿縣南羊腸盤道三十六  
來行母服養年復去 **火毳** 布也 **馴禽** 鷓鴣也 **封獸** 象也 **以戰死**  
者也上有平田 **百項** 袁主成鹽 **火毳** 布也 **馴禽** 鷓鴣也 **封獸** 象也 **以戰死**

**為吉利病終為不祥** 西苑 **劓女** 羗無弋爰劓者  
初藏穴中秦人  
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出與——**三河** 黃河賜支  
遇於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因以為俗 **謂**

**奴為無弋** 爰劓嘗為奴 **容頭過身** 公卿選  
論 **義從**

**胡** 淮中月 **揭木為兵負柴為械** 駭鷄犀  
大秦國有——犀有百理如鋌者以盛米置 **蘇合** 大秦國會諸香  
群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蘇合却故名—— **蘇合** 煎其汁以為——

**毳** 上音他合反下音登毛席也 **佛** 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  
空國有神名——其形長丈六黃金色帝於 **昭君** 王嬪名昭君元帝時  
是遣使天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像焉 **昭君**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  
呼韓邪來朝帝以官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官數歲不見御悲怨乃請行臨  
辭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官頰影徘徊棟動左右帝見  
大驚意欲留之 **箇步** 搖 箇音言誨反字或作懶 **東墻** 鳥相有  
難於失信 **箇步** 搖 箇音言誨反字或作懶 **東墻** 鳥相有  
蓬草實 **角端弓** 鮮卑有角端牛  
如糝子 **角端弓** 鮮卑有角端牛

**右後漢列傳八十卷**

**大絮** 禮儀志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  
言陽氣布暢絮之也 **請雨** 文社 大旱雪  
兩大水鳴 **桃印** 仲夏之月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  
故而—— **軀劉** 武官肄兵習戰 **鳩杖** 民年八十  
官氣相更也漢兼用之 **軀劉** 武官肄兵習戰 **鳩杖** 民年八十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王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 **八能之士** 冬至使——八人吹律 **大**  
不噴之鳥欲老人不啞 **登泰山** 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云石壁宵窺如無道徑通  
移過柵乃知是人也賴其羊腸遠途名曰環道往往有絕索可得而登  
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  
矣所謂摩挲石捫天之難也初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五步一  
休牒牒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哺後到天  
門 **日觀** 東山名曰——鷄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所秦 **童謠**  
謂不諧在亦信不得在河北時更始為赤眉所殺世祖河北與也 黃  
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借蜀以王莽稱黃欲繼以白五銖漢貨當復  
也 出吳門望鏡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隱冤痛  
蹇吳門望鏡郭門銀群山名 直如攷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時梁冀專國  
季固以直死胡廣等皆封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種者婦與婦丈人何  
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元嘉中征涼州麥多季并但  
有婦女刈穫又調發車馬及有秩不敢言但咽語也 城上烏尾畢道  
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蛇女江獻歲以錢為

**室金為堂石上** 棟樑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為擊之丞卿怒城上烏言處  
高獨利不與民共也父子為徒擊擊又益以百乘也車入河間迎靈帝也  
宛安謂靈帝母永樂太后聚金為堂猶不足也擊鼓欲訴而丞卿怒也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姓實武字游平印綬所加皆得其人豪  
姓絕望也 茅田一項中有并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  
謔茅田喻賢者多也并有法度也四方森匿不可理也嚼飲酒不恤攻也  
今年但禁錮黨人後年誅陳實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辭河間  
來合諧時劉儵議立靈帝侯覽殺之朝廷思其功用弟郎也 侯非侯王  
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董逃言董卓逃竄也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  
得生言董卓雖盛亦破亡也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劉

**五鳳** 東方曰發明 南方曰焦明 西方曰 **火井** 臨邛有火  
也 **五鳳** 東方曰發明 南方曰焦明 西方曰 **火井** 臨邛有火  
也 **五鳳** 東方曰發明 南方曰焦明 西方曰 **火井** 臨邛有火

**宰** 明帝修司空司馬府欲復更太尉府時趙喜為太尉表陳免即難許  
其冬臨辟廢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明帝歎息曰——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見轉蓬始知為輪** 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成復

利阜蓋朱兩轡二千石 屏星州別駕從事車前看者  
 史行都發去日晏欲去別駕車屏星孔恂曰明使君自發晚而欲徹去赤  
 一毀國舊儀不可別駕可去一不可省即投傳去一車當也  
 帷大使 獬豸異物志東北荒有獸名一一角性忠見人則  
 車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法服一冠

右後漢志三十卷

右後漢畢

諸史提要卷第五

諸史提要五

諸史提要卷第六

三國志陳壽撰 魏志三十卷 蜀志十五卷 吳志十五卷 共六十卷

魏五主文帝 明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共四十六年

蜀二主先主 後主 共四十二年

吳四主大帝 明主 廢主 共五十九年

三國志六

吉利魏太祖操一名 舞手戟於庭 之乃一 論理而出

接要抄集諸家 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 姦推

五色棒為北郡尉造 縣門左

三國志六

讀書秋冬七獵以自 娛樂 寧我負人 無人負我

雄雉過中車為亭長所執功曹心 知是太祖 因白令釋之 興兵為國何謂袁董

清談高論嗚呼吹生 曰孔公緒

長大而能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孔伯公緒

長大而能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孔伯公緒

長大而能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不祖謂 登高能賦觀物知名 表道 舉玉印向其

肘 表絕影 太祖所乘馬名 志大而智小色厲

而膽薄忌克而少威 捧謂表紹 丘多而分畫 明且鑒

取冢間髑髏著馬鞍 王忠嘗因仇敵人公 明且鑒

於鏡此益不忘人 素紹謀臣許彼來奔說公擊淳于仲簡獲去

推冰 川渠水凍使民 梁鵠善書 帳中及釘雙玩

曹公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公在韓遂

欲罷吾著爐火上耶 蓋此自始皆以新

書從事 自作兵書十餘萬 習啖野葛 至一尺許

斗酒隻鷄過相酌沃 亦能少飲 太祖嘗謂

仲尼稱不如顏淵李 從容善約 聖

生之厚歎賈復 上承明廬 文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

除佳加水變雒為洛 帝以漢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

當塗高 魏魏富代漢本魏基呂於許漢魏絕於許 皇覽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文帝受權軍

蒲桃酒 孟他以一斛遺 高箭 文帝謂孟建如

食啖兼十許人 時京 邑有

井州刺史 送漢故度將軍范明友 年二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一人失其姓名 遂肥不 發冢得生婦人 時太原 於破棺

魏文善射 時歲之暮春勾射 節和風扇物

善擊劍 方食羊蔗便以為杖 節 善彈碁

女尚書 明帝選知書女 子六人號 儒林文人

致巾幗婦人 高貴鄉公姓急請召欲連司馬望等

罰二十 諸葛亮屯渭南 宣王平諸軍拒之 宣王堅拒守

以上皆親覽 對曰 宣王見亮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

大討曹 初漢元成之世有言曰 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

青頭鷄 司馬文王 於平樂觀臨軍謀殺之 勃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

不拜晉王 率而拜曰 相國韓貴要 是魏之宰相 五等三公

女博士 文昭甄皇后 年九歲喜書

女中王 文德甄后 父水奇之曰 此 自謂侯身

雙帶兩韃 左右馳射 卓我相

見如有人持

父嘉本典虞

明悼毛皇后

父嘉本典虞

父嘉本典虞

貴無上 卓所願無極 辟兵符 牛神恆性 賢人者君

子之望 袁紹傲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 一人獲兔貪

者悉止 沮授諫紹曰一兔走衢萬人逐之 麥屑蜜漿 東術

厨下尚有 三十斛水 牧受吊不受賀 張濟引兵入荆州

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 半英雄 傳聖字公操有知

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 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 飛

將 呂布替力過 三休 金元休名尚京先人與同郡章 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

祀 太祖會陳宮問宮欲活母女否宮曰 何患無令君乎 陳

自唐陵遷東城太守吏民追之 鬼見犬勢必驚 唯固字自見

曰太守在歌頌致吳寇諸卿 一 諸賊自相號字 黑山黃巾

為張白騎輕捷者為飛燕燕飛大者為張雷公 三日五百六日一

千 夏侯淵為將赴急常出敵之不意故 為將當有怯弱

時 太祖戒淵曰 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 能則自為耳

安能學人 夏侯稱字叔權淵第三子 爵里刺 淵第五子

以官易富 鄧玄茂 師語曰 難為作下

難為作上 相統字元則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為表免又嘗轉

冀州牧而鎮比將軍呂昭名在範後而居其上範謂其

世要論 乾常抄撮漢書中諸雜事 粉白不去手行

步願影 何晏字平叔 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

草 曹妻弟文叔妻夏侯氏早死髮截耳及妻誅曹氏盡死叔

情求 許允字士宗為吏部郎選郡中明帝疑其非次召入將加罪

相印 許允善一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

中有三狗 何晏鄧颺丁儀並屬於曹爽于時諺曰 李豐

兄弟如游光 詩書曰 士百行

以德為首 九妻既氏賢而視允始見愕然無入意扼腕物之入

不意雙珠近出老

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 荀彧字奉倩謂傳彧曰

奔走之友 荀令君之進善不

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本君

良平之奇 賈誼有 定太子 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滿使

文帝問誼自固之術誼但云願不違子道而已太祖又嘗問人問誼誼

不對太祖曰不答何也誼曰獨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誼曰思

我但識勞我耳報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

耶禁曰 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能使子等貴未嘗

子所 荀令君之進善不

切謂其父子也太  
大矣於是太子遂定

**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

**德化** 文帝即位問謂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謂曰

陛下應期受禪若發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荀

**賈良平之亞** 評曰荀攸賈詡庶乎算無

**唯德可以辱** 賈良平之亞

**人不聞以罵** 袁渙字曜卿呂布使渙作書罵劉備渙曰一使

彼國君子耶且不耻彼試小人耶將復將軍之

意則辱在此而不在彼且渙他日事劉將軍亦猶今

日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唯取書數百** 卷 布破衆兵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

曰布破衆兵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

**則禮簡** 全在對酌

**賜穀二千斛** 魏國建以渙為郎中

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疇下穀千斛賜曜卿家

外不解其意教曰太倉穀者官法也疇下穀者親舊也

**詣賊請二** 子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承子敬為山東賊所得範直一賊

以陵還範謝曰夫人情難受其子然吾捨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美

其自悉 **衽負** 博物記曰衽織練為之以

以送之 **國子左美才也** 國子左師車鄭玄曰

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引二京賦** 察諱謗書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鄰有

**東家丘西家愚夫** 原長遊學詣

鄰里鄰君學者師模乃舍之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

同故有登山而採玉入海而採珠豈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

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

**本能飲酒以荒思廢業故** 君以僕為

**斷之爾** 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曰

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坐飲終日不醉

**錢神樹** 行而得錢拾以繫樹自爾繫錢者多謂之神

樹原惡由己而成淫祀辦之遂其錢為社供

**雲中白鶴** 謂一非鶴

**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冢宰

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本祖問之原曰

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救君耶父

耶衆人紛紜原愕然曰當救父也

**張子臺似鄙樸人** 張闢以

杜恕若戒稱曰張子臺視之如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

者為美何者為惡作人如此自可不謂貴而愚禍當從何而來

**居郡** 北示無遷志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大亂關公孫康令

行海外遂至遼東處於山谷時避華者多居郡

獨一分汲養牛 寧所居七舍會井汲者男女圍爭寧乃多置器分

史 131-401

**謂魏**魏將伐吳有竊門無先謀歌曰視劍視劍非由肉更相道逐本於足知為

**危累**字伯重京兆人隨青牛先生遊獨居道側以博為障施言年八九十才

**寒貧**字德林本姓石安定人不治產業不蓄妻子常讀若四五十者

**燔鬻拊摺**文帝為世子好田獵耳非

**佳話**崔瑗字季珪骨鷹揚祖太叔為魏王訓發表稱贊人或笑謂希世

**得鳥者羅之一目**終不得鳥鳥能通

**使天下又自治吾復何為哉**

**君有古人之風**

**垢面羸衣**

**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德行堂邢子昂**

**鹿車載母**

**門幹盜簪**

**五熟釜銘**

**此童有貴相當厄於**

**求玉玦書**

**盟嘖**

**水**

**見美許人**

**六白若裁**

**毛珩字孝先**

**故賜君古人之服**

**三公者一代之偉人**

**上殿**

**婦妖**

**三人為一龍**

**與丈夫俱行**

**華獨坐**

**還所贈遺**

**形色忤時**

**諷諫合道為貴**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

**自知當為公**

**事有不便輒與**

**尚書共論**

**除秦祀**

**魚集武庫**

**相負販而常挾經**

**義自見**

**三反**

**三餘**

**請書百偏而**

**言當以**

苟合二反也喜情財物  
而治身不穢三反也  
夢捧日 程昱少時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木祖

乃如日 鈞大魚者縱而隨之 明帝將伐蜀而內外皆以

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揚聲切諫因言雖亦以為不可帝召

之矣帝謝之雖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

如拙誠 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疎焉諺曰信矣 得劉公一

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弘字叔和為荊州刺史每有與

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司馬朗字伯

怒起逐蠅 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

三不肯 劉頴性奇劉弘為太守氏忠之題 膝非佞

人枕 董昭枕膝則膝則則 仕進不止執虎子 董儀侍

求徑寸珠 文帝欲求 西城

帳下壯士 典章有督力為之編四

清者不必 御者必自

白馬將軍 龐德常乘白

將不怯死以苟免 以求生龐德云 東市相斫

楊阿若 楊阿若以任俠為事時人號 丈夫何能作博

士耶 任城威王彰少善射御太祖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劍

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 代郡人以彭為將

黃髮頭兒 既還歸功諸將太祖喜梓 言出為論下筆成

章 陳思王植字子建太祖視其文曰汝倩人耶 相門有相將

門有將 貧不學儉卑不學恭 勢使然矣

校巨象 鄧哀王冲五六歲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群下莫

救庫吏 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乃以刀穿單衣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曹國封建論 一倒

疑迎之 王粲字仲宣時蔡邕才學貴重常車騎填塞賓客羣坐圍聚

體弱通佞 蔡之判州依劉表表 誦碑覆墓

擻愈頭風 太祖初苦頭風 諸陳琳所作戲起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文帝與吳質 七子 孔融

吳質 詔上將軍以下皆會會所酒

孺子孺子黃中通理 劉虞年十

日蝕 朝劭曰梓 禪龜占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張伯

皇

覽

覽

覽

草書精巧凡家之衣帛 必書而後練之 勿勿不暇草 則號 求仙

人藥一丸 杜摯字德曾上茄試補官與母丘儉相親為詩與儉 欲以感切求助也詩云彼此篤病父榮衛動不安聞 有韓藥信 三人皆敗德 傳振字蘭石時何晏詔賜以特許 來給一丸 名而夏侯玄為之宗主求交於振而不納 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 利口覆邦國之人也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開鑄貴同惡異多言 而茹前以吾觀此 此兒必興吾宗 陳群字長文其祖 之猶恐禍及况朕之乎 也謂宗人曰

先與紀友後與羣交 群父紀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 之間 更為紀拜由是顯名

弘博不伐 劉虞坐弟當誅群言而赦之後劉虞深 德羣羣曰讓刑為國非私也 如此 掛寶貨

於壁 陳泰字玄伯為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 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封及徵悉還之 玄伯何 泰群之子司馬文王問 武陔曰通雅博暢能以 天下聲教為己任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餘子

如父 諸史撰異六

瑣瑣焉足錄哉 陳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 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為清 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 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明帝

回車 陳矯字季弼明帝嘗幸至尚書門欲索行文書矯曰此自臣 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 疾之詔虛敏曰得人與否在盧生爾 名如畫

窻八達 諸葛誕鄧騭等馳名譽有 之請文帝

地作餅 選舉莫取有名 不可咬也 魏對曰名不足以改異 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羨也 才

所以為善 魏於人先舉性行而後言才李豐以問魏曰 故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也 激詭之行容隱偽 和洽字陽士時毛玠崔瑗選用皆 先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

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朝廷之 議吏有者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裝舉者謂之靡素 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吏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 實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繁難繼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

之大教務通人 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常林字伯雅有父 情九 不為廷尉何故考囚 曹爽問曰伯先 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 貴非吾之所畏拜 貴非吾之所制 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教長幼之教 為後生法 清介傳 苗四人為 不耻惡衣 言者踉蹌而退 苗四人為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書而茂皆有之碩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左右曰我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為清白之子嘉為中正不復為通人叙吉 汝欲作沐德信 茂曰德信能少汝能曰我欲交子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木人射蔣濟 時苗子德曾為善春今往劉治中蔣濟請濟 置之墻下且夕射之後濟仕至太尉濟不 以前毀已為地苗亦不以濟貴更辱之 去官留憤 苗之官 牛布被髮居管生一憤及其去留之曰德信南所生 羅史曰六曹自當隨苗苗不聽時以為苗然由此名聞 楊俊贖王 象 楊俊字季才明郡羊象為人僕牧羊而私饋書因被善楚使即贖 之獲象為善楊俊文帝收俊象中頭流血請不從象發病死 龍

蟠幽藪待時鳳翔 杜德字子緒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 子俱來者發 豈謂劉表為撥亂之主而 勇可習 劉表文而劉表 規長者身身幾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德也 勇可習 劉表文而劉表 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乃更負桶饋劉表曰 也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本桓桓留府 主者所選多不當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木桓桓留府 曰 遂以象為之

食而耻一物不知 吉茂字叔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是科其內學及兵

非吾之所制 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教長幼之教 為後生法 清介傳 苗四人為 不耻惡衣 言者踉蹌而退 苗四人為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書而茂皆有之碩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左右曰我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為清白之子嘉為中正不復為通人叙吉 汝欲作沐德信 茂曰德信能少汝能曰我欲交子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木人射蔣濟 時苗子德曾為善春今往劉治中蔣濟請濟 置之墻下且夕射之後濟仕至太尉濟不 以前毀已為地苗亦不以濟貴更辱之 去官留憤 苗之官 牛布被髮居管生一憤及其去留之曰德信南所生 羅史曰六曹自當隨苗苗不聽時以為苗然由此名聞 楊俊贖王 象 楊俊字季才明郡羊象為人僕牧羊而私饋書因被善楚使即贖 之獲象為善楊俊文帝收俊象中頭流血請不從象發病死 龍

蟠幽藪待時鳳翔 杜德字子緒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 子俱來者發 豈謂劉表為撥亂之主而 勇可習 劉表文而劉表 規長者身身幾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德也 勇可習 劉表文而劉表 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乃更負桶饋劉表曰 也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本桓桓留府 主者所選多不當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木桓桓留府 曰 遂以象為之

食而耻一物不知 吉茂字叔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是科其內學及兵

非吾之所制 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教長幼之教 為後生法 清介傳 苗四人為 不耻惡衣 言者踉蹌而退 苗四人為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書而茂皆有之碩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左右曰我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為清白之子嘉為中正不復為通人叙吉 汝欲作沐德信 茂曰德信能少汝能曰我欲交子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木人射蔣濟 時苗子德曾為善春今往劉治中蔣濟請濟 置之墻下且夕射之後濟仕至太尉濟不 以前毀已為地苗亦不以濟貴更辱之 去官留憤 苗之官 牛布被髮居管生一憤及其去留之曰德信南所生 羅史曰六曹自當隨苗苗不聽時以為苗然由此名聞 楊俊贖王 象 楊俊字季才明郡羊象為人僕牧羊而私饋書因被善楚使即贖 之獲象為善楊俊文帝收俊象中頭流血請不從象發病死 龍

蟠幽藪待時鳳翔 杜德字子緒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 子俱來者發 豈謂劉表為撥亂之主而 勇可習 劉表文而劉表 規長者身身幾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德也 勇可習 劉表文而劉表 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乃更負桶饋劉表曰 也

釋麒麟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本桓桓留府 主者所選多不當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木桓桓留府 曰 遂以象為之

食而耻一物不知 吉茂字叔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是科其內學及兵

非吾之所制 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教長幼之教 為後生法 清介傳 苗四人為 不耻惡衣 言者踉蹌而退 苗四人為 坐書 坐其宗人故故先 書而茂皆有之碩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左右曰我 不忍欺 清介傳 冠憤劫人 王妻 為清白之子嘉為中正不復為通人叙吉 汝欲作沐德信 茂曰德信能少汝能曰我欲交子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耶 沐德字德信少孤有志介拜柯人兵作會有先起者呼後起者 有共食來後食者曰不也呼者曰 其名播異如此 刻



凡人安能  
知非凡耶  
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万石

之鍾不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依何通財同計

趙儼字伯然避亂荆州與  
杜襲擊欽合為一家人言語殊不易舊故四任有官厨

不因錄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志持其常所服藥雍州問之乃道辛陳

送雜藥朴數箱儼笑曰我問所服藥亦何用是為遂不取

杜趙儼與辛毗陳群杜胡床掛柱裴潛自感所生微暖折節

子貧乏織慕並以供為兖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左氏為太

官公羊為賣餅家嚴幹字公仲善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

前後治行曷相如韓宣為大鴻臚始幹雖以宿德在宣

水排韓贊為監冶舊作馬排後更作人排刺史視去此

州如脫屣崔林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軍曹宇萬目

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以

二千石遺子孫高幹為東萊太守老病歸家妻妾皆盡

擁膝抱文書而寢高柔字文惠為刺史

廷尉不以至尊喜怒而毀法

以圖決爭孫禮為冀州牧清河平原界八年不決禮

我太急辛毗字佐治諫文帝文帝怒起奮於陛下甚樂

於群下甚苦帝從帝射雉帝曰樂哉與劉孫不平

不過不作三公明帝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上制斷政大臣

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敬之

未一何危害之有焉天地之性高高下下帝欲平北

作臺毗諫曰今而反之既宜戚而喜何以能久初

非其理若九河盈溢何以禦之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文帝得立抱毗頭而喜毗女憲英有才樂聞之曰

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一

不昌罷女樂卑厲聲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廢坐之中譯女人

乎形體桀紂之亂不帝不法服不見卓見帝著纓被纓紉半突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密

乎卓欲省官人請不見幸者召御府吏問後官人數吏天不欲

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太和中議封禪使陸機禮意

過其通高堂陸學業惟明志在匡君及至當事不當爾耶

救楊彪楊彪收職荀或孔融

飲酒一

石不亂龐參王凌不平凌毀龐老明帝召子孫皆長八

尺龐子儼子長武罷老苦汝來過田豫字國讓居

葬我必於西門豹邊豫病戒其妻子曰

舉袖以受秋金鮮卑等

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明以為前所與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得懷金三十斤

即賜絹五百疋豫分與諸胡

遭唐虞之世免防風之

誅郭淮字伯濟黃初元年奉使質文帝踐祚而道得疾稽留帝責之曰

曰臣聞五帝先導民以德夏

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科禁

通荒戎入貢 徐邈為涼州刺史風化

難而徐公之所易 盧欽稱邈曰徐公

乃今日之介 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為通自在涼州還人

有常 古人之交 張蓋與武周有隙蓋欲請胡質為質駁曰

皆二千石才 王柔字叔優王澤字季道郭林宗曰

名子皆依謙實以見意 王和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王和

蔣氏翁任氏童 任昭先風智且成

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 今孤愚與王凌陰謀去楚王

四聰八達三豫 諸葛亮與夏侯玄相類表以玄驍四

發吳芮冢 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

引以父執為一九

十五人後皆廢

獄家者見苻十六世孫綱曰君何類長沙王似微

短耳綱曰是先祖也自苻卒至發冢四百餘年

每見高山大

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 郭文宇

濟河論 著一以為陳蔡之間五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井水東下今淮此

乞兒乘小車獼猴騎土牛 州泰為宣王辟三十六日為新城太守鍾繇謂之曰君釋褐登華府三十六

鍾會母賢 鍾會母張氏字昌蒲蘇之妻備身正行妻孫氏

斷腸消洗縫腹膏摩 孫氏謂公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藥而反謂毒之

吐地 佗行道見病咽塞者食不得下佗曰向

五禽之戲 佗曰吾有一術名

戶樞不朽 又曰人輪欲得壽動則氣得通氣得通則

朱建平相 威四十九位州牧當有厄謂應璩云

惟當嫁卿阿鴛耳 首做鍾

周宣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太守夢人曰八月一日曾公

非君家事她女子之祥足非她之所宜當殺女子而作賊者

兩瓦墮地化為鴛鴦宣曰後官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許卿爾宣曰夢者意耳

前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官人相殺 帝腹摩錢火發令滅而更明宣

史 131-406

曰此自陛下家車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時帝欲治之非偏於太后但如既  
得爾則復曰吾夢獨狗何也曰君欲得美食爾有項出行果遇豐膳又問曰  
昨夜復夢獨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脚又問復夢獨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俄  
火起其人曰吾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宜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  
夢無異又問三夢獨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宜曰獨狗祭神之物故始夢得飲  
食祀祀則為車所折故中夢墮車既車則則載以為祭故後夢失火也

**家雞野鵲猶尚知時** 管輅字公明年八九歲傳善仰視  
星辰自言我年雖少然眼中喜視

**大地銜筆老書佐烏** 天文常云一況於人乎及成  
人果明周易鳳角占相之道

**與鷲聞老鈴下** 為王基作卦床上有大地銜筆老書佐烏  
鳥來入室與鷲共聞燕死鳥去其老鈴下耳

**蘇為黃熊如意為蒼狗** 夏漢天子之父如燕  
意漢祖之子

**爵入懷遷官之徵** 王經見此使轉作卦曰君夜在堂戶前  
有一流光如燕射者入君懷中射射有

**射覆** 取燕入燕窠如蜘蛛一絲  
索餘光經笑曰實然曰吉遷官之徵

**青** 生雄雌以形翅翼針張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象多藏積有青  
乃代第三物般般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與青

**蠅在鼻上** 何晏謂韓曰夢青蠅數十來鼻上駭之不去何故韓曰  
鼻者良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與

**惡而集之位峻者** 韓輕豪者亡不可不思鄧騭曰此老生常談韓曰夫老  
生者見不常談者見不談韓歸以語舅舅責其言太切韓曰與死人語

**要言不煩** 何也韓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學易  
日晏韓皆誅

**鬼躁鬼幽** 舅問何意已有凶氣未也韓曰韓之行步為不  
東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

**何平叔** 何之視侯竟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浮容若楠木謂之鬼幽  
故鬼躁者為風所吹鬼幽者為人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

**才如益益之水** 又曰一所以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  
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水求一山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 韓曰天與我才明  
不與我年壽恐四

**之形形不可得** 而智由此感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  
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吾領上無生骨眼中無  
守精氣無氣注神無天限 皆不壽之驗果如其言

右魏志三十卷

**致止** 董扶字茂安發祥抗論益部少變故  
言人莫能當所至讓止也

**羽葆蓋車** 先主會  
東南

**願自見其耳** 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

**菜者** 曹公數遣親近密視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嘗之備時門將人  
種菜者使人闕門既去備謂張飛曰曹公必有疑意乃疾去

**解裏肉生** 備住荆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一鼠然  
還坐表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解肉皆消今不復解

**的虛** 劉表謂備會欲因會取之備覺為如劉潛進出  
功不虛是以悲耳

**濟大專必以人為** 走陸襄陽城西檀溪水中備急  
三日遂得過乘舟渡河中流而進者至

**投膠撫寒含蓼問** 荆州人多歸先主或勸備江陵先  
主曰一今人歸吾何足言去

**疾** 習鑿鑿曰先主雖病而德義愈明勢傾事危而言不失常  
升之願則情感三軍感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給物情者

**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 孫權謂左右曰一吾不  
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三人皆人傑也** 傳曰劉備  
有度能得人死力

**梁父吟** 諸葛亮  
孔明

**抱膝長** 孔明躬耕  
孔明躬耕

**自比管仲樂毅** 亮身長八尺自比  
時人莫之許也

**伏龍鳳雛** 備問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

**不可屈致** 先主欲今庶與俱來庶曰此人可  
見一宜枉駕顧之九三往乃見

**伏龍鳳雛** 備問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

**不可屈致** 先主欲今庶與俱來庶曰此人可  
見一宜枉駕顧之九三往乃見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先才與亮情好若密

諸君勿結耗備性好一有人以耗牛尾與備備自結之亮曰明

寸亂矣曹公獲徐庶庶母庶先主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

擒亮生獲孟獲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觀

諸葛走生仲達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遣馬

牛流馬八陣圖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考

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黃承玄謂孔明曰聞擇婦

則同床恩若兄弟關羽字雲長與張飛同為劉

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羽為曹公所獲寄養父留之

文武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關馬趙雲諸將

後秦華愈至陰雨常痛擊曰當一羽仲羽初出軍

平曰吾今年乘張飛

將不得還果死張飛

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張飛

其不降顏曰我州一研頭張飛

便所何為怒耶飛壯而舞之張飛

羽飛萬人之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

日搥徒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羽

待辛伍而驕士大夫飛愛勤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羽

主字幾為開張所殺馬超字孟起降先主待之厚

都為名曰趙雲字子龍曹公先主爭漢中雲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

之風羽報劾曹公飛美

南州士之冠冕龐統字士元少時

拔十失五猶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之徽採桑於樹上

得其半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懼之統曰

陸子駕馬願子駕崇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拔樊抑陸績願助並會昌門統曰一駕馬有逸足之力所致

許蔣濟論許子將棄賊不平以其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璋曰子昭拔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統守美陽

北山之北南免自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使與治中別

山之南法正字孝直真有清節高名扶風守欲屈為功曹真曰以

使燒糜竺家糜竺從洛陽歸路見一婦人求寄載謂曰一感君

項枕卧語簡雍性簡傲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出

**具** 時天早禁酒... 一拜一起未足為

**憂為福** 秦密字子... 安身為樂無

**天頭天耳天足天姓** 吳道張溫... 天有頭手曰在西方詩云

**猶弃弊躄而獲珠玉** 志益也若迷小... 違覆而得中

**大丈夫如何與兵子** 語...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謂也** 董允字休昭... 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舉頭視屋憤咤作色** 庾立諱... 卒非過妻之人面

**非受履之地** 劉琰妻胡氏... 與後主有私呼五伯過之

**夢頭生角** 魏延夢頭生角... 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

**潛心典籍** 向勛少時... 張府君如瓠壺

**談啁流連** 後諸亮咨事... 夢井生桑

**生門不得不鈕** 先主誅... 具授

**者偏枯之物** 光貴費... 指摘

**痛癢** 多如是類... 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多慢則生亂** 思善則生治...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

**快士** 司馬宣王... 書皆有意理

**琬非百里之才** 蔣琬字公琰... 夢牛頭流血

**董允費禕優劣** 費禕與董允... 費禕與董允齊名時許靖交于允

又至諸人車乘甚備九神色未泰而律晏然自若父知  
之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縣若此甚遠** 傳誠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自便究其意其遠  
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曠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雖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數事亦不廢重允代禱為尚  
書令欲教之旬日之中事多愆滯乃歎曰非所及也

**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 律率眾禦軍來敵共圖基子時羽檄交馳入馬  
探甲嚴駕已訖神留意對戲色無厭倦傲日向聊

試君 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姜維字伯約初與母相失復  
得其母書令才官歸維自良

四頃不在 孫權與葛亮記曰丁未一一陰化不盡 射猿  
一賦一 孫權與葛亮記曰丁未一一陰化不盡 射猿

射猿 孫權與葛亮記曰丁未一一陰化不盡 射猿  
一賦一 孫權與葛亮記曰丁未一一陰化不盡 射猿

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  
造門耶 宗預字德純初諸葛瞻統朝事 問馬 李客老父笑問  
廖化欲與預共詣預曰

節之日長報養之日短 吳主與群臣論軍為人弟登蓋  
人問自足 兄供養之日長 曰願為人兄 家皆無善盡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 揚顯為亮主簿亮嘗曰校簿  
使奴執耕稼與炊爨雞主司火主火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棄無顧  
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一旦盡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刀  
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耶 李氏三龍 李朝字偉南兄弟各  
獨裁失為家主之法也亮謝之

右蜀志十五卷

夢腸出繞吳昌門 孫堅字文臺母懷妊 寤而懼以告  
鄰母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兒不  
九開達 張溫召董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  
好奇節 張大語 耳語謂溫曰卓 宜以軍法斬之 赤鬚

赤鬚 張大語 耳語謂溫曰卓 宜以軍法斬之 赤鬚  
主頁堅為卓軍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 乃脫鬚令親近將担  
巾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因追下馬以橫髮覆面

除狼得虎 堅破卓軍或謂未術曰堅若  
得洛不可復制此為一故

漢傳國壘 堅入洛城南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十四上相文

孫郎 孫策字伯符長于表術曰使術有子如 斬騎  
死復何恨策年十有餘歲而士民皆呼為 斬騎

見難與爭鋒 曹公聞策平定江南 高岱 時有一者隱於  
意甚難之嘗呼 高岱 餘姚策聞其言

陳之問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  
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面如此當復建功立事 策為許都客  
策臨死謂弟 面如此當復建功立事 策為許都客

方頤大口 孫權字仲謀 目有  
精光父堅異之以為貴

孝廉此寧哭時耶 策薨以事校權權哭張昭曰 今  
策先親逐欲哀親戚是猶開門揖盜

三妙 沈友善屬文好武事又辯於口咸言  
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皆絕人 生子當如

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狍犬耳 曹公攻濡  
須權自乘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權  
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除狼得虎 堅破卓軍或謂未術曰堅若  
得洛不可復制此為一故

漢傳國壘 堅入洛城南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十四上相文

孫郎 孫策字伯符長于表術曰使術有子如 斬騎  
死復何恨策年十有餘歲而士民皆呼為 斬騎

見難與爭鋒 曹公聞策平定江南 高岱 時有一者隱於  
意甚難之嘗呼 高岱 餘姚策聞其言

陳之問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  
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面如此當復建功立事 策為許都客  
策臨死謂弟 面如此當復建功立事 策為許都客

方頤大口 孫權字仲謀 目有  
精光父堅異之以為貴

孝廉此寧哭時耶 策薨以事校權權哭張昭曰 今  
策先親逐欲哀親戚是猶開門揖盜

三妙 沈友善屬文好武事又辯於口咸言  
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皆絕人 生子當如

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狍犬耳 曹公攻濡  
須權自乘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權  
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迴船受箭 權乘大船來觀軍 曹公使射箭著船  
能安曹公曰權不敵孤乃微軍還

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舡復以  
一而受箭箭均舡平乃還

**紫髯將軍** 魏張遼問吳降人向有  
誰降人曰是孫會稽遣

**谷利** 權為魏兵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前已見  
言不早知之舉軍歎恨

**雙戟投虎** 推乘馬射虎馬為虎所傷  
逆得度拜 為侯 大國有

**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 趙咨使魏文帝問  
王博覽書傳曆史籍籍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問吳可征否曰

**擊愛子之頭而以石代之** 魏文帝遣使索雀  
所求非禮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施曰有人一

**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 魏文帝遣使索雀  
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曲一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

**陶家之側** 臨幸謂陶穀曰一應百歲後化  
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嘗我我矣

**彼有人** 魏文帝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  
焉未可圖也 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屬一夕而

**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陳化使  
成觀人自江西望甚憚

**天所以隔南北也**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于  
以難奇之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于

**車中入牛以為四耦** 陸遜以少  
見波濤湧狀曰一

**大船名長安** 權於武昌  
增廣農畝權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

**黃金車班蘭耳聞昌明出天子** 孫權即位吳中  
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今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谷利拔

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二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狂不可行乃遂

孫權即位吳中

孫權即位吳中

孫權即位吳中

西門白虎仁 王者不暴虐則  
仁虎不害也 蜜中矢 孫亮少子使黃門

千頭木奴 李衡字叔平每欲治家妻不聽後遣十客於武  
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一林臨死勅兒曰汝母

四男名字 孫休作一太子名芳音芳字簡音遠太子名  
道胤足 孫休作一太子名芳音芳字簡音遠太子名

屏風隔坐 紀陟字子上孫休時父亮為尚書  
字雙音雅 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

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 陟使魏觀問吳之成  
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其險要必乎

十八公 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謂人曰松  
對以 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平如夢

蓐大被 孟宗從李肅學母為作一曰小兒無德致  
各學者多貧故為此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捕魚作

鮓歎竹生筍 宗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一寄母母曰汝  
未生筍入林 鬼目菜買菜侍芝郎平慮郎

熒惑星 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年六七歲衣青衣服有光吉異  
見仰視之若引一疋練以登天 御二龍於長塗驛

驥於千里 劉驥與兄岱皆有傳才陶丘洪薦之曰若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州章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見

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孔融為賊所圍慈平道劉

備備曰融既得濟融益奇慈遺以當歸曹公聞其名遣

發省無所道曰卿吾之也丈夫生世當帶七尺劍以升天

子之階慈既死歎息曰今所志董奉一丸藥主癩

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

會頃即開日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

孫堅夫人吳氏一既而生宜宜明樹實翁之信

勇士孫權在武昌欲運柴炭水道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避及或陳

道將入河如此形宜宜明樹實翁之信升堂拜母張昭子布與孫策

勢成敵不來矣宜宜明樹實翁之信射虎車權於武昌臨釣臺

孫權作為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酣飲權於武昌臨釣臺

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手擊為樂飲酒使人以水灑

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權既即尊位會百官歸功周郎

大魁昭曰是以思盡臣節若下屬老臣昭曰是以思盡臣節若

淵帝備切權曰吳國之士入官則拜孤出官則拜君孤之飲君至矣

而數於衆中折孤昭稱疾不朝權恨之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歎願雅字元歎從蔡伯喈學伯喈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拜侯還

寺家人不知雅累遷大理奉常封陽願君不言言

必有中雅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曰至飲宴諸

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

因并氏焉白鼉鳴龜背平諸葛融先其公安有靈龜為蓋

秣陵張然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金陵秦始皇東巡經此

巫見大巫張然與陳琳書歎美其文琳答曰僕在河北與天下

其帝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舉篇見字欣然獨笑

布在彼所謂神氣肅矣論出其表積以致恨

精策與孔融書融曰前勞手筆多蒙書每見如復觀其人也

以言語辯捷見知孫皓皓問沈彼相舟惟相中舟乎尚曰槍楫松舟亦中

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鷓鴣性

忌勝已而向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餘不不十年

之量皓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之

初魏文帝即位孫權曰曹丕為年即位孤不能及之關澤

曰不及十年其沒矣以字言之不十為丕後吳七年吳蜀相嘲

西使張奉於權薛綜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大為獨無大為獨橫目向身出

入其腹奉曰不當列吳邪綜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吳者臨萬邦天子之都

周郎周瑜字公瑾年二十四吳中呼為一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珠

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程普以年

足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昔後自粉服而親曲有誤周郎願

重之乃告人曰以其謙讓服人如此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瑜少精意於音樂雜三爵之後其有關於瑜必知之時人謠曰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隨擊賊母患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三日即更刮目相待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其術蒙

今者學識英博非復昔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

吳下阿蒙蒙曰何用場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



惟足 足以驚駭老子否 曹公出漢須臾察勃甘寧夜入魏軍軍乃得百人徑詣曹公營下接

鹿角論坐入管斬得數十級比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

人者也 魏使那占拜權為吳王貞有驕色徐盛忿憤願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亦巴蜀而今五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

薄落圍 魏文帝有羨江之志徐盛建計從建業築

債家至門輒言後 盛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沒數

相中 相音租去襄陽百

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 呂範

相 相音租去襄陽百

捋虎鬚 朱桓奉簡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懼

席弩賦 張純張儂朱異俱童少見朱據據各使賦一物儂賦曰

虎魄不取腐芥 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散宜異賦弩

磁石不受曲鉞 虞翻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儀其兄者

能步行日可三百里 策謂翻曰孤

折中國妄語兒 昔再至壽春

盜跖欲以餘 行便使子綱恐不能結兒輩也翻曰翻是明

財汚良家 翻謂曹公曰

東南之美非徒會 美寶為質雕

稽竹箭 翻與孔融書融答曰聞延陵之

摩益光 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

當開反開 翻乘船與龐參相違船人今翻曰避將軍船翻曰

世豈有仙人也 翻性疎

疏節骨 翻性疎

體不媚 翻放弄南方去自恨

不 翻性疎

務道德而惟尚武竊所未安 孫策與客論四

清濁太 武績年少未坐大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士大夫 明善惡太分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時飢荒客多困乏駱統為之飲

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 吾與統母使分施

柴桑換屯 柴桑抗臨去皆更儲

推僑札之好 抗與晉平

賓友目 孫登為太子

誠長者之事 漢子式表陸遜狂取民人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

不可謂曰 願人不為耳

推僑札之好 抗與晉平

賓友目 孫登為太子

柴桑換屯 柴桑抗臨去皆更儲





簡文帝

昱字道萬 元帝少子 咸安二年 年五十三 號太宗 高平陵

孝武帝

暉字昌明 簡文帝子 隆平陵 年三十五 隆安三年

安帝

德宗字德宗 孝武帝子 隆平陵 年三十七 元興二年 義熙十四年 安帝母弟 元熙二年 沖平陵

恭帝

德文 年三十六 沖平陵

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 都洛陽五十四年 汪左十帝 都建康百三年

晉上七

司馬氏

其先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

友

重與陳群笑實朱鑠號一軟材平底木屐

千入著

亮死帝行其營覆圖書殺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

以生平

亮死帝行其營覆圖書殺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

歌

帝過溫與父老宴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軍力運方

事大要有五

帝破公孫文懿請送任帝曰一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

耳法不肯面縛

就死也遂斬之

天子枕其膝

初帝至夏平一日視吾而悅視有異於常心惡之有詔召帝曰聞惻息望到到便直排闥

入視吾面帝遽行一宿至

天子執帝手以後事相託

愈甚每戒子弟曰

四時

猶有推移損之又損可免

何鄧丁亂京城

司馬公尸居餘氣

顏竣帝會左廢將益

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持粥暗流出沾帝帝曰眾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帝使聲意總屬言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備勝曰還亦本州非并州帝乃驚驚其辭去士勝退告爽曰一形神已離不足慮矣英不復備

馬戀短豆

帝將廢爽相純出赴爽將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一必不能用也

折簡之客故耳

帝帥軍王凌交曰若有罪不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帝曰一

以面覆牀

明帝時王凌侍坐帝問前所以得天下導力

三馬同食

景帝名師字子元何晏字稚幾

此子竟可

景帝名師字子元何晏字稚幾

晉明掩面

景帝名師字子元何晏字稚幾

長人見

成熙二年一於襄武

地手過膝

非人臣也

以六條舉淹滯

今諸郡中正一

泰始曆

景初曆為一

班五條

於郡

此湖塞天下亂此湖

吳臨平湖自漢末塞

焚雉頭裘

廢雉頭

以青麻代牛紉

有司奏御牛青

安社稷者

然則斷

四部司馬

發助兵

遣左右代

對

頁以事斷不可引書泓乃具  
互市 及居大位故山群下網紀大境貨  
路公行讓邪相為謂之

釋時論錢神論任子春秋  
王沈作一魯襄作  
杜嵩作一皆

疾時 問蝦蟇聲  
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  
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何不食肉糜  
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  
曰其家故皆此類 豫章有天

子氣  
懷帝初誕有嘉禾生豫章先是望  
天姿清劭 荀慈嘗  
謂人曰

章 薄太后面如生  
盜發海太  
後陵一為羞死

之事 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帝泣曰寇厄如此今欲聞  
天子何

在豆田中  
初有童謡一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童謡隱  
士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居在城東豆田壁 胡

蝗 大旱司農青雍四州蝗石動  
着青衣行酒 劉曜使使

服執戟 使使帝一又學者以莊老為宗  
而黜

六經以虛涉為辨而馳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然節信違  
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鄉居正實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俗吏

劉頊屢言治道傳咸每  
灰塵 其倚杖虛囑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若夫文王日旰不食仲山甫風夜匪懈

共嗤以 熬墜三山鯨吞九服 琅邪王毛

骨非常 元帝生有神光一室盡明所藉葉如始刈及  
舍長官

禁貴人汝亦被拘耶  
蕩陰之賊成都王穎令諸關無  
得出入帝至可陽為津吏所

止從者宋典後來策帝  
百六掾 帝即晉王位碎掾屬  
引觴覆

馬笑曰一史乃聽過  
帝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  
以為言帝命酌一之於此遂絕

冬施青布夏施練帷

帳 太極殿廣室施帳帝曰漢  
文集上書囊為帷遂今一雀釵  
將拜貴人有司請帝

有天子氣 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歲後  
一帝以煩費不許金陵

未及至元帝渡江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大安之際童謡曰一  
是歲帝與西陽汝

南南領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牛繼馬後 初玄石圖

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植共一口以好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  
酒醜牛金而奉至妃夏侯氏通小史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焉 日與

長安孰遠 明帝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問一  
明帝對曰長

之意 明帝雅好文辭嘗  
以禮觀之可稱為孝

王敦以帝為朝野欲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曰皇太子以  
何德稱齊色俱厲温嶠對曰鈞深致遠非淺為所重一眾以為然乃止

乘巴滇駿馬 兼將軍兵內向幸密知之  
一微行

環其城 又數一驚起曰  
黃鬚鮮卑奴 帝嘗有氏

狀類外氏鬚黃故  
七寶鞭示騎 此使五騎追帝帝馳去馬有

編以七寶鞭與之曰復有騎來可以此示俄追者至  
問云已遠因以鞭示傳玩父之又見囊冷以遠而上 常日白頭

公何在 成帝少聰敏南頓王之謀帝不知問更亮曰一  
對以

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 度擇送酒於江  
州王允之九之

與犬犬驚懼而表  
立始之際丘山傾 成帝有疾度米自

之帝怒曰一  
屬將謀乃言宜立長君遂以帝弟康帝岳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水

曰郭璞識云一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帝諱也水巽然至是果驗焚  
鳩鳥 穆帝有獻鳩鳥者帝怒  
斷穀餌長生藥 哀帝雅

服食過 筮卦 相温有不臣之志廢帝每以為慮實名術人

多迷中 時人憐之為作歌 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

西公 興晉祚者必此人 郭璞見簡文帝

不青無保天年 塵滿席湛如也 簡文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

朝延不復為虞 懼色 帝與相温及武陵王暉同載遊板橋温遂令鳴鼓吹角車

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

至是又入太微帝謂郭超曰故 主辱 及起請急省文帝謂之曰致意莫公家國之

常無復近日事邪超曰 無遠神 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

之 初奉佛法 孝武帝 立精舍於 哀至則哭何

常之有 帝勿聽悟簡文崩時年十歲至 精理不減先

帝 謝安常歎以為 長星勸汝一杯酒 既而

酒色為交夜之歡末年長星見帝甚惡之於華 汝以年當廢矣

林泉而祝之曰 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晉祚盡昌明 初簡文見議曰

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 曰 貴人怒向夕帝果崩 清暑反為楚聲

李太后夢神人謂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 及產東方始明因為名後悟乃涼涼

及為清暑有識者以為 名賢間出舊德斯在

哀楚之勢也晉祚自此傾矣 昌明之後有二

史臣曰 謝安可以鎮雅俗處之足以正 帝 安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初議去書赤

紀綱相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 帝 劉裕將禪代故使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去書赤

紙為詔 劉裕至京師傳亮觀恭帝禪位草詔請帝書帝

國姓而殺之不祥 帝幼時曾令善射者射馬為 深信

浮屠道 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 以百二之期促故

婉而倒之為二百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

所餘一百二歲 蓋璞一也

右帝紀十卷

古者言天有三家 蓋天宜 周髀 蓋天之說也庖

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房商周人志之故曰 行磨之上 又云天負如張蓋地方如某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

者表也其言天似蓋地法履歷天地各中高外下云 行磨之上 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背東行而天牽之以

西說 磨左旋而右去塵疾而 天了無質 蓋天之書云

蟻運故不得不隨磨以左週焉周髀 天之無質 仰而視之

高遠無極眼皆精細故蒼蒼然也管之旁蓋運道之黃山而背青條紫千

仞之深谷而旁黑天青非其色而黑非有體也七曜無所根繫故各異也

天如鷄子 渾天儀注云 地如鷄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地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 論天雖多

統地下故二十八宿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 莫密渾象 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今同

幾所如其星始見某星已中 天出入水中 相君山奏事持

其星今足皆如合符 天出入水中 坐西席下以果

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石

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席下稱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

渾天法也渾為天之真 天地之體狀如鳥卵 天

形於是可知 無疑 天地之體狀如鳥卵 天

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周旋無 天體圓如彈丸 上北斗

七星

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瑶光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今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伐無道五曰殺星主殺有罪六曰危星主五殺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一主泰二主養三主聚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為貴人之宰輔星傳子開陽丞相之象

文昌六星

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司命司理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實三台六星

三台六星

兩兩而居一曰天柱三公台為司理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理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理主兵所以昭德遠也夕曰三台為天階泰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瑞氣

天地靈君臣乖

若下塵雨不沾衣

雲

如布如牛楚如日宋如車魯如馬齊如龍蜀如鳳秦如行人魏如風鄭如將水

晉置十九州

司冀秦豫荆徐揚青幽平并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八

掘地得古銅尺

稱其精審惟阮咸議其聲高而則悲非與國之音亡國之音也必古今又有長短所致會咸卒武帝以勳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一歲又欲腐不知何代果長尺四分

子夜歌

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女太元中琅琊王柯之家有鬼歌此曲也團扇過苦婢等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製此歌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也然琴操有公莫渡河則其聲從來已久矣白苧舞

八公同辰

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紆疑白紆即白緒也樂志

攀雲附翼

武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陳寔為大將黃帝皂衣纁裳

兩轡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一惠文冠

貂蟬

貂尾黃金為半侍中持青貂蟬右貂蟬白貂蟬武帝為胡

獬豸冠

獬豸神羊觸邪佞人聞觸不直者聞之憤元帝有壯髮始引憤

沈郎錢

王貨於百姓無以償乃上沈郎錢

木介

木介木水為妖孽禍

病皆祥診

凡草木之類謂之病皆祥診

晉世寧之舞

大康中天下為

烏杖

天下始

假髻借頭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假髻借頭以無類者愧之言也

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平吳後重

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辨翼吳復不用力帝儒而少斷

南風起吹白沙元康中童謠曰一遇望魯

子汝聞不升平中童兒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

隆和那隆和初童謠云升平不滿斗一相公入不顧陛下徒跪走朝

得父隆和初童謠云升平不滿斗一相公入不顧陛下徒跪走朝

鳳皇生一鵝天下莫不喜本言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

是馬駒今定成龍子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

拉颯栖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帝一且

敗芒籠目繩縛腹旁當敗相當復房仲達

黃頭小人王恭在京口忽聞百姓云

魚羊田斗符堅為姚萇所殺謠云

律義廿名知而犯之謂之故意

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仰手似

利開之賦乞俯手

奉聖典若操刀執刑者罪之大

五刑所以寶君子刑者罪之大

人主詳其政荒人刑者罪之大

主期其事理古人有言一詳匪也查善則法傷

主者守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之分

善為政者看人設教古有言一制法之謂也又曰

右志二十卷右刑法志

宣帝託以風痺宣帝初詔魏武之命

老物可惜不足惜後柏夫人有龍后

必此女文明王皇后父蕭基變異

惟取潔白長大武元揚后性褻帝博選良家以充後

三世后族不可其端履者並不見留

枉以卑位時下蕭共有美色帝掩扇謂曰

敗衣瘁貌帝乃止

離思賦左貴嬪名芬好學綴文名亞於

以避之時盛族女

乘羊車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

乘羊車孫皓官人數千自此建始



將高入而並龍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一恣其所之至

便家般官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以引車 此固將種

對曰此我公孫西拒諸葛非謂種而何帝怒曰一也芳 五可五不可

惠帝實后名南風父充初武帝欲為太子娶南風女后納賈郭之說欲

婚賈氏帝曰南風有五可種賈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女有五不可種如而

少年十二未勝衣更娶南風年十五大太子二歲 衛瓘老奴幾

破汝家 帝常疑太子不慧欲試之決疑巾張泓具草今太子 產

具 初后詐有身內 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 又曰一將

趙王倫廢賈后后曰起事者誰 詔當從我出 何語也

入官衣中有火 惠帝羊后 後屢被廢 吾何如司馬

家兒 洛陽敗羊后沒於劉曜曜問曰一后陛下開基之聖主彼

辱於凡庶之手妾爾時實 始知天下有丈夫爾 妾生

不思生何爾復有今日 銅馬入海建鄴期大 元帝夏侯

自來中初以采 一 夜齒盡生 成泰杜皇后少有姿

帝初有識曰 一 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 先是三吳

來路者輒中止及 杜姥宅 后母裴氏名穆長水校尉孫太傅

籍白花望之如素 兩龍枕膝日月入懷 孝武文帝為會

外世謂 一 王祥字休徵母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

長而色黑官人皆謂之蝦喻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數夢

孝武帝 一 孝感所致 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

思黃雀多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以為 海沂之康實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徐州刺史呂虔

以州事政化大 行時歌曰 一 今日方知見顧之重 武帝為晉王祥

曰相王尊重今便當拜祥曰相國親之宰相百官之 五者立身

之本 祥遺令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

門無雜吊之賓 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

謂清 以德掩言 戎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 惟仁與

達吾二子有焉 祥二子烈芬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舊土

不歸本土 門施行馬 弟覽字重通名亞於祥後 佩刀 初呂

一 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度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

卿有公輸之量故以相與祥臨竟以刀投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

與世多賢才 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 鄭冲字

自寒微卓爾立操 一 以儒雅為德無 論語集解 曹叅荀顛

幹局之舉 論語集解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 曹叅荀顛

何曾字穎考為司徒時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於文帝坐曰

情背禮敗俗之人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一 宜擯四裔無令汚塗華夏

帝曰此子癡病若此 與妻相待如賓 曾至孝聞門整肅自

君不能為吾忍邪 與妻相待如賓 少及長無聲樂琴幸

之好年老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 古稱曾閔

此面再拜上壽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 不食太官所

今日荀何 荀侯子 一 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存盡其和

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穎昌侯見之矣見其親 蒸餅拆作十

之黨知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穎昌侯見之矣 蒸餅拆作十

設 每宴見 一 帝輒命取其所食蒸餅六六 蒸餅拆作十

字一上不食日食萬錢猶去無小紙書勿報

人以小紙為書下著以銅鈎敲紉車瑩牛蹄角都官

劉季秦曾華修雅有姿望賜物觀其占謝遠客

朝見以勁侍直每諸方貢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

故相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

士可傳史冊耳常語幸少無可書之事今年決下

婢子品初亡妻祭而子岐岐辭以疾擊獨哭而出王

便下此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乃止知死吊死何必見生上居亂

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遺字恩祖勸庶兄也性亦

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綠昔號曰我祖其大聖乎初曾侍武帝宴通而

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謀之先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孫之憂也汝等猶可復履指諸孫曰

此輩必遇亂亡及緩被誅兄高哭之曰石仲容姣無雙石苞字仲容不備

卿是我輩人苞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曰官中

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苞鎮淮南

又以威惠服物監軍王琇輕苞素微入聞童謡曰齊奴倫生青州

小名此見雖小後自能得崇少敏勇而有謀父包

為言苞金谷梓澤崇有別館在河陽之一名二十四

友與潘岳語事貞諱以奢靡相尚崇與王愷羊琇之徒

魏代蕭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兵爭豪如此珊瑚樹有高

三四尺者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

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命左右悉取六七豆粥韭萍

休得幹絕俗光彩如愷此者其來愷愷然自失六七

至至難者豫作就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非非根難以奏苗

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瘦臙哉與

五教入太監見顏回原黨之象頤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

有問教曰不知餘人士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其立意類此年

少何以輕就人宿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與等善聞當有

變夜馳詣愷明二劉所在愷迫幸不綠珠崇有教曰美而能善

得應崇徑進於後齋幸出曰吹笛孫秀使來之崇盡出

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蕭蕭被羅毅曰在所擇使者曰日本受命指索

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秀怒勸趙王倫收崇崇正寢樓上介士

到門崇謂曰我今為汝得罪一泣知財為害何不

早散之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及車載諸東市乃歎飯化為

絲切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為蠅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渤海赫

赫歐陽堅石歐陽建字堅石世為真方石孺子有好

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此今之顏

子也枯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十美須委質事人復

何容易與王沈俱被辟於曹爽枯曰及史敗沈謂枯曰死

生有命非由居室都督荆州時長史喪官後人惡之有

十年之積

積之始至軍無百日

輕裘緩帶 積在軍常

被甲鈴聞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吹

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止之此後稀出矣

增修德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旬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欲造

論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見為得者遣還其家軍行吳境

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還籍晉地獵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枯之德量

而晉兵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一不名也

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 命交通抗稱 羊

枯豈醜人者 抗嘗病枯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 二

王當國羊公無德 枯貞懇無私疾惡邪佞從甥王衍嘗

衣起枯頤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又嘗以軍法欲斬王武成戎行並憾之言論多毀枯時人語曰 天

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 同枯歎曰 豈非更事

者恨於 拜爵公朝謝恩私門 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

後時哉 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 角中東路 枯與從弟瑋書曰既定邊事

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 盛滿受責乎疎庸是吾師也

山置酒言詠終日嘗歎息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

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運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

理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符四海道嗣前 卧護諸將 枯發疾

哲令聞今望 一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涕淚霑 帝欲使

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 是日大寒 一 罷市巷哭 南州人

老無此物枯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擇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三

見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李氏子即枯前身也 折

臂三公 有善相者言枯祖某所有帝王氣枯擊之

官舍產積遷而留之 歷官清 德不可

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 杜預字元凱博

廢之道常 歌器 周顧 漢末喪亂不復

以計代戰一當萬 吳都督孫欽與伍延書曰北來

兵威如破竹 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宜使來冬

預生送散 王濬先列上得孫欽頭 杜預頸初

勇功 南土歌之 刻石為二碑 預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岸

孤行 預立功之後就思經籍為春秋

左傳癖 相馬又甚

但恐為害不求益

大地垂頭而吐 預在荊州因

置針著常所坐氈中 預子

人祇呈 史目曰泰始之際

羊公起平吳

中外人聞唯吐聲竊窺於

世恨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諫

慈懷太子太子思之 刺流血

刺流血

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桑  
技不燒瓜開空懸去  
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

公耳陳篤父為親尚書今時劉辟見幸於魏明帝諸屬專權終正懼以問篤篤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  
後帝意果釋

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其秀字季芳叔父徵有姓名實家甚東秀

年十餘歲有詣徵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母宜氏不之禮常使一秀母曰微賤如此常應為小兒故也宜氏知之後遂止

領袖有裴秀時人語禹貢地域圖秀作一十

服寒食散當飲熱酒秀一而飲若武庫五

兵縱橫裴頠字遠民秀次子弘雅有遠識博學楷言自少知名周爾見而歎曰頠一時之傑也刻石

寫經頠天下曾學言談之林藪裴頠字遠民秀次子弘雅有遠識博學楷言自少知名周爾見而歎曰頠一時之傑也

崇有論頠深惠時俗放蕩不守儒術何晏阮籍輩人謂頠

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辯才論

善宣吐裴楷字叔則父徽楷明楷有識量弱冠知名少與王夷甫

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武帝為撫軍妙選僚佐以楷為參軍吏部郎中文帝問其人於

王人如近玉山映照人楷風神高

探策得一武帝初登位探策以

飲人狂藥責人

正禮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徐季舒嘗與

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楷性寬厚與物

一夜八徙故得

免難楷子與妻太宰亮女後歎其神雋楷疾篤詔遣黃門

有知人之鑒楷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

國寶楷子瑳字國寶風神高邁見者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

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裴憲字景思謝靈運

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

裴道期裴道期

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裴勳字道期楷

性虛和又嘗在周觀坐與人圍碁顧司馬行酒退未即飲司馬

八裴方八王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

一臺二妙衛瓘字伯玉為尚書令與尚

得筋靖得肉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

此座可惜此座可惜

伯玉其不免乎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

飯化為螺初裴家人於飯地

四體而乘君子之器也

字有六義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

書勢善草隸為

字有六義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

江河是也四日會行武信是也五日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六書王莽時使甄豐校文字改定古文有

池水盡黑張伯英草書精巧凡家忽忽不暇草書

草聖寸紙不見遺玉人前時字叔實年五歲風

珠玉在側覺我

入微及長好言玄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

一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金聲於中朝玉振於江表王敦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珍常以

棟梁折矣

杜又膚清叔寶神清後劉俊

當時第一

鶴鶴賦張華字茂先學優博辭藻溫麗初未知

論中朝人士或問杜又可方衛玠不尚曰安得相此

其間可容數人懷又云其為有識者重如此

承及玠為唯王

時人比之子產華強記照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

劍穿屋而飛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

中台星

海鳥

載書三十乘惟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龍肉陸機嘗餽華鮮華器便

蛇化為雉

石鼓吳郡臨平岸崩出一一捷之無聲

龍泉太阿干將莫邪初吳之末滅也

博物志華著

十公府掾

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黃紙一鹿車下曰

大不堪小武謂卞曰君才簡略

八達安平獻王字字

之精者劉卞補亭子有相素才者於亭中與劉史爨爨不成下教

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黃紙一鹿車下曰

大不堪小武謂卞曰君才簡略

八達安平獻王字字

之精者劉卞補亭子有相素才者於亭中與劉史爨爨不成下教

達宜帝字仲達植字季達惲字顯達暹字惠  
達通字雅達敏字勿達俱知名時號——  
官失其任得者

亦不足貴魏文帝自太子即位欲就  
就用舊人乎曰——  
雲母輦青蓋車

帝給——乎雖見杜門賦  
杜門賦諱選印章著——以見志  
鈿刀

豈不能一割出諸腹心先以承為湖州承行達武員見致致  
與之宴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  
耳——乎承以致欲測其情故發此言致果曰使學壯語何能為也

草茨車湘上荒殘承自儉約乘  
兵聞拙速未親工

遲承答甘此兒乃敢彈我致王恬為御史中丞恬溫也  
可卓書示不臣劉氏韓延之字顯宗以別裕父名想字顯宗

疾風彰勁草史臣曰藉曰——陰雨則出積車

而內露車平原王幹清虛靜退簡於情欲  
或問其故曰露者臣內也  
獨懷百錢

齊王阿平趙王倫宗室皆以牛酒勞賜  
幹——曰汝能義舉今以百錢買汝  
汝勿效白女兒迎

拜幹歸床不命坐語  
之曰——指倫也  
不能啖大饘梁孝王形謂王登曰我從

難銓曰公獨向難矣形曰長史大醫為誰銓曰盧播是也  
形曰是家史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史便恐王法不行  
單衣補

憶以此為清以為清形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銓答曰朝  
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

無足稱也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之  
齊

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  
體左右——泣而不受此挑符坐也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

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攸以禮自拘鮮有過  
文

籍先生儒林丈人王沈字處道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  
引於東堂號沈為——裴秀為——

十囊五囊入棗郎王浚字彭祖以父字處道為當室高  
子婿也又去滿州城門似  
應識謀儲號時童謠曰——棗高浚

胡奴調汝公為石勒所執浚罵曰  
何凶逆如此

作書勝十萬之眾荀勗字公曾與曹孫也鍾繇曰此見  
當及其曾相時將發使聘吳用所

得趙之牛鐸則詰初勗於道逢  
趙賈人牛鐸

勞新所炊又嘗在帝座逢  
飯謂坐人曰此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

不如清心時議省州縣吏半以  
赴農功為以為——

奪我鳳皇池以昂  
中

二荀兄弟孰賢荀爽  
荀爽

於君帝嘗謂曰荀爽有文若之遺書未  
進不止荀公達之遺書不遺不休

道明荀爽弟荀爽曰——  
二荀兄弟孰賢

充閭之慶買字公闕父  
買字公闕父

行吾便自出伐吳之役詔充為大都督  
充受之

青環中窺買字公闕父  
買字公闕父

逸端美絕倫婢往壽家具說女  
壽徑捷過人

奇香時西域有貢——一著人則經月不散  
帝

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  
不知所由得入

乃夜陽驚記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妻左右曰惟以方賈誼

處充考問左右秘之而以女妻壽生蓋而為嗣孫

海內輻湊或者文章稱美臨一二十四友石崇歐陽建藩

道 盜既親貴與恩德天子遊常與太子 數有妖異 奕慕爭

朝服乘上數百丈屋于中丞臺又她出被中夜暴雷震

其室柱陷入地壁毀床帳益恐遂與后誣陷太子 夢應

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昏周動有夢百餘人錫充引入一徑既覺

失充乃出尋索忽親所夢之道果見充至一府會府公謂充曰將亂吾家

事必爾與荀勗既感吾子又亂吾孫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術府

之下及是繼死於鍾下賈后服 賈裴王亂紀綱 王

裴賈濟天下 裴中謂曰 是非又自見 充

子模有智算充深信愛充妻妾常 賈郭 郭彰賈后後易有金盈門

臨晉侯 楊駿字文舉封一 職者職之曰夫封建諸侯以藩王室

三楊之號 殿及魏濟勢傾天 斫斫刺刺 初魏後高

以布被登載於門大呼曰 光光文長大戟為牆

毒藥雖行戟還自傷 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親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寄氏

貴甥外祖母以盛氏舅小 舒堪數百戶長 舒長八尺

秀偉飲酒石餘而通飽質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

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數日 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 容才

長物 舒不脩常人之節不為故屬之事每欲一終不 終當為

台輔 舒曰 野王車馬之聲 舒嘗詣野王主

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者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曰魏公舒

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見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 殺公

掾 陳留周展素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命 先君以

禮見待明公以法見繩 景帝命李壽為將軍中郎

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 喜 賣牛衣以自給 劉寔字子

其餘 寔每選州里鄉人飲酒肉以 吾之所行是所聞

見 或謂寔曰君行萬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礎使知過而

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寔少貧寔策徒行每 誤入

卿內 及位望通顯每乘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錢

給讀誦不輟 舒嘗有兄風 神思清發昏不

暇寐 平原管仲嘗謂人曰吾與劉涓子兄弟

字宣茂柔之子或希置黃沙飲以 釀酒高會 王渾字玄沖茂吳

典詔因以光歷世明法用為 醜 座無空席門不停

不進致在王渾之後意甚有不平之色 令吏屬阜服

賓 渾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

太熙初為司徒惠帝崇重書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

兵乃更屬自以偶因時寵權持兵非是舊典乃今改詳衣著早服論者

太熙初為司徒惠帝崇重書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

兵乃更屬自以偶因時寵權持兵非是舊典乃今改詳衣著早服論者

莫其難 而得體氣蓋一時 王清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 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伎藝過人有名當世

恂恂濟濟 濟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於武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

這婦來生哭人 濟子恂當之潘濟使妻公主與觀德妻

金溝 濟性素侈履服王食時京洛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埭鑄錢滿之時人謂為 八百里駁速

探牛心來 王愷以帝舅奢素有牛名 常營其地角濟請以幾千萬與牛射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全濟

以人乳蒸豚 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恐野流雜器中其

馬惜障泥 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者遇障泥前有水路不肯渡濟

馬癖 故人謂 尺布斗粟之謠當 使人解去便波

謂陛下恥之 武帝嘗謂和嶠曰我將寫濟而後會之何如嶠曰清俊矣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切語而回知

見無禮於君則刺之 魏不濟曰 他人能令親疎 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

卿常好我作驢鳴 濟卒孫楚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床曰 我為卿作

欲使容長 之體似屏其有容皆笑楚曰諸君不死而今濟死乎

戰旗 王濟字 治常宅宅開門前路 濟數十步或謂太過濟曰 濬有大才

夢懸三刀 事羊枯深待之或曰濬志大奢侈不可專任枯曰 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枯能舉善

於屋梁上 濟夜夢 須臾又益一刀主簿李毅 曰三刀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

大船連 武帝謀伐吳詔濬作 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 枋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馳馬來往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木枋 濬造船於蜀 吳建平太守 三者一乘 吳彥取呈孫皓請增兵皓不從

藏江而下

則難圖也 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上疏曰若今不伐他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

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 為巴郡太守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懸課

鐵鏢 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與並以 橫截之又作 長丈餘置江中以距船濬乃作大篋縛草為人今善水者以篋先行

旌旗器甲屬天滿江 雖善戰又作 炬灌油在船 前通集於 於 船無所礙

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 功大而為王潭所抑每進見潭不見任之狀濬外親范通曰卿功則美矣

走及奔鹿 德群帥之力老夫何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末不能違諸君中是吾福也

帝問彬於孔融 彬身長 八尺 彬之為人勝騫遠甚 其能不答陳蕃在坐

名不虛行 因得為屬國曰卿何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

財欲可足酒者難 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頌曰 四坐曰 益州監軍魏延欲用楊宗及彬文立曰

稱疾遲留以 彬多財欲而宗好酒帝曰 遂用彬

示不競 後與王濬伐吳彬知賊已殄未至建業二百里 果有先到者爭功後到者莫不為彬此舉

有 廊廟才 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 門徒甚多獨目彬 竹林之交 山濬字巨源

巨源在汝不孤矣 然不群好莊老隱身自晦後遇 阮籍便為 著忘言之契

今為何等時而眠耶 臨誅謂子 紹曰 今為何等時而眠耶 濬與石鑿共宿夜起

負土成 山何意 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濬曰 吐石生無事馬蹄問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墳手植松栢 濬年踰耳順居 山公啓事 職每一官

山公啓事

職每一官



飲頓落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  
請所奏說故人物各為題目時稱——不學孫吳而闇與

之合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後清因論用兵之本以  
為不瓦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時以清——我後當

作三公 初清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  
取絲付吏 初

穀為萬金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清然  
百斤清不欲異而受之後事露——印封如前 飲酒至八斗

八斗而益之清極本量而止 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

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山簡字  
季倫性

高陽池 鍾襄陽時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  
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

童兒歌 山公出何許往至高  
陽池日夕倒載歸苦無

西園有三公之

錢蒲萄有一州之任 史曰自東亦畏亂會埋滅  
食繁方駕寺署斯滿

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字濬沖幼而穎悟神彩秀  
微視目不眩其指見而目之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又嘗與群  
兒戲道側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

善發談端 威儀——賞其要會 超然玄著 朝  
賢

唯

公榮可不與飲 戎嘗與阮籍飲時劉祖字公榮在坐籍以  
酒少酌不及祖祖無恨色戎異之籍曰勝

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戎母與  
籍為竹

公榮下可不共飲減公

非成功難保之難 鍾會伐  
蜀過與

生孝死孝 戎居母憂飲酒食肉或觀奕  
甚而容且毀瘠後起喪

甲午制 領吏部始為——凡選舉  
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 戶調

家有好李常

倫鑒識 常目山壽  
如璞王渾

黃

公酒壚下 嘗經——過顯騎後車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  
飲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裕阮亡亡吾便為時

何

物老嫗生寧馨兒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  
總角造山濤嗟嘆良久既去日而

當年無屈下之色 父又有公  
事衍時年

當從古人中求耳 問王

吾目光乃在牛背上 嘗因妻  
為族人所

終日清談縣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

口中雌黃 義理有所未  
安隨即改更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衍嘗與幼子山簡吊之行  
悲不自勝謂曰抱中物

口雌黃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何至於此行曰聖人忘情寡下  
不及於情然則簡服其言非但我言卿不可李

陽亦謂不可行妻郭氏剛復食矣聚飲無厭好干預人事行

之衍謂之舉阿堵物却行疾郭之食故曰未嘗言錢郭欲試

見錢謂婢曰足以為三窟矣行居幸輔不以輕國為念

為荆州族弟數為荆州因謂之曰荆州有江漢之

眾心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吾少無宦情東海王越薨集推

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與之排墻填殺之行為石勒所破

甚悅之其黨孔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如珠玉在瓦石

間王敦嘗曰夷甫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頌德之作

以見人舉動便識其意王澄字子生

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行妻郭令

曰昔年十四歲之郭老天下人士目行尤重澄及王敦處數嘗

第二起落落穆穆澄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若木已經平

子矣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四友王敦謝銀度覽院情辭

義鋒出筭略無方行問方略曰當臨事制變探殼

而弄澄將之鎮送者傾朝登見樹上鶴飄風折其節柱

捉玉枕以自防敦請澄宿陰欲殺之而澄

當為後來秀郭舒字維行

搯其鼻炎其眉頭荆土士人宗廟因酒性澄怒叱左

何敢妄動澄意曰別駕狂耶誰言我神姿朗徹當為名

士樂廣字季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此人之水鏡

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靚青天衛瑾見廣

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便覺己之煩王衍自言

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與人語甚

無以成斯美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書岳

岳因取次比便成名夫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

筆時人咸云孟中地影嘗有親客來飲見孟中有地影

角漆畫作地廣意地即角影復置酒於前衛瑾地角時嘗

處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夢想因問夢廣曰是想

稱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王樂為稱首廣

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二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揚率二子曰喬曰裴率使先詣裴願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率曰喬當及

卿覺少微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受覺有神檢謂率曰喬白及卿覺亦清

出準矣名教內自有樂地是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往

曰何必乃爾其居掘墻得狸而殺之河南官舍多

豈以五男易一女成都王穎廣之婿也豈以

故知侯生必來也母丘儉作亂景帝出征謂王肅曰唯

而今而後朱紫別矣鄭默為秘書郎身著朱紫不

以才地矜物黜寬冲博愛謙虛溫謹雖儉

情若居喪李愬祖敏避公孫康乘輕舟浮海莫知所終父信出

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服痛又以祖不知有亡設木主以事之道士姓黃號聖人

成都王濛居志承天子還洛而程太妃應勸不欲去但稱晉司

空從事中郎盧湛才高行素僅與陶於石凡善文

樓遷家巷垂十載經書要事名曰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

若少年石鑿字林伯六龍溫美父恭兄弟六人但聞

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劉毅字仲雄少屬清節好威否

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為之語曰搜獸之犬鼯鼠蹈其

背駭為司諫從事解州南尹司諫不許曰方之諸葛豐

蓋寬饒轉司諫校尉京師相靈賣官錢入官庫

武帝問殺曰卿以朕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其已甚乎曰陛下

同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日世談

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為唐文帝不能用顏杲卿而文帝怒

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默然以此相扶聖德過之帝曰我平天下不封禪

雖頭髮行布衣襟屨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之甚甚曰任職在田疇

而出凡人能之出於意外故也向劉毅始言臣等其不憂色陛下發

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散齋而疾其妻省之奏加

妻罪數夙夜在公嘗受堯之誅不能稱堯

機關魏致仕孫尹表曰殺身有風疾而志氣

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武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敬子

五為司隸即贈儀同三司

而坐孫中言公昔監令共車入朝時前為監太子有

淳古之風不了陛下家事喻見太子不令因侍

言之不效後與有顏首躬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

國之福也我下事不定云何皆國士也

羣秦略無優劣武帝元元夏與弟紹及弟地知名劉公

朝廷宜一大臣當和文帝問陳泰執著其父羣

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充等曰

清平佳士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

在南為鷓在北為鷹每食必盡四方珍饈僅乃贖之

挽弩自射生刺棘來自

不言財貨手不執珠玉博陵

羊叔子去人遠矣鹿有執玉不趨之義

大夫夫豈當以老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

姊求名 奕有寡姊隨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 雷蔣毅魯

劉寂為祖 劉頌字子雅世為名族同郡 比張釋之 頌

臺閣生風 傳玄字休奕為司隸天性峻急不能容 不寐貴游

近乎詩人之作 子咸字長庚好屬文論雖精 屢不足而言成規歷度絕當數

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 楊駿弟濟 與成書曰

忠益而當見疾乎 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 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

取其金環 傳暢成從子年五歲父交見而戲之解暢 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

亦惜乎 向雄字茂伯鍾會將死從事令死雄葬之文帝責雄曰 教於下何必使雄速生

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

有龍無尾 關贛字續伯上書理夫 子之寬曰昔楚國處女

書御即死 日老母見臣為求乃封 一

朝不朝其間容刀 上同

右晉列傳第十八卷終

諸史提要卷第七

諸史提要卷第八

晉中八 自列傳第 十九為始

時人多謂之癡 阮籍字嗣宗容兒瓊傑志氣凌然不 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而

時人服其遠識 曹奕辟為參軍 嗜酒得意忽忘形骸

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籍本有濟世志天下 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武帝求婚籍

屏障使內外相望 嘗言於文帝曰籍平生曾遊冀州 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

殺母禽獸之不若 有子殺母者籍曰殺 清簡旬日而還

求為步兵校尉 籍開步兵尉 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歎為兩得 裴楷往籍籍散髮箕踞而直視楷曰 方外之士故不禮與我俗

青白眼 籍又能為一見禮俗之士 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乃

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禮豈為我設 籍被奪歸堂藉相與 而內淳至

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賦豪傑詩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 賦豪傑詩

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賦豪傑詩

賦豪傑詩

賦豪傑詩

賦豪傑詩

賦豪傑詩



遇王烈入山得一如狗烈服半餘半與康皆疑為石又石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絕交好鍛性巧一宅中一柳樹甚茂每

一相思千里命駕高致一聞所聞而來

見所見而去康居貧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

見而去會嵇康卧龍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廣陵散

於今絕矣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初康宿華陽

正是妨人作樂向秀字子期欲注莊子嵇康曰此書詭

死便埋我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不

飲一斛五斗解醒嘗求酒於妻妻指

鷄肋不足以安

任達不已勿與

折齒謝靈運字幼與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靈嘗挑之投梭折其

壑自謂過之明帝問曰論者以君方度夫自謂如何答

佳言如鋸木屑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曰彥國一尻

背東壁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縱傲過之嘗醉呼其父字

所為礙甕間盜飲單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合郎

明且視之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卓嘗謂人曰得

酒滿數百斛

炙羊飲酒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初

殺牛壞車尼無居

兖州八伯

四伯

佳設真

被而殺一人

必我孟祖也

保家主

牛馬踴鬪者不貨

於市

人意聞同

意賦在有無之間

森森如千丈松

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

卿自君我我自

情亮見之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

之大廈有林梁之用

於越人士多為所折唯數縱心事外無迹可聞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今

賦越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御卿 王衍不與數交... 郭象語

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郭象字子玄能清... 純之

先嘗有伍伯充之先嘗有市魁 廣純字謙... 皇甫

書淫 枕觀典籍忘寢食... 是貴城陽太守而

賤梁柳 城陽太守梁柳嘗之官... 送迎不出門食不遺粟

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 虞... 去疎之足改姓東

馬 東晉書虞敷虞廣之復王... 請天三日甘

雨零 郭界大旱... 三日雨注眾謂誠感作歌曰東先生

汲冢漆書皆科斗字 太康二年汲冢... 復途次武帝付漆書技以今文寫之

三日曲水之義 帝問... 月初三日三女至三日俱亡乃之水濱洗

王氏有子 王接字祖游... 皆為成集帝大悅賜黃金五十斤

桂林之一枝 岷山之片玉 郭純字廣基... 自以為何如說對曰巨奉

秀異固產於方外 華譚廣陵... 賢良為天下第一儲

秀異之應斯難白 不在中城是以明... 秀孝策無違譚者王濟朝之曰五府初開

光之虞出乎荆楚之下故以人求之... 人之相

去如九牛毛 或問曰... 牛毛錦不可以為帽稻不可以為壘

西常旱以東常水 石所問南曰... 是汝兒也

屠家女 於宮中為市使人屠... 有桑生于宮

下鹽豉 王濟嘗羊酪謂... 以此定二陸

之優劣 范陽盧志問... 始臨戎而

牙旗折 討長沙王假機大... 華亭鶴

人之相 光之虞出乎荆楚之下故以人求之... 人之相

去如九牛毛 或問曰... 牛毛錦不可以為帽稻不可以為壘

西常旱以東常水 石所問南曰... 是汝兒也

屠家女 於宮中為市使人屠... 有桑生于宮

下鹽豉 王濟嘗羊酪謂... 以此定二陸

之優劣 范陽盧志問... 始臨戎而

牙旗折 討長沙王假機大...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 機曰... 華亭鶴

啖豈可復聞乎機被諫款議者為陸氏寬

患其多張華嘗謂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

河吐流泉源如一葛洪書稱欲燒筆硯日君

苗見兄雲字士龍與兄此兒若非龍駒當是

鳳鷄切時問為見而笑疾雲有張華好帛細纏鬚雲大笑

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荀隱字鳴鶴

當今顏子周浚召為從事謂一縣稱為神明補後

王弼家嘗行投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草中有光見一

連壁夏侯湛字孝若初有盛才與潘岳友奇童潘岳

閣道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裝指為帝所親遇岳乃題閣道為語曰閣道東

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語事賈謐每使其出望塵而

拜母謂之曰岳不能改後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

所歸初被收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亦復爾投之以

菓岳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皆連手繫統二陸三

張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第允字季陽皆能疑然稀言江

文時人謂史臣曰入洛一戒慎

入洛一戒慎

應元江統字應元解縣有遺志時人為之語曰未下車辟荀慈明下

車辟孔文舉東海王越與統書儒玄並綜統次

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孫楚字子荆為石苞參

漱石枕流楚秋隱居謂王濟曰當枕石漱流云

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楚徐

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好山水求

遂初賦韓字與公博學與許詢俱有高

非吏隱非隱齊郡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

子非不楚楚韓齊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人謂之曰

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詠一吟詩

將北面矣韓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於韓或愛

都二京五經鼓吹絕重張衡左思試擲地作

金石聲韓作天台山賦初成示苑榮期云卿一朱期曰恐

之法之瓦礫在後播之揚之糠粃在

前韓性通事好調與習鑿齒同行何不尋君遂初賦

湏綽為碑文然後刊石

稱為子貢羅憲字令則師事尚之

所愛非邪則伎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兄子尚性貪少斷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又曰一平西將軍及更

禍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  
胡書字玄感女

者  
時揚駿以後父驕傲奮曰歷觀前代一但早晚事爾以君之相後當至此

不足慕也  
吾考字士則出自寒微時薛瑀杖節南道德

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帝問陸抗陸喜三  
人誰多考曰三害  
周處字子隱不備細行州曲惠之父老歎曰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鬚下咬并子為三害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入水搏蛟蛟乃入吳尋二陸勳志為學且患志之

不立何憂名之不彰  
處尋二陸具以情告曰我自登而年已陸陸雲曰古人貴朝

聞夕改君前  
塗尚可亡國之感豈惟一人  
吳平王潭登建都官謂吳人曰諸君

賦詩  
東馬觀西戎書書甘茶

吳人謂中州人曰  
倉子死將死謂其子曰我者諸君子能復

中國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

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

外方內荏  
周弟第一門五侯並

李八百  
時有道士李脫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

死是忠之一目  
亦不必為忠皆當死長岐振  
周勃字士達征

功名略同但一優劣更由年耳  
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

子  
周處字孟威見符堅其語呼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堅謂曰晉家何如此號棟曰周丁吉皆忠

臣也  
堅固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數曰周孟威不竊屈於前丁彥遠索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謂無復見勝  
周光年十一見王敦敦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其地

若葬位極人臣其次當世出二千石

示天下  
亮被執款四部牙門  
帝以兵八百給威威貂不

足狗尾續  
趙王倫字子彝位諸黨皆將至於奴復

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  
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版之儲不充於賜金錄治

服劉鳥  
倫於殿上得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置牢室明且開視戶如故並失五公  
齊王問字景治輔政封善善等所在倫目上有瘡時以為妖五公  
五人為公號五公委以心背

白頭公  
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五難四不可

我截齊便去  
初問之威也有

著布柏腹為齊持服  
時又

草木萌芽殺長沙  
長沙厲王又初執權臨形美

而神昏  
成郁王穎一不知書然題門  
穎以木也應都都

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類因遺之乃安

光若火井中皆有龍象石龍阻清水

厚之誨非所敢承子謂系曰我與卿為父應向我公拜

見蟹且惡之趙王倫以宿憾殺我非管仲不若

鮑叔張輔字世偉嘗論云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

論司馬遷班固遷之著述詞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

俱以善草書知名勝於向者今衛瓘一理筆

見汝在荆棘中耳洛陽官門銅駝歎曰

狀靖作一婉若銀此後當起宮殿靖行姑蘇城南

蝮蛇在手壯士解腕劉曜復入馮翊帝御兵於

盜發漢霸杜二陵寶琳曰漢天

固疑吳無君子周浚字淵林初吳未平諸將多聚吳

漢江東徒得之問其本汝

下人所殺王敦書周顛使人吊其清靜比楊子雲

默識擬張安世成公簡字時人擬之韓白

將從母字求為將時不以王法貨人將無後悔固欲之

牛胎都下觀貴充去洛五百里得且發暮還小苟酷於

大苟弟純領青州刑殺書簾劉柳字叔惠時傳迪好廣讀書而

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堤為井州人士奔避者

化作繞指柔堤為匹彈所拘自知必常恐祖生先

吾著鞭堤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祖生為

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堤在晉

慶孫越石兄與字慶孫與堤並郭奕甥與猶膩也近

則汚人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及至見越

有贊世才具桓述字士準

時稱越府有

才才對與長才裝選請才

中夜聞荒鷄鳴悲與劉惔情好綢繆共被同寢

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世事或中宵起坐相

擊楫而誓中流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

者老歌為豫州百姓感從嘗置酒一曰吾等老矣更得

祖豫州九月當死先是術人曰

奴價倍婢兄納字士言少孤貧自

禹惜寸陰不聞數慕奴曰我以忘憂耳隱曰晉未有書何不記述

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

存先人之勳惡賤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善

士利如錐幽冀之士鈍如推時梅蘭及鍾雅

有成人之量李矩字世迴童時與

著朝服持晉節段匹碑為石勒所擒不為禮

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史曰段匹碑本自題方

一省便撻脫謬秦獻王東武帝幸宜武廟以

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忠傲王遺其父

親暱為務一姓音武嗣反姆音莫候反

長夜之宴為

儂知儂知相玄嘗候道子遇其醉實客滿座道子

五戒麤法尚不能宜裁之聽曉道子曰一玄由是切齒

公在牙何敢死雙人趙牙為

詩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感德之流法護王

東錄西錄道子與元嗣曰將

相之器王導字茂弘少有風警識量清遠年十四

榮比江南之望元帝始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去處莫

仲父吾之蕭有至者導患之會上已帝觀櫻乘輿與具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相率拜於道左導因賓禮二人由是吳會風靡

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過江人士每嘆日相

若太陽下中坐而歎曰一皆相視流涕惟道愀然變色曰當共

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登尊號命導升御床去

善於因事導一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練布單衣時俗空馮庫中唯存練

數千匹鬻之不售乃與朝賢俱制於惶恐敬問帝勿見導

中書詔曰敬問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妻曹氏性

館處衆妾皆知將往導子恐違命駕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蔡謨戲曰朝

廷欲加公光錫不聞餘物惟有導大怒曰吾與群賢游何曾聞有蔡

兒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弟亮亮以望重地通

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慈伯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元規塵汚人亮雖居外而

不能平遇西風塵起幾聞遊息元規塵汚人執朝權導內

與自故曰穎方温太真敞比鄧伯道

二弟類做與導俱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

知名時人以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

子悅字長豫常與導奕基爭道導笑曰勿使大郎知導性儉節陛下曾果

人以百萬錢買悅導一尋獨地得數百萬蓋恩之及

刀曰便是齊侯公兒不徒欲為請命因求食歌自常所送處

哭至臺門導每運臺使常送至母長封作篋不

忍復開又嘗為母製篋箱見悅輒喜見恬便怒

次子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沐頭散髮神氣傲邁恬性傲

然法謝焉造恬既坐少頃便入高以為必厚待已變基為中興

久之恬乃據胡床鬢髮無賓主禮焉悵然變基為中興

第一晚節更多諸子中最知名洽字敬待以友

臣之義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黑頭公

未易才洽子璠字元琳與謝玄俱為相温所重温曰謝夢人

以大筆如椽與之瑯一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太子情

發去來寘之未易爾瑯卒後相玄與會稽王道子書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瑯弟瑯字季瑯善行

日法護瑯小講毗曇經大義皆是但小未

精耳時有外國沙門講毗曇經瑯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

為大令瑯為小令瑯代獻之兼中書卿當為

一代英雄瑯字雅遠初劉裕為帝次來雖家人近習

未嘗見其墮替之容瑯字敬倫美姿以私米

作饘粥餽餓者瑯字敬文年食果淮水絕王氏

滅瑯渡淮使郭瑯之曰言無韋袍復帽劉弘字和季為

城上持更者數聲其聲呼省之兵年過六十歲疾無孺刀通主者給轉以相付

猥酒弘下教曰酒室中去同用麴米而優劣三

書賢於十部從事弘每有與慶手書字相丁母截

髮得雙髮以易酒肴陶侃字士行早孤貧范道過侃

亦過終當有大名萬嗣見便虛心必繼老夫

所望劉弘辟侃為史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公悉化為雙鶴侃居母憂

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本相觀察化為雙鶴有二客來

吊不哭而退沖天下寧有白頭賊乎杜陵將王

天而去時人異之但一函紙自足耳

通謂之曰杜牧盜用康鏡父死不但一函紙自足耳

齊後齊本佳人行為隨之

諸將請乘... 朝運百覽於

齋外暮運於齋內... 朝運百覽於

當惜分陰... 朝運百覽於

樗蒲牧猪奴戲耳... 朝運百覽於

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 朝運百覽於

木屑竹頭... 朝運百覽於

庾元規乃拜... 朝運百覽於

似不如是... 朝運百覽於

蘇武節... 朝運百覽於

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朝運百覽於

一食咸報... 朝運百覽於

王章為君子... 朝運百覽於

融為小人... 朝運百覽於

此是武昌西門前柳... 朝運百覽於

每飲酒有定限... 朝運百覽於

老子婆娑正坐君... 朝運百覽於

雖用法而怕得法外意... 朝運百覽於

似魏武孔明... 朝運百覽於

龍... 朝運百覽於

化龍... 夢生八翼

指有豎理當為公... 喪吾家寶

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慮... 布衣之

絕裾而去... 錢世儀精神

侍臣箴... 燬犀角而照水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並有邁世之

深抱冲退... 曠世之

度... 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豨參軍短主簿... 可謂入幕之賓矣

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謝安與王坦之

安曰一其 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 初趙黨相氏

重權如此 室不令知將亡出一箱付門生曰我亡後公一不爾燒之後 以情忠於王

者四十餘人 果康悼成疾門生呈之悉與混往返書密計情曰小子死晚矣 為誅

賔不死鼠子敢爾耶 王獻之兄弟自起未亡見信常

死見憎慢急候而候之命 性奸聞人棲道 排衣者起為之

支道甚相知賞 沙門一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

三俊 顧榮字若先吳人與陸機 惟酒可

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常縱酒酣暢

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榮與同客是飲見

江南望士 齊王周召為主簿馮熊謂為

何前醉而後醒 始在齊府懼及禍終日昏睡後為中

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與州里書曰吾為齊王

南金 時南土之士未直才

置琴靈座 榮素好琴及卒家人

以方直知名 紀瞻字思 君便

避安帝父諱改賀氏 賀循字彥

郡鈴下 揚方字公回切為一威儀 豈但

普漢安帝時高祖 事之暇讀五經諸葛氏奇之

牧賢中逸群耶 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胃應乃是一圖

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 入曰如方者刀

五經鈞沈 方著 五雋 薛東紀瞻

三世傳東宮 祖徐父登及兼 斬淳于伯而

血逆流 丞相府初今史 見諸名士而歎 劉勰初入

援笳而吹 劉勰字

司徒公之美選

才器如此乃復作

切耶 司依曹得其真體察見之知非常人選謂之曰

汝穎固多奇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庚亮常謂穎曰諸人咸

僕射 初穎以雅望獲濟內戚名後穎以酒失為僕射略

而火攻固出下策耳 穎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嘗嘗因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

何敢

草

近捨明公速希嵇阮 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曰

草

間求活外投胡越耶 王敦舉兵或勸避之曰王敦位大臣朝廷使敗寧可

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伯仁之死也

顛輒面熱 敦素憚顛每見之雖

絮而已 敦使籍頭家收得一酒五

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王敦舉兵王導請歸籍頭

仁伯仁由我而死 既出又上表明導切至導不知敦已

君子哉若人 應詹字思遠性質素雅物

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

百姓歌 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其後

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 甘卓字季思攻王敦

金櫃鳴聲似槌鏡 其家一清而悲云

卞氏六龍玄仁無雙 卞壺字望之父粹以清辨

見物若兩眼 粹字玄仁如所

疾之時 明帝崩成帝即位司徒王導以疾不至意正色於朝曰王

斷裁切直 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鄒鑿臺奏導病法從私無大

寢不行 性不弘裕才不副意

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 故為

斯甚 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靈運蓋屬色於朝

之巖巖 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

畜良馬以備不虞 蘇峻將入朝壺司馬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 壺戰死

爪甲穿 夫何為恨乎

書跡與帝手筆 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髮鬚著

相類 劉超字世瑜為元帝舍人時天下擾亂伐叛討

孫中郎在表就 超自義興太守運射擊校尉時軍校無兵義

父矣 孫忠字德施東海王越誅周穆等夜召

命立成 越每從書檄

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 皆有文采

林 陳顯字延思陳國人判史解結問僚佐曰河北白

豫州人士常半天下 穎巧辯恐不及青徐

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 儒雅顯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在周生陳梁伏義傳說師

阿鄙故有才具 馬弦字茂琰是時

阿鄙故有才具 謝嵩為豫州都督

流於親官相送方即在室菴徑造之謂之日卿今雖理西藩何以  
為政萬相陳其意松便為叙刑政之要萬起呼松小字曰一耶詞賦

**為中興之冠** 郭璞字景純博學高才而於青囊中書有郭

容居河東精於卜筮瓊從之受業公以九卷與之由是

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後門人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

**投策而歎** 惠懷之際河東先授瓊筮之一日嗟乎黔黎將

歎 運於異類奈梓其窮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

**活死馬** 趙固馬死瓊曰吾能活之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立

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如其言得一物

似猴見死馬吸其鼻頭之馬起

**赤衣人數千圍其家** 瓊愛主人婢乃

主人宅散之主人屢見一騎者為婢瓊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

十里賣之勿爭價主人從之瓊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有投井中赤衣人

皆及縛自投于

**郊亭驢山君鼠** 宜城有物大如牛反色早

井邊擲去

大力而運能來到城下乘成異焉太守初欲使人取之今瓊作封遇之

盡其林曰良體運其物壯巨山潛之龍也

法當為命靈不許逆被一劍還其本靈其封名之是為瓊見下道了伏

者以戰刺之深尺餘郡上桐前級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使節料

山暫來不須編

之其精妙如此

**震柏木碎** 王導命作卦瓊曰公有震厄可命為

**武進得銅鐸五枚歷陽井沸經日** 西出得柏樹俄如身長置震處如其

言果

**會稽當** 元帝初鑿建業運石瓊從之過成之井曰東北縣有武名

者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後

**常恐不得盡** 瓊性輕易不修成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

傲 瓊既好卜筮精神多矣之又

**負策智骨** 吾不能盡於數

自以才高位卑乃著

**任谷產蛇子** 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樹下忽有一人著羽

刀穿其陰下出一

**當即為陸** 瓊為母卜葬地去水百許步

蛇子谷遂成官者

**祖嗣祖焉知非福** 瓊為王敦記室時陳述為孫述

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 瓊嘗為人葬帝微服

角此法當族主人曰郭璞帝曰出天

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異之

**不可厠上相尋** 與相尋每造之便入瓊曰客主有殃後葬時瓊在厠裸身

被髮斬刀設解大驚曰天實為之瓊與主敦之難相尋亦死於蘇峻之

難

**殺我者山宗** 瓊每言一三果

中 王敦謀逆使瓊筮瓊白無成又問曰吾壽幾何曰明公起事必揚此

不父若任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勿言幾何曰一遂收斬之

**樹應有大鵲巢** 瓊謂行刑者曰必在南崗頭雙柏樹

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

瓊筮公家及身封成曰一及康帝即他改元是元或曰子志郭生之言

乎丘山上名此不宜用帝賜賜和真曰長順者永和也其年真卒

**白龍者凶** 後水子龍妻房内生一白狗

貴然者一後水子龍妻房内生一白狗

曰白龍乎又墓碑生金鐵為相溫所滅

**躬自伐薪以質** 紙墨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

蒲齒名 性寡欲無所愛

**葛仙公** 好神仙學之

號一以其鍊丹術授弟子

**搜求異書** 功賞徑至洛陽

以廣 求為勾漏令 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還壽聞交趾出丹

有丹 止羅浮山鍊丹 至廣刺史鄧岳

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難通釋名

曰外篇凡一百二十六篇自號一因以名書

**若睡而卒世** 庚元規賢於

為尸解 洪與鄧岳疏曰當遠行尋師岳往

別之洪一 年八十一顏色如生



裴頌遠矣廣亮字元規常詣王敦談此手何可著

賊蘇峻亂亮乘小船西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賊蘇峻亂亮乘小船西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賊蘇峻亂亮乘小船西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

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搆武臣故令何功之有苦辭不受埋玉

樹於土中亮將葬何充歎曰的願初亮所乘馬有一的願初亮所乘馬有一的願初亮所乘馬有一

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亮在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亮在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亮在

之神色恬如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之神色恬如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之神色恬如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羽扇以好不以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羽扇以好不以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羽扇以好不以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大舅已亂天下小舅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大舅已亂天下小舅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大舅已亂天下小舅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復欲爾耶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復欲爾耶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復欲爾耶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者哉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者哉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者哉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當勤盡人事耳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當勤盡人事耳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當勤盡人事耳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陽可以有後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陽可以有後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陽可以有後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此輩宜束之高閣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此輩宜束之高閣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此輩宜束之高閣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偃儻豪彊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偃儻豪彊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偃儻豪彊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自不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自不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自不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太平徐職其任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太平徐職其任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太平徐職其任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能拔脚於風塵之外見弟不中橫階此中能拔脚於風塵之外見弟不中橫階此中能拔脚於風塵之外見弟不中橫階此中

行也若此射矣異此伐有眾四萬師次襄陽大會倭佐親行也若此射矣異此伐有眾四萬師次襄陽大會倭佐親行也若此射矣異此伐有眾四萬師次襄陽大會倭佐親

見一物如方相俄直發背死見一物如方相俄直發背死見一物如方相俄直發背死

許郭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許郭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許郭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

笑人也周顯嘗歎曰笑人也周顯嘗歎曰笑人也周顯嘗歎曰

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海岱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海岱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海岱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清士鼻通鼻與鼻通鼻與徐寧欣然結交而別先是亮亮鼻清士鼻通鼻與鼻通鼻與徐寧欣然結交而別先是亮亮鼻清士鼻通鼻與鼻通鼻與徐寧欣然結交而別先是亮亮鼻

欲暫結名義丹陽尹溫嘗乞鼻為宣城帝以朝廷酒手欲暫結名義丹陽尹溫嘗乞鼻為宣城帝以朝廷酒手欲暫結名義丹陽尹溫嘗乞鼻為宣城帝以朝廷酒手

堅石打碎鼻五子溫嘗怒於沖鋒字即子初初聞符堅堅石打碎鼻五子溫嘗怒於沖鋒字即子初初聞符堅堅石打碎鼻五子溫嘗怒於沖鋒字即子初初聞符堅

於猛獸石虎小字鎮惡趨捷絕倫從父州獵園中見猛獸於猛獸石虎小字鎮惡趨捷絕倫從父州獵園中見猛獸於猛獸石虎小字鎮惡趨捷絕倫從父州獵園中見猛獸

相石虔來怖病者時有患瘡疾者謂曰相石相石虔來怖病者時有患瘡疾者謂曰相石相石虔來怖病者時有患瘡疾者謂曰相石

世事此公所諳石秀謝安嘗訪以世務然不答世事此公所諳石秀謝安嘗訪以世務然不答世事此公所諳石秀謝安嘗訪以世務然不答

母患須羊以買德為質沖字幼子母患須羊以買德為質沖字幼子母患須羊以買德為質沖字幼子

經新何緣得故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經新何緣得故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經新何緣得故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

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初郡鑿亮亮臨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初郡鑿亮亮臨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初郡鑿亮亮臨

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太平徐職其任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太平徐職其任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太平徐職其任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也每曰亮子繼年數歲時身過人海嶠嘗

視爲唯冲獨與謝安書云  
言不及私論者嘉之

**以茅版代**  
冲子嗣字恭祖祖世簡約備  
所住齋應作版擔嗣命以茅

代之版  
**小水不容大舟**  
相謙字敬祖與令與謙縱東下  
付船官 興曰 若縱才力足以濟事

不假君  
**龍顏大鼻**  
王湛字叔冲司徒王湛之  
弟身長七尺八寸 皆以爲

癡  
初有隱德少言語人  
莫能知宗族 床頭有周易 兄子濟輕之所食方

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皆濟所未聞不覺心刑佩肅自視缺然

**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  
濟之罪也 姿容既

**妙迴策如縈**  
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  
馬雖快力薄不堪苦行督郵馬當勝但錫殊不至耳此馬何重

方知平路無以別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躡督郵馬如常 濟以

**上人**  
還白父曰濟始得 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

**有餘**  
武帝每見濟調之曰卿家藏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藏山濤以  
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 湛聞之曰欲處我季五之間乎

**比南陽樂廣**  
王衍 王參軍人倫之

**表**  
東海王越以承爲肥室物 鞭撻窳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  
爲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爲細察有犯夜者爲吏所  
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口答承曰 使

**興第一**  
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 祖不及孫孫不如

父 自桓至承世有高 人或謂之癡 王述字懷祖年三

**掾不癡**  
王導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 人非堯

**舜何得每事盡善**  
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  
導改容謝之曰懷祖不減祖父

嘯漢徵請諱  
初至揚州主簿 報曰亡祖先君名備 汝謂我

不堪邪  
述每受職不爲虛諱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遇高書令

勝我定  
詎可以女妻兵 坦之爲相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

不及也  
溫固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爾 直以具

**率便敵人耳**  
簡文帝每言述 名父之子不患無

**子圓轉不止**  
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 食鷄

**以柔克爲用**  
既躡重位每 謝亦性嚴嘗忿述極言

**不應先事鍾虞**  
初相溫平洛陽虞遂都朝廷憂 懼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

**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嘉 俱有重名時人語曰 自

**過江來尚書郎止用第二人**  
江都領選將疑 爲尚書郎坦之

**廢莊論**  
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故蕩 不欺儒教頗尚刑名著 天下儻

**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  
初坦之與沙門竺法深甚 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起齋侔清暑殿**  
先死者嘗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 唯當勤修道意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王忱字元達弱冠 知名嘗造舅范甯

**帝惡之**  
帝惡之 與張玄相親甯便忱與玄語忱竟不與言甯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

**忱曰張相希欲相識**  
自可見詣甯前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

忱曰張相希欲相識 自可見詣甯前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

忱曰張相希欲相識 自可見詣甯前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

玄造之鞭門幹鎮州時相玄在江陵枕每裁神之玄嘗謂枕通為賓王人未出乘墨直進枕對玄一玄怒去枕亦不

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枕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飲一婦

試守孝子王綬字彥獻父為秀父有慘乘醉吊之三匝而出相所捕未測存亡居處

梁上有人頭墮於床流血俄被誅時人謂為

矜峭尚人初綬與王謚相親名為後進之秀八葉繼

軌自和父漢屬門太守澤已有名稱悅名德之胃王暕字嗣

長短說素悅之字元禮能齋戰

志性書祖台之字元辰拜親之

將有冲天之舉諸家曰皆生資

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字今則為徐

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范審字武子為學多通覽

目疾方審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惔字真長桓玄

此非汝比勿受之惔少清遠有操

談客雅善言理簡

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孫成作

王蒙為一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孫成作

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孫成作

於見形論帝使勢治難之不屈帝曰一乃命運居下訕上此

樊道也為丹陽尹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憐曰古之善政司契

若不如方回故常奴爾性

高自

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懷卒孫

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

日作此面向人韓嘗詣褚裒言及懷流涕曰可謂人

不如汝有佳兒張憑字長安年數歲祖領謂其父曰

末座判之憑初欲請領里共飲之既至惟處之下坐神意不

張憑勃宰為理窟簡文帝召憑

火在斗中而柄尚熱韓伯字康伯母勞氏高

自此以還吾皆

澄世所不能裁周總居喪廢禮伯領中正不通

改會為節王舒字虔明授會稽內史舒上

敦謂為似己王允之字深歆總角從伯

大吐衣面並污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則敦與錢鳳

大吐衣面並污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則敦與錢鳳

大吐衣面並污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則敦與錢鳳

風出教見允之即吐  
中不復疑允之還白父舒  
不樂早官帝欲今允之仕舒曰臣

毫生於額左王廣字世將元帝姨弟上疏云臣嘗侍  
正足相者謂當王四海

舒其逸氣耳廣性簡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  
都倚舫樓長嘯神氣其逸王導謂度亮曰世將

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從兄敦舉兵入石  
頭帝使王彬勞之

脚痛孰若頸痛敦大慈曰吾  
不能救濟耶

昔歲害兄今先  
當人疆成

又殺弟耶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  
是彬從兄移為敦所害敦忍之

時能立同異觀及敦死王  
含欲投王

王白鬢王彬之字叔武年二十鬚  
位之多

少既不足計初除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  
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此之曰

決大事正自難相引身告退起之謂  
自

之大事眾不能決者謂引身告退起之謂  
諸王公無不得

豈以修屋宇為能邪謝安  
欲重

野鷹飛集屋謝安  
字思

天時尚溫製謝安  
字思

魚蝦鮮未可致帝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嘗  
嘗

位未及扶醉不反亂帝大驚驚音制  
位未及扶醉不反亂

孔愉有公才而王導謂  
曰

有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王導謂  
曰

氣息裁屬薛居  
以孝

培樓無松栢薰蕕不薛居  
以孝

僕雖薛居  
以孝

當今薛居  
以孝

石莫傾人梁棟耶玩弄  
侍中

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性通雅不以名位格  
唯

酒一斗鹿肉一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為吳興未  
守將之郡先至姑孰醉相温因問

止有被襪納至郡不受俸祿項之微將應召外白  
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似不取問乃密為之  
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素業耶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似不取問乃密為之  
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似不取問乃密為之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具安至納復惟茶果而已微遠感感解客其納大起曰

杖之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時會稽王遺子以少年專政委

任群小納望闕而拜曰何充字次道王敦兄也為所聞異於此盧江郡貧污狼籍敦於

座稱曰家兄在郡定佳人成稱充王弟妻之姊子充此是君座妻明穆皇后妹也故

少與道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塵尾指床呼口一結解舍曰正為次道爾我圖數千戶郡尚

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充性好釋教

門以百數慶費鉅億而不吝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道以此獲譏二郗

語於道二何佞於佛郗愔及弟昱奉天師道而充與

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充能飲酒雅為

其溫克也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劉惔所賞後每

性公亮守正終席慙不自安高平劉整侍才絕足履

在坐山子以一字拔人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琰耶

謂問位陳留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遣交迎之盛問廷

不死何待韓盧東郭所以雙斃

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胡滅滅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

必將才不副意智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晒

勇俱屈此蟹有八足加有二螯

所親曰蟹有八足加有二螯

所親曰蟹有八足加有二螯

頓食吐下委頓方知非饜卿讀爾雅不孰幾為勤學死謝尚說之

尚曰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必為過防故時

人云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恢字道明祖誤為文

出武帝與親有善過見之觀流涕曰不能添身帝所誤父規奔吳吳平不

皮面復觀聖顏詔以為侍中因辭歸鄉里恢避地江

導使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一及尊左名亞王

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著此人言王葛不言

葛王尊嘗與恢爭族姓曰恢曰不言馬

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穎川荀闈字道明恢字

通明號曰中興三明明留蔡漢字道明恢字

人為之語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源父美字

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源父美字

著篇則融勝浩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

官而夢棺得財而夢糞或問浩曰何也浩曰

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何也浩曰

旋父寧作我也浩少與術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

事四字而已浩雖被熱放口無

賤親戚離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徒所

函浩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答

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懶慢之與簡文

帝問之拊床一呼而盜俱殞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

會稽三康孔愉字敬康與同郡張茂字謂為神人

入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

初以計華轍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買而

孝子安國孝武帝禮遇帝崩安

無他孔坦字君平蘇峻之亂坦謂人曰觀峻之謀必大丈夫

將終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坦疾篤度來省之乃

酒重水輕孔嚴字彭祖祖父奕明察過人

羣非孔子厄同臣人

肉

酒

糟渣更堪父群性嗜酒嘗戒之曰加常飲不見酒家

家說見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

四族之雋孔沉繩頭虞理度

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張茂為元帝掾屬官有老牛

得大象茂少時一占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曰

諸史提要卷第八

諸史提要卷第九

晉下九自列傳第四十九為始

坐無尼父焉別顏回謝尚字仁祖觀之子也

好衣刺文袴俗之謂之鵠鵠舞

小安豐善音樂博綜衆藝王導深器之

烏布帳為軍士襦袴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

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石磨以備大樂

神秀微不減王東海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東安

此客壹壹為來逼人弱冠嘗請王東海

此亦伯夷何遠博遠東土常坐石

沈海風起吟嘯自若嘗與孫綽等沈海風起

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

得不與人同憂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

恐不免耳安妻劉媛珠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

高臥東

山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及弟萬慶始有

頗嘗見

我有如此客不既到温甚喜言平生意竟令同馬

**著帽進** 溫後詣安值其理發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其取溫見留之日 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守一 何須壁

**後置人** 相温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室王坦之流汗沾衣劍

**謝安石碎金** 温嘗以

**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 安顯時

**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與

**圓碁賭別墅** 符堅次淮泥京師震恐安為大

**矯情鎮物** 又主等破符堅野書至安方對

**經遠無競** 如此

**廢樂** 性好音樂自弟萬幾十年不聽樂及登台朝

**始末不渝** 又於土山管行墅樓飾林竹甚盛每舉外子經往

**夢乘温與行十六里** 乘温與次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

**見一白鷄而止** 安謂所親曰昔相温在時常懼不全志

**語未嘗諫而忽一誤** 先是安發

**捉蒲葵扇**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蒲葵人有羅中

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 洛下書生詠 疾故其音清名流受

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召伯埭 後人追思名 行不由西州

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安薨後輟樂彌年 宗中子弟惟才令者數

人相接 安子琰字瓊度以貞幹稱 自造輜輶車 琰子混字

不及真長不減子敬 文靖之

德更不保伍畝之宅耶 相立欲以謝安宅為管

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宋受禪謝暉謂劉裕曰

方外司馬 謝奕字無奕與相温善温

狂司馬 奕每因酒無復朝延禮常通温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奕連勇酒就聽

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奕連勇酒就聽

好佩紫羅香囊 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難履

履之間亦得其任 起間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

聞風聲鶴唳以為王

史 131-451

師已至去破符堅壁南北二玄玄為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

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子瑛少不惠子靈運文

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

改其樂戴逵字安立處士逵之弟也逵屬操東山而逵以武

賢論謝萬字萬石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李王賈誼楚老莫勝

卿幾壞我面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

白綸巾鶴髦

人言君侯癡君侯

信自癡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長白綸巾乘平肩輿

故是後來一器萬為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愛曰謝萬

直以如意指四座萬於會稽物未

封胡竭末謝氏尤

家嫂詞情慷慨初善言云理名

世無涓陽

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謝重字

情謝詢字宣映曾無禮於其舅表湛湛不堪謂曰汝父昔已粗勇汝今

誰謂爾堅石打碎初童謂云一故相驗皆以石名子

謝白面石少患面刺瘻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紙

有不雅輒焚毀之謝靈運字度度為竹中時孝武賜樂之

啗牛心炙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

隸書為古今之冠勢以為飄若游雲矯

王氏三少時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謂羲之曰汝是吾

在東牀坦腹食本尉都督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

便有終焉

蘭亭序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愛鵝性一會稽有孤居此養一鵝善鳴

換鵝經見

六角竹

比鍾

臨池學書池水

每聞角聲謂當候已

吾不減懷祖

汝等不及坦之遇靈運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當以樂死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從弋釣為娛又

作惡謝安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



兒童覺損其權樂之趣 **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時劉棟為丹陽

尹許詢嘗就宿淋惟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樓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曰二人並愧 **卓犖**

**不羈蓬首散帶** 子微之字子猷為相 **似是馬** 溫參軍不綜府事

**曹** 又為相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公豈**

**得獨擅一車** 嘗從冲行值暴雨因下 **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耳** 冲嘗謂微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答直視以手板拄頰曰 **坐輿**

**造竹下** 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主人請坐不願將出乃閉門微之便以此賞之盡權而去

**何可一日無此君** 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曰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 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獨酌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乘小

**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 而反曰何必見戴安道 **欽其才而穢其行** 雅性放誕好聲

**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讀獻之賞并丹高潔微** 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微詩若此時人皆 **人琴俱亡**

**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久而不調數日嗚呼子敬** **亡叔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 微之子橫之字公幹相玄問我何如君七叔在坐咸為氣咽橫之曰 **南**

**風流為一時之冠** 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高邁不羈

**風不競** 年數歲嘗觀門生博蒲曰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遠慙荀奉倩近媿劉真長** 微之怒曰

**吉人之辭寡** 嘗與兄微之探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微之但寒溫而已既出安曰小者佳

**青氈我家舊物** 夜臥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微之言如之

**走從後制筆不得** 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客數曰此兒嘗有大石 **鳥駭特**

**牛** 相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一甚妙 **一氣千餘息** 許道字叔玄一名峽舟後改名玄常服氣

**踈瘦如隆冬枯樹拘束若嚴家餓** 隸評獻之書行行若紫春蚓字字若縮秋蛇

**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盡善盡美其惟

**私牛馬在郡生駒犢以付官** 王逸少手

**冠為之裂** 遜髮上 **有蔡邕柯亭笛**

**相野王為作三調弄** 伯云是

**畢便上車去** 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聞伊於岸上遇素不相識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

**臣良獨難** 孝武帝召伊與謝安燕時安為人所讓帝命伊吹笛吹一弄伊請以筆歌乃令其吹吹笛伊撫掌歌曰

**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惠周且佐文武金藤功不列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射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於乃越席持伊頰曰使君於此

**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 朱伺

**常所調弩忽噤不發** 文時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瓌請將議討伺獨不言曰

**賊無白首者** 賊說伺伺曰吾今六十不能復與卿作賊 **白龜免**

**賊送至** 乃白龜送至 **比之張飛關羽** 劉遜字正長 **時人方**

**難** 毛寶字碩真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

**放江中** 郗城賊養龜人破續持刀自投於水中加龜墜一石上視之

**東序遂得免** 比之張飛關羽

**比之張飛關羽** 劉遜字正長

**時人方**

**之樊噲** 鄧通字應速勇力絕 **夫人城** 朱序字次倫鎮襄陽符不來攻序母韓自

**喪有疾使婢丸藥** 陳善字承作 **三國志** 魏吳蜀 **當以晉書** 張華深善 **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 丁儀丁廙

**謂亮將略非長** 亮為馬援參軍 **蹲踞齧胡餅** 王長文字德歆

**通玄經** 著書四卷擬易名曰 **著白旗小郭以載車**

**白鳥集郡庭** 海為政嚴而不猛 **聊**

**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 孫盛字

**晉陽秋** 著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次

**欲齊何莊** 亮又問

**諸孫大盛** 日安固何在於答曰康

**白鳥集郡庭** 風化大行

**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 孫盛字

**晉陽秋** 著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次

**欲齊何莊** 亮又問

**諸孫大盛** 日安固何在於答曰康

**搜神記** 下實字今州性奸陰陽術數實父先有龍神母

**鬼之董狐** 以示劉惔曰 **朝亦可隱**

**市亦可隱** 鄧粲少以高素著名不應州郡辟命後州相冲厚

**詣習主簿** 習鑿齒字志疇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相温曰 **彌天釋**

**道安四海習鑿齒** 時有桑門釋道安後辨有高才自此

**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 徐廣字野氏劉裕受禪廣

**此吾家驕驎** 傾和字君孝

**速步君孝超卿** 時宗人球亦有令聞

**中最是難測地** 王導為揚州時從事月日嘗朝未入停車

**有一令僕才** 頭入謂導曰 **珪**

**璋特達機警有鋒** 和嘗謂導小極對之愛璋和欲扣會

**明公作輔**

**寧使網漏吞舟** 導建八都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獨無

**招魂壘是謂埋神** 表瓊字山南時東海王越尸為

**招魂壘是謂埋神** 石勒所焚紀求招魂壘

**招魂壘是謂埋神** 石勒所焚紀求招魂壘

為一不三絕 袁山松善音無舊歌有行路難山僻頗味貨山松乃  
可帝然之 文其詞句婉其節制因酣醉飲歌聽者流涕初半臺

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 屋下陳尸道上行殯 時張  
松行路難時之謂之 竟識表彥道不 表就

於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出遊好今 竟識表彥道不 表就  
左右作挽歌人謂湛 山松

道少有才氣桓溫博負進思自振之方欲求濟於軌而就其難試以告焉  
軌遂與服懷布帽隨溫與偵主戲就者有藝名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  
曰卿當不辨作表彥道耶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 取數百雞

萬航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 其通脫若此 取數百雞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 江道字道義時地裏結營  
運船浩浩今通學之通乃

一 群鷄駭散飛 此見當大興卿門 車胤字武子太字  
集襄營火發遂亂 王胡之名知人見

解章勿謂庸 練囊盛數十盞火以照書 履恭勤  
父曰 不覺博

夏月則 以夜繼日 無車公不禁 善於貧會當時每有  
禮諸史提要元

六尺簞 王恭字孝伯王忱見其所坐 吾平生無長  
謂其有餘因求之經送進坐者

物 忱驚問之恭曰 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  
其簡率如此

以騁 起家為佐 委巷之歌 道子雲集朝士置酒東府尚  
作耶數曰 書今謝石因醉為 恭正

行婦人 雅陵內史史皮姚子妻妻氏有服食之常衣黃安狀  
如天師道子悅之今與實家談論恭於言曰 都

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 初 恭與謝之 濯  
以恭為平北將軍

濯如春月柳 恭美姿儀人多愛 被鶴氅 晉 沙雪  
悅目之云 而行孟

見之曰真神 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  
仙中人也

強 躬仲湛能清言 執藥揮淚遂眇一目 父病積年仲  
善屬文云

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關 仲堪父嘗患耳聾  
不知其人從容問仲堪患此者 孝武素聞之而

誰仲堪流涕曰臣連連惟谷 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帝嘗示仲堪

詩乃曰 水中有岸其名為洲 仲堪遊於江濱見  
日開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名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

無以為報仲堪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君將為州 果臨荆州 盤  
龍齋 劉毅字希樂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

其上號 毅小字盤龍及玄死毅遂居之 六國多  
雄士正始出風流 劉裕征盧循詔歸帝大宴西池

大雅有 喝盧 後於東府聚博猶大擲一判應至數百兩餘並黑憤以  
歸也 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非妻衣遂味叫擲

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九試為卿客既  
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身鳴之即成度取去黑面如鏡也乃

和言曰亦知公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  
不能以此見借 禮諸史提要元

危 諸葛長民歎曰 今日欲為 正見一物甚黑而  
丹徒布衣豈可得劉裕之亦云

有毛 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數十數夜眠中驚起跳如與人  
相打或問其故曰 胸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

轉 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 今人以  
數刀隱蔽 去無復出 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 又 不可

應刀隱蔽 去無復出 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 又 不可  
長七八尺 酷似其舅 何無忌少有大志與劉裕起義兵相支聞

骨大數圍 酷似其舅 何無忌少有大志與劉裕起義兵相支聞  
劉平之外甥 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握節而死 衆奔敗無忌

我蘇武節 兔缺 魏詠之字長道生而 開郭仲堪帳下有名醫  
來 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投 晉曰可對而補

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 涼州大馬橫  
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其屬志如此

行天下 王彌寇洛陽涼州張軌道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  
涼州歌之曰 涼州大馬橫

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宋劉中長

安諤曰——手莫頭圖涼州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至是劉曜破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曰——茂殺之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於高舉六翻鳳皇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得梟者勝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伯封艾為短尾者則為刀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榭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此其時也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風動吹長木胡桐推不中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無字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至密字今伯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後乃還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漢中太守及賜錢賦詩曰——武帝念免官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空產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產躬自侍養食必自哺既病久婢使數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見極捷輝念恨何產行取——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驚藏以示產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未嘗西向而坐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樹為之枯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張茂有志即能斷大事涼州

子庚東字叔襄與諸兄過陳準諸兄皆拜其

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齊王昭義家率同族

新鄉如故鄉袁曰晉室軍矣寇難

地膽類合字弘都婢失明醫須——而尋求備至忽有

事吳人斂手合為吳郡太守以威

有邪德乎論者謂王準陸重百僚宜降禮以

在人郭璞嘗改為含蓋合曰——箭已而天不與者命

重劉躬年九歲曾祖母——七年粟百石

一門之內七業俱興下有東極之符

昂昂若野鶴之在鷄羣翁延

此嵇侍中血嵇侍中血

魏與游牛羊不數頭九

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王青

夢乘車挂肉其傍易雄字與長曰夜——夫

忠鬼同百六掾

人清高於何得此胡威字伯武父質為荆州刺史

臣父清恐人以忠清著稱威自京定有傳廉

知臣清恐人不知武帝問威卿清孰父清對曰臣不

聖君曾據字類遠為唯今明寡婦寬出死何以名武陵

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州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

神君喬智明為林慮三縣共夢水邊一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盤囊節做字伯道一占者謂水邊女

載米之郡唯飲吳水而已收為

不受一錢後稱疾去職郡當有送迎錢數百萬收去

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吳人詠曰

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石勒過泗水飲擔其

不饗非其粟不取非其道天隱之字處黑介止

雙鶴警叫羣鴈翔集執喪過樓每至更陳之

輟殮投筋與太常韓康伯居康伯母弟者之婦賢

貌類簡文帝孝武欲用隱之

貪泉廣州出珍異前後刺史多貪乃以之為之未至州二

違為屏風坐無氈席後為太

婢牽犬賣之

投沈香于湖水

隱之將婦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厨於前

其地皆使者至方見

文貞先生光平字有人著

鞞騎驢至門外劉兆博學洽聞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世時人號其家

神告亭崩徐苗叔胃曾祖華有至

幽求行宿亭舍

集其廬舍成公綏字子安

左右公族有左右公子

洛陽為之紙貴張華見而驚曰

有信父欲作三都賦初陸機為此賦聞是作之

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趙至字季

見人自稱甄舒仲甄嘉字潤甫

聖賢備在黃卷中拾

龍躍雲津鳳鳴朝陽

江東步兵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菰菜蓴羹鱸魚膾齊王同郡為東曹掾

首丘賦著一

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盃酒翰在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

袁臨汝郎誦詩

袁宏字伯父，易臨汝令。宏有逸才，文

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誦詩，聲既清，舟中

名德而獨不載，相與溫甚，而問之曰：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

下官敢專，既未達，啓不敢顯。耳溫曰：君欲為何辭？即答曰：鳳皇鳴於岐，

或引身雖可，云道不可殫宣。城之節信，表為允溫，法然而止。不及肉，保

保子胡奴，抽刃問之。宏窘答曰：我已盛述，尊公因曰：精金百次，在則能斷

功以濟時，職思靜亂。北征賦：從相溫北征，作伏。伏，猶積之云。移

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表伏：宏與伏，酒同。在溫府中，

為小勝，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余心。想：呼為一。宏之每數曰

流風而獨為酒，曰：當今文章之美。公之原，思未優國士而

與溫比，有何辱之甚。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其機

宏出為東陽郡，道洽亭安。以：夢飛鳥入口中。其全字君

一扇投之，贈行宏答曰：荆楚之：謝尚稱之曰：華

鳥文彩，異常飛入口。湘中琳琅：君章可謂一。荆楚之

中自此，譽也。日新：荆楚之

材：和溫開東，生合河，人。或曰：白雀棲集堂宇，蘭

菊叢生：初含春官，會有一。及致仕：山崩溟海竭

魚鳥將何依：無值之字，長康相溫，甚親。溫死後，拜墓，賦詩云：地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情之善丹青每畫人

圖鄰女形

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

本無闕少於妙矣。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遠患心，痛因致其情。頰上加三毛：嘗圖其相象。此

愷之每重，祗康四言詩。子宜置丘壑中：又為謝靈運在

因爲之圖，常云。輕雲蔽月：初月

堪伸，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蟬所翳葉，九

點睛子，飛白拂上使如。豈不美乎？仲堪從之。瘖點各半

小術以爲求之，必得相宜。常以柳葉點之曰：此。瘖點各半

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弱焉。瘖點各半

初愷之在相溫府，常云愷之體。三絕：故俗傳愷之有

中。合而論之，正得平耳。用赤石脂泥壁：王愷字

作獸形：羊琇字稚舒，性素。瘖點各半

修：膚若癡脂，目如點漆。杜文：字弘理，美姿容。王愷

衛玠神清，杜乂形清。杜姥：百姓號曰：一

皮裏陽秋：言其外無或否，而內有褒貶也。哀雖不言

而四時之氣備：謝安雅重之。第五之名何減

驃騎：何準字幼道，高尚，家欲兄克。王文開生如此兒

耶：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劉君知

賢全論

年十二作一歲以示劉俊無媿古人年

與之齊矣

終數曰與阿太語蟬連不

得歸

王蘊字叔仁濬之子時王從來拜墓蘊子恭省之速留十餘日

時以為知人

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稱謝安其重之嘗曰

為土窟居之

撫一絃琴

投諸水中

昔慙柳下今媿孫登

嘯聲振山谷

惟有一石竹子二詩

寒毛盡戴

鷓鴣

小海唱

人石心也

鄰人失犢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洛城地陷有二鵝出

天子在何許近

在豆田中

錢神論

孔方

錢之為言

泉也

錢無耳可使鬼軍無財士

不來

貧而能貧乃可免

可開乎

觀石函

鹿裘葛巾

情由憶生

而思室先生獨無情乎

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

之才

命在天不在藥

百行之本莫大忠孝

億兆之人

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

獵自我釣自物

之舟

陸刀於水

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真其之真心至趣而與吉會

耳 二石困 劉勰之子子難採藥至衡山見一閉一開水瀨不得過欲還失道問伐弓人得還或說園中皆仙靈

冬 緼袍夏帶索 張忠字巨和 一鑿地為窟室弟子五月一朝

教以形不以言 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人中之龍 宋繡字令

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而全而後知先生也 父生之師成之君

爵之 郭瑀字元瑜嘗以一而服制師不取重練也遂服新衣三年 指翔鴻以示 張天

蒲輪微之瑀 此鳥也安可籠哉 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 瑀以

瑀歎曰 脉病三 屋之為字尸下至也 瑀夢乘青

隱去來 祁嘉字孔賓夜窓中有聲曰一條師人世甚苦不可謂所得未毛錢所費如山崖上而逃去 月犯

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謝敷字慶緒月犯少微占者

之祇而數死故會稽人嘲曰 或憂 作鄭玄碑 或連字安道巧藝

卯汁澆白瓦屑 又 不為王門伶人 武陵王時聞其善

對使者破琴曰 戴安道 五柳先生 陶潛字元亮少懷高尚任真自得

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三徑之資 謂親朋曰

以為 可乎執事 公田悉令種秫 曰冷吾常醉於

官郡遺幹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 潛歎 齋酒半道要之

申脚度履 申脚度履

藍輿 問其所乘曰乘有藍輿向樂一赤

義皇上人 清風颯至自謂 但識琴中趣何

勞絃上聲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 書版藏

金 隱紹著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恤莫賣也後五年春

本 是曲陽李家兒 自云

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因還豫章江波甚急

百有餘歲 佛圖蓋天竺人常服氣自養 腹旁有

孔 嘗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按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 聽鈴

音以言吉凶 又 取麻油合

生青蓮華 石勒試以通術即取鉢盛水

燕支於掌中 又今一童子聚齋七日舉手示童子察

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 石破

大和尚 其以季龍為海

相温入河其不久

鷓鴣也 文道林在京師問俗與

鷓鴣也 諸石遊乃曰登公



**乎** 黃河中舊不生龜時忽有得者蓋  
狀曰——温字元子後果如言 **夢羊負魚來** 季龍夢羊負魚來北來浴曰不祥  
鮮卑其有中原平後亦驗 **酒滅火** 温與季龍升中臺忽驚曰  
之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遺驗幽州關日火從 **六情所受皆**  
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而有酒氣

**悉是賊** 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引澄開之澄曰背下有賊不  
即易語曰——老自應老但使少者 **殿乎殿乎棘子成**  
不香即好後二日宣害龍季龍免

**林將壞人衣** 季龍大饗羣臣於太武殿盃吟曰——季  
龍今發殿石下有麟生焉舟閣小字棘奴

**變為胡頭縮入肩** 季龍初造太武殿蓋古聖賢皆  
變為胡狀頭縮入肩中大惡之葬

**不為尸** 卒後有沙門從康州來見登西入開掘墓視之惟有一石  
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 **麻襦** 者——者不知何許人市中乞丐  
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果卒

**餞天馬** 乞得米穀不食輒散大略曰——**一柱殿**  
及元帝嗣位江左以為天馬之應

**下** 石季龍與語惟道——後慕容為投季 **占夢** 索統占夢今孤策  
龍尸於涼水倚橋柱不流人以爲應

人語統曰水上為陽水下為陰媒介事也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統會三則  
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心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  
栢墓門象不知門處統曰三則三著也後三年必有大禍索充夢天上  
有二棺落於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貴人舉君二官者又夢一虜脫上水  
統曰虜去上男字也君婦當生男索捕夢中有一人者赤衣捕手把兩  
杖極打之統曰肉中有人肉字兩杖著象打之餽肉食也黃平夢馬奔人  
拍手統曰馬火也舞火起也拍手救火也索縵夢東有角書諸候大角  
朽敗小角有頭書索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朽木小角有  
題所詣一在前凶也一在後背也書有凶背之問張惠奉使 **滑稽好**  
夜夢狼咬一脚統曰脚肉被咬為却字遂不行所占無不驗

**語笑** 王嘉字子年——好為譬喻狀如戲 **金剛火彊** 未  
調言木然之事辭如識記事過皆驗

**夾** 行監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  
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履昇冠覆而歸下馬器末一無所言使者

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作云何嘉曰未央 **拾遺錄** 卷十  
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謂末年而有殃也

**龍請雨** 僧沙符堅時旱——俄 **日誦千偈**  
今行於世

**潛龍出游豕妖表異**  
鳩摩羅什天生人從師受經——  
獨有三十二字九三萬二千言

**著實相論** 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救濟常欲曰吾若著作大  
論惟為姚興 乘阿毗曇非迦勝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尊將何所  
與乃進官女 **有二小兒登吾肩** 嘗講經草堂寺忽下高座  
交而生二子 **粟針盈鉢而食** 興又以妓女千人進今受  
謂諸僧曰若能食此乃可 **杯渡比丘** 數曰吾與此子戲列三百  
富室因舉上與當食不列 **三番神呪** 羅什嘗四大不念乃口出——今  
餘年相見杳無遺

**波若眼** 持一錫杖令人曉曰此是  
特覺危殆於是與眾告別而死

**代君不可以不威主**  
以火焚足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國不可以不懼** 羊賦妻羊氏尊憲英賦之女也魏文為太子抱  
數聲閉目起而取之成身其神異

**破雪消** 杜有道妻嚴憲時傳玄與何晏郵應不  
何以能久 **忍辱** 杜有道妻嚴憲時傳玄與何晏郵應不  
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攻雪耳應曰晏等辱  
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歡唾耳——行自有在晏等辱

**至三公** 從子杜預被經靈成之曰諺云——  
可謂得矣能忍之公是地坐預果為三公 **若使新**

**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 王暉妻  
共坐子齋趨庭過暉喜曰生子如此

**鍾夫人之禮郝夫**  
足慰人心球笑曰——參軍軍弟命

**人之法** 郝不以戲下疎談不以貴陵郝時傳——  
遺鮮

增憂陶侃母湛氏初為侃父丹之妾生侃貧賤每紡績資給使交關

唯不能益劉薦截髮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所臥薦自對

具數十人饌而不聞人聲周顛母李氏字

方雅之族生謂及嵩讓緒秀謂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

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李氏送

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或淳曰

有雅人深致王侯之妻謝道韞

未若柳絮因風安問詩何句寒食道韞稱吉甫作頌穆

天壤之中乃又嘗內集雪下安曰何所似安兄子朗曰

有王郎初適之甚不樂安曰王郎處少子汝何恨曰一門叔父

為塵霧經心為天分有限耶又嘗戲

欲為小郎解圍擬之弟戲之與客談詞理將屈道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夫子皆為厥所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

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初同郡張

椒花頌劉琨陳氏能贊文正且

登橙窺之劉琨之為桓玄所害其時每銜之

迴文旋圖詩字者蘭蘭為符堅

殺牛祭天以蹄占凶吉東史夫德固若有軍事

蘇塗蘇塗

阿干歌鮮卑謂兄為阿

遮留谷張駿將張植伐焉耆要之於

魚化鐵為刀林邑國主獲二鯉魚化鐵用以為刀

匈奴夏曰黃鸞曰鬼方

少奇人之目王敦字處仲專從父兄

心懷剛忍王愷石崇以兄弟相尚愷每客使美人行酒客飲不

蜂目已露但豺聲然不視草素不能飲亦勉強盡觴

王與馬共天下潘滔見叔而目之曰

詠歌以如意打唾

我兄老

自言知擊

婢耳疾疾當力行因勢而起困乏復以飲死

**鼓** 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教一因根神此客必能

**作賊** 石崇以奢豪矜物則上常有十餘婢侍列有容色置甲煎粉沉

**開閣放婢妾** 又嘗荒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教

**祖風颯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

**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 沈充率兵臨發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 稜 溫素英有風

**將易吾姓** 温

**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 温

**勿以常人遇之常墻**

**常山蛇勢** 亮造八

**自以雄姿風氣是**

**公甚似劉司**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温自江陵北伐

**劉景升有千斤大牛**

**七莫拌茶**

**七莫拌茶**

**七莫拌茶**

**七莫拌茶**

**果而已** 温性儉每燕 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

**復遺臭萬載耶** 或以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

**人可人** 嘗經王敦墓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

**後** 温成勢翕赫謝安見而遙拜温

**有異** 温拜高平陵 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靈見

**德人** 對曰還傳當問吏是舉塵尾後口笑曰五君

**異將無是乎** 褚遂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問曰聞江州有

**風吹帽落** 後為桓温泰軍九月九日温宴龍山佐吏並或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又問聽妓一何謂也

**流星墜銅盃水中** 桓立字敬道一名平寶温之孽子母

**其重兼常兒** 姊媼每抱輒

**父為九州伯兒為五**

**湖長** 時議温有不臣之迹故捕立義興太守

**充隱** 有肥遁之士

**頗似轎車** 立入建康官

**頗似轎車**

**頗似轎車**

**頗似轎車**

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  
流蘇亦王莽仙蓋之流也

**徘徊輿** 立對遊體大不堪乘馬  
作施特開今四動

**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女號楚不違尊  
祖下承之曰

**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 造大登容  
三十人坐

後敗曹靖之曰 **雌鷄化雄八十日而冠萎** 衡陽有  
臣何敢言

建國九八 **童謡** 時有曰長竿卷長竿今年  
十日而敗 殺即君後年報諸相即君元顯 **聖德深厚**

**地不能載** 躬仲文為玄參軍玄初募位入  
官其床忽陷仲文曰將由 **珍寶玩好**

**皆變為土** 隨玄西走 此樹婆娑無復  
悉藏地中

**生意** 帝反正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  
府府中有大槐樹頽之數曰 **怏怏不得志** 仲文  
望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  
從嶠昔所輕比肩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伯符** 行至富陽微 **照鏡不見其面** 仲文  
然數曰 **讀書** 數日披讀

**半表豹則文才不減班固** 仲文善屬文謝靈運常云  
仲文言其文多而見書

**對聲豹視** 王彌少游俠京都隱者道仲山見而謂之曰  
對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 **飛**

**豹** 齊力過人青 **連年種穀化為莠** 王  
如能 **被甲**

**游於水中** 杜 **我寧山頭望廷尉** 蘇峻作亂朝  
廷遣使諷諭

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 **魚躍入船破魚得刀**  
不能廷尉望山頭遂不應命

孫恩師事杜子恭子恭有術嘗勸人借刀其主求  
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 **長生人** 據會

黨曰 **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 沙門惠遠謂

**右列傳七十卷畢**

**日精** 劉元海匈奴人名淵父豹母所延氏折子於龍門有一大魚謂  
光景非常按呼延氏曰此是 **常鄙隨陸無武絳灌**  
一服之生費子後十三月生

**無文** 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蛟龍得**  
好學嘗曰吾每觀書傳 二生遇高皇不能建

**雲雨非復池中物** 後秦涼羅暎帝時將帥欲用元海孔  
掄曰元海若平涼州方有難爾

**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 元海至  
劉宣等上大軍于號元 **玉璽** 汾水中得一文曰有新保之王  
海曰乃為漢王

**吾所不能測** 劉聰字玄明幼聰悟王  
澤悅之謂元海曰 **但恨爾日不早**

**識龍顏** 聰引懷帝謂曰卿為豫章王時朕與王太子相造與朕射  
朕得十二等卿得九等贈朕柘弓銀研槍否帝曰

**鎖晉諫** 聰起錫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將斬之元達曰臣得與龍  
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爾元達洗頭願

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  
氏切諫乃解易圖為納賢圖室為煇賢堂 **蹄涔不容尺鯉**  
斬魯微曜聞之曰 **燕須夷國** 聰子約死復蘇言見元海於不  
梁後漢教射日中斃元 **常輕侮吳鄧而自比**  
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末來

**樂毅蕭蕭曹** 劉曜字永明好兵書略  
皆隨讀 人莫之許 **神劍** 嘗夜開居有二童  
後國中大臣曰吾不懼死也

**樹變人形** 西明門內 髮長一赤須  
眉二寸皆黃白色有磁手之  
臣奉趙皇帝 御除

**白玉文** 終南山崩得白玉有文曰皇土皇土敗趙  
相推無鼻目 **隴上歌** 陳安善撫接囉囉之  
趙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在 **赤光滿室白氣**  
勤不在我也并秦分五五車果趙分

**三老進酒** 曜為石勒所擒北市  
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赤光滿室白氣**  
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梓運窮天所亡開

**赤光滿室白氣**

**赤光滿室白氣**

**赤光滿室白氣**

**赤光滿室白氣**

**赤光滿室白氣**

**赤光滿室白氣**

**赤光滿室白氣**

屬天石勒字世龍作勞耳鳴勸人為力耕每聞耕聲者歸以告其母母曰非不

祥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有一老父謂勸曰君排

上回勸執王行等問以晉故行等懼死多自陳說唯索陽王負石

其德極得銘曰律權石重四鈞鼎錢又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

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王莽時物也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

萬鼎銘十三字不可脫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勸其李陽鄰居常爭麻地送相諱胡勸勸一有胡胡乘馬

小執法皇懼忘諱對曰醉胡馳入不可每以其意論古帝

語勸笑口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勸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史書聽之

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頗有此耳為

人君不得自專如此勸將營郭官守諫勸數曰

宅況有天下且停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勸勸謂徐

對曰陛下神武皇帝適于高皇勸謂徐勸勸謂徐

勸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魏

爭先脫過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

日月皎然然不能如昔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賴以取天

下朕當在二劉之問耳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

家子弘好為文勸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

大節張賓字孟孫呼曰右侯而不

名賓字石勒肅清百餘界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快牛為犢

子時多能破車石季龍勸從子性殘忍游蕩無度數彈人

良臣如猛獸時家威使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乃撰李巨

白鴈集殿庭季龍喜羣臣卿目晚晚

正耐溺中孫珍問崔約曰吾患日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

趙簡子墓厚一尺積厚八者乃及果其水清

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季龍曰兒年二十餘

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石閔誅諸胡無貴賤男

滅石者陵初謠言朱龍字未嘗小

步搖冠慕容廆鮮卑棘城人初燕代多冠

慕容氏或曰慕容二儀之德家令慕容廆嘗曰朕者

之中何所不有新平有長人見詔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

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

飢食人飽當止星入井者必將渴時猛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人羣自請讓生曰又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管使堅合樂聞人奉好惡堅

曰生以為識已斬之 岳長安一東海大魚化為龍勇便為王

居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

美哉山河之固 堅自臨晉登龍門謂羣臣曰

孰為首 堅問 權翼曰蕭曹為冠堅曰漢祖稱陳平之謀木上

言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為尊

也 以王佐為侍中百僚震肅

樹槐柳 自長安至諸州 百姓歌之曰長安大塔尖

星失明 符融為冀州牧融母荀氏竊和融所太

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 有人於明光殿大呼

丁字直而不曲 堅嘗羣臣賦詩美平子詩有

未足歎 以十具牛為田 王猛子皮謀反事

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 堅三遇之

名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齊春望

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敗吹求助於鍾

壺餐豚

謂晉師至 堅不出項 初諺曰 羣臣勸堅

一雌復一雄 雙飛入紫宮 初堅滅燕慕容

會天大雨不得殺羊 慕容暉請取幸私第因發

幽州賊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 初關

得必存當舉煙 初秦之末亂關中土無火而煙氣大

當復虜 秦人呼鮮卑為虜慕容垂

脂 堅之分底羞於諸鎮也趙整撰琴歌曰

童謡 初堅強盛時 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

為業 王猛字景略少 嘗貨春於洛乃有一人貴買之云

細事不干其慮 猛妻李氏

卿與相温豈並世哉 相温請猛

若玄德之遇孔明 符堅將有大志聞猛

此可富貴

若平生語及  
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

夷吾子產之儔  
也問以後事

箕山之操  
符融字博休堅季弟也健世

聚  
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

遠三枕避三沐  
京兆人董豐游學三

辨盜  
又有老母過劫於路行人為世逐之既擒劫反誣行

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

心兄弟乎  
聞而謂之則稱疾不見曰

唾令小兒張口含出  
朝士盈坐並

識味  
善一鹹酢肉皆別所由會稽王道子

食鵝肉知黑白之處

臨刑詩  
四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

義感君子利動小

逐鹿並驅瞻烏靡定

以千

符登微  
人三

六百人破三萬眾  
中時州一報以旌戰功其將廣之

起兵如流沙殺人如亂

琳琅

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

二穴五姓  
李特巴西宕渠人其先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

廩君  
於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者為

射鹽神

寶人

數年天子何

如百世諸侯

死鬼常辭

脉起成文

斫胡奴頭

三擲盡盧

投老扣囊底

一東葉

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初韓曰一頭上有一頭下有兩頭

然則禾仲俱盡成高字慕容雲本姓高父小字秃頭三子而垂季也

謂慕容紇于乞伏國仁鮮卑人在昔有三部人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

客盛紇于一巨蟲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焉而祭祝曰若善神也便

開路惡神也塞而不通俄不見乃有一小兒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

子者請養為子棄許之老父欣然自有所憑依字之曰一紇于者更言

也鮮卑謂被為秃髮秃髮烏丸九世祖壽蘭初在平

而氏為讖慕容德從王璽一細非圖識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

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類晏子生居近市死塋

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議偕齊魯固多君

近城德如齊城營立望臺晏家頌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墜平

子德大集諸生乘高遠曠曠謂魯連曰一當昔今盛之時權位已生

至於此賊賊王始聚眾太山自稱太平皇帝其父為太上元元

黃犬之皮終補狐裘起專用公孫五橫子

侯問五樓時人為之塞五龍口而患脚弱

沮渠左一遂以官為氏

赫

連一物物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朝改姓赫氏音殊幽國故

天為子是謂徵赫寶與鐵伐氏正統者皆為一庶子孫剛銳如

鐵皆可統萬於黑水南管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

乃一鐘入一寸即殺作者而非禁之射甲不入即斬

弓人如其入斬鎧匠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

夏龍雀又造百練剛刀為龍雀大深號曰一銘其背曰古之利

車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右載記終

右晉書共一百三十卷終

諸史提要卷第九



諸史提要卷第十

南史 李延壽撰 紀十卷 傳七十卷 宋齊梁陳四代共八十卷

宋高祖武皇帝 劉裕字德興 永初三年

少帝 義符武帝子小字車兵 景平二年廢為營陽王

太祖文帝 義隆武帝子小字 車見元嘉三十年

世祖孝武帝 駿字休龍 文帝子 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

前廢帝 子業 孝武帝子景 和永光共一年

大宗明帝 彧字休景 文帝子 泰始七年恭豫一年

後廢帝 昱字德融 明帝子 元徽五年

順帝 準字仲護 明帝子 昇明三年

齊太祖高皇帝 蕭道成字紹伯 建元四年

世祖武帝 顯字宣遠 太祖子 永明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 隆昌 文惠太子子 隆昌一年

廢帝海陵王 昭文 文惠太子子 延興一年

高宗明帝 彧字景栢 始安王子 建武四年 永泰元年

東昏侯 寶卷字寶藏 明帝子 永元三年

和帝 寶融明帝子 中興二年

梁高祖武帝 蕭衍字叔達 天監十八年 大通二年 中大通六年 普通七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一年 大清二年

臨賀王 正德武帝子為 侯景 所立正平二年

太宗簡文帝 綱字世讚武帝子 大寶二年

世祖孝元帝 綱字世誠武帝子 承聖三年

敬帝 方智字善相 元帝子 紹泰一年 太平一年

陳高祖武帝 陳霸先字典國 永定三年

世祖文帝 精字子華昭烈子 天嘉七年 天康一年

廢帝 伯宗 文帝長子 光大二年

高宗孝宣帝 頊字紹世 昭烈王子 太建十四年

後主 叔寶字元秀 宣帝子 至德四年 貞明三年

四代二十四主共一百七十二

宋六十年 齊二十四年 梁五十六年 陳三十二年

南史十 事見晉書 者不錄

劉寄奴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後我新洲見大蛇數丈射 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杆曰舉童子數人青衫持白 我王為一所射合散傳之又 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

碎武魄 枕 寧州縣 上命碎 之分賜諸將以黃金

微時糲具 命藏之以示後 葛燈籠麻繩佛 痛

那得生 掛一孝武見曰田 舍公得此以為過矣 地鏡 元嘉二十五年青州望遠 地中如水有影謂之 那得生

寧馨兒 前廢帝母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多兒 可畏那可往太后怒曰將刀來破我腹 五部樂

宋明帝分儒道文  
史陸陽為一  
禾綃 明帝時中書舍人胡毋穎車種黍無不可勝  
人語曰一閉目胡毋穎大張葉黍綃明上

也  
改駟字 明帝多忌諱以駟字  
似禍改以馬以瓜  
蜜漬鮓鮓 明帝以  
一食數升

允諸鄙事過目則能  
後廢帝一未嘗  
吹笳執管便韻  
四貴 齊

聖火 齊永明年魏謩言赤火東南  
有沙門賣火至瘴疾多驗號一

箇錢 齊廢帝鬱林王見錢曰我昔思  
更日入直決事號一  
東田 齊廢帝父文惠太子  
立樓館號一及廢

舊宮 又有反  
破後帽 永明中百姓  
服妖當使黃

金與土同價 齊高帝儉素嘗曰使  
我臨天下十年  
飛仙帳 齊廢帝  
齊廢帝嘗以

步生蓮華 又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滑  
如行其上曰此  
无秋啼 齊廢帝  
齊廢帝嘗

解菜 齊廢帝女亡東昏使廢  
齊廢帝嘗  
六貴八要 齊廢帝  
齊廢帝嘗

松草變色 齊廢帝時齊山  
齊廢帝嘗  
毛

紅席 齊廢帝時齊山  
齊廢帝嘗  
布衣交 齊廢帝  
齊廢帝嘗

官體 齊廢帝時齊山  
齊廢帝嘗  
布衣交 齊廢帝  
齊廢帝嘗

紅鳥如鷹故以為名  
世才秀 韜於文士媿於武夫  
梁元帝文章應是便  
不游手常曰我

虜奴 陳武帝齊齊童童曰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  
江准以北南人皆謂為虜是時以實質酒人裁得醉耳  
陳文帝每醉人伺漏傳畫塔石上繪  
然有聲云吾雖得眼亦令驚覺  
狎客 陳後主不厭政事常  
使張貴如孔貴人等

八人史坐江德孔範等十人預宴號一先令八婦人  
采醴 齊廢帝  
齊廢帝嘗

更日入直決事號一  
聖火 齊永明年魏謩言赤火東南  
有沙門賣火至瘴疾多驗號一

箇錢 齊廢帝鬱林王見錢曰我昔思  
更日入直決事號一  
東田 齊廢帝父文惠太子  
立樓館號一及廢

舊宮 又有反  
破後帽 永明中百姓  
服妖當使黃

金與土同價 齊高帝儉素嘗曰使  
我臨天下十年  
飛仙帳 齊廢帝  
齊廢帝嘗以

步生蓮華 又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滑  
如行其上曰此  
无秋啼 齊廢帝  
齊廢帝嘗

解菜 齊廢帝女亡東昏使廢  
齊廢帝嘗  
六貴八要 齊廢帝  
齊廢帝嘗

常多一校主  
黃衣 後主夢一統  
城乃盡去橋樹  
羊車 宋文帝好乘  
諸房潘淑妃以賦  
酒地羊至臥地不去  
桃葉辭 江東多唱王獻之  
日桃葉  
我自接迎汝及晉王廣軍六合  
景陽鍾 齊武帝數幸諸苑嘗  
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  
從內深潭不開端門  
上開水早起飾雞鳴鳴埭  
齊武帝幸琅邪早發至湖  
見菖蒲

花者富貴 齊武帝後忽見庭前菖蒲花侍  
梁元妙一目徐妃每知帝將至必  
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徐妃與聖季江漢通季江每歎曰相直狗  
雜老猶能觀禽鳥馬驢老猶駭  
折爪 陳武帝宣皇后爪長  
五寸色並紅白海有

學士 後主以官人有文學者  
臨春樂 官女歌曲有玉樹後庭  
與柳客賦詩  
夜夜滿理 文章多鄙言累句  
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  
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  
蘭艾不辨燕雀相隨  
感謂才蓋實不然也  
野老 宋衡陽王義季嘗大宴有  
一書言而  
豈可遂隨智能使  
終日碌碌與一平  
農之意王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均其賜荷不奉  
人時一得皆享王賜老人不備其私矣弗敢當問其名不答而退  
靈

運空疎延之隘薄 宋廢帝王義真與謝靈運類延之  
宋彭城王義康無術學宋靈運之義康  
問其年級曰彭仲華拜宋之義康曰身

無作才語見向 宋彭城王義康上書宋文帝  
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  
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一字徑赤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  
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宋武帝嘗書素袖稱之曰公

仁為親王休佑焉賊王棟為驢子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合和極地  
為坑實之泥水保明帝令以口就食又縛其手脚使付木官為屠一宿  
出之以為笑樂

**百函書** 劉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並坐答  
書自且至日中穆之百函齡石八十函

**如流** 劉穆之字道和內惣朝政外供軍旅一事無不盡目覽  
詞訟手答既書可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應舉

**輒為十人饌** 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一  
未嘗獨食以此為常

**金梓貯檳榔** 穆之  
穆之常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  
危幾今日思為一不可得也諸葛長民亦同

**瘡痂味似鮫魚** 穆之孫劉世榮食瘡痂以  
為一餅以進之

**效孫皓歌** 王叔之嘗為南康  
罪與穆之相給略未落者穆之

**朝士莫** 穆之嘗為南康  
俱與元會邑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不款之因

**不畏其筆端** 劉穆之為中丞  
其得志

**一覺自造青雲** 穆之嘗為南康  
何便同從都下便乘車在前

**安居能長** 穆之嘗為南康  
何便同從都下便乘車在前

**居戶限上** 劉穆之嘗為南康  
不入富出

**黑面阿秀** 穆之嘗為南康  
不入富出

**擲栗穿柱** 穆之嘗為南康  
不入富出

**安成食臨汝** 穆之嘗為南康  
不入富出

**飾** 安成公何易無忌之子臨汝公孟暹休相之子並娶妻與  
徐湛之以肴膳車服相向都下語曰

**常若未解** 徐湛之字案文  
工奕棋

**湯從事** 沙門釋惠休嘗為南康  
宋武帝使還俗本姓

**王儉贈徐孝嗣詩** 云方軌叔茂進清者  
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

**北路魚南路徐** 徐君為果相東王鎮西參軍  
好解色戲故時意游行時

私亦以豪侈  
**移公床** 徐孝嗣畫卧北壁下夢兩童子去  
稱謂曰

**萬里長城** 穆之嘗為南康  
投地曰刀壞

**惡月生**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  
俗忌欲令出練練宗祖狂曰昔

**眉頭未曾申** 王玄謨性嚴  
不妄笑

**老** 穆之嘗為南康  
不妄笑

**蓋劉壽** 劉敬宣字高壽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便盡  
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

**副急淚** 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爾  
非之者

**有松石** 穆之嘗為南康  
非之者

**間意** 蕭惠開為給事中益不得志曰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

**入管喉舌** 蕭惠開為給事中益不得志曰  
出莊方伯乃復低頭口中耶

**種白楊** 穆之嘗為南康  
出莊方伯乃復低頭口中耶

**烏衣之遊** 穆之嘗為南康  
出莊方伯乃復低頭口中耶

**即席之美** 梁武帝每物延後進二十餘人置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筆趣翩翩** 穆之嘗為南康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公庭無私禮** 穆之嘗為南康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真本漢書** 穆之嘗為南康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憤王** 穆之嘗為南康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宣城太守** 穆之嘗為南康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憤王** 穆之嘗為南康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項羽廟主人名一投以赤心報以戰栗

帝以果授琛琛取果擣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琛曰陛下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

好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廢

卯年然非復人事展爾陸梁者未飲江水太歲未卯故耳

王人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與謝晦俱在宋

塵宋武大會彭城命賦詩謝晦代帝作曰先

連句詩

南登灞陵岸

却清河洛

物謝靈運好一兄曰曰秘書早

三絕謝靈運作春寒詩靈運寫之

都督謝靈運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南

刻成詩謝靈運詩三十餘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

常之交謝靈運詩三十餘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

二百年來無此

飄飄有伊洛間意

齒牙

謝朓詩

謝朓詩

已高帶二江之雙流

生春草

謝康樂

四友

題目

何長倫

行

雙珠

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

鳳毛

不衣自暖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驢

飲

謝氏烏衣遊

阿客

韻語

韻語

謝混常因尉 **五臣** 宋文帝即位謝弘微王華王

謝弘微性實博無善愠末年與友人茶友人西南其有死後復下各曰

或有覆無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

此歲 **今明簡倩玉淡** 謝弘微與王慧王球以簡淡稱沈約曰

微當 **藍田生玉**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

**獨秀** 宋元嘉中詔群臣為赤鸞賦東叔文冠當時作賦畢示友

知 **隔千里兮共明月** 宋孝武帝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

詩始知生為父離別及為長不歸 **風月景山水** 謝莊五子

也 **鳳莊門入** 宋明帝嘗教謝莊子賦風子超宗從一超宗曰

不入時人兩鑲之 **清風明月** 謝莊不交門無雜賓有時謝

唯當 **流酒千日** 謝清客與劉俊飲推諱久之俊曰謝莊見不可

此中唯宜飲酒 **謝朓得父膏腴** 謝朓嘗侍坐受物與王融為詩

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為 **二少** 工果武詩曰雙文既獲定

實名 **馭二龍於長塗** 謝朓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

**史質錢** 謝朓素貴常一朝無食其子奉以 **玉碎** 謝朓嘗

曰大丈夫寧當玉碎 **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融字元長從

之授贈儉詩及書儉 **遠匹相如** 魏使房景高謂融曰在北開主

蘇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以 **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王融嘗詣王僧祐因遇

是旬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

而卿此問昭昭曰 **七尺八騶** 王融行過朱雀桁開路人填塞曰車

置如此 **禹笑人**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及 **膽破** 王融被

遂懼而死舉體皆 **許屈** 王融為文好古言頗抑 **坐席生塵**

王微住屋一間尋書玩古足 **如屏風** 王遠時人 **揚**

不覆地 **眉闊步** 中丞沈約彈王僧祐曰肆情遺 **朝隱** 王僧祐不與公

王儉曰卿何可謂 **我家多鳥雀** 僧祐與僧持曰

最安同高人直是受陽多病爾 **擊節** 王籍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

家在南郭汝家 **三術** 鳥鳴山更幽劉琨見之不能已

梁武帝稱王儉有 **有棟梁氣** 王儉字仲賢梁禁見之曰宰相

封禪書 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諸君回彈琵琶王僧虔

解唯知編書因跪上前 **解散憤** 王儉作 **風**

矣曰此誠德事善何以堪之 **王規俊人** 王規字成明

**流宰相** 王儉常謂人曰江左 **大小王東陽** 承

子卒太子與湘東王緝今日曰王成明風韻道

上神峯樓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 **不墜基業** 王暕子訓小字文珠暕曰

為東陽太守卒時朱異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疑郡中長者皆指

鳥

蠟珠為鳳

為鳳是借連車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數曰儉後莫當不滅

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儉度必至三公僧綽當以名美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衣諸郎** 王僧虔為中丞甲族由來不絕其門下分倍倍者位  
宜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其為也

**坐右銘** 王僧虔為飛白書題尚書省榜曰行方止物之定質  
已則送是故去之宜疾

**考工記** 雍州有盜移古冢者相傳是楚王  
當時差賞以此

**子姪之間一情不異** 王僧虔  
常用一以此見容

**二台司** 王僧虔遷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  
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更復此後一實所畏懼乃辭之

**飛白**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矜俊能僧虔乃  
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叔慈內潤** 王慈年八歲外  
祖江夏王義恭

**鷄之比鳳** 謝鳳子趙宗  
嘗稱三僧

**書聖** 王志善草隸徐  
希秀請為

**額類索公** 王筠字元禮沈約見筠以為外祖素蒙禮讓曰  
王郎見人想笑唯

**衆僧今日可謂虔虔** 王僧虔子慈  
與蔡興宗子

**王有養炬謝有瞻兒**  
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攝約戲慈曰

**好詩圖美流轉如**  
王筠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

**七葉有集** 王筠與諸兒  
善曰史稱安

**黃閣** 王慈位  
開府儀

**彈丸** 王筠嘗為詩呈沈約曰可謂  
後來獨步謝眺見之曰

**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棄有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  
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集如吾門也

**黃閣** 王慈位  
開府儀

**黃閣** 王慈位  
開府儀

**同三司既為公須開** 宅前促欲買朱侃半宅侃買得錢百萬  
遂乃回問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商錢可貧遂向東為黃銅

**糞諸王** 王志家居建康馬巷巷兄弟子  
姪皆為實時號一為長者

**雌霓** 反連卷沈約  
居賦示王筠筠請至一約指掌曰僕常恐人讀為霓五字及次至墜石

**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梁昭明太子  
在此數

**自序** 王筠自序余少好抄書而猶為過見  
日所謂一見重如此

**草翁之風必** 王或子簡年  
刺史一過便得三千萬

**得官即拜** 王準與劉湛不為飾  
曰尊名安可虛學可道

**印龜六毀** 王登拜三司鑄印六鑄而  
遺志耳

**郎有如萬頃陂** 王惠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  
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

**玉昆金友** 王餘非學業不及弟錫而孝  
自蕭散直上

**羊跪** 王固信佛法常使觀國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於園前跪  
拜魏以南人嗜魚大設問答固以佛法呪之不獲一羊

**東山** 王敬弘名裕之所居舍亭山林  
孫處中不過一再見未嘗教以學問或問之答曰丹朱

**朝隱** 敬弘子縉之末嘗指一朝貴  
不應之教審越不聞被推自敬弘至曾孫皆

**八勢** 王敬弘形狀短而起坐  
端方相方謂之

**三世不事權貴** 王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往  
續之子秀之不與王

**侍中四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  
儉接一時人稱之

**三石頭** 王弘之性好山水辟召一無所就從兒敬弘解貂裘  
一雙為三石頭與之即着以探藥性好釣上虞有一處名弘之

**三石頭** 王弘之性好山水辟召一無所就從兒敬弘解貂裘  
一雙為三石頭與之即着以探藥性好釣上虞有一處名弘之

**三石頭** 王弘之性好山水辟召一無所就從兒敬弘解貂裘  
一雙為三石頭與之即着以探藥性好釣上虞有一處名弘之

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問漁師得魚否曰亦  
自不得得亦不實經親故門各置一兩頭 **憶見王思遠**  
之嘗曰見王思遠終日斥坐不妄言笑皆情衣領無不整潔便憶見明士  
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妙卒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  
反 **被賤** 垣閑自蜀還頓賞送獻明帝嫌少詔獄官留問悉送賈財然  
也 **被賤** 後被遺九竇夷不受鞭罰輸錢贖罪謂之賤時人以因爲一

**王氏青箱學** 王准之字元曾自曾祖世之來世相傳  
臺聚 王昉任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劉孝綽劉劼劉焯  
僅張率郭芸劉顯到殿到洽車輓日至號曰 **狀若**

**喪家狗又若懸風槌** 復失厥低陛下朝之曰  
閩中八蠶 到海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蠶  
曰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 **到蓋才子** 到蓋孫蓋早應蓋蓋武  
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到蓋才子** 以蓋詩示說曰蓋定是  
才子翻恐卿從來 **日下無雙** 到洽處居積歲時人號曰 **宋**  
士任昉嘗訪於田舍言曰 **宋**

**得其武梁得其文** 梁武謂任昉曰請到 **二千石**  
罷任獻奉 宋孝武末年食二千石罷任必限 **到公石**  
有石長一丈六赤 **妙德先生** 衣紫衣而居 **素**  
帝時得號 **素** 素聚領丹陽尹家居負郭每築秋道遠營其意得然思  
返城南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通主人俄車騎至方知 **飲**

**酒無偶聊相要爾** 又嘗步白楊郊野間過一士大夫  
門求進禁曰 **兩世無渭陽情** 初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請  
不見 **種蘭忌當門** 素少別王人門非種蘭所  
嘗於公座慢進港 **種蘭忌當門** 素少別王人門非種蘭所  
日汝便是 **種蘭忌當門** 素少別王人門非種蘭所

**光公府望** 素爲始興王濬長史濬曰不意舅遂 **昂昂**  
垂屈在汝曰朝廷遣下官本以 **昂昂**

**千里之駒** 素昂昂名千里駒武帝謂曰 **黑頭高**  
在卿背之今改卿名昂字千里 **黑頭高**

書 梁武帝謂素昂曰亦明帝用卿爲 **我用卿爲白頭尚書對曰臣**  
生四十七年于茲四十以前臣之所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  
尚書未 **大僕射** 素昂昂長兄樞爲左僕射憲爲右僕射  
爲 **大僕射** 省目樞爲 **大僕射** 憲爲 **大僕射** 憲爲 **大僕射** 憲爲 **大僕射**  
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 **何無忌** 諱 **何無忌** 諱 **何無忌**  
子並不之官郡中號爲 **何無忌** 諱 **何無忌** 諱 **何無忌**  
徐勣曰 **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 素  
臨死謂其子昂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 **孔公醉**  
義至此爾最大叫抱父先死死兵士墮涕淚曰 **孔公醉**  
醉曰居多而明晚政事醒時判次未嘗有樂家成 **台佐加貂**  
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 **台佐加貂**  
諸球領司徒右長史自魏孫禮 **鮞魚** 淮北舊屬江南無 **鮞魚**  
管前組以後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鮞魚  
有鮞計責之者彦回變色曰我難 **夢卜著** 彦回少時常夢人以  
儉之字可寶鮞悉與親游 **夢卜著** 夢卜著 夢卜著 夢卜著 夢卜著 夢卜著  
至是年四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 儀史書  
十八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 儀史書

**何龍今何聰** 梁武帝設大臣餅案得在坐帝頻呼姓名得  
始放筋說笏曰爾帝曰卿 **上馬橫槊下馬**  
爲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矣 **上馬橫槊下馬**

**談論** 垣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天子**  
鼓角非田舍翁所吹 **送吏部郎** 何尚之字彥輔爲吏部郎告休定  
都行田時欲吹之 **送吏部郎** 何尚之字彥輔爲吏部郎告休定  
與世曰此是 **送吏部郎** 何尚之字彥輔爲吏部郎告休定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 素昂昂名千里駒武帝謂曰 **黑頭高**  
在卿背之今改卿名昂字千里 **黑頭高**

史 131-475

傅亮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善徒不復措懷自  
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麻曰一美之小字干木

平世三公  
曰羊徽蔡麻可  
官有大字不可受  
蔡與宗初卜曰  
府歲在步苑於  
左光祿大夫云  
真隱傳  
何尚之致仕復仕未淑錄古來隱  
士有迹無名者為一以強焉

氏是禮度之門  
蔡約字景為司徒長史齊明帝朝政百  
僚脫張到席約躡履不改帝謂江曰  
故自可悅曰大  
白苧紫茄  
蔡博字景節口不言錢在吳  
酒軍有損客復見於今

西河之風不墜正始之風尚在  
常謂  
學秦徒徐秀等並慕道來遊之南學王  
球嘗云尚之一尚之亦云球  
鹿皮冠  
何尚之在家  
常著

之為猿尚之為猴  
何尚之與顏延之少相好猗二人並  
短小尚之日一延之日一同道  
太子西地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猿路人指  
尚之為似延之喜路人曰彼似猿耳君乃真猴

今官人以勢  
宋世有人求為吏部郎何尚之歎曰此敗風俗  
也官當國人人安得國官延之大笑曰我聞  
宋子何疑焉  
小褚公  
何戰與褚亮同  
相慕時號

徐景山酒鎗  
何點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見之點  
角中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  
大山

小山何氏三高  
何遜又未點並樓通先卒至是備亦隱  
世號為大山宿為小山求為東山兄弟

皆隱世  
謂三高車螯蚶蠣永充口實  
何當於味食必方丈  
後稍欲去其甚者備食  
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鐘曰鮓之純脯  
驟於屈伸蠶之將繅跡擾觸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蠣嚼目  
內關無混沈之奇蹟觀外絨非金人之  
恆不悴不榮無榮無臭故宜常充庖厨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衣帶如繩  
宋武帝衣衣  
浣衣而左右

俠處士  
何點字子哲不入城府性率到好遊遊人聞不驚不帶  
乘柴車躡草屨悉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大隱

荀既奇大父亦不小  
號曰士大夫多慕從之  
何敬容署名敬字大作荀小作文容  
字大作父小作口陸倕曰公家卿與郗吉遠近

兩玉為穀  
何敬容有一子八歲在吳  
日如明公之與蕭何  
就兄求名衛即命名曰穀云  
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

張氏五龍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楊柳風流似張緒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左臂鷹鳥右牽狗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者

日限為一詩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兼二子於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壯哉雀鼠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梨是百果之宗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孝張里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移我遠客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四月八日灌佛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海賦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陸處無屋舟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陸處無屋舟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陸處無屋舟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陸處無屋舟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陸處無屋舟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陸處無屋舟  
張率字士簡年十二能屬文章  
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向作二千





**顏謝** 潘岳陸機顏延之謝靈運也 **鵝眼** 綖環錢 宋前廢帝鑄之錢

此者謂之——貫之以鑲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十萬錢不盈相明帝禁

唯用 **三兒作中丞** 沈冲與兄淡深並為司直母孔氏在東

古錢 家失火疑為人所焚母大呼曰——與人

宜有善者方恐服 **腰鼓兄弟** 沈冲兄弟名譽有

分骨散何但焚如 **赤米白** 優劣世號——

**鹽綠葵紫** 周顯在鍾山立隱舍王儉曰卿山

**何肉** 周顯何胤皆精佛法文惠太子問顯精進何如何顯

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累伊何曰——

**初早韭秋末晚菘** 齊文惠太子問周顯曰——

**豈俟策試** 周弘正年十五召補國子生季春入學五冬

**而不陋吃而能談** 周弘正——詳諸 **三周若蜂**

**腰** 周弘正弟弘讓弘直弘直方推敦厚氣

今之所同也 **孔稱不徹裴乃不嘗** 裴子野言從宋不

**金樓子** 梁元帝著——曰余於僧重相提提法師隨主重

**宰相可當漢功曹** 劉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

**班語看日早晚** 文帝謂所親曰劉班初自面還香與

願建康 願憲之清儉強力甚得人和都下

**嘉樹** 憲之祖額之宋時為吏部——書裴數幅 羊欣字敬元

程今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愛之欣嘗夏月 **改席見**

著新綺羅重寶藏之入膝見之——欣書本工因此稱善 **羊欣**

告族兄瞻曰羊欣善見羊欣遠改席易衣由是知名 **羊戎善**

**雙聲** 戎善好 **奕棊賭郡** 羊玄保善奕棊第三品宋文帝

守 **林下正始餘風** 宋文帝賜羊玄保二子名曰成

**夫非天子所命** 紀僧真幸於宋武帝稍歷重校表有主

敬謝滿我不得措意僧真詣數益稱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我床

客僧真與氣而退帝曰——時人多重敬風捨不為權伴降意 **銅**

**山西傾洛鍾東應** 江祿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

**慧眼水** 江祿有孝性父病患眼經夢一僧云患眼者飲——

乃捨宅為寺教以慧眼為名及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

**應無盡無** 江智深與沈慶之友善慶之每 **蒼頭公**

河北諸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 **耕當問奴織當**

**訪婢** 宋文帝將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帝使徐湛之等難之慶之曰

**大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

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羈單從者不過三五 **插杖而耘**

景願師伯嘗詣慶之會其遊由元景等為第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

**夢絹** 沈慶之年八十歲旦夢人以絹兩匹與之曰此絹足度窟窟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沈昭略性狂為嘗達王約張自

**太山錄事** 沈昭略列名法朗少事天

目夜者黃希衣褐懸於私室記人吉凶頗有應  
蛙鳴虎嘯

山陞縣果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其坐池亭蛙鳴虎嘯即昭昭之便息及  
日曉後其復鳴僧昭曰志汝鳴即便昭又嘗較州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

事須還處分向開南山象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慈以外國有獅  
虎肅知爾儀而便至

子威厥百獸乃製其形與柳公雙瑣柳世陸善琴世稱  
琴相樂象果奔逃剋林邑

一清談第二巧越嵇心妙臻羊體宋時有嵇元榮幸  
彈琴第三

戴安道法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置酒有謝安鳴琴  
在側援以授惲惲為弄子良曰卿一良質美手信在今矣

琴柳世陸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宿賦詩未就以筆  
撫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姿顏乃製為雅音後傳自此始

也射中摘梅柳惲與王瞻博射惲其皮開分其才  
藝足了十人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一夢賜禱

席柳慶遠從父兄世陸嘗謂慶遠曰昔昔夢大尉以博席是賜晉連亞  
台同適又夢以吾梅席與汝汝必光吾門汝至是慶遠亦繼世陸焉

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慧今史  
正無私從兄吏部郎中孝練在職頗通

闕里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世判錫繪  
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

無我當歸阿士王融每謂劉孝練曰天下  
當知用第一人阿士孝練小字也

作一篇朝成暮備劉孝練詞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  
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

劉氏並能屬文孝練兄弟群從七  
十人並能屬文

皮裏晉書劉  
有文才尤悉晉中箱五經齊柳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都為一  
故事時號

頃素後何須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易於  
檢閱且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之

半嶽摧峯中河  
陸月齊豫章王嶷薨於王嶷為銘云  
夢天門開

情游江海意在青雲  
陽王鈞遊孔莊園曰殿下遊紫閣處未門距得與山人  
交名曰身處未門而一形入紫閣而一珪大美之

郊廟樂  
詞梁初郊廟未革性狃樂詞皆沈約撰至是承用沈約詞  
雲穆穆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語大語不得雜用子之淺言

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蕭子雲善草書諱百濟同道人求之于雲  
名跡子雲乃停舟書三十餘與之

畫掌鼠字字齊高帝  
子書無香筆武陵王華少時常  
以指畫空中又送工篆法

破菝為棊局齊武陵王  
乃破菝為片縱橫以為棊  
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淳于節樂獻始唐王鑑高三亦六十  
六分圓三赤四十圓如箭翎色如黑漆其薄上有銅馬以繩繫馬去地赤  
餘薄之水又以器盛水以苴苴當心照注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長  
又乃絕古

欄畫塵書字齊江夏王鋒好書無筆札乃倚  
所以節樂倚欄畫塵書字

騏驎賞鳳尾齊高帝使江夏王鋒學鳳尾  
而於其塵書字

煥煥蕭四織長沙王見多從武容赫  
賜之曰煥煥蕭四織

以馬稍  
刺枯藥引之不出復令見馳馬拔之  
愛其羽毛疎

古齋齊竟陵  
其骨肉武陵王華於御坐曲或醉伏地刺少  
肉骨皆笑曰河羅華對曰陛下

瓜飲竟陵王子良頃  
至為設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  
瓜飲

山水圖齊蕭道成畫於上圖山水  
燈

績濟南海王子罕母嘗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王鳳凰

子母皆昭華感寵後官才人位查采女者賜賜一為混沌

畫眉江夏王鋒明帝知權藩鄂危懼江拓夏有才行善匿名迹

好豈復一毫於平生鄒桂鄒陽王謝好文章桂陽王

隨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籤帥權重藩君

壯常合一以服自銷損猶無益籤帥權重藩君

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於是威行州郡

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

以徇自此一又錄得一偷鞭之令長掃街路令舉非備自代請偷

去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王敬則與王僧俱

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候制之曰今日可謂德也

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候侍得細鑑左右諫風

王衛軍曰拜三公王敬則復虜中以為甘棠

何恨了無恨色朝上以此多之幾落此奴度

魏於北館種楊柳樹後負外郎虞長唯此使還

敬則問我昔楊柳今大小長囉曰上問之懊懷曲

齊武帝令群臣賦詩王敬則曰臣一上問之

對曰臣若解言不尚作尚書郎今更那得今日

彈琴江左有蔡寬焦尾琴在王未庫上勅五日一於仲雄

琴作一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

明帝愈蟲集其身封侯瑞也

去乃脫皆流血惡之詣道格外三公

士卜道士曰封侯瑞也格外三公

蟬從堯整中出周盤龍為將年老

天子交手共戲齊明帝大會新亭樓

相康名怖小兒相康名怖小兒

吞刀刮腸飲灰洗胃

羹膾吳食齊高帝為齊王置酒

度啓公就高帝求州郡不

衡門蓬戶不

帝王以約素興侈麗亡

習律有家

黃領臙

醒酒鯖鮓

僕語

文川

武鄉廉泉讓水

著簪蔽席復不可

遺

遺

遺

遺

遺

遺

遺

著已三十年帝因賜以新服不受曰  
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一帝弄  
置校籍官齊建元二年  
綱而乃尸存而文書已絕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  
身強而稱六疾竊注爵位益易年月刀一既而實賄潛通

車宋未造以讀書為業陸澄謂王儉曰澄少來無  
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儉學士感自商  
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讀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學士隸  
事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飾令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

服匿齊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  
問陸澄澄曰此名懷冰暑月

公書厨澄嘗世稱為碩學清易三年不解  
文義欲者宋書不成王儉戲曰懷冰暑月

亦有霜氣何點常稱陸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  
不朗然王思遠恒如飲此

則鄙吝之萌盡沛國劉璉清介士行至吳謂人曰吾聞  
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故會

駕在酌之謂史提舉

不能詔都令史為吏部郎慧曉為吏  
部郎史

昔都令史歷政來諸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謂曰  
今史諸悉舊實可共參懷慧曉謂主書曰六十之年一身若不堪使當  
拂衣而退

借慧曉於朝以鎮南充朝議欲以陸  
曉為侍中王亮

上擇之曰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充州王望王志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南  
有選亮曰角二者則紹端緩拒冠切今朝廷甚屬宜從切者乃

三陸慧曉三子儉任儉有  
美名時人謂之暗寫五行志陸儉字公佐於  
宅內起兩屋柱

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數歲嘗借人漢書  
失五行志四卷儉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龍門之遊陸儉字公佐於  
宅內起兩屋柱

童子郎陸儉字公佐於  
宅內起兩屋柱

明齊永明中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類類推推周顧曹  
聲韻等文皆用官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  
尾聲署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  
之內角必不同不可增減世呼陸君政無怨家

關既罷讎共車陸義為鄆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詬詈  
和言解之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  
還歌曰燭燒卿貂陸雲公字子龍為中書黃門郎兼掌  
著作雲公善奕茶常夜侍生冠冠

道王斌為道人死棺寺聘講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空席試直坐  
其側慧超罵曰那得此道人祿祿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馳之

無對日下唯舅與甥陸果字明霞好學王書畫  
舅張融有高名果風韻

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見而奇之謂曰卿足  
使

蓮花池王儉用度果之為術新軍長史蕭綱與  
書有二十七種

蟬見所映彌有華采果  
儉所為

鄧元起願名挂士流為  
鄧元

與其即真陸世陸曰陸下  
故當

與小人鴈行陸子喬為荆州別駕州人范與結以定  
三簿及元日朝賀喬不肯就列曰

庾夔餓死楮蕪終善又狀兒曹人皆謂必  
家風

團茶州邑宋明帝好團  
置

隸事五花以建安

簞白團扇王儉嘗集才雅之士摠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  
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隸示

江何為勝乃賞以

之日何能奪之乎

去偷笑曰所謂大  
力者負之而趨  
金天頌榮光  
永明八年天子  
王稱曰是非金天

所謂一蛙鳴當兩部鼓吹  
孔珪字德理不樂世務  
齊武大悅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仲舉乎珪笑答  
曰我以當兩部鼓吹王晏嘗鳴鼓吹往候之聞蛙鳴曰此聒人耳珪曰  
聽鼓吹殆不  
及此晏慙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  
之服  
孔靈產有隱遁之志齊高帝  
餉以白羽扇素隱凡曰公恩未報何敢

便老  
劉懷珍為江夏王義恭所重母憂服闋見義恭曰別  
子多年那得不老懷珍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局量堂堂  
齊高帝有馬鬣人送與懷珍懷珍報謝  
百匹或疑其多懷珍曰一草履負人黃衣

遺藥  
劉靈所生母病靈自折齒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食  
之疾可立愈靈折齒以扶問得之如言而愈藥以竹根種於  
以見其善淫劉靈字孝標好學青人麻下自課讀書常燈炬焚少  
達旦時或昏睡其髮自落復讀其精力如此昔所

費中濟濟皆升堂  
劉孝標博雅  
出故其自為序曰亦有是  
策錦被事  
梁武帝嘗集文士集  
引短推長帝乃加賞資曾一或言已難帝試呼問劉峻峻  
貧悴冗散怨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  
麥飯  
劉靈所生母病靈自折齒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食  
之疾可立愈靈折齒以扶問得之如言而愈藥以竹根種於  
以見其善淫劉靈字孝標好學青人麻下自課讀書常燈炬焚少  
達旦時或昏睡其髮自落復讀其精力如此昔所

搖酒  
劉香在任叻坐有  
出所食一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字助問嘗此字否香曰為洪字苑作木旁香叻又曰酒有千日醉嘗是  
虛言香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  
鳳魏代人書仍載其賦三重五  
尚書紫荷索  
周捨問劉香  
品商溪捺里叻檢記言皆不差  
荷索相傳云

酒府之職  
帝數十年卓昭張晏注並曰身貴也管筆以待頌問  
劉香為步兵校尉梁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一受人者  
有餘食器以賜香曰卿有古人之風遺以古人之器受人者

必報  
劉歊字士光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  
歊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礙於吾固無以報且可常理乎

挂檄於樹  
劉許字方度刺史張稷碎為三  
隱居不交  
山常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許  
一造孝緒即願以神交許族兄歆又履高標都下謂之  
之具  
劉歆愛山水登危履險必  
荒開倉以救多獲全  
家田為一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  
劉許與族兄  
山宋熙寺東湖有終焉之志族祖孝標以書構之曰訂一啟婚嫁出  
如雲中白鶴皆儉儉之梁稷寒年之繼續許常著報皮巾披納衣每游  
澤留連忘返於可競  
清德不衰  
劉歆嘗月陽尹慎六世孫也  
於從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前古柳謂歆曰  
徒教授常有數千丹陽尹稷  
人謂此是劉尹時樹今復見許可謂一矣  
胡床  
劉歆不以高名  
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  
阿稱今世曾子  
孔氏曰一稱  
主人未通坐門以待  
五音本在

中土  
蔡仲熊博學博聞人曰一故氣韻謂  
解裳自曝  
劉建字子敬與會稽孔退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過日  
送曰美而醜建曰此豈君子所宜言非吾友也於是  
與上父  
劉建時有少門田帝大累曰貞有司未  
鑿坯以道  
明僧  
福山開少僧遠風德往定林寺高帝欲出見之僧遠問僧曰天  
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曰山藪之人正當一若不獲命使當依  
公故事既而道還僧戴高帽  
竹根如意筭籜冠  
高  
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  
明僧紹弟慶符云卿兄高尚亦免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  
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乃賜一隱者為榮  
馳聘日

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虞易性恬靜齊臨川王映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不受  
蚌研牙筆  
袁象贈象易以  
象牙筆并贈詩曰日月清明雲遠亮音聞  
官以人清豈

蚌研牙筆  
袁象贈象易以  
象牙筆并贈詩曰日月清明雲遠亮音聞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官以人清豈



米觀畫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履接新草白駒  
之過賊人生但權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愚附賞 錫爾金鈞

且公且侯 吉士瞻系荆州城局泰軍渡 化庫火防池得一  
詳果封侯士 不錫茅土 蜀人負亂樂禍 齊荀以之役陳汝侯朝羅研

中積弊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未縛之使旬有二  
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豚床上有百錢布被

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 殘客 張嶺為吏部郎與  
容房權軸宿客編漆有過鑽鑽 張績一孟酒殺吳氏

三人 張績鎮湘州邵陵王綸饒之吳規頗有才學亦在坐繼意不平  
結而死規獨兒又預妻痛夫子 百六公 張績鎮湘州邵陵王綸饒之

又亡時人謂一其輕傲如此 千萬買鄰 張績鎮湘州邵陵王綸饒之

宋季雅南康郡市宅居呂伯珍宅則台閣備曰 速反葱肆

一千一百萬性其貴李雅曰一百萬富 金錢為

賀 呂伯珍生子宋季雅往賀書函曰一千闌人少之弗為 八車

輻 樂善發江陵無故於船得一積油萬匹必然 魏尚

王將葬而車府失油路欲推土者 梁師代祖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沈林子

以為一今庫若及非吏罪也 梁師代祖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沈林子

以盈級受罰 梁師代祖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沈林子

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增漲虛獲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

以示考課 後乘良轍也 沈約方之山

半分 沈約字休文與徐勉書言已老病百日 沈約方之山

沈約 數旬草帶應移孔 沈約方之山

沈約 約乘時射利領稟清談及居端接頌弘止足 沈約方之山

唯而 沈隱侯 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呼道士亦重於天言

使建青約懼而卒有司謚曰文帝 天子聖哲 沈約撰四聲韻

曰據情不諱曰隱侯改謚曰隱 千載而不惜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因問周捨何

謂四聲捨曰 是也帝雅不好焉竟不遵用 減油滅火 沈約

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 躬提冠履 沈約撰四聲韻

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 書牘盈案賓客滿

棠破裂 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 傷蒼詩白髮

又囊交飯餅以啖嘲士咸共謂之 詠 范鎮字子真年二十九髮

門 范鎮字子真年二十九髮 反盧作塞 范為已死裴為更生

詠 范鎮字子真年二十九髮 昔俱為黃鵠今化

為鳳皇 江拓求范雲女為婚酒酣中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

鵠今將軍化為鳳皇荆布之室理隨 人生如樹花隨風

而隊主 梁何得富貴賤 范鎮字子真年二十九髮

有同 范鎮字子真年二十九髮 結車

是也 范鎮字子真年二十九髮 結車

為陣 韋叡與魏將楊大眼戰 大眼聚騎圍之

以麾軍 韋叡為將軍營幕未立終不肯舍并窺未成亦

中丞 江淹為御史中丞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

隱若敵國 論曰韋叡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而形甚臧



**貂蟬**

江淹字文通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於獲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如此豈當賣

**中數赤錦**

江淹罷宣城太守歸始泊岸中著之後果如言懷中數赤錦靈寺清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赤與之此人大志曰那得割截都盡願見丘遲曰此數赤既無所用以遺君自此淹文章

**夢筆**

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江淹曰吾有筆在卿

**夢旗**

任昉字彥升母裴氏夢五色旗於四角懸於自天而人謂才盡

**得吾腹中之欲**

王儉令任昉作一文及見曰

**桃花米**

任昉卒於新安唯有

**任筆沈詩**

任昉以文才見

**於盤**

任昉晚節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

**穿鑿才盡**

任昉晚節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

**碇石**

王僧孺多識古事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

**擊鉢為詩**

多對石郭璞云以為石針春秋美疹不如石

**范長頭**

范曄博涉多通范曄謂人曰諸君進止

**孔獨誦**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

**赤倉米飯蒸**

事即以前所誦記决斷曾無疑帶任昉謂之

**鮑魚**

孔休源宗人孔登家近雲來詣登掃庭

**誓不為人執筆**

江革字休映為魏人所執令作文

**群犬驚吠**

徐勉為侍中劬勞夙夜數

**羣鷹色曰**

羣鷹色曰羣年六十不能

**羣鷹色曰**

羣鷹色曰羣年六十不能

夏國志家至此

亦是傳中一事

**今夕止可談風月**

勉嘗與門人夜集客

**開九品為十八班**

徐勉字修仁

**三日醒不以為少三百盃**

陳暄嗜酒與兒子秀書曰昔周伯仁唯三日醒

**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陳暄書曰

**酒徒**

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總識有言酒猶水也可

**陳君之神道**

陳暄書曰吾身沒之後題吾墓云故

**何水曹眼不識孟鑑**

陳暄曰

**玉帽簪插髻紅絲布**

醉平正言其醜可及其醉不

**坐無貂**

賀琛加負外散騎常

**上殿不下有賀**

賀琛每進見梁武帝與語移時故省中

**年二十五方得**

釋褐

**朱异不廉**

异年二十沈約賦之

**飛蟬集武**

拜有

**枯骨見輕**

朱异輕傲朝賢不

**南方卑濕三十已衰**

張率嘗薦願協於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

**顧郎難衣食**

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

**顧郎難衣食**

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

**者** 願場字正禮為疑射果風畢筆字御蔡法度欲解禱與之憚其清原不敢發口訓人曰我欲與願耶儒一竟不敢遺 **徐**

**摘宮體** 摘字士秀為太子家令文體既別 **夢五色雲**

**化為鳳** 徐陵字孝穆母戚氏嘗一 **天上石麒麟** 徐陵

戚家人以謂寶誌 **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

**參軍市中無數** 徐陵遷吏部尚書以梁末選授多失其所

空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管權以官階代於錢 **目有青精** 徐陵

人以為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喙** 鮑泉字淵岳征長沙不剋 **作舍人不免**

**貧** 鮑行卿好讀語自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 **無處不逢烏**

**噪無處不逢飽** 五 鮑正好交遊無日不道 **楊白**

**華** 魏太后幸之後降而 **鹿角爪** 羊侃有犀角人陸大

**掌上舞** 羊侃舞人張淨沈腰圍一 **反腰帖地** 羊侃有夜

**通梁水齋** 羊侃初赴衡州於兩樓船起三閣 **席上王簪**

**金花燭** 魏使陽斐與羊侃在北嘗同學詔命侃延斐

**洗足致梁州敗** 陰子春字幼文所數年一洗

**回酒炙** 陰經字子堅嘗與賓客宴飲見行傷者以授之

**杜彪** 杜疑善射敵人 **午後拜**

**借鼓吹** 蔡勸初拜

**官** 蔡景歷入守尚書度支舊式一拜日陳 **借鼓吹** 蔡勸初拜

啟後主一役主謂所計曰鼓吹軍樂有 **瑞雨** 頌 梁大同中驥

功乃授然其父景歷有功拜訖即進還 **郎子姓虞必當無智** 虞寄字次安少聰敏

寄於門朝曰一寄應聲曰 **臣心如面** 大慈項之稍解使謂曰

我欲救卿卿能改否對曰 **守宰以六替為斷** 宋文帝時

以六替為斷 **親擢廉吏** 梁武帝每選長吏務簡廉平

**倉荒賜隔** 杜坦比入南朝常以倉荒過之為消塗所隔宋文帝

直辨見知巨本中華高放直以南渡不旱便以倉 **計月分祿**

始改此科一既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去 **一生**

**不侮暗室** 既長之為中者耶夜直誤着履過鄰者自列門

**令索米** 甄法崇為江陵令時江安令錄士通卒忽見曰脚鞋

**拾遺金** 甄彬嘗以一束苧草就寺庵賃錢後歸於苧中得五兩金

**昔有還金之美** 梁武以彬為郡令臨行同列五人

**赤衣諸賢** 沈嶠之為丹徒令被罪上召問曰曰曰坐清無以

**明** 傅瑛為山陰令賞針賣糖二老婢爭鬪瑛執其於柱鞭之得錢

**勤而清** 傅瑛子嗣不更更有能名嘗曰

**理縣譜** 傅瑛父子兄弟並著勤述有

**為吏** 網自行則吏不能欺事

**縣令日食一升飯** 劉玄明為令常為天下第一後傳

無不理則物無疑帶矣 **理縣譜** 傅瑛父子兄弟並著勤述有

陛下... 司風令史... 皇帝

飛基... 孫謙儉素... 手調滋旨遂得列外

得... 一妄語謝以一... 謙

水淫... 守乃得見越王石... 白桐木火籠朴

早... 瓜... 北來儒者... 一臺二絕

誦孝經... 測囚法... 唾口中

削筆用之... 以瓜鎮心... 玉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松枝代塵尾... 王柄塵尾

後主造... 發越... 終身為

祭酒... 士子風流皆出

江南... 似落花依草

丘遲點綴映媚... 鍾鳴

脫憤投地... 鍾鳴

蚤虱賦... 鍾鳴

禽獸決錄... 鍾鳴

擲五木十擲... 鍾鳴

我詩應須大... 鍾鳴

腹無一寸腸...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指南車... 鍾鳴

云能造與沖之各造對共  
校試頗有差僻乃毀焚之  
不勞人力又造一於  
新亭試之日行百餘里

**千里船** 祖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  
乃造一器不因風水地機自運

人以比 **三世傳譜學** 先是譜學未有名家賈希鏡祖弼之  
高鳳 集百氏譜記藏之秘閣希鏡一

七百餘卷皆如貫珠 **見客譜** 賈希鏡傳譜學竟陵  
日抄書

**五十帑** 東峻好學無書每從人假借  
必皆抄寫一數不登不止 **騎都塞市郎**

**將填街** 鐘嶸上言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動非即戎官以贖紀揮一  
金而取九列青片札以招六校 服既縷組尚為戚復

之事職唯黃散 **古今詩評** 鐘嶸字仲偉嘗求舉於沈約約拒之  
謂躬胥史之職 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

謝眺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芝意凌於江  
蓋追宿 **初見識貴臣卒被知明主** 周興嗣字思兼

人謂曰才子學遺世 齊陸昌中謝朓大  
相談為梁天監中泰休平賦武帝其慕之 **次韻王羲之**

**書千字** 為文帝稱善 **夢執丹漆之禮器** 劉琨  
和撰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其序略曰子齒在逾立嘗一隨勝門

仲屈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 **勝門**

**受餉** 何敬叔為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康不受禮遺夏節至意  
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輸租 **盛**

**印青囊** 何思澄為侍書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梁天監中始重  
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騎執一舊事糾彈官印

在前 **作名一束投晚必盡** 何思澄字元淨重交結終日  
造語每宿皆作名一束晚便

命駕朝朝無不悉仰仰即命食有人方 **東海三何子朗**

之妻讓欣然當之晚還家所賣名必盡 **東海三何子朗**

**寂多** 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 人中爽

**爽** 何子朗早有才思嘗為敗冢賦擬 **費昶善為樂府**

又作鼓吹曲梁武重之數曰才意新技有足嘉異  
昔郎博物下蘭巧辭東席之賜寔惟勸善賜綰十匹 **謝方眼**

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 **夢青鑊管筆** 紀少倫

賈賤親味無所擇也時人謂之 **篤行問** 西陽人董陽三世同

僅以一束青鑊管筆授之曰我以此 **篤行問** 居宋元嘉中詔陽其

門曰 **純孝里** 烏程人潘綜有孝行宋元  
嘉有司奏改其里為 **夢得藥** 丘悅撰

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若苦汝  
致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服之得藥下科生才數升 **丁公**

**藤** 解叔讓母病聞空中語曰得 **食菜不食**

心 江泌以 **黃籍** 何子平母本側庶籍法失實未及養而籍年  
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積當歸籍子平曰 **蓄魚於樹**

公家正取信實籍籍年既至便應快何家奇冒 **蓄魚於樹**

**猶鳥於泉** 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吳慶之為功曹慶之嘗曰走  
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按有禮所以奔走感時

欲見史則是 **不拜蟪蛄** 齊永明中宋使蟪蛄者王  
齊而退蟪蛄之不及矣 **不拜蟪蛄** 言丘冠先雖名位未升而

義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眾之流也於是使蟪蛄通之拜免先 **相**

曰能殺我者蟪蛄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者我也不拜遂見 **相**

**板** 使道悠精於 **吉粉代父死** 吉粉年十五父為吏所繫

占板曰此乃其貴然使人多益林枯以指老回憶密家換其板日

帝知其狀遂解 **吉粉代父死** 大辟者請代父死者

丹陽尹欲舉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也 **縷繫燕脚**

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因父買名一旬其辱乃止 **縷繫燕脚**

上整之婦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寡誓不復嫁所住戶有燕巢  
彼忽孤飛女成之以 **追步惠連** 謝貞字元正安九世孫八歲

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 **追步惠連** 常為春日開居詩從舅至筠

恩義重不忍復雙飛 **薄笨車** 劉疑之夫妻共乘一出

奇之謂所親曰至如 **薄笨車** 市買易周用之外以施人 **五柳**

風定花猶落 **送錢酒家稍就**

**先生** 陶潛字淵明或字深明名元亮

宅邊有五柳樹故著 **送錢酒家稍就**

取酒

顏延之與潘徽每往必致酣飲  
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

醉菊叢中

我醉欲眠卿可去  
不書宋年號

義皇上人

見晉書  
澆酒巾  
潛遇酒熟取而

韓元長

汜幼春  
潛與子書曰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

石弄

宗少文好山水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其室謂人曰操琴動無不

不擇官而仕

宗少文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

樽筍席

王倫雅重宗  
淵贈以

招隱館

雷次宗隱居廬山宋元祐初詣都

漁

孫綽為尋陽太守落日遺漁者除見一舟身浸波隱顯一

抗高木食

積伯玉字元璋一談封之桂借  
廢蓼莪

置孝經於枕邊

顧棟中言論孝經者由是

論釋教

顧歡論釋教曰端委攝紳結華之容剪髮長髮之服

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

張融作門律曰道之與佛遙極無二昔有鴻飛天  
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鳥楚人以爲乙  
宣丘庚子  
日生  
成樂始常以  
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  
夷白  
蔡符字林  
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揖謂江數口古人稱安貧清  
白曰夷混而不緇曰白蔡休明可不謂一乎  
避曲木  
徐伯珍  
禮過油木下  
婦人巖  
徐伯珍東陽人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  
趨而避之  
望之五果世號  
伯珍移居之  
四皓  
相對時人呼爲  
周德雖興  
夷齊不厭薇蕨  
阮孝緒字士宗被徵不就表峻謂曰佳者  
平答曰昔  
漢道方成黃綺無悶山  
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耶  
織簾先生  
沈麟士字  
誦書手口不息  
認履  
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  
鄉里號  
一  
事不知以爲深耻  
陶弘景字通明讀書  
而受之

三層樓

子居中有客至其下  
青鳥至  
南岳鄧先生  
起五岳樓貯之白日神仙觀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及天墜十四年爲

秋筆

陶弘景年四五歲常以  
月給茯苓  
爲

敦曳尾之龜

梁武優加禮聘不出唯  
山中宰相

華陽隱

梁武早與陶弘景游及即位恩禮彌篤國家每有吉凶征

特愛松風

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  
眼方者

居  
陶弘景於句山山下居常云此山是第八洞官名金陵華陽之天周  
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居得道來守此山故謂之茅山乃  
立館自  
特愛松風  
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  
眼方者

壽千歲 仙書云一引骨求 離垢園 劉翊美於此山播園一所號一時人仍

不堪經國 劉係宗又在朝省開於職事齊武帝嘗去一唯夫 學士 劉係宗又在朝省開於職事齊武帝嘗去一唯夫

何論價受官 齊時有泰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 捉車人 齊時有泰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

至常作數十人饌 阮佃夫以待賓家造 捉車人 齊時有泰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

中郎將傍馬者負外郎 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 宰人之官 齊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

以三周為滿 齊宋齊梁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 得一州如斗大 宗憲為顯明

依刀救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侯子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烏啄護口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長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江天慙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自恨位卑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玉署金穴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殖銅柱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陽邁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古貝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酒樹 齊東昏時左右應救提刀之徒是事國命人間

黑衣宰相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白學先生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瓦官寺玉像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龍駒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白疊子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扶桑錦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青絲白馬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項羽重瞳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東一目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栗徑寸半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熊蒸一盤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 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

諸史提要卷第十一

北史 李延壽撰 本紀十二卷 列傳八十八卷 共一百卷

魏武帝 諡法托跋氏 改姓元氏

元帝 力微

思帝 弗改

平文帝 替律

昭成帝 什翼 建國三十九年

道武帝 珽 昭成帝孫 登國十年 皇始二年 天賜六年 廟號太祖

明元帝 嗣 道武帝 永興五年 泰常八年

太武帝 焜 明元子 始光四年 神龜四年 延和三年 太平真君十一年 正平二年

景穆帝 晃 太武帝 未即位止

文成帝 浹 景穆子 興安二年 興光一年 天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帝 弘 文成子 天安一年

孝文帝 宏 獻文子 延興五年 太和二十三年

宣武帝 恪 孝文子 景明四年 正始四年 永平四年 延昌四年

孝明帝 詵 宣武子 熙平二年 神龜二年 正光五年 孝昌三年

孝莊帝 子攸 彭城王子 建義一年 永安二年 長廣王 建明一年

節閔帝 恭 廣陵王子 普泰一年

廢帝 明 章武王子 中興二年

孝武帝 儁 廣平王子 永熙三年

文皇帝 寶炬 孝文孫 大統十七年

廢帝 欽 文皇帝子 三年

恭帝 廓 文皇帝子 三年 禪于周

東魏孝靜帝 善見 清河王子 高歡所立 進于齊 善見 天平四年 元象一年 興和四年 武定六年

齊神武 高歡 字實 六渾 廟號太祖

文襄帝 澄 歡之子 廟號世宗

文宣帝 洋 歡次子 天保十年 廟號顯祖

廢帝 暕 文宣子 乾明一年

孝昭帝 演 神武子 皇建二年

武成帝 湛 神武子 天寶一年 清河四年 天統五年

後主 緯 武平六年

周文帝 宇文泰 字文泰

閔帝 覺 文帝子 一年

明帝 毓 文帝子 不敗元二 武成二年

武帝 邕 文帝子 保定五年 天和六年 建德六年 宣政一年

宣帝 贊 武帝子 大成二年

靜帝

行改名蘭一宣帝子  
大泉二年 太定一年

隋文帝

楊堅 開皇二十年  
仁壽四年

煬帝

廣 高祖子  
大業十二年

恭帝

煬帝孫  
義寧二年

右北朝四代

兩魏二十一主共一百七十一年

齊五主二十八年

周五主二十五年

隋三主三十八年

北史十一

鮮卑

昌黎少子封北國有  
山因以為號

托跋

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  
為一后為一故以為氏

詰

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輻輳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者  
年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母為帝王即始相神元皇帝也神元  
諱力微故時

紂以甲子日亡

子梅進軍太史令見樂奏曰  
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射靈丘山

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眾射無能唯  
成帝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二百二十步

飯壺漿

孝武為高歡所迫鞭馬至湖城飢渴  
甚有王恩村人以一獻帝甘之

虜亦應天

乎

是歲突厥入南斗眾星北流群鼠浮河向鄴梁  
武既而下般以讓之及聞孝武之西慰曰

願逐明月

入君懷

孝武從魏不嫁者三其一日明月帝內宴令諸婦  
人誦詩或詠鮑照樂府古采門九重門九閨

狐非

狐貉非貉

始宣武孝明間編曰一焦梨狗子齒斷索織者以  
為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安有生三公拜贈太師耶

高歡父進贈太師百  
僚盡拜文皇帝獨不

癡人復何似

孝靜帝為高澄所忌令在季針監察動  
靜澄與季舒書曰一癡勢小差未

朕狗脚朕

高澄侍孝靜帝飲大舉賜曰巨澄勤陛下帝不悅曰  
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一使季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

御惡人亦如此馬

銅拔打鐵拔

青雀子

我故不

得

活

容紹宗一宜添加外授委以經略

夢以筆點額

文宣為齊王時夢  
人以筆點已額

一東葉兩頭然河邊

減騎破

供御囚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此帝甚於桀紂帝命於流中父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日向來一



大人只十

帝登祚改元天保識者曰天保字一其不過十乎  
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曾開太山道  
士吾得幾年道士曰得天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三十一也及期帝崩自

反

廢帝初年六歲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去一  
無愁天子  
恒為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  
之侍和者以百數人間謂之  
鷹犬有儀同郡君之

號

高末  
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  
地而却上跳且唱曰  
我猶箭耳

隨人所射也

帝曰賀拔岳死齊神武使侯景招其眾道過周文帝  
賀拔岳死齊神武使侯景招其眾道過周文帝  
賀拔岳死齊神武使侯景招其眾道過周文帝

頭上出角

偏體起鱗  
隋高祖揚堅初生皇地  
之忽見一  
帝于地有

仕官之鄉

陶染成俗  
隋文帝  
其父老上

陳樂似啼

帝設  
陳女樂謂公卿曰  
此聲似啼亡國之音傷為

以薄德而封名山

群臣請封禪詔不許曰豈可命一  
將軍除一小國  
用虛言惑千

皇后鑄金人

魏政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  
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立  
大耳秀

竹霜條故多勁節

志字猛略不避強禦  
與御史中尉李彪爭  
白

都將

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有雙鷗飛鳴於上左右射莫能中幹以  
二箭下雙鷗帝賜金帶以旌其能軍中號曰  
幹秦王孫

餓彪將軍飢鷹侍中

衛將軍暉與侍中盧昶俱  
蒙恩賜故時人號曰  
元

公至止田疇始理

河東俗多商賈少事農桑元初為河  
東太守勸課躬教示諺曰秦州河東  
春一十錢主簿  
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

楊素鹿踈蘇威怯慳

元善為隋文帝言曰  
元善為隋文帝言曰  
元善為隋文帝言曰

黑頭三公

濟南王子或少有才學  
當此人也  
三王楚

琳琅未若濟南備負方

或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  
山王熙並以宗室傳言文  
學有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盧道將謂從林曰三人雖美然安

神君

元亨為其州刺史  
酒珎加帽  
手好酒見類

面僕射

元欽位右僕射  
皇宗略略壽安思若

赤牛中尉

元仲素性嚴以兼善史中尉  
每向臺常為赤牛時號  
十

住菩薩

其地沙門法慶既為扶幻招率鄉人推法慶為王以菩薩  
伯為  
平魔軍前定漢王自號大乘報一人者為一住菩薩

唯聞王貪

元說為齊州刺史貪  
暴有沙門見問外  
消息對曰  
誕曰齊州七萬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我是直人不受曲拜

居憂髮

元祐受賄賂與元  
武吉誌龍武曰眼則

同取起則同起介如射狼不入已捕不以爲渴已四  
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實而不知一耳  
字可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元垣好咬魚日不出秋冬獵  
免春夏捕魚則爲大常數百自

言十步作詩  
彭城王勰從孝文帝次上黨山傍有大松  
今賦詩驅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而就曰問  
與古同帝大笑曰此汝亦調貴吾爾  
西域鬼作  
彭城王勰家有  
鉢相盆轉而不可出馬瑤植  
容三升玉鏡之皆稱一  
剖魚者多得爪甲  
齊文宣  
大誅元

氏叔尸連水一都  
下爲之又不食魚  
父子並乘輶車  
伯深一  
時人榮之

論近世人物  
崔浩曰臣等一若王廷之與國符堅之管仲  
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漢北洋朴之人  
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曩農騎爲齊列帝曰臣等何如曰  
一身孤寄  
朕味卿言若此鹽酒  
帝賜浩酒十斛  
水精我鹽一兩曰

不好莊老之書  
浩一曰此矯誣之言不近人情  
必非老子所作史聘習禮仲尼所  
向其味  
所謂家人語簡之物不可揚於王庭  
當今之阜陶也  
天

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  
浩論代蠅蠅之策曰  
物有其類可推而得

甯肉一箇識鑊中之味  
浩論代蠅蠅之策曰  
物有其類可推而得

以鋌畫帛作字  
浩明賦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鏡於  
醉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一以記其異

夢共鬼爭義  
浩上五省元曆表曰臣罪性劣弱更無餘能  
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一始知古人安

語者多真正者少自漢以來世人多造用術  
不得天道之正除偽從真宜改曆以從天道  
清德樓  
州刺史吏民

表請爲簡起一義倉  
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  
百姓不給奉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

立碑刻頌

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  
時有人嘗  
大都督那

泥十年不易  
長孫道生漢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  
飾不兼味一  
時人比之晏嬰  
智如

崔浩廉如道生  
太武命歌工  
鐵小兒  
諸子號果

開肉鋸骨  
命長孫子少當墜馬折臂肘上骨起一  
流血數升  
鐵自若時爲論關羽  
惡

疾蝮蛇螫之不痛  
子秀末年甲體生瘡以爲惡疾曰嘗  
乃以股觸地痛楚而死

雙貫二鵬  
長孫晟嘗有二鵬飛而爭肉浮圖鐸合黃  
因以箭兩隻射之一發雙貫  
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皆合宮取而配之始時  
台鼎之

位須待時來  
子謹沈深有識遠略經史外居未有仕進志  
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皆人所鄙

認牛決訟  
于仲文爲安國太守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  
認仲文曰此易解耳各驅牛群放之所認牛入任氏  
群中文微傷其牛任氏嗟  
明斷無雙有子公  
劉中語曰  
恍惚氏自若乃非社氏  
強忍有次武次  
武仲文字也  
恭儉福之與  
崔同戒子曰一微侈禍之  
忽而傾覆  
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  
崔浩  
其戒之哉  
佛道崔撰深所歸向雖糞壤  
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一恨其精神太道  
崔撰有文學  
詞以簡賈自慶齊神武言  
使人那得不畏服  
趙郡李澤  
崔撰應作今僕  
單畢華時詩酒正讓後到一坐無復後話鄭伯猷歎曰  
身長八尺面如刻畫眉目如畫爲洪鑰鑿中時于書曰  
天下盛

門唯我與爾  
校以籍地自於常與蕭明少選等宴終日  
獨無言少選脫帽校曰驚風白日忽然落西  
山校亦無言直曰幽每盛元  
黃領小兒  
神武後校又稱言  
明曰一傳崔趙李何事者哉

選以告文裏文裏大 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

陛下 陵王納後妹為妃救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在家笑人婚夕文

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 凌博雅 弘麗瞻 氣調清新

孝順 侍宴賦詩詔問邪等曰瞻何 舉世重其風流

如父皆曰 並詩人之冠冕共嗟賞 初不嘆君

所以才華見沒 美實有可稱但 初不嘆君

食亦不共君語 有一御史裝伺瞻食使往造焉瞻不與

交言又不命上筋坐觀食罷而退明日自携七勳恣情飲瞻謂曰我

遂能不拘小節者劉毅在京口嘗請職負重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

每與之 潦倒 藉者為 而瞻終不改焉 兩鳳連飛

有學天保初後為侍中仲文為銀 不讀五千卷書無得

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士 入此室 崔儵以讀書為務負侍

若 儵與領丘李若俱見 偃邈無聞高曾官薄

儵酒後相謂儵曰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一思道護儵曰 二天人 崔儵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父立子約感凡

人云 大二三小 二 儵與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約之兄子也 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王巽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

九龍 听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 非不愛作熱官

但思之爛熟爾 王晞字叔朗齊昭帝欲以為侍中晞苦

矣充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曠不堪時終 武有餘文不

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方外司馬

足 百官嘗賜射時中的得縮為不書箭有 日落應歸

寒欲在并州難戎馬填閣未嘗以世務為累其美 去魚鳥見留連

景雷欲遊遊臨山水以談宴為事人士謂之 不為商賈何問

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惟唯唯笑曰昨昨陶然 興生

願以酒漿被實獨筆亦其留連之一物置直在魚鳥而已 南丁鄒之北

遂不復識 王皓字季高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舟 入吊出謂人曰 有一朝士號

馬前方去 王七思歸何太疾 季高為司徒掾在府屬牛 何必蓬頭垢面而後

馬尚在 為賢 封執字廣度好學頗自脩潔儀容甚儉或曰學士不事飾此

應急像 封述性鄙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

公何處當得 怯畜所及每致紛紜 述一息娶隴西

須華便用 筆公 古弼少忠謹明元其其直而

南新士送驛乃鞭脚跛詳田則去 筆公 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

賦簿銅器又嫌古發皆為 筆公 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

其有輔佐才也太武將按獵詔以肥馬給騎人騎以弱者給之太武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

**劉樹頭** 前 劉樹頭時人呼為劉樹頭前 劉樹頭時人呼為劉樹頭前

**奉之足矣** 宋隱臨終謂其子曰汝等若能入順父兄出梯鄉黨

**夢想獲瓜** 宋瓊以孝稱母病季秋月思 夢想獲瓜 宋瓊以孝稱母病季秋月思

**彌尾青** 宋 彌尾青 宋 彌尾青 宋 彌尾青

**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群盜多萃於此

**公自屏迹**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群盜多萃於此

**神門** 獄內橋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

**攀轅**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立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 宋世執為廷尉少卿善判事大理正蘇珍之

**若神明** 宋世執為廷尉少卿善判事大理正蘇珍之

**子深懷壁憂余有當門病** 宋道輿曾贈張始均

**入鐵主簿** 許博字季良位司徒府主簿

**鬚公** 博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一齊文宣嘗因酒酣提

**公上福門子當享長年** 有神明救之言

**酒脯代用人** 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

**誠好秀才** 杜正立舉秀才揚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

**數人並執紙筆** 杜正載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

**杜家新書** 正載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其有條

**驢無疆弱輔脊自壯** 公孫軌

**崇光殿** 武中

**士大夫當須** 王天人把橫莫大於謙光臣以為宜名

**好婚親** 數與遠為從父兄第微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男

**食王法** 李預字元凱美古人

**捫膝曰吾不負汝** 賈景與清峻正極不仕

**益人門戶** 太武勇陽平王杜超有女許貴戚帝曰

**黑子入債位當方伯封公** 河南公冠勳初未貴

**夢陰毛拂蹠** 占者去公乘盛於

**十善** 陸毅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

**十善**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

**十善**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

**十善**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

**十善**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

**十善**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

之詢之政事如此  
五經無對有陸入  
陸入於五經家  
館中謂之石經時

人為之語  
石經見今日之集乃是與故人飲

酒之坐  
源懷此行北邊懷胡鎮將元尼須與懷少善貪穢狼籍置  
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

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賴獄之所明  
日公庭始為使者檢罪狀之虞耳竟棄抵其罪  
為政貴當舉

網言如為屋  
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曰——何必大子細  
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

不平非  
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源師攝祠祭屬孟夏以  
星初見依禮當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曰——祭事

源氏  
源質李秃髮傳權之子奔魏太武謂曰  
察疑獄  
司馬

豫州刺史有董毛奴者齋錢五千死於道路人疑張垓為劫堤疑服脫觀  
色疑之曰殺人取錢狼狽應有所遺曰有一刀削悅取視曰此非星巷所

為乃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曰門手所作  
慈烏來集  
蕭文

以孝開所居廬室前有二——各據一樹為巢自千以前  
對子真

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與言慷慨曰——創制

立事各有其時  
崔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立曰——  
樂為此者幾人宜三思浩不納竟由此敗

魏初工書者唯崔盧二門  
盧志法鍾繇書子孫  
傳業累世有能名至

選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官暇  
多所題崔宏亦善書世傳衛體——  
盧李結婚  
盧伯源與

中重伯源門風伯源私中  
往來親密  
吾處季孟之間  
善與人交與鄰

才宜故——  
去其本其行以為然  
學之

邪王行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行曰昔太丘道廣許劭知  
而不顧拙生峭立鍾會過而絕言——

有益豈徒然哉  
盧思道字子行聰俊俊辯通悅不羈年十  
六中山劉松系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

謂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  
後為文示松松不能其解乃謂然曰——非毀魏史  
魏史成周

遺多所非毀由  
八米盧郎  
文宣帝崩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  
是落泊不調  
善者而用之魏收等不過得一二首

唯思道獨有八篇  
隔帷聽講  
盧道慶妻元氏其聰悟常升高座  
故時人稱——  
講老子道慶從弟元明隔紗帷聽

馬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流  
靜有才識風神雅容止可

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  
六畜相觸自開  
宗中稱英妙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

常理  
昌衡常行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  
遠慙蘇武近

愧思寧  
盧昶使齊齊明帝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以厲米與魚並  
之曰有生必死爾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  
素何如甘彼菽粥以辱君父縱不——寧不——盧郎有如此

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盧元明字幼童善自標置性好玄理嘗過中山  
我此頭面何

可誑人  
盧潛為陳所囚時李駒駘  
歌於斯哭於斯

盧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  
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

難為子費  
魏收來詣訪以京洛舊事不待食而起曰——  
而己所將僕從亦  
上駢馬  
慕容特德推重盧潛特德有疾謂其子

盡設食一與之同上駢馬  
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

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所駢駢馬其子遂奉命極乃行潛以馬價為營  
昆季足為後生之俊  
盧士遠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

昂云此昆季——但恨其俱不

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  
盧詢祖文辭華美為後生

讀書

士齊文宣使小黃明叔祖勳丹曰蟻爛即何無質表使者待  
之諸賓皆為表詢祖城項便成詞云——時重其工耳 燕雀

**相賀** 論祖城對大夏有朝士曰大  
才內懷憂快作——以寄書云板則紫栢井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  
草則離離靡靡綠蘭而羅伊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開於刑獄

**長城賦** 天保末詢祖為秦  
見

**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邢邵嘗戲詢祖曰  
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  
此言實極慘懼——邵甚重其教

**見未能高飛者借**

**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 詢祖  
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恩道  
而以詢祖不及詢祖謂人曰——

**詢祖有規檢橋衡思**

**道無冰稜文舉** 詢祖諷諉日至素論  
其為人邪子廣曰——高王觀世  
音 齊高王時盧景裕繫獄至心誦經物鎖自脫又有入負罪當死多  
門教誦經覺而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

**高王觀世**

**石立社移** 永熙中平等浮圖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  
其頭終日乃止帝禮之盧辯曰——自古有此

**石佛舉頭上見桑門** 盧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  
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成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飛  
門帝令先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極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因立寺焉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器度  
崔宏見而異之歎曰——

**五星聚於東井** 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  
歷以高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日漢元年冬十月——此乃  
歷術幾事今讖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讖今猶今之讖古浩曰所  
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中  
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附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  
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今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惟二星之來允曰  
此不可以空言爭宜審思之後咸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  
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

**恐負翟黑子** 遼東公翟黑子被翟太  
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 武奉使并州受命于

**事發黑子問高允** 主上問我首平諱乎允曰公惟懼寵臣若詔宜實  
等或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為親己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後允以崔  
浩史事被收景穆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所問但依吾說其  
言允微駭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問允曰國書浩作不允曰臣與浩同作目  
多於浩帝大怒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  
罪應族殺下哀臣乞命耳臣不敢迷亂亂帝曰直哉此人情所難對君以實  
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也

**游雅論** 允與游雅相友雅半  
柔弱其言咄咄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字崔公謂余曰高生豐才博學  
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遺起纖微及於詔責崔公  
聲嘶服戰不能一言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明主為之動容向之所謂  
矯矯者更在斯乎宗受之任勢也威振海內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  
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淑長瑞可卧

**車覆傷眉**

**中書陰德** 允每謂人曰吾在中  
相望司馬將與重坐允陳免之

**不羞壽厚百年** 鮫鯉 文成末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而無識  
矣卒年九十八 鮫鯉者詔以問高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獸名  
一餘城軍無今我獲之 玉印 祐曰印上有龍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  
也我獲其命是亦歸我之物後宋義陽王 龍唇豹頭 高昂字教曹  
親來奔薛安都以五州降附祐言驗也 及長膽力過人——姿體雄異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  
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教曹改  
以為 司徒帽 昂轉司徒好着 地上之虎 昂渡河祭河伯曰  
教曹一行經 退田易鞭 崔伯謙字士遜為濟北太守公田多  
君所故相沃酌 沃壤伯謙威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  
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白鬚公  
後為南鉅鹿太守事無巨細必自親 以詩自晦 崔巨倫葛榮挾  
覽有會翁未理者皆曰我自告—— 用為黃門郎巨  
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僚僚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  
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 寧南

**寧南**

**史 131-498**

死一寸豈比死一赤巨倫結死士夜中南奔遂莫

德懈付崔指崔指性嚴烈能推射鳴鶴飛戴

崔彭善射武德殿有鶴鳴於梁上隋文帝命彭射之中可汗聞之請相見

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戴射者多不中彭發數矢皆應弦

而擲下至地無所損崔弘度從中山公訓登樓至上層

弘度曰此何無得欺誑後嘗食飽侍者八備奴何敢誑我

足畏九人弘度問之曰驚美乎人皆曰美寧飲三斗醋不見

弘度大罵曰衆懼無敢效應崔弘度寧灼三斗艾不逢屈突蓋弘度

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時屈突蓋亦嚴刻長安語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崔

為光州刺史欲於斧山上立觀宇故老去此嶺上夏秋之際常有暴雨相

傳去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擬曰刻龍像忽何一路乎遂擊之

無風雨鹽竈稅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文襄以問崔昂昂曰亦既官

之異私館官給崔昂直臣魏收才士文官曰講義

彼此有宜從之兩行得中郎崔暹子達擊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辭屬易

兩行得中郎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擊高坐開講有同郡

睦仲讓陽屈服運用仲讓為乘露車載素箏濁酒

司徒中郎下語曰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

忠少屬志操會齊神武東出元忠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

下車獨坐酌酒望廟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雋傑今國士到門不能

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聞之請節酒葛巾擁被對壺

元忠曰我言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葛巾擁被對壺

獨酌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庭室蕭曠使

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光

照先人元忠行仕夢手執炬入父墓中覺而惡之兩彈落

性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崔從文裏獨

鼻帝有鼻鳴於殿命彈問得幾丸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

將軍意氣兩九八絃撥字德流有才藝嘗笑諸賢別造

足矣如言而落八絃撥字德流有才藝嘗笑諸賢別造

撥珠曰法行好道截指不嫁為尼所居去郭三百里往來恒步或不得食

飲水而已逢暑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雞兔馴狎入居房室齊亡後大

儉施粥於路兄弟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欲雕蟲小技我不

得者任取何為輕忿二家相讓遂為開田雕蟲小技我不

如公國典朝章公不如我李暹謂偶年

俗忌李繪字敬文六歲求入學家人以若披煙霧如

對珠玉舅邢晏狀繪高遠曰共車千秋分一字

繪聘梁與梁人汎言氏族來狎曰未若我出自黃帝不能近追

姓在十四之限繪曰所出雖遠當一坐大笑

飛走遠事倭人繪為高陽內史崔謀恃勢求廉角鶴羽繪

便入海下官庸體疏輟手足選純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

史 131-499

賊長謂郡地貴之  
今還故郡謂曰

**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  
瓦礫

李安世為魏主客時齊使劉縉朝貢時多出藏內珍物令交易  
瓦礫至金玉玉碎問價曰此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

山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止  
**李波小妹字雍**

容蹇裙逐馬如卷蓬  
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

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  
連安世誘波三十餘人斬于鄆市

**青成藍藍謝青師**  
何常在明經

李謐少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  
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絕迹下惟杜門知

掃雖仲舒之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  
氏之遺澤張生之忘食未足為喻

**未薦李謐負朝廷**  
爾

黃門侍郎既琛內贊近畿朝野傾目親識有求官者答曰李謐統學  
守道常欲致言未有次月諸君何為難自媒術又謂朝士曰既琛行

不姪時  
**忝為五穀之長**

李氏宗實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  
會極宴晚醉喧嘩亂集李士謙所坐

但盈前矢為設黍謂從曰  
又曰食失黍稷古人所尚少長貴賤無

敢弛墮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才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步曰何  
乃為人疎

傾至於此  
**燔契免債**

債皆來致謝士謙為設酒肉對之燔契曰  
責了矣幸勿為念明年大熟

責家爭來償上謀一無所受  
**群犬生子相乳**

陰德猶耳鳴  
或謂士謙多陰德士謙曰夫已獨知之善

談玄理  
士謙精於餘談非徒佛家報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此佛道未來賢者已知其然矣若誠心  
為善能杜宇為鳥為龍人為龍人為猛獸君子為鶴小人為獲彭生為蛇

黃  
李定有子四人平字伯括機字仲括隱字叔括保字季括皆以儒業

著名時謂之  
季括有子四人吳字仲黃業字季黃勁字少黃

字勿黃皆以友  
**入麓入細李普濟**

李普濟字普濟和顏位濟此太守  
語曰

**劔戟森森李義深**  
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

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游筆為廷尉時

所降怒執而不從曰  
辯忠佞

孝文引王公以下今  
高閣曰佞

其執意如此  
**佞暗排踈賔**

胡史入沮渠拔拔捷過之不重乃為詩示所  
知曰

**每節送一壺以給祭**  
史少孤百

宣慶懷託翰寄輔仁  
日以其相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

**快婿**  
稱年十四

士郭瑀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廷明遂列設一席謂瑀子曰吾  
一其欲覓一

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廷明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廷明  
其人也

**見惡能討宋遊道**  
宋遊道為殿中侍御

節而不作此聲  
時將選會森兩行旅擁於河橋遊道

固大嚴遊道應  
遊道彌猴面陸操科斗形

語曰  
意識不開見何謂醜者必無情遊道因會客李構戲之曰賢

在門外大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乃彌猴而衣帽  
也

**韃王**  
王慧龍晉王愉之孫王氏世號韃王

王家兄弟  
王遵業延業並應詔

穿角履  
時政歸門下世謂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

書記  
王劭指捕經史謬誤為



勸一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取  
勸不之覺唯責肉少數厨人白之勸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專國  
如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

婦弟 崔昂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詩示  
盧思道曰看元禮此來詩詠曾不減魏收思道答曰一龍  
鄭公小鄭公 鄭述祖與其父道昭俱曾為兗州刺史有  
姓歌曰一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吟十弄 述祖能鼓琴自造一太常夢人  
潭琴悟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筆 乾 隋文今內史  
李德林作

五子皆黑 薛端為右丞梁王蕭譽欲馬瑞鐘周文帝執之頭悉  
乃執瑞鐘頭而言曰非謂此鐘可貴 壽不過六七 薛端為見  
但思露其誠耳一文帝即賜之 諸薛是蜀

人 魏孝文帝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帝戲謂薛端曰世人謂一  
不聽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為漢臣九世祖承祖劉備入  
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帝 恭而非禮將

為神笑 薛孝通與諸人謁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  
拜頤而笑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一拜者應以  
陳使傳薛聘齊以薛道衡兼主客接對之薛贈詩五  
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薛所謂一耳歌

器 魏文帝造二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  
香瓶一仙人又持金瓶以隨器上傾水鉢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  
中謂之仙人一為二荷同處一盤上傾水鉢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  
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馬螺以飾之謂之水芝一盤各處一

清克明 呂羅漢為鉅鹿守百姓頌之曰一  
我荒土人齊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  
千載以來

未有逸才若此者也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孫也本和  
中將南伐李冲典選任官大眼

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青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  
繫繫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歎冲曰一遂用為軍主 潘  
將軍 裴並駭大眼謂人曰此是也 恐見 帝 准泗荆河之  
恐之曰揚大眼 以為眼如車輪 王康歸謂大眼曰在南  
至無不即止 不累於人大眼曰旗相望噴時奮 救雉來 謝 裴安祖舍於  
發見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之後夢一丈夫衣冠其偉者纈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性問之去感君  
見放來謝德 能賦詩裴諱之 裴諱之對策高第為主  
聞者異焉 借書百卷十日便返 裴諱之好學常從常景  
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 一覽無遺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諷勝於讓和不如亮  
諱之諷之及皇甫和弟亮 並知名洛下時人語曰一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

名我終不成爾名 文宣末年昏縱朝臣多有言者裴諱  
謂之辭色不棄帝 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賣宅不售  
亮既慢自任性質朴無矯飾獨有數下司各列勸精亮  
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文宣以其資容之  
亮所居宅薄下標榜賣之買者問其故亮曰為宅中  
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由此宅終不售其厚實如此 日下繁爛

有裴漢 裴漢為丞相府參軍善尺牘尤便辭領 見群鳥而  
能言 裴漢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 神告葬地  
十三遺女僕擇葬地空中有人告曰童子何悲 聞鼓疾瘳  
於桑東封公僕其母曰神以吉祥告汝因葬焉 將勞賓客曲  
因康晉公議曰危篤而不廢公天祐其勤也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盡物情 薛懷吉一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奉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父子相代

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獨立使君

覆呼人名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手

高聰梨

千里眼

風飄水浮錢

竹林別室銅盤重肉

百口同慶庭無間言

已是我家龍文

用人似貧士市瓜

半面不忘

盧郎潤

我門前幸

無此物

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

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

貴

清河公即江神也

盧八問評劉

吾恐擊太常方餒於柏谷耳

挑弓僕射黃齷少師

郭尖

世事

同知文學外

五行俱下

邢邵

此表足使素公變色

京師為之紙貴

清風觀明月樓

頓居三職並是文學

温邢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多有書甚

後子昇死方稱那類魏收朝之日義真服未休之日我

不得便不勞讀書恒須賓客自伴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學

歸休公事子大德大略不識字子不識字置樓懸鼓

李崇為荆州以捕盜自祭始也善用三短李諡為人短小

效然後樹鬚世傳其門有惡疾以呼於為墓田故無言之

寬和篤雅峭整清徹崔亮首為李冲館客冲謂見子曰大崔生

靈前共飲夏侯史書

酬但無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傳不坐爵

經史孝文帝曰一鬲虫之子有三靈

老臣卿乃少孫紹為大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

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張普忠轉諫議大夫

清郎清卿表事簡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

能賦能詩陽休之陽休之字子烈

戲朝休之字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

文允武何必減卿魏收朝之日義真服未休之日我

柱轉三匝吾至三公初

陽五伴侶休之第

脫人衣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陸鳳業竟無資以酬

衰至便橋何常之有思伯性謙和頗身禮士

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祖與

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朱氏

風骨聖以文章見重常語人曰何能共

籥戲魏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

生世不學其猶穴傳國璽

夕脫羊裘夕脫羊裘

朝佩珠玉高恭之字道神嘗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

為食一口齊彭城王高澄為定州刺史被徵有老公數百人

蘭陵王入陣曲齊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瑋

水未食百姓食散重其意

恭免胃示之面下弩手拔大  
捷武士歌謠為一其地

**以蝮螫人為樂**  
後主問在州

何樂對曰多取蝮將相看極樂後主即索蝮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同斛中號叫死轉帶與錦觀喜嘆不已謂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

**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日顏色如生俗去

**能與霹靂鬪**  
薛孤延嘗閱馬於北放道逢雷雨大震火燒浮圖  
神武今延視之延案捕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

遂滅延還須及馬鬃尾  
皆焦神武歎曰延

**九人官爵莫若處中**  
張璠子  
欣尚

平陽公主瓊每謂所親曰  
欣位

**骨親肉踈**  
周武破齊傳  
伏仰天大哭

大高深為憂尋與公主情好不篤被善  
曰臣三世衣食齊家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

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  
所以相付

**貴**  
齊孫騰高岳高隆之及司馬  
度河湔裙當生貴子  
子如號騰真恣為甚

寶秦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駭兩沾灑席而有娠者而不產有巫曰  
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  
遂生秦位侍中

**穿鎚**  
庫狄下不知書署名為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  
之又有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土相扶**  
為墻人相扶為王  
尉景謂神  
武云

**口手俱足餘**  
無所須  
庫狄士文性清苦隋文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  
重士文獨口銜一綃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

**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螫長史舍**  
異之

**笑判清河生喫人**  
士文為貝州刺史性酷暴司馬韋煥清  
河令趙曉並皆刻唯長史有憲政時人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  
語曰

**披反故紙手**  
晉明有俠氣好酒誕縱招延賓客一席之費動至  
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

人云  
武平末除左僕射百餘  
日便謝病解官看明韓執之子  
**望塵嗅地**  
斛律金善騎射行兵  
用術奴法望塵知馬

步多少嗅地  
知軍度遠近  
**馬臣**  
金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  
京師春選部號曰  
**為金字作屋**

**况之**  
金不識文字本名狀吉其難署改名金從便  
一門一皇  
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  
其字乃成

**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金  
其寵莫比嘗謂其子光  
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無

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我家  
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宜藉女也耐不復免帝嘗為

**落鵬都督**  
斛律光從文真校獵見鵬如車輪射之  
中鵬那子高歡曰此射鵬手也時號

**九升八合粟角**  
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

先在朝堂祖堤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突突省事者  
士達夢人授詩曰  
以告突突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或

律字非真者解斛律  
於我不實遂誣殺光  
**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

**數萬**  
孫寶字彥舉少勵志勤學邢邵以其  
李諧調之日卿應自足  
何假外來坐者皆笑  
折我右臂  
奉幸神武臨  
後

**服棘刺丸**  
武謂高季式曰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陳元康  
對曰是夜夜間書  
也召之一見授功曹  
**愚人不識至**

**理**  
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計外寇指諸勳貴神武不答令軍人強可快矣  
舉刀案稍以夾道使弼出其間弼戲乘神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

不擊弼雖案不刺弼猶畏膽諸勳人觸鋒刀  
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如大爾謝曰  
夢山上掛然  
拜州刺史薛琡嘗夢於山上掛然  
占之以告先曰君其為幽州乎果驗  
道遊文選謂盧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  
所知是第之力然  
其得師風  
**穢我鳳池**  
趙彥深以子叔  
堅為中書侍郎

**白擲劇飲**  
元文選今子  
行恭從盧思

**在官寫書亦是風**  
頗相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張瑛子  
君信相繼居時語曰馮相及趙

**流罪過**  
郎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去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  
作唯小人寫書潘子義曰  
基答曰觀過知仁可矣

**管內無五品之家**  
郎茂為戶部侍郎開皇中蘇威立條  
章每級責人間五品不遜或答者

**不基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  
建頌

曰  
相傳讀如此

建頌

建頌

建頌

建頌

建頌

奕基時人謂為純好子建曰——且吾未為時  
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嘗對局  
**魏郎弄戟多**  
少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少隨父建赴邊好  
習騎射鄭伯調之曰——收意遂折節讀書  
床版為之銳  
減 夏月坐板床隨陰詠誦  
三才 收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時號  
盧李命

**世王魏中興** 收則王昕聘梁所風流文辭收辭藻富麗梁主  
收則先走南北初和李諧虛元明首通使命二  
人才器並為所重至  
人日 魏帝問何故名——收對曰晉魏郎董勳  
此梁主稱曰——  
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  
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魏收驚蛰蝶** 收昔在京洛經書  
東山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揚揚才  
屈已倒情從容曰我雖有餘裕山立不動若遇當塗翻翻遂遊當塗者  
翻翻蝶也  
尺書樹建業折簡召長安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少隨父建赴邊好  
習騎射鄭伯調之曰——收意遂折節讀書  
床版為之銳  
減 夏月坐板床隨陰詠誦  
三才 收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時號  
盧李命

賦詩收詩未去  
文襄壯之  
**穢史** 魏收作魏史眾口  
石榴房中多子  
安德王延宗納通事李祖收女為妃帝幸李宅其妃母宋  
氏為二石榴人莫知其意收曰——欲子孫多也帝大喜  
**崔魏相**  
朝 收外兄崔暹嘗以雙聲嘲收曰過魏收妻曰恩魏魏答曰爾妻  
是誰所生羊頭狗頭頓頭圓耳平飯房茶籠若孔朝打其辨其若此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 魏收年  
情於路微自陳情曰咸由中指愷愷聲曰——公豈得  
言不知惜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  
**射石伏兔**  
李遠見石於葉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  
石周文賜書曰昔李廣有此事公今可謂世載其德  
**安能碌碌**

**依階求仕** 李弼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  
復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  
**但問膽決**  
如何何必八赤之軀 弼弟綱長不盈五赤馬運不  
衝堅固障隱身甲之中周文

**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  
為博士 宇文貴  
**觀風行殿** 宇文貴有巧思造——上客  
衛者數百人離舍為之下施

輪軸推移後忽有  
若神功場帝大悅  
**明堂圖樣** 世傳考群籍為——奏之又以張  
以二寸為千里此圖以  
一分為一尺推演之  
**側帽** 周獨孤信嘗因側帽日其馳馬入城其帽  
庶所重如此  
**貓鬼** 隋獨孤阮仲徐阿尼事——每以子日夜祀之文  
庶財物潛移  
**老黑當道卧貉子那能過** 王黑字  
於百——家  
周華州刺史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襲黑龍關  
洵有身袒身露髮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曰——  
擣蒲得帶  
周文解金帶令諸將將擣蒲日先得盧即與之王尼改飲容  
晚著辭氣慷慨披風刀橫膝掛一擣即盧徐拜而受帶  
射過過城萬人皆  
**六條** 蘇錦字今錦為——詔施行之一日先備心  
綠巾錦號  
**道遙公** 韋叟  
北府裴諱南府柳蚪  
獨狐信鎮洛陽時人物罕存獨柳蚪在場  
城裴亦在顯川信俱將之時人語曰——二柳俱摧孤楊

**獨脊** 柳蚪在周時與裴人柳蚪俱顯及隋文  
號——周文曰著  
浮磬之精 高琳母嘗於河濱遇一石光彩如  
翅之名字或飛符  
石乃——必生今  
子及生琳字季珉  
為侍御史楊素言曰——調信無取公  
不當以為侍御信可取不應發此言  
豆盧氏 豆盧暉本姓慕容  
不此人謂歸義為豆盧又  
古避難而改末知孰是  
**玉漿泉** 涇州烏鼠山絕壁無水丹陽公  
湧出又有白鳥翔止語曰我有丹陽山出  
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號泉曰——  
**有君子兒兼君**

**子心** 楊遠弘厚有局度揚  
素曰——唯揚遠  
**生為上柱國死作閻**  
**羅王** 韓擒虎居京師隣母見門下儀衛甚盛曰我來迎王又有入引  
疾篤走至擒虎家曰爾聞羅王擒虎曰——亦足矣羅王引  
**錐刺舌** 賀若敦以出怨言故觀臨刑呼其子謂曰吾以舌死汝  
不可不思因引錐刺舌出血戒以慎口後亦坐怨望誅

史 131-505

有三太猛

隋高祖勳若獨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一嫉妬心太猛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

論將

場帝問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優劣獨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猛將非領將史萬歲將非大將曰然

相謂曰

則大將誰也獨曰唯下所擇意以自許

孝魚泉

陸政性孝母思魚苦難得忽酌水餞行

易鋒難敵

呂恩禮長於論難燭燼夜有數升

獨孤公猶鏡

高頊舊賜姓獨孤或短類

書有五厄

牛弘字里仁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館

晉家山吏部

魏代盧尚書弘為吏部尚

傳話小辯非宰相任

弘詢於言上今宜教弘至

叔射殺牛

弘弟弼射殺牛弘還宅其

李德林勝於騏驎

德林少孤未有字親收

識度天才必至公輔

德林少孤未有字親收

黃沛

黃國公劉昉

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

黃國公劉昉

袁郎冬衣葛

袁充字德符少警悟

日景漸長

充奏隋興以後

日

應王為萬日天子

日

劉昉曰

日

子婦為婦之無欺

日

應王為萬日天子

日

劉昉曰

日

子婦為婦之無欺

日

應王為萬日天子

日

劉昉曰

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減九分夏至亦然日去極近則行內道影短而日長去極遠行外道則影長而日短太平行上道升平行

俱死況比干乎 周宣帝昏暴樂運與柳陳諫帝將戮之元

只怕榮公第六郎 榮公第六郎 榮公第六郎

見斷頭鬼 榮公第六郎 榮公第六郎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周羅喉侍陳主

以武為姓 羅喉死其子夢曰我明日當戰至日

位非徐廣情類揚彪 榮公第六郎

動則退吸羹者熱則置之 趙諫諫書帝曰

豈能艾炷灸頰瓜蒂噴鼻 袁鐵杖嘗謂

肉飛仙 沈光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

老禾不早殺餘 屈原離騷

之作自是狂人 劉獻之曰觀一死其宜矣孔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邪蒿



史崔暹為瀘州刺史貪暴安忍嘗獵有汲水婦人遺問曰崔

捶人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過之人曰前被杖許有罪禁曰無過

爾况有王人 大業四年藍田山得一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

帝以尺製者魏盛元明嵩山廟記云有羊腸坂 帝問何處有

神人以王為像出則今出延長上大悅 羊腸坂 帝問何處有

九十里亦有之上曰所謂問一知二 卜二伏牛 魏紹興郭生

紹去火將然煙先起煙色青青牛先起既而如紹言 人有七尺

之形不如一尺之面 賈子儒善相曰一尺之面不

帝王相 抵地得龜 陸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掘地二尺得一

百歲不逢我豈見天日 朝王姓 徐之才朝王昕姓去有言則在

羊朝虛姓 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為

馬則嘗黃龍湯 和士開疾患過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

私為善自 鐵弗 北人為胡父為陛下既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 梁主歸朝周武帝酬宴自彈

之字軍走 曰一吾君將奔走乎 梁主嘗以法華

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常戲之曰卿何為 爾何小人

敢呼我名 嘗有人訴事於如周乃曰某有屈帶故來訴如州官

如周官名如周卑知如周官名如周即不敢喚 高句麗是日

如周官作如州如周笑曰令卿自背見侮及深

子河伯外孫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

卵大五升與大系皆不食弃之路牛馬避泉鳥茹之割之得男字曰朱蒙

其俗言善射也及長眾欲殺乃走過水曰告水曰我是 於吳魯龍為

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百濟 馬韓之屬出自索離國其王有伴兒姓

仇台始立國於帶方初以百家濟故號 秦韓 新羅本辰韓種

秦世亡人因避復來適馬韓割 單者易折眾則難摧

東界居之以秦人故號 悅般國幻人 脉令斷擊人頭

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

阿射曰汝曾知不 戮力一 木骨閭

心然後社覆可固言訖而死 姓郁父閭始神元掠得一髮始齊眉字之曰大義公主詩

者首秃也 與郁父閭聲相近故以為氏

周千金公主嫁突厥周亡隋封大義公主平陳後又以陳叔寶屏風賜之

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云盛美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榮華寔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益酒常無樂絃歌詠

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親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

我獨申名唯有昭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君曲偏傷遠嫁情 北狄種落 論曰一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

帝親巡雲中因幸答人所居答人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禧駐

龍庭翠華回 北狄種落 三代則獯粥焉逮乎兩漢則匈奴效焉當



子尊威之曰神禹曰為  
 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祖  
 義寧二年九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  
 初元行中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  
 初元行中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  
 初元行中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  
 初元行中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

南北史  
 李延壽自魏十七年表述  
 魏魏益國元年蓋  
 隆化二年又  
 起宋末

諸史提要卷第十一

諸史提要卷十一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唐歐陽脩宋祁等撰 紀十卷 志五十六卷 表二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卷 目錄二卷 共二百五十卷

高祖 淵字叔德姓李氏父昝 后實氏 武德九年 獻陵

太宗 世民高祖子 母實氏 貞觀二十三年 后長孫氏 昭陵

高宗 治太宗子 后武氏 非乾陵 麟德二 乾封三 永徽六

則天 曩姓武氏 光宅 開耀 永淳 嗣聖 天授 證聖 神功 大足 長壽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久視 長安四

中宗 顯高宗子 母武氏 景龍二 后韋氏 神龍二 后王氏 景龍四 橋陵

睿宗 旦高宗子 后王氏 景雲二 本極一 延和一 隆基睿宗子 母實氏 后王氏 開元十九 天寶十五 建陵 寶應一

肅宗 亨玄宗子 母楊氏 乾元二 上元二 元陵 至德二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代宗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崇陵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德宗 誦德宗子 母王氏 永貞一 貞元二十一

順宗 誦德宗子 母王氏 永貞一 貞元二十一

憲宗 純順宗子 母王氏 元和十四

穆宗 恒憲宗子 母郭氏 長慶四

敬宗

漢穆宗子 母王氏 寶曆二

文宗

昂穆宗子 母蕭氏 太和九 開成五 章陵

武宗

炎穆宗子 母章氏 會昌六

宣宗

忱憲宗子 母鄭氏 大中十三

懿宗

漢宣宗子 母昇氏 咸通十四

僖宗

振懿宗子 母王氏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昭宗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哀帝

天祐一 天祐四

右唐二十一帝共二百九十年

唐書上十二

八柱國

李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大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一家體有三

乳銅魚符

高祖時賜符又改改郡為州太守

為刺史

武德元年林屠殺二月詔正月五月九

民

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天策上將

乃加號

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不足稱乃加號一領司徒位王公上天可汗貞觀四年西北

敕斜封

景龍二年作潑寒胡戲元和傳德避灾

所以答天戒

睿宗禪位紫微省開元元年改中禮

自觀一樂曲

太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樂

舞

高宗約天中宗大和睿宗景雲玄宗大聖睿宗肅宗代宗保大德宗

去眉開額

文宗下曆唐曆八改戊寅元一麟德甲子開元大

百鳥

福崇玄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

義髻

義髻拋河裏黃裙逐

水流

好服黃裙時語曰一斫頭內且有刻木象頭以裏

拋家流離

斫頭

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

燕市人皆去

天寶後

天寶後

族鹽

族鹽

就科目者

就科目者

不置文選

不置文選

長名榜

長名榜

遺劍

遺劍

中流刻舟以記

中流刻舟以記

法

法

三無坐處

三無坐處

斜封授官

斜封授官

數子負內外盈溢無歸事

數子負內外盈溢無歸事

遺劍

遺劍

中流刻舟以記

中流刻舟以記



兵巨賈主 **天樞** 武三思作一紀后功德唐與周使姚

藏巨寶 **帝典** 唐太宗與帝幽廢約一朝見天日不

**五色雲** 禁中謬

起后衣冠帝圍以示諸朝 **桑條韋** 太史迦華志忠上桑條歌十二

大赦賜百官毋妻封號 **天性韶警** 上官昭容名號見

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天后歌武媚娘皇帝歌英王

石州今歌一蒸后妃之德專委桑也又離釋桑條韋四十八代帝大惠

**禁架** 葉靜能善一馬秦客

皆有利 **采麗益新** 晚兒勸帝移大書館引名儒充館君臣和婉見常

是時內職皆聽出入婉兒與道發皆營外

宅一甲候門下肆仰呢以求劇職要官

初婉兒母姓夢巨又昇大稱曰持此

稱量天下婉兒生輪月母歲曰稱量

者宜爾也 **張說題篇** 關元初哀次其 **脫半臂易湯**

餅 玄宗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 **夢神**

紫半臂易斗為生日湯餅耶帝憫然阿忠后仁仁脫 **覆鼎**

玄宗湯后初為良媛在東宮時太平公主忌帝媛方娠帝不自

安謂張說曰用者不欲吾多子奈何說採劑以入帝於幽室

自復夢若介而後生宗 **宮中號娘子** 玄宗貴妃

美劭 三姊皆一帝呼為 **脂粉費**

以瓊侈相夸 詔 萬見他存者輒壞復造務

工不息 **嗜荔枝** 妃一必欲生致刀置騎傳 **五家隊合**

爛若萬花 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

雄狐 騎國素與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婢百餘 **故香**

囊 帝自蜀回密遣中使具指他非啓 **太上皇亦當念陸**

下 肅宗後與李輔國謀使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李 **夢神**

唐帝方擁幼女願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一帝法然 **劍決脅以入**

肅宗吳后夢神降介而劍決脅以入 **一日**

見三天子 玄宗臨澤孫體學弱負劍隨取他兒以進帝視之

不樂拜叩頭言非是帝曰趣取兒來向日視之曰福

過其父一 **寧受百問冀獲一真** 德宗母沈氏天寶亂

失所在德宗即位遣

諸流州縣物色咨訪故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遂迎

還上陽宮之字知非是具言其體詔貸之帝曰吾一終帝世無聞焉

**蕭后求弟** 穆宗蕭后生文宗初后去家不知存止唯記有弟文

宗為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太后謂為真弟弟弟拜歸

即度會蘭有蕭本又稱太后弟召洪按治流驪州擢本贊善大夫然太后

真弟庸樸莫能自達本結得其家系會泉州蕭弘自言太后弟弟史書

治乃皆妄本流受州弘

儋州而太后終不獲弟 **欲以學名家**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

皆性素潔鄙著等 **女論語** 宋若華誦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

不願歸人 **學士先生** 德宗召入試文章問經史悉置官中帝

推明婦道所 **校服光修略同至尊** 武

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若昭 **大福未艾安語不**

尤通練歷三朝皆呼為先生 **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李漢宇南紀事韓愈

賢妃王氏狀織頰頰類帝每吹苑中 **表孔溫業為御史** 漢為中丞

相與觀者莫知其孰為帝 **縱艦江中以引救期** 河間元王孝恭

相與觀者莫知其孰為帝 **杯水變為血** 補公

壽陽詔孝恭計之將發餐士——坐皆失色孝恭徐曰公拓禍惡實盈子  
今仗威靈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眾心為安遂生擒公

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孝恭

退讓無矜伐色嘗曰所居壯麗非吾心當觀閣下臨

別營一區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為為枝

東之曰——黃阮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并郊飼鳥獸號

平陸齊物字道用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賜市書

綉以愧切之隴西恭王博又驕侈不循法度其弟奉慈集

唐詩戴字定巨常慈元和元白詩纖麗不逞而世競重河間之

功江夏之略贊——可謂寧三日不食不可

一日不獵齊王元吉善鷹狗出常丹青飾成慶王

帛禮專諸元古多匠亡命軍軍祭筭不虛設霍王元

人有短所以見長與劉元平為布衣

口打賊號王鳳子巨剛錄果決帝欲使

寧向偃崖振白不事

江藤蔣號江安王元祥性庸時蔣蔣號三王皆貪給麻

二車助為錢緡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滕王元嬰及不

遺汝珍而遺汝以言鬱林王格初王吳太宗賜書曰

舉慕不定則敗帝初以晉王為

長孫無忌曰——大腰腹聽乘小輿濮州主泰好士善

括地志司馬蘇勗勸泰延賓狸離鴨反——四十餘絕

禽獸可擾於人鐵石可以為

器惜數為非法者其曰——臨水自鑒不見其首

越王自反——紀越紀王慎好學與越迎喪祈夢瑞與二

死桂林琮子行休請迎柩既至無封樹乃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琮乘舟

佛武后誅宗室使至行遠先就戮行芳幼行禮不違非得

志何東光縣主適裴仲將主餘素婦弟請曰人生在得志勤故抵

輕法補外臯字子蘭上元初早歎祿不足養請人日不

再食且死臯曰——可從命殺我活眾其利大矣出則

囚服入乃衣冠臯嘗創書為——以髻木上出五釵下鏡圓為五形

敬器臯嘗創書為——以髻木上出五釵下鏡圓為五形

奕博偽不勝臯子道古巧于官便倭傾下游公卿聞皆與

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許王素節為武后追遠

瑶山玉彩孝敬皇帝弘命宮客許敬宗等摘采

得白鴈為婚贄弘納妃裝有司奏贄用白鴈適苑中獲

知雨暘守禮當天后時盛宮中成被杖凡花

首我則無慙

萼相輝樓

齊宗五子賜弟號五王宅玄宗為太子嘗製長梳大

生之羽翼

嘗賜寧王暹等詩云西山一何高高殊

審音

商亂而暴君卑逼下日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歌詠

西土樹神

後以母氏

琵琶聲多

又聞度星宮奏

黃臺瓜

既報

娘子軍

高祖女平陽公主

畫婚

皆食始同祭未同成請一則吉焉

握槊

丹陽公主嫁薛萬徹薛萬春

見不為武官何遠爾

太平公主則天所生

裏兒

安樂公主李素還

定昆池

主管第及安樂行爐皆寫宮首而工織過之

乘金根車

莊懿公主下嫁田結德宗幸望春樓臨饗

畫壁記田租

漢陽公主儉常

上滕承拜

定安公主

趣解雄

李密字玄邃

掛漢書角上

密感屬請書聞包慎在緱山往從之

決兩陣之勝我不如公擊天下英

語奇之

雄馭之公不如我

楊玄感密私密口上多猜忌

諫舉大號

密曰昔張耳諫陳勝

破野頭

密謂字文化及曰公家

飛將

單雄信能馬上用

為賊罵

爾父子

氣城壓營

王世充與李密戰有氣

摸羊公

竇使孫安祖率之號

神箭

初秦

入牛口

竇建德為秦王所潰被重創

神箭

初秦

神箭

初秦

神箭

初秦

神箭

初秦

神箭

初秦

神箭

初秦

梁 隋冠帶老號——味之珍寧有加人者 朱榮為

其徒曰——第使彼國有人我無無謂哉 噉嗜酒人正似

槽豚 乞降高祖而後確勞之確斷戰暴曰君膾人多矣若為味

達神武 劉文蔚字筆仁見蔡王謂裴寂曰唐公了 非兒女

子姁姁相憂者 文靜擊獄秦王私入視之文靜執言曰喪

年踰四十當貴 裴寂字士真

裴監 唐公即位曰俾我至此者公 非劉季亨

長蕭曹刀筆吏比 帝嘗幸福曰前王多典細微開關行

賜鑪得自鑄 四年改鑄 應龍之

翔雲雲消然而從 贊曰——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

人命至重死不復生 屬

寧食 通助正無所回繼其弟董亦以

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方嚴關時語曰寧食三斗艾不

視敕字加點 楊帝遣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

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

所舉 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既歿其家實珠太宗疑其貪欲

丈夫以氣相許小嫌

不足置胃中 尉遲敬德名恭諸將疑欲叛秦王引見尉內曰

奪稍與避稍孰難 帝嘗問敬德曰——對曰奪稍

抵龜 張公謹字弘慎太宗將討隱巢使上人之公謹自外至

日在辰不可哭 公謹卒太宗將哭之有司奏

豈復快心于一獸 唐儉字茂系從龍群象突出帝射四發

琢石為人馬立墓前 有司——以旌戰

辨謗 唐次公抑不得伸以為古忠目賢士羅讒毀被放身君且不悟

早不苦禱 御可廣其書乃論次起周訖隋為十篇號元和

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段文昌字芝卿判南州或早

酉陽書 段成式字初古博學廣記文下蜀以收獵自放

桑蔭不徙而大功立 無復用者若——數十篇

荔枝圖 劉崇龜為廣仲卿書或于

遺刀察囚 廣有大賈約偕女夜集而他盜殺女遺刀

清白箴 許開師治郡專以寬部有受賂者

士有一槩皆填然躍而附

我起百

我起百

我起百

我起百

陽為卿一門耳名對管華近高曰弟則吉

不利於君葬其祖卜人占曰進止詳華

善詞令一人雅曰如子言含顏溫初顏氏溫氏在隋

皆賦目觀之楚彦博同直內史有處士野溫造字簡

後鄉舉百里瀧田二衡州即度李祐拜大金膽落衡州初祐曰吾夜入

心動今日造道通補闕李龍街造道通補闕李

於法御史供奉官惟宰相生不逢時死鳥足惜昌公主薨

值則捐中丞傳呼帝乃詔臺官溫李溫延筠本名

三百餘人造子瑋側辭工辭章與李

艷曲多作斷帶為炷皇甫無逸字

須皆市易他境管按部宿民表疏十數讀表疏十數讀

使者上道直省再三乃得戒子孫李襲譽

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車鐸求鍾太常

鍾鐸不成李嗣真居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

儒李靖字唐儉輩何足惜唐儉等

詔使到處必自安雖老尚堪一行吐谷

鳥賊起為帥

賢長城遠矣李勣字懋功

剪髮頰和藥長城以備虜

非大勝即大敗太宗曰

女主昌貞觀初太白

帝愕然曰何物女子乃此彼耶

也忌之會御史劾君美謀不執

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

敘武后又李義府姓氏錄高宗時

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

書癡獨成尚文埋光鏹采贊去古

輿運與草木聳壑昂霄房玄齡

觀人多矣未有如此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

國器但恨不見其一云

太宗曰一今吾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

有玄齡猶焉也為吾兒

語居府十年定社稷功淮安王

右丞大事關僕射帝曰細務屬左

創業守文孰難帝問



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係復壽之世方  
做哀刺窮之困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  
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怠而亡見守文之  
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值之 **李緯好**  
鬚 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  
玄齡開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須無他語帝改其為 **集古**

**今家誠為屏風** 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一令  
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君**

**當為棟梁用**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  
大節臨機斷高孝基異之曰一願保令德

**王佐才** 秦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  
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一也 **食瓜美輟半**

**黃銀鬼神畏** 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  
與公同補朕今獨見公

**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 法然流涕曰  
更取金帶送其家 天下新定臺閣制度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善之  
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語良相必** 人不出無官患才不副 如晦弟愛客方  
日房杜 建成難作楚室

**上好用隱民**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友謀曰  
威以隱召而得美官乃共入木白山

**賜銀鐘** 秦王引為學士嘗侍  
宴賦詩尤工 **自起徹鈞手擁簾**

**小杜公** 與杜松俱相相相相  
故世謂審權為一 **房杜致治之蹟不**

**可見** 贊曰玄齡如晦可謂名宰相然求其致治之蹟殆不可見柳芳  
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諫其直英術善

**房杜之細** 彼揚已取名昭然使  
兵而房杜濟以文 **劉切**

**忠臣良臣** 俾臣為良臣  
字玄成大宗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得乃

**忠臣良臣** 俾臣為良臣  
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一當帝心

**忠臣良臣** 俾臣為良臣  
俾臣為良臣

**忠臣良臣** 俾臣為良臣  
俾臣為良臣

母俾為忠臣良臣稷契皋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  
都顯號子孫傳承流并無廢忠臣已嬰禍誅君暗昏惡祇取空名耳 **大**

**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 帝嘗曰大亂之後  
其難治乎楊曰

**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封德彝曰三代之後澆競日滋  
泰任法律漢魏諸道皆欲治不  
能非能治不欲憊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  
為鬼為魅尚安得化哉帝納之至是天下大治帝謂群臣曰此憊勸我  
仁義既効

**朕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如** 帝曰金在鑪何足貴善治  
銀而為器人乃寶之 **嫵媚** 帝曰人言憊舉動疏  
慢我但見其一耳 **若昭**

**陵臣固見之**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曰臣以為陛下望觀 **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帝宴積翠池融樂賦詩賦西漢卒  
章曰一帝曰對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輟殿材營正寢**

**輟殿材營正寢** 無正寢帝命輟小殿 **三鑑** 帝數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  
材為鑑之五日畢 **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楊子孫傳  
內防已過今魏 **止謗莫若自脩** 帝五世孫纂諫太宗  
世稱善書者 **此笏乃今甘棠** 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纂對惟甘棠  
不識朕 **帝索起居注** 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  
記之帝曰我嘗觀之善曰向者取觀史氏為 **三代遺直** 柳芳稱  
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乃止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王珪字叔玠帝以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王珪善人物且知言** 謂曰卿標舉通曉為朕言

**兼乘未若一言**  
薛收字伯爽諫秦王俄王各曰覽所據言知成我者一今賜金四十餘

**磐石以草制**  
收子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其祖道河

**東三鳳**  
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一以書名

**天下**  
薛稷字嗣通初貞觀永徽間廣西南諸遠良以書顯家後其能

**新豐逆旅**  
馬周字賓王少孤家寒嘗學入關舍一主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周馳里語一聽之纏纏

**令人忘倦**  
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又切理無

**火色**  
然一騰上必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

**官**  
時置太子司職郎帝高飛帛書必假羽置股肱之寄要在忠

**管宴取身後名**  
周疾甚取所上章表悉焚之曰有佳

**宅直二百萬**  
初帝遇周厚周願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

**詔有司給禁御史食肉**  
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記之帝

**榜吏**  
先京師晨暮傳呼以警

**黃紫**  
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

**假方士術求見其**  
贊曰周之遇太宗願

**儀形**  
自周之亡帝思若素宦于朝不異哉一芥草芽言

**下事**  
明習憲章者迹夫帝銳于立事而所建皆切一時

**恨相得晚**  
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惜乎

**李綱字文紀**  
在隋官不進一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

**姓乃如志仕**  
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

**李太亮為涼州都督**  
嘗有臺使見名鷹謂太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陸

**賜胡椒**  
帝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一難亡千錢乃所自仰

**世皆賢大**

**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  
嘗以張弼脫其死念有以

**秀風流**  
大亮族孫少聰悟多通賓客

**鄰猶**  
中宗族大門閭

**言若涌泉**  
戴賢字玄胤太宗曰大

**高宗賜侍臣飛白書**  
至德曰汎洪源後舟艤都處

**解事僕射**  
至德為石僕射時劉仁軌為

**費**  
崔仁師為度支一數千名大宗

**海鷗賦**  
崔暹字澄淵附太

**一**  
與弟澄澄從兄准並以文翰居要官每自比王謝

**可及也**  
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

**家龜龍**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

**端**  
恐漏禁中語

**賜蒲陶**  
陳叔達字子聰嘗賜食得蒲陶

**奉之**  
因

**管仁壽宮**  
封倫字德彝揚素一表為土工監規模宏

**明日帝果熟**  
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官耶因大悅素

**退問阿利**  
而如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婦人推修履是奸后悅則帝安矣

封郎終當據此素多所交籍惟於倫仙晨帝所

隋煬帝在東都群臣以煬帝朝貢禮至謁帝悉召天下奇儒流技大陳博門  
前詔百官都人列繡樓殿供帳池酒林戲樂與民交易飲食樂更  
容嗟謂中

玩禁中樹字文士及字仁人太宗嘗一士及從旁數  
乃信然士及曰南衙群臣面折又爭陛下不得舉手

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資曰封倫非其類  
目陽若不省徐嚼

妖禽孽狐晝伏夜祥資曰封倫非其類  
與時而成敗也

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立本為一以應務俗材  
有相故時人

西征記韋以機使西突厥  
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是時太史令傅季忠以知

是足鍼孝標膏肓矣蕭瑀字時文性頗急於事  
乃著論非之以謂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

疾風知勁草太宗賜詩曰蕭郎位高  
年艾舉門蕃熾蕭嵩與陸象先為僚以象先宰相子已有

陛下未厭得以乞身蕭何庸去乎尚曰臣待罪宰相

有知原自首領且不保蕭俊既老於洛陽時有濟源墅蕭俊既老於洛陽時有

銷兵穆宗初兩河底定與文官當國謂四方無虞乃  
取槁梅於厨

得無惹惹嫌乎南  
白帝祠

朕選宰相始王錡主貢舉而得選及是與錡並舉  
今日受吊不受賀

江東三峯弟仲卿為長洲  
陳留八俊

文章婉嫻虞世南字伯施  
宮體詩

星字太宗時一在危歷區餘百日帝訪朝臣世南曰陛下  
宮體詩

暗疏之無一字謬帝命寫列女傳于  
書於智永世南一究其當代名臣人倫準

當代名臣人倫準

劉琅琊之稱

李百藥字重規七歲父友陸又等請徐陵文有——莫不得其  
事百藥違曰春秋耶子籍相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疑奇童 身老

才壯齒宿而意新 賦帝章篇太宗 三世掌制

誥 德林百藥 十八學士 太宗為天策上府軍機閣預平刀衛  
皇極世長薛收褚亮魏徵陸德明孔穎達李善等皆世南蔡允  
恭頌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又連蘇鼎為學士收卒召劉孝孫補之三書  
建宿閣下令閣立本圖象使 肉譜 李守素通氏姓學世號肉譜成世  
亮為贊題名字爵里號 一 肉譜 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  
酬對至此地則笑而不答數曰 一 定可長許敬宗曰含書此名豈雅自  
宜以有更之世南曰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舍書為人物志可乎

挫虜虎而奪之氣 黃曰姓思廉以諸生侍奉王香然陳  
有國家事不失義 時政記 議不得開姚璩請仗下所言軍國政  
天下其何以抗之哉 授 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

盡盡清者難 瓊為益州長史貪暴發之無 冠髻高大  
高祖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也令狐德棻曰冠髻在前髻者之髻  
亡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棻廢去其冠髻  
改此近事 隱玄 號一 號白鹿山 南北史 李延壽父大  
也帝然之 舊事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其史  
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皆美失會思所以改正撤春秋編年列究南北事  
未成而沒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 釀辭 本善甚速 以  
先志本親盡所作此史本宋蓋陳作南史上之 釀辭 本善甚速 以

白頭走小生前 今孤垣吉州刺史齊映江西觀察使垣  
獨頌快其妻曰君自視何如人 一 君不以此見 一人得禽  
映雖熱死我無憾映至垣不執首屬戎器映按之 一人得禽

萬夫斂手 蘇世長自王世充所歸高祖謂之世長曰古帝王受  
命以此逐鹿 一 豈有獲鹿後分同獵者問甲肉罪耶

名長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 帝朝曰何 一 世長曰名長意

知誠如聖旨口正 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  
心邪不敢奉詔 侍宴被香殿進曰此場帝作邪帝曰邪好諫似直  
者 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世長曰 帝密重 丈夫豈能

折節近戚以苟免邪 武承嗣兄弟往候差方實壞床  
自若或曰居見性貴且速禍蒼

官市貴故民直賤 市木種倍宜與民若丞軍  
也 一 官市貴故民直賤 市木種倍宜與民若丞軍

量 始伏伽拜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言色  
量 始伏伽拜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言色  
量 始伏伽拜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言色

回天之力 太宗嘗問玄素 一 太宗嘗問玄素  
玄素曰臣聞古語曰 一 太宗嘗問玄素

問官立所來 太宗嘗問玄素 一 太宗嘗問玄素  
玄素曰臣聞古語曰 一 太宗嘗問玄素

脩定本草 初于志寧與李勣 一 并圖合五十四  
負其責其狀即可乎帝悔之 一 負其責其狀即可乎帝悔之

蓄請文籍 玄宗詔賜于休烈諫止裝光庭曰吐蕃下燕雀  
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 一 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

賜鍾乳 高湯字季輔上 一 賜鍾乳 高湯字季輔上

子以四海為家 張行成字德立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  
人意有同異行成曰 一 子以四海為家 張行成字德立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

兼文武兩器 長孫無忌字輔機太宗曰朕任官必  
以器矣 一 兼文武兩器 長孫無忌字輔機太宗曰朕任官必

威鳳賦 帝又思所 一 威鳳賦 帝又思所

評群臣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評群臣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一 以爲其功 帝曰朕評卿等可否以相規高士廉心

儉有訓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務  
師道性謹審儒不更事緩急非可倚文木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  
常巡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涓子正其言有益不輕於與人能自補闕焉  
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緒遠及變亮有學術  
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慮對機敏  
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朕行有三  
良字登善知起居事太宗曰卿記起居大臣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  
居古左右史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  
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過 遂良所謂

**多識君子哉** 時龍堆集宮中帝問何祥遂良曰昔秦文公  
時侯子化為雄雉鳴陳倉雉鳴南陽侯子曰得  
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稱諸侯陛下本  
封秦故雉鳴並見以告明德帝曰

**朋友深交者易**  
**怨父子滯愛者多怨** 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  
子遂良諫曰帝從之 鳳

**鳴朝陽** 自韓瑛遠去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  
年帝遣奉天宮李善感於上時人喜謂一言志

初來濟南高智周初處後孫與約客宣城石仲瞻家四人私相與言志處  
俊曰願學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與約曰宰相不可算類為通事舍人足  
矣後濟南更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南  
注曰如志遂以與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護兒兒作相

**世南男作匠** 濟父諱見本曉將而噴與兄恒以學術稱相次  
知政事時虞世南子相無才術歷將作少匠

**接武夔龍造羽鶴鷺** 時以雍州司士參軍  
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

非選上官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  
上官 曲止儀工詩其詞  
赤墀下 豈判似此乎時以為清言 皆高第 神

**一門三秀才** 杜正倫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  
十人而正倫 皆高第 神

**龍領有逆鱗** 太宗謂正倫意極度世而姚思廉曰我聞  
可授以副然一下 嬰者死人君亦有之  
屬屬遂犯吾鱗 杜固 居號 一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

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  
用流如血自是南社不振

**文頓進** 正倫工屬文嘗與董思恭夜  
直論文思恭歸謂人曰 速登者易顛徐

**進者少患** 高智周來濟使相二視曰來早顯而  
末頭高晚顯而壽 天道也 平章事

**自正一等始** 郭正一詔與郭待舉奉長情  
元同並中書門下平章事 舌無留

**語** 趙弘智諱李經舉五孝諸  
儒更詰辨隨問酬悉 喪 趙矜客死柳州後十七年子來  
謝靈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責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土  
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鬚乃得其寶明自有老人過問之得於墓

**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 楊昉  
時為蕭子文化及子表許先德助方食未即判遠曰 典選考

**校** 助怒取驛署曰父弒隋主子許隋資可乎人服其敏  
盧承慶字子餘 有潛舟溺者承慶以失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  
恨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亦不喜承慶為之曰龍辱不驚考中上

**慙涕羹者吹冷蓋** 傳奕去 傷 地獄正為

**是人設** 奕誣浮屠言益痛切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矣  
日檀始事觀終焉若而佛造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  
體非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其言甚

五病不問醫忍耐則強然悟曰吾死矣 祿命篇 呂才陳陽家作  
子即自誌曰傳奕 以醉死嗚呼 祿命篇 呂才陳陽家作

本非俱犯三刑兩陽 兒柔野 陳子昂 薦圭壁於房  
多近親非俱當六合 以脂澤汗漫之也 三柱里 劉仁軌及

**闢** 贊曰子昂說武后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  
殊可怪矣可謂 裴馬 裴行儉與馬載同與  
柱國者三人州黨 裴馬 裴行儉與馬載同與

**書妍捷** 行儉工車諱帝嘗以納素書文選行儉每日  
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一不擇筆墨而

**致遠先器識** 行儉善知人曰 後文如王勃盧照禕  
炯駭實王等雖有才而浮誇術露宜享壽者

**爾非故也何至是** 行儉有福碩盤  
長餘皆不得其死 廣二尺彩樂

行儉笑曰一色不少吝 **長名榜** 行儉典選始設一銓循

乃為一無賢不 **麟之口光廷手** 門下省主事開麟之專

博唇 師德長八尺一深沈有度量人 **吾不田舍復在**

何人 德邊之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 **唾面使自**

乾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 **墨汚爾**

容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為之及同列款積令外武后覺之問仁傑曰師

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琳與太子詹事珪光祿卿 **書名**

覆以金甌 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

疑宰相 楊再思為相水 **兩脚爪** 張昌宗

為高麗舞 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舞

**蓮華似六郎** 昌宗以姿兒俸再思每日人言六郎似蓮

**國奢** 寶扇部衙有衣冠衣出者乃草后乳媪王故嬪也懷貞納之

**佳吏在僥倖去** 時

**前作后國** 所徵奢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皆懷貞

**或見無鬚** 宗紀 宗慈客字

**和事天子** 心誠後付徽中宗詔與楚客處約見

**八風舞** 許之飲明體肥地擲頭脫目帝大笑

**紙錢** 漢以來壽壽有

**雲狀如樹** 為智最帝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梁修仁新作大

**三戰張家** 張儉兄弟三人

**射朽木** 皆立戰號

**衣自標顯** 薛仁貴太宗擊遼東仁貴欲立奇功乃持戰

**將軍三箭定天山**

**將** 太宗謂仁貴曰朕不

**脫兜鍪見之** 擊突厥元珍於突州突厥問曰唐

將軍沈泉州死矣安得復生仁  
賈一更歌失色羅拜稍通去  
辭吐不屈 程名振太宗征遼東  
召問方略不合賈帝

賈後張 張仁歷為洛州長史會多盜一切捕殺先是長  
史賈敦頤有政績語曰洛有一敵京北三王 熊虎  
前

相 王峻氣負偉 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特謂為 王美方親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  
取德美乃取夫人問其然曰 誓水 賈吉安送道南海舟師持  
獲美孝見尤四維麻氣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 此佳樹得無  
作神者時濤濤蒸湧既祭天雲開霧入壯其誠

欠償乎 義方為御史時買宅後數日愛廷中樹復  
負半千 本劉氏以忠烈自比伍負因自姓賈王義方曰  
五百年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名半千字榮期 兵家三陣 高宗  
一千曰古謂星宿孤虛天降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滿地陣也  
臣謂不然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降足食約費巨計且戰得

有清白節 事五君 一年老不棄樂山水自  
飲乳 韓忠孝  
趙察益州有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房勢厨宰飲以乳  
二人悟齋肩相泣曰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較訟 捉搦 不勝者  
事而務 捉搦者 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  
法也法設而滋章

解 夫一今刻薄更能結者也舉  
劫更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父  
陳篇希恩奏記誓  
報 韓登論 故俗號東山 瑞王求禮曰久月雷澤為一耶  
人皆稱竟舉竟者求也 不遇之言願客舍他日請飲結

今日乃見君子之心 始韓瑛為高郵簿自負其才有  
形如死灰心若鐵 不遇之言願客舍他日請飲結

石 唐臨字本德為大理卿斷  
靈夔吼鵲爭石崖 不寬乃自述其考曰

墜壯士怒 唐紹曰鼓吹本軍容帝戰涿鹿以為 贈佩刀  
警衛故曲有 之類惟功巨恭用

玉帶 張文雅字雅圭為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勣入朝僚屬皆能  
勣少決故贈以佩刀若其放誕少檢故贈以 不宜節減以自  
王帶子才無拖不可為用 贈因極推引

取名 初同列以堂銀豐欲少損文雅曰此天子所以 萬石張  
重振務待賢才也吾等不任職當自引避

家 父子皆至三 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 徐有功  
勢固自然今陛下以法官 仁怒過漢干張 盧若虛曰徐公  
用臣臣守正行法必死 思苦神竭 崔融為文華殿當時未有  
當雷震之震而能全仁 怒離于歲未見其比 者朝玩大筆多手數委  
浴出寶圖項尤工撰武后哀 河東三絕 章其善判李豆王書  
博東其絕筆而死時謂 味道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草自譽而已嘗曰  
摸殺手 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殺持兩端可也故世號

黃卷中方與聖賢對 秋仁傑字懷美為見野內人  
被害者吏就結東爭辯對仁  
何暇謂命吏誇耶 滄海遺珠 關立本去君  
仁傑登太行山及碩見一曰吾 白雲孤飛  
觀舍其下瞻嶽父之雲移乃得去 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仁仁基曰我公 姪女祠 帝幸汾陽宮以道出 俗言盛風通者  
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 致風雨之變長史李冲玄更禁卒政馳道

以假人 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 簿書期會宜實有司  
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向秋丞相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  
耳后納其言 雙陸不勝無子也 后曰朕數夢雙陸不勝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取告丞簿職 對曰 夫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掃天下危矣陛下  
欲以武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執親立廢廢王則千秋前歲常奉宗廟三  
思立廟不 據胡床體胖安餐乾糲 斬後復制李角  
用姑后悟 為德管賊遠至

畢軍克敵處俊方——不音伎分東西朋上元初帝親臨時赤縣與太常

頭密界料精銳擊之虜却詔葬王主東周王主西以角勝與俊曰二王春秋 貴如郝許少乃分明造意使非見優子爭角勝非所以示和也

富如田彭田氏彭氏以高竹顯語曰 急趨者無

善迹朱敬則上疏曰 促柱者無 史官權重宰相和聲極弱不規行瘡飢不鼎食

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 終身謬路不枉百步

朱仁軌論子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黃目或后終身謬路不失一履

餘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東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 寶章集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曰

王繼字方慶后嘗就來義之書方慶第十世從祖義之書太宗末之龜上 送今唯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詢八世祖善七世祖

僧緯六世祖仲實五世祖高祖規皆祖喪并九世從祖獻之 復國方慶 廬陵

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刺史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

日廬陵下 動搖山岳震帽州縣章恩章名仁均以字行為監察御史

御史出使不能 明目張膽褚遂良布地不如直思讓勅之及復相或吊之思讓曰吾猶直爾

發軔恤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公非池中物屈公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耶

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沛王府長史史道用公義引為客軍曰 鷓鴣

鷹鷂豈眾禽偶為御史大夫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體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

屈以仰之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鯢素何

章承慶上疏以為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 清虛原幽棲以罪去夫

章嗣立別第驪山驪谷甚臨幸 木栝藤盤嗣立獻 吾

受命不私神豈害我陸元方便嶺外方涉海風濤壯舟人懼元方曰 陸象先與崔暹並相議論

而風陸公加於人一等高簡為時推而陸曰 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象先曰

不簡真清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覆州縣欲必得實數 方外

十友陸象先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間畢構郭震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 僕不去

曹因無死法李日知為司刑丞時吏爭為陸日知平寬無文致管免一囚死少卿執不可日吾不若曹因

生理日知 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杜景佺為益州錄事時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告吏

示威景佺曰公未受命何急錄耶此左右罷去吏歌之曰——子

真誓人人都不憾劉子真直掌而折傳文雖無餘誓李百藥曰 劉孟

高郭劉揖之五利員高智周昇 洛水餘石豈盡能

反耶有人復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閣下 膽大於身上情

祇昭德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真其所衝上拂雲漢 水土一盡有爭乎古謂對式

日無日以為塗有爭乎日無日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日有之項曰夫皇

子外咸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是驛使必甲臣知兩

不安 三列宿章泰為康都弟吏部叔謀 以計勝色者

昌章諤諫宗殺貴妃以安 戶部二妙章知人為戶部郎中

郎官家自叔讓後至郎中 此見必大吾宗

識清貞古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太白山思復少

里人呼坊門為宰相宋務光上書曰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開坊門宜一



市能成發天  
道哉故一蘇莫遮  
呂元秦上書比見坊邑相率為浮隊駭馬  
胡服名一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

包炎產毒  
某游諫顏丹日金石性託酷烈  
未易可制  
大和通選

濟安哀古今詞章續文選號一賞  
時文士不與游者皆不取由恨其隘  
蓬散之生  
臣一非以遊  
龍顧惡義可為

則不安  
以下摩上士甚所患  
贊夫一然取名家多  
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

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選  
主賈直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  
曾三相鄭

七穆  
初穆日用自言明左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武平一曰  
李何平一曰慶父叔牙季友和子也至孫至孫凡九世叔孫  
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  
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申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曰公  
言齊相公楚莊王時諸侯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  
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不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  
請北面聞  
合生歌  
伏見四夷之樂比來日盛流宕始自王公稍及  
坐大笑

閩巷妖妓胡人街童子或言妃主情貞或列王公名贊詠歌  
頌舞名曰一一夫禮儀而不進則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請罷之  
是子

且有海內名  
李又字尚真年十二善  
李下無蹊徑  
又與宋瑋同典選事請  
謂不行時語曰一一有宰相器  
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一  
而誰  
李氏花萼集  
又李尚真尚一孝謹又俱以  
蘇賈  
賈曾蘇晉同掌制誥  
皆以文稱號一一兩朝盛典皆出卿家父子

手  
賈至字幼鄰玄宗初傳位至當撰冊帝曰昔先天詩命  
乃父曾為之辭今命冊又爾為之一一可謂繼美矣  
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  
至讓選舉曰一一在  
今復得子矣  
白居易字樂天敏晤絕人工文章未冠調頌况况吳  
人恃才少推可見其文自失日吾謂斯文遂絕一一醉吟先生  
居易弟行簡敏中女愛東都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潭號一一香山居士  
暮節感洋  
國道經月

不食葷  
號一丸老圖  
與胡吳吉敏鄭據劉真盧其德漢伏兼謨盧  
直實集皆高年不任人慕之繪為一一

一篇易一金  
文章精切最工詩初頗以規規得失及其多更  
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雜林行賈

無兩字  
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  
章蓋天稟  
君之才當  
雖百試不羸

自光大  
相彥範字士則以門蔭狀  
母郵于初  
三思机  
上肉爾  
仁傑曰一一

語遲者神定  
楊元璋字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一一胡頭  
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須紫眉博頰  
胡頭

應祝  
敬禮焉武三思所構元璋知禍未已乃說計請祝髮事許看選  
官封中宗不許禪戲曰一一以多髯似胡元璋曰功成不還障

命張亮之雖老宰相才也  
張亮之字孟精以賢良  
召時年七十餘對策第  
一為荆州長文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實歷冬滿蘇味道足矣宜宣文士經觀不足與成天下之務武一一用之必  
盡節於國他日又求人仁傑曰巨焉  
張亮之宰相而為洛州司馬非用也  
五王  
相彥範抄賜敬禮平陽表  
東之漢陽  
崔日用侍宴內  
恕已南陽崔玄暉博陵張

始謀  
日用曰吾一一皆適時制  
始謀  
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婉息不些  
王毛仲為監  
教一一初監

武而已  
魏元忠諫曰一一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武者  
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鄧陵之奔陸  
機識能辨亡無救何橋之敗夫才生於  
世世資須才何時不生才何才不資世

明鑑所以照形  
往

所以高宗問朕何如主帝問

知今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

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今七十為尚書郎徒

臣猶鹿羅織之吏如獵

肉為鷹頭蠅廟垣鼠豎刀亂齊

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之人眾所

德遺範盡在是矣宋璟見韋

揀訪使以判官實錫善訊覆文以鳥羽

使事元庸工書奏時號以鳥羽

不失恭韋斌性質厚每朝會不敢立

萬錢以治喪郭震字元振十六為

仕至宰相而親

夢人遺雙筆李肇

宿老隋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誦前與

臺無長官蕭至忠為御史時大夫諱

天子嫁女皇后娶婦至

源乾曜自言類蕭至

遠平吾以其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

曰至也誠國器但晚謬耳其始不謂之賢哉

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替曰唐史臣言一二人道不同同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唐三百年輔弼不為少吾忝州牧

高下自有體蘇瓌字昌家歷朝欽一列刺史時來後臣貶州

平小襜被自將為揚州長史州都督會多名珍任多識臺

省舊章朝格式皆所刪正一燒尾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

言輒覆誦蘇頌字是頌弱一日千里馬載曰古稱一覽千

父子同在禁筦為中書舍人時環同三品時人禁之馬公徐之

不然手腕脫矣玄宗平內難獨酌在後宮謂諸填委口所

思若湧泉中書令李嶠曰舍吾所不及方美官缺每欲

用卿拜中書侍郎帝曰蘇李何媿前人時季又對掌給食

自頽始加知制誥給蘇李何媿前人時季又對掌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

相宋璟曰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蘇可替燕許大手筆

詔令署臣某撰帝愛其文曰卿所為李德裕著論曰遊世

帝后不志碑詔立諱陵碑曰前世事不藉古謂

吾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帝后不志碑

家有子彥子說字廷言說子糊名較覆所對第

一張說字說之或字道濟武肉非黃羊不畏其食

血非野馬不畏其刺說持節慰安阿不思等或以

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玄宗置酒集仙關羊帝欲事吐番說請講

帝好文辭所為必使視宗臣

草朝廷大通作多出其手善用之長引天

學士本無大稱帝欲授說大學

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陸堅以學士供擬太

注均考子均亦能文為書舍人說授京官考

此翁婦遺壻非天子賜說次子尚寧親公主古宗即禁中置內宅侍

再世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均曰

稱賢宰相韓曰蘇瓌蘇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二

諸史提要卷第十三

唐書中十三 起列傳第 五十一

兼直愛者其魏公乎

宋璟聞魏公卒曰魏公其誰也

伴食宰相

奉身之具

止一布囊

奉身之具

蒸豆兩器

題贊廳事

不墜家風

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受紙

遺金陰

不

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

遺劍中流契舟

後出詞人之

紫芝白雀

白羽

扇賦

笏囊

若九齡乎

吾雖瘖天下

曲江公

肥矣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貌類父不視鑑

廣陵散止

佳客

寧無

一官自進賢耶

玄宗欲相嘉貞忘其

宰相時來則為

今君四俊苗呂崔貞

出瑞錦以示和解

武夫

奏議有宰相

天下無事而

體

德宗待廷實厚

德宗待廷實厚

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三相張家

出二息補

外以示自近始

堂封自此始

唯唯職署

張氏三世宰相器有所窮

後來王粲

朱點

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

聲析句

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

忠

犀渠

許舍人文得中和氣

鳴珂

何所事為

家鶴膝戶

卑鵬

家鶴膝戶

班公是

行若登仙

席公

書不作草字

冠冕

解事舍人

有裴馬後有盧李

多田翁

伏獵侍郎

眞嚴挺之子

蜀道難

霹靂手

碧鶴雀

以情立議

以情立議

以情立議

以情立議

以情立議

以情立議

以情立議

願應月樂竟自一日願專是早則作  
樂願卑已尊則備而不奏張說善之  
上以盡事君之道

下以安大臣  
裴諒時禁屠殺尚父郭家奴等詳請列奏或曰  
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謂笑曰尚父方昔

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  
發其細過明不恃權爾吾一為官擇人豈待情樂

乎  
陽燾為御史或曰燾不樂押彈相房乾曰  
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謀求也

均  
燾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

耳  
燾曰年頭月尾孤經絕句  
楊瑒字璋光奏有

大義乃取  
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才十二  
恐廢無日請帖子文以存學業稍加優官獎孤學

可以富國  
李適之奏相與李林甫爭權林甫陰賊好請適之曰  
顧上未知適之性僻信之他日白帝帝問林甫

林甫曰知之者矣  
華山生金采之

之舍不取以聞帝以林甫愛已而奪適之  
李規為京兆尹為政得人心接  
出時京師未嘗百姓謠曰

尊  
李勉字玄卿從肅宗於靈武理監察御史時武巨燬與無法  
度大將管宗嗣背關坐笑請繼繼勉助不恭帝曰

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茲邪

也  
德宗問勉曰東謂虛化蘇鄂  
置餘金棺下  
勉少貧後

諸生共逆林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無知者幸以此葬我  
餘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一後其家獨勉共營墓付之

磬  
勉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  
賦日五色  
李程字表目

八博學士  
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  
嫌日過八博乃至時號

裘不可改  
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  
袍不為順時欽改月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嘗月令

卿朝廷羽翮也  
程辨給多智然簡傲無儀檢察為文  
宗所遇皆口高馳之羽長者在朝

車載斗量把推梳脫  
劉子玄名知幾言墨臣無  
功也

史通  
子玄自以見用而志不遂乃著  
一內外四十七篇

有三長  
才學識世字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實操金不能  
有君賦臣知懼此為無  
幼女搏虎  
劉餗為劍州刺史野婦將為  
可加者時以為驚論

朝有諷諫猶髮有梳  
自知者

為難  
太宗謂宰相曰  
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  
良史  
疏敏事

外家之寶  
韋述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中  
果敗姑子也為儒宗常書數車述入其

得遷固  
述舉進士時方少賤貧隨僦考功宋之問曰童子何素述  
曰性嗜書所撰春秋三十篇恨未畢述命之問曰

開元譜  
述好讀書見物所撰姓族系錄每以寫懷之問會  
別又錯錄故於百氏源流為詳乃更撰

黃墨精謹  
述著書二萬卷皆手校定  
內秘書不  
章趙

兄弟人之把梓  
韋氏之顯者考久詞學則承慶嗣立  
樂有萬石遠德儀則叔夏更才博識有述

口補侍臣圖

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

使子因舊見我  
沈傳師字子言舉進士時許孟容權貴  
樂推叔士號權許孟容曰我故人子豈不

可闕事不可多事

可闕事不可多事

可闕事不可多事

可闕事不可多事

嘗得師史尹倫遺魯... 屬白易之傳師曰我誠倫... 知幾以來工訶古人

而拙於用己... 枯舊史之文假醜不綱... 入俚簡則及漏

何一流木脩堰... 張守廷為瓜州地沙壅... 不可得常清雪水溉田

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 章塞流下因高償馬直... 王忠嗣在朔方

善爭來市故著... 得體紇那歌... 先是人唱... 有揚州銅器師

馬寔少唐軍精... 皆大豎侈袖芒屨為... 吳楚服每舟累其郡以所產陳其上若廣陵則銅器

之類陳耐崔成甫以... 堅輪物與歌語叶更為得寶歌... 自曲至是衣紫

衫錦半臂絳眉額... 立艦前偈人數百皆... 得寶歌... 此兒此

中憐解洽齊齊應和... 鼓吹合作帝大悅... 見此兒此

才欲見容當世難矣... 楊慎於兄弟友愛... 恨幹骨秀

曰兄弟皆六赤餘... 胡不... 驚擊狼噬... 三銖數按深文李林

使我少體弱世哀其言... 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 銖誅有司籍其第令

者以銖刺故術之... 所獲隨多... 自雨亭... 銖誅有司籍其第令

餘使中外段其權... 銖於第左建... 不能倫至以實... 銖誅有司籍其第令

引泉激雷... 擾民竭利... 資曰夫民可安而不可... 擾利可

槍... 哥舒翰遇吐蕃... 軍為三行從... 熱浴何... 輸與安祿山安恩

三人和解詔尚食... 生擊鹿... 狐向窟嗥不祥... 祿山謂曰我

取血滄腸為... 以賜之... 牙干... 父胡母突厥公

父突厥母胡族類... 本同安得不親... 受輸曰諺言... 以志本

也兄既見受敢不... 盡心祿山以翰... 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

折... 祿山反帝以翰... 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 始東先驅牙旗門隨注

其忠可錄... 張伯儀討李希烈... 中流矢師知失所... 持盾及卒請

冠蓬身也若以亡... 敗為戒則德于戈者... 遠益恭... 額文似臨淮王面

必圖萬全而不決... 戰若... 額文似臨淮王面

黑子似顏平原... 柏良器字公亮... 父友見之曰... 古良將

風... 贊曰李光弼... 毅然有... 本夫終父喪不入... 妻室位

人拙於謀己... 及因於口舌不能... 以忠自明... 待內攝選

圖今日復見官軍... 郭子儀從廣平... 上破賊入... 國家

再造卿力也... 入朝帝遣... 具軍容迎... 灑上勞之曰... 乾元元

春... 果吾父也... 僕因懷恩... 說吐蕃回紇等... 三十萬人冠冠子

是亦回紇... 兵... 發先臣墓... 此天譴非人患也

下馬拜曰... 發先臣墓... 此天譴非人患也

得人... 子儀與光弼... 齊... 人臣之道無缺焉... 子儀

二十四萬... 羅宅居... 觀仁里四分之... 一中通承... 巷家人三千... 相出入不知其

居前後賜良田... 美器名園... 甲館不勝... 紀代宗不名... 呼為大臣... 以身為天下

安危者二十年... 校中書... 今考二十四... 八子七... 皆皆顯朝廷

諸孫不能盡... 識至問... 安領之而已... 富貴考... 哀榮終始... 忠貫

日月神明扶持... 贊天寶... 末盜發... 幽陵外阻... 內紅子儀... 自精

子西走唐... 若養... 旂然而... 能輔太子... 再造... 王室及... 大難... 子遺... 遺志... 天

兵柄然朝... 間命夕... 引道無... 纖介自... 嫌及... 被圍... 溼陽... 單騎... 見虜... 壓以至... 誠

忍沮謀... 唐命方... 承亦... 由... 者哉... 及光... 弼等... 畏逼... 不

下而朝... 不忘功... 蓋一世... 而上不... 疑侈

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唐史臣裴均稱一誠知言子孫多以功名顯蓋

德陵 陌刀 李嗣業安西軍中初用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先鋒所擢北高仙芝署為一將 神通

大將 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 至誠所感 魏勳城一隅地

解醒具 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拜帝寵之賜 漂血丹渠

好方士謂不死可致 李抱真一有

風度沈整 李長曰危得仙何自奔也益壽三千九百六十二

躡巖剔藪 玄宗有遠志數巡幸以躡巖剔藪

索虜情辭吐華暢 奉册靈衣見肅宗且言上意所以得

大言無當非宰相器 賀蘭進明曰瑊瑊性剛直

盛名之下為難居 賀蘭進明曰瑊瑊性剛直

熏權近希進取 瑊瑊子瑊復狂縱多招術家言 視經

史猶漁獵 張錫字從周儀狀瑰偉有大志一好王霸大略游

天子之福要在養人 蕭宗引淳彞禁中對內

內道場是子精神 蕭宗引淳彞禁中對內

要大於身 李泚字長源開元中有負傲者九歲升堂詞辯

類者曰目擊子李泚即召之帝方與張說觀奕說賦方圖動靜曰方

奇童小友 張九齡自撰之滿紙善思

者山人 蕭宗即位物色求訪會泚亦自至泚見說天下所以成敗

破桐 因賜金紫

不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吳時州刺史月

葉以進 李懷光叛泚又懷早議者欲殺之帝憐問泚泚曰

主相造命不當言命 德宗嘗

中和節 帝以前歲上巳九日嘗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

壁圖書府 月餘更壁書曰一六月當有吾 安有在

靈駕以謀身利 德宗除巫視代宗時葬輜車行不中道問

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為 又宣政殿壞

其功大於魯連范彘 必謀居多

家傳十篇 子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 必之為

人也異哉 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



曾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時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以兩京獨不見錄  
享三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乃獲用蓋以惟自置而為之勝  
也

**居鬼谷**

家傳言涉居一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  
若必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  
為而

**曳白**

苗晉卿字元輔嘗論以張獎為第一獎中丞倚之子議者  
然 然帝御花萼樓覆寶輿行紙於日筆不下人謂之

**望縣門輒步**

晉卿以公門下况父母邦平時美其恭  
晉卿以公門下况父母邦平時美其恭

**宰相對小延英**

代宗立晉卿以年老其官開日入政事  
室帝優之聽入簡不趨為御小延英

**鵲巢碑**

嘗為父碑有 賊不傷松檟 賊入上堂  
氏松檟 碑上 碑上

**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  
孫再東政出入七年小

**曲貨中傷**

晉卿十子盛王  
聖業垂向昌

不書其惡斯謂中傷若以晉卿為邪榮等應坐刑當公議  
其罪若知見証亦宜羅察以示天下帝然之而榮終不服 僕射中

裴冕字真甫性豪俊每廣會賓客不能名 此等自謂清流  
裴冕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超拜同姓名者

裴振為朱全忠所殺投屍于河佐吏李振曰 超拜同姓名者  
臣及渭河水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崔敬嗣中宗在房州敬嗣為刺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真  
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 起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 罷

**集城門** 曰介物失所次其有兵乎宋州反 待上賓惟

**豚魚** 景山清約子弟饒不過車 凝塵滿席 楊守公權少  
具用器止為漆一而已

**閣老** 故事舍人又者為 其公麻雜料獨取五之四

**品裁清允** 還吏部 釐補穿敝 唯節  
人服其公

**不使朕致太平** 初拜相士相賀及帝 欲干以私  
曰 何算館之速邪

聞其言必內愧止 薛儉約未嘗開生事薛儉分加曹  
蓋造之者清談終於而不及榮利

**經誥微趣**

一見即識其極 毀堂皇滅駟從

**音樂**

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第一  
日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數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

今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  
四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比楊震山濤謝安 貓鼠同乳

崔祐甫字貽孫朱泚軍中 奉其瑞常乘車羣臣賀祐甫曰可吊不可  
賀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刀失其性  
耶其應若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巨愚以為當命有司 除吏

**幾八百負**

元華用事非賄不與官常乘當國懸其弊九奏  
其人不自覺屢推至公以行未踰年 莫不誥允帝曰人言 留語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神策軍使王君 著其文推舉中外

以李正己所獻就賜將士 無足慮召置榻 以行未踰年 莫不誥允帝曰人言 留語

手弛檻縲縱虎狼焉 善正己慈服議者避之 才獲危防淺幾不知其潰而勞也 去聖教為異術不若

**速死** 柳渾字夷曠方十餘歲有巫告曰見相天 一曰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 代尹擇令

**非陛下所宜** 德宗親釋史宰歲邑而政有狀宰相賀帝得人 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良

**里情乎** 渾瑊與吐蕃盟渾瑊曰五帝無誥晉三王無盟詎夷狄人而 獸心難以信結巨痛憂之帝曰儒生木達愚事使半奏吐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及帝曰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及帝曰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及帝曰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及帝曰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及帝曰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及帝曰 頭可斷而舌不可 張其質估權

曰明公昔德第性則位可又  
海曰為吾謝張公柳潭

**俗之人哉** 渾善辯好談諧與人交如也清冷不營產利避免  
後置酒召故人出游酬肆乃還曠然無點免忘時李

**當饋而歎恨無蕭蕭曲** 章慶厚字子德  
載敬宗數日

**姿狀如甚** 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  
不能不用乃此馮唐所以謂漢文不能用頗牧也

**懦者** 處厚一居家亦衛易至廷爭議然不可回率剛于御史百餘  
馮事畏揚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往往亦取每善時人亦

**裂裳濡血** 路隋字南式父必德宗府  
奉天奔行在中流矢一為詩以氣

**質自高** 高適字達夫年五十始為詩即工  
每一篇已好事者傳布一為詩以氣

**詩上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  
元結父廷祖三歲孤祖仁基曰此兒且死我因名而字之適長  
不仕過四十親相得之再相春嚴丞解舟去曰一為詩以氣

**所須** 元結父廷祖三歲孤祖仁基曰此兒且死我因名而字之適長  
不仕過四十親相得之再相春嚴丞解舟去曰一為詩以氣

**一第恩子**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  
德秀舉進士禮部侍郎攝政恩其

**哀丘** 結為山西參謀與賊死  
露筋於必南名曰一荷玃子

**浪士** 後家漢漢乃漫郎  
漫郎官平呼為一

**漫叟** 既客樂上漫遊顯樂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一彼謂以  
者者為其不相聽從不相鈞加帶筇而獨獨獨獨獨而擇平

**求良吏不可責文學** 律任特舉堪刺史  
公者下人延問人聞

**巡對** 德宗疑下情不達因  
詔以英生日許百可

**巡對** 德宗疑下情不達因  
詔以英生日許百可

**巡對** 德宗疑下情不達因  
詔以英生日許百可

**巡對** 德宗疑下情不達因  
詔以英生日許百可

長亦二員言開  
火謂之

**來嚼鐵** 來瑊傳殺其象  
賊懼自為一探微揣端

**都盧尋檀符** 符以文或符略  
符以文或符略

**有字** 胡椒至八百石  
載死籍其家鍾乳五

**三十欲以獻上** 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郭以麻繩繫持竹  
笏蓋唐行安長安市人問之曰我

**內道場** 王紹字夏卿奉佛代宗重浮屠法縉與元載盛陳報應由是禁中  
看真說一或真必入底必合沙門護國仁王經為樓胡人官至卿

**孟蘭盆** 七月望日宮中造一觀高祖以下  
聖體自禁內分詣道佛初號火

**毀土龍** 黎幹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  
自與巫覡對舞月不應又稱乳

**文藻雄蔚** 揚安字公南美須眉  
風高一最英尚氣

**門樹六闕** 父榮感其剛毅慕不廢聲有紫芝自雀之祥  
詔其闕處三世以孝聞至一古所未有常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家人弃綠袍木** 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諸者稱一  
與當空同知制誥榮長於除書而矣

也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

瞻允斯李叔明字晉兒仲通字向皆為京兆尹長安歐曰神童劉晏字士安八歲

命張說故之曰國瑞也即投木子正字公卿繼請旁午號國瑞上授穗以輸代宗時

京師米斗千錢禁賭運之利害各有四是乃按行浮漕

不兼時向農河盡得病利繁畏人牽制乃移書元載以為云云載得書即盡以

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送東漸

勞曰卿朕節侯也允歲致四十萬朕鄩侯見歲入千二

耐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百萬而推居太半第五琦始推鹽法軍興是代之

乃什之錢流地上自言如見朝謂馬上以鞭弄鞭笞見士有

祿則名重於利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惟奉文書而已

申詣戲不敢隱所任者雖數千里外管蕭之臣

晏既被誣而書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為船頭捉驛白著

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罷無名之歛正鹽官法以禪用度二害二

勝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

則復重徵矣又賑給近處幸吏下為發獲得之多弱得之少以為二害

官自用則國計不受出救粟志之權運散入村間下戶力農不能請市轉相為二勝

重寶以一代十琦鑄錢又鑄重規代五十議者以為非是敢掠一美

以邀二罪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強宏曰今軍在

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效也夫上多虛美則下

較所入如晏宜多之年上阿容則下朋黨因較所入如晏宜多之年

字今叔口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罪在職一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

於史事至治家勾檢案牘簿書如公用史有過秋毫無所侵服粟青息

養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道御之而

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貨則為物低昂常

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軍兵數十年唐中領而振安有勞焉

且不能自措于詞李傑字端卿為禮部侍郎郎病取士不

信朝廷羽儀見龍章鳳姿士不見

用虜頭鼠目子乃求官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按

罷賜食諱堂封常東故李日出內府賜宰相家可十人

欽伯東德元載敗堂費管之雖然一切以公謀俗之非文詞拔

十得五賢愚猶半趙博字退翁為官六議曰臣嘗

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又曰陛下委宰相

燕僚又不倫知也訪之衆人衆解然臣四蔓崔遠字玄學與

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弄

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馬奔跼不過傷臣拾

之或犯清蹕齊映為德宗取道險道會馬駭突帝

幸不再吐蕃入寇威言帝欲滅八尺餅張延賞勳非

管江西兩觀察映罷不以罪責復進乃拾餘貢獻以中帝欲初謂善獻銀餅止五尺李兼為江西獻六尺餅至映乃八尺春秋

春秋

**不以家事辭王事**  
盧通字子玄為尚書右丞元貞攝相以私忌不聽故御史劾之帝疑通曰

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借奉祭禮散有大功致致齋有善喪齋有疾病聽命不奉祭無忌日不交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

今攝祭特命也且以常令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

特命勢非所宜遂抵罪

開播等終元德宗開政治之要播曰乃治帝曰朕下詔求賢子又薦

舉進

**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

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章柔可制因從容言播任宰相其德厚可

耶鎮浮動乃拜平章事政一決於杞符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言

杞目禁輒止退諫播

**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

李希烈叛播盛稱李元平使知汝州元平始至募工築郭希烈

淺耶陰使亡命應募因得元平希烈見其少小無幾曰使爾取

元平乃以其

**代賓參攝中書令**

朝天子會朝公卿在廷

侍中贊皇巨賈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相頓首未語

香從容連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致詔謂

**一乘而圖書半之**

陸長源字冰清白將去潯州送車

不及

**義合**

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

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

**躬顏柳陸**

李蕭邵趙

趙宗儒字秉文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隱操少與躬

南類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等皆善時語曰

宗儒為翰林學士時父聘

**欲寵其門一日並命**

張鑑為殿中侍御史初事

原今虛位為官人稱罪有

**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

張鑑為殿中侍御史初事

原今虛位為官人稱罪有

司承風論死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嘿則負官職則

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

遠正其罪而鑑則

諱貞直佳口名

爾

安公輔諫公主厚葬德宗曰唐安之葬不欲事也

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

適從何處來遽集於

帳前許之內知且罷故

**此**

元稹侍官知制誥儒術嚴辭之會食瓜地

**命百牛倒**

李絳字深之憲宗崇佛與佛祠伴臣請立石紀聖德欲使絳為頌絳上

言陛下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謂非文字所

能盡若今可還是陛下美有分限竟舞至文武

皆不得其事惟秦刻碑山不足法帝悟

**親擇良笏與**

帝曰異時庸

**章摘句不足立功**

沉厚能漸激然有

**戴頭來矣**

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第

大謀盡甲秀實乃解佩刀還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笑曰殺一老卒何

甲也

甲者傍哈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則元帥固負若屬耶

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即叱左右皆解甲秀實曰吾未

肅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爾口遂臥軍中晞大駭

**允為人**

**傲天灾犯大人擊無罪尚不媿奴**

諫邪

淫將焦令謔取人田與農約熟歸其半歲旱農告無入秀實

曰乃我因汝自裂裳裹瘡實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謔

曰汝誠人乎

今謔愧汗曰吾終不可以見公

一夕自投死

**用司農印**

朱泚反秀實陽與合陰結姪令言等欲圖泚會

客席乃

追其兵還

**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

因大罵泚擊之遂遇害

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曰

若去之則犬豕馬牛

皆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御史雨**

類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寇

微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

**河北**

**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涼

城守具備玄宗聞亂歎曰

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

**使人何日長安來**

盧杞

真卿何如人所為乃如此

李希烈陷汝州乃遣真卿往希烈僭稱帝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曾嘗

國書所記諸侯朝親耳拘送蔡州使聞數等害真卿曰有相宜屬死

曰從大梁來鳥曰乃逆賊爾何語云 **魯公** 其非正色立朝剛而有

曰天下不以姓 **為人媾媾** 贊物宗元言以太尉為人媾媾常低

名稱獨曰 **為人媾媾** 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侍

物人視之儒者也過不可必達其志决非偶然者魯公獨以爲合巽孫山

之鋒功雖不成其志足稱二子行事雖千五百歲其美烈言言如嚴霜烈

日可畏 **萬人敵** 李晟字良器長六赤年十八從王忠嗣擊 **錦**

而仰 **萬人敵** 吐蕃一矢殲之忠嗣撫其背曰 **錦**

**求繡帽** 晟每與賊戰必 **求繡帽** 自表標爲賊餌賊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

今見之奪其心 **陛下安在而恤家乎** 晟家爲賊買左

耳權光不悅 **陛下安在而恤家乎** 右有言者晟

曰 **榮感退國家之利** 晟也滑橋也榮感守歲久乃

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日士大夫

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

中歲則我軍自屈 **興元聖功錄** 僖宗符蜀來結求晟功烈

漢晉曰非所及也 **興元聖功錄** 僖宗符蜀來結求晟功烈

**譽譽盡大臣節** 嘗曰魏劭以直言致太宗我誠慕焉

得滿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 **却女歸寧** 正歲崔氏女歸寧

有犯無隱耶故每進對 **却女歸寧** 日爾有家而姑在

婦當治酒食且以 **致鹽靈座** 既薨城鹽州以新鹽

持賓客即却之 **致鹽靈座** 宰相帝恩厚乃 **不避**

**往亡** 李愬始出兵吏曰往亡日當避 **擊鵝鷺以亂軍**

**而示之心** 賦將徐廷光守長春官城城傾挺身至城下日公等

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遂曰爾以吾爲欺邪 **宸宸台**

今不遠數步可射我 **衡二銘** 帝賜 **衡二銘** 以言君臣相成之美

**耶** 渾瑊年十一隨父防 **惟城所奏論不盡從可**

自元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禁其間姑息之 **屈己好士**

私喜曰上不疑我故常持軍情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志年交**

那君牙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

吏論錢云何君牙愈遠釋吏引爲 **沛然有餘**

上客以五百緡爲謝 **志年交** 陸贄字敬輿十八第進

論三日奇之請爲 **志年交** 陸贄字敬輿十八第進

夫人一日贊贊止受茶一帛日敢不承公之賜 **沛然有餘**

待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

皆周還事情行解執復人人可曉旁使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

**獻瓜果則受之官彼忘軀命者有**

**以相謂矣** 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

其未然人何勸哉田父野人 **天子常以革行呼而不**

必欲得幣心厚賜之可也 **天子常以革行呼而不**

名 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梓幸 **內相** 雖外有宰相主

中裁可否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

**不感動流涕** 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言謝天

史 131-537



金府最負半子數為公卿稱其文  
詞猶青銅錢萬選為中時號  
晚進莫不傳記下筆無

成浮飽少理致其論著率該  
新羅日本購其文武后時

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監官曰恩有此  
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  
史道先生

傳 張薦字孝舉未此反說  
三家同歸于善德宗以誤日歲

於其間哉 王仲舒字弘中穆宗每言仲舒之文可思家宜為誌  
豈可復治筆研

諭蒙書 馮仇為禮泉令縣多羅猶敦法仇為著  
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城南仲舒曰先皇所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獨孤及為兒時讀孝經父

沸粥紛麻 及上既長安城中白晝  
療癰者必決

之使潰 又曰今兵之為患猶  
笏擊其奴臣願少建字

毀懷不受金 車  
大隱洞夏卿性通簡

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映左右曰山

登城擢守者 為郭岳觀察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

柳 東嶽西南通鄧州川谷曠深多糜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運使

提腋士 許孟容字公範  
犀犀名廣道工徒有試日此秦人

以避征 狹子勸吾食輒飽李進母於其孝 二宜

去 孔戣字君嚴為左丞以老乞韓愈曰公尚壯何去之果曰吾

順節班見百官 孔緯字化文文武都節李順節兼平章事

容我不時徇 稔軍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位尊

家法者尚韓穆二門 嘗撰家訓諸子四子贊贊

世以珍味目之 兄弟皆和粹贊少徐然

三世一爨 崔頌常時 親導守母輿郊為

治號以寬莅郭則 弟去帽公卿見者皆避道入榮之

嚴 或問之曰陳士壽而民勢吾撫之不暇備

德星堂 崔氏四世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鄉鄰九為禮部吏部再居光德

一門孝友德星社 並見 興吾門者此

兒也 柳公綽字實生三日伯

四方病飢獨能飽 榜死乘馬不避者公綽

手 一器成豐乃復曰

榜死乘馬不避者 公綽

賊吏犯法法在故吏壞法法

亡 擊徽令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

吾莅官未 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嘗曰子熊膽丸仲









慮矣陽城華輪裝延壽事伏聞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其禍大前曰吾年八十與見盛華福猶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

西虜道其名以怖啼見射白鷺射白鷺石雄初射劉蕡水次見白鷺射曰

射白鷺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雷

裹樣節度于頓字允元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下意而懷於

飛雪將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舊年三千乘威德澤海瀾民

曳繡為颿未有錦纜杜亞為淮南節度使日

易辨則難以類而乘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道類而

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

偽誣度請入朝李道古黨大懼

臥護北門開成二年節度使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

賜詩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

綠野堂時開堅壁成摺紳道度不復有無潘志乃治

賜詩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

賜詩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

賜詩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

賜詩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

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度

諸史提要卷第十四

唐書下十四起列傳第九十九

八開十六子李達吉字虛舟其黨張又新李續張權劉

元和體元稹字微之長於詩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

送老牛僧孺字惠直臣生賊當死帝曰直臣有才僧孺曰彼不才

陶甓以城郭城土甓甓地城

精金致嘉石美木與客娛樂

無駭驚僧孺子蔚避地於

玉筍李宗閔字櫛之與

行中書李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兩嘗詆鄭

太平無象文宗御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於

仁里僧孺治第洛之

無駭驚僧孺子蔚避地於

玉筍李宗閔字櫛之與

行中書李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兩嘗詆鄭

太平無象文宗御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於

仁里僧孺治第洛之

無駭驚僧孺子蔚避地於

為妖氣今自為妖 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閣 去河

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李訓鄭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

相笑 楊嗣復與鄭重爭論朋黨嗣復 慶門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

上下門生 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入朝乃準門生出迎置酒第

先人舊貨安可奉權臣 世以為美

盜儒 宗閣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當私視

一指置棺中 曹辟字升列

巡路傍江南一吏耳 群見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

聯珠集 工詞章為一行于世取是

不以覺微自賢 李佐虛從史從史及驕度不可

願叩龍墀 劉摯楚

欲趨舉場問蘇張猶可三楊 蘇張張元夫而

殺我 楊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戮利舉選者皆走門下

黨魁 宗閣待之甚厚就黨中為能唱和

其言纒 大和九年京師一鄭注為帝治開小兒肝心用之

民相驚亦不悅注亦內不安言語出處家因貶死

言

言

纏若可聽 贊賞群綱極贊筆肆許以示公排 民生子

多以其姓字之 韓愈字退之為陽山 膜唄 憲宗迎佛

鯉魚 貶潮州刺史胡有惡漢有

韓門弟子 愈性明銳不說隨與人交終

不蹈襲前人 推愈為之沛然若有

投金瀨平陵城 尉賈有

貞曜先生 卒謚 高處在古無

上平處下領二謝 郡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

近捨湜而遠取居易 長其辨府

王川子 一日命其子誦詩誤一字始

跨驢不避京尹 以識切元

折節 然恃故時所負不能

破衣 俛仰貴人常

冰柱雪車 作二詩出虛全流

人得耳不若與劉義為壽 能而道人短長其服

如泰山北 愈金數斤去日愈不能止

學

學

學

學

學

斗贊自愈誤其善接僑士游客錢徽字仲章居越城觀

之在義不在官韓公武遺徵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取

嚙耳語崔威字重易裝度來觀劉極等悉力振却之他日度覽

由官顛上罰爵度笑受而飲造詣嶄遠感素有高世志

感慨泣下松菊主人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擗白眉游少年

將為不愧而瀟明六選德進賢初不計私

林學士與李厚厚字士夫微為路隋厚以諸三傳摠例

父事表漢因曰隋位素入高深字澄之為禮部侍郎

抵帽于地高深字澄之為禮部侍郎

吾老不能退乃為小兒

所辱高深字澄之為禮部侍郎

日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高深字澄之為禮部侍郎

親誦送客西江詩馮定為太常少

賜瑞錦見西頭

勢重南衙樞密權過宰相高元裕敬宗時官

山谷間是餅豈易具耶高少逸為陝觀察使中

餅以開宣宗怒鄭薰字子清新老於居閉積

七松處士高深字澄之為禮部侍郎

錢坎李景諱母鄭治家嚴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億婢奔告辱

臺為御史大夫三月蔣仲輔政景諱名素出仲右而宜宗擇相書

除大夫百有他官相者謂之擇相禱憲宗神御前

見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為左丞蔣仲坐

客蕭然景諱起空爵伸曰無宜於公黃逐我留吾顏其厚耶劉

華文宗時對策切直是時第策官差伏以為過古冕重而畏中官不敢取

善鈞揣人主意李訓字

王山人文宗使來或服號億探人

機辯橫生監軍守

飛廡複壁注

紫雲樓采霞注

紫雲樓采霞注

菌生帶藥化注

家書多與祕府伴王暹

朱衣吏前導世名書

黃面兒敢爾上已百官

君可休矣鍊與志傳

鉤校苛切舒元與舉進士見有司



**孝** 諸君自咸通後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  
母長孫春秋高慈齒祖母唐事姑孝母且乳姑一日病召長切言

昌大有所本云 **崔氏以孝昌** 上佺佺有大臣節

鄭有 **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子仁表以

門閥文章自 **耆碩長者** 盧鈞字子和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為  
高曰以 **耆碩長者** 暢舉朝者歎以鈞一頌不任職答令

為同平章事 **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 周舉字德

**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裴休字

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借家野薑薑變老  
著書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 **進止雍閑** 休不食

所治吏下畏信使文章書控 **為桑門號以相字** 有厚

不御酒肉其說者謂其數萬言 **是日卿可遂相** 相

買歌頃以為樂與乾子最喜至 **是日卿可遂相** 相

字子全字宗 **壓角** 故留舍人初指省視事  
一今日張晚曰若日更夜矣 **壓角** 四丞相送之施一榻

上 **倉駕二曹為辱** 事載李存之累官駕部倉部皆

而 **執謂頗牧在吾禁署** 為翰林學士覺其

無異言 **順色柔聲** 崔彥昭為宰相退朝時

質古今格破老叔若老帝 **順色柔聲** 在左右無違士人

悅曰 **即拜邪寧節度** 然其人又將不免後

多其 **紫微方災** 初咸通中有治曆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

楊收收保衛路嚴盧盧擲于 **敏速若注射** 陸康工屬辭

綜且盧孫崔流皆不得錄 **敏速若注射** 然一時同

傳自以 **造勝天** 始康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勝出至是每甚光

為不及 **院錢** 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賓

鄭祭字雄武為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蔡移機請無犯州境巢安為飲兵

都 **鄭五歇後體** 蔡每以詩諷詆諷中人有謂之天子前

其側曰可平章事蔡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 **至是省**

史走其家上謂蔡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

俄聞制詔下數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 **押豚膺拒羶**

宗威指慶極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 **押豚膺拒羶**

贊懿傳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晏菜各所

合而奮天子魂然所與者惟位復庸奴乃欲障橫流支已顛幸不殆

已押捕買切購人朱切難救朱切 **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馬植為相兼集賢館大學士校理楊收道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為

錄其騎僕辱之植奏言關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

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迷同舉酒今誠辱 **朝長** 臺制三院

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宜宗不問因著令 **朝長** 臺制三院

云 **爾非贏角者奚用觸吾藩** 楊收十三歲

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 **得進士第乃可食**

效其藩收物之曰 **得進士第乃可食** 切當類此

肉 **以母奉浮屠法自切** 此姑洗角也 泚陽耕得古鏡高天

不食肉母約曰 **此姑洗角也** 泚陽耕得古鏡高天

兩辭果然 **省寺** 收為太常博士唐言漢制總群官而臨曰省分

旂常令旂常因車 **牛頭阿旁** 路殿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

飾諫本僕非是 **牛頭阿旁** 天下時目其黨為 **疥癬窟**

惡可 **鳳閣王氏** 王擇從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 **疥癬窟**

顧彥暉嘗會諸將養子孫尤親信者暉以所佩劍號 **黑雲都**

之使侍左右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處 **黑雲都**

以黑籠黑甲號 **黃頭軍** 又并肝胎曲溪二 **鷓兒**

甲 **閑子** 京師有不肖子皆著帶帶冒持挺刺間里 **是當大**

吾門 **趙學皆警健兒弄時好為管籥行列自號** **八床主人**

馬躬為湖南節度民得自摘山收若葉甚高 **北韓南郭** 成炳更

戶置環閣居若床號 **北韓南郭** 成炳更

萬里鎮國韓建等  
以治顯時號——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

王潮從王緒為盜緒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新潮與弟審知奉母以行  
切責曰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潮曰——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  
母猶事將軍殺之

**白馬將軍** 王審知乘白馬復行 忠義者  
母為用子救之

**真天下之大閑歟** 忠義傳序夫有生所其重者身也身  
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夫凡捐生以趣義者重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  
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類萬公不吾慙也夷齊  
周存商尚不害士而周以與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  
蒙軀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酌貪泉**  
馮立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耶 古事問高仲舒時事  
馮立曰馮庸易吾性哉遂極飲

**問崔琳** 高仲舒通政訓學宋瑒蘇頌多咨訪焉時舍人  
崔琳諫達政有瑒等常語人曰——何復疑 **割腹**  
出腸 安金藏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懼欲  
引服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乃自割刀腹中腸出

被地眩而仆后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納腸藥託託狀  
之問夕而蘇后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地癖** 李德裕  
占膏腹自都至關口 **髮動** 顏果卿字所為賊徇首于衢有髮動者  
噴血滿望時謂—— **關中曾子** 親三負土成墓  
若一龍 嘗嘗有節節穿稱疾不 手時松栢神號

**夢日墜以首承之** 賈隱林為永平兵馬使  
曰廣孝傷者 宗傳其見問家世谷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自從父也帝異之引至  
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奏曰臣——帝曰非朕耶因令劍察行在 **南**

**金口明府手** 張巡字巡調真源今大吏華南金樹  
威肆恣邑中語曰——巡下車誅之 **葉人**

**取箭** 賊圍城中矢盡巡縛葉人千餘披黑衣繞城下賊兵射  
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斫賊營突  
斷

**高為矢** 巡欲射賊將子琦莫能辨因——中者喜謂巡矢  
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齊雲射一發中左目 **斷**

**指射浮圖** 巡使南齊雲乞師於質蘭進明進思巡擊威初無  
出師意又愛齊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齊雲泣曰作

在陽時將士不粒食已滿月義不忍獨享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  
因拔劍刀斷指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既曰吾破賊必滅質蘭此  
矢以皆裂血面嚼齒皆碎 既被執子琦謂巡曰公督  
志也 **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 戰大呼——何至是巡曰  
吾欲氣吞賊願力屈爾子

**義屈** 巡呼齊雲曰——齊雲笑曰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不為己復終身不忘士卒居 怒——

一見問姓名後無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二見問姓名後無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三見問姓名後無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廟** 與巡同年生而長 許遠寬厚長者  
廟 與巡同年生而長 許遠寬厚長者

**六矢著面** 雷萬春事巡為偏將立城上賊伏弩發——萬春不  
知君之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 黃——以疾  
今廢矣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 黃——以疾

擴抗方張不利之虜其噴牙使不得持食東南牽製首尾應隨深宋問  
大小數百戰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射用以濟中與引制備者以百  
易為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遂後死不為屈死三日而後至十  
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姓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頭也 **樓樓**  
龐王夢為監門直同高祖以隋舊臣禮之夕宿衛知朝廷  
何處帝願諸將多不問儀檢故授王將軍使眾觀以為—— **不殺我**

**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茶廷王朱泚縛辱之曰能省過  
否不爾且死對曰——此不能

**小治鼓眾金** 劉通字永夷通方調進言曰書稱知人則哲  
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又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  
何其易哉夫判者以披辭類類為體是以——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  
于齊敵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板枅龍吟  
虎嘯帝驚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蟪豈不悲乎 **兩持牛角**  
少耕于野有牛鬪眾鬪奔踐踐直前——牛  
不能動又而引觸折其角里人屠牛以飯讎 **是筆他日斷大**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事不可假** 黃暉善學問軒然有志向同 **自乳兄子禮**



流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而娶不育婦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見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兒子德秀爲山今惟

于焉于各以聲樂集是時願言帝且第勝負加賞賜河內太守董俊後數百德秀所爲賦也

愛陸渾佳山水今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道者歲滿餘一練駕紫車去乃定居不爲塞士賦善文詞作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

之心都盡數息曰所不耻者識元紫

芝也蘇源明語人曰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

死無餘不幸生棄俗所不耻者識元紫

生元魯山李季莊曰天下

三賢論李善

各有病皆人師上見罪子長不爲編年

竊集賢院書讀之陽城字元宗好學貧不能得書史六年無不通

奴化其德歲飢毋述不過鄰里有偷爲粥論都見

醉卧客懷中延賓客日夜劇飲欲諫上城揣知其情木枕布衾

客客請即自滿引客不得已與醉

或醉卧席上或先不能聽客語

稱錢之美月有獲焉約二弟所俸入度月食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

壞之居位八年不能復其幣及裴延齡逐陸贄等城曰吾嘗九學者所以學爲忠

與孝也坐長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治民如

治家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鰯置道上人共食之罷貢侏儒州人以陽名子

六館士無受汚者州當上考功第自署曰

休休亭司空圖字表聖不令守山王

耐辱居士自目爲其志凜凜與秋

霜爭嚴贊德秀以德城以鯁峭人肉治羸疾

書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

鏡膚求父尸王少玄父死亂兵少玄甫十歲求尸野中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焉上焉者身

而後

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備奉執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

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沈然受然辭使人

君常所奉全罔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搗蕩樂山林內審其

才終不可當世取持欲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

號

號

終南嵩少為仕塗捷徑雖各保其素非託於

被利之徒假隱自語足崖壑而志城關也

名以號稱仕一網羅在天吾且安之王績字無功

有酒不任事天下亦為六合丞以

亂因解去曰一周易老莊置牀頭書早讀

鼻字游北山東皇著書自號良醞可戀耳武德初以前

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陳叔達聞之日冷天不

使我酣美酒耶時太樂署文無草家善韻結末為承聖部

死妻送酒不絕厥後又死續曰藥官酒家南董也又宋

去自是木藥委焉清職追述車酒法為所居

以求善酒者為指李淳風曰君醉鄉記劉伶酒德頌

東病有靈石立杜康稱專為師以革以此

五斛先生飲至五斛不亂人有以酒無心子自號

士以見子開一子一者失自白龍船風騰

馬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

山栖龍不羞泥蟻君子不有察以雅惠不避穢以養精居士

推結廬山中夏則蔽冬編木皮自藏贈遺無所受聖童

芒屨置道上見者曰也為需米若易之置其處取去

孫思邈通百家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由東鄰田游巖入笑山

劉孤信見異之曰願器大難用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高宗幸嵩

出首以決事申王嘉詔選悅即知章平檢不平四明狂

客晚節未諛放傲嬉里巷自號一及秘賜鏡湖剡川一

曲天寶初夢寐帝居船乃請為道士以宅為千秋觀

而居又求周宮湖為放生池帝賜詩五言長城

秦系字公緒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思之號其山

與曰劉長卿自以為系用偏師攻之高士峯卒後南安人

為一母夢楓生腹上張志和字子同玄真子不復

任居江湖自稱煙波釣母回軒巷兄為禁室越州東郭觀察使

使著一亦以自號游注見其各曰玄真坊以門

為大其間大夫橋先足門阻水無梁漁童樵青

一志和配為大虛為室明月為燭陸羽嘗問

夫婦海論公共處未嘗浮家泛宅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

少別也何有往來如以舟楫漏請更之志和曰

有往來漁歌常撰憲宗圖真見隱而

者嘗聞其求其歌不能致憲宗圖真上隱而

有名顯而無事李德裕稱志和桑苧翁隱

漸隱者還自稱閩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詠詩

學木裝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按與也著茶經

篇天下益知飲茶矣時獨茶者茶神見朱黃不去手

陶羽形置場突間把為茶神榮字魯望居松江甫里多所論得善就論乃錄此勤勤江湖

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不乘馬升舟設蓬席

謂或號自比鬱林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相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事吳為鬱林太守歸無柴舟輕不

康號世保其居去錄姓名於屏風日朕思天下事

丙夜不安枕治人之本莫張允濟為武陽令鄰邑以符牛

重判史故卧與對之壻家牛依歸家久之年十餘積

史 131-550

婦家不與牛民詳縣不能決乃請允清因令紳民蒙首過婦家去捕慈  
藍牛者命查出牛質所來婦曰此——我無與即徹蒙曰可還清

父 李桐客治尚清 清要 李素立有司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  
平民呼——

美哉薛公德滂被 薛大鼎治無棟罪蜀之海民歌曰新  
通通舟楫利獨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

鑄脚刺史 薛大鼎滄州鄉德本滄州賈  
敦願冀州皆有治名稱——室有傲婦

善士所惡 子克卿族人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卿答  
夫惟淑德可配君子後紹卒誅 常棟碑

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而  
自暴祈雨 兩大人歌曰父母育我豈因使

起盆解素 韋雷為永州  
刺史邑中少  
謂之——後為——

身引舟 何易子為益昌令  
刺史崔村書來

武為救 亂已定必以文治  
之否者是病損而進延則其傷

世砭劑文其膏梁歟 儒學序——

先生所說紙上 若與境彼所未見  
路見李密而下

杜征南 文遠曰容君子能受羸生之捐  
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

顏祕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 顏師古字  
補注班固

險勁過王羲之書 歐陽詢字信本克羸俊傲悟  
絕人初做王羲之書後廢

高麗求其書 漢書時人  
謂——

助過之因自名其體尺蹟所傳人以為法高麗  
得使求之帝曰彼觀其書固謂形鬼鬼語耶

大小歐陽體 子通書亞於詢父  
宿索靖碑傍

不擇紙筆皆得 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  
窺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去其書類此

如志 精遠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  
遂良曰然則何如曰君若手

一字直五萬上非狸毛 和筆詢固可貴尚遂良大喜

犀象管未嘗書 通曉自矜重以狸毛筆覆以  
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人乃王天下 張後胤字嗣宗以經授秦工後即位問曰今日  
弟子何如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 功過於先聖帝笑

九經庫 谷那律淹識群書精  
油衣 何所疑授國子祭酒

以瓦為之當不漏 太宗微過兩沾漬因問油衣者  
而無漏那律曰——帝悅其直

直平配 蕭德言以選事委今史旬直日俱卧不  
下筆時人語曰——既而補授失序

駐蹕山 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曰駐蹕播謂  
人曰鑿與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

大秦君小秦君 秦景通與弟暕皆

鳳閣舍人 樣 徐堅字元固蜀文典  
厚揚再恩曰為——五經

指南 王元感撰書判錄春秋擬滯禮  
指等號知古見其書歎曰

夢巨鑿破心內 若劑 尹知章少學未甚通志夢人持巨鑿破其  
心內若劑為膏悟志思開徹遂編明六經

膏梁華腴四 姓 柳芳論氏族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僕者曰華腴尚書  
而上為甲姓九卿若方伯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為丙姓更

對千客可不犯一人 諱 正貞郎為丁姓凡  
得入者謂之四姓

五摠龜 初政賦字伯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  
知章號為——

書貴於金何取之廉 孔若愚有遺以補進良書者  
一書其人曰——

是 王弘每

是 曰——

是 曰——

是 曰——

此為多矣 更還其半 置止水明自足意 常曰仕宦至部中 足矣座右 仕宦

至郎中足矣 上見 丈夫奮筆成一家書柰

何因人動搖 若思子至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近世新族 紛之說子珀怒曰天下茂姓何像若事而妄紛

臨平湖有龍出 褚無量刻畫 觀無量讀 書若不聞 山林不乏忍犯吾筮 母喪盧基鹿犯松栢

君正吾藥籠中物 元行冲名譽以 量終身不御其肉 疾疹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平仁傑曰一不可一

牛繼馬 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一象魏效以晉 元帝乃牛氏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請昭成皇帝

阮咸 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 行冲曰此 所作命易以不絃之其聲雅亮

會禮之家比聚訟 田再思 康子獨出 蒙輪以當一隊 康子元議封裡先祭後禱 執議不從張說曰

龜言土 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 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泱辰交二

九重三四百圮 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宅者庚墮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

年却來漢建武四年九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地 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中巳也泱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

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十八也重 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

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 知為親屈 許康佐家貧母老求為知院 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凡命皆不若人 唐文章三變 文藻序高祖太宗大難始 乃知其為親屈 低昂故王揚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啄索理致崇雅潔浮氣益 離潭則無許擅其宗是時唐與己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 輩出橫噴道真誼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 逐百家法度林嚴紙轉晉魏上制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德也

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賀德仁與從兄德基以 文詞稱人語曰 李詩謝賦 善賦時解 五月

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 楓落吳江 史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又之盛也雀 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微位殆不高耶

彼見吾判且羞死 蘇味道為天官 日所見不遠所聞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東篇世異見未 投諸水引舟去

屈宋作衙官 又曰吾文章書 必死人驚問故書言曰 義之北面 義之北面 見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義之北面 義之北面 見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尚 何言然吾在久堅公等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崔李蘇杜

少與李唯崔融蘇味道 為文四友世號 牛角白酒 杜前字子美因客來陶澆 醉一昔死 李杜 與李白齊名 時號 殘膏賸韻沾丐後人

詩史 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天才 王勃字子安道 日都督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客客因出極筆請客其 當至勃沈然不辭都督更伺其文一再報語益奇曰 也 腹葉

物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 三珠樹 勸劇物者 腹而吐及寤後置成篇不易一字時謂

史 131-552

簡稱  
**譽兒癖** 王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說韓思彦思考戲  
曰武子有馬癖君有文癖王家癖何多耶

**在盧前耻居王後** 勸與楊炯虛照鄰賈至齊名天下  
稱王楊盧賈照鄰四傑并曰一議者

**五悲文** 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貴一  
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者一以自明

**括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賈至為徐嶽業  
傳激天下斥武

后罪后請至一豐然  
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近世文章** 張說論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處  
不可當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巖壑鬱鬱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地  
於廊廡駭矣則朝野如履服觀態趨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人矣今世弊休如大矣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置肌賦理雖  
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練素練實濟時用而窮邊幅王翰如  
王莽雖爛然可  
珍而多玷也

**北門學士** 元萬頃為著作佐郎九朝廷  
耻居  
後信然媿在前謙也 他日崔融與張說評曰勸文章  
宏放非常人所及嗣照鄰可以

企之說曰不然蓋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優於盧而不減王 楊炯言為五川今

**置學士象四時**

**八節十二月** 中宗景龍二年於於修文館置大學  
士四學士八直學士十二象

**從宴賜予** 九天子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辛梨園並渭水  
初除賜細柳園碎屬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  
浮圖秋菊花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

**蘇李居前沈宋**

**比肩** 魏建安遠江左詩律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旋附屬對精  
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如齊梁四聲始約句準篇如錦繡成  
文學者宗之語曰

**三絕** 之問父今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  
世稱一絕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傑

**得父一絕** 見上北京三傑 富易讓  
吳少微

**書簾**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  
獨詞故人號

**干將莫邪**

**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李思字泰和盧藏用  
李

為太原簿時稱

北海 名天下時稱  
**連錦書**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能  
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

**花鳥使** 開元中遣使采擇天下殊樹內後宮  
向因奏美人賦以調 鳴臯不

**鳴未系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 帝引  
入仗內向

**物色訪父** 呂向父客遠方不還少使母招父寬合  
諸幕後傳父猶在訪索累年他日道見一  
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

**五臣文選注** 向以李善釋文選為繁  
抱父足流涕

**竹溪六逸** 李白字太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洗飲號

**母夢長庚星** 白以命之  
**謫仙人** 白見賀知章知章  
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  
適之汝陽王琰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

**力士脫靴**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之擲其  
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貴妃沮止

**宮鐘袍** 白浮

**三絕** 太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  
張旭書為

**老人求判**

**劍器得其神** 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  
吹而得筆法意勸偁公孫

**虎且敗** 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  
父曰此處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過之且敗旻不信怒  
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  
大吼要馬辟易可矢貫眉自是示復射

**畫思入神** 王維字摩詰工  
草隸善畫愛美  
貴人虛左以迎賓薛諸王待若師友  
至山水平  
畫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

**覓裳第三**

**疊取初拍** 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  
徐曰此 密引工按曲乃信

**朝川** 別墅在  
有華子岡歌湖柳浪竹里館茶菓  
新亭更鳴與兼池賦詩相酬為樂

**鄭廣文** 鄭廣文宗愛其才以不  
事事更為置廣文第

度為博士度不知廣文曾司何在許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  
館舍以居賢者後世言廣文自君始不亦美乎時號廣文

館見會粹初皮細故音可誌者得四柿葉肄書  
水好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遂往取葉肄書歲又始逾鄭虔三絕嘗白寫其詩并  
其尾曰是有佳兒簡穎士舉進士第一父曼以言承推罪蕭

夫子尹徵等皆執弟子伐櫻桃樹賦李林甫怒其不下  
繼作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  
後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饜林甫君子恨其偏  
蕭邵趙穎士嘗兄事元德秀而友笏賓顏真卿柳芳陸  
才高下此其分也嘗與李華陸據游龍門讀路夢卿穎  
奴愛其才或勸其去如曰愛其才爾聞蕭氏風者

五尺童子羞稱曹陸切并推歷世文章而含元  
殿賦李華作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先之下  
宏傑氣穎士使矣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一  
權已成汚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  
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求音樂思涸則奏之李翰為文精審而  
乃屬文不才明主棄孟浩然字浩然王維私邀入內署立  
也詔出問詩浩然自誦所為至業已飲皇恤他韓朝  
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輕我

孟亭初王維過野州畫浩然像因  
為浩然會故人劇飲或曰君與韓  
公有期浩然曰朝宗怒

可片更王維畫浩然像上十五嫁王昌  
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娶妻擇美者九四五娶李邕聞  
其名遊之頭至賦詩首章曰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文章李益

李益長於詩時又有太子庶子  
李益同在朝故世言以辨詩人韓翃  
相執執韓翃  
龍虎榜歐陽詹與韓翃李觀李絳并群王涯馮  
字長吉七歲能詞意韓翃第皆天下選韓翃  
家使賦詩賀樓筆就自目曰二人大驚  
長指瓜能疾書每且日出騎弱馬從小美奴背  
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奉命  
見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母使婢探囊中見所  
名晉肅不肯舉進士辨然卒不就舉阿房宮  
賦武陵本和初嘗賦進士東都武陵出袖中書讀之乃杜牧  
第一人處之辭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對武陵  
功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歸曰如教牧果異等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龍虎榜歐陽詹與韓翃李觀李絳并群王涯馮  
字長吉七歲能詞意韓翃第皆天下選韓翃  
家使賦詩賀樓筆就自目曰二人大驚  
長指瓜能疾書每且日出騎弱馬從小美奴背  
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奉命  
見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母使婢探囊中見所  
名晉肅不肯舉進士辨然卒不就舉阿房宮  
賦武陵本和初嘗賦進士東都武陵出袖中書讀之乃杜牧  
第一人處之辭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對武陵  
功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歸曰如教牧果異等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怒也不能終朝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書三  
安有畢世而三十六體李商隱字義山初為文  
儂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  
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競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方伎序九推步卜相暨巧皆仗也士君子能之則  
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不通大方矜以詭人  
代王太宗得秘譜言唐中弱有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光已成在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  
親受四十年而老老則亡難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  
殺而還則子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孫無遺種矣不著方書許胤宗以醫顯嘗曰古之上醫要在視  
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醫德不知  
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脈之妙不傳虛者方劑終無益此香所  
以不伏犀貫玉枕袁天綱相實執去君貴人在

**吾可以濟** 乘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  
師曰江中風起幾覆而免駭男子乃張師德也  
張師德魏元忠見懷藏問之又不答元忠怒曰窮通  
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懷藏遂起曰位必卿相  
**目有四白** 夫且得罪侯坐茲及入掖庭  
**五夫守宅** 裴珪妻見之懷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承視  
又曰夫人且得罪侯坐茲及入掖庭

**鳳集身** 王遠知母一寶誌 杜生善易占有一者  
曰生子當為世方士 亡奴 杜生善易占有一者  
其鞭其人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馬無以進可折道旁麥代之乃往  
折麥見奴伏其下又有者生戒持錢五百伺見進雞者市其一必得  
奴鵝飛奔上往 宅氣索然 北王國他日見說曰一夫何共  
取而得 隔有三丈坎泓鷲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  
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者補他肉於無益說子皆汗流死  
**董無苦奇士也** 張果玄宗謂尚力士曰吾聞一  
果三進種然曰非佳種也乃置

**擊墮齒良父生** 縮願左右取鏡如意擊墮之戴帶中更出  
擊墮其齒良父齒生齋然駢索帝益神之  
**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 帝欲以王  
曰可畏也人怪語不倫 常春藤早藕 姜維自言通人  
俄有使者傳詔果固不奉詔 奉天有王氣 中初上言  
則長生藤生太湖取良藕狀類 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 宜高垣堞使可  
容萬乘德宗從之及朱此反帝家難奉天 我命在公手  
賈一練見李晟曰懷中出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賊過會圍請  
及笑曰欲何語去第言章狀救之晟勉從又以練易展衫為信後汚朱此

**御史米不槩御史不償** 以鐵數十 御史米不槩御史不償  
察御史得庫米三斛而贏問史曰一也又問庫庸有幾曰一怒  
母怒故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會言乃勸會言狀諸御史怒

**居而木蕃者去之** 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  
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

**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魚朝思以言侵宰相王  
關為中官區藪 是時諸道歲進關兒號私  
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 文宗坐思政殿頤左右曰  
召至問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帝曰陛下堯舜也帝曰所以問謂與爾  
赦漢蘇軾愈堯曰何白方二主帝曰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子不可令閑暇** 仇士良謂諸中人曰  
以穢穢聲色益其心則必斥 歷階數過 士良夜引崔慎由至小  
帝過失帝俯首士良曰 定策國老 楊復恭與楊守亮書曰承天  
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 何進奉為吾披刺棒立天子無得位乃發  
所持 奈負心門生子門生子也 以鈿杖畫地  
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拜曰唯軍容議 獄持 龍首於與兼暴拉

**鐵籠** 索元禮為推使作 聲囚首加以楔至  
目號 禮服罪 來索 是時來後巨羅織 武后除縱其性會制羅織  
每捕一事千里同時 例竟 詔於羅織門置獄勅來後臣等羅織  
發契驗不差號 又作大枷各為號 四著即臣五失魂騰六實同反  
七反是實八死猪 內之大甕熾炭周之 周典謀反  
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內之大甕熾炭周之 周典謀反  
鞠狀初與未知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與曰易耳 何事  
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熾火請與曰有詔按君請甕之與駭汗叩頭服罪

**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洛陽有白司馬 侯思止本人奴言語  
反將軍有孟青棒 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王弘義每  
所至震懼 昔聞蒼鷹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移檄州縣

**昔聞蒼鷹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洛陽有白司馬 侯思止本人奴言語  
反將軍有孟青棒 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王弘義每  
所至震懼 昔聞蒼鷹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移檄州縣

東佛舍亦不得乃屬文言園有白兔賦  
為集衆捕逐哇派無遺李昭德曰  
四其御史 郭弘霸自陳往  
計徐敬業唐書

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  
體后大悅授御史時號  
嘗便液 魏元忠病僚備省使弘霸後  
入請視便液染指嘗便液  
重寶曰甘者病不寒今  
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  
比有三慶 是時早弘霸死而兩洛陽橋  
久壞至是成后問外有佳事  
而兩洛陽橋成弘霸死 闌魚 周利貞為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  
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  
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奮  
不獲而有魚焉開得之刺史笑  
驢駒拔楸犢子懸 王  
每治戲製城有  
等以柳下 末撮 吉溫治首  
羅鉗吉網 溫與羅希奭相  
相姻嫁急  
白熱人 有蘆生室 李全忠有一尺三節或曰  
白眼相公 羅子  
羅子 羅子 羅子

熱為表裏 李實臣與薛嵩田承嗣  
李正己孫崇義  
白眼相公 羅子  
羅子 羅子 羅子

縛 溫等曰若遇 羅鉗吉網 溫與羅希奭相  
相姻嫁急  
白熱人 有蘆生室 李全忠有一尺三節或曰  
白眼相公 羅子  
羅子 羅子 羅子

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 唐與李元昊事  
與中國元昊事  
當始興 贊太宗數暴師不告勞行款無遺情善任將必其  
普 吐蕃俗謂強雄曰贊丈夫  
回鶻 舊名回紇後易  
如驥尾  
受蒼蠅 太宗幸靈州諸酋虜上言天至尊為可汗出世大事死不  
恨帝勞曰爾等若得此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  
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  
樂樂之 可使日千里也  
十驥 骨利幹獻馬帝取其異者號  
療餒以治葛 夷狄博食人外  
而獸內觀之則  
鴨綠 高麗有  
鴨綠 高麗有  
鴨綠 高麗有

白山色若鴨 日本 自言國近日所  
出故以為名 蠶紙 有紙似  
鳥卜 東安  
鳥卜 東安  
鳥卜 東安

十月嶺山中布精矣呪呼群鳥俄有鳥來如  
鷄狀剖視之有穀者咸豐否則以名  
白疊 有草名  
高  
昌詔 高昌兵如霜雪唐兵如日月日月  
王河 千開有  
美必得 照霜雪幾何自珍城未幾文泰三  
元昶 王自稱曰元備朕也謂  
仕宦不  
為著作無以成門戶 許敬宗謂所  
田舍子賸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 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  
諫而敬宗陰為帝私語  
吾所能也 高宗對太山問帝丘何也實德立不對敬宗曰  
止一后何不可帝喜遂定人各有能不疆所不知  
不亦善乎 吾兒不及若見渠父不如見父  
敬宗曰 昂子 昂伯頗有文  
來李 李義府與來濟俱以  
笑中刀  
義府兒希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捕  
思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號  
人猫 又以希而事  
河開  
州朝野相賀或作河開道元帥對拜  
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奪子衛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道元帥破銅山大賊露布 義府既賦賦  
道等雖評除名  
四時仕宦 傳游藝起一  
人號 然歲中  
一鵬扶兩兔 初李林甫與義府相  
即改前古少比  
林甫在中野無少言  
津出眉宇間觀者稱言  
月堂 林甫有堂如假月號  
而出其  
野無留才 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家碎矣  
重關復壁絡版  
狂言亂聖職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中  
丞監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君等不見立  
救馬乎 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國亂而權廢欺天子耳目諫官皆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因以謬動之曰明主在上群臣皆



不暇亦何所論——終日無聲而飲三品朝豆一  
夢人逼已  
類所學因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見顏寬  
鬼貌藍色

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  
外陋內險  
崔四

入  
胡腹中何有而大  
安祿山

換馬臺  
胡有異相

我欲厭之  
唐去丑

迫鄴侯  
唐去丑

口而著黃  
唐去丑

請史提要卷第十四

諸史提要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  
歐陽脩撰 帝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年譜一卷 世家十卷 考三卷

梁太祖  
朱氏名全忠 舊名溫 更名見 父誠 母王  
開平四年 乾化二年

末帝  
友貞 太祖第三子 母張 貞明六年  
龍德三年 共十六年

唐莊宗  
李存勗 父克用  
同光四年

明帝  
嗣源本名秋 父實 太子養子  
天成四年 長興四年

愍帝  
從厚 明宗子 母夏  
應順一年

廢帝  
從珂 本姓王 母魏 明宗養子  
清泰三年 共十三年

晉高祖  
石氏 敬瑄 父集 魏本出於吳  
天福八年

出帝  
重貴 高祖兄敬儒之子 母李 唐明宗女  
開運三年 共十一年

漢高祖  
劉知遠  
父瑑

隱帝  
承祐 高祖子 乾祐三年  
共四年

周太祖  
郭威 父簡  
廣順一年

世宗  
柴榮 父守禮 太后兄之子  
顯德六年

恭帝  
宗訓 世宗子  
共九年

已上五代十三帝共五十四年

十國吳  
楊行密 暹 暹 演  
溥 徐溫 四十六年 南唐 李昇 景  
二十二年



狼剗若羊豕

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媛至於洞背流腸剗若羊豕

上乘

陳俗好淫祀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畫伏夜聚男女雜亂

花見着

明宗淑妃王氏

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

鳥以爲生而世之言者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

爲主而禁其避禍可乎

石敬瑭及廢帝如河陽

新天子至必不露坐

吾此一婚其費十萬

有所生之父有所

後之父

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

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惟聖人則不然

人後者必

人世宗寢而不問

柴守禮殺

五代無全

臣

兵法可以爲吾用乎朔曰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語音如鍾

神將

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取兗州量何大乎

一極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

盡平乎

殺人少邪

錢置大盤爲行陣偏伍之狀

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

騎虎者勢不得下

藏私室何異公祭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

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高樓避暑官曰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

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崇朝眉頭不伸嘗為祖庸惜財用陛下雖有作具可得乎莊宗乃使問

其熱何也崇朝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勢自然也莊宗默然

雖白何為宿州進白免安重翰望塵以知敵數周德

而多智周陽五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黑氣狀如鬪鷄

符存審擊刺邪氣者言有一愁臺明宗入沐莊宗至萬勝殿

泣下有野人獻雞問其家擒生踏伏果號從制勅

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孔謙以租庸使觀察

使交章以謂三司置使自此始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

使領天下錢穀應鑄戶部度支之官莊宗因而不改明宗誅孔謙而廢

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監鑄號曰三司張延朗請置三司使中

書用唐故事拜延朗諸道監鑄轉運等使兼判戶部三司事忙

無暇明宗嘗召延朗食延朗附入草物莊宗遣李慶以名馬

禁以奇貨出銅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由是無所得莊宗聞之

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

中興戊己土廢帝謀反警者張濂自言事太白山神神傳語

午四月庚午朔帝領房馬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晉高祖總管多言不可薛文遇曰無說石郎令我心

膽墮地帝心憂懼常恐言故我見文遇肉顫

欲抽刀刺之李拔曰文遇小季父母舅反拜姪甥

之際仕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故吏至有私謂告

亂易昭穆而崇朝請論以法議者以為宜革以崇朝疾惡太甚

果於必行往往以偽濫駁吾以卮酒碎一書記於

座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曰因卮酒相此

癡物虛程奉皇太后冊至太原人有假驢夫者崇朝問府給之少

家力耶宰相與給州縣何為不可圖不對所謂似是而非

而去馳見莊宗大怒曰朕恨相此癡物

者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莊宗用虛程豆虛革為相拜命之日導從

之笑曰儒士亦破體耶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任國顯有

其壯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

諺謂正孔循循相國意屬李琪琪不欲謂重

海曰李琪非無藝但不廉爾崔協可也

沒字碑國華曰天

有其表號一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曰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遠比

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棄蘇合之丸而取

蠅娘之轉也又謂重誨曰若捨

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

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一以

馮道趙碎佛牙有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

風為之因是乃止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

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

晉王數因欲與梁通和使李襲吉為書云其詞甚切其詞甚切其詞甚切

食君之祿 劉贊父班為縣令贊始就學不以青布衫襦每食則

勤學問以干祿吾 肉非爾之食也 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國僑為人醜性身短面長常臨鏡 鑄鐵硯 初舉進士至司亞其陸

自奇曰 慨然有志於公輔 威嚴自持 狀兒

仕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 威嚴自持 狀兒

以示人曰 既異素以 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驚服

如不發 景延廣父建善射 射不入鐵不

口 出帝立大臣議告契丹上表稱臣延廣獨不肯謂契丹使者曰先帝

笑天下 晉氏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 二人

心異而受禍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 靜獄 蘇達吉喜殺戮漢高祖生

無輕重悉殺之報曰 靜獄 蘇達吉喜殺戮漢高祖生

也 達吉先殺李松後宿金祥銀東閣謂人曰昨夕未頃 走及奔

馬 史弘肇驕 但以三指示之即晉斬 九民抵罪

口 斯筋折足之刑 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實李言

毛錐子 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 安足

字蓋言 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 他日會飲酒謝為

為開音卿坐次屢教之蘇達吉戲曰 禮樂文物皆虛

器也 揚郊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 省耗減陌

剝下民甚苦之住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乃增一石 擡估

輪二斗為省耗蠲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乃減其出者陌三 擡估

律應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 隨年杖 者問其年幾何即隨數

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 隨年杖 者問其年幾何即隨數

杖謂之 合歡杖 每杖一人必兩杖 倭儼兒 錄其切齒史

等死謂李業等曰 山魃 趙延久問禳除之法延久曰臣職天象日時

諸君可謂 矣 山魃 趙延久問禳除之法延久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者順逆吉凶而已然臣所 無雲而昏霧雨如

聞始 也太后召屋誦佛書以禳 無雲而昏霧雨如

泣 殺揚郊等 以玉鉞叩地 王朴死世宗臨其

賦碧鮮賦 危載善揚文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述焉 運源

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作 運源

初載以文知名王朴尤重其材為於李穀久而不用朴問之曰非不知

其才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 及為學士歲中病卒議者以穀能知人

而朴能 治國譬之於奕 無能巨而有能君善材待臣而成

薦士 臣待君而用故曰 知其用而置得其與者勝不知用而置其與者

敗臨基注曰終日而勞心使善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與則勝矣勝者所

用敗者之基也與國 跣足履棘行百步 王鐵

鎗 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 亞次鬪鷄小見耳

梁晉爭天下為勸敵考章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武人

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 竹龍 世宗攻壽州以方舟載戰又

盧連屬如岡阜 契丹圍太原軍中望之但見 四

唐詩人賈島像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有文詞尤長於

詩少為道士居廩山簡寂宮常 畫

面巨以毛索掛鈴為警犬往來 畫

詩少為道士居廩山簡寂宮常 畫

道士惡口吃已而人不能道寒暄 金梳延已為人常曰 肉臺延已為人常曰

王孟而盛狗屎延已為人常曰 五粒松脂淪入地延已為人常曰

千歲化為藥鄭遨字雲叟華山有 三高士能去三尸因徒華陰求之

術化石為金並見 逍遙先生晉高祖召不起 迹賜名

雖遠而名愈彰子不顧而去宜非與世自絕而篤愛其身 圖者與然遠好飲酒奕棊時為詩章落人聞多寫以饋素相贈道以

形屋壁見 能守一可以治天下張廣明通老莊

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枉席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拜以為師薦明開官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子其聲

門下者或累歲未嘗有怠色石昂家有書數 食千卷士無遠近

多就昂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 刑人所辱符習高其行召昂為臨淄令監軍楊彥朗碑石贊者更昂姓曰右昂贊

官選家語其父死於柩前誦尚書 尚書昂父好學不喜佛

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六世同居 同居李自倫

表門閣 閣戶部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姓表有義事步

石桶築雙閣一丈在鳥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猶如之數 日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棹楔左右建屋一丈

二尺廣方正稱焉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後心而易行焉 太常卿常以清

流為之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其樞以謂 廷範方

亦為制詔四方獨守大體張文蔚昭宗時為翰林學 士時天子微弱制度已廢

文蔚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楊涉

家人相對泣頌其古鼎銘 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潘井得

子穀式曰漢定帝十五年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 玉界尺

策年十三日漢定帝十五年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趙光達字延吉在唐以文行知名 獻晝日筆蘇循晉王將即位

趙光達字延吉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體之 忍令杜氏歲時鋪席

猶始至魏州望州縣即拜之拜殿又 三十晉王大善杜曉以父諱能死無罪自斃于

祭其先人同匹庶乎餘年或謂曉曰杜康死子紹自

獻不出山壽以物理言之乃朋黨之說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

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一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

而無君子由以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

子義兒 技矢于腦射殺一人李嗣昭擊鎮軍且盡餘

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矢盡 而卒能四夷語通六番書李存

援臂善射李存孝 能四夷語通六番書李存

葦箔維大艦為浮梁晉軍得勝於南其寨每以舟兵

李存進乃角觝之勝吾不食言李存賢善角觝

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勝之後幽州符以三矢賜莊

存賢病莊宗即以符賢為盧龍節度使曰

存賢病莊宗即以符賢為盧龍節度使曰



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瘞皆取其墓  
上以水服之云病瘞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發之

**吾非病**  
死者懼曰但理之

**李摩雲**  
李摩雲之也聚摩雲山時號

**鳥之性飽則颺矣**  
充用曰吾豈惜一鐘然

**與**  
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頤如將師

**大吾門者此兒也**  
父叔文見

**置春磨**  
糜人之肉以為食

**陳人**  
中求生

**君子之罹非**  
為之罷市

**禍者未必不為福**  
小人為福禍所伏夫為善而受福

**嘗不及禍**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所至輒天幸**  
為行襲為之獻少恩而

**百**  
歲奴事三歲主敢爾耶

**鷓鴣**  
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反目

**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  
使為濁流

**人言李振**  
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

**先至**  
一代奇才今見之乃常人爾

**先至**  
者入之

**龍鳳劍闖鷄紗**  
梁太祖以

**黑牛**  
其人曰

**出圈搜繩斷**  
劉知俊色黑而其生在田王建忌之諸子

**雄猜**  
梁太祖

**愚主聽人穿鼻難共事矣**  
梁末帝分魏相為兩軍魏牙軍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情勢既得斷在不疑

**平泉醒酒石**  
張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

**歸德之名為卿設**  
袁象先來朝洛陽莊宗待之甚

**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  
厚改宣武軍為歸

**朱落鴈**  
子正辭

**護駕**  
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安州近淮俗惡病**  
水

**拔釘錢**  
趙不近周知裕為留後深患之加以教導由是稍革

**傳箭**  
霍彥威誅朱守殷遣使者馳騎獻箭前為賀

**錦衾**  
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

**狀貌堂堂非常人也**  
安得謂我為

**梯頭**  
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

**鑿骨取鏃**  
從前骨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

**好食人肉**  
忍下從簡吐其鏃鑿左右視者

**好食人肉**  
皆若不勝而從簡言笑自若



當從軍旅以興吾門李周父矩遭亂不仕謂周曰汝方頃

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曰吾少學

星曆且工相人子吾占畢口大星邊將也張希崇

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事之曰我當之乎衣白襪謁縣令馬全節元

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明年卒城人後為

廣晉尹留守鄴都過元以十牛易一馬華謀民出馬民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王弘贊數取河北耕

器為範劉審交為陳州出視民田見民表世難輔起

太原許王從益召高行周將拒讓沒字碑安叔千狀兒輩雲而不

行周曰况見賊乎乃不從通文字人謂之吾當

板橋王氏劍天下利器也馮暉云

破國殺萬家足矣皇甫暉從趙在禮入魏大掠城中至

又至一家曰姓萬走及奔馬王進明宗嘉其易君

代國如更戍長常被甲枕戈而卧周世宗云

謂人曰我以此取吾欲一天下以為家周世宗云

富貴豈可一日轉忘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范延光為

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三萬五千明宗歎曰太祖在太原時馬不過七千

莊宗與梁戰河上馬才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豈是矣馬

多奈何延光曰臣常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制動當以靜明

人三萬五千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制動當以靜明

有疾不能視朝京師詢異議或勸以嚴法制之延夢大蛇自

北也由是雖武夫而曉吏事安重榮有大婦其

頗奇異志天子寧有

使自親之其父不忍其婦從旁詬罵其父而逐天子寧有

之間之乃繼母重榮吐其母出從後射殺之天子寧有

種耶兵疆馬壯者為之爾重榮起於軍卒

謂人曰刻玉魚佩之重榮既僭侈以為金吾以

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重榮以契丹可取上表

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水鳥五色曰此鳳也畜之後澤射

中龍口重榮將反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堂鐵

鞭郎君使人為大鐵鞭以獻其民曰鞭有鐵胡頭落

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出則以為前驅鐵胡頭落

故頭自落重榮小字鐵胡高祖在位七年而反者

六起晉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歎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

臣或不自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然皆不免

爾輩大是惡漢兒楊光遠為契丹所圍人馬食盡

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大慙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跋

脚皇后耶光遠謀僭不成光遠病禿妻又跋逢賊得

命更望複子乎杜重威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以黥

茶染木給軍賊平行賞李守貞軍中大怒以

守貞掛甲錢卸甲錢晉兵驕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曰出入之

賈不下三十萬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

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  
少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遲久困之  
目睛黃夜有光

視如猛獸食膽至千則勇無敵  
羊豕思縮取其膽以  
鐵胎銀

產起多習詐而好聚飲在鎮普置庫  
乃覺考起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  
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  
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  
者曰吾有銀數千當以賜汝軍士相  
謂曰此鐵胎爾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禮義治人之大法  
廉耻立人之大節  
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  
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况為大臣而

無所不取不為則天  
王疑妻李氏  
疑家青齊為魏州司戶  
下國家其不亂亡乎  
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不可

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  
踏危者慮深  
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夫不  
至平地謂無慮慮慮跌而傷九人之  
常情也 殺貴饑農

殺賤傷農  
明宗問曰天下雖豐  
百姓濟否道曰  
王者固有無形  
之寶  
臨河縣得一王孟有文曰傳國寶萬歲孟明宗愛之以示道  
曰此前世有形之寶一因曰仁義者帝王之寶故曰大寶曰

位守位曰仁  
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朝那律德光於京  
師德光問何以來  
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  
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道曰  
事四姓十君  
德自處當世

之士皆喜  
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德光問天  
下百姓如  
何救得道為非語曰此時一人皆  
贊與丹不夷滅中國預道一言之善  
長樂老  
道視喪君亡國亦未

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掛方自號  
契丹所得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  
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  
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  
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延曰  
黃又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帶大喜  
何謂內黃

常參入閣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朝至萬歲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  
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  
閣然衙朝也其禮尊問宴見也其事報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  
日見群臣而見朝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朝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  
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至明宗時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  
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朝望一轉對  
李琪建言入閣有侍制次對  
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轉對  
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  
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乃詔起居日有言  
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  
前鄉貢進士李

琪  
李琪以文章自負既貴乃  
粥師僧  
李愚為相廢帝自為  
以高飽食終日無所用也  
自此我曹快活矣  
劉向為三司使蜀除積負民困  
以備德而吏皆沮怨後置相  
印乘立月華門外宣  
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瑠璃  
瓶  
夜焚香呪天以筋挾之  
廢帝欲得宰相  
問於左右左右

皆言盧文紀號顯有人  
不通世務事多壅塞  
廢帝  
首得文紀  
相  
孔昭序  
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  
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對大慈崔居倫揚言于  
朝曰僕射師長百僚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  
癡兒

豈識事體  
三不開  
胤孫臨事多不能決嘗時號  
不開門以延士  
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  
胤孫

胤孫  
胤孫

胤孫

胤孫

多斥浮屠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  
清泰廢帝年號人戲之曰佛使公邪公使佛邪答曰豈知非佛使哉也

**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者初崔協為相無所發明既死

而有降詔其家崩孫 **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  
又然人朝之曰

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然後給品高則賜之貧者 **兔園冊**  
不能輸錢得救牒而已劉岳請一切賜之

家狀兒質野入朝數反預劉岳曰遣下克園冊 **起復冥婚**  
爾者鄉校便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為書儀明宗見其有 **之制數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  
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制定之 **親**

**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禮**  
其婚禮有 **一** 尤為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李憐天成中為翰林學士時張

賦為 **貢舉格** 憐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而後生可畏來 **形神**  
者未可量假余復試禮部未必不落第 **一** 聞者多其知體

**秀發**  
和凝幼聰 **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

**得死所爾**  
賈璣與莊宗戰敗走凝獨隨之 **一** 凝

**徹棘開門**  
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諂諛以動主司主司

皆 **一時之秀** 稱為得人 **知貢舉者以所放進士同**

**己名次為榮**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 **社稷依**

**明主安危託婦人**  
自琦請與契丹和親薛文遇大以 **一**

帝大怒曰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 **蠲紙**  
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 **一** 五代之際民苦於兵

廬基以規免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 **樞密直學士升殿**  
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 **一**

**自史圭始**  
安重海為樞密使薦史圭直 **學士故事直學士職**  
雖清而承領文書奏賦庶務與判官無異重海嘗不

知書倚史圭以備顧問始 **乘輜駟車**  
白詩圭升殿侍立 **一** 耶律德光犯京師素問李 **吾**

**破南朝得崧一人**  
崧為人謂人曰 **一** 而已 **論才**

**較業何後眾人**  
李鏐並希大用謂馮道趙鳳曰唐宗故事 **一**

雖不才實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 **馬紅裝拂二櫛**  
而久真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感其言

**然皮一**  
鏐奉使過荆南開廢帝立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善不 **一**

從誨與 **一** 因置酒取報狀示鏐 **臣叨入相之資**  
鏐盧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鏐失色

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相鏐乃求 **唐年補錄**  
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 **一** 朝士傳以為笑

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鏐 **子第仕官亦要門闕**  
采次傳聞為 **一** 六十五卷

鏐書曰曆多言大臣過失宰相王峻怒曰賈 **吾平生不欺**  
路事 **一** 歷誠當朝之士使子孫何以仕進

**汝等恃吾可無恐**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道大風左右 **一**

**駁教論**  
晉高祖屢教張 **此乃二十四考中書**

**今也**  
王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欲百下 **一** 裴氏三春

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 **門生門下見門生**  
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

裴暉以文學在朝廷又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暉部所放進士也 **桑**  
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暉暉喜作詩曰 **一** 世以為榮

**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  
維翰已作相嘗選 **一** 不

見桑公於中書庶僚 **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  
也 **一** 何送迎之有

**爭者起於禁中**  
王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奏 **一**

門外聲聞于 **西江集**  
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到其腸胃以 **一** 西江

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一夢西江水滌腸上其父

善泗子必能之盧文紀與崔協有隙泗子願舉進士王延知

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延笑曰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

恨其父遂及其子耶明年選順甲科人稱其公調元曆馬重績

數歲輒重績又言一以中星考晝夜為百刻六十

差不用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

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

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精依古改正從之

問漢

祚短促天數耶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

在天下稱寬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曆名

蘇達吉劉錄第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後二家獲全

又有萬分曆蜀有永昌曆正東曆南唐有齊政曆王打造飲天曆

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政天下

盜賊乘其隙而劫吳暨南唐委焉擄蜀險而富漢險而貧

關書厥刑刑非堪吳越其尤牛牲視人橫擄遺劉百年之間並起

曰故真人能手舉百斤揚行黑雲都行

作而天下同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

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而安仁

之一瑾製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水中火出可以燃

林江鷓衣髮髻為蒼鶻徐氏專政陸演幼儒不能自持

知訓為參軍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唐道薛昭文使福

一擲六子皆赤人有極劉信將反者信聞之自至金陵

背吳願為惡影奇無二心當成渾化濕漉見溫溫與信博飲假子屬聲曰劉信

止之溫慙自以色酒飲信然終疑之畜犬百餘共一

半食江州陳氏宗族七口每食設席席長切以次

延已馮延魯陳覺經奉查文傲宋齊立賜

皆以邪使用事吳人謂之一九華先生擅來

歌世宗取泗州步騎數萬水陸齊齊雲船周師造今日

自謂小朝李景到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常

泉貨鍾模鑄大錢以一豐額駢齒一目重瞳

韓熙載以妓妾不得相煙管欲以韓熙載為相而

舍私侍有客經以此難之左投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

軍車上道施其復其位已而諸妓稍復還曰吾無如之何矣江左

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初李觀與熙載

吳觀送之熙載曰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爾謂父

子者為兩家可乎燧遣徐鉉朝示師大臣言鉉博學有

所知鉉朝于延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不祖徐召之非使

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累數百言太祖曰

以對而退賊王八王建少無賴以屠販賔鉞劍

報喙齧齒王建子元膺射錢孔上顧自見

耳王衍方頤大口危腦帽王氏晚年俗號為小帽懼其頂

而行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首即隨謂之所以為不祥禁之

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狀如錐醉粧後宮

使官人和之 **貪狼風** 折幸秦州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也 **溺器** 以七

**寶粧** 孟起奢侈 **執鐵如意** 指揮軍自比諸

**葛亮** 王昭遠手一酒謂李吳曰吾之是行何止克 **世修降**

**表李家** 初李吳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吳為草 **人以**

**為真蛟蜃** 劉襲性嗜博而苛酷為刀鋸支解刺剔之刑每 **建**

**國當有制度** 懼其非已使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一吾入

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 **更名龍** 龍初名嚴文更

笑曰吾備定保火矣而不思此宜其識也 **後世如**

見敗元曰白龍又更名襲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 **鼠入牛角** 勢當漸小耳 子孫不肖一因泣 **惹**

**療** 劉恩湖等死陳道庫懼不自安其友邵仲以荀悅漢紀遺之 **瓜置伶人** 項拔劍斬之 劉恩湖夜大醉一以

復召侍飲左右白 **生子** 兩首四臂 南海民妻 **望其營**

上雲氣甚佳 呂師周自揚行密所奔楚謂其釋曰吾與楚 **車駕南巡** 纒堪飲馬爾 馬師道子

待上有禮吾欲 **犬子** 漸大能咋人矣 希聲子

逃死於楚可乎 **阮籍** 居喪而食

京師莊宗問洞庭廣狹 **蒸豚** 世豈乏賢耶 希聲子

其將高部曰吾事王父矣 **九龍** 殿 希聲子

將老馬一 希聲聞之矯令殺部 **歲時**

蒸豚不哭 泣頓食雞肉數 **歲時**

而而起 希聲起之曰

**衣青裙** 押佃戶送租入城 周行遠居武陵 履夫人嚴氏諫不

聽嚴不悅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請往視之則營居以老

行遠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曰公思作戶長時

乎民租後時常苦難村今貴矣安得遂忘權向間乎行遠獲之因

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死

兩行遠 **指麾** 群兒為隊伍 錢銀字具美切時與群兒

為少損 **牛斗** 間有王氣 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

今頗有法 **此真貴人也** 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

群兒揮之 **八百** 里 董昌募鄉兵討賊表欲備將黃巢兵

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眾至聞語不知 **臨民** 訟

其地名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以骰子擲之** 董昌素愚不能決事 而勝者為直 **羅平** 鳥 妖

或董昌獻鳥獸為符瑞謂昌曰曩謠言有 **衣錦** 將軍 賦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改所居營曰衣錦

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昌大悅自稱皇帝圖號 **好玉** 帶名馬 梁太極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

木曰 **還鄉** 歌 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四年鏐遊

真英雄也乃以 **擇能** 院 元璋置 **白馬**

王帶馬賜之 **甘棠** 港 海上黃崎波

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 **善繼** 先志母頑兄復

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三郎** 王審知狀克雄偉陸渾方口 常乘白馬軍中號 **善繼** 先志母頑兄復

風雨雷電震擊開為港國人以 **善繼** 先志母頑兄復

為審知德政所致號 **善繼** 先志母頑兄復

來 審知卒子延翰立養子延業以兵入執延翰殺之立次子延鈞改名 海延東遷建州謂海曰一鎮衛之後數年延業與其子繼輝率兵

政績延東兵清見執鑄謂之曰寶皇宮

以居之謂鑄曰寶皇宮王少健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鑄欣然建其

位命其子繼職權土府事以而後位遺守元開寶皇六十年後齊安歸守

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鑄乃即皇

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以元為龍於國號則

誰謂九龍

帳惟貯一歸郎

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

於衣歸以為榮耀

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

道於此足矣

高賴子

郭雀兒

自在將軍

引水浸城先浸而

後涸

契丹八部

契丹死

不哭為勇

世里

其宿處環碁在地方

偶整然

怯弱

可改也

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

奉教不殺

憂管取一喫飯處

相見於道路耶

可無懼

打草穀

林

皆中國所無者

寇常以馬嘶為候

睡王

早金青囊

西瓜

東女真

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狗國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省而後解不則殺人

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伶之使其逃歸與節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

見其家物必背而歸則不能追矣

娶丹謂胡婦曰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

陷虜記嶠錄其語于闐衣冠如中國東向曰金衣冠如中國東向曰金衣冠如中國東向曰金

其食糗沃以密粟沃以酪衣布常有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

進書別叙孝經一卷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教入卷以為問目若今正義皇靈孝經一卷述延年評毅孝經雖圖一卷載

日食星畢皆不經之說猛火油占城國貢一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

以油拂拭水則出火蓋微水洒衣雖散而香不滅

第十五

迪功郎前監廣州南嶽廟李

迪功郎前監廣州南嶽廟李

迪功郎前監廣州南嶽廟李

迪功郎前監廣州南嶽廟李

迪功郎前監廣州南嶽廟李

諸史提要十五卷內府藏本

宋錢端禮撰端禮字處和臨安人吳越王俶六世

孫榮國公忱之子少以恩蔭入仕累官至叅知政

事兼權知樞密院事以莊文太子妃父罷為資政

殿大學士再知寧國紹興復以觀文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卒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取諸

史之文可資詞藻者按部採摘彙輯成編各以一

二語標題而分注其首尾於下凡史記一卷前漢

書二卷後漢書二卷三國志一卷晉書三卷南史

一卷北史一卷新唐書三卷五代史一卷其著錄

於宋史藝文志者與此本卷目相同前有其門人

劉孝耀序不著年月詳其詞意蓋端禮為叅政時

所刊行也其體例頗與洪邁史漢法語諸史精語

相近陳振孫書錄解題譏其泛然鈔錄毫無義例

始不誣焉

# 漢雋十卷

〔宋〕林鉞輯

上海圖書館藏宋淳熙五年滁陽郡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雋十卷》

提要

漢雋序

簡音中  
充反

漢雋者撫班史而為之攷當時之遺範探史氏之精語猶蒯子為書其說甘美得以雋稱也漢承秦後其制度大歸多因秦舊至武帝稍稍變革參三代之彌文而立為炎劉之成憲班孟堅作史事詳文贍加以潤色而顏師古集諸家之說又從而廣釋其義攷西都二百年間典章儀物與夫官職名氏之辨郡國風俗之殊莫不粲然至鉅鈔獻納之言墨客歌頌之作亦班班可攷矣雖然固之史亡德八十萬言學者驟而讀之不得其領如入阿房建章之宮千門萬戶試叩以某所某物未必能縷數而指畫也故予取其事語文意相比併錄注家訓故分五十篇纂為一書意者漢家制度其存於今者披卷一閱則識其顛末詳其指義迺若廢於後世者亦以炳著而不至湮沒古人言語之工因之備見大可以詳其事次可以玩其詞意是書也雖無資於宿儒亦學者之魚兔筌蹄歟

紹興壬午六月朔括蒼林鉞序



漢雋目錄	
第一卷	稱制 三宮 羣僚
第二卷	調補 按職
第三卷	軌事 法比 獄奸
第四卷	節信 禁闔
第五卷	國士 支屬 賢豪
第六卷	遜劣 訕信
第七卷	宵穎 語次 綴學
第八卷	書教 締交
第九卷	顯蒼 異時 宇內
第十卷	河山 疆外
第十一卷	蒸庶 佃作 禳祀

精祿 五樂	
第七卷	貨寶 訾筭 器械
第八卷	三服 車兩
第九卷	第室 次舍 糝醪
第十卷	五兵 搏戰
第十一卷	義農 不諱 根著
第十二卷	昆蟲 若干
第十三卷	假設 雲烝 建瓴
第十四卷	鴻濛 匈匈

漢雋卷第一

稱制 三宮 羣僚

調補 按職

稱制篇

稱制 高后紀臨朝一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制書制書者謂

稱孤 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 陛下 高帝紀大下

朕 朕者外堂之陛下者 朕者

太上 淮南王傳後以觀 成之意蓋於

行在所 武紀帝崩一師古曰天子或在京

車駕 高紀一西華長安師古曰人言

清塵 見上師古曰

警 警者警之也而能者

馳道 天子所行道也

天統 高紀得一失臣

天統 高紀得一失臣

天統 高紀得一失臣

天統 高紀得一失臣

天統 高紀得一失臣

適統 聖緒 元紀聖

帝統 神器 王命

統 屬統 公孫弘傳

制 紫色繩聲餘分閔位

清間 清間之燕

清光 清光

清間 清間

清光 清光

清間 清間

清光 清光

清間 清間

清光 清光

清間 清間

清光 清光

清間 清間

清光 清光

清間 清間

清光 清光

**亟起** 王命未見得——在此位者也  
師古曰——特起也。蓋其為及

**竊鈇** 鈇，被一之言。師古曰  
也。言同室操戈，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

**決上** 成許右傳，每戰一師古  
無所用之。是謂私一隱藏之耳。言實

**可許** 蕭何傳，奏上——師古曰  
政行也。上

**弄王** 張耳傳，弄王——也。孟康曰，其州  
用人不以火茅為天

**三宮篇**

**三宮** 王嘉傳，實錄——師古曰  
天子太后皇后也

**兩宮** 五行志——觀陽師古曰，謂太  
右家王女皇后家適女故云

**東宮** 劉向傳，依——之尊師  
古曰——木石所居也

**中宮** 東紀，食邑——師古曰  
古曰——皇后之宮

**東** 漢夫傳——延辨之知  
古曰——木石所居也

**永信** 中安長信 傳，昭儀傳，其本  
右傳，中安宮，以帝母太

**椒房** 車千秋傳，未火——師古曰——椒，在室  
右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芳也

**太上皇** 高祖本上皇太公——師古曰  
曰太上極尊之稱也。蓋聖也。天子

**公主** 高祖女子——師古曰  
古曰——天子嫁女，皆稱公主

**八子七子** 外戚傳，有美人  
古曰——天子之妾，皆稱八子七子

**倭仔充依**

**五官** 又——視三百石師古曰  
古曰——天子之官，皆稱五官

**無消保林**

**八妾**

知姓位者，史各具之。不知代，臣文紀母曰，師古曰，者，本用之。法貴  
及，秩次者，則古——也。女於東國之，女所以婦人，其號皆稱——為

**弟** 武王子，傳，師古曰——師古曰——太子之內官也  
太子有妃者——有孺子，小三等師古曰，師古曰

**羣僚篇**

**羣僚** 甘泉賦  
命——小吏師古曰

**象僚** 元紀——久鹿  
千官 嚴助傳，舉——之共師古曰

**從官** 元紀，令——給事官，司馬中若師古  
古曰——一官之長

**尊官** 師古曰，尊官也  
古曰——尊官也

**外官** 師古曰，外官也  
古曰——外官也

**左官** 表作左官之律，應劭，人道，上右，今天子師古  
古曰——左官也

**重臣** 高祖——之稱  
柄臣 宋書

**中朝** 劉向傳——左將軍，李廣，師古曰——內朝也。大司馬  
左右前後將軍，皆中朝也。師古曰——中朝也

**右職** 其為傳，師古曰——右職也。師古曰——右職也

**從吏** 曹參傳——志之師古曰  
古曰——從吏也

**假吏** 蘇建傳——常惠等師古  
古曰——假吏也

**釋官** 魏志，志，小說家，流，出於  
古曰——釋官也

**兩府** 杜周傳，常典——及廷尉分  
古曰——兩府也

**九列** 師古曰——九列也  
古曰——九列也

**相君** 高五王傳  
古曰——相君也

**牧相** 成許右傳  
古曰——牧相也





高紀未有... 李奇曰未有... 行田宅... 高紀有功... 利... 古曰受爵... 而獲其...

調補篇

調補... 古曰調運也... 得調... 疏爵... 賞之... 隨牒... 署曹... 通籍... 分曹... 除吏... 選吏...

即拜... 立拜... 官使... 延登... 總帥... 總帥... 顯賢... 塞... 賢... 顯賢... 塞... 賢... 顯賢... 塞...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尉薦... 計偕... 由平最...

殿最... 壹適... 父任... 兄任... 世家... 起家... 吏比... 序位... 索... 賞官... 甲科... 內長文... 四行... 滿秩如真... 置將... 郎選... 調尉...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按職... 職辦... 備負...



漢雋卷第二

軌事 法比 獄豻

節信 禁閹

軌事篇

軌事 賈山傳一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軌道 禮樂志謂侯一師古曰一軌

迹 師古曰奕易皆平也 同軌 韋立成傳四方一師古曰一軌

要束 高紀待諸侯至而束 師古曰要亦約 功緒 功緒公永傳

化條 師古曰化條猶史傳以與一師古曰化條

誕章 師古曰誕章猶史傳以與一師古曰誕章

規摹 高紀一規摹矣 師古曰規摹

行文 師古曰行文

文武相配 刑法志一

事叢 師古曰事叢

既事 師古曰既事

創見 相如傳應期創見不特一師古曰創見

貫行 師古曰貫行

踵武 相如傳車道者一師古曰踵武

踵武 相如傳車道者一師古曰踵武

綉繹 師古曰綉繹

緒正 師古曰緒正

建止 師古曰建止

綜核 師古曰綜核

鉤撫 師古曰鉤撫

杖 師古曰杖

程石 師古曰程石

躡蹤 師古曰躡蹤

侷些 師古曰侷些

節適 師古曰節適

石畫 師古曰石畫

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事

受計 師古曰受計

拊循 師古曰拊循

道利 師古曰道利

扶義 師古曰扶義

更益勿因 師古曰更益勿因

財擇 師古曰財擇





**若虛** 百官表一少府屬官也漢書曰職兵器品令曰一師古曰一職也  
**請室** 賈誼傳造一而請室也師古曰一請室也  
**北軍** 劉向傳章交公車人滿一門內對  
**會逮** 淮南王傳曰一師古曰一逮也  
**有逮** 項籍傳界首  
**逮繫** 刑法者招獄一長安師古曰逮及  
**盜械** 惠紀有罪者一者皆項籍師古曰  
**錄囚** 不  
**對** 劉向傳請獄一師古曰一者立為對獄也  
**置辭** 刑者傳動不  
**傳致** 王夫人傳四十  
**掠立** 谷永傳多繫無辜一其罪名  
**簿責** 亞夫吏一亞夫知淳曰簿責  
**平反** 劉德傳多所一罪人蘇林曰  
**平亭** 張湯傳  
**左驗** 楊傳考問一明白師古曰一驗  
**窮竟** 田延年傳一無辜當一師古曰一窮竟  
**株送** 食貨志  
**身坐** 張耳傳事  
**坐率** 石香傳

**嬰罪** 陳湯傳單于長一伏  
**反除白罪** 谷永傳一師古曰  
**不測之罪** 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沈命** 成官傳作一法應劭曰一沈命  
**赤族** 楊傳不知一以罪一師古曰  
**棄市** 高祖傳曰一師古曰一棄市  
**抗到** 賈誼傳而一師古曰一抗到  
**橫死** 師古曰一橫死  
**城旦春** 惠紀當一師古曰一城旦春  
**薪白粲** 見上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一坐擇米使正白  
**罪** 今部中有罪以上請之應劭曰不至子期完其刑故曰罪字從多  
**黃胥** 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而無





游於一之上晉灼曰堂  
**蕭牆** 五行志一之內飾古曰一謂門燹  
 甘泉賦前一一後應門署灼曰一赤色之  
**關** 關南之帝曰赤燹祭師古曰燹通及  
**鳳闕** 神祀是也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  
**東闕北闕** 高起黃河治宋宮立一一  
 其闕上有刻鳳凰  
 見之徒皆誌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闕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  
 東闕至於西而南而無門闕矣蓋何切立宋宮以厭勝之術理巨然乎  
**便殿** 武紀高園一一災師古曰凡古一一便室  
**紫殿** 成紀行世甘泉祭  
 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  
**丙殿** 元右文選政君  
**前殿** 傳那儀傳亦漢廟於京師序於於  
 太子宮見一一  
**宴昵殿** 飯傳不見一一張  
**離宮** 金貨志一一半師古曰一  
 曰觀成宴飲會同之殿  
**竹宮** 禮樂志天子  
**桂宮** 武紀初居一一師古曰三輔黃圖一一在  
 城東北比宮事太子宮丁傳傳者  
**齋宮** 禮樂志神元  
**三宮** 武紀傳建三宮之  
 以所為宮天子晉中師古曰  
**龍淵宮** 武紀起一一在平界其水可  
**五柞** 宮又行幸並屋一一張  
**長楊宮** 宣紀杜來一一五柞一一師古曰  
 曰有一一構曰又一一張  
**黃陽宮** 又行幸一一應曰  
**大臺宮** 江充傳充召見一一  
 有一一外  
**儲元宮** 漢儀傳為信都太居居一  
 有是稱也  
**神廟** 神廟能致風氣者也  
**廟館** 元右傳幸幸一一師古  
 灼曰身似底頭如齒有角而蛇尾之如勃文  
**漸臺** 漢紀  
 有漸臺黃  
**叢臺** 高石起趙王宮一一災師古曰連臺非  
 廟之所也  
**曲臺** 孟喜傳喜臺臺  
 治大池一一高二十餘丈名曰秦池師古曰新漢  
 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一一者子康反  
**逃責臺** 乘有一一之一  
 古曰一一履度曰用百頭漢  
**柏梁** 禮樂志名黃師古曰  
**通天臺** 禮樂志名黃師古曰  
 皆作柏梁非也

甘泉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言此臺  
 通於天也漢書續去高三十丈望見長城  
**陽雲臺** 于虛賦一一之  
 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  
**屬玉觀** 古紀行幸黃陽宮一一晉灼曰一一  
 不其高出雲之陽也  
**甲觀畫堂** 成紀生一一應曰一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  
 其例也而唐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謀至畫室但畫耳豈必九子母乎畫堂止  
 畫室中是則宮殿中  
**畫室** 晉光傳止一一中不入如漢曰流臣所止許  
 通有彩畫之畫室  
**織室** 意紀一一災師古曰  
**暴室** 古紀  
**凌室** 意紀一一災師古曰  
 夫神廣漢女師古曰一一者漢王織作練染之室師古曰  
 一舉舉織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染也今俗語非云薄織  
**非常室** 五行志上前殿入一一  
**瑤室** 禮樂志  
**玉堂** 谷永傳抑掖殿房一一之盛麗師古曰一一災師古曰  
 師古曰一一金馬門也  
**黃門** 元紀昭龍一一乘與向  
**便門** 武紀傳一一師古曰一一長安城北而西  
 師古曰一一金馬門也  
**掖門** 師古曰一一長安城北而西  
 高后紀入未央宮一一師古曰非  
**高門** 漢儀傳見一一晉灼曰三輔黃圖  
 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金馬門** 公孫以傳得也  
 使使臣美食大官重一一之地後晉  
**東交門** 東方朔傳引董君從東引馬  
 東門東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  
**龍樓** 成紀出一一門張晏曰門樓上  
 林曰以帳從此門  
**井幹樓** 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  
**麒麟閣** 蘇武傳麒麟閣畫其人於一一張晏曰武帝獲一一時作此  
 也麒麟閣  
**阿房** 賈山傳為一一之殿師古曰  
**甘泉** 文紀上章一一師古曰甘  
 也麒麟閣  
 禮樂志名黃師古曰  
 皆作柏梁非也

也一說大陵曰阿言若於上為一房字或作勞說云  
 皆宜作此版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一號阿房阿道也  
 以阿師古曰一本秦阿房宮也  
**望苑** 師古曰其苑一觀堂也  
**明廬** 嚴助傳居歐一之然古曰一廬  
**石渠**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赤墀**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青瑣**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西清**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公**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內中**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法坐**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朝坐**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齋居**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齋依**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宮極**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作游**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金鋪**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琬題**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銅池**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倦掌**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十丈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盡張衡西京賦所  
 云立修臺之承露臺之清露屑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盾**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俠陛**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輅**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倉琅根**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柱下**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八觚**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排闥**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庭唐**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戶闌**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清宮**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擊柱**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原廟**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顧成廟** 師古曰一者一開在木少殿北以藏以高也  
**漢雋卷第二**

漢雋卷第三

國士 支屬 賢豪

愚劣 誠信

國士篇

國士 韓信傳一無雙師 古曰為一家之奇 茂士 朱邑傳廣延一 天士 李尋傳

游士 張良傳天 先進 翟方進傳信則常與方進同 後進 何武傳一 何

鴻生 鉅儒 伏胤吳濬衣蒙 醇儒 賈山傳不能為 小生 朱安傳一 逆放相文

人豪 張耳傳非 非庸人 高不疑傳勝之知 子大夫 武紀此

承學 董仲舒傳出於一之巨師古 豎儒 高紀一 幾欺乃公事師古 鄙儒 師古曰一不通 細士

鼎士 鄒陽傳武力一師古 丈人 從一 所 游子 高紀一 惡子 尹賞傳輕薄少年

賤子 樓護傳色居尊下稱一 公子 貨殖傳究孔氏有游 父師 師古曰一

亞父 高紀一 先增知淳曰亞次也 黃

王孫 師古曰一 言如公子也 父師 師古曰一

黃 師古曰一 尊敬之次父備管仲為仲父

黃 師古曰一 尊敬之次父備管仲為仲父

黃 師古曰一 尊敬之次父備管仲為仲父

黃 師古曰一 尊敬之次父備管仲為仲父

黃 師古曰一 尊敬之次父備管仲為仲父

考 師丹傳為國一師古曰一 遺老 劉向傳

君侯 劉盆子傳一 宗臣 師古曰揚州傳在書

寶臣 師古曰一 壽人 師古曰一 稠人

伍人 師古曰一 宵人 師古曰一 殘人 師古曰一 衡人

石人 師古曰一 優人 師古曰一 家人 師古曰一

榜人 師古曰一 家人 師古曰一 宗英 師古曰一

家人 師古曰一 宗英 師古曰一 循吏 師古曰一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師古曰一 里中子 師古曰一

邑子 師古曰一 重客 師古曰一 揖客 師古曰一

門下 師古曰一 左右 師古曰一 執事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下走 師古曰一 下輩 師古曰一





論其 三綱 谷永傳動一之嚴師古 三族 高紀罪一之如海

骨肉 元紀一相附人情所願也 葭葦 王莽傳有之故師古

肺附 劉向傳得以備九卿 託肺腑 幸得託一師古曰舊解云一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腎一

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媾之家 鼻祖 反黨或

耳孫 惠紀內外公孫一應劭曰一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

從祖 劉澤傳高祖一 從父 劉賈傳荆王劉賈高帝一兄弟古曰父之兄

世父 伯父也居長嫡而繼統也 丈人行 蘇武傳漢天子我

通公 孔光傳定陶王於帝一 丈人 蘇武傳漢天子我

大人 准陽王欽傳王過一益解 大母 文三

民母 師古曰一博自稱其母也 諸母 高紀父老

昆弟 師古曰昆弟一昆弟 昆弟 師古曰昆弟

手足 師古曰手足一手足 同胞 師古曰同胞

弟語 師古曰弟語一弟語 弟語 師古曰弟語

手足 師古曰手足一手足 同胞 師古曰同胞

尊章 廣川王傳黃一師古曰一猶言舅也 先後

姊妹 師古曰姊妹一姊妹 姊妹 師古曰姊妹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昆弟 高五王傳與其一 子昆弟 高五王傳與其一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一子舍 子舍 師古曰子舍

師古曰：一謂妻子未也。趙充國傳：不將其。一師古曰：一謂妻子也。音力端反。音甫用反。種祠：即祀志家人。古曰：一謂無種。又無種。以此。一失師。無類：周禮傳：無類。謂所傳祠也。古曰：一謂無種及子孫也。無類：失師古曰：六世孫。滅無遺種。謂無子也。唯類：高紀：唯類。謂無子也。如淳曰：唯類。謂無子也。古曰：一謂無子也。良人：古曰：一謂無子也。師古曰：一謂無子也。無炊火：師古曰：一謂無子也。良人：古曰：一謂無子也。師古曰：一謂無子也。箕帚妾：高紀：箕帚。謂無子也。師古曰：一謂無子也。傳婢：王古傳：崇為。一師古曰：一謂無子也。侍兒：一謂無子也。衆婢：一謂無子也。里母：一謂無子也。漂母：一謂無子也。負：一謂無子也。兒女子：高紀：此非。一師古曰：一謂無子也。兒婦人：一謂無子也。女曹兒：一謂無子也。赤子：一謂無子也。不行：一謂無子也。使嫁：一謂無子也。連昏：一謂無子也。房燕：一謂無子也。內顧：一謂無子也。對食：一謂無子也。膏字：一謂無子也。生長：一謂無子也。孕：一謂無子也。

重：一謂無子也。免乳：一謂無子也。就館：一謂無子也。賢知其母：一謂無子也。祭而不殊：一謂無子也。析而不殊：一謂無子也。虞侍：一謂無子也。臧獲：一謂無子也。臨親：一謂無子也。生分：一謂無子也。蒼頭盧兒：一謂無子也。監奴：一謂無子也。奴產子：一謂無子也。奴虜：一謂無子也。祭點奴：一謂無子也。廝養：一謂無子也。廝役：一謂無子也。廝輿：一謂無子也。童騎：一謂無子也。酒家保：一謂無子也。巫兒：一謂無子也。賢豪篇：一謂無子也。











**絕元** 雅云元鳥龍即喉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併肩** 傳一而事主師 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翁肩 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翁肩 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奮臂** 奮耳傳一 擗擊 師古曰擗音步鼎反 擗擊 師古曰擗音步鼎反  
**擗擊** 擗音步鼎反 擗擊 師古曰擗音步鼎反  
**握手飲** 師古曰握手飲 握手飲 師古曰握手飲  
**握手** 師古曰握手 握手 師古曰握手  
**搖足** 搖音步鼎反 搖足 師古曰搖音步鼎反  
**指搯** 指搯 師古曰指搯  
**託足** 託音步鼎反 託足 師古曰託音步鼎反  
**頌足** 頌音步鼎反 頌足 師古曰頌音步鼎反  
**可躡足待** 可躡音步鼎反 可躡足待 師古曰可躡音步鼎反  
**躡足抗手** 躡音步鼎反 躡足抗手 師古曰躡音步鼎反  
**還踵** 還音步鼎反 還踵 師古曰還音步鼎反  
**股栗** 股音步鼎反 股栗 師古曰股音步鼎反  
**回腸** 回音步鼎反 回腸 師古曰回音步鼎反  
**析肝** 析音步鼎反 析肝 師古曰析音步鼎反  
**刻心** 刻音步鼎反 刻心 師古曰刻音步鼎反  
**洞心** 洞音步鼎反 洞心 師古曰洞音步鼎反  
**宅** 宅音步鼎反 宅 師古曰宅音步鼎反  
**心** 心音步鼎反 心 師古曰心音步鼎反  
**方人皆居心於高祖備心也** 方人皆居心於高祖備心也 師古曰方人皆居心於高祖備心也

**忤心** 忤音步鼎反 忤心 師古曰忤音步鼎反  
**熏心** 熏音步鼎反 熏心 師古曰熏音步鼎反  
**叩心** 叩音步鼎反 叩心 師古曰叩音步鼎反  
**甘心** 甘音步鼎反 甘心 師古曰甘音步鼎反  
**委心** 委音步鼎反 委心 師古曰委音步鼎反  
**心儀** 心儀 師古曰心儀  
**竦意** 竦音步鼎反 竦意 師古曰竦音步鼎反  
**直意** 直音步鼎反 直意 師古曰直音步鼎反  
**悉意** 悉音步鼎反 悉意 師古曰悉音步鼎反  
**中意** 中音步鼎反 中意 師古曰中音步鼎反  
**扞意** 扞音步鼎反 扞意 師古曰扞音步鼎反  
**覆意** 覆音步鼎反 覆意 師古曰覆音步鼎反  
**耦意** 耦音步鼎反 耦意 師古曰耦音步鼎反  
**留志** 留音步鼎反 留志 師古曰留音步鼎反  
**願志** 願音步鼎反 願志 師古曰願音步鼎反  
**銳志** 銳音步鼎反 銳志 師古曰銳音步鼎反  
**銷志** 銷音步鼎反 銷志 師古曰銷音步鼎反  
**渾思** 渾音步鼎反 渾思 師古曰渾音步鼎反  
**不自意** 不自音步鼎反 不自意 師古曰不自音步鼎反  
**情素** 情音步鼎反 情素 師古曰情音步鼎反  
**情見** 情音步鼎反 情見 師古曰情音步鼎反  
**紆體** 紆音步鼎反 紆體 師古曰紆音步鼎反  
**挺身** 挺音步鼎反 挺身 師古曰挺身音步鼎反  
**竦體** 竦音步鼎反 竦體 師古曰竦音步鼎反  
**彌躬** 彌音步鼎反 彌躬 師古曰彌音步鼎反  
**跳身** 跳音步鼎反 跳身 師古曰跳音步鼎反  
**不訾之軀** 不訾音步鼎反 不訾之軀 師古曰不訾音步鼎反  
**羸身** 羸音步鼎反 羸身 師古曰羸音步鼎反







也不諱何者 **誰何** 過秦論陳利兵而一師古曰誰何  
 言不借問耳 **誰何** 則之為誰又古何人其義一也 **誰何** 賈誼傳在大  
 者師古曰 **解何** 巨衡傳以問仙島界一師古曰 **有小人言**  
 黃也一問也 **解何** 者以亦解此語遠德令言分法也  
 高紀今古 **稱不容口** 受益博一之皆一師古曰 **橫彼口語**  
 據博傳遠德一師古曰 **言人之殊** 曹奉傳諸儒一 **不謀同**  
**辭** 辭傳成制劉氏 **窮以辭** 師古志骨仲諸公不 **移於浮**  
 辭 辭傳成制劉氏 **窮以辭** 師古志骨仲諸公不 **移於浮**  
**杜口** 杜周傳若舌一 **閉口** 津南王傳諸儒一師古曰 **口**  
**絕** 又所麻諸教者 **難口舌爭** 難口舌爭 **置齒牙間**  
**綴學** 綴學何足 **切齒** 王秉傳言 **緩頰** 高紀一 **綴學篇**  
**綴學** 綴學何足 **切齒** 王秉傳言 **緩頰** 高紀一 **綴學篇**  
**素文** 李國通賦一信而度新号 **微言** 義文志仲尼及而  
**道真** 劉歆傳妙一師古 **道真** 劉歆傳妙一師古 **道真**  
**素功** 梅福傳 **素功** 梅福傳 **素功** 梅福傳  
**刺經** 師古志博士諸生一六 **枕藉** 師古志博士諸生一六  
**訓故** 劉歆傳學者傳一而 **温故** 成也  
**魯故** 義文志詩一二十五卷師古曰故  
**質義** 師古志博士諸生一六 **質義** 師古志博士諸生一六

**煩言碎辭** 劉歆傳外之材 **因陋就寡** 劉歆傳者  
**明** 河間獻王傳文約一師古曰 **書林** 長揚賦片  
**案課** 禮樂志宮室勅異被園一 **肄業** 又禮  
**韻門** 夏侯勝傳建卒自一 **同門** 鄭玄傳  
**治決** 谷永傳不能一 **涉獵** 賈山傳一書記師古曰  
**記書** 惠夫躬傳通覽一 **揚推** 序贊一古入古曰一  
**被服儒術** 河間獻王傳一 **九章** 律歷書  
**六緯** 李尋傳五經一師古曰 **五際** 律歷書  
**奇字** 師古曰 **綴文** 劉歆傳實  
**龍虎之文** 實錄一 **屬文** 實錄一  
**拈藻** 實錄一 **發藻** 實錄一  
**爾雅** 儒林傳文章一 **離騷** 實錄一  
**畔牢愁** 揚雄傳旁指滿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一







乘間 乘隙也。乘隙傳一而乘隙也。併力 項傳與齊。面約 吳王傳至。在亡 愛盡傳不以。一說斷師古。蹉跌 步武來不。下風 則勝傳高。一之行師古曰。相然 然其傳。易與 項傳漢。一其信傳知信。斥臧否 鄭常時傳不。媿人 傳師古曰。相放 成許后傳。漸靡 泰山王傳。顧金錢 季布傳。塞責 項傳。頌禁 吳王傳。乖忤 成許后傳。舛午膠戾 劉向傳。官媚 邪臣欲以。游媚 地理志。刷恥 成紀。根柢 蘇林曰。追趨逐者 揚雄傳。何等不可 者師古曰。一坐盡傾 相如傳。漢雋卷第四

漢雋卷第五

顯蒼 異時 宇內  
 河山 疆外

顯蒼篇

顯蒼 有戲超忽荒而。一師古曰。顯穹 封禪書。天淵 實。九 九閼 入事清為志。一師古曰。三靈 校禮賦上。三光 文紀上。泰階 律歷志。一之會交矣。五原曰。一日月星也。

九閼 入事清為志。一師古曰。三靈 校禮賦上。三光 文紀上。泰階 律歷志。一之會交矣。五原曰。一日月星也。

三辰 律歷志。一之會交矣。五原曰。一日月星也。

六符 魏文志。一。一卷李奇曰。台謂之。一。而兩成。三台。

合璧連珠 律歷志。日月如。一。五星如。一。

天清日晏 校禮賦。於。一。晏温 仰祀志。

斗牛半度夜盡 如。一。也。





師古曰與本首延  
舍韻音七職又

### 異時篇

**異時** 食貨志一算數師  
古曰一古律時也  
**曩時** 師古曰父也謂昔  
高紀一別王兼有其地  
師古曰一猶往日也

**者** 師古曰一猶往日也  
**間者** 文紀一謂言中  
師古曰一謂近時也

**乃者** 蕭何傳一我使  
師古曰一猶言曩者  
**屬者** 師古曰一謂近時也

**鄉者** 張耳傳何一其用  
師古曰一謂鄉語也  
**比歲** 師古曰一不登  
師古曰一謂近時也

**歲** 食貨志一萬餘人  
師古曰一謂鄉語也  
**旬歲** 翟方進傳方進  
師古曰一謂旬歲也

**間不一歲** 師古曰一  
師古曰一謂近時也  
**比年** 宣紀一重師  
師古曰一謂比年也

**年** 師古曰一謂年也  
**異日** 師古曰一謂  
師古曰一謂異日也

**曠日** 賈山傳一十年  
師古曰一謂曠日也  
**旦日** 師古曰一謂  
師古曰一謂旦日也

**移日** 夏侯摯傳與高祖  
師古曰一謂移日也  
**周日** 師古曰一謂  
師古曰一謂周日也

**旋日** 李尋傳不  
師古曰一謂旋日也  
**朝日** 子定國傳數以  
師古曰一謂朝日也

**差一二日** 周亞夫傳  
師古曰一謂差一二日也  
**前是** 師古曰一謂前是

**近屬** 師古曰一謂近  
師古曰一謂近屬也  
**屬過** 師古曰一謂屬  
師古曰一謂屬過也

**屬耳** 董光傳將軍之  
師古曰一謂屬耳也  
**食頃** 師古曰一謂食  
師古曰一謂食頃也

**居有頃** 東方朔傳一  
師古曰一謂居有頃也  
**居無何** 李尋傳一師  
師古曰一謂居無何也

**居無何** 李尋傳一師  
師古曰一謂居無何也  
**居無何** 李尋傳一師  
師古曰一謂居無何也

**居無何** 李尋傳一師  
師古曰一謂居無何也  
**居無何** 李尋傳一師  
師古曰一謂居無何也

**無幾何** 師古曰一謂無  
師古曰一謂無幾何也  
**無幾** 原涉傳五百一  
師古曰一謂無幾也

**幾何** 五行志其一師  
師古曰一謂幾何也  
**七始** 禮樂志一華始  
師古曰一謂七始也

**三始** 師古曰一謂三  
師古曰一謂三始也  
**一統** 律歷志八百一十  
師古曰一謂一統也

**六辰** 五行志其一師  
師古曰一謂六辰也  
**參陽** 師古曰一謂參  
師古曰一謂參陽也

**三七** 師古曰一謂三  
師古曰一謂三七也  
**陽九** 律歷志九元曰  
師古曰一謂陽九也

**府首** 律歷志六十一  
師古曰一謂府首也  
**盛秋** 師古曰一謂盛  
師古曰一謂盛秋也

**正月** 師古曰一謂正  
師古曰一謂正月也  
**後九月** 師古曰一謂  
師古曰一謂後九月也

**期有月** 師古曰一謂  
師古曰一謂期有月也  
**一月四** 師古曰一謂一月  
師古曰一謂一月四也

**十五日** 師古曰一謂  
師古曰一謂十五日也  
**雨水** 師古曰一謂雨  
師古曰一謂雨水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伏祠** 師古曰一謂伏  
師古曰一謂伏祠也  
**清** 師古曰一謂清  
師古曰一謂清也



**外** 元紀一中國之諸侯 古曰一包含此諸侯會同 **諸夏** 刑法內事天子

**上方** 謂比與東也陽氣所萌生狀為 **下方** 謂比與西也陰氣所萌生狀為

**萬區** 地理志傳百里之 **八區** 地理志傳百里之

**八紘** 又稱六合也 **八埏** 封禪書下并 **八荒** 通

**六合** 相如傳一之內師古 **六幕** 地理志

**四極** 又一方極遠之也 **四表** 蕭望之傳先表

**四鄰** 地理志包一四方 **十二州** 地理志天下分地為

**八鎮** 地理志九州之外有并州 **八鎮** 地理志九州之外有并州

**輿地** 津南王傳林一國 **從衡** 刑法志合

**內郡** 成公 **支郡** 地理志傳其

**比郡** 嚴延年傳及一為守師 **閩郡** 武紀一不屬一人師

**股肱郡** 季市傳河東 **天下喉咽** 嚴延年傳河南

**方制** 地理志一萬里師古 **形制** 郡食其傳

**提封** 刑法志一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

**規土** 武王子傳一連 **都會** 地理志宛而通武關東受江

**天府** 張良傳一之圖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 **斥境** 地理

**窮里** 趙廣漢傳會一也 **製里** 地理志

**戚里** 石奮傳其家長安一師古曰於上 **陵里** 傳父

**五陵** 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一諸為氣節者皆歸之

**鄗小縣** 韓安國傳即以婢一師古曰 **下縣** 文翁傳

**國邑** 百官表列侯所食縣曰國邑 **鄉聚** 平

**市井** 凡古一者一交易之聚一共汲之所

**接比** 地理志吳興與楚一師古曰 **比境** 諸侯王

**壤斷** 潘道志水 **反壤** 又有

**接壤** 武紀而 **壤斷** 潘道志水 **反壤** 又有

**縣隔** 高紀帶河阻山一十里應動四百里

**要害** 曰一者在或為要隘也 **醜** 醜

**易地** 地理志傳平原一 **地著** 食貨志

**土著** 張鷟傳其俗一師古曰一者謂有城

**康衢** 賈疏案康衢擊於一 **孔道** 氏曰五達曰四達曰

**間道** 高紀從一先軍師古曰 **甬道** 復上下有道故謂之

**子午道** 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孫道一



瀨谷也唐平曰溪谷子虛賦報一通一報撰曰  
 下瀨曰瀨水注川口一瀨溪曰一  
 勃澥子虛賦澤一  
 黃澇食貨志塞川原為一師古曰  
 汗者一胡反經川一黃澇音一胡反  
 古曰休水曰經川一黃澇音一胡反  
 反駭超既離岸一皆約曰一水也師古曰其先  
 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  
 澧州京二山城臨曲江之一師古曰曲岸曰澧澧即澧澧出  
 文紀山崩大水一師古  
 曰旁北曰上澧曰一師古  
 夢吳越之間有吳區  
 齊有海陽郡有圓田八川十虛賦澧澧滿是為一澧音半  
 賈誼傳澧一之神龍兮師  
 古曰一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五河大人賦竭度九江越一師古曰厥晉謂一皆非五河也  
 之河也仙經說有紫雲黃之河非謂九河之河非五河也  
 瀆郡志志一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洑  
 瀆為一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  
 六輔兒寬傳秦附一秦者曰  
 東河南河內也師古曰非也瀆志云寬秦一秦在秦國音高仰之曰此  
 關於秦國梁上流南岸更關一小溪以助流灌耳今秦州秦陽三原兩縣  
 界此溪南存鄉人名曰六梁亦號輔瀆故河梁  
 秦去關內則輔瀆宜是也強說三河之地哉  
 所候師古曰一重  
 之官其深也  
 枕江履助傳北一大一師古曰枕江一師古曰一枕河  
 也一者瀨也成紀行舉一之郡師古曰瀨水師古曰  
 被義又瀨河一古傍河也瀨音頻又音質傍音步瀨反  
 師古曰一者  
 瀨海源而行也  
 負海五行志一至此邊師古曰一  
 師古曰一者  
 守為國也師古曰環音官  
 環隄義傳隄里一師古曰一  
 直瀆涉河一師古曰涉音步  
 日地涉河一師古曰涉音步  
 行於涉趨泥一師古曰涉音步  
 中瀨也師古曰泥音步  
 下瀨古曰瀨音步  
 批

巖又一橫據師古曰巖反巖也  
 臨城又一一瀨音師古曰臨謂水中  
 城也  
 跳沫又跳沫一師古曰沫水也  
 音連  
 壘上陸機傳壘上之師古曰壘上  
 雕上武紀上上謂于法陰一陸林曰雕音誰師古曰雕者以其形高  
 雕人呼秦音如謂故轉而為  
 江潭天賦曰一一而注謂者  
 商顏海志引洛水至一一下師古曰一商山之類也  
 為不疑傳  
 門又為石陸多張一一水澤曰  
 醜渠海志志一一以引其河至  
 石菑海志志一一師古曰一石菑  
 捷又實謂其水之口稱捷捷之天稱捷  
 金隄子虛賦上一一師古曰一  
 湯谷子虛賦右一一師古曰一  
 徒駭海志志九河  
 陽曲地理志一一庶初曰河干  
 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一一之類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遊  
 師古曰游音步  
 碣石成紀至一一文類曰此石碣海  
 亦遊碣石耳不係於河水也  
 昆鄰扶輿中延一一師古曰一  
 廊衍





漢雋卷第六

蒸庶 佃作 穰祀

精祿 五樂

蒸庶篇

蒸庶 武紀勳元元 見上文紀以全天下

元元 見上文紀以全天下

品庶 賈祖傳 師古曰 黎元 成安樂業

編戶 師古曰 編戶 高紀為 師古曰

齊民 食貨志 師古曰 齊民 齊民

五民 地理志 師古曰 五民 五民

末民 又官富實而 師古曰 末民 末民

浮食奇 師古曰 浮食奇 浮食奇

黠首 師古曰 黠首 黠首

白徒 師古曰 白徒 白徒

流冗 師古曰 流冗 流冗

冗食 師古曰 冗食 冗食

名數 師古曰 名數 名數

自占 師古曰 自占 自占

占數 師古曰 占數 占數

壯 師古曰 壯 壯

懷生 師古曰 懷生 懷生

民 師古曰 民 民

息耗 師古曰 息耗 息耗

庸保 師古曰 庸保 庸保

賣庸 師古曰 賣庸 賣庸

愍隸 師古曰 愍隸 愍隸

佃作 師古曰 佃作 佃作

佃作篇

剛田 師古曰 剛田 剛田

代田 師古曰 代田 代田

輦田 師古曰 輦田 輦田

草田 師古曰 草田 草田

池田 師古曰 池田 池田

藉田 師古曰 藉田 藉田

弄田 師古曰 弄田 弄田

南畝 師古曰 南畝 南畝

佃田 師古曰 佃田 佃田

仟伯 師古曰 仟伯 仟伯

農殖 師古曰 農殖 農殖

劬 師古曰 劬 劬

火耕水耨 師古曰 火耕水耨 火耕水耨

農 師古曰 農 農

農 師古曰 農 農

農 師古曰 農 農





**權火** 許氏志通一... 權火者或以天子

**燔瘞** 終軍傳... 燔瘞者以

**祝延** 又皆一之... 祝延者

**枌榆社** 社在枌榆... 枌榆社

**青社** 武王傳... 青社

**族人炊** 郭氏志... 族人炊

**踏林** 踏林者... 踏林

**左坐** 左坐者... 左坐

**中雷** 中雷者... 中雷

**精禋** 精禋者... 精禋

**嘉况** 嘉况者... 嘉况

**嘉生** 嘉生者... 嘉生

**嘉禱** 嘉禱者... 嘉禱

**青祥** 青祥者... 青祥

**嘉禱** 嘉禱者... 嘉禱

**嘉禱** 嘉禱者... 嘉禱

**嘉禱** 嘉禱者... 嘉禱

**嘉禱** 嘉禱者... 嘉禱

**元符** 長楊賦... 元符

**熙事** 禮樂志... 熙事

**鑿** 鑿者... 鑿

**春祺** 禮樂志... 春祺

**發祥** 禮樂志... 發祥

**函蒙** 禮樂志... 函蒙

**休嘉** 禮樂志... 休嘉

**燭耀** 禮樂志... 燭耀

**微幸** 禮樂志... 微幸

**倚異** 禮樂志... 倚異

**天幸** 禮樂志... 天幸

**創既** 禮樂志... 創既

**宿旣** 禮樂志... 宿旣

**禍烈** 禮樂志... 禍烈

**亂階** 禮樂志... 亂階

**鬼瞰** 禮樂志... 鬼瞰

**不鄉** 禮樂志... 不鄉

**沾危** 禮樂志... 沾危

**五樂** 禮樂志... 五樂

**鏗鎗** 禮樂志... 鏗鎗











**三服** 元紀履齊一官李史曰齊國舊有一之官魯獻冠憤號為首  
今之方目漆也說素今之  
元服 昭紀帝加一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  
納也輕納今之輕漆也

**竹皮冠** 高紀曰一為一應劭曰以竹始生皮竹皮冠  
冠為一竹皮冠謂竹皮也今南夷取竹皮切時績以為冠  
師古曰竹皮冠謂竹皮也

**仄注冠** 五行志昌邑王賀道治一師古  
所解之雜耳非竹筠也

**駮驥冠** 侯春傳即付中皆一具帶師古曰以一毛羽  
高也

**柱後惠文** 張敞傳當以一  
一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七紅赤

**戴** 街師古曰戴冠者也昔山爾反  
以下四十九人賜一師古曰一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  
也一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謂字或作積積謂聚積之若今之襪為也

**翻纓** 江充傳冠一之服度曰以為月作  
纓也臣瓚曰一之謂如蟬翼者也

**曲裾** 又一後垂交輸聚委  
之朝服中裨也裨音並

**紗縠** 又衣一裨衣師古曰一飾  
今方日紗是也縠音山爾反

**交輸** 又知  
之朝服中裨也裨音並

**著冒** 古曰冒所以覆其  
勝 大人賦觀西王母湯然自首一而穴履  
師古曰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華勝

**黃纁** 東方朔傳一充耳  
師古曰一不加上冠

**朱紱** 朱紱蓋蓋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  
之於免垂兩耳旁示不外也

**委裘** 賈誼傳植遺履一五原曰一  
師古曰一若衣天子朱紱朝事先者衣也

**袪服** 鄭陽傳一  
師古曰一若衣天子朱紱朝事先者衣也

**祖** 五行志成帝微行從人皆白衣  
師古曰一不加上冠

**黃纁** 東方朔傳一充耳  
師古曰一不加上冠

**朱紱** 朱紱蓋蓋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  
之於免垂兩耳旁示不外也

**便衣** 李陵傳一獨步出營師  
盛服也故音辨

**襜褕** 兩專傳一十五一十一  
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一之非也

**卓衣** 蕭望之傳臣故備一二十餘  
日以綿絮衣日精上中下者絲之

**玉衣** 霍光傳傳味幾一  
著一牛衣 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皇者

**短衣楚製** 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纁要已下玉  
為扎衣尺廣二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纁

**繡袷綺衣** 師古曰一長襦袷袍各一師古曰拾  
謂袷衣之形製

**諸子** 元右傳衣袷一師古曰一袷  
袷師古曰一若今之織成以為袷及襦領

**綺縠** 師古曰一若今之織成以為袷及襦領  
者也古謂之車馬縠其上也

**大** 朱博傳教功曹官多衣一  
師古曰一五原曰袷音紹謂大袴也

**綢繆** 張敞傳內飾則結一又繆曰  
細之屬所以裝束也

**短褐** 不完師古曰一布  
自結固也

**結袷** 不完師古曰一布  
長襦也一縠衣也

**結袷** 不完師古曰一布  
一者謂僅整所著布長襦也

**方領** 廣川王傳  
師古曰一厚繒繒音大與反

**中** 石奮傳取親一兩師  
師古曰一若今言中衣

**袷** 又上蘇林曰論音投實連解周官云論行清也五原曰一行清一中衣  
論者也東南人謂縠木空如曾謂之論音灼曰今出語反門小衣

**鎧扞** 師古曰一若近  
身之小衣若汗衫也

**積鼻** 相如傳  
相如傳





**車** 乾獵車 宜紀太僕以... 車 乾獵車 宜紀太僕以... 車 乾獵車 宜紀太僕以...

**小馬車** 宜紀太僕以... 小馬車 宜紀太僕以... 小馬車 宜紀太僕以...

**廣柳車** 宜紀太僕以... 廣柳車 宜紀太僕以... 廣柳車 宜紀太僕以...

**車** 宜紀太僕以... 車 宜紀太僕以... 車 宜紀太僕以...

**蒲輪** 宜紀太僕以... 蒲輪 宜紀太僕以... 蒲輪 宜紀太僕以...

**駢乘** 宜紀太僕以... 駢乘 宜紀太僕以... 駢乘 宜紀太僕以...

**駢馳車** 宜紀太僕以... 駢馳車 宜紀太僕以... 駢馳車 宜紀太僕以...

**駢輪** 宜紀太僕以... 駢輪 宜紀太僕以... 駢輪 宜紀太僕以...

**駢擊** 宜紀太僕以... 駢擊 宜紀太僕以... 駢擊 宜紀太僕以...

**乘傳** 宜紀太僕以... 乘傳 宜紀太僕以... 乘傳 宜紀太僕以...

**接軫** 宜紀太僕以... 接軫 宜紀太僕以... 接軫 宜紀太僕以...

**馮軾** 宜紀太僕以... 馮軾 宜紀太僕以... 馮軾 宜紀太僕以...

**銜屨** 宜紀太僕以... 銜屨 宜紀太僕以... 銜屨 宜紀太僕以...

**轍跡** 宜紀太僕以... 轍跡 宜紀太僕以... 轍跡 宜紀太僕以...

**轍重** 宜紀太僕以... 轍重 宜紀太僕以... 轍重 宜紀太僕以...

**望舒彌轡** 宜紀太僕以... 望舒彌轡 宜紀太僕以... 望舒彌轡 宜紀太僕以...

**輜重** 宜紀太僕以... 輜重 宜紀太僕以... 輜重 宜紀太僕以...

**輜重** 宜紀太僕以... 輜重 宜紀太僕以... 輜重 宜紀太僕以...

**輜輳** 宜紀太僕以... 輜輳 宜紀太僕以... 輜輳 宜紀太僕以...

**乘堅策肥** 宜紀太僕以... 乘堅策肥 宜紀太僕以... 乘堅策肥 宜紀太僕以...

**冠蓋** 宜紀太僕以... 冠蓋 宜紀太僕以... 冠蓋 宜紀太僕以...

**相望結轍於道** 宜紀太僕以... 相望結轍於道 宜紀太僕以... 相望結轍於道 宜紀太僕以...

**踞鞞** 宜紀太僕以... 踞鞞 宜紀太僕以... 踞鞞 宜紀太僕以...

**一封軛傳** 宜紀太僕以... 一封軛傳 宜紀太僕以... 一封軛傳 宜紀太僕以...

**輿轎** 宜紀太僕以... 輿轎 宜紀太僕以... 輿轎 宜紀太僕以...

**立軛併馬** 宜紀太僕以... 立軛併馬 宜紀太僕以... 立軛併馬 宜紀太僕以...

**輿轎** 宜紀太僕以... 輿轎 宜紀太僕以... 輿轎 宜紀太僕以...

**文鷁** 宜紀太僕以... 文鷁 宜紀太僕以... 文鷁 宜紀太僕以...

**橫船** 宜紀太僕以... 橫船 宜紀太僕以... 橫船 宜紀太僕以...

**刺船** 宜紀太僕以... 刺船 宜紀太僕以... 刺船 宜紀太僕以...

**濯船** 宜紀太僕以... 濯船 宜紀太僕以... 濯船 宜紀太僕以...

**戈船** 宜紀太僕以... 戈船 宜紀太僕以... 戈船 宜紀太僕以...

**還舟** 宜紀太僕以... 還舟 宜紀太僕以... 還舟 宜紀太僕以...

**扁舟** 宜紀太僕以... 扁舟 宜紀太僕以... 扁舟 宜紀太僕以...

**舟** 宜紀太僕以... 舟 宜紀太僕以... 舟 宜紀太僕以...

**漢雋卷第七**

漢雋卷第八

第室 次舍 繡繆

五兵 搏戰

第室篇

第室 高紀屬大... 孟... 廣夏 王言傳... 殿 靈光

官寺 元紀收... 府 古曰凡府是所在皆謂之府

東第 相如傳... 第官 平五

府舍 元方傳... 甲舍 胡定傳

旁舍 高紀通... 傳舍 鄭食其傳

里區謂舍 食貨志... 除舍 趙王彭祖傳

邑屋 非解傳... 里宅 原涉傳

官亭 潘注... 中都官 宣紀

都亭 相如傳... 鄉官 黃霸傳

郵亭 黃霸傳... 丘亭 息夫躬傳

街郵 古曰郵... 夷郵 元紀

學 古曰學... 門師古曰

延中 高紀... 郵亭 黃霸傳

街郵 古曰郵... 丘亭 息夫躬傳

官 何武傳... 郎臺 東方朔傳

閣室 靈光傳... 廊廡 寶嬰傳

軒檻 史丹傳... 軒 甘泉賦

前堂 田蚡傳... 上榮 甘泉賦

東箱 周昌傳... 東閣 文翁

詣閣 朱博傳... 奧內 杜都傳

關外 門中樞... 塾 食貨志

房櫳 又... 步櫳 子虛賦

飛棖 甘泉賦... 挾板 又

采椽 屋相也... 薄檀 王莽傳

重簾 張敞傳... 衡門 古曰

聚廬 賈山傳... 次門 五行志

門牀 五行志... 門區 五行志

門牀 五行志... 門區 五行志

門牀 五行志... 門區 五行志

門牀 五行志... 門區 五行志

門牀 五行志... 門區 五行志

門牀 五行志... 門區 五行志

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梯以擊  
 敵也。難果聲相近本一物也。**甕** 隔繩樞 通承論陳沙一。一之  
 康曰瓦甕。切皆冒 越后傳一。師古曰一。門。月。金。古。元。朝。年  
 為處也。切皆冒 限也。一其頭也。皆音它。合。反。金。古。元。朝。年  
 門銅龜蛇。一鳴如浮日門。一作龜蛇之形。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之子則自愛也。一謂。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坐堂外。過也。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盧** 食貨志。今官作酒。以二。五。口。方。為。一。均。率。一。以。賣。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高形如銀。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一。為。對。酒。酒。火。盧。失。其。其。我。又。  
**樹** 五行志。師古曰。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令辟** 尹賞傳。一。為。取。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栢** 又。寺。門。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臺** 舊。傳。於。四。角。而。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  
 出。名。曰。臺。陳。所。治。夾。而。邊。各。一。陳。宋。之。俗。言。一。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臺。師  
 古。曰。即。臺。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辟帶** 越。後。傳。一。往。往。為。黃。金。一。履。皮。曰。如。帶。中。之。橫。帶。也  
 華。東。也。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窰中** 蘇。武。傳。武。買。大。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鑿坏** 揚。雄。傳。或。一。以。通。應。劬。曰。魯。君。開。闢。賢。依。以。為。相。使。者  
 反。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瓦** 武。五。子。傳。以。屋。一。履。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茅茨** 司。馬。遷。傳。一。不。剪。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蓬茨** 王。粲。傳。長。林。一。之。下。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便坐** 張。為。傳。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賈** 於。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踞廁** 又。點。傳。上。一。視。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奏廁** 金。日。碑。傳。日。碑。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賈** 於。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徒四壁立** 相。如。傳。家。一。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地上** 張。良。傳。下。下。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屏處** 趙。后。傳。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鉅橋** 張。良。傳。一。之。東。原。度。一。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屏處** 趙。后。傳。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隱屏** 金。貨。志。今。今。細。一。人。操。造。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間燥** 兩。吉。傳。直。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壺** 有。戲。及。昔。君。之。門。間。先。聖。之。靈。與。應。動。日。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次舍** 吳。王。傳。治。一。須。大。王。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頓舍** 李。廣。傳。統。善。水。軍。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休舍** 高。紀。後。止。官。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次所** 陳。勝。傳。小。廣。之。一。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家在**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反舍**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反室**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業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平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通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留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循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行計**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微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行前**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行祖**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治行**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行縣**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行祖**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裝齋**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贏糧**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辦裝**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媾來**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間步**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跬步**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履步**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押至** 師古曰。門。月。金。古。元。朝。年

**打音** 打音之押師古曰  
**寢尋** 齊志上陸地幸郡縣一於  
**馳馬** 子  
**跳驅** 劉澤傳述一  
**跳** 高祖初開成車漢王一史記作  
**狂** 往來  
**越** 大人賦騰而一張揖曰  
**橫厲** 陳湯傳一鳥孫  
**廝留** 西域傳  
**腰路** 甚東師古曰一言其  
**苛留** 威紀疏氏欲入師古曰  
**必路** 杖後以制師古曰  
**北首** 幹信傳一燕路師古  
**至質** 田廣明傳不引軍空還  
**涉濟** 霍去病傳一約首一若足張安曰  
**亡邸** 張耳傳一父春  
**避宅** 夷逸地理志謂廣仲一師古曰  
**杜門** 土陵傳謝病免一師古曰  
**屏居** 齊魯傳謝病一師古曰  
**介居** 齊魯傳謝病一師古曰  
**家居** 介居河地師古曰  
**族居** 師古曰  
**比至** 高祖自度一皆之  
**還鄉** 間處 齊魯傳一而不朝師  
**轉鄉** 高祖連兵一師古曰  
**三反** 陳勝傳使者一師古曰  
**再反** 五反 古曰反謂回還也  
**贅聚** 李廣利傳代完一師古曰  
**按堵** 高祖紀吏民皆一  
**宴游** 買山傳大巨不得與  
**羈旅** 安枕 然有傳陛下  
**暴露** 項籍傳一於野  
**匡薄** 王吉傳冬則為風寒一

**單外** 何並傳家開一師古曰  
**身自為使** 吳王傳之一  
**關出** 以關傳以為一財物應助日關  
**宿留** 師古曰  
**精醪** 李廣傳持一遺廣師古曰  
**一肉卮酒** 張禹傳不遇  
**漿酒** 古曰一漿酒也精皆備  
**霍肉** 師古曰  
**糲食** 師古曰  
**五鼎食** 師古曰  
**法膳** 王莽傳復太  
**膳宰** 師古曰  
**絕甘** 師古曰  
**胃脯** 谷永傳滿衣以  
**糠覈** 陳平傳亦食一耳孟康  
**大截** 亞夫傳召亞夫賜食  
**半叔** 項籍傳李食  
**腊毒** 五行志厚味實一師古曰  
**枸醬** 西南夷傳南粵食  
**桂蠹** 師古曰









亦失其義... 羽獵... 春

蒐秋彌... 校聯... 亦謂以木相貫連開會獸也今云一不絕言營相次

搏戰... 搏戰... 殊死戰... 國陳

搏戰篇

衡擊... 衡行... 泉俊... 折衝... 陷堅... 陷陳... 國陳

漂鹵... 推鋒... 爭鋒... 蒙矢石... 血刃... 敵

合刃... 喋血... 厭... 批

敵... 批

敵... 批

敵... 批

敵... 批

難... 歸... 冠軍... 自

追北... 折北... 過當... 中率... 汗馬... 挫瓦

當... 奪便... 事刃... 挫瓦

魔城擄邑... 旬地... 拔之... 略地

阮... 塵... 級

天兵四臨... 回戈邪指... 一敗

塗地... 暴骸... 暴骨... 被創

塗地... 暴骸... 暴骨... 被創

塗地... 暴骸... 暴骨... 被創

塗地... 暴骸... 暴骨... 被創

塗地... 暴骸... 暴骨... 被創

七 創痍 季布傳：一未殄 師古曰：痍，傷也。 分梨 師古曰：梨，與勢同類，折也。

勢力 鉅癥 又充：一者孟康曰：癥，瘕也。 犇命 師古曰：犇，馳也。 後

走 應劭曰：閉命，奔命也。 為從 項禮傳：與諸侯俱。 中覆 師古曰：覆，覆也。 特起 師古曰：特，特也。

距 師古曰：距，距也。 散地 師古曰：散，散也。 戰逐 師古曰：戰，戰也。 橫草功 師古曰：橫，橫也。

請命 師古曰：請，請也。 右武 師古曰：右，右也。 威稜 師古曰：威，威也。 廟

極武 師古曰：極，極也。 勝 趙充國傳：誠非素定。 席勝 師古曰：席，席也。 腦幕沙觭余吾 師古曰：腦，腦也。

輶輻破穹廬 師古曰：輶，輶也。 歐市人而戰 師古曰：歐，歐也。 機變

漢雋卷第八

漢雋卷第九

義農 不諱 根著

昆蟲 若干

義農篇

義農 黃唐 黃虞 宗宣 赤

老嚴 由夷 赤

松 胥原 彭胥 湘累

靈脩 陽子 諸賁 班輸

蘇隨 牙曠 研桑 計然

...

...

...

...

...

...

...

...

...







五畜

地理志：五畜為牛馬犬豕雞。豕，師古曰：謂食豕之類也。

豕園

豕園，師古曰：豕園，豕之園也。

伐狐

伐狐，師古曰：伐狐，狐之類也。

兩獸

兩獸，師古曰：兩獸，獸之類也。

威鳳

威鳳，師古曰：威鳳，鳳之類也。

羈隼

羈隼，師古曰：羈隼，隼之類也。

乘鴈

乘鴈，師古曰：乘鴈，鴈之類也。

殊翁

殊翁，師古曰：殊翁，翁之類也。

鵲雀

鵲雀，師古曰：鵲雀，雀之類也。

一鵲

一鵲，師古曰：一鵲，鵲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鷓鴣

鷓鴣，師古曰：鷓鴣，鴣之類也。

守宮

守宮，師古曰：守宮，宮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蝥

蝥，師古曰：蝥，蝥之類也。

使不得遠滿也  
師古曰充音源  
**文甲** 西域傳寶明珠一  
津曰一即瑞理也

### 若干篇

**若干** 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一師古曰一且數數之言也千箇也  
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一順也一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一切** 平紀史在位二百石以上一滿秩如真師古曰一者權時之  
事非終常也猶如以刀切物務取整齊不顧其粗細故言一萬

**分** 谷未傳不能實攝一師古曰一又教塞一萬分一  
張釋之傳有什有一

**二** 張耳傳一相全師古  
曰十中尚實得二勝秦 什二三 高紀士卒墮指者一師

**什三什六** 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 什四 成紀被吳  
田租師古曰一謂 什五 食貨志或新秦民之田見稅一 什七 去

田租師古曰一謂 什八 刑法志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一 師古曰  
言何如之師一減其一也 什八 十少其八也趙充國傳初吳充國計者什

**十半** 枚乘傳尚得一師古曰十分之  
中可實五分無慮故大尚得一 太半 歷西王傳則其國去

**什六七** 食貨志悉著  
最後一 什八 師古曰言十換其八

**相什相百** 枚乘傳此其與秦地一而民一 百二十  
二 高紀秦得一齊得十二師古曰秦得一者二萬人當 數十百

**鉅萬** 食貨志實各以  
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 鉅萬十數 師古曰謂十萬

**二萬萬餘** 食貨志實直一 大萬 劉向傳功費一 百  
萬萬 趙后傳孝成皇帝至 無萬數 成紀有青蛇一 師古曰言

**以萬鍾計** 貨殖傳橘棗一 師古曰一  
可得故一 貨殖傳橘棗一 師古曰一

能多 數千枚 宜軒后傳有常可  
也 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均 食貨志今官作酒以二千五  
一 師古曰朱提銀名 一均 百石為一準開一厘以實 秋豪 高

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細細過足論小非言其益 豪釐 律歷志度長短者  
十 為一 毛 文三王傳一 過夫那 豪芒 寅錢說思於一之內

微也 秒忽 序贊造計一 對德曰一禾芒也一 忽微 律歷志無有  
細於髮者也 空 律歷志有 忽微孟康曰 圭撮 律歷志量多

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 黍 律歷志權輕者不失  
十黍為一銖師古曰黍音 尋常 勳曰八尺曰一 倍 食貨

城十一師古曰八尺曰 半 賈 食貨志當具有者一而賈師古曰  
取人中臂之一尋也 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倍

**稱** 食貨志亡者取一之息如薄曰取一償二 幾所 賈傳金餘尚有  
為一 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者也是 無隄 東方朔傳一日之舉不足以危一之

許也 無隄 與蘇林曰隄限也無隄若言不替也 用五 式紀數一  
漢書主德士數五故一 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 三陔 郊祀志禮一

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大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彈記 長楊賦不可  
重也 谷量 貨殖傳一牛為師古曰言其數 戶知 韓信傳關中民一之

不可盡記 戶知 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無愚智皆知 項籍  
之七秦一 度長絜大 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法一 下 師古曰

及 一二其詳 長楊賦僕僕 亡雙 河東賦參天地而稱 少  
雙 吾丘壽王傳 寡 吾丘壽王傳 勝識 果紀賦既不敏弗能一

漢雋卷第九

漢雋卷第十

假設 雲丞 建瓴

鴻濛 匈匈

假設篇

假設 賈誼傳一陸 藉弟 陳勝傳一今母新慶慶曰藉藉也

且也香灼曰野食其傳弟吉之外感傳弟一見我燕說走也師古曰厚厚

義皆舉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衆弟也師古曰厚

言但令無新也今俗人誦稱但者意言之則者如弟 地忍 陽吉傳

失與食其外感傳所六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但已 王尊傳不可一師古曰但使也

但已 師古曰地亦 但已 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但餘 賈誼傳一

志以所入貢一之師古曰但空 大抵 賈誼傳一曾也師 大抵無

也使也言空路與之不取恩利也 大抵 師古曰一猶言大略 大抵無

慮 食貨志一皆錄金錢矣師古曰或曰大抵無慮也 大抵無慮也

舉凡之言也無小 大歸 王莽傳一王莽 大要 陳成傳一教成

思慮而大歸也 大歸 當代漢有天下 大要 師古曰一教成

也 若 高紀一郡師者對萬戶 蓋 師古曰一若蓋為符 抑 王行志

師古曰一者及之辭 蓋 師古曰一若蓋為符 抑 王行志

古曰一發 顧 高紀有功者一不得師古曰 訪 高五王傳一以呂氏

師古曰一顧也言若人反一然 訪 師古曰一猶言也 訪 師古曰

古一舉以為驗 云 郊祀志文公使若石不 狼 師古曰狼也

師古曰一假借 重 班固傳一師古曰重者情 誣 師古曰

李夫人傳一師古曰 重 班固傳一師古曰重者情 誣 師古曰

師古志其方盡矣一勿猥 董仲舒傳一勿非師古曰猥

右傳主見一英人師古 胥靡 楊雄傳一為率張安白一相也

日附儲也音大紀反 設 李廣利傳諸樓兵弩一甚都 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雖家園推

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謂美之稱也張說近之持洵美 且都又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章言都邑失之遠矣

苦勞苦也 甚惡 師古曰甚惡也音女六反 訖息 谷未傳安其

已 郊祀志無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可一師古曰不勝原

古曰勝之也 多之 灌夫傳士以此一師古曰多猶重 佑之

傳常一師古曰 數之 張耳傳 置之 王夫人傳前漢曰母一師古曰

古曰佑也 數之 耳一置之 師古曰一猶言任聽之 戚之

相如傳夏司之 高五王傳以為物而一名之 孟喜傳為一師古曰

右氏一師古曰一者察視之 更之 食貨志悉已獨租賦不足日一師古曰更

日然然開 泊如 楊雄傳一也師古曰 晏如 東海內一師古

大之貌 泊如 安靜也音步各反 晏如 東海內一師古

噤 外戚贊一猗與 武也一師古曰 盛哉 錄乎 河東

一越不噤乎 潘岳志號蕭蕭兮一何 蹶然 陸賈傳化近一是坐

可謂已噤乎 以師水師古曰一蹶然 蹶然 陸賈傳化近一是坐

也音 听然 子產賦一而笑師古曰 悵然 谷未傳士大 悵然

師古曰一聽也音斷又牛隱反 悵然 夫一失望悵然 悵然

傳長一師古曰 悵然 文紀一余外人之有非孟原曰 悵然 王心

古曰悵然 悵然 文紀一余外人之有非孟原曰 悵然 王心

憊然 淮陽王敬傳其人一不知所 歛然 臣衡傳學士

憊然 淮陽王敬傳其人一不知所 歛然 臣衡傳學士





伏越季季款以兵力一問里師古  
 日流者謂休奪取之若流儀之為也  
**蓬起** 項籍傳楚一之將師古曰  
 言其求也一說蓬與蓬同音  
**蠱生** 中山王傳韓之徒一師古  
 說而起者過秦論秦傑始起  
**戾** 廢助傳一不仁師古曰性  
 貪一凡言一者謂貪而戾  
**鼠竄** 謝通傳常山王奉頭一以歸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之如鼠之竄  
**烏集** 五行志一師古曰烏集古  
 中一于新城之廟蓋為  
 使頭閉氣而死若鳩之為  
**猶豫** 高右紀計一師古曰猶豫名也  
 公非因善故若一鳥之集  
**狐疑** 文帝紀朕一師古曰狐之為獸其  
 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  
 下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  
**狼顧** 食貨志民且一李奇曰狼性性走奔卒于虛賦高  
 者而稱  
**鑄集** 劉向傳一於朝師古曰鑄集其相次如魚鱗  
**機駭遠軼**  
**羅龍翰** 校獵賦一布列獲以一師古曰布列  
**魚頡鳥**  
**貯** 甘泉賦一而一師古曰貯貯上下也斬胡剛反  
**鷹擊毛摯** 義德傳以  
**突豨勇** 食貨志秦天下因從人取名曰一服  
**鼠竊狗盜** 叔孫通傳此特  
**建瓴** 高紀韓嘗居高屋之上水也如海日既盛水既也  
**建瓴箭**  
**轉圜** 梅

傳後韓若一師古  
 日一其順易也  
**括囊** 傳一不言師古曰括結  
 說丞相私下之知一耳如海日以物囊其頭而為去之則其  
 人欲之耳平約日如去物上之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括囊  
**拾遺**  
**綴旒** 五行志若一不得舉手應日府旒旒  
 古曰一言其易也  
**積薪** 漢書傳用群臣知一推轂  
 東西一積薪一耳後來者居上  
**推轂** 師古曰謂置薪於道以成  
 乘若軍之行動推其轂引重而致遠也師古曰推轂  
 傳一士師古曰一言為舉人知車轂之運轉也  
**搏鼠** 志一師古曰搏鼠  
 之如一師古曰搏擊也  
**東溼** 師古曰溼溼下魚知一師古曰  
 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銷萌** 師古曰銷滅也  
**冠玉** 陳平傳平  
 耳五原日飾冠以玉  
**絕炎** 相如  
 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焚郊** 師古曰焚郊  
 獲日月中非所有也  
**炕陽** 五行志一而暴虐師古曰凡言  
 殊絕之明師古曰焚音六師古曰炕陽  
**折**  
**摩牙** 長楊賦擊之使  
**拱手** 師古曰言其不實功也  
**收電**  
**揚沸** 師古曰揚沸  
**附驥** 師古曰附驥  
**侵漁** 宣紀一師古曰  
**侵** 宣紀一師古曰  
**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  
**啗利**  
**帶膏** 師古曰帶膏者言諸  
**要領** 張壽傳不能得月  
 力足以膏之也一日一在旁附其之義也



一縷係千鈞 救急得以此一之 一貫障 王嘉武嘉區區以

江河 王嘉武嘉區區以 衣 以其身沈沒也黃帝

錦夜行 須籍得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繡夜行 朱實

狐白裘反衣 臣衛傳是有一之而一也師古

局趣棘下駒 則以背毛為裘而承其白益取厚而溫也於既反

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家無人行也

席上過師 趙元國傳突 安於覆孟 師古曰言其家無人行也

羔犢扞虎狼 師古曰言其家無人行也 腐肉

齒利劍 秋委傳 彊弩射潰齋 韓安國傳

紕繆廬而責獲 王季傳 從苑

敦度泰山 前高曰 懷沈濫

測重淵 出曰 持布鼓過雷

野禽彈走

狡兔死良狗亨 韓信傳

牛驥同皁 韓信傳 章父

薦履 冠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墳四角 察淵魚 吳王

為囊橐 刑法志囊橐也 為爪牙 王溫舒傳

如失左右手 劉向傳 養虎自遺

魚鱗左右 劉向傳 霜露之疾

狗馬之病 蘇助傳 狗馬之心

整齒之徒 長務賦 魚肉之

風雲之會 實政教音 鴻濛篇

鴻濛沆茫 廣文選 院薛

登閣 古曰 權輿 古曰

鮮扁 古曰 鳴瀟率

章皇 古曰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鳴瀟率 又鳴瀟率 驥駢駘















文字

如漢漢氏之東評之采之尚也

西者作班氏所著為稱首其源自周秦來故

奧而古更馬融以下魏晉諸儒至唐顏師古始

克發明其體為記述設故近事之傳古典之命

縱橫變化無所不有讀者知其甚富亦知其奇

非他書比也或類之或提事各自所求猶命駕

游五都之肆而環貨弗勝誠扱枉登監田之山

而珍珠難悉致矣况片言隻字之立上稽經義

下括史法讀之易過言之難盡者哉

漢為愛其用力之周有益於學

諸事得黎板命工刊之以廣其傳夫學貴通俗

類亦貴知本始得其一不遺其二由是而積

知萬可也俾所聞不忘所自自是以推雖通古

是書若采擷之為者究其心則無惑於學

苟得一必舉其類苟有聞必探其本近可以熟

一代之史旁可以綜羣籍之文惟覽者留意焉

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壽春魏必力

漢雋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林越撰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卷數與今

相符而註稱若蒼林鉞處州府志亦作林鉞此本

則皆作林越未詳孰是也其書取漢書中古雅之

字分類排纂為五十篇每篇即以篇首二字為名

亦間附原註前有紹興壬午越自序稱大可以詳

其事次可以玩其詞然割裂字句漫無端緒而曰

可詳其事其說殊誇後有延祐庚申袁楠重刻跋

稱漢雋之作蓋為習宏博便利斯為定論矣

# 元史節要十四卷

〔明〕張九韶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張克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史節要

十四卷》提要

## 元史節要序

元之初興自字端义兒十世而至鐵木真始稱帝于幹難河之上是為元太祖一世而太宗滅金四世而世祖平宋結後朔南始合于一其一代十有四君之行事蓋有不可不知者惟是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讀之必有倦心焉况板藏內而篇幅重大未

元史節要序

四

易可得則夫元之一史吾懼不能家傳而人誦之也余致政以歸暇處山房于是取元史正文做曾先之所編史略例節其要者為一書以便觀覽查用資治通鑑例編本於上而繫事於下且據其事之有關於時者載之庶幾乎可續曾氏略之後余既手編就帙乃命工鈔梓以廣其傳蓋得早

原缺第一至三葉

學者披卷一閱而有元一代君臣政事之  
 倚爰是非及其盛衰興亡之故瞭然在目  
 願不快歎刻成叙之編端

洪武甲子之槐七月既望前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臨江張九韶美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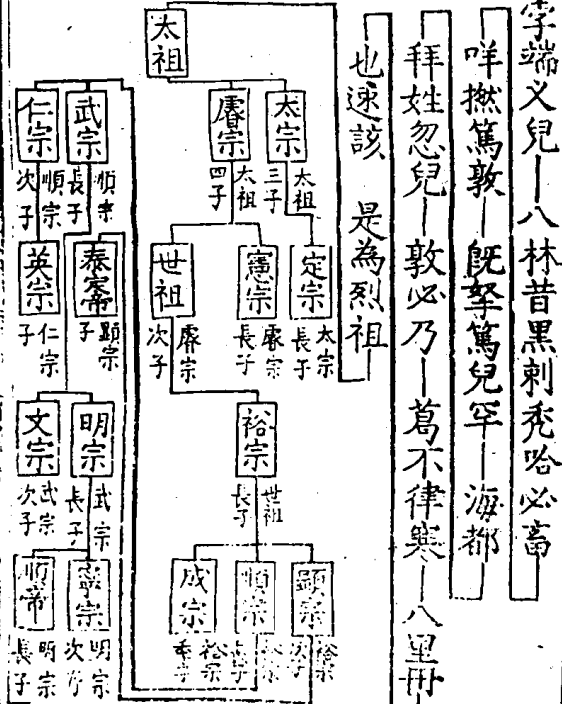
元史節要序文

五〇

元史世系歌

有元太祖起北方  
 太宗滅金國勢張  
 定宗無子憲宗立  
 世祖平宋定四疆  
 成宗武宗仁宗繼  
 英宗之後泰定帝  
 明宗文宗及寧宗  
 順帝承之失其位  
 一百六十有三年  
 世代相傳一十四

元史世系圖



元史節要世系歌

元史年號歌

世祖中統至元始
成宗元貞大德紀
武宗至大授仁宗
皇慶延祐紹其美
英宗至治僅三年
泰定致和由晉邸
文宗天曆及至順
順帝又從元統起
仍號至元改至正
歷世年號從此止

元史節要年號歌

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未嘗建元至世祖方建元明  
宗在位八閱月寧宗在位四十三日皆不及改元  
而崩

元史節要世系年號終

元史節要卷之一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元太祖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  
先有字端義兒者母曰阿蘭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  
窻中入化為神人來趨卧榻驚覺遂有娠生字端義  
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母曰此兒非癡  
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其後遂世為蒙古部長至也  
速該併吞諸部落其勢愈大也速該歿後謚曰烈祖

元史節要卷之一

神元皇帝即帝之皇考也○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  
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  
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帝  
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乃蠻部長太陽罕  
心忌帝能謂達達部主阿刺忽思曰近聞東方有稱  
帝者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刺忽思以  
其言來告帝會群臣議伐乃蠻皆以方春馬瘦宜俟  
秋高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  
以馬瘦為辭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弧矢是小  
我也彼恃其國大而言誇我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

可成也帝悅遂伐乃蠻太陽罕合諸部兵來戰勢頗盛帝以哈撒兒主中軍大戰至朮禽殺太陽罕合部兵一時皆潰夜走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駝馬而還元年○帝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幹難河之源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是歲寶金泰和之六年宋為開禧二年也帝既即位始議伐金初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讎會金降者競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議伐之然未敢輕動也

元史節要卷之一

二年○秋再征西夏克幹羅孩城

三年○春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龍庭

四年○春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溫師來戰敗之克兀刺海城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溫中與府引河水灌之遣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

五年○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乞濟受貢于靜州帝見乞濟不為禮乞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乞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

問金使曰新君為誰對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喟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北去金使還言乞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而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蓋嚴兵為備

六年○春帝自將南伐敗金人於野狐嶺金復築烏沙堡帝進攻拔之九月拔德興府十月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還

七月○春帝破昌桓撫等州敗金將紇石烈九斤三十萬衆於獯兒嘴秋圍西京金元帥奧屯襄率師來援帝遂擊之九月克奉聖州十二月克東京

元史節要卷之一

八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進攻德興府拔之帝至懷來與金行省完顏綱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帝命可忒等帥軍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州易州契丹訛魯不兒獻北口遮別遂取居庸關八月金弒其主乞濟立豐王珣章宗璟之庶兄也○帝分兵三道並進右軍循太行而南左軍遵海而東帝自將中軍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

九年春駐驛中都北郊金主遣使求和奉衛紹  
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  
遣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夏五月金主遷汴留  
完顏福興輔太子守忠守中都六月帝遣石抹明安  
等以兵圍之秋七月守忠走汴

十年春正月金通州降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  
人以城降金元帥石天應以與中府來降夏四月克  
清州順州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自殺其下棄  
城走明安入守之秋七月遣使諭金主以河北山東  
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

元史節要卷之一

四〇

命史天倪領兵南征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八月  
天倪取平州木華黎遣兵攻廣寧府降之

十一年丙子春帝還廬朐河行宮秋遣撒里智哥等  
率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獲金將泥麗古拔汝  
州抵汴京而還

十二年秋八月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  
軍南征拔遂城蠡州冬克大名府遂定益都淄萊等

州  
十三年秋八月兵出紫荆口獲金行元帥事張  
柔命還其舊職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

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  
項走西京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帝命哈真禮  
刺率師平之高麗王職遂降請歲貢方物  
十四年夏西域殺使者帝親征取訛答刺城擒  
其酋哈只兒等秋木華黎克奇嵐等州進攻絳州拔  
其城屠之

十五年庚辰春帝在西域夏克尋思干城駐驛也完  
的石河木華黎徇地至真定金將武仙出降以史  
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東  
平嚴實籍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

元史節要卷之一

五〇

來歸木華黎攻東平不克留嚴實守之圍趨洛州  
分兵徇河北諸郡

十六年辛巳春帝在西域夏駐驛鐵門關金主遣烏

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稱帝為兄不允金將忙古棄  
東平遁嚴實入守之宋遣使來請和木華黎出河  
西克葭綏鄜坊等州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西域徒思匿察兀兒等  
城還經木刺夷國渡撈撈關河遂與帝會合兵攻塔  
里寒寨克之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城里可汗合忽  
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札闌丁遁去



元史節要卷之十一

六一〇

木華黎克乾涇邠原等州秋金主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帝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今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勿復違也仲端乃歸○冬十月金河中府來降以石天應為兵馬元帥守之

十八年春三月太師國王木華黎卒○夏避暑八魯彎川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八刺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冬十月金

主珣殂子守緒立

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為人言汝軍宜早回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好生而惡殺解四夷語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帝即詔班師

二十年春正月遷行宮○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

二十一年丙戌春帝以西夏納我仇人及不遵條子自將擊之○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澤壽山

甘肅等州遂輸沙陀至黃河九渡冬帝攻靈州夏主遣嵬名令公來援帝渡河朔○冬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是歲皇子窩闊台及察合台等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于金

二十二年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攻信都府拔之四月破德順等州五月遣唐慶使金閏月避暑六盤山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邊忘下詔邪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夏

元史節要卷之一

七一〇

主李覲降○七月壬午帝不豫已丑崩於薩里川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許我則下兵唐鄧直趨大梁破之必矣言訖崩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其奇勳偉績甚衆惜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帝崩時皇太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皇子恆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授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一終

元史節要卷之二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太宗皇帝** 名窩闊台 太祖第三子也 母曰光獻皇后

弘吉刺氏 太祖崩 皇子拖雷監國 帝自霍博之地來

會喪

元年 **己丑** 夏至 忽魯班雪 不只之地 拖雷來見 秋八

月 已未 大會諸王百官 以太祖遺詔 即皇帝位 始立

朝儀 皇族尊屬 皆令就班 列拜 尊屬有拜禮 自此始

元史節要卷之二

一一〇

○金遣使來歸 太祖之期 却之 始制倉廩 立驛傳 命

河北漢人以戶計出賦 調西域人以丁計出賦 調定

諸路課稅 酒課 驗實息十取一 雜稅三十取一

二年 **庚寅** 春 遣兵圍京兆 金主率師來援 敗之 遂拔

其城 夏 避暑於塔密兒河 秋七月 帝自將南伐 皇弟

拖雷 皇姪蒙哥 率師從 拔天成堡 遂渡河 攻鳳翔 冬

十一月 始置十路徵收課使 副皆以儒者為之 用耶

律楚材之言也

三年 **辛卯** 春 二月 克鳳翔 攻洛陽 河中諸城 下之 夏

避暑于十九泉 五月 遣使假道于宋 宋殺之 秋八月

始立中書省 改從官名 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粘合

重山為左丞相 鎮海為右丞相 ○高麗殺使者 命將

率師討之 取四十餘城 高麗王徹弟懷安公請降 置

京府縣七十二 設官守之 而還 ○冬十一月 圍河中

十二月 拔之

四年 **壬辰** 春正月 帝由白坡渡河 次鄭州 金將馬伯

堅降 帝由三峯攻鈞州 克之 遂下商 號高汝等十四

州 三月 命速不台等圍南京 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

帝 還 留速不台守河南 夏四月 出居庸 避暑官山 ○

高麗叛 殺所置官吏 徙居江華島 ○秋八月 金人救

南京 諸軍與戰 敗之 九月 皇弟拖雷卒 帝還龍庭 ○

五年 **癸巳** 春正月 金主奔歸德 其將崔立以南京降

夏四月 速不台進至青城 崔立以金大后王氏后徙

單氏 刺王從恪等 至軍中 速不台遣送行在 遂入南

京 六月 金主奔蔡州 塔察兒率師圍之 詔以孔子五

十一世孫元搢 襲封衍聖公 ○冬十一月 宋遣都統

孟珙 以兵糧來 助諸軍 與宋兵合 攻蔡 金人以海汜

萊洲等州來降 較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六年 **甲午** 春正月 金主傳位于宗室子承麟 自經死

城 拔獲承麟 殺之 金亡 ○秋七月 以胡土虎 那顏為

元史節要卷之二

一一〇

中州斷事官

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皇子闊端征秦鞏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麗冬十月曲出圍棗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虜人牛馬數萬而還十一月闊端攻石門金將汪世顯降

八年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詔印造交鈔行之○三月復修孔子廟及司天臺

○夏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

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

元史節要卷之二

三十一

著副之秋闊端率汪世顯等入蜀取宋關外數州斬蜀將曹友聞十月入成都招諭秦鞏等二十餘城皆降皇子曲出率張柔等攻拔郢州襄陽府來降以游顯治襄陽樊城事用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二斤以供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畝五升高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一斤求為定額朝議以為大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仁人之言

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古溫不花等圍光州下之別將攻斬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

十年春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夏

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復取襄樊○秋

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

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之

十一年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

十二年春皇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冬十二月詔貴由班

師○敕州郡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盜賊充

元史節要卷之二

四一

斥商賈不行下令凡失盜去處不獲賊令本路民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

之又所在官民貸回鵝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

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

耶律楚材請於上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

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木相伴而止著為令○籍諸王

大臣所俘男女為民

十三年春帝有疾詔赦天下囚徒疾有疾者十

一月丁亥帝出獵庚寅還至胡蘭山臣下進酒帝歡

飲極夜乃罷辛卯暹明崩于行宮在位十三年壽五

十六葬起輦谷追謚英皇帝廟號太宗帝有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賫糧時稱治平自帝崩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

歲癸未張柔自五河渡淮攻宋楊滁和等州

歲癸未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后命張柔總兵戍杞

歲甲申夏五月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尊以儲嗣事

問楚材對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

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尊以御寶空紙付幸臣與

都刺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

元史節要卷之三

五

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尋復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奏准事理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馬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勳舊曲加敬憚焉

歲乙酉后命察罕率騎三萬與張柔掠淮西攻壽州

拔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人請和乃還明年后

始會諸王百官議立皇子貴由為嗣是為定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二終

元史節要卷之三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定宗皇帝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

氏以丙寅年生帝初太宗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為

嗣太宗崩皇后臨朝者五年乃會諸王百官於峇蘭

吞八思之地遂議立帝

元年丙午秋七月即皇帝位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

於六皇后冬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攻拔虎頭關寨

元史節要卷之三

一〇

進圍黃州

二年丁未春張柔攻泗州夏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速

之地。秋西巡八月詔蒙古人戶每百以一名充拔

都魯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起輦

谷追謚簡平皇帝廟號定宗是歲大旱河水盡涸野

草自焚牛馬多死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遣使四方

徵求無厭驛騎絡繹道路不絕民力益困自乃馬真

氏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帝既崩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太

臣不服共議立皇弟蒙哥後二年蒙哥即位是為憲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三

二

蒙哥

元史節要卷之四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聖 校閱

名蒙哥太祖第四子睿宗拖雷之長子也母曰莊獻太后怯烈氏以歲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時有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為名蒙哥者華言長生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睿宗薨乃命歸善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恟恟咸屬意於帝而覲覲者衆由是議久不决諸

元史節要卷之四

一一〇

王拔都木哥與大將兀良合台等首議推戴定宗皇后海迷失遣使諭之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為將真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脫忽列乃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使者語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聰明睿智人咸知之拔都之議良是衆悉應之議遂定

元年夏六月諸王諸大將復大會于渴帖兀阿蘭之地共推帝即位於斡難河失烈門及諸翁心不

能平有後言遣兵備之遂改更庶政遣使請燕京撫  
諭居民須便益事宜於國中凡朝廷及諸王濫發牌  
印詔旨宣命並收之諸官屬不得以朝覲為名賦歛  
民財民糧遠輸者許於近倉輸之○罷築和林城役  
千五百人○冬以燕只言帶違命誅之籍其家  
二年夏駐蹕和林分遷諸王於各所○定宗后  
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賜死謫失烈門及其黨  
於沒脫赤之地○秋七月命皇弟忽必烈征大理諸  
王秃兒花撒兵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  
西域素丹諸國詔諭宋剗南襄陽樊城均州諸守將

元史節要卷之四

二

使來附冬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帝因獵墮馬  
傷臂不視朝者百餘日十二月戊午大赦天下○諸  
王旭烈卒  
三年癸丑春罷也古征高麗兵以劄剌兒帶為征東  
元帥○宋兵攻海州戊戌將王國昌敗之○諸王按都  
遣使詣行在乞買珠銀萬錠以千錠與之仍詔諭之  
曰太祖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  
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秋九月忽必烈  
次忒刺地分兵三道以進冬十二月大理平○命宗  
王耶虎與洪福源同領軍征高麗攻拔禾山三角山

大略

等城  
四年甲寅冬忽必烈還自大理留兀良合台攻諸夷  
之未附者遂入覲○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軍求  
可以慎固封守關於將略者擢史樞征行萬戶○張  
柔移鎮亳州柔以連歲用兵兩淮難於糧運奏據毫  
之利詔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渴水北隘  
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  
自毫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為橋十五  
橫以二堡戍之○宋均州守將孫嗣遣使來降且乞  
援史樞以精甲備宋人之要遂援嗣而來其後諸將

元史節要卷之四

三

各率所部來降  
五年乙卯秋張柔會大帥於符離以百丈口為宋往  
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毫而南六十餘里中  
為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  
水中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楚丘南  
頗無宋患陳蔡穎悉皆通矣  
六年丙辰夏六月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連兒等請伐  
宋帝亦以宋人違命因使會議伐之○高麗國王綱  
嶮甫雲南酋長摩合羅嶮及素丹諸國來覲  
七年丁巳春詔諸王出師伐宋夏謁太祖行宮祭旗

鼓九月出師南征○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可直銀  
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  
此何用却之○宗王塔察兒率諸軍圍樊城霖雨連  
月乃班師元帥卜隣吉解軍自鄧州畧地遂渡漢江  
冬十月元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王陳日  
嬰竄海島遂班師

八年六年春二月陳日照傳國於長子光易光易遣  
使以方物來見元良合台送詣行在所○諸王旭烈  
兀討回哈里發平之遣使來獻捷○帝自將伐宋  
由西蜀以入命張柔從忽必烈征鄂塔察攻荆山分

元史節要卷之四

四

宋兵力○三月命洪茶丘率師從劄刺解同征高麗  
○夏四月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觀時軍四萬  
號十萬分三道而進帝由隴州入散關諸王莫哥由  
梓州入米倉關李里義萬戶由漁關入沔州皇子阿  
速帶因獵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  
拔民葱者即斬以徇由是軍中秋毫無敢犯秋七月  
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下  
九月駐蹕漢中冬十月渡嘉陵江至白水江造浮梁  
以濟駐蹕劄門攻苦竹隘遣使招諭龍州帝至高峰  
圍長寧山宋守將出戰敗之十一月龍州降攻長獲

素

山守將楊大淵降命大淵為四川侍郎仍以其兵從  
十二月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而降  
遣使招諭未附隆州及大良山守將皆降詔諸軍毋  
得掠攻雅州拔之遣使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使  
者○皇子神宗幸

九年七年春正月朔駐蹕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群  
臣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脫歡  
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可也八  
里赤曰脫歡怯臣願留居此帝善之○楊大淵請攻  
合州帝從之俘男女八萬餘口二月帝悉諸軍渡維

元史節要卷之四

五

瓜灘至石子山督諸軍戰城下三月攻鎮西門小堡  
及東新門奇勝門夏四月大雷雨凡二十日攻護國  
門夜登外城殺宋兵甚衆五月彘攻不克汪曰哥復  
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來戰遂明遇兩梯折後軍  
不克進而止乃留精兵三千守之餘軍悉攻重慶是  
月帝不豫七月帝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有  
二追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帝剛明雄毅沉斷嘗言  
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過制先是帝  
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  
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汝輩若

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  
董其戒之皇弟立是為世祖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四

六

元史節要卷之五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以歲<sub>乙卯</sub>八月

乙卯日生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憲宗即

位諸弟中惟帝最長且賢故盡屬以漠南漢北軍國

庶事歲<sub>癸丑</sub>奉命征雲南癸丑秋師次感刺分兵三

道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

只烈率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進至滿陀城留韜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一〇

重率輕兵直進過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

渡其冬軍薄大理城初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事皆

決於其臣高祥是夜祥率衆遁去追及斬之留兀良

合台以兵戍之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

大理逐班師明年秋至自大理駐桓撫間歲丙辰春

命僧子聰卜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

室憲宗命益懷州為分地冬入覲始議分道伐宋以

明年為期歲<sub>戊午</sub>冬禡牙于開平東北遂啓行歲<sub>己未</sub>

春二月會諸王于邢州秋七月次汝州命大將拔

都兒等前行備糧漢上戒諸將毋妄殺遣孫真督軍



涇州有軍士犯法者真縛致有司于帝命戮以  
徇諸軍凜然無敢犯者八月渡淮入大勝關宋戍兵  
皆遁去時淮民被俘者衆悉縱之進次江北九月壬  
寅朔親王木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凶問來  
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來豈可  
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  
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宋以大舟扼江渡  
帝遣兵奪二大舟遣水魯花赤張文謙夜具舟楫乙  
巳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為未可渡帝不  
從申救將士揚旗鼓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師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元史節要卷之五

戰殺獲甚衆迺達南岸遣使招諭鄂城不應庚戌圍  
鄂宋將呂文德自重慶來援乘夜入鄂城守愈堅時  
先朝諸臣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阿里不哥阿里  
不哥者睿宗弟七子帝之弟也皇后聞之遣使馳至  
軍前密報請速還於是留大將拔都兒等帥諸軍圍  
鄂命張文謙發降卒二萬北歸宋賈似道遣宋京來  
請和太軍北還其冬帝至燕駐燕近郊  
中統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車駕至開平諸王皆  
來會與諸大臣同勸進帝三讓諸王大臣固請乃即  
皇帝位夏四月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

文謙為左丞○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  
遣其世子側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佛留三年不遣  
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佛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  
煩兵而得一國也帝然之改館佛以兵衛送之仍赦  
其境內歸所俘民及其逃戶禁邊將毋擅掠辛丑以  
即位詔天下○以郝經為國信使何源劉仁傑副之  
使于宋○徵諸道兵赴京師宿衛○置急遞鋪○置  
互市于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阿里不  
哥僭號于和林城西按坦河○五月建元中統○立  
十路宣撫司○英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以李壇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元史節要卷之五

為江淮大都督○渾都海反○詔造中統元寶錢鈔  
○帝自將討阿里不哥○敕劉天麟規措中都折津  
驛傳馬○秋八月立秦蜀行中書省以廉希憲為中  
書右丞行省事○宋兵臨澧州李壇乞諸道援乞文  
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不許○阿藍答兒率兵入西  
涼府與渾都海合詔諸王合丹合必赤與汪良臣等  
討之大敗其軍于姑城斬阿藍答兒及渾都海西土  
悉平○初行中統寶鈔○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  
為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括樂工立儀鳳司又立  
符寶局及御酒庫群牧所

二年春正月宋兵圍連州李璿迎擊敗之璿擅發兵修益都城塹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悌者量重輕議罰○五月遣崔明道詣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敕使臣及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廩餼毋擾于民○弛諸路山澤之禁禁私宰馬牛○詔成都置惠民藥局遣使於西川等路

元史節要卷之五

四

訪賢儒僧道○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戶協濟編戶賦稅○定鹽酒稅課等法○以賈默為翰林學士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憚而罷○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藝瀆違者治罪○宋瀘州守將劉整叅城降以整行夔府路中書省兼安撫使佩虎符仍諭都元帥紐璘等使存恤其民○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罷金銀銅鐵冊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薑戶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秋七月初立翰

林園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鐸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詔許衡即其家教懷孟生徒尋以衡為國子祭酒姚樞為大司農竇默為翰林學士先是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樞等以不敢當師傳禮皆辭不拜故復有是命初默既以言王文統不中欲且依春宮以避禍衡力言其不可曰姑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傳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向太子東位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能為此事乎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樞亦贊其說故三人皆辭○初立勸農司○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議真子法詔宥之還其貨聽榷場貿易仍檄宋邊將還北人之在南者○九月大司農姚樞請以儒人總庸教乳類孟三氏子孫東平府詳議官王鏞充禮樂提舉詔以庸為教授鏞特兼太常少卿○諭諸王駙馬凡民間詞訟無得私自斷決皆聽朝廷處置○勅今歲田租輸沿江近倉官為轉漕不可勞民詔真定路官民所貸官錢貧不能償者免之○王鶚請於各路選委

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特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教鉉三十人充之。○冬十月修燕京舊城。○宋兵攻瀘州劉整擊敗之。○十一月大軍與阿里不哥遇諸王合冊斬其將火兒赤塔察兒與合必赤等復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帝親率諸軍躡其後其部將阿脫等降阿里不哥北遁。○罷十路宣撫司止存開元一路。○十二月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詔撤旂在戍兵放民間新簽軍。○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年。○春正月脩宣聖廟成。○二月李璫反以連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海三城獻于宋蓋殺蒙古戍軍引麾下趨益都發府庫犒其將校遣兵寇蒲臺詔發兵討之王文統坐與璫通謀伏誅。○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農姚樞講定條格。○夏四月脩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官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與不急之務妨本農時。○李璫據濟南史樞阿木各將兵赴之遇璫軍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級韓世安張濟民等亦破璫軍於高苑大軍樹機鑿圍璫於濟南璫不復得出秋七月璫窮蹙赴水不即死獲而誅之。○八月立諸路醫學教授

上郡

○詔益都府路官吏軍民為李璫所脅從者並赦其罪。○真定民郝興與軍人馬忠有讎殺忠子榮受興銀令與代執軍役中書省以榮納賂忘讎無人子之道杖之沒其銀事聞詔論如法仍俾中書省議有司失出之罪。○冬十月以郝興劉仁傑使宋未還原其家。○帝嘗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運司。○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務各有所司不相統攝其州縣官兼千戶百戶者仍其舊。○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七一

百四十六。○四年春二月車駕幸開平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宋主詰其稽留郝經之故。○三月初建太廟。○夏五月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陞開平府為上都。○元良吉為上都路達魯花赤董鈺為上都路總管。○開平府尹。○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教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虛。○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兩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六月建帝

廟於平陽仍賜田十五頃。○八月車駕至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買布帛有疎薄狹短者禁之。○冬十月丙戌幸于太廟以合冊塔察兒王翳張文謙行事。○是歲天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

至元元年春正月敕諸路宣慰司非奉旨無輒入覲。○立諸路平準庫。○二月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三月尚書宋子貞陳時事以為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八〇

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為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稅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胥子教州郡課諸生三年一貢舉帝降詔獎諭令中書次第行之。○夏四月御苑官南家帶請修駐驛涼樓并廣牧地詔涼樓俟農隙牧地分給農之無田者。○秋七月甲戌彗星出與鬼昏見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見東北凡四十餘日而滅。○龍門尚廟成命侍臣阿合脫因代禮。○定用御賞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

寬大 大略

中略

帝行寶者即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命金寶行之。○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王龍春失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曾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曾花等皆伏誅。○八月立諸路行中書省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糧須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極窮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中省部。○命僧

元史節要卷之五

九一〇

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子聰復其姓劉氏易其名秉忠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改燕京為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增都省參佐掾史月俸。○劉秉忠王鶚張文謙商擬言燕王既署相銜宜於省中別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其說書官皇子忙安以李巽為之南木合以高道為之。○九月車駕至上都。○十二月罷各按達魯花赤定內外百官儀從罷樞密院斷事官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是歲戶百五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五。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車駕幸上都。○併

六部為四以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求為定制。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閏五月詔諸路府州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各投下者併入所隸州城其散府州郡戶少者不須改設錄事司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秋八月諸官職皆罷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伯顏為中書左丞相。○車駕至自上都。○九月皇孫鐵穆

元史節要卷之五

十一

爾生。○冬十二月省併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是歲天下戶百五十九萬七千六百一絲九十八萬六千二百八十八斤包銀鈔五萬七千六百八十二錠三年。○**丙寅**春立制國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易同知制國用使司事張惠為制國用副使。○車駕幸上都。○夏五月遣使諸路慮囚。○六月封皇子南木合為北平王以印給之。○立漕運司。○秋七月遣使祠五岳四瀆。○八月遣使賜日本國王書曰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

德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友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崇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特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真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六藝所好王其圖之。○九月車駕至自上都。○冬十月太廟成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

元史節要卷之五

十一

祭器等事皆宜定議命平章趙壁等集群臣議定為八室。○十一月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以忽都魯兒為中書左丞相。○詔禁天文圖讖等書。○是歲天下戶一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三十四年。○**丁卯**春敕脩曲阜先聖廟。○立諸路洞冶都總管府。○簽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二月改經籍所為弘文院以馬天昭知院事。○車駕幸上都。○三月復以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鑄制官縣樂成賜名大成之樂。○夏四月新築宮城。○五月朔日食。○敕上都

重建孔子廟○敕諸路官員俸令包銀民戶每四兩增納一兩以給之○六月復以史天澤為中書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鑄並降為平章政事伯顏降中書右丞蕭希憲降中書左丞阿里張文謙並降參知政事○秋八月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阿朮畧地至襄陽俘生口五萬馬牛五千宋人遣步騎來拒阿朮擊敗之○九月王鶚請立選舉法有旨令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冬十月定品官子孫廕叙格○十一月劉整奏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是歲戶百六十四萬四千三十

元史節要卷之五 十一

五年春救陝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戰艦五百艘付劉整○秋七月立御史臺以塔察兒為御史大夫帝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他人朕當爾主○立東西二川統軍司以劉整為漢軍都元帥與蒙古都元帥阿朮同議軍事整至軍中議築白河口鹿門山遣使以聞許之○九月阿朮統兵圍樊城冬十月朔日食○敕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官同奏○立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阿里行省事○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即以和禮霍孫獨胡刺克翰

林待制兼起居注○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為太保如故○十一月宋兵自襄陽來攻沿山諸寨阿朮分兵禦之斬獲甚眾○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天臺○是歲天下戶百六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元史節要卷之五 十一

六年春正月阿朮軍入宋境至復州德安府荆山等處俘萬人而還○二月簽民兵二萬赴襄陽○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初帝命帝師八合思八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三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是詔頒行之○三月築堡鹿門山○夏五月免益都新簽軍單丁者千六百二十一人為民○六月阿朮率兵萬五千入阨宋萬山射梁岡鬼門關樵蘇之路○秋七月立諸路蒙古字學○立國子學○宋將夏貴率兵船三千至鹿門山萬戶解汝楫等率舟師敗之俘殺二千餘人獲戰艦五千艘○八月詔諸路勸課農桑事命中書省採訪農桑事列為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九月敕民間貸錢取息雖踰限止償一本息○

車駕至上都○冬十二月敕諸路緦寡廢疾之人月給米二斗築新城于漢江西是歲天下戶百六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七

七年庚午春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忽都魯兒為中書左丞相許衡為中書左丞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張易同平章尚書省事張惠李堯咨麥木丁並參知尚書省事○二月帝御行宮觀劉秉忠許衡等所進朝儀大悅舉酒賜之○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御設四道巡行勸農司○宋襄陽出步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等擊敗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古一〇

○高麗王植來朝帝諭之曰汝內附在後故班諸王下我太祖時亦都護先附即令位諸王上阿思蘭後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三月朔日食○改河南等路及陝西五路西蜀四川東京等路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車駕幸上都○阿朮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務詔從之教水軍七萬人造戰艦五十艘○夏四月定軍官等級萬戶總管千戶百戶總把以軍士為差○五月陝西倉省也速帶兒嚴忠範與東西川統軍司率兵及宋兵戰于嘉定重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之拔三寨擒都統牛

宣俘獲人民及馬牛戰艦無數○尚書省臣言諸路課程歲銀五萬錠恐疲民力宜減十分之一運司官吏俸祿宜與民官同其院務官量給工食仍禁所司多取於民歲終較其增損而加黜陟上都地里遼遠高旅往來不易特免收稅以優之惟市易莊宅奴婢學官例收契本工墨之費管民官遷轉以三十月為一考數於變易人心苟且自今請以六十月遷轉並從之○改宣徽院為光祿司○罷各路洞冶總管府以轉運司兼領○禁民擅入宋境剽掠○秋七月都元帥也速帶兒等略地光州敗宋兵于金剛臺○八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一一〇

月築環城以逼襄陽○九月宋將范文虎以兵船二千艘援襄陽阿朮劉整逆戰于灌子灘敗之獲船三千艘文虎即退○冬十月車駕至上都○十二月教歲祀太社太稷風師兩師雷師○禁繒段織日月龍虎及以龍犀飾馬鞍者○是歲戶百九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九  
八年辛未春正月敕諸路緦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菜○定民間婚聘禮幣貴賤有差○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三月駕幸上都○許衡以老病辭中書機務除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衡納

還舊俸詔別以新俸給之。○命設國子學增置司業  
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隨朝百官近侍蒙古漢人子孫  
及俊秀者充生徒。○夏四月阿木率萬戶阿刺罕等  
與宋將范文虎戰于端灘敗之獲統制朱勝等百餘  
人。○五月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養典赤鄭鼎提兵  
水陸並進以趨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札刺不  
花出瀘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六月宋將  
范文虎率蘇劉義夏松等舟師十萬援襄陽阿木率  
諸將迎擊奪其戰船百餘艘宋人敗走。○秋八月朔  
日食。○詔招諭宋襄陽守臣呂文煥。○車駕至自上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都。○冬十月禁行金泰和律。○建國號曰大元取周  
易大哉乾元之義。○十二月併太常寺入翰林院。○  
是歲天下戶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  
九年春正月併尚書省入中書省仍設左右司  
省六部為四改稱中書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  
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二月駕幸上都。○三月阿  
木同劉整阿里海牙督本軍破樊城外郭斬首二千  
級生擒將領十六人增築重圍守之。○夏五月款修  
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并蠲役夫稅賦。○  
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秋八月朔日食。○千

戶崔松敗宋襄陽援兵斬其將張順。○車駕至自上  
都。○九月宋將張貴以輪船夜出襄陽順流突戰阿  
木阿里海牙等舉烽燃火燭江如晝率舟師轉戰五  
十餘里至樞門關生獲貴及將士二十餘人。○冬十  
月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分地。○初立  
會同館。○十一月併中書省左右司為一。○阿里海  
牙言襄陽受圍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從之  
回回亦思馬因創作巨石砲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  
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十二月宋將曾萬壽來攻  
成都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退保子城同知王世英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七

等棄城遁詔以邊城失守罪在主持世英雖遁與免  
其罪惟遣使縛忠範至京師。○是歲天下戶百九十  
五萬五千八百八十。○敕每歲自七月至十二月終  
聽捕獵餘月禁之。  
十年春二月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仍兼中書  
令判樞密院事。○三月丙寅冊皇后弘吉刺氏后名  
察必中統初立為皇后至是始授典寶。○阿里海牙  
等攻樊城破其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  
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橋樊恃此為固  
諸將以機鋸斷其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攻而拔



之襄陽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夏四月阿里海牙以文煥入朝見帝於上都授文煥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踈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既而皆如期而至凡二十二人並赦之○秋九月劉秉忠姚樞等上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又請增置生員並從之秉忠等又奏置東宮宮師府詹事以次官屬三十八人○車駕至自上都○冬十月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

兩翼室○是歲天下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十一年春正月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將不能再帝召史天澤議之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帝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二月初立儀衛局掌宮門管鑰供帳燈燭○夏四月初建東宮○秋

七月遣左丞相伯顏總襄陽兵伐宋伯顏陛辭帝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八月頒諸路立社稷壇壝儀式○九月大軍發襄陽進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兵十餘萬當郢夾漢水為城兩岸戰艦千艘鐵鉅橫江貫大艦數十過我舟師不得下惟黃家灣有溪經鷓子山入唐港可達于江宋築堡其上駐兵守禦伯顏督諸軍攻拔之拖舟出港整列而進克沙洋堡擒守將申樓王次新城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都統邊居誼自焚死○十一月軍次復州安撫翟貴降○東川元

元史節要卷之五

九

帥楊文安與蒙古萬戶怯烈乃也只里等會兵達州直趨雲安至馬湖江遇宋兵大破之遂拔雲安羅拱高陽城堡○十二月伯顏軍次漢口宋將夏貴以戰船萬艘分據兩岸王達守陽羅堡朱禿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師不得進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燕口遂達大江進軍沙洲宋將程鵬飛拒戰諸將皆聞破之追至鄂州南門而還遂拔陽羅堡斬王達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鄂守臣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並以城降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鎮鄂伯顏向水將大軍東下

十二年春正月大軍次黃州知州陳奕降次斬州安撫管景模降次江州知州錢直孫降○二月大軍次安慶府知州范大虎降次池州權守趙昂發自經死都統制張林以城降○詔諭江黃岳鄂漢陽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人等令農者就耒商者就塗士庶緇黃各安已業鎮守官吏毋得妄有搔擾違者罪之師次丁家洲宋賈似道分遣步帥孫虎臣等集兵船于江之南北岸似道與夏貴將後軍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岸而進繼舉巨礮擊其中堅宋兵陣動夏貴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先道似道倉皇失措鳴鉦斥諸軍散宋兵大潰阿木與李庭等舟師及步騎追奔百五十里得船二千餘艘及軍資器仗督府圖籍文印似道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大軍次當塗太平建康和州鎮江江陰寧國相繼俱降○三月宋將高世傑復據岳州會鄧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兵數萬人扼荆江口阿里海牙以軍屯東岸世傑夜半遁去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水陸諸軍逐世傑于湖口之夾灘遣人招之世傑降誅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

制誥備顧問○阿里海牙攻江陵沙市柵破之遣人賈詔入江陵朱祺孫高達青陽夢炎李湜等始出降阿里海牙入江陵分道遣使招諭未下州郡荆門峽歸州澧州常德相繼來降○詔中書省議立登聞鼓如為人殺父母兄弟夫婦冤無所訴聽其來擊其或以細事唐突者論如法○宋賈似道至揚州始遣人送國信使却經劉仁傑等來歸○宋滁州常州降遣廉希賢嚴忠範使宋至獨松關為宋人所殺○宋郢州復州降○夏四月阿木駐兵瓜洲距揚州四十五里宋人盡焚城中廬舍遷其居民而去阿木創立樓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櫓戰具以守之又立木柵于揚子橋斷淮東糧道且為瓜洲藩蔽○以高達為參知政事帝諭之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知之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為之○宋嘉定安撫管萬壽遣使乞降詔招諭之宋辰州隋州均州沅靖州皆降○宋都統制劉師勇殿帥張昉據常州○六月朔日食○

不能軍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宋揚州都統姜才副將張林夜攻揚子橋木柵阿木擊敗之才僅以身免生擒張林斬首萬八千級○秋七月宋制置趙潛及張世傑孫虎臣等陳舟師于焦山南北阿木遣萬戶張弘範以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阿木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諸軍方畧遣水軍萬戶劉璠循江南岸遠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持其右招討劉國傑趨其左萬戶忽刺出搆其中弘範自上流繼至趣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動天地乘風以火箭射其箭蓬宋師大敗世傑虎臣等皆遁走追至圖山獲黃鵠白鷓船七百餘艘

宋人自是不復能軍矣○以伯顏為中書右丞相門下為中書左丞相勅伯顏率諸將直趨臨安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蒙古萬戶宋都帶漢軍萬戶李恒兵部尚書呂師夔取江西○十一月伯顏分軍為三道以進期並會于臨安宋都帶等軍次隆興府知府劉磐以城降江西諸郡相繼俱下伯顏軍至常州拔其城劉師勇單騎南走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也師勇於過城守者膽落矣○阿刺罕克廣德趨獨松關次安吉州安撫趙與可降伯顏次平江府都統王邦傑降董文炳次許浦都統祁安降○免江陵等處今年田租○是歲天下戶四百七十六萬四千七十七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十三年春正月克潭州宋安撫使李希舉室自焚死阿里海牙分遣官屬招徠未附者旬日間湖南州郡相繼悉降○伯顏軍次嘉興府降之進次阜亭山董文炳阿刺罕皆以兵來會宋主遣使賫傳國王璽及降表詣軍前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宋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益王昞廣王昺遁去遣兵追之不及伯顏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遣呂文煥賫黃榜安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千戶囊加帶省掾王祐晉傳國王璽赴闕○二月

宋主昞遣丞相賈餘慶等充祈請使詣闕請命夏竦以淮西諸郡來降○車駕幸上都召伯顏賚宋君臣入朝○五月伯顏以宋主昞至上都制授皇儲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六月命阿里海牙征廣西請益兵詔選兵三萬與之○宋陳宜中張世傑等立益王昞於福州收集潰兵復取邵武諸城○詔諭宋揚州制置李庭芝使降庭芝留朱煥守揚州與姜才率步騎五千東走阿木親率諸將追之至泰州西殺其步卒千人庭芝僅得入泰州遂築長圍而守之朱煥以揚州降○秋七月泰州守將孫良臣

與庭芝帳下卒劉發鄭俊謀開門出降執庭芝姜才繫獄詔斬之揚州市○八月車駕至上都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諸生之有實學者留之餘聽還家○九月江西兵會東省阿刺罕等兵逼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二王航海由潮州趨廣州○十四年春行都元帥府軍次廣東循州梅州皆降○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歲所納絲銀○賜嗣漢天師張宗演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西川行院兵至重慶宋都統趙安以城降車駕幸上都以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事於耶律鑄姚樞王磐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醪醴麩稊况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三月福建漳泉二郡廣東肇慶府新封等州皆降○西川行樞密院遣使招諭南平軍都掌蠻羅計蠻及鳳凰中壠羅帝高崖四砦皆降田揚二家豕驚夷民亦各遣使納款○廣南西路慶遠鬱林昭賀藤梧融宥柳象筮廣容貴潯州皆降廣南東路廣連韶德慶惠潮南雄英德等郡皆內附○冬十月朔日食十五年春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為瑞應泉

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葡萄酒進貢有司牲幣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故賜今名○萬戶禿滿答兒等克瀘州斬其將王世昌副元帥張德聞大敗涪州兵斬州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遇春等○二月置太史院命太子贊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領焉初太保劉秉忠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差議欲修正而卒江南既平帝思用其言命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曆恂奏今

元史節要卷之五

五

之曆家徒明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乃可從之乃召衡俾領其事至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三月宋益王昷卒于廣州之碭州張世傑蘇劉義等復立廣王昺遷于崖山○夏四月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六月發蒙古軍千人從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由海道征廣州又以江西參知政事李恒為都元帥將兵同往征之○十一月張弘範攻漳州聞文天祥屯潮陽港亟追弟弘正等率輕騎追及于五坡嶺大敗之執天祥送京師○十二月詔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

惠公

十六年春詔以海南瓊崖儋萬諸郡俱平令阿  
 里海牙入覲○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川蜀平○  
 張弘範李恒等將兵追宋廣王至崖山張世傑來拒  
 戰敗之世傑遁去廣王借其官屬俱赴海死○二月  
 遣使訪求通皇極數番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  
 書來上○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司天臺于大都儀象  
 圭表皆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八尺測景長而真  
 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〇

一所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葬之官給其需○  
 三月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歷河南府抵南海測驗  
 晷景○令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  
 代恭酌儀禮定擬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  
 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上之○秋八月車駕  
 至自上都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欽  
 之民詔天下罷之○冬十月以月直元辰命真人李  
 居壽作醮事凡五晝夜畢事居壽請問言皇太子春  
 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明日下詔皇太  
 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

禁道議

之事皆先啓後聞○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長  
 春宮歲以為例

十七年春正月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  
 缺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  
 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  
 履畝增稅以擾百姓○二月詔諭真人初志誠等焚  
 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三月駕幸上都○夏四月  
 南康社可用天命史弼討論之○六月阿答海等請  
 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合馬力爭詔御史臺選  
 官檢覈其實以聞○秋七月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〇

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  
 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  
 表稱臣來貢○許衡致仕官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  
 管以便侍養○九月車駕還大都○冬十月始命在  
 官者任事一月後月乃給俸或廢事者斥之○十一  
 月詔頒授時曆○十二月陳桂龍據漳州反唆都率  
 兵討之桂龍亡入會洞○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  
 奉遷神主于裕室遂行大享之禮  
 十八年春正月車駕幸涿州二月幸柳林三月  
 朔還宮○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

家物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許衡卒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車駕幸上都。○秋八月招討使方文官擇守令崇祀典戢奸吏禁盜賊治軍旅奠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阿剌罕卒命阿塔海等分戍三海口今就招海中餘寇阿塔海乞以戍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吊眼詔以重勞不許。○駕還大都。○九月癸亥朔改于近郊庚辰還宮。○京兆等路歲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以為未實欲覈之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冬十月樞密副使張易等言叅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毀從之仍詔諭天下。○十二月以夔吉刺帶為中書右丞相按元史所載國人名氏本不可以音釋之何者國語所稱人名皆有其聲而無其字常時持借華音相近之字以用之如解台帶泰同一音也巴八拜伯同一音也或鐵木帖睦之相混或塔失達識之不同而後彼此不一若此之類不容驟舉將何者以為正說國語之中若刺字兒字林字里字之類又皆古而呼之是豈華音所能釋者乎論是書者以意求之可也今按蒙古人名或三字或四字故用旁林例庶讀者易曉後並做此

十九年壬午春二月駕幸柳林。○議征緬國以大

為右丞也罕的斤為參政領兵以行。○命軍官陣亡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為令。○二月帝還宮。○三月幸上都。○益都千戶王著以阿合馬靈國害民與高和尚合謀殺之時帝在上都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帝怒命樞密副使孛羅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誅王著高和尚于市以樞密副使張易承偽命發兵并誅之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元史節要卷之五

六一

○夏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降夔吉刺帶為留守同僉樞密院事。○議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叙未滿者不許超遷。○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又食。○占城既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官五千命陵都為將討之。○九月令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各道提刑按察使舉廉能者陞等遷叙。○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承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

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冬十一月以江南襲封衍聖公孔珠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就給俸祿與護持林廟壘書。○詔以阿合馬罪惡頒告中外凡民間利病即與興除之。○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也。○御史中丞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等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從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二十年癸未春正月己未納皇后弘吉剌氏后名南必繼守正官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奸民薛保住為匿名書來上欺罔朝廷希覬官賞殺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以犯人妻子給之又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大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之。○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以阿塔海為征東行省丞相又命右丞闍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

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

駕幸上都。○阿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

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

行省規畫日本事宜。○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

萬人赴上都。○崔或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

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

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

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氣稍蘇我

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不從。○六月差五衛軍

修築行殿外垣。○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一粗者取十之五。○冬十月車駕由古北口至自上

都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還家備資裝正

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各衛議先遣七人

而以三人自代從之。○建寧路管軍總管黃華叛號

頭陀軍偽稱宋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

府詔卜憐吉帶史弼等將兵討平之。○十一月命各

省印授時曆

二十一年甲申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

禮霍孫率百官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

文義武太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如正旦儀赦天

下○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語同列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後書之簿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必關赤名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處俱降建都先為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相吾吞兒及右丞大小參政也罕的介分道征緬拔其江頭城以兵守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以太公城為巢穴進攻拔之故皆降○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三月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夏四月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十一

忽都帖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勅發思播田揚二家軍往助之○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六月封皇子脫歡為鎮南王駐鄂州○秋七月命鎮南王脫歡道交趾征占城○八月征東招討司韞古帶言有旨進討骨鬼而阿里海牙朶剌帶王典三軍皆後期七月之後海風方高糧伏船重深虞不測姑宜少緩從之○冬十月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之會和禮霍孫罷事遂寢復以安童為中書右丞

相○鎮南王師次末州安南興道王率眾屯衝要以扼王師十二月鎮南王兵至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興道王復以兵扼於萬劫進擊敗之二十二年西春正月命禮部領會同館先是外國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始歸禮部○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執事覺皆磔于市○烏馬兒領兵與安南興道王遇擊敗之進次富良江北安南世子陳日烜領舟師來拒戰大破之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二月駕幸上都詔天下拘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十一

收銅錢○三月詔依舊制凡益一引四百斤價銀十兩折金鈔為二十貫商上都者六十而稅一增契本為三錢增壞鈔工黑費每貫二分為三分○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唆都唐古帶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為危令遵陸以往○夏四月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為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陳日烜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適暑雨疾作欲還兵思明州命唆都等先還安南以兵來追



峻都戰死恒為後拒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  
明毒發而卒○六月左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  
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  
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  
致亂以為朕羞○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  
而祝之鼠悉赴水死○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  
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  
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從  
之○復以唐兀帶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  
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虞之○九月勅征交

元史節要卷之五

吉

趾諸軍除留蒙古軍一百漢軍四百為鎮南王宿衛  
餘悉令還○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  
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  
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為  
五貫救拘銅錢餘銅器聽民仍用○冬十月立征東  
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  
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先是  
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世榮罪惡時帝在上都御史  
大夫王速帖木兒以狀聞遂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  
對於帝前世榮一一款伏遂下世榮于獄誅之○赦

吉

人奴之奴

因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葢軍習海道者為水工  
以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戰士萬人回回砲手五  
十八○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真金薨  
二十三年春正月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帝以  
日本孤遠為夷重困民力詔罷所征兵○敕中外凡  
漢民持鐵尺手鋸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二月  
用御史臺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  
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至十月還司○命  
湖廣行省造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州合江浙  
湖廣江西三行省兵伐交趾立其族人之來降者陳

元史節要卷之五

吉

茲毅為安南王以奉陳氏祀仍下詔諭安南吏民○  
集賢直學士程文海言省院諸司皆以南人參用惟  
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宜參用之  
便帝以語王速帖木兒對曰當擇賢者以聞帝曰汝  
漢人用事豈皆賢耶○三月駕幸上都○夏四月遣  
要朮木鈞考荆湖行省錢糧中書擬要朮木平章政  
事脫脫忽魯知政事帝曰要朮木小人事朕方五年  
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魯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  
讀卿等所奏擬令人恥之其以朕意諭安童○五月  
荆湖行省阿黑海牙上言要朮木在鄂省鈞考豈無

貪賄臣亦請鈞考之詔遣參知政事禿魯罕樞密院  
李道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備行○六月禿魯罕奏前  
要末木阿里海牙立請鈞考今阿里海牙雖已死事  
之是非當令暴白帝曰卿言良是此事自要末木所  
發當依其言究行之○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  
要書頒諸路○冬十月車駕至上都○十一月中  
書省臣言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  
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以張瑄  
朱清並為海道運萬戶○要末木籍阿里海牙家貲  
運致京師

元史節要卷之五

庚 ○

二十四年丁亥春正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  
古漢秦軍及雲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運糧萬  
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討交趾置征交  
趾行尚書省以與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  
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二月復置尚書省改  
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國子  
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  
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  
仍隸集賢院○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駕幸上  
都○札魯忽赤合剌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

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  
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  
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三月更造至  
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寶鈔一  
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前者無冗  
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夏  
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括江  
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以欽  
察為親軍都指揮使右衛僉事王通副之六月至撒  
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率所部六萬人逼行在

元史節要卷之五

壬 ○

而陣遣前軍敗之獲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  
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牙亦合兵出  
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趨懿州其黨悉平○  
八月駕還上都○以李海刺孫為征緬行省參政將  
新附軍五千探馬赤軍一千以行仍調四川湖廣軍  
五千赴之且令其省駐緬之近地以俟進止○詔諭  
鎮南王禁戰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  
交趾小國而易之○冬十月朔日食○雲南省右丞  
愛魯兵次交趾木元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之  
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鎮南王兵次思明

州程鵬飛與魯赤等分道並進所向克捷王次界河交趾發兵拒守進擊破之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炬棄城走敢喃堡○以未清張瑄海漕有勞遂授宣慰使

二十五年春正月日炬復走入海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發兵攻其諸寨破之○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命烏馬兒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不至諸將以糧盡師老請班師王從之命烏馬兒焚揖將水軍先還王及諸軍相次續發至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炬遣使來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謝進金人代巴罪○三月駕幸上都○夏四月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日炬復遣使來貢方物○秋征緬中行省比到緬中一稟雲南王節制○五月詔皇孫撫諸軍討叛王火魯火孫命丹禿魯干等以左右怯薛衛士及漢軍五千三百人從皇孫北征○九月駕還大都○冬十月濠國公趙顯學佛法于土番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廣東賊鍾明亮寇贛州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淮省及鄰郡戍兵五千命江西省左丞管如德往討之○三月朔日食○台川

賊楊鎮龍聚眾寧海僭稱大興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夔吉帶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夏五月鍾明亮率眾萬八千五百人來降○秋七月開安山渠成河渠官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先是鍾明亮既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州知州帝不允至冬明亮復反寇梅州其黨江羅冠漳州詔雄諸賊皆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合福建江西兵討之○婺州賊葉萬五冠武義縣江淮省平童不鄰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

元史節要卷之五

三

機察冠龍嚴福建省遣兵討破之賊盡降行省請誅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誅然既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十二月紹興府判官白潔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師帝初命徙之既而江淮省臣言其非便乃止○封皇子闊闊出為寧遠王二十七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糧穀○二月泉州地震○群盜鍾明亮等復降詔徙為首者羣京師○建昌賊丘元等集眾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寇寧國皆擒斬之○夏

四月駕幸上都○五月江西行省管如德行院月的  
迷失合兵討反寇鍾明亮亮降詔縛致闕下如德  
等留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樞密院以如德違詔  
縱賊請詰之詔罷江西行樞密院○括天下陰陽戶  
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藝者歲貢各一人○秋七月  
江西霖雨贛吉袁瑞建昌撫水皆溢龍興城幾沒○  
罷緬中行尚書省○貴州猫蠻作亂劫順元路入其  
城遂攻阿牙寨殺傷官吏其衆遂盛湖廣省檄八番  
萬戶府及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八月朔日食○  
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壞倉庫局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冬十月封  
皇孫甘麻列為梁王出鎮雲南○尚書省臣言江陰  
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  
八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  
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福建省以管内盜賊蜂起  
請益戍兵命江淮省調下萬戶一軍赴之○十一月  
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  
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復還三萬戶以合刺帶一  
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溫處禮忽帶一軍戍  
紹興婺邳寧國徽柁用上兵後皆與賊通令以高郵

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踰據  
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  
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  
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盜賊錢塘控扼海口  
舊置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今增置戰  
船百艘海艘二十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十一月  
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穎諸州大被其患○  
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  
障之○十二月尚書省臣桑哥以罪罷  
二十八年春正月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  
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五  
千四百斤綿千四百三十餘斤○二月上都太原饑  
免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民間所逋田租三萬八  
千五百餘石遣使賑太原大同饑民口給糧兩月或  
三月○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以桑哥沮折臺綱又筮監祭御史命御史大夫月兒  
魯辨之○駕幸上都次大口復召御史臺及中書尚  
書兩省官辨論桑哥之罪○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  
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

地震

道餘六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  
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執湖廣要東木請京師  
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中書省臣麥木丁崔或等  
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  
以欺蔽九重朕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除  
名為民從之於是誅其專黨要東木八吉由等○罷  
尚書省事皆入中書○詔以桑哥罪惡繁獄按問籍  
其家貲○徵劉因囚前為太子贊善以繼母病去至  
是母亡以集賢學士徵之不起○桑哥嘗以劉東忠  
無子收其田土其妻寶氏言東忠嘗鞠猶子蘭章為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嗣敕以地百頃還之○秋七月桑哥伏誅揚州路學  
正李滄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  
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有旨  
驛召滄詣京師滄至李已卒除滄江陰路教授以旌  
直言○叅知中書政事何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  
財等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命刻板頒行使百  
姓遵守○兩壞都城發兵二萬築之○八月平陽地  
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監  
察御史言沙不丁納速刺丁城里烏馬兒王巨濟達  
真加沙的皆桑哥黨與受財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

截路今或繫獄或釋之此臣下所未喻帝曰桑哥已  
誅納速刺丁城里在獄惟沙不丁朕姑釋之耳○十  
二月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  
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御史臺  
臣言鈞考錢穀自中統至今三十餘年更阿合馬桑  
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  
如罷之有旨罷鈞考應百年逾負文卷聚置一室非  
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戶部上天  
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  
川二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

元史節要卷之五

聖一〇

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  
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八人  
二十九年**己辰**春正月以日食免朝賀○詔江南州  
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  
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江西行省  
伯顏阿老瓦丁言蒙山歲辦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  
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  
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申禁鞭笞○  
二月以亦黑迷失及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

政事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軍士二萬人  
○以安南國王陳益稷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佩  
虎符居鄂州○三月駕幸上都初楊璉真加重賂蔡  
哥發宋諸陵取其寶玉凡發冢百有一所戕人命四  
攘盜詐掠諸賊為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  
千畝金銀珠玉寶器稱是至是省臺諸臣乞正典刑  
以示天下帝貸其死而給還其人口土田之隸僧坊  
者○秋七月建社稷於和義門內壇各方五丈高五  
尺白石為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塵  
坎墮垣悉倣古制別為齋廡三十三楹○廣東安撫

元史節要卷之五

器一〇

副使賽補丁誹謗朝政沙不丁復資給之以風聞三  
十餘事妄告省官帝以為有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  
法八月朔誅賽補丁杖其黨而徙之仍籍其家產○  
車駕還自上都○遣忙兀魯迷失率軍征八百媳婦  
國○冬十月右丞相完澤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  
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  
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  
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今  
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  
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

宜有節帝嘉納之○十二月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  
六百戶鑿山治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  
未嘗採之於山乞罷之制曰可  
三十年春正月命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  
二百五十五所○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有  
旨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農具使之耕○  
二月回回字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  
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車駕幸上都○夏二月以  
皇太子寶授皇孫鐵木兒總兵北邊○詔皇曾孫海  
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九月朔駕還大

元史節要卷之五

器一〇

都○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  
月乃滅○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無功而還各杖而恥  
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是歲天下路府州縣等二  
千三十四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  
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一寨十一鎮撫所一堡一  
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二長官司五十一錄事司百  
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處隨朝二百  
二十一員萬六千四百二十五隨朝千六百八十四  
戶一十四百萬二千七百六十  
三十一年甲子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庚子

帝大漸癸酉崩于紫壇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諸

王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乙亥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夏四月丙午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上尊謚

壬寅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平章不忽

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謚于南郊五月戊午遣攝

太尉臣兀都帶奉冊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廟號世祖國語曰薛禪皇帝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

任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每遇災傷免租賑饑惟恐

不及嘗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

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

元史節要卷之五

異一〇

來年禾稼何由得種不許○初命征瓜哇以二萬人

往人給鈔二錠其後只以五十人往樞密臣言宜追

徵不行者鈔三萬錠還官帝曰非其入不行乃朕中

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此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

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皇孫至即

位是為成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五終

元史節要卷之六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周 校閱

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烈氏以至元二年九月

生帝裕宗薨帝年二十有一後八年世祖授以皇太

子寶撫軍北邊世祖崩諸王大臣遣使告哀自軍中

來奔喪○夏四月至上都諸王畢會先是御史大夫

崔瑛得王璽於故臣札刺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后手授於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一〇

帝遂即皇帝位受諸王宗親文武百官朝於大安閣

詔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

分之三係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免

之追尊皇考曰皇帝大母元妃曰皇太后五月上皇

考尊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六月庚辰朔

日食○御史臺臣言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

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救授者聽總司議宣授者

上聞其本司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

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宋使家鉉翁安置河

開年踰八十賜衣服遣還其家。○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寶錄以完澤監修國史。○秋七月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為常。○冬十月車駕還大都。○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帝諭中書省臣曰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憂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已沒財產任明望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淹滯桑哥雖姦

元史節要卷之六

二一〇

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答之。○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以平章政事伯顏弟伯顏察兒參議中書省事伯顏以兄弟同省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元貞元年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帝以其事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中書省臣奏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憑解由選調由是選法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

選為宜從之。○是月駕幸上都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夏四月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諸王附馬之門。○閏月南人洪幼學上書妄言五運筮而遣之。○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五月陞江南平陽等縣為州以戶為差戶至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又以戶不及額者降路為州。○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罷徵。○以伯顏子買的為僉書樞密院事太后言其父盡忠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六月江西郡縣大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三一〇

水無禾民乏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仍弛江海湖泊之禁聽民採取。○敕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視然後以聞。○秋七月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曰可。○九月駕還大都。○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冬十月江浙平章明里不花陳臺憲非便事中書省御史臺臣奏乞自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劾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官與行省同鞠制曰可。○十二月荆南僧普照等偽撰佛書有



不道語伏誅○禁諸王母得輒召有司官吏

二年春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水口思光寨

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獲其黨黃法安等賊遁入上

牙六羅○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僚者嘗為奸人摺

拾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中擇人用之帝曰

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授嗣漢三

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太素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

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

諸王公主駙馬勳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

今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之其餘

元史節要卷之六

四

且宜悉止從之○三月駕幸上都○罷太原平陽路

釀造葡萄酒其葡萄酒民恃為業者還之○夏五月

詔諸徒役者限一年釋之母杖○安南國遣人招誘

叛賊黃勝許勝許遂遁入交趾○秋七月增江西南

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為之○冬十月駕還大

都○贛州賊劉六十攻掠吉州江西左丞董士選討

平之○十二月立徹里罕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

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

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

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

以為進取之地○詔復立蒙樣剛等甸軍民官

大德元年春正月庚申改元赦天下○三月駕

幸上都○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自往祈祝監

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夏四月朔日食○中

書省御史臺臣言阿老瓦丁及崔或條諸臺憲諸事

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

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

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

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監察御史亦宜止於常選擇

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察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

元史節要卷之六

五

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

効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選調廉訪司亦如之

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

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

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

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悉依舊制制曰

可○各路平準行用庫舊制選部民富有有力者為副

命自今以常調官為之隸行省從行省署用○上思

州叛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秋九月八百媳

婦叛寇徹里遣也先不花將兵討之○車駕還大都

○十二月中書省臣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為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為民宋時有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又言無為州礬課初歲入為鈔止一百六錠今增至二千四百錠大率斂民財刻吏俸停竈戶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帝曰礬課遣人覈實汰僧道之制卿等議擬以聞○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二年戊戌春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

元史節要卷之六

六一〇

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御史臺臣言諸轉運司案牘例以歲終檢覆金穀事繁稽照難盡奸偽無由知之其未終者聽憲司來年檢覆從之○二月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弊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造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之○罷中外土木之役○駕幸上都詔各道應訪司作成人才以備選舉○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

司勸課不至者廣訪司治之○三月申禁官吏受賂詰諸司首者不得輒受○詔加封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為真德廣寧王四時與嶽瀆同祀著為令式○六月御史臺臣言江南未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改為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宣慰張國紀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併徵以圖墜進湖湘之民重罹其害詔趣罷之○秋七月詔諸王駙馬及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傳旨者罪之○九月駕還大都○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七一〇

路二員下路一員  
三年己亥春正月己亥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百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邪卿但擇可者任之○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二月駕幸柳林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諭之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駕幸上都○夏三

何甚遠也

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秋七月揚州屬縣蝗在地者為鶩所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鶩。○八月朔日食。○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駕還天都。○冬十月壬子冊皇后伯岳吾氏后名卜魯罕元貞初立為皇后至是授冊寶。○十二月詔各省戍軍輸次放還二年供役。

元史節要卷之六

八一〇

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夏五月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輟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秋八月更定蔭叙格王一品子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中問正從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閏八月駕回大都。○冬十一月朔頒寬令免上都大都隆興大德五年絲銀稅糧秣養馬駟之郡免稅糧十分之三其餘免十分之一徒罪各減一年杖罪以下釋之江北荒田許人耕種者元擬第三年收稅今並展限一年著為定

何也

例。○十二月遣劉深合刺帶鄭祐將兵三萬人征八百媳婦仍敕雲南省每軍十人給馬五疋不足則補之以牛。

五年春二月以劉深合刺帶並為中書右丞鄭祐為參知政事皆佩虎符分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理問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四員發雲南四川囚徒從軍。○詔廉訪司官非親喪遷葬及以病給告者不得離職或以地遠職卑受任不赴者臺憲勿復用。○駕幸上都。○夏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

元史節要卷之六

九〇

丞月忽難調民供餽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衆感其言遂反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雲南行省平童床元兒將兵討之殺賊酋撒月斬首五百級。○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兩雹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傷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八月遣薛超兀兒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又接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征之。○自八月庚辰彗出并歷紫微垣天市垣至九月乙酉凡

四十六日而滅。○冬十月駕還大都幸卯辰有流星大如盃光燭地自北起近東分為二星沒於危宿。○詔軍官既受命而不時赴者病故不行者被差事畢不即還者準民官例遠限六月選人代之被代者期年始叙。○定強竊盜條格凡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十一月遣劉國傑及也先忽都魯將兵萬人八刺及阿塔赤將兵五千人征宋隆濟。○十二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廩給五月。

六年春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自軍中逃歸先事元史節要卷之六 十一

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掌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民耕種。○二月遣陝西平章也速帶兒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傑將湖廣軍征乞不薛。○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真符印驛券。○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三月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其

災異類例

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已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雜課程並免之。○甲寅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孫攝事。○夏四月駕幸上都。○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測詔中書議罪以聞。○建文直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處至是始建立之。○冬十月駕還大都。○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

元史節要卷之六 十一

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兩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避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雲南地震。○七年春正月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祭宗清張道妻子來京師仍封藉其家貨拘收其軍器海船先是中書省臣以清瑄屢致人言乞罷其職徙其諸子官江南者于京繼又以江南僧石相道告清瑄不法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之故有是命。○二月詔中書

省汰諸有司冗員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以下平章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三月江浙平童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都城火命中書省與樞密院議增巡防兵○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

元史節要卷之六

十一

定賊罪為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答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四月駕幸上都左丞希刺罕言僧人修佛事必釋重囚有殺人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寃於福何有帝然之○閏五月戊午朔日食○己巳中書右丞相完澤卒○秋七月丙寅以希刺罕哈刺孫為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詔除集賢翰林老臣預議朝政其餘三品以下年七十者皆陞散官一等致仕○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元

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給鈔九萬六千五百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九月駕還大都○冬十月以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究獄五十一百七十六事○八年春正月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被災之處免差稅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減二分求為定例仍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元史節要卷之六

十二

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平陽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復壞○二月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駕幸上都○自去歲十二月庚戌彗星見約一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今歲三月乙丑凡七十六日而滅○夏五月朔日食○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濱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後萬五千人減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役從之○九月駕還大都○冬十月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賜金

印割瑞州戶六萬五千隸之歲給五戶絲直鈔二千六百錠幣帛各千匹

九年春正月陞翰林國史院為正二品○命中

書議行郊祀禮○三月朔駕幸上都○夏四月太同

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

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遣

使賑之○中書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

議今始行郊祀專祀昊天為宜詔依所議行之○五

月旱遣使持香禱雨○徵陝西儒學提舉蕭鐸音赴

闕命有司給以安車○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為詳刑

元史節要卷之六

古

觀祭使聽省臺辟人用之○六月庚辰立皇子德壽

為皇太子詔告天下○賜高年帛○秋七月築郊壇

於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等員以金

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賜興聖太后及宿

衛王出居懷州復置懷王王府○九月駕還自上

都復以詳刑觀祭司為廉訪司○黃勝許遣其僞來

獻方物請後其子官帝不允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

其悔罪自至則官可得賜衣服而遣之○十一月庚

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

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攝太尉

國子監

京師文廟

右丞相哈剌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鐵古迭

兒為三獻官○十二月庚寅皇太子德壽薨

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

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營國子學於文宣王

廟之西偏○二月駕幸上都○大同路暴風大雪壞

民廬舍明日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夏

四月雲南羅雄州酋長阿那龍少結諸蠻為寇右丞

汪惟能率兵進討賊退據越州諭之不服平章也速

帶兒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進壓賊

境獲阿那龍少斬之餘黨皆潰命也速帶兒留兵二

千戍之而還○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鷄卵麥及桑葉

皆損命蠶今年田租○大都旱遣使禱雨○秋八月

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

也里完等五十餘人○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

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定樂名樂

章○十二月駕還大都○十二月乙卯帝有疾禁天

下者辛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于太廟

十一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朔

于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壽四十有二乙亥葬起靈

谷從諸帝陵是歲九月乙丑追諡曰欽明廣孝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六

三

廟號成宗國語謂之完澤篤皇帝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疾疫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相未遠成憲具在故也皇程懷寧王之是為武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六

六

〇

元史節要卷之七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母曰

聖皇太后弘吉刺氏帝生於至元十八年七月十

九日大德三年成宗命帝代寧遠王闊闢帶總兵北

邊屢立戰功八年十月封懷寧王賜金印置王傳官

以瑞州六十萬五千戶為食邑十年自脫忽思圖之

地踰按台山追叛王幹羅忽獲其妻子執叛王也孫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一

〇

禿阿等諸叛王皆降帝駐兵按台山北邊悉平〇十

一年春聞成宗崩自按台山還至和林諸王動戚皆

會合辭勸進帝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當俟宗親畢

會議之先是成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命仁宗與皇

太后出居懷州至是仁宗聞計與太后俱還京師安

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成宗后伯

要真氏稱制而已輔之仁宗與右丞相哈剌孫謀

言於太后曰大行晏駕德壽已薨諸王皆踈屬懷寧

王遠在朔方此輩潛謀不軌變在旦夕恐亂生不測

不若先事圖之遂定計誅阿忽台等遣使迎帝〇五

月至上都仁宗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會議  
乃廢皇后伯要真氏出居東安州執阿難答等至上  
都皆賜死帝遂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追尊皇考曰  
皇帝尊大母元妃為皇太后○六月癸巳朔立母弟  
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以安西平江吉  
州三路為皇太子分地○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左  
丞相答剌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  
帝嗣登寶位詔追尊皇考為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  
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  
兄弟次第祔廟為宜今擬請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

元史節要卷之七

二一〇

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  
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  
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失  
隣吞里宜謚曰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曰可  
○秋七月置宮師府設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  
傅少保賓客論德贊善庶子洗馬率更令丞司經令  
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官○加封孔子  
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  
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

大成至聖王

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  
闕里祀以大牢於殿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  
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整名言之妙尚資神化  
作我皇元翰林承旨闕復之詞也○八月中書省臣  
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議者  
猶五百餘人請自今越奏者勿與帝曰卿等言是自  
今不由中書奏者勿與官又言外任官帶相銜非制  
也請勿與制可又言以朝會應賜者為鈔三百五十  
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  
已虛自今特奏乞賞者宜暫停有旨自今凡以賞為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三一〇

請者勿奏○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  
以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  
由是以行其會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九月甲子駕還大都乙丑請謚皇考皇帝大行皇  
帝于南郊命中書右丞相塔剌海攝太尉行事壬申  
奉玉冊玉寶上皇考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又上先  
元妃弘吉刺氏尊謚祔于成宗廟室○中書省臣奏  
內外選法向者有旨一遵世祖成制兩宮近侍遷叙  
惟上所命此有應入常調者資緣驟遷其已仕廢黜  
及未嘗入仕者亦復請自內降旨臣等奏請禁止蒙



賜允從是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已嘗銓擇奉  
 行第中書政務他人又得輒請責以整飾其效寔難  
 自今銓選錢穀請如前制非由中書議者毋得越奏  
 從之○詔復立尚書省分理財用以脫唐脫教化法  
 魯忽丁任尚書省仍俾自舉官屬命鑄尚書省印御  
 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綜理財用立尚書省三載  
 併入中書其後桑哥用事復立尚書省事敗又併入  
 中書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災歲荐不登百  
 姓重困便民之政正在今日今又為總理財用立尚  
 書省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

元史節要卷之七

四一〇

也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整飾未見不  
 可臣等隱而不言懼將獲罪帝曰卿言良是然此三  
 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冬十月中書省奏初置中  
 書省時太保劉秉忠度其地宜裕宗為中書令嘗至  
 省署教其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獲遷  
 中書於舊省乞消吉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一至  
 中書制可○詔整飾臺綱布告中外○中書省奏常  
 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餘不能如數請  
 仍舊制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于京  
 師從之○十一月丙寅帝朝隆福宮上皇太后王冊

王寶○闕兒伯牙里請更用銀鈔銅錢帝命中書與  
 樞密院御史臺集賢翰林諸老臣議之中書省臣言  
 臣等與闕兒伯牙里面論折銀鈔銅錢非便帝曰卿  
 等以為不便勿行可也○皇太子言近蒙恩旨以安  
 西吉州平江為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兄弟  
 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運司歲辦  
 蓋十萬引向給安西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陛下裁  
 之中書計會三路租稅及蓋課所入鈔四十萬錢帝  
 曰皇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錢給之不足則再賜  
 ○中書省臣言前為江南大水以茶蓋課折收米賑

元史節要卷之七

五一〇

饑民今商人輸米中蓋以致米價騰躉百姓雖獲小  
 利終為無益臣等議茶蓋之課宜如舊從之○十二  
 月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  
 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大  
 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  
 司依法裁決又言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  
 世祖嘗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  
 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謂律令重事未可輕  
 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  
 之制可○詔改明年為至大元年

至大元年春正月朔曲赦御史臺見禁犯職官  
吏止徵賦罷職○中書省臣言近者百姓艱食盜賊  
充斥奇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  
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  
盜不申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又言  
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  
待報宜從中書省也可札魯忽赤遣官同行省行臺  
宣慰司廉訪司審錄無完棄之於市其未獲者督責  
追捕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  
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二月設尚冠尚衣尚

元史節要卷之七

六一〇

擊尚沐尚輦尚飾六奉御凡四十八員隸尚服院○  
三月為皇太后建興慶宮給鈔五萬錠絲二萬斤○  
駕幸上都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夏  
四月高麗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  
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  
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  
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  
之○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六月  
鞏昌府隴西寧遠縣地震○雲南烏撒烏蒙三日之  
中地大震者六○秋七月庚申有流星起自勾陳

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而滅○大師淇陽王月  
赤察兒請置王傳中書省臣謂異姓王無置傳之例  
不許○以塔思不花為中書右丞相乞台晉濟為左  
丞相○九月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  
暴風雨泰安濟寧直隄大水廬舍蕩折人畜俱被其  
災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賣其子  
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聞臣等不才猥當大任  
雖欲竭盡心力而聞見淺狹思慮不廣以致政事多  
舛有乖陰陽之和百姓被其殃願退位以避賢路  
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所致汝等但當慎其所行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七一〇

○駕至自上都○冬十月蒲縣陵縣地震○十一月  
增官吏俸以至元鈔依中統鈔數給之止其祿米歲  
該四十萬石吏員以九月十月出身如舊制○十二月  
答刺罕哈刺哈孫卒  
二年春正月從皇太子請罷官師府設賓客諭  
德贊善如故○禁日者方士出入諸王公主近侍諸  
官之門○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尊號曰統天繼  
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廟丙申詔天  
下弛山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內外大  
小職官晉輩散官一等有出身人考滿者加散官一

等○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大軍  
○塔思不花乞台普濟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  
中書直下翰林院給與者合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  
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金  
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  
事害及於民請盡追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省乞勿  
與制可○三月梁王在雲南有風疾以諸王老的代  
鎮雲南○駕幸上都中書省臣奏中書為百司之首  
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  
自思之○夏四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

元史節要卷之七

八一〇

今農事方殷蝗蝻徧野百姓艱食乞依前旨罷其役  
帝曰以皇城而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罷  
之○六月以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文廟樂工○  
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其手書之  
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  
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中書省臣言宣  
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吞失蠻租稅臣等議田有  
租尚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體奏免非制也  
有旨依舊制徵之○秋七月樂實言鈔法大壞請更  
鈔法圖新鈔式以進又與保八議立尚書省詔群臣

議之保八言臣與塔思不花等集議立尚書省事臣  
竊思之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臣所為今欲舉正彼  
懼有累孰願行者臣今不言誠以大事為懼陛下若  
矜憐臣等所議立尚書省舊事從中書新事從尚書  
惟陛下裁擇帝許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據爾更張  
乞與諸老臣孰議帝不從○八月癸酉立尚書省以  
乞台普濟為太傅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  
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相哥鐵木兒為左丞  
王罷為參政劉揖商議尚書省事詔告天下○三寶  
奴言尚書省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

元史節要卷之七

九一〇

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  
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制  
可詔天下敢有沮撓尚書省事者罪之○九月以尚  
書省條畫詔天下改各處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朝  
廷得失軍民利害臣民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  
外者赴所屬轉達○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  
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陳亦既更張  
印造至元寶鈔速今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  
乃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  
準至元鈔伍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

大元書路

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  
易依驗時估價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盡  
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  
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二釐定爲十三等以便宜用○  
駕還大都○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  
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  
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  
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  
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  
一編爲定制從之又言今國用需中統鈔五百萬錠  
前者常借支鈔本至千六萬三千一百餘錠今乞  
罷中統鈔以至大銀鈔爲毋至元鈔爲子仍徵至元  
鈔本百萬錠以給國用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  
陽江淮湖廣川漢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  
十九○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爲尚書令○令州  
縣正官以九年爲任○尚書省以錢穀繁劇增戶部  
侍郎員外郎各一員又增禮部侍郎郎中各一員凡

言時政者厲之○乙丑以皇太后有疾詔天下釋大  
辟百人○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  
以行黜陟○十一月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  
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  
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皇帝配明年  
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十二月乙  
卯親享太廟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謚廟號及先獻皇  
后尊謚又上睿宗景襄皇帝尊謚廟號及莊聖皇后  
尊謚執事者人陞散階一等○詔封贈內外百官三  
品以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  
相同轉申吏部考覈呈都省都省准擬令太常禮儀  
院驗事跡定謚若勲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三年○**戊戌**春正月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遣脫虎脫  
攝太尉持節授王冊王寶○定稅課法諸色課程並  
係大德十一年考較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  
鈔作數自至大三年爲始餘止以十分爲率增及三  
分以上爲下酬五分以上爲中酬七分以上爲上酬  
增及九分爲最不及三分爲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  
周歲爲滿○定稅課官等第萬錠之上設正提舉同

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千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二員五百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百錠之上設大使副使各一員○立資國院泉貨監命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二月尚書省臣言昔至元鈔初行時即以中統鈔本供億及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之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為便從之又言昔世祖有旨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彼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兒向慕德化歸覲闕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三月駕如上都○夏六月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廳民居二萬一千八百九十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汝州大水六安州大水死者五十二人○秋七月循州大水漂廬舍二百四十間死者四十三人發米賑之○九月駕還大都敕諸司官濫設者毋給月俸詔諭三賈奴等去歲中書省奏諸司官員尊大總十年定制濫者汰之今聞員冗如故有不以聞而徑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並逮捕之朕不輕釋○冬十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襄

奉旨舉行南郊配位從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園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春秋朝日夕月宴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又言太廟祠祭故用瓦尊乞代以銀從之○戊申帝率皇太子諸王群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書元皇太后庚戌恭謝太廟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事救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叙

元史節要卷之七

十一

又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叅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共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退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為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為食制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石至百十萬石時船多糧少額直均平比歲賦歛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衆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

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選

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

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

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從之○十一月丙申有事於南

郊尊大祖皇帝配享昊天上帝○十二月冀寧路地

震

四年辛亥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有一壬午靈駕

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也後謚曰仁惠宣孝皇帝

廟號武宗國語謂之曲律皇帝帝承富有之業慨然

元史節要卷之七

七〇

欲創治改法以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

錫賚大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

變更云皇太子茲是為仁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七終

元史節要卷之八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編修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重刊

庠生亮文宗明校閱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

弟也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冬成宗

不豫中宮秉政遣弟同母弘吉刺氏太后出居懷州

十一年春正月成宗崩時武宗為懷寧王總兵北邊

帝聞喪奔還二月至大都入哭盡哀出居舊邸朝夕

入哭奠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太后伯要真氏

元史節要卷之八

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時右丞相哈剌孫稱疾

守宿掖門密持其機陽許之夜遣人密啓帝曰懷寧

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三月丙寅

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變亂祖宗家法皆

誅之諸王聞闕出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寔世祖之

孫宜早正大位帝曰王何為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

宮壺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作威福觀望神器邪懷

寧王吾兄也當以大位歸之乃遣使迎武宗於北邊

武宗即位立帝為皇太子至大二年八月立尚書省

以帝兼尚書令四年春正月武宗崩罷尚書省誅脫

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杖忙哥帖木兒流之海  
南以其變亂舊章流毒百姓也御史臺臣言白雲宗  
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  
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罷總統所及  
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命中  
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  
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三月庚寅即  
皇帝位於大明殿詔曰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躬躬  
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  
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會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

元史節要卷之八

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  
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質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  
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  
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勲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  
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  
放逐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  
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敕百司改陞  
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  
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

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  
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繪  
之微不言於朕毋輒予人○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  
人帛二匹八十者人帛一匹○夏四月以張驢為江  
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為邦本  
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敕國子  
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  
罷至大錢鈔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  
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  
書省不究利病報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

元史節要卷之八

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  
新幣恣用曾未再審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  
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  
舉司買賣銅器聽其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  
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  
倒換仍免大都上都隆興差稅三年○帝御便殿李  
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  
敢以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督糶使兆民又安  
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曾未  
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此言非所類

也孟槐謝○命翰林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  
皇后功臣列傳俾百司悉上事跡○帝請真親政要  
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  
人皆誦習之又嘗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王約等節而  
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閏七月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  
坊駝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完澤  
李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  
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之  
職俾學者有加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

元史節要卷之八

四一〇

果賢而能雖白身亦用之又嘗諭省臣曰國子學世  
相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童木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  
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信堂生  
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遷授湖  
廣平章安南國王陳益復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妻  
子皆為國人所害朝廷授以王爵又賜漢陽田五百  
頃俾自贖以終餘年今臣年七十而有司拘臣所交  
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安南國王慕義來歸宜厚  
其賜以懷遠人其進動爵受田如故○九月去子詔  
曰朕賴大地祖宗之靈纂承聖緒永惟治古之隆群

生感遂國以又寧朕夙興夜寐不敢怠遑任賢使能  
興滯補闕庶其臻茲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朕之  
志也諭年改元厥有慶典其以至大五年為皇慶元  
年○冬十一月李孟奏錢糧為國家之本世祖朝量  
入為出恒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  
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  
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  
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  
費且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  
皇慶元年十一月春正月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

元史節要卷之八

五一〇

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又諭省臣曰  
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  
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  
院乃萬世公論也○二月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  
王石鼓于國子監○三月以生日為天壽節○夏四  
月駕幸上都敕皇子碩德八剌置四宿衛○敕僧人  
田除米之舊有并世祖所賜外餘悉輸租如制○五  
月禁止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雨毛○敕罷封贈廢左  
右守法度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秋八月駕還大



都安南國王陳益稷來朝○冬十月雲南右丞筭只兒威有罪國師搆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邪○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

二年春二月詔以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三月丙午冊立皇后弘吉刺氏慧出東井中書省臣禿忽魯言臣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兩沙天文示

元史節要卷之八

六一〇

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至此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關汝輩耶其勿復言○御史中書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帝以久旱於宮中焚香默禱又遣官分禱諸祠其兩大注詔敦諭教課農桑○夏四月駕幸上都○御史臺臣言富人黃緣特旨濫受官爵徵政宣徵用人率多罪廢之流近侍託貧乞互奏恩澤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附馬寺觀臣僚田土每歲徵租亦

極為擾民請悉革其弊制曰可○六月京師地再震○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中書右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八月車駕還大都○九月京師大旱帝問拜穴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之事以對帝獎諭之○冬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三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于庭賜以及第出身有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

元史節要卷之八

七一〇

而治道可興也○十二月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延祐元年甲寅春正月敕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詔改元延祐釋天下流以下罪囚○中書省臣禿忽魯等復以災變乞罷不允○三月駕幸上都○以合散為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毋絕其祀○夏四月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勅郡縣官勤

職者加賜幣帛。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譯寫以進。○五月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爾書旌之。○秋八月駕選大都。○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武安死者十四人。涉縣死者三百二十六人。○冬十月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可。○遣張驢經理江南田糧。○十二月詔定官員士庶衣服車輿制度。○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者以名聞。○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為平章政事。

元史節要卷之八

八一〇

二年春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二月朔會試進士。○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護都查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施行。○駕幸上都。○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溺民居敕遣官覈驗賑恤。○七月贛州土賊蔡五九聚

衆作亂。○八月駕還大都。○五九陷汀州寧化縣楷號蔡王詔遣江浙平章張驢等率兵討之。九月五九衆潰伏誅餘黨悉平。○臺臣言蔡九五之變皆由昵匪馬丁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乞罷經理及冒括田租制可。○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伴讀四員。○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旌表貴州達魯花赤相兀孫妻脫脫真死節仍俾監碑任所。○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十一月丙午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

元史節要卷之八

九一〇

五度明年二月庚寅乃滅以星變赦天下左丞相合散等言彗星之異由臣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曰此朕之愆置卿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庶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封武宗長子和世球為周王。○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走散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母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妻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

厚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三年**丙辰**春三月敕遣周王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設常侍中尉詔議記室等官○車駕如上都○夏四月敕衛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六月制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秋八月駕還大都○九月冀寧晉寧路地震○冬十月河南地震○十二月立皇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燕中書令樞密使○授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一

四年**丁巳**春正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多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且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二月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三月駕如上都○夏六月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罷以內外監祭御史四十餘人劾其姦貪不法也○秋七月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冀寧地震○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荅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官未嘗以聞非

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駕還大都右丞相合散奏事畢帝問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書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九月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合散回回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伯答沙為中書右丞相合散為左丞相○嶺北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二

地震三日○冬十月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驚感請禁止以絕僥倖惟朝廷者舊特旨起復者不在禁例制曰可○十二月置詹事院太子詹事四員副詹事詹事丞並二員家令府延慶寺設官並四員典寶監八員  
五年**戊午**春正月懿州地震○二月朔日食○秦州泰安縣山崩○建鹿頂殿於文德殿後○敕杭州守臣春秋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三月戊辰御試進士賜忽都達兒霍希賢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夏四月

遣官分汰各部流民給糧賑濟○免懷孟河南南陽居民所輸陝西鹽課是時解州鹽池為水所壞命懷孟等處食陝西紅鹽後以地遠改食滄鹽而仍輸課陝西民不堪命故免之○駕幸上都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勳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德慶路地震肇昌隴西縣大雨南土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六月御史臺臣言昔遣張驥等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一

經理江浙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鄉例減半徵之制曰可○術者趙子玉等七人伏誅時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還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就擒戮之於市○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銍侍東官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加封楚三閭

大夫屈原為忠節清烈公○八月駕還大都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伯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又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十一月集賢學士曲出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鈔梓以廣其傳從之○六年春正月監察御史李魯翊言皇太子正位東官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宿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純熙之學帝然之○帝御嘉禧殿謂札魯忽赤買問曰札魯忽赤

元史節要卷之八

十一

人命所係其詳閱獄辭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集議以聞又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二月朔日食○改釋奠于中丁祀社稷于中戊祭星于回回司天臺○三月以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勳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夏四月中書省臣言雲南土官

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缺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制曰可 駕幸上都以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逞私蠹政難居師保之任不聽○秋七月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八月駕還大都敕諸司有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俸求罪以賂免乞凡內外官非勳舊有資望者不許驟陞諸犯贓罪已款

元史節要卷之八

百一〇

伏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元問官以竟其罪其貪污受刑奪職不叙者膏緣近侍出入內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冬十月遣中書右丞相伯蒼沙持節授皇太子王冊 十二月命皇太子參決國政 封宋儒周惇願為道國公 癸酉夜大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成昆弟遠戍邊塞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過及刑

七年庚申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春居損饒輟朝賀○御史臺臣言比賜不冠罕丁山場完者不花海船稅會計其鈔皆數十萬錠諸王軍民貧乏者所賜未

嘗若此苟不撙節漸致帑藏虛竭民益困矣中書省臣進曰臺臣所言良是若非振理朝綱法度愈壞臣等乞賜罷黜選任賢者帝曰卿等不必言其各恭乃事○先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惡其嚴鞫之至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宗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速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丁亥帝不豫辛

元史節要卷之八

三

丑崩于光天宮壽三十有六在位九年癸卯葬起輦谷五月乙未群臣上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國語曰晉顏篤皇帝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明心見性雖以佛教為先然修身治國儒道為大也又曰儒者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耳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嘗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為相導言者慚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

色待宗親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  
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測移時其孜孜  
為治一遵世宗成憲云皇太子立是為英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八

夫

○

元史節要卷之九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母莊懿慈聖皇  
后弘吉剌氏以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帝延祐三年  
十二月立為皇太子開府置僚屬○六年十月受王  
冊命百司庶務必先啓太子然後奏聞○七年春仁  
宗不豫帝憂形于色每夜焚香泣告于天請以身代  
仁宗崩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飲一粥太后命以

元史節要卷之九

一

○

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以前御史  
中丞楊彖兒只中書平章蕭拜住違太后旨矯命殺  
之並籍其家○徽政院使失烈門以太后命請更朝  
官帝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  
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參  
議中書省事乞失監坐監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  
答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  
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  
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問所賜為誰對  
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帝曰我常諭卿等當以公

保得及言  
宗之意

便服迎詔者

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開散奏而止令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三月庚寅帝即位尊太后為太皇太后織木送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群臣超授散官者毋越班次○夏四月庚戌有雷于太廟告即位車駕幸上都議相仁宗以陰陽拘忌攬結絲殿於太室東廊以奉仲主○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上都留守賀伯翊坐便服迎詔集市籍其家○秋八月附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花慈慈聖皇后于

元史節要卷之九

二一

太廟織木送兒攝太尉奉玉冊行事○織木送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竊劾其姦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織木送兒必欲真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萬歲○冬十月車駕還大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群臣集議其禮此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恭遵禮行之○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齊宮丁丑恭謝太廟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動○以登極大賚諸王百官中書會其數計金五十兩銀七十八萬兩鈔

十一萬一千貫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綿九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襲鞍勒弓矢有差○造今年鈔本至元鈔五千萬貫中統鈔二百五十萬貫○敕翰林國史院纂修仁宗實錄○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太常禮儀院擬進時享太廟儀式○十二月乙巳朔詔改明年為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河南錢帝

元史節要卷之九

三一

問其故群臣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非人致陰陽失和災害荐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可也○平章政事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太多乃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駕為二千五百人○帝聞賀伯翊母老閱之以所籍京兆田磴還其家至治元年春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禮畢謂群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終朕之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

死者何辜遂命書陳便且行之○帝欲以元夕張燈言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書諫帝大怒既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臨察御史觀音保鑰咬兒哈的迷失竄成珪李謙亨於奴兒干以其諫造壽安山佛寺也○三月庚辰廷試進士太普化宋本等六十四人賜及第出身有差○駕幸上都○六月初日食○秋七月盜屋僧圓明作亂遣樞密院判官章台督左捕之郃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八月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遷京師帝曰兵

元史節要卷之九

四一〇

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選留者欲使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何計乎寒九月還大都○冬十月妖僧圓明等伏誅○敕翰林集賢院官年七十者毋致仕○戊寅御太明殿群臣上尊號曰繼天體道教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格列氏

二年春三月駕幸柳林駙馬許訥之子速怯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夏四月駕幸上都五月幸五臺山○以吳全節為去教太宗師特進上

卿○閏月封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六月丁卯朔車駕至五臺山秋七月戊午次應州辛酉次澤源州八月甲戌次奉聖州○九月丙辰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初仁宗議立太子太后見明宗有英氣而帝稍柔懦諸群小以立明宗必不利於己遂擁立帝及帝既即位太后來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我不擬養此兒遂薨成疾而崩先是有告嶺北行省平章阿散中書平章黑驢及御史大夫脫忒哈微政使失列門與故要束木妻亦列失八謀廢立者左丞相拜住請鞠之帝曰彼若借太皇

元史節要卷之九

五一〇

太后為詞奈何遂不問而悉誅之籍其家○冬十月太史院請禁明年興作土功從之○以拜住為右丞相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也因敕群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端又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姦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餘頃免其租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命賑之○十二月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



因祈福豈為師惜朕思惡人爰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宜政院臣言世祖時是吉剌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為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民皆朕民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何益命遵世祖初制

三年春正月右丞相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曰卿言適副朕意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承旨澄為學士○二月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癸酉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

元史節要卷之九

六一〇

寧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四川平章趙世延為其弟訟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詔出之仍命自今逃者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著為令○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一千一百五十一詔赦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三月駕幸上都○附太皇太后于順宗廟室上尊諡曰昭獻元聖皇后○

原告不到

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道度牒符籙○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蔭叙能紹其業者量才錄用○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後費官不得與○五月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帝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綠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先是諸王怯伯數寇邊至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

元史節要卷之九

七一〇

後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秋七月御史臺請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耳○八月癸亥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及其弟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副使阿散舍書童台犬司農失秃兒前平章赤斤鐵木兒前雲南平章完者前治書侍御史唆南衛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刺衛兵為外應鐵失赤斤鐵木兒殺丞相拜住遂弑帝于行帳年二十一在位四年從葬諸帝陵後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格

堅皇帝帝性剛明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又嘗諭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王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以定天下曾有此樂否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之言及此億兆之福也八思吉思以罪下獄帝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稱大變云皇叔嗣晉王立是為泰定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九

八十一

元史節要卷之九終

元史節要卷之十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八世孫庠生宜勵叔純

校閱

重刊

**泰定皇帝** 名也孫帖木兒顯宗其麻剌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世祖以弟四子那木罕為北安王鎮北邊王薨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於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爵是為嗣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翼戴之謀有盟書焉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帝常偵伺

元史節要卷之十

一〇

朝廷事機遣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知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意不協欲傾害之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即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女盍思之於是倒刺沙與探忒深相要結八月晉王獵於秃刺之地鐵失密遣斡羅思來言曰我與哈散也先帖木兒失秃兒等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王命囚之遣別列迷失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鐵失等弒英宗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迎帝于鎮所九月癸巳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十月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

叔孫昭子  
不能可也

逆賊也先帖木兒先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又遣  
右丞相旭邁傑御史大夫細澤誅鐵失失禿兒赤斤  
鐵木兒脫火赤等於大都並戮其子孫籍入家產○  
十一月己丑車駕次于中都辛丑至大都丁未御大  
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癸丑遣使至曲阜以太率祀  
孔子○御史言曩者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  
蕭拜住賀伯顏親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竄李謙  
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淵天下咸知其冤請昭  
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十二月戊  
辰追謚皇考晉王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

元史節要卷之十

二一〇

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  
莊懿慈聖皇后金主壬申作仁宗主仍督有司捕盜  
○太常院臣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  
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曰祭祀重事也朕何敢  
簡其禮命仍四祭○監察御史脫脫等言鐵木迭兒  
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  
卒罹大禍其子唆魯親與逆謀久道天憲乞正其罪  
以快元元之心遂誅唆魯及其黨月魯禿禿哈速敦  
等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  
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及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

與鐵失逆謀也○丁亥下詔曰朕荷天洪禧嗣大歷  
服側躬圖治夙夜祗懼惟祖訓是遵乃開歲甲子景  
運伊始思與天下更新稽諸典禮踰年改元可以明  
年為泰定元年

泰定元年春正月辛丑諸王大臣請立皇太子

○召親王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木哥于大同○賜故

監察御史親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妻子鈔各千錠

○二月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

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

林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

元史節要卷之十

三一〇

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

講復救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三月戊戌廷試

進士賜八刺張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會試

下第人亦賜教官有差丙午冊皇后八八罕氏立皇

子阿刺吉八為皇太子已酉以皇子八的麻亦兒間

卜嗣封晉王○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傳起嚴言太

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設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

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夏四月駕幸上都帝諭倒

刺沙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執成法為朕言者知而

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

聞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大則難爾其以  
朕言明告于衆俾知所慎○太廟新殿成五月遷列  
聖神主于新殿○六月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  
事言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  
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報  
○祭酉帝受佛法於帝師○詔疏決繫囚存恤軍士  
遠住燈地身死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司資給遣  
還仍著為令○秋七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  
止三千今增至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  
制從之○八月駕還大都○秦州成紀縣大雨山崩

元史節要卷之十

四

水溢壘王至來谷河成丘阜○冬十月封親王圖帖  
睦爾為懷王食邑瑞州六萬五千戶○十一月印明  
年鈔本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十二月  
命翰林國史院修英宗顯宗實錄  
二年乙丑春正月以畿甸不登罷春畋○禁后妃諸  
王駙馬毋通星術之士非司天臺官不得妄言禍福  
○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  
置并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從之○辛丑  
懷王圖帖睦爾出居于建康○山東廉訪使許思敬  
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二月祭先農○

頒道經于天下名山宮觀○三月駕幸上都○夏五  
月旭邁傑等以團用不足請減廐馬汰衛士及節諸  
王濫賜從之○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祀唐劉蕡○六  
月己卯朔皇子生命巫祓除于宮○中書參政左塔  
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  
也先鐵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  
成逆謀自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  
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息州民趙  
丑厮郭善謹妖言彌勒佛常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  
正府刑部樞密院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鞠之○

元史節要卷之十

五

秋七月紐澤許思敬編類帝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  
俾皇太子親覽有旨譯其書以進○申禁漢人藏執  
兵仗有軍籍者征行給之還復歸于官○九月分天  
下為十八道遣使宣撫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  
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便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  
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  
晦跡丘園才堪輔治者其以名聞○以郡縣畿詔運  
粟十五萬石貯瀕河諸倉以備賑救仍敕有司治義  
倉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  
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願仕者旌其門○已

西海運江南糧百七十萬石至京師○駕還大都○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著為令○冬十月皇后赤憐真八刺受佛戒於帝師○郭菩薩等伏誅杖流其黨○十二月鎮南王脫不花卒以中書平章乃馬歹攝鎮其地

三年丙午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封諸王寬徹不花為威順王鎮湖廣買奴為宣靖王鎮益都○二月駕幸上都命諸王也忒古不花及中書省臣兀伯都刺善僧許思敬彖彖居守○二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獄囚遣使分祀五嶽四瀆名

元史節要卷之十

六

山大川及京城宮觀○敕百官集議急務中書省臣請汰衛士節濫賞罷管繕防徃寇諸寺官署圯治等事歸中書並從之○翰林承旨阿憐帖木兒等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敕受皇太子○秋七月命翰林侍講學士阿魯威等譯世祖聖訓以備經筵進講○八月中書平章兀伯都刺左丞許思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不允○益官州大風海溢壞隄防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九月駕至大都○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

宣文弘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昔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徵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倉徒不報

元史節要卷之十

七

四年丙午春正月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皇子允丹藏下受佛戒于智泉寺○二月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三月以皇子允丹藏卜出鎮北邊○丙午廷試進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五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駕幸上都○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武宗金主及祭器壬申作武宗主以典守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高州徃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為之立祠敕賜額曰旌義○秋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祠宋儒張載○八月濬沱河溢發丁浚治河以救其勢○謚武宗后曰宣慈惠聖英宗后曰淮靜懿聖升柎太廟○九月朔日食○敕

子監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贓汚者處之以懲戒從之。○閏月駕還大鄴以災變放天下。○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廟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十二月乙卯蔡國公張珪卒致和元年（天曆）春正月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答之。○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天下仍詔勵有司以察勤惰。○帝將畋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察之。○二月庚申詔天下改元致和免被災

元史節要卷之十

州郡稅糧一年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耕獄繫三年不決者咸釋之。○三月乙卯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戊子駕幸上都以趙世延知經筵事趙簡預經筵事阿魯威同知經筵事曹元用吳惠道虞集段輔馬祖常李木魯州等並兼經筵官。○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公。○七月庚午帝崩在位五年壽三十六周王之是為明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之十終

元史節要卷之十一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進士堯文宗欽

編輯 重刊 校閱

名和世球武宗長子也母曰仁獻章聖皇后亦乞烈氏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撫軍北邊帝以四年十一月壬子生十一年成宗崩武宗入繼大統立仁宗為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帝武宗崩仁宗立議建儲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帝於兩宮浸潤既

元史節要卷之十一

行於是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置官屬遣就鎮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嗣立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英宗晉王也孫帖木兒立為皇帝改元泰定封帝弟圖帖睦爾為懷王出居建康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剌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時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義號於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斬時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乃遣人迎帝弟懷王于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復稱帝所遣使者自北方來云周王

從諸王兵旦夕即至矣丁巳懷王入京師群臣勸進  
王曰大兀在北以長以德當正大位必不得已當明  
以朕志播告中外九月壬申懷王即位是為文宗改  
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兀之至以遠國讓之心時  
劄刺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子為皇帝乃遣兵犯大都  
而梁王王禪右丞相咨失帖木兒等皆將兵次于榆  
林燕鐵木兒帥師與戰屢敗之榆林兵皆潰十月齊  
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劄刺  
沙乃奉皇帝寶出降兩京道路始通於是文宗遣哈  
敦及撒迪等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勅帝南還遂發

元史節要卷十一

二一〇

北邊諸王察阿台元帥彖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  
李羅尚家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乃命李羅  
如京師兩京之民聞帝使者至歡呼鼓舞曰吾天子  
實自北來矣諸王舊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天曆二  
年正月乙丑文宗復遣中書左丞羅里帖木兒來迎  
乙酉撒迪等至入見帝于行幄以文宗命勅進丙戌  
帝即位于和寧之北遣撒迪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  
弟曩嘗覽觀書史邇者得無廢手聽政之暇宜親賢  
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  
當以朕意諭之二月文宗立奎章閣學士院于京師

遣人以除目來奏帝並從之辛酉文宗遣右丞相燕  
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帝於  
行宮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功拜太師仍命為中  
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  
國史咨刺罕太平王並如故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  
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卿等其以朕意諭之燕鐵木  
兒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樞密  
院御史臺而已宜擇正人居之帝然之以武宗舊人  
哈八兒禿為中書平章政事前中書平章伯帖木兒  
知樞密院事常侍字羅為御大夫是日帝宴諸王

元史節要卷十一

三一〇

大臣于行殿特命臺臣曰太祖常敕臣下云美色名  
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  
居風紀之首亦當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  
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猶一  
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  
治之以良醫省院關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  
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  
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關失卿亦以聞不爾  
責也辛丑文宗立都督府于大都遣使來奏又以憲  
臺官除目來上並從之癸卯遣使如大都卜日命中

書左丞相鐵木兒補化攝告即位于郊廟社稷遣武寧王徹徹禿及平章哈八兒禿立文宗為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乙巳監察御史言嶺北行省控制一方廢輪萬里實太祖開基之地國家根本繫焉方面之寄豈可輕任平章塔即吉素非勳舊奴事倒刺沙起宿衛而至平章年已七十眊昏尤甚右丞馬謙本晉邸部民以女妻倒刺沙遂除左丞即中羅里市井小人禿魯思乃晉邸衛卒不諳政務並宜黜退臺臣以聞帝曰御史言甚當其並黜之又諭臺臣曰御史言嶺北省臣朕甚嘉之繼今所當言者每有所

元史節要卷十一

四〇

憚庚午命燕鐵木兒選用嶺北行省官吏辛亥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大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鐵木兒補化以久旱啓皇太子辭相位乞更選賢德委以燮理皇太子遣使以聞帝諭侍臣曰脩德應天乃君臣當為之事鐵木兒補化所言良是夫明可畏朕未嘗斯須忘于懷也皇太子來會當共圖其澤民利物者行之七月丙辰朔日食監察御史把時干思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紀若以歲入經賦較之已過數倍况今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而

陝西等處饑饉荐臻餓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雷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衆臣伏思之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帝嘉納之仍敕中書省以其所言示百司八月乙酉朔帝次于王忽察都之地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葬起輦谷皇太子復即位是為文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十一

五一〇



元史節要卷之十二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母

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兀氏大德三年武宗總兵北邊

帝以八年正月癸亥生十一年武宗入繼大統至大

四年武宗崩傳位于弟仁宗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

兒等議立英宗為皇太子明宗以武宗長子乃出之

居于沙漠及英宗即位鐵木迭兒復為丞相懷私固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一〇

寵構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

欽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出帝居于海南至治三年

六月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本無間隙

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

之罪未幾鐵失也先帖木兒等為逆而晉王立為皇

帝自瓊州召帝北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後數月乃至

京師封懷王次年又命出居建康以殊祥院使也先

捏掌其衛土初晉王既為皇帝以內史倒剌沙為中

書平章政事遂為丞相狡慢自用災異數見而帝兄

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致和元年春大駕出畋柳林

以疾還宮諸王滿禿阿馬刺台宗正札魯忽赤闊闊

出等與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曰今主上之疾日

臻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僉從者執諸王大臣殺

之居大都者即縛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

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三月駕幸上都滿禿闊

闊出等僉從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居守燕鐵木兒

亦留大都時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剌沙謀弗利於

帝乃遣人遷帝居江陵七月庚午泰定帝崩于上都

倒剌沙及梁王王禪遼王脫脫因結黨害正人皆不

平燕鐵木兒謀於西安王陰結勇士以圖舉義八月

元史節要卷十二

二一〇

甲午黎明百官集於興慶宮燕鐵木兒率阿剌帖木

兒孛倫赤等兵皆露刃手縛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

兒分命勇士執左丞桑孫參政王士熙侍御史鐵木

哥脫欽等皆下之獄召百官入內聽命即遣使馳驛

迎帝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

扈從徵諸衛兵屯京師出府庫犒軍士調兵守禦關

要又遣撒里不花等往迎帝甲辰帝發江陵庚戌至

汴梁伯顏等以兵扈從北行阿速衛指揮使脫脫木

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壬子上都諸

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脫脫木兒帥兵與戰

于宜興臨陣斬其詹事欽察摘平章乃馬台送京師戮之諸王失利敗走丙辰燕鐵木兒奉法駕迎丁巳帝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梁王王禪丞相塔失鐵木兒大尉不花平章買問御史大夫紐澤等以上都兵次榆林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其弟撒敦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大敗之迨至懷來而還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平章禿滿迭兒自遼東以兵入遷居鎮殺掠吏民九月丁卯燕鐵木兒率諸王大臣伏闕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帝固辭曰大兄在朔方吾燕秦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一〇

失之噬臍無及帝曰必不得已當明著朕意以示天下而後可庚午上都諸王忽剌台引兵犯崞州辛未誅烏伯都刺鐵木哥流彖彖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壬申帝即位於大明殿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木兒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于寶位使宗宗不寧權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諒諸臣之

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烏伯都刺等專權自用變亂祖宗法度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陽朔漢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達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癸酉封燕鐵木兒為太平王以太子路

元史節要卷十二

四一〇

為食邑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鐵木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遊兵至大口燕鐵木兒還軍次榆河與王禪前軍戰敗之追奔至紅橋比其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王禪復來戰又敗之師進據紅橋復戰于白浮之野燕鐵木兒手刃七人于陣敗之壬午大霧王禪等遁崑山州收集散亡復來戰我師陳于白浮之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萬餘人帝遣使賜燕鐵木兒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朕有不虞奈何

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甲申王禪單騎亡攆敦追之不及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樞密院事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鐵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趨石槽掩其不備擊之燕鐵木兒以大軍繼至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禽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塔失帖木兒等送闕下戮之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軍戰薊州南殺獲無算丁亥遼東軍救京城燕鐵木兒引兵拒之今京城里長召募

元史節要卷十二

五〇

丁壯與兵士為伍乘城守禦戊子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沒河中府官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廉訪使萬家閻言徹里帖木兒身為大將紀律不嚴望風奔潰宜加重罰以示勸懲不報河東聞也先帖木兒軍至官吏皆棄城走也先帖木兒悉以其黨代之冬十月己丑燕鐵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皆渡潞水走遣脫脫木兒將兵四千西接紫荆關癸巳忽剌台遊兵進逼南城燕鐵木兒及陽翟王大平國王孛羅台等戰于擅子

山之秦林殺大平死者蔽野餘衆宵遁脫脫木兒章吉與也先捏合擊敵軍於良鄉南轉戰至瀘溝橋忽剌台被創據橋而宿乙未燕鐵木兒帥軍循北山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瀘溝橋也先言大軍至敵兵皆遁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剌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顛陛下洪福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索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答失塔失帖木兒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斬之禿滿迭兒復入古北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六一〇

口燕鐵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擅州南敗之其萬戶以兵萬人降禿滿迭兒走還遼東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為齊王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陝西軍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我師皆潰諸仗悉為所獲河南行省告急戒自司脩城壁嚴守衛陝西軍奪武關萬戶楊允忠軍潰成帝御輿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倒剌沙送至京師下之獄御史臺臣言近者北兵奪紫荆關官軍潰走剽掠保定之民本路官與故平章張珪子景武等率其

民擊死官軍也先捏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珪五子珪父祖三世為國勳臣設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藉其家矣又以其女歸也先捏誠非國家待遇勳臣之意帝曰卿言是也命中書革正之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藉其家皆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殺人妻子從之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刺失里送京師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扎罕諸王忽剌白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蠶蠶還次馬邑至是被執以其所俘男女千人各還其家○毀顯宗室升順宗柩右穆第二室成宗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七一〇

柩右穆第三室武宗柩右昭第三室仁宗柩左昭第四室英宗柩右穆第四室○加封漢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祠其廟○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實無則勿妄以言廉訪司書吏當以職官教授吏員鄉貢進士相參用之○盜殺大尉不花不花乘國家多事率眾剽掠居庸以北皆為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有司當盜以死罪刑部議以為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而有司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賊上聞於法不當中書以聞帝嘉其議○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帖木兒

初祀開宗

議非

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此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鐵木哥兵入襄陽官吏皆遁去襄陽縣尹谷廷珪主簿張德獨不去西軍執使降不屈死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八一〇

之時僉樞密院事搭海擁兵南陽不救○甲戌居泰定后雍吉刺氏于東安州○荆王也速也不干遣使傳檄至襄陽鐵木哥引兵走○庚辰遣使奉迎皇兄明宗皇帝於漠北○壬午第三皇子寶寧更名太平訥命太司農賈住保養於其家○癸未倒刺沙伏誅磔其尸於市王禪亦賜死馬其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帖木兒皆棄市○十一月四川行省平章裴加台自稱鎮西王殺平章寬徹等擄兵燒絕棧道○御史臺臣言也先捏將兵所至擅殺官吏俘略子女貨財詔刑部鞠之籍其家杖而竄之南寧命其妻歸父母

家○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內侍不顏禿古恩奉迎皇兄於漢北○加謚唐司徒顏真卿為貞烈文忠公令有司以時致祭○十二月南臺御史言遼王脫脫自其祖父以來屢為叛逆蓋因所封地大物衆宜削王號處其子孫遠方而析其元封分地詔中書與勳舊大臣議之○封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為豫王賜南康路為食邑○加伯顏為太保知樞密院事天曆二年春正月庚申遣翰林承旨不花失里北還皇兄行在所仍命大府太監沙刺班奉金幣以往皇兄遣火里忽達孫刺刺至京師○中書省臣言

元史節要卷十二

九一〇

近籍沒欽察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臣僚有罪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為官口從之○敕罷今歲柳林田狩復鹽制每四百為引引為鈔三錠○中書省臣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鷂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伯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請加揀汰制可○癸未遣宣靖王買奴往皇兄行在所丙戌皇兄即皇帝位於和寧之北是為明宗○二月辛卯帝御大明殿冊命皇后雍吉刺氏○癸巳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

明宗

里○辛亥帝謂廷臣曰撒迪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行在以聞○壬子命有司造行在帳殿○三月辛酉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于明宗行在所○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帛各四百匹詣行在所以備賜予帝命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遣人聞于行在所○癸亥命有司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癸卯明宗遣武寧王徹徹禿平章哈八兒禿來錫命立帝為皇太子○五月己未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北迎大駕命中書省臣

元史節要卷十二

十一〇

擬注中書六部官奏于行在所○丁丑帝發京師北迎明宗戊寅次于大口庚辰次香水園六月丁亥明宗遣近侍馬駒塔台別不花至○丁酉鐵木兒補花以早乞避相位有旨諭之曰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為災皆為闕失所致汝其勉修厥職祗修實政可以上答天變仍命馳奏于行在○庚戌次上都六十里店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

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擊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祀周文憲王。仍命設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明宗遣吏部尚書別兒怯不花還京師，命中書集老臣議救荒之策。特陝西河東燕南河北河南諸路流民十數萬，自高汝至淮南死亡相籍，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秋七月丙辰朔日食。○丁巳次上都三十里店。春夏旱至六月壬子雨，連日。至是月戊午乃止。遂

元史節要卷十二

十一

成水災。○已未，更定遷徙法。凡應徙者，驗所居遠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移之。所遷人死，妻子聽歸土著，著為令。○八月乙酉朔，明宗次于王忽察都。丙戌，帝入見明宗。宴帝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明宗崩。帝入臨哭甚哀。換鐵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還。癸巳，至上都。監察御史徐奭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神器不可一時而曠。先皇帝奄棄臣庶已踰數日，伏望早正宸極，以安億兆之心。實宗社無疆之福。已亥，帝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

文帝五

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依前太保。○中書省臣言：祖宗故事，即位之初，必恩賚諸王百官。比因兵興經費不足，請如武宗之制，凡金銀五錠以上，減三之一。五錠以下，全界之。又以七分為率，其二分準時值給鈔。制可。○遣欽察台先還京師，經理政務。○燕鐵木兒留上都，監給恩賚金幣。○以仁宗英宗潛邸宿衛士二百人還大都，備直宿。○以馬札兒台為上都留守。馬札兒台前為陝西行臺御史，坐塗毀詔書得罪。至是以其兄伯顏有功，故特官之。○己酉，車駕發上都。○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丁卯，車駕至

元史節要卷十二

十二

大都。○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天臨。○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為經世大典。○敕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餘里，既受命還，留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罪之。取賂者以枉法論。○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且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灾可弭，積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弥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

元史節要卷十二

圭一〇

嘉納之○丙子也先捏伏誅○癸未建廟于廟于曲阜所居陋巷○冬十月辛卯鑄鐵木兒率群臣請上尊號不許○中書省臣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為一考外任則三年為滿比年朝官不久於其職或數月即遷於典制不類且治功無從考驗請如舊制為宜敕除風憲官外其餘朝官不許二十月內遷調○丙申中書省臣奏臣等謹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奎章閣太常禮儀院禮部諸臣條議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言謚號曰護都篤皇帝是日奉玉冊玉寶于太廟如常儀○命江西

元史節要卷十二

酉一〇

是歲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綿七萬六千四百五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五千五百石

至順元年春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二月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隣帖木兒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故為漢語纂修則趙世延盧集等而燕鐵木兒監修如國史例奎章閣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撒迪盧集辭職帝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躬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之生知之明於國家治本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靈顯仁祐王○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木怯朝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等禿堅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阿木忽刺忽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乙巳封明宗子

湖廣分漕米四十萬石以紓江浙民力○己亥加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徵祭祭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還鄉里○十二月乙未改封前鎮南王帖木兒不花為宣讓王初鎮南王脫不花卒子孛羅不花幼命帖木兒不花襲爵孛羅不花既長帖木兒不花請以王爵歸之乃特封宣讓王以示褒寵○帝謂廷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早寡守節不從諸叔繼尚鞠育遺孤其子襲王爵女配子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猶當旌表况懿親乎可命樹世延盧集等議封號以聞○

質班為郎王○丁未以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諭中書曰昔在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三月戊子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刺為燕王立宮相府總其府事以燕鐵木兒領之○廷試進士賜篤列圖王文燁等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彰德路歲祭姜里周文王祠○已巳議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列壬申奉主冊王寶祔明宗神主于太廟○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燕鐵木兒率文武百官

元史節要卷十二

五

上尊號曰欽天祝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詔天下○戊辰車駕發大都次大口已巳次龍虎臺丙戌至上都○烏蒙土官祿余校烏撒宣慰官吏降于伯忽羅斯諸蠻俱叛與伯忽相應平章帖木兒不花為其所害四川行省兵討雲南至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擊敗之○丙申立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行院事探馬赤教化為同知副使發及聶思朶思麻及鞏昌等處軍萬三千人討雲南徹里帖木兒同鎮西王禡思班等由四川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軍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

烏蒙蠻兵改建昌雲南右丞羅里帖木兒拒之斬首四百級西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蘆古驛○秋七月庚午中書省臣言近歲帑廩空虛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與樞密院御史臺各怯薛官同加汰減從之○大駕將還救上都兵馬司官二員率兵士由偏嶺至明安巡邏以防盜賊閏月丁酉駕發上都○征戍雲南軍士二人外歸捕獲法當死行樞密院以聞帝曰如臨戰陳而逃死且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邪其杖而流之○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六

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魯國大夫人類氏為啓聖王夫人類子充國復聖公會子郊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柄土官阿刺里州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撒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礮門安撫司軍七百人成都等處諸屯兵千人令萬戶周戡統領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又遣萬戶咎定遠以軍五千同印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周戡等從便進討○羅里帖木兒以兵屯建昌執



曹通斬之○八月大駕至京師御史臺臣請立燕王為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為燕王時比俟燕鐵木兒至議之十月壬子諸王大臣復請帝曰卿等所言誠是但燕王尚幼恐其識慮未弘不克負荷徐議之未晚也戊午帝致齋於大明殿已未遣亞獻官燕鐵木兒終獻官貼穆爾補化率諸執事者告廟請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庚申出次郊宮辛酉帝服大裘袞冕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大駕還宮○甲戌敕累朝官分官署凡文移無得稱皇后止稱某位下娘子其委用官屬並由中書擬聞○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七

賜伯夷叔齊廟額曰聖清每歲春秋祀以少牢○雲南禿堅伯忽等勢愈猖獗烏撒祿余亦乘勢進約烏蒙東川洋部諸蠻欲攻順元遣使趣四川雲南兵進討四川平章塔出引兵由未寧左丞李羅引兵由青山茫部並進陳兵周泥驛及祿余等戰殺蠻兵三百余人祿余衆潰即奪其關隘以通順元諸軍羅羅斯撒加伯烏撒阿答等合諸蠻萬五千人攻建昌羅里帖木兒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五百餘級○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之下○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集賢院奎章閣官同考試

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者復入學肄業○十二月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耆舊老臣如王顯等肅清等為之師保宿客今皇太子仁孝聰廉出自天性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以弘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納其言○戊午以十月郊祀禮成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行樞密臣言權仁德府官曲木糾集義兵以討雲南首敗伯忽賊兵於馬龍州殺伯忽弟拜延又戰于馬金山獲伯忽及其弟伯顏察兒其

元史節要卷十二

六

黨拜不花卜顏帖木兒等千餘人誅之餘兵皆潰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有旨趣進兵討之○中書省臣言四川省臣塔出脫帖木兒等討雲南領兵至烏撒周泥驛祿余阿奴阿答等賊兵萬餘自山後間道潛出塔出脫帖木兒等進擊屢敗之六日十七戰賊大敗潰去詔遣使以銀幣往勞賞之○辛卯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鎮西武靖王撒思班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等討雲南以去年十一月師次羅羅斯期羅里帖木兒等同進兵羅里帖木兒倍道兼進奪金沙江十二月大兵與阿禾軍相值戰敗之阿禾竄走大兵

直趨重慶遇賊兵於安寧州再戰又敗之擒阿不  
于軍前大兵將抵重慶賊兵七千猶拒戰于竹橋  
壁口兵交羅里帖木兒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  
戰大捷遂復行省治諸軍皆會駐于城中分兵追捕  
殘賊於嵩明州樞密院臣以捷聞詔總兵官量緩急  
從宜區處○二月樞密臣言撒里帖木兒孛羅以正  
月戊寅敗烏撒蠻兵射中祿余降其民烏蒙東川夷  
箛俱款附鎮西武靖王等駐重慶復行省事又言徵  
江路蠻官部容報賊古刺忽及禿堅之弟必刺都逐  
失等僞降於阿王而反圖之至易龍驛古刺忽等掩

元史節要卷十二

九一〇

襲官軍四川平章塔出頗兵不進謀知禿堅方修城  
堡布兵拒守無出降意詔速進兵討之○創建五福  
太一宮于京城乾隅救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乾高西北  
方也○張氏美和曰五福太乙之貴神以二百二十  
五年行五宮自乾而艮而巽而坤而離而坎而震而  
返入乾每宮住四十五年所○三月司徒香山言  
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曆終是甲辰言之語今臣  
下生年記號正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鑄付之館  
頒告中外詔令翰林集賢奎章禮部諸臣議之翰林  
臣議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  
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

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就之  
文以為符端乃小臣之譏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  
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  
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  
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識緯之端  
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豫王阿剌忒納失里鎮  
西武靖王糊思班擒雲南賊酋也不干等及諸將校  
悉斬之磔其尸以徇雲南平各遣使來報捷○夏四  
月糊思班言蒙古軍及哈刺軍羅羅斯諸種人叛者  
或誅或降雖已畧定其餘逃竄山谷不能必其無反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一〇

側請留荆王也速也不干及諸王鎖南等各領所部  
屯駐一二歲以示威重從之○五月乙未奎章閣學  
士院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成上之○丙申駕幸上都  
○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  
生僅四百員又分辨蒙古色目漢人之額請凡蒙古  
色目漢人不限員額皆得入學不報○秋七月藝文  
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行聖公爵是  
五等秩登五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鑄從  
三品銀印給之○以雲南平惟祿余懼罪竄伏降詔  
曲赦之○封伯顏為浚寧王仍前太保知樞密院事

○八月朔日食○車駕還大都○御史臺劾奏四川參政馬鎔發糧餉雲南軍中道輒送預借俸鈔以娶妾又詬罵平章汪壽昌罪雖蒙宥難任宰輔帝曰綱常之理尊卑之分情無所知其何以居上而臨下亟罷之○九月祿余寇順元路雲南行省遣都事那海奉詔往諭祿余及授以參政制命祿余拒不受○蒙古都元帥怯列引兵擊阿木餘黨於靖江海中山為雲梯登山破其柵殺賊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刺都古彖失舉家赴海死○十一月朔日食○雲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國馬歲給益以每月上寅日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

啖之則馬俱無病比因伯忽叛亂雲南益不可到馬多病死詔令四川行省以益給之○癸未詔養蒸鐵木兒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及所籍李彥通貲產○十二月河北道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匿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

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臣以聞命申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國史院集賢院奎章閣共議之

三年春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并音亦云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丙戌印造歲額鈔本至元鈔九十九萬六千錠中統鈔四千錠○四川行省言去年九月左丞帖木兒不花與祿余戰被傷賊遂侵境乞調重慶叙州之兵往救之順元宣慰亦言賊列行營為十六所乞調兵分道備禦○二月雲南行省言會通州土官阿賽及河西阿勒等與羅羅賊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

兵寇會川之卜龍村又祿余引兵與於部合寇羅羅斯截大渡河金沙江以攻東川會通等州臣等請奉先所降詔書諭之不奉命則從宜進討之制可○祿余言于四川行省自其父祖世為烏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無異心曩為伯忽所誘脅比聞朝廷招諭而今限期已過乞再降詔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屬四川省隸求寧路異得休息四川行省以聞詔諸大臣議之○邛州有二井舊名曰金鳳芳池天曆初地震盪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川轉運益司主之○三月癸巳皇子古

刺答納更名燕帖古思○夏四月戊申大寧路地震  
○五月右丞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兄  
往復奏答其餘訓教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官方効忠  
之蹟命朶來績為蒙古脫卜赤顏書置之奎章閣從  
之○戊寅京師地震有聲如雷○太常博士王璿言  
各處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今  
後勿許制可○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追封顏  
子父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  
謚端獻妻宋戴氏充國夫人謚貞素○六月詔錄用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十一

朶朶王士熙脫歡等○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  
非有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  
勿許奪情起復制可○秋七月賑蒙古軍流離至陝  
西者四百六十七戶限三月遣復其居○八月乙巳  
天鼓鳴于東北巳酉隴西地震是日帝崩壽二十有  
九在位五年癸丑靈駕發引壘起輦谷從諸帝陵也  
元統二年正月巳酉太師右丞相伯顏率文武百官  
議上尊謚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言為札牙  
篤皇帝○後至元六年六月以帝謀不軌使明宗欽  
恨而崩詔除其廟主放燕帖古思於高麗而卒明宗

之子郟王立是為寧宗皇帝

元史節要卷十二

三十四

元史節要卷之十三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明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母乃蠻氏初武

宗有子二人長明宗次文宗延祐中明宗封周王出居沙漠泰定之際正統遂偏天曆元年文宗入紹大統內難既平即遣使奉皇帝璽綬北迎明宗明宗崩文宗復即皇帝位明宗有子二人長妥懽帖睦爾次即帝也至順元年二月封帝為郕王三年八月文宗

元史節要卷十三

一一〇

崩于上都皇后承文宗意傳位於明宗之子時妥懽帖睦爾出居靜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鐵木兒請立帝以繼太統於是遣使徵諸王魯京師中書百司政務咸啓中宮取進止十月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戊申賞賚諸王金幣其數如文宗即位之制乙卯以即位告祭南郊己未告祭太廟庚申告祭社稷十一月戊申尊皇后曰皇太后壬辰帝崩年七歲甲午葬起輦谷後謚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皇兄立是為順皇帝元史節要卷之十三終

元史節要卷之十四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聖 校閱

**順皇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剌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剌蘭率其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部衆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以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立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

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文宗崩燕鐵木兒請於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關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函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一一〇

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文宗崩燕鐵木兒請於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關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函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

四年癸酉  
帝十四歲

癸酉

封伯日山  
崩地於封於  
秦以應於秦

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  
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  
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鐵木兒秦皇后而行  
之俄而燕鐵木兒死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  
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  
宗戚奉王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己巳遂即位于上都  
大赦天下辛未以伯顏為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  
監修國史撒敦為太傅左丞相八月立皇后伯牙吾  
氏燕鐵木兒之女也冬十月戊辰詔改至順四年為  
元統元年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囚二十

元史節要卷一四

二〇

七人戊子封撒敦為榮王食邑廬州唐其勢襲封太  
平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辛亥追謚札牙篤皇帝為  
聖明元孝皇帝時寢廟未建於英宗室次權結絲殿  
以奉安神主○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癸丑詔秦王伯顏榮王撒敦統百官總廢政○廣西  
僭寇湖南入道州千戶郭震載死寇焚掠而去○壬  
申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罪狀明白者處決冤者辯  
之疑者減之濬帝者罪其有司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  
赤○三月詔內外興舉學校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學

積分饒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  
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廣西猺賊復起殺同知元  
帥吉烈思掠庫物遣右丞禿魯迷失將兵討之贈吉  
烈思官令其子襲職○益都真定盜起中書省臣請  
選官往督捕之仍募有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  
與一官從之○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夏  
四月朔日食○己卯奉文宗神主祔于太廟躬行告  
祭之禮樂用宮縣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臣言郊廟國  
之大典王者必行親祀之禮宜用陞祔有事于太廟  
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帝嘉許衡輔世祖以不殺

元史節要卷一四

三一

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中  
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請除累朝期年忌日  
之外餘皆罷從之○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五月以唐其勢代撒敦為左丞相撒敦仍商議中  
書省事○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  
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  
賜功臣號及謚時浸允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  
南求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  
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此謚○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關  
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節初文興從

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帝服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俟葬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乙亥唐其勢辭左丞相不拜復命撤敦為左丞相○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宮之南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九月駕至上都○冬十月朔正內外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己卯奉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四〇

冊王寶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禁私剽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己亥春正月帝將畋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於隆平况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街衢之變宗廟社稷何遂止○三月朔詔遣五府官決天下囚○御史臺臣言高麗為國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夏四月駕幸上都遣使者

詣曲阜孔子廟致祭○五月甲辰伯顏請以右丞相讓唐其勢詔不允命唐其勢為左丞相六月庚辰伯顏奏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秋七月壬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于開平民舍初唐其勢既為左丞相而右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答里謀援立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以危社稷至是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其黨入朝伯顏覺之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塔刺海其黨北奔答里所追討擒之專命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〇

伯顏為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誅答里及其黨刺刺等于市晃火帖木兒自殺○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參知政事許有壬諫以為非禮不聽○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柅胡嶺○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車駕還自上都○冬十月流晃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勢子孫於邊地○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中書平章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陳允中以不署名獨留十一月詔罷科舉從徹里帖木兒之言也初徹

里帖水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故其入中書也以罷科舉為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而後竟論罷之○辛丑下詔改元其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大赦天下○十二月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慈祐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

二年丙寅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二月丁酉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為貞裕徽聖皇后○夏四月禁服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〇

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諸黃等服○車駕時巡上都○五月黃河復故道商陽鄆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于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秦州山崩○禮部侍郎忽里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秋七月勅賜上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八月朔日食○九月車駕還大都○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江浙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

三年丁丑春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輝反其黨三

金仁山

孔政

崑山鍾大明率衆從之為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社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丑的朱紹明進諫帝嘉納之賜以金幣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二月朔日食○陳州人捧胡友於汝寧奉弥勒佛以妖言惑衆作亂寇歸德府焚陳州屯營古峒命河南左丞慶董率兵討之○三月立弘吉刺氏為皇后○夏四月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没于貫索○禁漢人南人高麗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七一〇

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帝如上都○台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命四川參政舉里等討捕之○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命左丞沙的就捕之○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制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詔汝寧捧胡廣東朱光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於省臺院部及翰林集賢者可講誅捕之法以聞○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完元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八一〇

班以也先帖木兒為行宣政院使討之。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廩舍甚衆。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狗札里沙的擒朱尤。及石峴山鍾大明。送京師。誅之。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于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河南地震。帝還大都。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自七月至十一月。太白屢經天。分樞密院鎮北邊。伯顏請殺張王李劉趙五姓漢人。帝不從。四年。春正月。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二月。獵于柳林。奉聖州地震。三月。命平章阿吉刺監修至正條格。夏四月。京師天雨紅沙。晝晦。河南執棒胡送京師。誅之。己卯。駕幸上都。暮至八里。楚兩窺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夕之形。命佛家問為考功郎中喬林為考功員外郎。魏宗道為考功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屬功過。六月。袁州周子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九一〇

反僭稱周王。偽改年號。尋擒獲。伏誅。信州路靈山裂。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友圍漳州。守將撈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總浙閩江西廣東軍討之。秋七月。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八月朔日食。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駕還大都。十二月。太白屢經天。五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六月。汀州長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沒民廬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戶賑鈔半錠。死者一錠。秋七月。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一丈。壞民廬舍。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冬十月。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人服紫。不許戴笠乘馬。命伯顏為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十一月。戊辰。開封杞縣人范孟偽傳帝旨。殺河南省平章月祿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尋捕誅之。十二月。瑞州路新昌州兩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六年。春二月。貶伯顏為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實

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伯頽所領諸衛兵以純者  
不花為屏蔽尊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  
落如晨星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頽而已而伯頽之從  
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其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  
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  
其父亦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  
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  
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閒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不  
之信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頽所樹置親黨獨阿魯  
世傑瑛為帝腹心帝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十一

之言相與往復論難益知其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  
無疑及伯頽擅舉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恣意  
逐之以語脫脫脫歸與直方謀之直方曰此宗社  
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  
脫脫木兒直方曰予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  
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置酒作樂晝夜不令出至是伯頽請太子燕帖古思  
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  
衛士拒伯頽拘京城門諭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其  
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

有

伯頽自無人  
公矣

伯頽

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錢塘楊瑀及江西范  
匯入草詔數伯頽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  
只兒瓦反貴赴柳林以伯頽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黎  
明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頽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  
脫曰有旨燕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  
頽奏乞陛辭不允遂行○以馬札兒台為太師中書  
右丞相塔失海牙為太傅塔馬赤為太保脫脫知樞  
密院事汪家奴為中書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為御  
史大夫○已酉慧星如彗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  
約長五寸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至三月庚辰凡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十一

三十二日而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  
甫以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辛未詔徙伯頽  
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夏  
四月車駕時巡上都○六月丙申撤文宗廟主徙太  
皇太后不答失里於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  
於高麗監祭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聽  
燕帖古思未至高麗中道為月闕察兒所害○己亥  
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秋七月甲寅詔封朕微子  
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加封仁顯忠烈公○戊午  
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於天下

○命翰林承旨臆哈奎章閣學士夔嶸等刪修大元通制為至正條格○八月駕還大都○詔今後有罪者毋藉其妻女以配人○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冬十月甲申追尊皇考為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親裸大室○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脫脫為右丞相○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至正元年辛巳春正月朔改元○二月印造至元鈔本九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夏四月駕如上都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十一

○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詔發兵討之○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六月改舊奎章閣為宣文閣○秋八月駕還大都○左丞許有正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紋幣○十一月以翰林承旨張起巖知經筵事  
二年壬午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深五丈廣一十五丈後夫一十萬○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住陳祖仁及第餘出身有差○夏四月冀寧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車駕時巡上都○秋七月惠州羅浮山崩○慶遠路莫大聚衆反攻陷

吳

南丹左右兩江等處命脫脫赤顏討平之○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八月朔日食○九月遣湖廣平章鞏卜班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嶮峒堡寨二万餘處○冬十月朔日食

三年癸未春三月監察御史成遵言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從之○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平章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十一

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皆為總裁官○夏四月朔日食○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駕如上都六月命經筵官月三進講○秋七月修大都城○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八月駕還大都○九月湖廣平章鞏卜班擒道州僭賊唐大二蔣仁五至京誅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柱二州○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然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

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已酉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十二月丁未以別兒怯不花為中書左丞相。○徵遺逸脫因伯頰張瑾杜本本辭不至。

四年甲申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及常平得法也。○夏四月駕如上都。○五月乙未右丞相脫脫辭職不許。章十七上乃許之以阿魯

元史節要卷十四

西一〇

圖為中書右丞相封脫脫為鄭王賜金印。前不受嘗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邦不許。○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曹濮濟兗皆被災。○秋七月温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八月駕還大都賜脫脫金十錠銀五十錠鈔萬錠幣帛二百匹辭不受。○九月朔日食。五年乙酉春三月辛卯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普顏不花張士堅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

民貧宜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夏四月駕幸上都八月還宮。○九月日食。○冬十月遣奉使宣撫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親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宜奉宣之寄糾勅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歟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疾苦殊滌宛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員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間一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一〇

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遼金宋三史成左丞相阿魯圖進之帝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知之卿等共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頒行天下。六年丙戌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三月盜扼李開務之開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攢言世祖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之者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夏四月駕如上都○六月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  
積萬反陷長汀縣八月駕還大都命江浙江西兩省  
合兵討之其黨羅德用殺羅天麟積萬以降餘黨悉  
平○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京畿奉使  
宣撫前西臺中丞定奏言御史撒八兒等罪皆杖  
而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定定與  
湖廣道按實糾舉無避○十一月靖州徃賊吳天保  
陷黔陽○山東河南盜起遣指揮不兒古等討之○  
七年丁亥春正月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廣西宣慰使童伯顏討徃徠有功陞湖廣行省左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〇

丞○二月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雷○河南  
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邱徐州等處○徃賊吳天保寇  
沅州○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給  
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  
一代成功無從稽考乞復舊制從之○夏四月駕如  
上都監察御史言通州密邇京城而盜賊蜂起宜增  
兵討之以杜其源不聽○五月吳天保陷武岡路遣  
湖廣右丞沙班統兵討之○六月以右丞相別兒怯  
不花之譜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西寧州其子  
脫脫請與父偕行從之○秋七月召隱士完者圖執

札哈琅為翰林待制張樞董立為翰林修撰李孝先  
為著作郎樞不至○吳天保復陷武岡殺右丞沙班  
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九月駕還大都○十一月  
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贊上言江陰  
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  
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盜繼往來無常集慶村  
將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  
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  
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  
家之有不報○吳天保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七一〇

兵討之○馬札兒台卒召脫脫還京師○十二月以  
孫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以連年水旱民  
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郡守縣令  
八年戊午春正月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  
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為  
總裁官左丞相太平左丞呂思誠共領其事○三月  
癸卯帝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阿魯輝帖木兒王  
崇哲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詔守令選立社長專  
一勸課農桑又詔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  
令到官三月亦舉一人自代○駕幸上都命脫脫為

太傅○五月大霖兩京城崩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甚衆○秋七月朔日食○八月駕還大都○冬十月台州方國珍作亂聚衆海上命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討之○監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亦位皇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災異可息不聽

九年夏四月車駕時巡上都五月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六月刻小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

印以至正珍秘為文凡秘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秋七月監察御史幹勤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罪惡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不省章三上詔奪哈麻雪雪官出海壽為陝西廉訪使○閏月罷右丞相朵兒只左丞相太平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仍太傅○八月駕還大都○冬十月命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自于酉日為始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端本堂虛中座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十一月朔日食

十年春正月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而隕○二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之形○夏四月駕如上都○吏部尚書俛哲篤左司都事武祺建言更鈔法詔廷臣集議皆唯唯而已獨國子祭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弗聽○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八月駕還大都○九月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殊訥建言禮有未備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十一月朔日食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元

○已已詔天下以中統交鈔壹貫文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貳貫仍鑄至正通寶錢並用以寶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是月二星隕于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十二月朔修大都城○方國珍寇温州○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灾禍鞫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十一年春正月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以兵討方國珍○三月庚戌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彙列圖文苑中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徵建寧知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夏四月詔開黃河故道

先是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群臣言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王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廝以兵鎮之○車駕時巡上都○五月初日食○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州初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信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十一

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復鼓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至是命同知樞密院事赤赤以兵討之○六月福通據朱皇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秋七月開河功成乃議塞決河○字羅帖木兒討方國珍敗績命太司徒達識帖睦爾及江浙參政樊執敬同招諭方國珍○八月蕭縣李二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之府李亦

以燒香聚眾而起○蘄州羅田縣徐真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黃河堤成散軍民役夫召賈魯還朝超授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江西妖人鄧南二作亂攻瑞州總管萬蘇福擒斬之○十二月太白屢經天○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先帖木兒討河南妖寇復上蔡縣擒韓咬兒至京誅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十二

十二年春正月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竹山縣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又陷荆門州○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入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徐壽輝遣偽將丁普朗徐明遠陷漢陽又陷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

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平章和尚棄城走偽將曾法興陷安睦知府丑閻戰不勝死之又陷沔陽府陷中興路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輪失領兵出戰衆潰宣慰使錦州不花廉訪使卜礼月敦皆遁去○二月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初賊既陷武昌舳舻蔽江而下九江當其前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賊來攻再戰再敗之斬賊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至是城陷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詔贈黼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一〇

郡公謚忠文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黼兄冕居穎亦死于賊東昭冕之子也○賊遂陷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賊陷歸州○賊侵滑澆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家居聞命馳至東明浚城墮嚴備禦賊不敢犯○二月徐壽輝偽將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河南左丞大不花克復南陽等處○徐壽輝偽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以亦憐真班為江西左丞相領兵收捕饒信賊○方國珍復劫其衆下海入黃巖港台州路達魯花赤泰

不花率官軍與戰死之時方國珍遣其黨陳仲達來請降泰不花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進番與國珍遇呼仲達與語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花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捐掣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有九詔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會州公宇中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一〇

莫能挽○閏月徐壽輝偽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湖廣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司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未幾再陷○四川行省平章咬住討荆襄賊克復忠萬夔雲陽等州命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與參政朶觶討江西賊江西右丞兀魯失江浙左丞老老與星吉不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同討饒信等處賊○方國珍不受招安之命命江浙左丞左峇納失里討之○湖廣平章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軍潰退也朱仙鎮詔以中書平章蠻子代總其兵也先帖木兒還京師仍命為御



史大夫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糾言也先帖木兒喪師辱國乞明正其罪不聽○夏四月朔日食○臨川賊鄧忠陷建昌路○黃賊塗祐與鄧武賊應必達等攻臨江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討之○戶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給全俸終其身○荆門知州聶炳復荆門州○咬住復歸州進攻峽州○大破賊兵誅賊將李太素等遂平之又復中興路○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河南諸處屢盜輒引上宋故號以為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言及親

元史節要卷十四

言

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建昌民戴良起義兵克復建昌路○六月以吞失八都魯為四川行省添設參政至荆門增募兵趨襄陽與賊戰大敗克之○紅巾周伯顏陷道州○秋七月使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湘鄉賊陷寶慶路○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徐州詔許之○八月湖南元師小云失海牙總管元賴思復寶慶○方國珍率眾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擊走之○命知樞密院事咬中書平章搠思監也可札魯忽赤福壽並從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尚書密爾麻和

諛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廢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詔留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治之宜杜稷有倚重之寄不報詔脫脫以恭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督制諸路軍馬討徐州省院臺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爵賞有功誅殺有罪綏順討逆悉聽便宜從事即日發京師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麾兵進擊敗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遂府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為太師班師還京○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賊將党仲達復陷岳州俞

元史節要卷十四

言

君正復陷中興咬住與戰於樓臺敗績本路判官大都死之中興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同率義兵復中興俞君正敗走指揮使俺都刺哈蠻領兵入城咬住自松隘還屯兵于石馬○十一月以星吉為江西平章出師湖廣命江浙左丞帖理帖木兒總兵討方國珍○十二月吞失八都魯率兵復襄陽○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羅山李思齊同起義兵殺賊有功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

十三年春正月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兼大

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所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召募農夫諸費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其用三月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春納失里招諭方國珍國珍請降○五月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江浙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復饒州蕪黃等城聞風皆奔潰○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為亂陷泰州及興化縣遂陷高郵據之僭號大周國自稱誠

元史節要卷十四

奏

王建元天祐○六月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失剌把都總河南軍平章蒼失八都魯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復安陸府○九月朔日食○冬十月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誅賊將周伯顏○從帖里帖木兒左春納失里之請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疑懼不受命○十一月江西左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州臨江遂復瑞州○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四川參政哈林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合軍討徐

壽輝於斬水敗之壽輝遁走獲其偽官四百人○陝西平章孛羅四川右丞蒼失八都魯復均房等州詔李羅守之○是歲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是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瓣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緩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股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

元史節要卷十四

志

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十四年甲子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蒼失八都魯復峽州○二月命江浙湖廣兩省及江南行臺合兵討沿江盜賊○三月朔日食○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薛朝暉牛繼志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穎州陷夏四月汾陽地震○御史臺臣糾言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等罪先是帖里帖木兒與南臺侍御史左春納失里

陰氣婦人

奉旨招諭方國珍報言國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戶所  
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國珍不從  
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以故歸罪  
二人以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恩寧普皆總兵討  
方國珍○五月安豐正陽賊圍廬州○立南陽鄧州  
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  
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爾以兵討之敗績  
諸軍皆潰詔江浙參政佛家閱會達識帖睦爾復進  
兵討之賊陷盱眙又陷泗州官軍潰命刑部尚書阿

元史節要卷十四

未

魯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九月詔脫脫以太  
師中書右丞相總制諸王諸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兵  
大小官將出征高郵○方國珍拘執元帥也忒迷失  
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  
命○冬十月詔吞矢八都魯及泰不花等會軍討安  
豐○十一月脫脫大兵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  
六合賊勢大蹙初中書右丞相哈麻與脫脫有隙至是  
監察御史袁賽回不花等承哈麻風旨劾奏脫脫出  
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  
官以為己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污清臺

網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令也先帖  
木兒出都門聽旨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  
視寇盜恬不為意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也先帖  
木兒安置寧夏路以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  
閏察兒為中書平章雪雪和樞密院事代領其兵詔  
至軍中參議龔伯遠謂脫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  
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  
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夙夜戰兢

元史節要卷十四

未

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止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  
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閏察  
兒雪雪節制各省副使哈刺吞白丞相此行我輩必  
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乃授刀自刺而死後  
心穰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有二脫脫儀狀  
俊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人莫測其量  
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声色  
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  
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感於群小急於私怨  
君子譏焉○命威順王寶徹普花還鎮湖廣先是以

賊據湖廣奪其王印至是寬徹普花討賊累立功故  
詔還其印仍守舊鎮○徃賊寇衡州萬戶許脫因死  
之

十五年乙未春正月太幹耳彛教授鄭暉建言蒙古  
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  
喪又收繼叔嬪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之以  
禮不報○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威順王寬徹普化令  
其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  
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二月  
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號小

元史節要卷十甲

三

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  
太后杜遵道為丞相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  
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專權福通命甲  
士搗殺之而代為丞相後稱太保○五月倪文俊自  
沔陽陷中興路元帥孫兒只班死之○六月  
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倡亂  
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  
大明從而取之○秋七月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等  
路遂圍岳州○冬十月帝謂右丞相定住曰敬天地  
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關於舉行嘗選吉日朕將

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  
簡者行之遂命右丞相葉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

奏郊祀之禮以太祖配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  
馬不設內外儀仗教坊隊子齊戒七日內散齊四日  
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在大明殿西帳一日在南郊  
祀所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為亞  
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十二月以天下兵  
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河南省平章答失八都魯  
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遁于安豐  
○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墊先董其役墊先奏自十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  
命宦者答失董董之  
十六年丙申春正月倪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徐壽  
輝居之○二月哈麻伏誅初哈麻既為相自以前所  
進西天僧為恥告其父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  
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  
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  
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奉上  
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  
子立不利於已即以聞於帝不敢言淫褻事但曰哈

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我髮未白齒未落遂以為老耶由是有意誅之至是御史胡思監等糾言其罪遂并其弟雪雷杖殺之○六月

大明兵取集慶路及鎮江廣德○張士誠陷平江路

州路○秋七月張士誠遣兵陷杭州平章左丞相納失

里戰死揚完者及萬戶晉賢殺擊敗之復其城○八

月奉元路判官王淵以義兵復高州○倪文俊陷衡

州元帥甄崇福戰死○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彗

指西南長丈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九月汝穎賊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

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豫王阿剌忒

納失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

伯家奴以兵守之未幾寇復陷潼關伯家奴兵潰豫

王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冬十月有星如火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篋圍地有火光燄蓬勃久之乃

息化為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十一月

河南陷○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子解帖

木兒○湖廣參政也先帖木兒與左江義兵萬戶鄧

相勝合兵復衡州○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駐軍

于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賊犯七盤藍田

命察罕帖木兒以軍會蒼兒麻亦兒守陝州潼關哈

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同進討○知

樞密院事脫脫復邠州調客省使撒兒答溫等攻黃

河南岸賊大破之○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僉

樞密院事脫脫死之○倪文俊陷峽州○李武崔德

陷高州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援陝西詔以察

罕帖木兒為陝西左丞思齊為四川左丞○以高寶

為四川參政將兵取中興不克賊遂破鹿盧關○三

月義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可叛據泉州○毛貴陷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

○

萊州守臣釋嘉訥死之

大明兵取常州又取寧國路○毛貴陷益都益王買

奴遁自是山東郡縣皆陷矣○夏四月監察御史五

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未嘗不

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勇

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方今莫安根本國堅人

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

廷撥降鈔錠構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北克復

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為今之計權命總

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管府州

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六月以實理門為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監察御史脫脫木兒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大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帝然之○劉福通犯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温州樂清江中龍起有火

元史節要卷十四

詔一○

光如毳大明兵取江陰州又取徽州路○秋七月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理門遣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監察御史迭里弥實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穎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之策不報○歸德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以城降賊歸德府及曹州皆陷○八月劉福

陳友諒

通陷大名又陷衛輝路大明兵取揚州路○平江張士誠遣使請降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迺承制令參政周伯琦等至平江撫諭之詔以士誠為大尉○九月澤州陵川縣陷縣尹張補死之○太不花復大名路并所屬郡縣○命太尉紐的該總諸軍守東昌時田豐據濟濮率眾來寇擊走之○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將陳友諒襲殺之遂自稱平章○閏月賊攻冀寧察罕帖木兒擊走之○冬十月曹州賊入太行山○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陷元遂入鳳翔

元史節要卷十四

詔一○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舉義破之其黨走入蜀○吞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吞里麻失里合軍討曹州賊官軍潰吞里麻失里死之○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十一月賊侵壽寧察罕帖木兒大破之○十二月慶元路象山縣縣山崩○吞失八都魯卒于曹○是歲倪文俊陷川蜀諸郡令偽將元帥明玉珍守之趙君用及彭早住同據淮安趙楷稱宋義王彭楷稱魯淮王○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寶童以叛降于毛貴寶遂據棣州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守將余闕死

余闕

之關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四外，而關獨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寇來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趙普勝軍東門，祝寇軍南門。友諒軍西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關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關號令明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關嘗病不視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卷一〇

事將士皆願天求以身代，關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之，關却之曰：汝亦有命，何敵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松柏風烈，卒年五十六。事聞，贈撫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通國公，謚忠宣。初，關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關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

大明兵取婺源州。田豐陷東平路，知樞密院事不關，奚與毛貴戰于好石橋，敗績走濟南。以谷失入都魯子字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其父元管軍馬。詔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二月，毛貴陷濟南，守將愛的戰死。田豐復陷濟寧路，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棄城走豐，陷東昌路。察罕帖木兒調兵復濰州、平涼、保鞏。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為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統

元史節要卷十四

卷一〇

關係

管杜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亦復晉寧。毛貴陷般陽路，又陷薊州，犯灤州，至薊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擊敗之，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又陷廣平，大掠，退保東昌。大明兵取建德路。冀寧路陷，大同諸路俱陷。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往擊之，賊分二道犯晉冀，一出沁州，一侵絳州。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遣童火你赤棄城遁。友諒復陷瑞州。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即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

章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入蜀李思齊張良弼同謀襲殺拜帖木兒分總其兵○五月察罕帖木兒遣董克昌等復箕寧還兵鎮之○賊兵踰太行察罕帖木兒部將關保擊敗之○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等入城乃自安豐迎其偽主居之以為都○陳友諒遣原泰趙琮鄧克明等寇邵武又遣別將陷吉安路○關保與賊戰于高平大敗之○陳友諒陷撫州○山東地震天雨白毛○六月察罕帖木兒調虎林赤關保同守潞州拜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

元史節要卷十四

完一○

宜行事○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虎林赤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鞏寧路○秋七月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周全悉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福通遣全引兵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八月陳友諒陷建昌路○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九月詔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門閭先是昔班帖木兒為趙

張利貴

王位下同知祛恰口總管府事其妻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城里叛欲殺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故旌其忠馬○襄封唐贈諫議大夫劉普為文節昌平侯○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與和塞外諸郡○陳友諒陷朔州路江西參政全普菴撤已及總管哈海赤死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完一○

順德路先是樞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盡驅其民走于廣平○十二月朔日食○關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掠遼陽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住死之

十九年春正月陳友諒陷信州路守臣伯顏不花的力戰不勝死之○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

大明兵取諸暨州○三月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類蒙古



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夏四月毛貴為趙君用所殺○帝以天下多故却天壽節朝賀詔群臣曰朕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省初度之日群臣毋賀左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皇太子復率群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帝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

元史節要卷十四

罕

曲狗所請帝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民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卒不聽○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五月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人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察罕帖木兒大發諸軍討劉福通圍汴梁○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趙君用既救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君用遂與其部自相讎敵○八月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察罕帖

木兒督諸將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偽主遁歸安豐○九月以湖南北江東西四道廉訪使所治之地皆陷詔任其所便之地置司  
大明兵取衢州路又取處州路○十一月陳友諒兵陷杉關○十二月皇太子憾太平忤已以中書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皆太平所用使監察御史誣二人以贓罪杖殺之○是歲以後因上都宮闕廢毀大駕不復時巡○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糧十餘萬石至京師

元史節要卷十四

罕

二十年庚申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移時二月左丞相太平罷為太保守上都○三月甲午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賈任魏元禮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彗星見東方○田豐陷保定路○夏四月遣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軍中為豐所殺○五月朔日食○陳友諒殺其偽主徐壽輝於太平路遂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已而四駐江州六月大明兵取信州路○秋七月李羅帖木兒敗賊將王士誠於臺州八月命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堽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九月李羅帖木兒調兵自

大明太祖

石嶺關直抵莫寧圍其城三日復退也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參政闊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於石嶺關南北守禦○是月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定路復犯上都右丞相哥帖木兒引兵與戰敗績○冬十月甲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柏樹上○以張良弼為湖廣參政討南陽襄樊詔李羅帖木兒守莫寧李羅帖木兒遣保保殿與祖高脫因信道趨莫寧守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陳秉直瑣住等以兵攻李羅帖木兒之軍于莫寧敗之時帝有旨以莫寧界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為用兵數年惟藉莫寧以給

元史節要卷一四

聖一

其軍而致強盛苟奉旨與之則彼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潞以拒之調延安軍與戰於東勝州等處復遣八不沙以兵拒之八不沙謂彼軍奉旨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帖木兒怒殺之○十一月黃河清凡三日○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亮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亮堅帖木兒走上都○李羅帖木兒侵汾州察罕帖木兒率兵拒之

據

李羅帖木兒縱兵掠莫寧等處二十一年春正月朔赦天下○遣使往諭李羅帖木兒及察罕帖木兒各罷兵還鎮○三月察罕帖木兒駐兵宿州擒賊將梁錦住李羅帖木兒遣其將脫列伯引兵據延安將謀入陝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蓋田受節制於察罕帖木兒良弼又結陝西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夏四月朔日食○察罕帖木兒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五月四日川明王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察罕

元史節要卷一四

聖一

帖木兒以兵侵李羅帖木兒所守之地李思齊李武崔德降○六月察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發晉兵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衛輸白馬津發其軍之在汴梁者繼之水陸並進秋七月平東昌進兵復冠州八月大明兵取江州時偽漢陳友諒據江州為都至是退居武昌○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聞思孝等會關保虎林赤等將兵由東河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衆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清討東平東平偽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乃遣使招

諭田豐豐降東平平令豐為前鋒從大軍東討棟州  
俞寶降東平王士誠東昌楊誠悉降魯地已定進兵  
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九月陽翟三阿魯輝帖木  
兒伏誅阿魯輝帖木兒以宗親見天下盜起遂乘間  
肆為異圖詔少保老章率諸軍討之敗其衆尋為部  
將脫歡所擒送闕下誅之

大明兵取建昌及饒州路○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  
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  
程儉祀之○十二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圍鹿臺攻  
張良弼詔和解之兵乃解去

元史節要卷十四

器一〇

二十二年春正月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路皆為陳友諒  
所據○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  
白至是月終光芒長二丈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  
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行過太陽前  
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四川明王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參政車里  
帖木兒擊敗之獲其弟明二○張良弼受節制於李  
羅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之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  
之○夏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

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滅○賊新橋張陷安州李  
羅帖木兒來請援兵○五月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  
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據泉州○福建  
行省參政陳友定復汀州○明王珍據成都自稱隴  
蜀王遣偽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察罕帖  
木兒以兵圍益都環城列營治攻具百道並進時山  
東俱平獨益都未下田豐王士誠復謀殺刺殺察罕  
帖木兒走入益都城初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  
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  
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

元史節要卷一四

盟一〇

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  
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  
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  
不問男女莫不哀慟先是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  
起危宿掃大微垣太史秦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  
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  
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  
武令河南山東等處宰廟長吏歲時致祭賜其父司  
徒阿都溫良田二百頃其子擴廓帖木兒授光祿大

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乃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

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  
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乃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  
與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思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  
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擴廓帖木兒既領  
兵柄討賊益急未幾益都賊兵出戰擴廓帖木兒生  
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九月劉福通以兵援田  
豐至大星埠擴廓帖木兒遣關保擊擊大破之○十  
一月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自擴廓帖木  
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分圍  
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

元史節要卷十四

吳一〇

之執其渠魁陳傑頭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  
誠之心以祭察罕帖木兒餘黨皆伏誅復遣關保復  
官州山東悉平

二十三年癸卯春正月四川明王珍借攝皇帝建國  
號曰大夏紀元曰天統○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  
還河南留瑣住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四萬戶府  
○三月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親試進士六十二  
人賜寶寶楊輓進士及第其餘出身有差○立廣西  
行中書省以蕭訪使也兒吉尼為平章政事時南方  
郡縣多陷沒惟也兒吉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關

陳友諒死

先生餘黨寇上都李羅帖木兒擊降之○六月李羅  
帖木兒遣方脫脫迎匡福於彰德擴廓帖木兒遣兵  
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擴廓帖木兒部將牙  
駙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圍無平遠據盤屋李  
羅帖木兒時奉詔進討義漢而牙駙阻道於前思齊  
踵襲於後乃請催督擴廓帖木兒東出潼關道路既  
通即便南討既而李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探  
其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豹高與李思齊合兵攻  
之竹貞出降○八月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李羅帖木  
兒之境李羅帖木兒上言擴廓帖木兒踵襲父惡有

元史節要卷十四

吳一〇

不臣之罪乞賜處置是月  
大明兵與偽漢兵大戰于鄱陽湖陳友諒敗死其子  
理自立仍據武昌為都改元德壽師進圍之○九月  
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使徵糧于士誠士  
誠不與○冬十月擴廓帖木兒遣將任克復安陸府  
李羅帖木兒遣兵攻異寧至石嶺關擴廓帖木兒大  
破走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十二月御史臺臣  
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修舉  
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軸克  
濟艱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淨言

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維已蒙錄用其子選所藉田宅更乞閱其勳舊選所授宣命從之○是歲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皆奔大同李羅帖木兒匿之營中

二十四年庚辰春二月

大明兵克武昌擒偽漢主理其所據湖南北江東西皆屬

大明○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逆

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單李

羅帖木兒拒命夏四月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已而李

元史節要卷十四

異一〇

羅帖木兒悉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

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兵入居庸

關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不

蘭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

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由古北口東趨與松

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

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

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於是兵

搠思監于嶺北窟朴不花于甘肅執而與之詔復李

羅帖木兒官爵以也速為左丞相禿堅帖木兒陳兵

自健德門外觀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

李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

書平章政事五月禿堅帖木兒軍還擴廓帖木兒奉

命討李羅帖木兒屯兵美寧分為三道其東道以白

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豹高竹貞領兵四

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

李羅帖木兒留兵拒守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

的沙復大舉向關六月白鎖住至京師請皇太子西

行七月李羅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

諸軍禦于清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皆無鬪志不戰

元史節要卷十四

異一〇

而潰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扈從

皇太子出城由雄霸河間取道往莫寧李羅帖木兒

駐兵健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

文閣訴以非罪皆泣帝亦泣李羅帖木兒欲遣襲皇

太子老的沙止之詔以李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

老的沙為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是月○

大明兵取廬州路○八月朔日食○詔以李羅帖木

兒為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誅李

羅帖木兒波迪陸兒孛罷三官不負造作沙汰

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佛事從李羅帖木兒之請也○九月

大明兵取平興及歸峽潭衛州等路

二十五年春正月封李思齊為許國公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道遁走○偽漢守將熊

天瑞以贛州及韶州南雄降于

大明○二月皇太子在真寧命其肅行省平章孫兒

只班以岐王阿刺乞兒軍馬會平章臧卜李思齊各

以兵守寧夏○三月皇太子下令軍中曰李羅帖木

兒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

元史節要卷十四

平一○

保中書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躬勅將士分道進兵

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

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四月關保等兵進圍大同

克之李羅帖木兒大怒遣禿堅帖木兒率兵討上都

附皇太子者調也速南禦皇太子軍也速次良鄉不

進謀之於衆皆以為李羅帖木兒所為狂悖中外同

憤遂勒兵歸永平遣太原東連遼陽李羅帖

木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率兵討之也速出其不意

襲而破之擒伯顏殺之○李羅帖木兒伏誅初李羅

帖木兒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伯顏心

辭辭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無度酌酒殺

人喜怒不測人人惶恐威順王子和尙受帝密旨與

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陰圖刺之

至秋七月李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

達兒自衆中躍出斫李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

金那海就前斫死老的沙傷額越出得馬走其家擁

李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遁遣使函李羅

帖木兒首往真寧召皇太子還京師○六赦天下○

我

大明兵破安陸府又破襄陽路○湖廣左丞周文貴

元史節要卷十四

至一○

復質慶○八月丁未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節儉不

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與聖

西宮帝稀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帝嘗

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

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

帝亦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闥前年

四十二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宮皇后何

至服此等衣耶其樸素如此踰月皇太子歸哭之甚

哀○九月擄廓帖木兒色從皇太子還京師○冬十

月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沙誅之禿堅帖木兒以

餘兵奔八兒思之地命嶺北行省左丞相山僧追討擒之伏誅○閏月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遼南一應軍馬諸王各愛馬所統之軍應該總兵統兵等官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與奪悉聽便宜行事○十一月我大明兵取秦州○十二月乙卯立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台氏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為王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十一

皆與良弼會○三月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赫德普化張棟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兵興以後科目取士莫盛於斯而元之設科亦止於是矣○我太祖求遺書是月以後我大明取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穎州安豐路時諸郡皆張士誠所據○夏四月詔立太子妃瓦剌刺孫答里氏○六月汾州介休縣地震○紹興山陰縣卧龍山裂○皇后肅良台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丞相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行不恰典故却之○秋七月朔日

食○徐溝縣地震○以李思齊為太尉○擴廓帖木兒遣朱珍盧旺也兵河中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直高嵩且約李思齊共攻張良弼遣子弟皆子思齊以求援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下詔和解之○八月李思齊兵下塹并獲川賊余繼隆誅之○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冬十月擴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寧以控制山東○十一月我大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路皆張士誠所據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十二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李思齊張良弼脫因伯同會于合元殿共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我大明兵取松江府又取沅州路○夏五月山東地震○李思齊遣張良弼郭謙等守黃河○六月朔日食晝林赤高嵩竹直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約高等盡變關保虎林赤夜遁李思齊解而西○六月朔日食晝晦○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葭出光焰燔人宮人震攝什地○秋七月李思齊遣郭謙位薛穆飛會

張良弼脫列伯兵屯華陰又遣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八月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墮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與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敵識理達職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盛深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五

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率導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附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倫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貊高殺衛輝守禦官余仁輔彰德守禦官

執事士誠

範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遂還彰德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本以盡忠為心以愛民為務今總兵擴廓帖木兒歲興官軍讎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俯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遣重臣以總大兵臣等敢不從命○詔以擴廓帖木兒不遵君命宜就黜其兵權就令貊高討之○為皇太子立大撫軍院秩從一品知院四員同知二員副使同僉各一員經歷都司各二員管勾一員專掌軍機內外諸王駙馬各處總兵統兵行省行院宣慰司一應軍情不許闕越徑行移大撫軍院○九月

元史節要卷一四

五

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張士誠以獻  
大明兵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時台州温州慶元皆方國珍所據相次俱降  
大明○冬十月貊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廓州攻真定○詔也速自河間會貊高取真定不克命也速還河間貊高還彰德○十一月  
大明兵取沂州守臣王信遁  
大明取驛州又取益都路○平章保保降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普顏不花為江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



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叅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  
李谷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值江西陳友諒遣鄧克  
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時分鎮延平  
城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  
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  
賊敗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禦益都至是○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  
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  
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  
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

元史節要卷十四

美一〇

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為而死其妻  
阿魯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  
十二月朔日食  
大明兵取般陽濟寧萊州及東平路  
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略時建寧邵武延平福州興  
化泉漳汀州諸路皆陳友定所據○我  
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曲出遁行宣政院事宗  
耳死之○方國珍自歸于  
大明○詔分潼關以西屬李思齊以東屬擴廓帖木  
兒各罷兵還鎮於是關保退屯潞州商嵩留屯潼關

○戊申春正月庚寅慧星見于昂畢之間○三月又  
出于昴北  
大明兵取建寧路  
大明取延平路執陳友定○二月朔詔削擴廓帖木  
兒爵邑命李魯李思齊討之  
大明兵取東昌路守將中榮王輔元死之○擴廓帖  
木兒自澤州退守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劉高軍  
合  
大明兵取寶慶路  
大明兵取江州

元史節要卷十四

三〇

大明兵取棣州師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  
○興化泉州漳州湖州皆降于  
大明○三月庚寅有星孛于西北  
大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會兵駐潼關入焚良  
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調其所部張德效薛德守  
潼關  
大明兵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  
大明兵取永州路又取惠州路○夏四月  
大明兵取英德路  
大明兵取廣州路又取松陝汝等州○五月李魯

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李思齊為總兵思齊部將忽林赤脫脫張意據整屋高擣武功李克彝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

大明兵取道州全州柳州梧州藤州尋州貴州象州鬱林等郡○六月臨州保德地震五日不止○廣西諸郡皆歸于

大明○秋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豹高關保以兵攻晉寧擴廓帖木兒與戰大敗之擒關保豹高遣其斷事官以聞詔以二人

元史節要卷十四

乘一〇

間謀構兵可以軍法處治遂誅之○海北海南諸郡縣及左右兩江諸路皆降于

大明○詔擴廓帖木兒令帥師勤王

大明

太祖高皇帝自平灤渡河三日而取衛州五日而取相州七日而平彰德及廣平八日而取順德勢如破竹無一守臣不降附者○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閏月二十七日乙丑

大明

太祖高皇帝兵至通州知樞密事小顏帖木兒方戰

元七

死之帝得報大懼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烈門和樞密院事黑彌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即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宛京伯顏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友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二十日庚午

大明

太祖高皇帝天兵至燕京齊仁門明日攻城克之准

元史節要卷十四

乘一〇

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左丞丁敬可大都路總管郭火中皆死之

大明

太祖高皇帝大兵入京城時擴廓帖木兒兵數十萬

駐太原會

大明兵自皖子城破澤潞擴廓帖木兒令部將賀宗

搆援晉寧駐龍銷谷去太原七十里及

大明兵克宋平也速軍潰於是檀順會利宜興以次

悉歸附

大明○後一年帝駐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

殂于應昌壽五十二太尉完者使觀音奴奉梓宮北

葬○五月二日

大明師北進九月至開平縣白海子駱駝山太尉蠻

子沙不丁平章朵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軍士輜重

馬匹所喪殆盡上都恃紅羅山為藩籬紅羅山恃上

都為援二十日

大明兵拔紅羅山至上都平章上都罕左丞蓋元魯

留守八失忽都余萬戶等率衆歸附十五日昧爽

大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寶玉皆

被獲玉字黑的罕國公答失帖木兒平章阿里馬溫

元史節要卷十四

六一

海牙贊就擒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大明兵平懷慶肇昌平涼臨洮等府於是天下海宇

悉歸于

大明

太祖高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逃避而去特謚曰順帝

而封買的里八刺為崇禮侯自太祖丙寅至順帝丁

未凡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

一至順帝至正丁未繼大統實計八十九年

元史節要卷之十四終

元史節要十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張九韶撰九韶字美和清江人洪武十年以薦

為國子助教陞翰林院編修是編因當時所修元

史板藏內府人間多不得見於是做曾先之十八

史略例節其要為一書其編年繫事則仍用通鑑

之體前有洪武甲子自序一篇然紀載多不具首

尾未為該備且此書成於洪武間而順帝紀內多

有稱明太祖高皇帝者疑其經後人所改竄非九

韶原本矣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存卷一卷五卷六）

〔明〕王渙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晉南北

奇談六卷》提要

書兩晉南北奇談引

談兵家例舉奇正而奇尤先也儒者之學六經正也而所謂奇者非史乎故堂堂整整偏裨列史而指麾之者六經是已至於假一謀而下人城標健卒而勝危道者奇兵之有似於史錄也兵正藉奇而搗虛六經無史則臯夔之謨或闕乎枚朔之滑稽大羹玄酒頓遺夫鹽辛之裂臯嬰之不能擴閱增雄耳史可以奇而廢邪予方暇日手典午之編覽瓜分之紀搜精剔性析事條書酸言善句倘勝雄深伎辯異聞可排淡宋探中郎之帳秘資茂先之博物突塞旗奮飛孤論席生風闢珍戰玉驅一隊而出之隱然樹駭壇之旗鼓亦奇矣談數成夫首叢謹助謀鬻爵佐味正不以奇而尊邪以故雖蒙好奇之讓不遜

辛未年二月墨池王渙書

兩晉南北奇談標目

一卷

兩晉

姦忍

竹簡古篆

地陷二鷲出

盜散漢二陵

中興之象

牛繼馬後

七寶鞭

晉成語庾亮

立始之際丘山傾

焚鴉鳥

鳳凰九雛

昌明讖

射馬

論氣雲體

婚禮用羊

暗解神解

夔牙同契

采長白

將種

一夜齒生

蒸餅坵十字

梓澤三事

折臂三公

醉蛇

針氈

卜世得一

書壁讎酒討

畫建童圖

武庫火

載書三十乘

龍鮓

蛇化雉

石鼓

說劍

公曾知鑿

郭槐妬忌

魏公舒

誤入卿內

武子奢豪

孫楚驢鳴

八斗量

高陽池

苦李

死孝

膏肓利疾

阿堵物

小郎屬新婦

上樹探鷄

岳筆廣旨

挽弩自射

醉六十日

阮步兵勸進九錫辭

禮豈為我設 南阮挂犢鼻

借馬追婢

豕飲

無鬼論

金貂換酒

蠟屐

飲錢為婚

焚車

廣陵散

聞笛作思舊賦

雞肋不足安拳

幼輿折齒 拍浮酒船中

羊曼真率 兗州四伯

八達 廣談虞筆

三日曲水之義 懸節陵策文

不試為恨 相去如九牛毛

人各有能 有不能

壽陽水旱 笑疾

浚儀裝好 宿王弼冢

枕流漱石 水中見蟹且惡

論班馬作史 草書狀

登樓清嘯 奴價倍婢

賣練布

二卷

司徒九錫嘲 相與有瓜葛

王導卜世 書賢十部從事

織梭化龍 手中豎理

燈犀照才 吐哺以存甥姪

好施 箱書解憂

子死來慢 啖執炙者

若思投劍 醉容腐脇

阿奴火攻 腹中容數百人

青囊書 活死馬

下莖言水為陸 在廁銜刀之禍

馬有的顛 買德即

衣經新得故 怒齧雞子

目痛藥方 慰斗柄熱

王白鬚 蟹魚蝦鮑

一斗備杯杓 問人不問位

讀爾雅不識 戲爭族姓

不為致書郵 夢棺落糞

左顧龜 酒水輕重

富貴恐不免 蒲葵增價

掩鼻歎咏 莫近禁嚮

失一老兵 紫羅香囊

謝白面 牛心炙

烹鵝刮書 未知生焉知死

烏駝特牛	筇歌	以舌擊賊	健將入關	夫人城	墓中婢	鬼之董狐	星人幾誤死	火雞	患耳聰	水中岸為洲	盤龍齋	言教宜碎	蛇膽	西籬夢粟	伯道無嗣之由	賦三都	文鳥入口	妙畫登仙	獸炭溫酒	卦驗不臣	市帽	投水觀怒	夫獵事釣	慶士星	馬鞭懸樹得財	曲陽李家兒	羽扇畫水	佛圖澄	叔微占夢	錦被反覆	封鮓還侃	椹矢石砮	海中思慕之物	鯉魚化鐵	易衣驅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有七星	似劉琨而多恨	竹不如肉	流星火珠	破魚得爪刀	神射	童子獻劍	蒲生艸付	天馬	穿井得龜	史載辟陽之寵	雙飛入紫宮	含唾	符朗知味	土與穀同價	大夏龍雀	三卷	南宋	五色龍章	青衣搗藥	武魄枕	羊車	尺牘百函	轡疾馬遲	納衣擲地	枝江修縱	羊羹絕水	老慳	夢服丸土	鬼笑	盾飲介文	鳥飛假羽	杖棗報栗	班固真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兩玉人	喜霽三絕
玄暉牋	獎士無惜齒牙
名家駒	二寶
孔西劇句	山賊
鳳毛	不衣自暖
幾卿清辯	烏衣游
木方丈	赤鸚鵡賦
留五官錢	休元風軌
主客馬辯	斜簪
僧度論書	仲通敏悟
來四	讀賦試雌霓
抄書	清綸
執卷自耕	青箱學
餘吳	蘭玉詩
狂泉	景倩負才
白虹貫日	送別吏部郎
瑞室頌	遙遙華胄
丙吉遠近	占墓地

太極鍾嘶	日限為詩
待詔賦	壯哉雀鼠
海賦添益	風止詭越
舟居無水	蔚宗琵琶
和香方	格佞
復有呂望	白題八滑
文速成心	何遜不遜
五君詠	狂不可及
呼公	三周絡腰
劉毅松怨	顧吳郡
顧達康	吏部庭植
書裙	劇蒸
微深廉貧	鹵簿入廁
師子禦象	柳公雙瑣
和景陽樓篇	夢褥席
四卷	
南齊	
龍穎鍾聲	嵩山玉壁



笑樂	齊室先兆
朗潤良璞	巾箱五經
黃金龍	侍中名迹
淳于獻古禮器	格外三公
形怖瘡鬼	貂蟬堯黎中生
羹膾吳食	祖思陳政事
醒酒鯖鮓方	暗寫五行志
永明體	陸厥論文書
儉府蓮花池	奪簾扇賞
兩部鼓吹	書滄
策錦被事	辨宗廟犧樽
持橐藉筆	袁庚報贈
折臂太守	
南梁	
舌文八字	蹈空行
謗木肺石	詩癖官體
江陵九十九洲	錢除九六
見菖蒲花	錢恩

山水音	甲請蟲網
競病韻	閉車中如新婦
夏疾妓衣	布政優優
夢鹿皮	李膺勝昔
封題空倉	千萬買鄰
華帶常應移孔	重瞳紫志
較粟事	四聲譜
讀秦刻石	鬼言王相
朝聞夕死	神滅論
貂蟬休徵	文頭才盡
廣絕交論	引騶清道
訪砭石字	響滅詩成
孔獨誦	多藝不廉
天上石麒麟	扶殿沒指
折對稍	采蓮棹歌曲
酒炙拔行觴	黃石
五卷	
南陳	

後魏	王像	林邑諸產	玉石不能過	賦黃雀	立槁通盜	夢陸倕授筆	負書候約	登蠶蝦蟆賦	高平二超	玉柄塵尾	越王石	理縣譜	南朝諸傳夷貊附	九歲制日賦	王射後庭花	計逃於井	投漏籤
	扶桑木	真盞金扇火齊	烏啄口	服方者壽	公田種秫	追還誤錢	榜門受餉	冲之機思	子達何足數	中宵鍾恨	達德令	清吏不可為			相虧當富貴	登芒山賦詩	狎客

復兩男賞	半面不忘	指烏能言	嘲以酒為韻	駐馬呼閭	藍謝青	兩丸落梟	長骨稍	五星聚東井論	伐柳為城	長鬣齊鬚公	學士修飾	浮圖鐸諧黃鍾	銚畫紙記異	牧馬滿川	市曹	明月入君懷	詰汾無婦家
傷腰折股	邢邵才猶王粲	用人似貧士市瓜	清徹殿歌器	龍吟十弄	劔戟森森	趙郡鹿	夢執炬入墓	矯矯風節	豫州詰切	黑子入憤	彌尾青	孝順富貴	捐已牛息爭	彗星出知宋代晉	陳留武力	元甚不笑	彈碎羊膻

李諧善用三短	諱言老	清郎作清卿	各舉其子	悲平城詩	辨古玉印	禽詐市馬奸	六卷	北齊	斬亂絲	無愁天子	明后避正室	二婦並堪擊賊	黃花謠	琵琶弦斷	子深推盜	通夜辦馬槽	望塵知馬步多少	落鵬都督	書名苦難	穢我鳳池	愚人不識至理	驚缺蝶	風流罪過	邗魏滅否	薦石榴房	後周	王熙儉率	思政擲盧	孝寬反謀書	逍遙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慶誦賦	發沙門懷金	浮磬之精	披薄審子孫名	甘泉校獵掣鹿	畫揚震像於寢室	北朝諸傳蠻夷附	戒貪邪高	嘲六合賦	陵顏樂謝	用心過苦	汲固匿孤	物寄蘇公	癩兒刺史	律管吹灰法	宿鐵刀	筭棗	江湖放生	伯醜賣卜	疾入靈府	食器品宮商	鑿目决唇	高句麗	林邑	青海驄	煬帝通西藩諸國	且末國都	高昌	龜茲	波斯	大月氏	小月氏	鉢和	波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國

漕國

突厥

朱子謂南北史除却通鑑所未載是一部小說以正其  
子所謂小說且日裁截無片不足貴也其字與多  
晉書轉涉南北史精涉不知以此體例異似同  
武林而自生今已上之四庫館廷朝當仿錄之

一彭九淵初服道術讀書跋尾

奇談標目畢

兩晉南北奇談卷一

太原墨池王

渙纂

兩晉

姦心

西晉宣帝諱懿字仲達姓司馬氏少有奇節達  
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  
帝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

竹簡古篆

咸寧五年十月汝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墓或言

六奇卷二

安釐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數十車其紀年十  
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  
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  
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  
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  
先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  
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  
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

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東省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地陷二鷲出

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鷲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盜發漢二陵

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

天子奏本一

二一

太后而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

中興之象

東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覲之子也西都不守帝移檄四方徵兵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馬

牛繼馬後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

邪得有此圖士大

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賜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七寶鞭

大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涼駿馬微行至湖陰察敵營過敵正晝寢夢口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騎追帝帝馳去馬有遺糞即以水灌之見遊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

天子奏本二

三一

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追者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獲免

晉成詰使亮

成帝少而聰明及蘇峻平問度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曷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立始之際丘山傾

晉康諱岳成帝母弟也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

冰自以舅氏當朝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遂以帝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邵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至是果驗

焚鳩鳥

飲飛督王饒獻鳩鳥穆帝怒鞭之二百使殺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鳳凰九雛

升平四年鳳凰將九雛見于豐城

昌明識

晉孝武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醉遂暴崩初簡文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後悟乃流涕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射馬

恭帝幼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入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帝亦悟甚悔之

論氣雲體

天文志云瑞氣一曰慶雲若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散之處當有王者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宮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東夷之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

龍蜀雲如困

婚禮用羊

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

暗解神解

荀勗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識勗新律聲高勗意咸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詩玉

尺最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夔牙同契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此六人者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儼何但夔牙同契哉

采長白

武元楊皇后諱蓋字瓊是武帝后也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克後官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十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止

將種

胡貴嬪名芳武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

一夜齒生

杜皇后諱陵陽成帝后也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蒸餅坼十字

何曾字穎考武帝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子劭字敬祖驕奢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

梓澤三事

石崇字季倫石苞子也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出為荊州刺史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非萍蘆嘗與

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於是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言者

折臂三公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晉武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篇為詎平侯奉祜嗣

醉蛇

杜預字元凱博學有左傳癖尚晉文妹高陸公主拜度支尚書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針種

杜錫字世嘏預子也累遷太子中舍人屢諫愨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種中刺之流血他日問錫向著何事錫對

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卜世得一

裴楷字叔則晉武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

書壁讎酒討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四書其壁顧觀者以讎酒討錢足而滅之

畫連章圖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連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

武庫火

趙王倫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誤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地劔王莽頭孔子殺等盡焚焉時華見劔穿屋而



飛莫知所向

載書三十乘

華嘗徙居戴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

龍鮓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

六奇錄卷一

十一

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蛇化雉

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說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問豫章

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因問曰在何

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

之可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

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

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矣煥以

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

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乃曰靈異之物終當

化去華得劍寶愛之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

六奇錄卷一

十一

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復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

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

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

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波浪驚沸華歎曰先君化

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公曾知鑒

荀勗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也武帝受禪拜侍

中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掌樂事初勗於路逢趙

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音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

郭槐妬忌

賈克字公閭克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克子黎氏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氏見克入喜笑克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克私乳母即鞭殺之黎

奇載卷一

十三

民戀念而死克遂無胤嗣

魏公舒

魏舒字陽元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對策升第入為尚書郎

誤入卿內

劉寔字子真位望通顯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

如廁見有絳紋帳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

武子奢豪

王渾子濟字武子尚常山公主時洛京地甚貴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探牛心來

奇載卷一

十三

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對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味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鞞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鞞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孫楚驢鳴

王濟卒孫楚雅敬濟而哭之甚悲向靈牀曰卿

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八斗量

山濤字巨源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高陽池

山簡字季倫濤子也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徑至高陽池

六奇集卷一

古一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

苦李

王戎字濬冲幼而穎悟視日不眩裴楷見之曰戎眼爛爛如岩下電年六七歲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對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對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死孝

王戎遷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量米而食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膏肓利疾

王戎積寶聚錢不知紀極而又儉嗇不自奉養人謂其膏肓之疾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六奇集卷一

古一

阿堵物

王衍字夷甫戎之從弟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聚歛無厭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

小郎屬新婦

王澄字子平衍弟也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

即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

上對探敵

惠帝末王衍以澄為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對之鵲巢便脫衣上對探敵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岳筆廣旨

樂廣字彥輔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

六齊書卷一

十一

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挽弩自射

崔洪字良伯遷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詵而反奏我是挽弩自射也

醉六十日

阮籍字嗣宗文帝初以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阮步兵勸進九錫辭

阮籍聞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

禮豈為我設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

六齊書卷一

十一

南阮挂犢鼻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借馬追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

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

豕飲

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  
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  
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無鬼論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驚有一客  
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譚名理與之言良久及思  
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

六才集卷一

六一

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後歲餘病卒

金貂換酒

阮孚字遙集其母即姑婢也遷散騎常侍常以  
金貂換酒為有司彈劾帝宥之

蠟屐

初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  
小屨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

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著幾輛屐神  
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飲錢為婚

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居貧年四十餘未有  
室王敦等飲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  
錢而不得

焚車

阮裕字思曠孚之族弟也曾有好車借無不給  
有人焚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

六才集卷一

十一

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廣陵散

稽康字叔夜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  
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  
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  
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康因鍾會之  
譖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  
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  
矣

聞笛作思舊賦

向秀字子期稽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康既被誅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追想曩昔稽生游晏之好感昔而歎作思舊賦

雞肋不足安拳

劉伶字伯倫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幼輿折齒

六千歲卷一

十一

謝鯤字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笑曰猶不廢我嘯歌

拍浮酒船中

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羊曼真率

羊曼字祖延後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

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兖州四伯

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臬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莽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為猾伯而羊聃以狠戾為瑣伯

六千歲卷一

十一

八達

光逸字孟祖初為胡毋輔之所器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彛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遂呼入遂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廣談虞筆

華虞字仲治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

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三日曲水之義

東哲字廣微漢踈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徙居沙廬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恠乃拓攜之水濱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昔周公

本齊書卷

三

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傳皆為盛集帝大悅賜督金五十斤

顯節陵策文

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不試為恨

王接字祖游永寧初舉秀才是歲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叢

相去如九牛毛

華譚字令思或問曰謔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本齊書卷

三

人各有能而不能

淮南袁甫字公冑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以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而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毅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舉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壽陽水旱

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恒

早壽陽以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滂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羨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早觀者歎其敏捷

笑疾

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好帛繩纏鬚髮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綾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凌儀敬奸

陸雲補凌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

宿王弼冢

初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枕流漱石

孫楚字子荆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水中見蟹且惡

解系字少連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耶

論班馬作史

張輔字世偉嘗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義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



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草書狀

索靖字幼安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鷺鷥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虺虬蟻或往或還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巾扇對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傲儼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

登樓清嘯

劉琨字越石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奴價倍婢

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即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賣練布

王導字茂弘大夫覽之孫也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兩晉南北奇談卷一

六十四卷本

三

兩晉南北奇談卷五

太原墨池王 煥纂

南陳

投漏籤

陳文帝諱禧字子華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

狎客

後主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荒于酒色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摠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婦人裝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其曲有五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婦皆美張孔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

計逃於井

隋兵入城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

計乃逃於井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

登老山賦詩

陳亡隋文帝待後主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及從東巡登老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工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頰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

玉樹後庭花

張貴妃名麗華其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貴妃年十歲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甚被寵遇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

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  
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  
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  
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  
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  
容等七人並有寵逸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  
學者素大捨等為女學士每游宴則使諸貴人  
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立相贈答選宮女  
有容色者以千百數金習玉樹後庭花等曲而

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

相虧當富貴

章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  
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  
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  
不久當富貴後仕陳封欣樂縣侯

九歲制日賦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制日  
賦十二隨父之達安撰建安記二篇長而編視

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  
無所不通又善丹青

南朝諸傳夷貊附

理縣譜

傅琰字季珪仕齊為山陰令琰父子並著績時  
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清吏不可為

丹徒縣令沈贇之以清廉抵罪丘寂之聞之曰  
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贇之性

二千石

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

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  
陳谷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  
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贇以手板四  
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  
譽日至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

越王石

虞愿字士恭仕宋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  
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

視清徹無所隱蔽

達德令

沈瑀字伯瑜先為達德令後起為餘姚令初至縣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簾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極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玉柄塵尾

張譏字直言陳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

玉柄塵尾

玉

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中宵鍾恨

丘仲孚字岱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恨

高平二超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也

子達何足數

有吳道遠者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達何足數哉

蚤蝨蝦蟇賦

十彬字士蔚著蚤蝨蠅蟇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此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閭水唯朝繼夕聿後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冲之機思

祖冲之字文遠稽古有機思宋武平關中得姚

冲

冲

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欵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欵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又特善算子暉之字景爍少傳家

學入神之妙般無以過也

負書候約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榜門受餉

何思澄字元靜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庶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得米

二千餘斛

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夢陸倕授筆

紀少瑜字幼瑒年十二能屬文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縷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適進

追還誤錢

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之

立橋通盜

郭原平又稟至行躬自畊墾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林外隣里慚愧無復取者

公田種秫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翟氏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

畝種粳

賦黃雀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也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眼方者壽

陶弘景字通明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

王石不能過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即位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中書舍人劉休嘗詰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九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烏啄口

太平廣記

司馬申陳太建中歷事三帝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也

林邑諸產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古越裳界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璘瑁貝齒吉貝沉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列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沉香者土人斫斷

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次浮者棧香

真藍金罽火齊

中天竺國崑崙分為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藍色正白如水精金縷織為金罽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如紗縠之重沓也

玉像

師子國晉義熙初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刑制殊殆非人工至

太平廣記

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扶桑木

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

後魏

詰汾無婦家

後魏托跋氏武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  
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  
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  
蒼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  
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  
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神元

彈碎羊髀

魏文帝少善射有督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  
髀

明月入君懷

魏孝武帝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  
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三曰蒺藜亦封  
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  
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

元長不笑

魏宗室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  
孝文因賜美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五行之氣偏  
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  
不把腕大笑

市曹

魏宗室元暉宣武即位遷右衛將軍深被親寵  
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饒  
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  
二千石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  
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陳留武力

陳留王虔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  
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  
異代京武庫常在而志之常以稍刺人遂貫而  
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  
取引不能出度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  
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

牧馬滿川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博綜經史習陰陽識緯常使符堅問鳳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彗星出知宋代晉

崔浩字伯深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召諸儒術士問曰災咎將何國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五年宋果代晉

鈇畫紙記異

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鈇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以記其異

捐已牛息爭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懷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內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浮圖鐸諧黃鍾

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

六書卷五

十四

上鐸鳴其音雅合官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孝順富貴

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崔悛妹為妃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學士修飾

封軌字廣度頗自修潔或曰學士不自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



彌尾青

宋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初為河陰令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長鬚齊鬚公

許惇字季良

選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常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又號齊鬚公

黑子入憤

寇讚字奉國初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憤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曩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

整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伐柳為城

司馬楚之字德秀魏伐蠕蠕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豫州詰劫

錢董毛奴者賈

司馬悅歷位豫州刺史時有上蔡董毛奴者賈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惧掠自証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凡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又於身上得毛奴所衣

皂襦及祖伏法

五星聚東井論

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司徒崔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節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

六十集卷上

十七

矯矯風節

高允與游雅相友雅嘗論允曰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整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汗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

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長骨稍

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馮皂脰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

八十集卷三

夢執炬入墓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

兩丸落泉

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

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奉  
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  
言而落之雲

趙郡鹿

李孝伯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於常山界得  
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  
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藍謝青

李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事孔璠數年

六書卷五

九十一

後璠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

青師何常在明經

劍戟森森

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峻峭時人語曰劍

戟森森李義深

駐馬呼閭

高閭字閭士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  
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  
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

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

龍吟十弄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  
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嘲以酒為韻

薛孝通博學有雋才選中書郎中書舍人元朔  
獻酒希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因使元翌等  
嘲以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  
帝曰平生好玄默斬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

八千卷卷五

三十一

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  
絕孝通即整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嗣  
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  
木方亦及昆虫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芄芄  
帝曰君臣體魚水書執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  
慶渥何以吝華嵩

清微殿歌器

魏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

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手器煙氣通發山中  
謂之仙人欵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  
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手  
器為鳧雁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盤各處  
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  
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薛燈皆為  
頌

指鳥能言

裴俠字嵩和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鳥  
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

常童

用人如貧士市瓜

揚情典選二十餘年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  
言以為情之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半面不忘

情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  
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

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  
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  
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情曰盧  
即潤朗所以比玉

邢邵才猶王粲

邢邵字子才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  
兄與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  
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  
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

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復兩男賞

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  
射崔暹奏絕之邢邵除中書令云此格不宜輕  
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况  
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歲全於山不以為乏  
令歲之於民復何所損

傷腰折股

魏孝明靈太后幸左歲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

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李崇與童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語曰陳留童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李諧善用三短

李諧字虔和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謔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諱言老

傅永字修期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槁倒立馳騁為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禁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清即作清卿

韋修為尚書即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常呼為清即韋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時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韋修不受邵報書曰弟昔日為清即今日復作清卿矣

各舉其子

陽尼字景文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

悲平城詩

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

不吉與年

勰有慚色祖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辨古玉印

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禽詐市馬奸

高謙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贖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

入青談卷五

五

兩晉南北奇談卷五

兩晉南北奇談卷六

太原墨池王 漢纂

北齊

斬亂絲

齊文宣帝神武高歡第二子神武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

無愁天子

幼主名恒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

天子

寵私昵狎未嘗交語謂之無愁天子御馬則藉以氈罽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敝衣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竭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然未嘗有惟薄滛穢云

明后避正室

齊武明后婁氏諱昭君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

生彘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又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

二婦並堪擊賊

彭城太妃余朱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神武迎蠕蠕公主還余朱氏迎於木井北公主引角仰射翔鷓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

天書卷六

二一

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黃花謠

後主皇后穆氏本斛律氏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小字黃花欽道婦妬輕霄面黥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也

琵琶弦斷

馮淑妃穆后從婢也穆后愛哀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周師取平湯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

子深推盜

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轉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洸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亦被偷洸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

通夜辦馬槽

獨孤永業字世基除洛州刺史周武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来主人何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

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望塵知馬步多少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善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魏除為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

書名苦難

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吾其難署改名為

六奇書卷六

四

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

落雕都督

金之子光字明月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文襄於汧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

愚人不識至理

杜弼字輔玄及將有沙苑之役弼請先除內賊

却討外寇指諸勛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

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在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穢我鳳池

趙隱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

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

六奇書卷六

五

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風流罪過

郎基字世業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罵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罵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人斯亦可矣

驚蛺蝶

魏收字伯起仕齊以文華顯除散騎常侍脩國史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樂  
諸優為獼猴與狗聞帝寵狎之既緣史筆多憾  
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水

薦石榴房

齊宗室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  
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  
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  
仍賜收美錦二疋

六奇錄卷六

六

邢魏臧否

邢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  
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  
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  
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公意問僕射祖珽珽  
答曰見邢魏之臧否是任沈之優劣

後周

王羆儉率

王羆字熊羆周文帝字文泰除為華州刺史羆  
性儉率嘗有莖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  
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  
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  
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  
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甚愧色

六奇錄卷六

七

思政擲盧

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  
綉數千段諸將樗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  
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  
將遍莫有得者次而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  
思政羈旅婦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  
命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便當殺身以謝所  
奉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已  
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

孝寬反謀書

韋叔裕字孝寬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管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者皆不見用

逍遙公

韋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交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頰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東叅餘萬幾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

柳慶誦賦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

無所漏

發沙門懷金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籥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浮磬之精

高琳字季珉琳母嘗後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實持必生令子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周孝閔踐祚進爵健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以師還帝宴郡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

披薄審子孫名

李遷哲字孝彥累業雄豪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間第宅相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薄以審之

甘泉校獵掣鹿

賀若敦其先居漠北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走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

未考卷六

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諸將因得免責

畫楊震像於寢室

申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北朝諸傳蠻夷附

戒食邪蒿

邢峙字士峻仕齊為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

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纈

嘲六合賦

劉晝字孔昭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足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陵顏轅謝

未考卷六

溫子昇字鵬舉晉大將軍嚙之後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舍任吐沈

用心過苦

李廣字宏基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便遇疾積年竟終

汲固匿孤

汲固後魏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遠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婦歲及捕者收憲屬有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世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婦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即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物寄蘇公

宋書蘇本

王

蘇瓊字珍之長樂人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仕齊除南清河太守盜賊止息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癩兒刺史

崔暹字元欽性猛酷少仁恕茲稱好利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

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律管吹灰法

信都芳字玉琳齊人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草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

宿鐵刀

綦母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

筭棗

懷文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其數乃試之

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  
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江湖放生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所泊江湖必於峯側  
結表曰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惧而放之風雨乃定

伯醜賣卜

楊伯醜初人未隋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  
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

太子棄馬

壁上青帟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又  
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  
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  
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  
得馬矣其人如教頃更有一人產所失馬而至  
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隋文  
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  
圓而色光是大珠曰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  
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

二十疋

疾入靈府

許智歲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隋文帝以為負  
外散騎侍郎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  
其亡妻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歲將至  
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  
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歲至  
為俊詠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疾不可救也果  
如言俊數日而薨

食器品官商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配為樂戶妙達鍾律造工  
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  
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  
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

鑿目決脣

夏赫連氏初姓鐵弗比人謂胡父為鮮卑胡母  
為鐵弗因以為號後恥姓遂改焉性僞屠羣臣  
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

高句麗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  
內為日所照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於  
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善  
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  
命之養馬朱蒙私試駿者減食令瘦孺者善養  
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狩于  
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  
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乃與馬  
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朱  
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  
可得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遂至普  
述水遇見三人與朱蒙至統升骨城遂居焉號  
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林邑

林邑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  
抵與交趾同隋文帝仁壽末遣大將軍劉方數  
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

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其象陷方大破之獲其  
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

青海駒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  
五里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  
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  
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常得波斯  
草馬放入海因生駒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  
駒者也土出犛牛馬焉

煬帝通西藩諸國

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  
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馬璫孟王舍城得佛經  
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

且末國都

且末國都且末城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  
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  
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  
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

必至危斃

高昌

高昌者漢之前部地也漢武遣兵西討師旅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嘉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龜茲

龜茲國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所屠者其國

六十卷末云

十一

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錦餉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更生癩人服之皆愈

波斯

波斯國土出名馬大驢及駝牲牲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麋驪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敢噉火

大月氏

大月氏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

石為五色瑤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暎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小月氏

小月氏國其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

鉢和

六十卷末云

十一

鉢和國其土尤寒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

波知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隋煬帝即位遣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突厥

突厥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其先有一兒年且十歲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復投於西海之東落荒山西北北山有洞穴與狼俱匿其中遂生十男其後各為一姓故牙門猶連狼頭蘇後乃抗禦中國函稱可汗云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存卷一明刊

本史部雜錄罕見有納蘭成德珊瑚閣

藏印因收之一九六三年冬於咸東書屋

兩晉南北奇談卷六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渙撰渙為仁宗慶歷末睢陽五老之一王闢之澠水燕談稱其官為太子賓客祝穆事文類聚載錢明逸五老會詩序稱為太原人其事跡則未詳然世僅傳渙五老會詩一首不聞其著此書鄭樵以下諸家書目亦不著錄考太學進士題名碑宏治丙辰科有王渙象山人明史藝文志有渙所著墨池手錄三卷此本自稱墨池王渙與墨池之號相合知此書為明王渙所撰其稱太原蓋舉郡望耳其書摘錄晉書以下八史瑣語雜事王士禛居易錄稱嘗見書賈攜兩晉奇談不云誰作疑即此書也



新集分類通鑑□卷(存卷

一)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二年施

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分類通鑑

四卷》提要

分類通鑑引



昔余守河間因考績至都下  
過相知許偶覩分類通鑑一  
書不著編集者名氏其所載  
事實不論世代先後唯以類  
而相從最便學者之觀覽遂  
假錄以歸方謀鋟梓適改官  
蜀臬不果留其書于郡齋俄  
金城謝君道顯以侍御繼守  
乃僦工刻之謝滿去天台施  
君彥器自秋官正郎蒞茲郡  
未月之間政務興舉餘閑寂

或因閱此書病其魯魚帝虎  
之未正手自研校復捐俸貲  
翻刻畢工乃走价請曰是書  
始自我公得之留于郡齋歷  
十餘年給而始刻成可無一  
言以識其端余誥之竊惟

溫國文正公之資治通鑑考  
亭朱夫子之通鑑綱目直詞  
與旨褒善貶惡後學無容議  
者第其卷帙浩繁觀者不免  
望洋之嘆而此編者事以類  
比目以條分一展卷而數千

百載政治之得失人物之賢  
否時變之隆替舉在心目由  
是而深造夫通鑑綱目二書  
之精奧亦庶幾乎其有序矣  
二君嘉惠後學之心夫豈淺  
哉余雅不能文姑述顛末如

此云

弘治己未歲仲秋既望

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前知河間府事濠梁  
顧佐識

新集分類通鑑

禮賢納士

設詔求諫

大禹即位以待四方之士曰益實勞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詔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商帝賚以良馬

商之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難於上帝賚以良馬乃使人以形夢求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

尊古望為太公

通鑑

周文王既立日望已年八十餘釣于渭水文王出獵載之以歸尊為太公

周公冢宰

周成王年幼恐天下叛周公居冢宰乃攝政代王為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成王持冠周公命史克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遠於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周公歸政於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孔子為司寇

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入諺曰魯難治而輕按結反鞞之屬其技之無鄙三月政風化行民誦之曰魯承章前實獲我所欲章南來水惠我無私

孟嘗君養士

周顯王時齊田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厚遇之食客嘗數千人名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燕昭王禮賢

燕昭王初即位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卑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將士爭趨於燕任以國政

通鑑

范雎說秦遠交近攻

魏人范雎亡入秦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盧而搏寒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慮而天下之樞也工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

楚趙皆齊必懼齊附則韓魏國可益也王曰善乃以治罪為客卿與謀國事

毛遂自薦

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騏驎之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二年於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始請處囊中爾使遂登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

合從登一

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中不決何也今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勅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皆血於堂下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取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

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信陵君敗秦師

秦莊襄王以蒙驁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救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合從登一

沛公起兵張良亦乘少年百餘人直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酈食其見沛公

高陽人酈食其為監門沛公騎士言於沛公使人召之酈生入謁沛公延生上坐以禮待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是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食其

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鄼食其為黃野

漢用陳平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  
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嗟乎使君行宰  
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先事魏王然說王  
不聽後事項羽拜為都尉後杖劍歸漢王與語切悅  
之問曰子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  
使為參乘典諸將盡灌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亡未  
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王仗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  
益幸平

四皓羽翼太子

漢高祖易太子不定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呂而為我  
請宜來今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  
請厚禮迎此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整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  
曰此求公也澤曰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臣  
等欲求天下莫不為太子死故臣等  
求之曰願公幸太子四人為之羽翼也

目送之曰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  
羽翼已成難動矣

高祖詔求賢士

漢高祖詔曰開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  
皆待賢人而成名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  
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為之駕

賈誼請改正朔

漢文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  
尉吳公為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  
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賈生  
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  
帝謙讓未遑也

漢文帝求直言

漢文帝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  
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者以匡朕之不逮

除誹謗妖言令

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即除其令

袁盎薦釋之

南陽張釋之為騎郎一羊不得調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釋之言秦漢間事帝稱善拜為謁者僕射

以禮待賢

漢文帝思賈誼召至入見上方受坐誼坐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大夫

董仲舒對策

漢武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董仲舒對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八通鑑

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勉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禮樂補明文武之功業周道察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遠近莫敢不盡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百物生和而萬民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舉至而至

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使

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者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

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臣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趨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勝止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

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而習俗美也聖王之德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

竊譬之琴瑟不調則石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

政而不行善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

下以來常政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

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罕犯其上武王

行大誅罪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盛

圖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

焉管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乎他人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

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人者莫太厚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官可得矣。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道者萬世之軌。敝者道之失也。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持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二敝敝文。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絲是觀之。後世若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若春秋大亂。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武帝迎申公

御史大夫趙綰薦其師申公。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如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下方多事。文辭見申公對。然然已招致則為太中大夫。合會卿議明堂。巡狩政歷服色事。

各賢上書自薦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禮。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罵者以千數。上簡拔其

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得朱買臣。買臣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為焉。然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詆訾。上以俳優言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漢武帝詔興廉舉孝

漢武帝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絕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遣賢受上賞。敝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卜式助邊

漢武帝時。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問或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寬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只擢式為齊太傅。

漢武帝求異才

漢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乏篤之馬跨池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暴勝之薦雋不疑

漢武帝以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雋至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夫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選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

趙過能代田

漢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穀多民皆便之

杜欽谷永專攻後宮

漢成帝即位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谷永上對乃皆以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害繼嗣之咎

鄧禹諷劉秀

南陽鄧禹杖策追劉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亂動以

既是非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利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於天下所嚮服軍政齊宿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使民心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當無復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本

侯霸保全臨淮

王莽未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徵霸會時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言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周黨嚴光等不屈

漢光武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僣蹇驕悍同時俱折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詰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合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疋之



帝訪嚴光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居，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召之。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主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漢明帝初即位，鍾離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貨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上召南陽朱季

漢章帝幸宛，召前南陽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宛，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勉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毛義捧繳

盧江毛義，東平鄆人也。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奉捧檄而入，重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葬，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高，乃為親屈。」帝下詔褒寵義。

漢順帝以策書玄纁徵樊英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符以師傅之禮。英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

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雪此言雨。

帝徵揚厚等拜議郎

漢順帝永建二年，徵廣漢揚厚、江夏黃瓊，瓊至拜議郎。即前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連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於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劉寬蒲鞭

漢相帝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  
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劉備三顧孔明

劉備在荊州訪上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  
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  
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  
諸侯此誠不可以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門帶室  
之宵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  
越結好孫權內外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  
備鮮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疑

羽飛乃止

謝安不仕

晉謝安少有重名前以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  
水文藉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  
至相謂曰安石不出必出如倉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  
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八善深禮重之

謝安舉謝玄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且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  
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都  
廷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  
負所舉

世民任房玄齡

李淵克長安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  
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  
已罄竭心力知無不為

秦王開館延四民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  
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官西延四方文學  
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  
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等助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  
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並以各官兼文  
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

世民朝謂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中閤立本圖像諸亮為讚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太祖問治世養身之術

宋太祖微服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今講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飲容對曰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調諫微言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凡

賜陳搏希夷先生

宋太祖即位陳搏次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

見帝謂宰相曰搏猶

善其身不于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止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美傳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更化致治之秋勤於修煉無出干州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賜希夷先生放還華山而卒

各種放

宋真宗召於南陽士

毋卒詔賜以粟帛緡錢至是召至故以幅巾入見于宗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故曰明王之治愛民而仁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

通鑑 十八

議論治道

傳說進諫

商之小乙即位初傳說為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夷齊諫紂

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史佚論德

周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佚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失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亘成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芮良夫諫好利

周厲王元年榮夷公好利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矣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尹鐸論繭絲保障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者稅賦也保障者藩籬也簡子曰保障哉

尹鐸論繭絲保障

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後智伯攻趙襄子曰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乃和也

李克論治道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事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

子思論君闇臣諂

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作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于方段千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

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謂莫甚焉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君大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此言自以為是而士知也

莫曉橋其非君。臣說自賢矣。而群下同營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橋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矣。後生時。曰。具曰子聖。誰知鳥之唯唯。抑亦似君之君。臣之臣也。

齊魏論

國頭王時齊魏合之於魏。意王曰。齊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惠王曰。齊亦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甫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乘。吾臣有懼子者。故淨尚。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攻。取漁於河。吾更有盼。

通鑑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使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重。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漸也。

孟軻見惠王

鄒人孟軻見惠王。王曰。吏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乎。為國乎。孟曰。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魯仲連論曰

田單用少牛。復齊七十餘城。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問魯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墨則鐵。黃。立。財。杖。鍾。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也。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脩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子順言秦必伐魏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趙於魏便。孔斌曰。不然。秦合暴之國也。勝趙必復。

通鑑

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喙喙相樂也。自以為安。突突。棟宇。安。焚。燕雀。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當。今。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尺。為。秦。乎。

子順論高士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射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射成。則自然也。

漢大臣議迎代王為帝

呂太后崩大臣迎代王為帝王之臣張武等勸王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權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王皆左袒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即位

錢穀決獄之問

漢文帝為明習國家事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使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助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遵萬物之官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燭大天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繇侯自知真能下知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尊為丞相

釋之守法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係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障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類和柔今危馬回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官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王受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殺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殺人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如其法乎帝乃曰太后許之

劉向上封事

漢元帝時石顯譚周堪張猛等數諸毀之劉更生惧其傾危上書曰臣聞命九官齊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未儀王周必厲之祭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漸之和氣故祥罕氣致其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長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議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群枉之門誠別諸別衆賈退辭枉成則正  
功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  
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  
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  
則百異消滅衆弊並至太平之基歸世之創也願身  
其書愈與許文九而留史生等

臣謝上書言事

漢元帝論道德之行臣竊上疏曰治天下者當所上  
而已教化之原非家至而人訖也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朝廷宗祀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此

漢元帝

卷之五

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工好  
行文能順政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避見人人自以為  
得工意

京房論石頭

漢元帝背石頭專權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  
何以危傷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不賢  
房曰陛下親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  
者誰哉房曰明主直身知之上一曰不知也知如何使  
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懼之字也進退天下  
之上言是矣房指謂石頭上亦知之謂房曰已  
慮出從上亦不能退也

漢元帝時京房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為化  
成瑞應其來世以政舉人故功業廣而致災無實  
今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  
功業之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  
煩辱今上下相司不可許帝於是以為魏郡太守  
得以考功治郡

劉向請興禮樂

漢成帝時建為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  
為善符到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鼓摩存禮樂案以  
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誠曰不能具禮禮

京房論

以善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  
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  
刑畢則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意  
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  
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  
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請立辟雍未作而  
罷土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等所持故終不遷

師丹論限田

漢哀帝即位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

有人君之尊卑有公侯之高小民安得不周古井曰  
法雖難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曰以贍不足塞并殺  
之路薄賦歛省祿位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  
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營營錙萬  
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同空  
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限內侯吏  
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年三年  
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如贖買為減賤貴戚近習不便  
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丞相王嘉請文任大臣

漢哀帝即位以王嘉承前意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

致有變動乃上疏曰孝之時吏居官者或長子猶以  
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徒也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祿然後上下相望莫有羞且之意其後稍  
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與中材苟容求全  
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  
今急務也

莽作大誥

王莽既攝政已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返位  
孺子之意自謂威德曰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  
之事矣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官之  
天下晏然更制度去天下田曰王田予九秩禁錮

當教有非井田重制無去歲象者投諸四裔以禦

邪形敵策

王郎起兵郡國皆降獨信都太守任光和平太守邳  
彤不肯從郎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妻會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遂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  
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車為合之眾  
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  
討之何患不克今擇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動三輔墮損成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  
縣得精兵四千人眾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郎

班彪王命論  
鄂郡將響應又耿弇勸勿罷兵擊破群盜秀推赤心  
置人腹中各將安得不投死乎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  
意者衆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  
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  
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二絕故王氏  
擅朝能竊竊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  
天下引領而歎千餘年間中外騷擾遠境俱發彼既



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  
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詭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賢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  
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遂而  
稱之時民復知漢乎處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  
于稷契咸佐唐虞巨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  
秉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  
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  
子也夫飢饉流離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離厄會昆其權  
相勇如信布強如榮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  
醢分裂又况公慙不及數子而欲圖奸天位者康音  
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  
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  
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  
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  
之分矣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  
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黜主之說舉韓信於

大國所以成帝者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眾故徒  
陰陽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成知覺審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舉之明分絕信布之親親則福祚  
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矣豈不聽後先武觀在貴賤  
走將妻于齊西城惠俱而卒

漢章帝元和元年陳者多言郡國貢舉舉非功次  
故守取益懈而吏事以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  
議大鴻臚常處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捐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者不可以為勝薛大夫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錄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  
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  
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漢章帝臨朝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  
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去  
所宜行

仲長統曰言感 臣之權  
漢帝初即位以次 則仲長統曰言曰

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  
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諸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習之堅水旱為灾此皆戚官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  
讓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敷立於國家績  
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  
而在位病民舉用失八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  
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一分此罪也

李固言尚書猶北斗

漢順帝陽嘉元年洛陽宣德亭地折長八十五丈帝  
引公卿所舉敦撲之工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

稱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  
下喉舌斗斟酌無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權重執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匡聖政

崔寔政論

漢桓帝元嘉元年百官舉獨行之士舉郡舉崔寔  
詣公車稱病不對不進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時曰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蔽而  
不悟政浸衰而不加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  
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  
道審於為政之理以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  
肅天下悉知算計死効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之

竟政卒以墮頂威權始在漢重基禍之主政道  
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策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誠遠權救之理也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  
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  
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維度  
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治有治身平則致  
養疾則攻馬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濟平  
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  
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弊值厄運之  
會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馳其街四柱橫

再皇路險傾方將掛鞬轉以救之崔駰鳴和鑾清  
節秦我昔文帝雖除肉刑當勒右趾者棄市管者往  
往至死是文帝以嚴治平非以寬治平也山陽仲長  
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荀彧論袁項勝敗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  
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  
祖唯知勝項羽故切維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  
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至陽武

諸葛亮說孫權合兵拒操

曹操軍自江陵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

晉劉琨收衆漢南莫普操並爭天下今  
難家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  
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兵  
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晉之地受制  
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  
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  
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敗則荆吳之執強鼎足

形成矣周瑜策拒操赤壁之戰操軍敗之

周瑜攻曹仁歲餘殺傷甚衆曹操遣使將幹往說周  
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  
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邪客因延幹與  
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上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  
恩言行計從禍福一假使操張更生能移其義乎  
幹但笑終無所言遂白操稱瑜難置高致非言辭所  
能聞也

孫權論周瑜得失

孫權平定荆州推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家曰公瑾  
雄烈膽畧燕入逐破孟德開拓荆州連馬家傳子敬  
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  
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張言方牽數十萬軍  
水步俱下孤等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  
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孫  
不來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責其長常以比方  
為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辨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  
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其

發不及之爾爾取問則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

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  
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肯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  
行禁止部界無侵負道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蛟龍得雲雨  
劉表故立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  
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  
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開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久他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後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

孫權論周瑜得失

顧統非百里才

劉備以從事顧統守長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  
備書曰罷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人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  
之遂用統為治中親侍亞於諸葛亮

蔣琬非百里才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  
見琬秉事不惰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琬請曰  
請曰蔣琬往纓之謂非百里之才也其為似以安民  
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  
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魯艾屯田

魏廷徵廣田畜於楊豫之間魯艾以為昔太祖破  
黃中因為屯田積穀計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下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蓋開河渠以增溉漑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定五百  
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  
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兵無不克矣太傅懿  
善之是歲始開廣漑渠每東南有事六興軍眾流舟  
而下江淮資於漑而無水害

曹叡勸親耕

魏邵厲公正始四年宗室曹叡問上書曰古之王者  
建國如以明親親必用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  
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刻奪先  
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  
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  
而不重或擇而不任臣切惟吐寢不安帝謙撰合所  
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之救也秦觀周之弊以為小  
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

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荊服於周任魯  
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莫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豈不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  
眾五羊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  
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  
強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  
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  
不從至于孝景畏用蕭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  
之患蓋兆發高帝樂鍾文景之過制急之不  
可及也

不... 事至于表平王氏東... 周公之事而為

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田斯言之非宗子獨思莽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哀平之際也徒推輕執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其非

宇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漢周之舊制至于

桓靈間官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奔權於下由是天下

鼎沸姦冗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官室變為榛藪太祖

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

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子弟宗室推功

四夫執齊九庶內無探極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

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固莫以此論感

庶曹爽奕不能用

張悌論司馬懿

吳主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服何以能克悌曰

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

敢承之刑繫後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

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憂曹

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根本固矣奸

則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

克寬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杜預論考課

晉武帝即位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

黜陟優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符

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書愈繁官方愈

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

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

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

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

監司隨而彈公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

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吳主面折賈充

晉武帝以杜預等平吳主東降降爵歸命侯引見賈

登殿階預帝謂賈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賈曰臣

於南亦設此坐以待陛下賈充謂賈曰聞君在南方

擊人目刺人面皮此何等刑也賈曰人臣有弑其君

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慚

王渾王渾爭功  
晉武帝因吳地平矣渾渾渾渾爭功范通謂渾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所以居羨者未盡善也御旋飾之曰房中

事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

力老夫何力有之此...  
能無愧乎濬曰吾始...  
言其終不能造詣...  
報輕為之憤邑傳士...  
廷濬領軍大將軍

江統作侯其給

晉武帝太康九年太子...  
早絕其原乃作徒成...  
在夷荒島平水土而...  
仁四夷之中戎狄為...  
也以漢之高祖而因...

也以元成之傲而軍...  
有道之君拔夷狄也...  
類執贖而邊城不...  
征期令境內獲安...  
弱強場之戎一彼...  
今者當之已受其...  
未聞戎狄宜在此...  
兼敵廷之歲服士...  
毒々情髓至於善...  
快憤怒之情候...  
便...  
為...  
而...  
對...  
城...  
之...

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暴害不測此必然之...  
噬嚙死於夷狄能...  
夫為邦者憂不在...  
官豈須夷虜在內...  
還其本域慰彼...  
惠此中國以綏...  
能用

急事作錢神論

賈惠帝為人懸駭由是...  
家更相薦託有如互...  
錢神論以識之曰...  
字曰孔方無德而...  
使死可死可活...  
不勝幽滯非錢不...  
洛中朱衣書室之...  
抱我終始凡今之...  
惟錢而已

蔡謨言度德量力

晉征北大將軍褚裒...  
胡滅誠為大慶然...  
謨曰不能照天...  
權不能為也自餘...  
則莫若度德量力...  
觀今日之事...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瘦民以遲饒而耐累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哀取而還

崔浩料劉裕

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備優蓄國入歸之若夜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天土討滅桓玄與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必其主關中華夷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水包

不通錄

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為寇之資爾頌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英曰卿料之審也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得帥之臣者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劉文靜與世民圖大事

隋恭帝時李密據洛口倉帝疑劉文靜與李密通文靜對太原獄李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夷

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東郡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後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太宗弓矢俞洽道

唐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行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弓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不通錄

朕始攝攝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誠之猶未能盡死天下之務其能備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祖孝孫作雅樂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太宗曰禮樂世蓋一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小瀝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暴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

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豈為公妾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不在聲音也

太宗與玄齡等論治道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善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之爭此所以二世

太宗與玄齡等論治道

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不棄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王珪確論

諸宰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後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我敢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眾務舉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堯舜

魏徵與封德彝論治道

唐太宗常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則難教終亂之民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善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帝征蚩尤顛頭誅九

太宗與群臣議封德

黎陽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成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流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太宗與群臣議封德

唐太宗令群臣議封德彝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今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雖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上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



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太宗怒喜妄行賞罰求諫

唐太宗謂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五覆奏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魏徵勸上居安思危

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難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誕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論養人之道

唐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與朕陳之宋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私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慮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蚕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德宗幸奉天與陸贄論致敗

德宗幸奉天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

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御所日滋賊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服眩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缺臣聞理或生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慎之何憂乎

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氛祲復官闕而已

獻果得官

唐德宗幸梁州在道有獻公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其畧曰自矢與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馬青未繼皆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人勸若獻公果者亦授試官則彼此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公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公果矣視人如草土誰復為用哉

陸贄論賊贄

唐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學非良士有刑建者論說賊贄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竊現今

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贊上奏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誇遠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約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措誠其效固不圖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緒有獨取區寓之意謀吞衆

德宗問陸贄規書

唐德宗謂陸贄曰渾瑊李晟收復京城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勢以為賢君選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勝於九重之中機會更於斯深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碍否臧皆光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德宗用李泌問平河中之計

唐德宗為太子之時與李泌之遊上在興元詔泌至行在為散騎常侍上問泌河中密爾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重下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關壞光不束身歸罪乃雲殺使臣鼠伏兩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將無以藉手也

德宗與李泌論盧杞奸邪

唐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驕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為奸邪也倘陛下覺知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在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由亡也

李絳諫用兵河北

唐憲宗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衆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率納跋扈不恭

主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  
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  
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  
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習習  
不以為非况承宗已擢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  
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休彼聞  
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李絳請討淮西

唐憲宗因淮西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  
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  
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

李吉甫奏省冗官

討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  
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  
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  
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  
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  
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途  
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常賈之李絳同詳定

柳宗元作梓人等

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善為文嘗作梓  
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  
繩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  
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一大厦既成則  
獨名其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  
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反此術  
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  
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  
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李愬論用兵

且孽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  
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  
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大思憂  
之大勤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  
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愛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  
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其隣焉而  
卒以禍之旦暮吏未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蚕  
織吾小人輟饗殮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  
安吾性耶凡病且危戰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唐憲宗以太子庶事李愬為唐鄆驛節度使初吳元濟父薨自領軍政命裴度討之愬自領精兵克蔡州人言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比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鴻池愬令驚之兵至城下無一人知者鑿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搢送京師不戮一人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公始破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重而不止孤軍深入而木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吳房則兵衆奔

憲宗問先理後亂

唐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終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杜牧罪言

文宗太和年間杜牧讀河朔三鎮之禁條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傳尺寸之用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其區區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魏不討地勢不審功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厚今者以為國家始理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徒言古者其十六衛

乎本原事述天下之大命之重實乎內以十六衛首養我臣外開折衝果嚴府五百七十四號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散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諷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崇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之緩部之兵被撥乃未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冲豈暇異圖雖有崇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開元末曩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擣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戍臣兵伍滿奉失往內無一人矣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暴使外不叛內不暴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

立衛乎

桑維翰上疏莫負契丹

唐主初年群臣爭言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  
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不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  
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緡帛謂之耗  
蠹有所早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  
不解財力將匱耗盡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遇求  
姑息邊藩遂即得以竊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  
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  
然後觀變而動動以有成矣

齊賢上疏諫征北

宋太宗親征幽州回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

賢上疏其畧曰聖人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  
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已取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  
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  
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未若擇時任力不及任人如  
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  
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  
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  
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况韓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  
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

欽柱而至矣

憂練獻十策

宋仁宗以夏練知涇州兼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先  
是練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  
為藩籬三詔喃所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  
遠近增城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  
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手八並遣  
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入保大砦九闕中民坐罪  
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十損並遣冗官冗兵及減騎  
軍以紓饋運朝廷多採用之

契丹求開南地

契丹以蕭特末至汁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為接待

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  
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豐  
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  
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  
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  
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  
歐陽脩引願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  
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主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  
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  
何進以官爵賂馬逐往

富弼折辨契丹主

宋仁宗使富弼至契丹弼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此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未帝昏亂上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

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歸人王群臣何利為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備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慮能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則大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如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餽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也在此設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僚引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款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曰言此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此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便一榮一辱哉俄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在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且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物之利哉契丹主論弼使還曰俟卿母至當擇一事之宜遂以誓書來也至是弼還奉次弼復使契丹四獻納二字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緡前共五十萬二兩歲送至白溝河而好復

定皆弼之功也

詔議濮三禮

宋英宗詔議濮安懿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帝因奏事言濮安懿王為奉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公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恩親王官進封贈朔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仙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祭以三

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葉為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讖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授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餘未衰深推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續承統光有天下獲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先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致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上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撰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據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事乃詔曰朕嘗集議不一權宜罷事有司得求與故以聞

兩夜塵

民編察

言

宋英宗治平二年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元殿宰相而下朝恭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而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關失及當時利害執政大臣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余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瘞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疫癘弥數千里至

秋幸而豐熟未及收獲而暴雨人至一苗半穗蕩無十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梓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雖以一后教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嬪已失皇太后之權心長公主教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

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之耳目防大臣之壅蔽陛下當自察其事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光辨安石言理財

宋神宗有事于南郊赦時執政以可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采

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財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堂衣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富弼再相諫帝果於有為

宋神宗即位以富弼為司空倚中平章弼初弼自汝州入朝諫命母拜坐語弼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持有所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入窺測則庶人得以

傳命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有德澤鎮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弼辭去郡至是召拜司空左僕射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戚膳微染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閔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若此必致人欲進我諫以搖上心使弼諫諍之臣無所補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以石進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人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

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為檢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屬情於陛下也大臣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者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安石言立法度

宋神宗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之介曰安石好李而



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賦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猶狹少容必欲求賢而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於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議行新法

宋神宗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王安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

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卒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爭利今欲理財則當備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必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

立常平給欵法

宋神宗熙寧初年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羅本散與戶令出息二分奉欵秋欵一如陝西法令既

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爲

曰以錢貸民使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理律爲森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受累及其納錢雖富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以僥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縱官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貴有貴必難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安石由是而止

韓琦上疏乞罷新法

陝西安撫使韓琦乞罷新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

之乃復視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蕪并乘急以重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寺而下皆立借錢賈陌三寺已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一寺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未蕪并之家今多借一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如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官吏防下戶不能送納皆免差克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出以致遠迹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

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然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脩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以琦說為疑安石遂辭曾公亮陳昇之欲即奏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卿諭言安石乃起持節例同安石令翰林學士刊石頌之天下琦申或上聽皆不報

宋神宗御選英閣講  
汗常守肖何之法  
三代之君常守禹  
取高帝約束紛更  
業遂衰由此言之  
五之法有一年一  
五年一變者巡  
世輕世重是  
中光對曰布法  
巡守則誅之不  
變也刑新國用  
司馬光講  
漢書  
六十一  
漢書  
六十一

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蔽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高能蚕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

法具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大用光王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然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輔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主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諸劄  
安石議立新法

安石議立新法

立諸路更成法... 韓琦條陳邊策... 韓琦條陳邊策... 韓琦條陳邊策...

宋神宗熙寧七年... 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 疑必謂我有圖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繁端

所以發疑其事有七... 使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 於西山真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 州築城鑿池五也... 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 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 新舊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為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 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

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之養民... 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饒使天下悅之邊備... 日充若其果自賊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坎... 詔累... 朝之宿憤矣

再舉伐夏

宋神宗以官宦李憲再伐夏帝訪輔臣王珪對已向... 所患不足今損錢鈔五十萬緡供軍食有餘矣安禮... 曰鈔不可散必變為錢錢又變為銀銀今距征期兩... 月安能集事帝曰唯裴度謀議今乃不出公卿而山... 於閭官朕甚恥之安禮曰惟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 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

李夏氏之強非唯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 魏華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夏人寇永洛徐禧帥師救... 之攻取

詔詳定役法蘇軾上言

宋哲宗令輔臣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 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指斂民財十室九空斂募... 于上而下有錢荒之害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 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一害輕重蓋男等... 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 不驚三代之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蓋... 變中兵為長征卒自尔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

出穀帛以養死兵出性命以備費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後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者開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交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罷免役法復差役法

司馬光恃盡改熙豐之法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孰講而緩行不然恐為民病顧虛心以正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知後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以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光深謝之

夾攻遼王莽四部

宋徽宗以童貫夾攻遼王莽遣王瓌以求如約夾攻遼金主遂分三道進兵海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不

許金主至燕京高之等開門待之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百官詣金主營請罪金主並釋之蕭妃遼主奔四部族遼興中等州皆降于金

議燕京西京地

宋徽宗以趙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遼等州則併燕京不與汝家失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續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速追逐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

租稅非約也

租稅非約也止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克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持許之遂命良嗣與靖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向大國多矣豈平樂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樂欲作遼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遼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乃令良嗣歸報且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人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指燕議一寸田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至推州以金書進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推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

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曠畫疆與遣使賀正  
巨生辰置推場交易金主大喜

金人歸燕京六州

童貫蔡攸入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遂班師時燕  
之金帛子女或官富皆為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  
城而已金遣銀木可侍筆書來許以燕京及六州奉  
歸括沒唱猶欲止割琢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  
也我死汝則為之

李綱辭相位言十事

宋高宗即位以李綱為右相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  
不許綱入對第四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之道

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不  
改陛下總師子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揆  
選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  
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忘  
義曾累次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捐  
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  
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借通  
五曰議委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  
議久任十曰議備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借通為命  
二事留中不行

分類通鑑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宏治中河間知府施槃刊於郡  
齋亦不云誰作其書分類猥雜標題舛陋蓋即通  
鑑總類之節本又沈樞之重儷矣